|  |
| --- |
| 陆三阴罗季 |

那夜梦见了你，让吾满心欢喜，更让吾满眶涩然……



楔子

你是否想过，你与这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这百年的历史是有断层的。

断层之前一片迷惘，传说中，世界上有七件关键之物，可以百年历史谜团的关键，为此发生了无数的战争，将他们所能看到的疆土分裂成两境，七脉，以及三途河。

青禾元年，赵室皇族在两境建立了曜日帝国，成了断层之后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已知的王朝。

七十余年后，七脉守护之一的止戈流主西门缜斗剑身死，两境平衡再一次被打破，一卷风雨即将席卷天下。

凤凰于飞，必先涅槃。天下将乱，风雨兴焉。

站在暴风雨中央的，是西门缜的女儿西门纤纤。

### 人在少年时

这百年的历史是有断层的。

青思阁的由来是这样的，青是一个名字，思是另一个名字，两个名字组成了青思阁。

没有人知道这个叫思的人是谁，因为那是断层前的人物。

断层之前，一片虚无。

阻断了一切历史，湮没了所有英雄。

除了他……

他就是青。

青，就是陆渊青。

只有这个名字没有被这百年历史断层埋葬。

或者应该说，这个名字连百年历史断层也无法埋葬。

行来一袭烟雨，怒啸八方风云。半截石锋在手，古今谁堪与敌？

他问的不是天下，而是古今。

没有人知道青与思是怎样的关系，因为关于青，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事迹，只有那唯一的传说。

传说，青思池是由圣人的眼泪化成的。

所谓的圣人，指的是那种震古烁今的人。

而两境公认的圣人，只有陆渊青。

尽管那是断层前的人物，断层这世间没有关于他的任何具体事迹，但人们对这一点始终深信不疑。

但是像陆渊青那样震古烁今的圣人，怎么会流泪呢？

所以人们推断，青思池不是陆渊青的眼泪化成的，而是那个叫思的人化成的。

青思阁成立于曜日帝国建国之前，距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

青云十三阶之上，就是青思圣池。

------

------

青思池畔，遍植梧桐，池边的梧桐树上，挂着十余盏梧桐青灯。

秋风入林，黄叶沙沙，梧桐青灯在树上摇曳，林中则是一片安静。

山下的百里溪受到秋阳的照射，水气升腾而上，氤氲成雾，聚积青思池畔，被风吹到了梧桐树下怔怔出神的西门缜脸上，打断了他的思绪。

西门缜收回思绪，看向云端下的百里城，以及百里城以外的世界，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情。

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是这样的，帝钧山上的曜日王朝是这片天下的统治者，但其中还分布着无数的势力，战盟林立。南境以青衫为首，北境以剑阁为尊，两境以两界山为界，所以人们将这片天下称为两境。

传说中，两境存在着七个关键之物，七者合一便能解开这沉埋百年的历史断层。

两境的所有势力，为了争夺解开历史断层的七个关键而相互征伐，长年的征战，出现了很多奇的英雄，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两境战火延烧三十年，延祸千万里。

战火不能波及处，唯有他脚下这块止戈山。

他既是青思阁掌门，又是止戈流之主，还是当今七脉守护者之一。

长年的战火，给两境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于是两境高层提出了七脉守护的理念，用以守护两境七个重要的传承，而青思阁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余年前，雨宫八百士入侵百里城，在止戈山上发生了一次惨烈的大战。

雨宫八百士是曜日帝国几个势力之一，实力强于止戈山上的青思阁何止十倍，然而那一战，却是以雨宫败亡作为结局。

传说那时候，青云十三阶上忽然起剑阵，万千剑意笼罩整个止戈山，剑意震荡整个百里城，如雨般落下的剑阵，将当时入侵的雨宫八百士尽数诛灭。

西门缜因为威名大震，成了七脉守护者之一，并建立了止戈流，用以收容在两境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们。

朝阳初起，照耀两境山河。

晨光自远天而来，他手中的战贴也变得耀眼夺目起来。

一个号称一剑倾城的少年要在今日挑战他。

“人，不是倾城的人；剑，却是倾城的剑。”

西门缜站在止戈山上，看着手中的战帖，想到了参差一子说这句话，一声叹息，闭上了双眼，将战帖揉成一团，说道：“这少年终究还是来了。”

手掌再次张开的时候，战帖已化作万千纸屑，被秋风吹散在晨光里，他的目光也被风吹到了远方。

这时候，青云十三阶上传来的剑与石摩擦的声响。

西门缜回过头来，朝青云十三阶望去，只见一个少女拖着剑，提着青灯慵懒地走来，一边走一边揉眼睛，长剑拖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看她的样子，好似没有睡醒，仍在神游一般。

西门缜看着晨光下的的少女，微微叹息，不知说些什么好，这个睡眼朦胧，看起来有些邋遢的少女是他的女儿西门纤纤。

西门纤纤没有注意到父亲略带嫌弃的眼神，拖着剑走到青思池畔，看着被晨光扑满的湖面，觉得美丽而神圣，发出一声来自灵魂深处惊叹。

“圣人的眼泪神圣瑰丽，正好……”

西门纤纤没有说完这句话，而是用行动说完了自己的话。

她蹲了下来，把剑随意地丢到一边，却把青灯轻轻放到地上，捧了一捧神圣而清澈的水，开始洗脸……

圣人的眼泪神圣瑰丽，正好洗脸。

这就是西门纤纤要说的话。

西门缜有些不忍直视这个画面，拧眉说道：“纤纤，你对这青思圣池，就没有一丢丢的敬畏之心？”

西门纤纤苦着脸说道：“好吧，我承认我错了，不过女儿我在外面奔波了三个月，一回来就被您大早上叫起来，下次我会注意的！”

说完这句话，西门纤纤便提起了地上的青灯，跑到梧桐树下，垫起脚，小心翼翼地把青灯挂到梧桐树上。

看着她挂青灯时专注的模样，西门缜不禁有些心疼起来，这三年来，纤纤隔三差五的外出，而且每次离开，短则十来天，多则三五月，每次都是火急火燎的离开，风尘仆仆的归来。

西门缜知道她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人，每一次的失望归来，她都会在梧桐树上挂一盏青灯，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着青灯发呆，一坐便是三五个时辰。

“纤纤，你要找的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吧！”西门缜看着树上的青灯忽然说道。

西门纤纤打好最后的结，说道：“嗯，很重要的人呢！”

西门缜看着女儿有些落寞的背影，说道：“既然找了三年都找不到，不如放弃吧，何苦这么为难自己呢？”

西门纤纤突然转过头来，无比认真地道：“我们还有好多约定好的事，还没有一起去做啊！怎么能放弃呢？”

“只是他已经离开了不是吗？”

“或许是遇到什么困难，等着我去帮忙呢！”

看着她认真的表情，西门缜不禁有些心疼，走上前去，摸着她的头说道：“纤纤，每个你珍视的人终将离你而去的，你要做的不是失去之后的悲伤，而是在失去之前好好珍惜。”

西门纤纤明白他的意思，却摇头说道：“不会的，陆三阴是那种说过了就会做到的人，怎么可能忘了约了我们的约定呢？”

西门缜有些好奇起来，问道：“是什么样的约定，让你如此执着？”

西门纤纤闻言精神一振，说道：“我，陆三阴，还有柴桑，我们三个约定好了，要成为两境最伟大，最自由的游侠组合，纵横两境，十步一麻袋，千里不留行。”

西门缜微怔，用有些质疑的目光打量着她，问道：“十步一麻袋就是你们这个伟大的游侠组合要做的事情？”

“是啊是啊。”西门纤纤一幅老神在在，颇为得意地连连点头，然后开始炫耀自己的战绩。

“三年前，有个人说老爹你的坏话，我气不过，然后我们就拍黑砖，把那人拍成脑残，医了一个月，才把他医好了。”

“三个月前，我和柴桑和江南，钱家那个少主想轻薄我，被柴桑打趴在床上半个月。还有……”

西门纤纤意犹未尽，西门缜却是听不下去了，摆摆手说道：“算了算了，我已经不想听了。”

钱家可是两境三大财团之一，这些人连钱家的少主也下得去手，西门缜不禁拧了拧眉心，感觉有些头疼，这哪是什么游侠啊，分明是惹事精嘛！

西门纤纤看出他的苦恼，说道：“放心啦，老爹，我们可是有同套流程的，没人知道是我们下的手，也不会找到你头上的，试验了无数次从未失手。”

西门缜一听，还是团伙作案，不由得好奇起来，问道：“是什么样的流程？”

“套麻袋，拍黑砖，踹黑脚，绑在树上，打一顿，打完转身就跑，鬼知道是谁下的手。”

西门缜……

“当然啦，这事都是小事，但我们做的可不都是小事。”

“还有更大的？”西门缜差点没跳起来

“当年的三山七水二十一寨，就是我们荡平的。”西门纤纤神情傲然说道。

听到这话，西门缜怔了怔，然后笑了起来，指着对面的百里山说道：“对面的百里七人众那群山贼最近挺能惹事的，看来要请我们的伟大的游侠纤纤，带着她的伙伴解决一下。”

“啊？”西门纤纤显得有些惊骇，然后问道：“你不应该是老爹你的责任吗？”

西门缜再次怔住，然后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是七脉守护者，百里城是他的责任，百里七人众自然也是他的责任。

西门缜叹息了声，拍拍西门纤纤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这世间的正义任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责任也是一样，没有不得不承担的责任。”

西门纤纤好似叫明白了，又好似没有明白，于是挠了挠头，想了一下，然后大大咧咧地笑了起来，说道：“嘿嘿，虽然感觉很有道理，但是听不明白啊。”

西门缜笑笑道：“不明白就算啦，还有十几天，就是你二十的生日喽，作为已经快二十岁的伟大游侠，你的剑法练得怎么样了？”

“我说这么早叫我起来，原来是为了试剑啊！”

西门纤纤地捡起地上的剑，拔出剑来，漫不经心地道：“来吧来吧，试完好回去睡回笼！”

西门缜也拔出剑来，说道：“用你最强的一剑。”

西门纤纤退后了三步，左手丢掉了剑鞘，捏成剑指，握剑的剑手更紧，持剑的心也更坚定。

突然，有风吹起，凭着风流，西门纤纤横空划出了第一剑。

西门缜的剑已经出鞘，或者说不得不出剑。

陡然间，剑气纵横，两柄剑相遇。

然后，西门纤纤的剑断了，断剑横飞数丈，落入青思池里。

西门缜的剑名为青渊，百年不世名器，亦是青思阁掌门信物，切金断玉，削铁如泥。

西门纤纤手上的剑虽非凡品，但怎比得上百年名器，所以她的剑断得理所当然。

西门纤纤的眉头皱了起来，带着几分怒气看她老爹一眼，她的剑虽非名剑，却是好友所赠，自然惜之爱之。

西门缜额头滴下一滴汗，对他来说，这一剑断得太匪夷所思。

他虽手持百年名器，但也不是交一次手就要砍断别人一柄剑，何况是自己女儿的剑，以他的修为来说，如何控制出剑的力道何其容易，但这一剑，他却失控了。

或者可以说，西门纤纤这一剑，迫使他失控了。

西门纤纤收了剑，盯着断剑老打晌，很不甘心的收回了剑鞘，几乎要哭出来，说道：“老爹你真是的，以后不陪你练剑啦，哼。”

西门缜也收了剑，问道：“纤纤，这剑法是谁教给你的？”

西门纤纤一边张望青思池，一边寻思着怎么把那半截断刃捞回来，一点都不想回答老爹的问题，愤愤地丢出句：“陆三阴啊，哼——”

西门纤纤还是气鼓鼓地没理他，西门缜溺爱地摸了摸她的头，而后转身离开。

走到十丈开外的时候，突然听到西门纤纤的惊叫声：“哇，好凉好凉。”

西门缜停下来转身看去，见西门纤纤已经脱了鞋，挽起了裤脚，一脚伸进青思池里，由于水太凉，立时又抽了出来，然后又换另一只脚试一下，又折了回来。

西门缜凝视着女儿这些搞怪的动作很久很久，脸上挂满了宽慰的笑容，于是又折了回来，问道：“纤纤，你知道人生最好的风景是什么吗？”

“什么？”忙着捞剑的西门纤纤漫不经心地问道。

西门缜看着女儿年轻的背影，说道：“人在少年时。”

西门纤纤闻言楞住了，抬起着来看着他，有些不解。

西门缜意味深长地道：“人在少年时，就是最好的风景。”

------

------

在那天之前，我还不知道，人真的能像狂风里的残云一样，变幻莫测的！

我叫西门纤纤，是止戈剑西门缜的女儿。

那一天老爹离开之前，跟我说了好些话，有很多我不想听，有很多我不明白。

我不知道，那一天的离开，竟然没能活着回来。

于是，人在少年时，就是最好的风景。

成了老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只是，我虽是少年，但没了老爹的风景，又怎能算是最好的风景？

那不过是一片血煞灾殃吊丧异彩罢了！

而我今后的人生，都在为了逃离这一片充满灰色的风景而努着……

### 第二章止戈剑的女儿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西门缜接受了一剑倾城的挑战，然后再也没能活着回来。

这件事对于止戈剑的女儿西门纤纤来说，只是一个复仇事件。

但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却是打破两境平衡的大事件。

百年的历史断层之后，赵氏皇族虽然建立了曜日王朝，一统两境，但因为百年历史断层的缘故，两境内部的争战，却从未停止过。北境以剑阁为首，南境则青衫为尊，相互征伐十年未休，就连道域、佛国都被牵扯其中。

二十余年前，青思阁掌门在止戈山战役中，击溃雨楼八百士，从而创立止戈流，收容南北两境战争中家破人亡的修者，成了两境七脉守护者之一。

二十年来，两境烽火虽然延烧南北数千里，却从未波及止戈城。

止戈令一出，烽火即止，这是西门缜与两境之主达成的协议。

西门缜逝去后，没有人会认为两境之主还会默许青思阁这种独立，所有人都认为，止戈之路已尽，兵燹将起。

------

------

夜色深沉，安置西门缜的灵堂却亮若白昼，西门纤纤来到了灵堂之外，颊畔青丝微拂，眉眼间尽是悲戚。她望向灵堂里白缦聚集的阴影处，看到了父亲的棺椁，眼中的热泪突然就流了下来，划过双颊后，被风吹落。

西门纤纤望向灵堂里的飘飞的白缦，看着灵堂中一双双充满着各种情绪的沉默目光，她明白了一件事情，现在除了悲伤与眼泪，她更需要一颗坚定的心，来面对今后的局势。

她的父亲是七脉守护者之一，如今一夕殒命，两境的平衡已经被打乱，一场风雨即将席卷而来，她将成为暴风雨的中央，因为她是止戈剑的女儿。

看到那些目光的时候，西门纤纤就明白，这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复仇事件。

至少在复仇之前，她要先解决止戈流与青思阁内部的问题。

只要手中有剑，不管面对怎样的风雨，都不会退缩。

这是她和他所恪守的信条。

如今剑仍在手，西门纤纤便不会退缩，直接推开灵堂半闭的大门，迎着灵堂内的那一双双目光走进去。

灵堂内，止戈流与青思阁众分列左右，相互之间正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讨论着未来两境可能的变局，以及止戈流与青思阁的走向。

便在这时，哐的一声，西门纤纤推门而入，微冷的夜风随着西门纤纤一同涌入，灵堂内的光线变得有些明灭不定，写满吊唁的白色楹联随风摇曳，气氛也为之一变。

人们停下私语，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西门纤纤身上，灵堂内变得异常安静，只余秋风吹到白色楹联的声音。

西门纤纤的目光在灵堂内拂过。

以西门缜的棺材为中心，左边的是青思阁众，右边则是止戈流众。

左边排在前面的是青思阁两大长老，李占山与平飞，其他长老站在他二人后面，至于年轻的弟子，则跪在蒲团前。

右边的止戈流，没有弟子，所有没有人跪。而是围绕着淳于心、农应群与杨天狼三人站立，他们代表着止戈流内部的三种立场。

一派是以农应群为首向北域复仇的南倾派，一派则是以杨天狼为首向南境复仇的北倾派，一派是以淳于心为首的中立派。

每个人都沉默地看着她，心思莫名，神色复杂。

西门纤纤深吸了口气，穿过那些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的目光，她走到棺椁前。

这时候，还没有盖棺。

西门纤纤站在棺椁，望着西门缜的尸身陷入了很深的沉默，眼里充满了痛苦，但没有泪落下，没有人注意到她眼底的坚毅。

沉默之后，是更深的沉默。

门外的长老，关上了灵堂的大门，秋风不再涌入，白缦也不摇曳。

不知过了多久，西门纤纤打破沉默，对左边的执事长老平飞说道：“平师叔，给掌门盖棺吧！”

平飞微微一怔，因为纤纤的用的词是掌门，而不是她习惯性的我老爹，她要表达的是她已经将私人情绪处理好了，现在的她是青思阁的一员。

平飞转脸看了身边的几个长老一眼，两位长者随即会意，缓缓合上了棺材，另外两位长老开始钉上钉子。

合上棺材后，纤纤便跪到棺材前的蒲团上，把剑也放在了蒲团上，开始烧纸。

这个过程中，平飞一直盯着纤纤，却不见她再有一丝感情的流露，甚至连眼角的情绪都藏得很好，不禁叹息了声。然后为她点燃了三柱香，递到她手里。

西门纤纤接过香，接入香炉里，缓慢而认真的磕了三个头，然后继续跪着烧纸。

青思阁与止戈流的长老弟子也依次上香完毕，而后灵堂又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纤纤烧纸的声音，每个人都在等着纤纤打破沉默，哪怕是求他们为西门缜报仇也好。

西门纤纤只是在烧纸，什么都没有说，甚至连眼泪都不曾再掉下一滴。

灵堂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沉默得仿佛死寂一般。

人们渐渐将目光转到了平飞的身上，作为青思阁第二人，平飞自然承受了最大的压力，一向冷静沉着的他已经是第二次流汗。

平飞把满是汗珠的手心放在腰间的衣服上擦了擦，走上前来，准备说些什么，却发现西门纤纤的目光已经落到了他的身上。

西门纤纤看着平飞，神情严肃地道：“我不想把事情复杂化，我是西门缜的女儿，所以老爹的仇由我来报。”

说这句话的目光，她的语气很漠然冷静，却很笃定，尽管她已经明白六道奇人参差一子对一剑倾城的点评，却不曾有丝毫畏惧。

人，不是倾城的人，剑，却是倾城的剑。

参差一子上一次点评别人，还是二十多年前，而那一个被他点评的人，力压了上一代的剑者，更是这里的某个人被逼入止戈流的源头。

“那报仇之后呢？”

说话的止戈流南倾派的代表农应群，因为他就是那个人。

他问的是止戈流的将来。

所谓止戈，不仅仅是止戈，更是止恩，止仇。

西门缜向那些被两境追杀得走投无路的人向出止戈令，让他们在生存与仇恨之间的选择，接受则恩仇两消，再世为人，此生不得再涉及两境恩仇，也就等于不能再向两境复仇，这便是西门缜与两境之主达成的协议。

说白了就是两境之主留给这些人一丝生存的余地，代价是他们此生不能再向两境复仇，而西门缜便是这个担保人。

如果人心是单一不变的，那么这种冲突便不会暴露出来，问题的人心的多面性以及无穷尽的欲望，就像在饿的时候想着的只要吃一顿饭便好了，有的吃的时候，又想着山珍海味。

同样的道理，生与死的关头，仇恨相较于生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所以在生存与仇恨之间，他们选择了生存，而再不用为生存感到恐惧的时候，复仇的欲望便再次被点燃。

对于止戈流的人来说，西门缜既是恩人，也是阻止他们向两境复仇的人。

“我不知道，至少现在不知道。”

西门纤纤深知止戈流的问题是无法规避的，既然无法避免，不如一开始就挑明了说。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说，那我来当这个恶人好了。”

止戈流北投派的领袖杨天狼终于也开口了，他看着西门纤纤说道：“流主已经死了，那止戈令的意义不能延续了。”

中心派的淳于心也站了出来，说道：“不错，流主已然亡故，两境之主便不会在承认止戈令了，止戈令的约束就到此为止吧。”

农应群说道：“平衡已经打破，况且你们青思阁的人向来都把我们看作外来者，既然如此，又何必留下来相互看不顺眼。”

止戈流诸人相继发声，要求她代其父收回止戈令，西门纤纤突然想到老爹以前说的一句莫名其妙的问话：“纤纤，你觉得止戈流与青思阁的叔叔伯伯怎么样呢？”

那时候她的回答是：“很好啊，我觉得他们对我都很好啊！”

西门纤纤突然觉得自己当时的回答真的很可笑，同时她也在想，为什么老爹会在那个时候问我这个问题呢？

西门纤纤又想起了柴桑的话：“你父亲一直做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费力不讨好，就是做了好事却得不到感激，但这已经不仅仅是得不到感激的事情了。

沉默烧纸的西门纤纤停了下来，她看着止戈流众问道：“所以你们一直在期待的老爹的死？”

大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止戈流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每一双盯着纤纤的眼睛都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西门纤纤抬起头来，望着殿内那些神情各异的目光，平静向前走了一步。

“淳于心，原淳于世家第九子，二十年前为避淳于世家内乱而接受止戈令。”

淳于心看着西门纤纤平静地点了点头。

西门纤纤随即将目光转向农应群，“农应群，原剑阁四十九剑之一，二十余年前对战夜郎剑客一战中，临阵脱逃，即使剑阵溃败，事后举家被灭，南逃南盟避难，欲思报仇，南逃途中为剑阁长老追上，生死之间，接受止戈令。”

农应群脸色更加难看，汗出如浆。

西门纤纤最终望着杨天狼，“杨天狼，原天狼阁主，十五年前开罪七星剑派，举阁被灭，只身逃难，欲投北域伺机复仇，北上途中为七星剑子追上，生死之间接受止戈令。”

杨天狼的表情变得和农应群一样难看，西门纤纤的目光便没有在其身上多作停留，而是朝更多的人望去，人们下意识里避开她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惶惶后退数步，更没有人敢与她的目光对视。

当年在生死之间选择了止戈令，西门缜救下了他们的性命，却也同时剥夺了他们复仇的权利，所以西门缜既是大恩，也是大仇。要想复仇，西门缜就得死，所以期待西门缜死的人不敢说全部，但想来也决不在少数。

每个人都刻意闪避的西门纤纤的目光，却又都忍不住偷偷的多看她几眼，在他们的印象中，纤纤还是清晨那个一手提剑一手提鞋地光着脚从青思池回来的单纯的少女，谁也没有想到西门纤纤会这么直接的挑明了这一点，完全不留一点余地。

“现在说这些都不过是负气的话罢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在止戈流众连见被西门纤纤凌厉的质问逼得默不作声的时候，淳于心站了出来。

“止戈流是建立在两境之主的默许之下的，如今流主亡故，两境必然会派出使者，在与两境达成新的共识之后，才能确定止戈流的未来，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先选出一个新的流主，行使流主的权利，跟两境沟通。”

就连西门纤纤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于是她也提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要做这个流主呢？”

西门纤纤只说了一句话，便让灵堂内的气氛更加压抑，紧张，愤怒，沉默的仿佛死寂一般。

流主二字代表着的权威与力量，更代表着止戈流众今后的命运走向，所以止戈流众的愤怒是有理有据。

止戈流的人们沉默无语，待他们看着青思阁众冷嘲热讽的表情后，脸色更是变得异常难看，心中的愤怒更也压制不住。

“凭什么？”

农应群吼出了止戈流众人的心声。

她是一个随性散漫的人，她不喜欢站在别人目光聚集的地方，她不喜欢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既没有兴趣去掌控他人的命运，也不知道如何去掌控别人的命运，她甚至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又该做什么。

此刻的她，除了悲伤，只有迷茫。

当局势不知道如何演变的时候，就把局势控制在最初的模样。

这是她和她的朋友们闯荡两境时的铁则，所以西门纤纤心里清楚，她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控制局势，坐而待援。而要控制住局势，就必须夺得流主之位。

西门纤纤反问道：“那你们觉得凭什么呢？”

杨天狼与农应群几乎异口同声，“能者居之。”

所谓的能，指的自然是武。

而从这句话中，西门纤纤听出了另一项信息，以武力裁决，而不是共同推举，就说明了止戈流分裂的三派意见并不统一，他们彼此不服，谁也不愿把命运交到另一方手中，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最原始的方式。

西门纤纤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转身看向青思阁的两大长老李占山与平飞，问道：“青思阁这边呢？”

青思阁上一代六大嫡传弟子，被誉为双壁四杰，因各种原因，或亡或失踪，如今西门缜亡故后，只剩下了四杰中的李占山与平飞两人，也是如今青思阁最有威望的两人，西门纤纤问他们也就等同于问了整个青思阁的态度。

李占山闻言脸色变得很难看，不由得惊呼起来：“什么，你连青思阁掌门也要当？”

李占山如今是青思掌戒律执事，但他素来反对西门缜成立止戈流的理念，他认为止戈流的存在打扰了青思阁原有的宁静，于是拉笼一帮长老经常给止戈流找麻烦，导致止戈流与青思阁不睦，西门缜对此也无可奈何。

同为青思四杰之一，平飞则是李占山那么极端，平日里主管青思阁后勤工作，做事不温不火，不急不燥，为西门缜分担了不少事务，西门缜对他极为放心。

此时平飞的脸色也有些难看，当他看向了西门纤纤的眼睛，看到了她眼里的坚定，神情变得更加凝重，问道：“纤纤，局势演变至止，已不是你所能左右的了。”

“我只想当西门缜的女儿。”西门纤纤眼中带着几分苦涩的情绪，说道：“可谁西门缜既是青思阁掌门，又是止戈流之主呢！”

### 第三章青萍之末

无论从语调，还是神情，平飞都能明确的感知到纤纤坚定的决心，她是那样倔强的孩子，就像当年的某个人。

“我明白了，那武决吧！”

说完这句话，平飞将目光移向李占山，这是问他的态度。

李占山沉默了片刻，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

西门纤纤现两方都达成了共识，遂道：“那明日黄昏，青思阁与止戈流各挑一人挑战我，败不了我，我便是青思阁掌门，止戈流之主。”

“一个人？”

无论是青思阁，还是止戈流上下皆面面相觑，他们中想当掌门与流主的不在少数，而西门纤纤却扬言只接受一个人的挑战，那么两边必然会发生一场内斗了。

“怎么，难道你们还要车轮战对我一个弱女子不成？”

农应群说道：“我们先拼得你死我活，然后你以逸待劳？”

西门纤纤漠然说道：“如果愿意放弃，那岂不是不用争了？”

农应群背脊有些发毛，杨天狼不寒而栗，西门纤纤这一招，以利乱智，祸乱人心，令其自相残杀，然后坐收渔利。

西门纤纤又说道：“如果你们连这点处事能力都没有，此后做了流主、掌门又怎能带领青思阁与止戈流生存于这浊浊乱世呢？”

李占山怒而欲争，将目光转向平飞，他怕平飞为西门纤纤消耗他的战力，所以要明确平飞的立场。

平飞说道：“我不会参加的，你放心。”

李占山得到了平飞的承诺，放下心来，说道：“好，我同意。”

农应群与杨天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同看向淳于心，淳于心代表的中立派并不在少数，而且淳于心出身淳于世家，谁都不知道淳于心的深浅，这使他们颇为忌惮。

淳于心耸耸肩，知道自己必然要做些什么的，于是他对西门纤纤说道：“我们这边也没什么异议。”

农应群与杨天狼脸色同时变了，但同时也看到了淳于心不停地向他们使眼色，只好隐忍不发。

西门纤纤见形势已经稳定，遂道：“既然都没什么异议了，都散了吧，我要给老爹守灵了。”说完又跪到蒲团上，继续烧纸。

李占山朝青思阁一干长老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到他的房间商量后续，青思阁长者明白他的意思，便跟着李占山走了出来。

淳于心什么也没说，也走了出来，杨天狼与农应群赶紧跟了上去，止戈流随后陆续散尽。

淳于心出了灵堂，停在了人少的角落，转身对杨天狼与农应群笑了笑，说道：“你们应该明白我这个人对流主之位向来没什么兴趣，而二位要的是不过是脱离止戈令的约束，既然目标都是废除止戈令，那谁当这个流主又有什么差别呢？”

农应群与杨天狼的神色缓和了不少，淳于心继续说道：“我们承流主大恩在前，若是在流主尸骨未寒前就与其女闹得太僵，难免惹四境之人垢病，何况流主还留有对付我们的暗棋，如果逼得太急，那双方最后只有图穷匕现了。”

农杨二人此时完全认同了淳于心的话，但脸上转为更深的忧虑，淳于心明白他们的忧虑，笑笑道：“放心吧，以我对他们父女的了解，这步棋决不会在纤纤身上。”

众人散去，灵堂又变得一片死寂，纤纤仍在烧纸，平飞站在她的身后，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着她，沉默到了此刻，已然过了半个时辰，平飞终于问出了第一个问题：“纤纤，有把握吗？”

火盆里的火光有些暗淡，于是西门纤纤放下手上的纸，拿着烧火棍，拔弄着火盆里的纸钱，同时开始推想，平飞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西门纤纤在心里推想了很久，才说道：“这是老爹的遗志，我总要尽力一试，否则我会遗憾终生的。”

平飞紧皱的眉头松懈下来，点燃一柱香插在香炉里，拍了拍纤纤的肩膀，说道：“尽力便好。”随即转身离去。

诚如西门纤纤推想的一样，平师叔是真的不想让她当这个掌门，所以纤纤给了这个答案，平师叔知道自己不是李师叔的对手，所以不再追问。

西门纤纤叹了口气，放下木棍，对着漆黑的棺椁很久很久，感叹道：“老爹，你所守护的这些人啊！”

------

------

翌日黄昏，青思阁的论剑台下挤满了两脉的长老弟子，李占山神色有些凝重，不时的看向杨天狼与农应群那边，农杨二人也在不时看他，神色也不好看。

平飞表情也不是很好，也不知道在担心什么，或许是因为西门纤纤还没有来。

淳于心倒是一派从容，一幅身不关已的样子，欣赏着远天的夕阳，不时打个哈气。

西门纤纤还待房里洗脸，这一天她就睡了两个时辰，她虽然还很疲倦，但她知道现在不是赖床的时候，因为一场决定青思阁与止戈流命运的挑战在等着她。

西门纤纤擦干了脸，坐在铜镜前，看着自己的状容，然后用一种很深的感情望着放在桌子上的剑说道：“你说过：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那维持原样好了。所以我尽力在维持，你快点来，快来教我。”

西门纤纤深吸了口气，缓缓吐出，仿佛有了莫大的勇气，握着剑走了出去。

迎着灿灿夕阳，迎着众人的目光，纤纤平静走到了论剑台上，然后转身，再次迎向众人目光。

秋风微起，青丝在颊畔轻飘。

她穿着朴素的孝服，眉清目秀，犹有稚气，却满是沧桑。

西门纤纤高高举起了手中青色的剑，目光望向极远的地方，低声说道：“你的剑与我共赴此战。”

此刻的她背对着夕阳，站在最高处的论剑台上，宛若初落人间的仙子，惊鸿照眼。

人们睁大了眼睛，却没有看清她的样子，不是夕阳流光太过明亮，而是她太耀眼。

“那么，你们谁先来呢？”

论剑台上，响起了西门纤纤的声音。

李占山与农应群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没有谁愿意先出手。

西门纤纤觉得有些可笑，说道：“一个女子在阵，便让你们踌躇不前了，还是相互算计来决定落场的顺序，这就是一派之主的风范？”

李占山冷哼一声，飞身上了论剑台，瞪着纤纤说道：“你的父亲都不敢这般对我说话。”

西门纤纤平静地说道：“师叔上台是来教育后辈还是来挑战的呢？”

“你……”李占山面红耳赤，论剑台下响起了哄笑声。

“李师叔，纤纤请招了。”

西门纤纤退后了三步，缓缓拔出了那柄断了锋的剑，左手丢掉了剑鞘，捏成剑指，握着的虽是断剑，持剑的心却未曾动摇。

“断剑，是断剑。”

所有人都惊住了，她要以一柄断剑挑战青思四杰之一的李占山。

李占山怒火攻心，连番受辱，他是真的怒了，管你断不断剑，出手便是绝杀。

这正是西门纤纤的目的，她毕竟是女子，无力久战，故而只能速决，所以她要激怒李占山。

李占山用的剑招再强，也还是青思阁的剑招，他的剑再强，也强不过她老爹的剑。

西门纤纤未曾畏惧，迎着风流，横空划出了一剑。

正是与西门缜对招时那一剑，于是两剑相遇，然后有一柄剑断了。

断的是李占山的剑，纤纤的断剑已然指在他的咽喉，有一滴血滴落。

人们再一次惊呆了，都以为正要开始，然而却结束了。

谁能相信西门纤纤只用了一招，便断剑指喉。有的人刚才眨了下眼，没有看清西门纤纤的剑，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断剑已经抵住了李占山的咽喉。

西门纤纤收回了剑，后退到原来出剑的位置，漠然说道：“我赢了。”

李占山看着自己的断剑，神情木然，情绪显然已然崩溃了，平飞怕他会失控，纵身掠上论剑台，挡在他与纤纤之间。

李占山看着平飞，更是恼火，掷剑于地，推了平飞一把，说道：“这下你满意了吧！”然后飞身下了台。

平飞叹息一声，也跳了下来。

西门纤纤看着止戈流众人，问道：“接下来是谁呢？”

农应群与杨天狼看着对方，都感觉心里发毛，甚至是有些畏惧，虽说是李占山轻敌的缘故，但一剑败了李占山足以说明西门纤纤并非看起来那般弱不经风。

淳于心看着二人相持不下，说道：“你们不会是想我上吧？”

二人没有说道，但心里未必没有这层意思，淳于心毕竟是世家之后，虽不知手段深浅，但谁都不相信他没点底牌。

“看来是这样了。”淳于心很是酸涩说了句，然后打了两个哈气，扭了扭肩和腰，看样子是在活动筋骨。

农杨二人怎么看淳于心怎么不靠谱，农应群感叹了说，说道：“算了，还是我上吧！”

杨天狼并没有反对，农应群本是剑阁四十九剑之一，自非凡俗。

农应群握剑更稳，出手却更快，也更有心，西门纤纤还是出了同样的一剑，剑芒锐扫，两柄剑同时断了。

下一刻，西门纤纤凝指成剑，抵在了农应群咽喉。

这一场，还是同样的一招，还是西门纤纤胜了。

农应群很干脆地丢掉了半截剑，西门纤纤也收回剑指，退回到原来出剑的地方。

“为什么？”他看着西门纤纤，眼里充满了惊奇与恐惧，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

“因为我不是止戈剑的女儿，所以你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我只是活下父亲光环下的弱小女子。”

西门纤纤望着远山的夕阳，神色有些淡漠，声音仍是平静，说道：“但我却不曾忘记，我不止是止戈流的女儿，还是陆三阴的弟子。”

### 故事大纲：

天下七脉，共争七宝。这是一个以集齐七宝为目的权谋冒险小说，总分五卷，讲述一至两件宝物的争夺。各卷各成一局，主角陆三阴，西门纤纤，千落入局破局，历经千难万险，最终集齐七宝的故事

势力三巨头：南境青衫联盟，北境剑阁联盟，曜日帝国

修炼者境界：飞鸟级，天王级，巨头级（以权谋为主，不想花太多篇幅写境界和升级，就只分了三个）

主角：

陆三阴：三阴指的是阴人己阴天下，满眼的尔虞我诈，内心极阴暗的腹黑男，没有任何道德洁癖或许包袱，为了所爱的人可以牺牲一切，不喜欢跑在前面冲来冲去，一天到晚就躲在黑暗中阴人。陆三阴爱着千落，同时又喜欢西门纤纤。

西门纤纤：青思阁之女，渊青祭司仪，与陆三阴暧昧不清，两境名人，略为中二兼耿直的不良少女，直来直去，人缘颇好，平时显得比较邋遢。其父死后，她真正的一面方才展露出来，连败止戈双脉代表，成为新的止戈山主人，剑挑一剑倾城，率二十五勇士夺回止戈山，击退一夜风雨，名震天下。

千落：容颜倾城无双，才情同代无二，陆三阴只看了一眼，便爱上了她。

陆三阴爱着千落，但千落却爱着天下苍天，一心寻求七宝，解开百年迷局，为此陆三阴不惜孤身入荒山，守剑三年。三年未成一剑，红尘扑面而来，为了帮忙西门纤纤，陆三阴只得带着含有缺憾的剑胎入世，这也影射了他终将带有缺憾的一生。

第一卷止戈剑阵

陆三阴以血沐剑三年，未成一剑，又闻知好友西门纤纤落难，便摘剑入世，进入百里城，介入百里城三大势力的争夺之中，并发现所有的争斗都是围绕止戈山的剑阵（七宝之一）展开的，于是他定下七步棋，解止戈山这围，破海棠花之局，最终解开止戈剑阵的秘密，连开两次剑阵，诛灭帝国势力一夜风雨，为百里城赢得了二十年的和平。

第二卷秋水峥嵘

百里城之乱方平定，昔年三教传人席峥嵘的遗物（七宝之一）现世，陆三阴与千落入南境，夺得该宝，却闻西门纤纤被丰都少子所擒，向陷两界山，陆三阴以该宝与曜日帝国交换条件，然后千里驰援两界山，解救西门纤纤，在两界山上进行了一场大决战。

第三卷赤城丰都

两界山一役，陆三阴诸人不敌，虽是救出西门纤纤，但好友狄又被丰都尊擒回丰都山，要求以七宝为交换，于是陆三阴南下洞月湖，欲寻七宝，却为曜日帝国雨楼所阻而失败。

三月三日，丰都尊与赤城尊宿敌生死战，陆三阴等人几经周折，寻得七宝归来，勇闯丰都山，救出好友狄，射杀丰都尊，并且设计成功铲除帝国势力雨楼三百士。

第四卷权利王冠

雨楼灭，七宝南境获得三项，却惊闻北境之主已经进入三途河，欲解开百年迷局，南境之主为了阻止北境，带走两境所的高层战力，然后不久之后，三途河异变，与世隔绝。

两境失去高层战力，帝国最强之人雨尊却复苏了，向着两境诸脉发起猛攻，女主千落担起大任，领导年轻一辈，共抗帝国第一人雨尊。

陆三阴则深入帝国内部，夺取权利王冠（七宝之一），与千落里应外合，双剑合壁斩杀雨尊。

第五卷百年断层

三途封禁，七宝聚五，陆三阴诸人从地下水脉进入三途河，南北两境展开大决战，两境之主双双陨落。三途河却意外惊见帝国十万铁骑，欲灭两境诸人。

万分危机的情况下，最后两宝终于现世，却让陆三阴，千落，西门纤纤三人陷入了最艰难的抉择之中……

### 第一章等一口剑成

五更残月，四方风吟，三树梧桐，两盏桐灯，一个人，在月下梧桐灯下喟然长叹。

当你彷徨的时候，在树上点一盏灯吧！

夜色正好，青灯正亮，而现在，正是彷徨时候。

陆三阴站在青灯下，着一袭青衣，袖子很长，长到拇指末端。

他执一口长剑，望一口剑胎，眼中一片溶溶。

在他眼前，有一株梧桐，树上挂孤灯，枝上结着一口腥红的剑胎，此时正吸食着自他掌中伤口处散发出的鲜血，在剑胎周围，形成一阵血雾。

这就是他花了三年时间，所等的那口剑。

陆三阴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他很难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件事。

但这口剑，他却寸步不离的守了三年。

梧桐结剑，百年乃成。如果他没有猜错，这口剑胎定是七宝之一。

七宝便是两境百年断层的七个关键。

传说中，世界是由四境五洲，七塞十一国组成的，而他生活的是地方，是四境中的两境。

两境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因为它只有百年的历史。

一百年前，两境发生过一次天地剧变，抹去了曾经一些的历史痕迹，包括王朝，包括文字与建筑，活下来的人都失去了记忆。

一百年间，两境重新建国，再造文字，新启传承，再启修行之路。

但这一切，都与百年前无关了，因此人们将百年前那次天地剧变称为百年断层。

断层之前，一片虚无。

阻断了一切历史，湮没了所有英雄。

除了他……

他就是青。

青，就是陆渊青。

只有这个名字没有被这百年历史断层埋葬。

或者应该说，这个名字连百年历史断层也无法埋葬。

行来一袭烟雨，怒啸八方风云。半截石锋在手，古今谁堪与敌？

他问的不是天下，而是古今。

陆渊青是公平的两境第一强者，无论是断层前，还是断层后，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有一个传说，只要集齐七宝，便能斩断层，见渊青。

于是集七宝，成了两境修行者与传承共同的目标，可以说这七十年来发生的战争，有一半以上是因为七宝争夺而掀起的。

陆三阴未曾将名利二字未曾放在心头，他就喜欢和纤纤混在一起，到处敲人黑砖，本对世间七宝无甚兴趣。

有什么办法呢？

他爱的生活是自由自在，可他爱的人爱的却是天下苍生。

所以他在这里守了三年，等一口剑成，好将此剑送与她，助她一破百年迷局。

十七八岁的少年，谁不将谈恋爱视作人生头等大事？

不想谈恋爱的少年，一定是因为他遇到的女孩不够漂亮。

但他这一生何其有幸，让他遇到了阿市。

三年前他遇到阿市时，她穿着紫色宫装，站在春江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看到了从上游漂来的他。

她弯下腰来，朝他轻轻一笑，问道：“嘿，少年，你死了没有？”

那声音宛若世间最美妙的音乐，一听他就醉了。

睁开眼时，看到了她，惊为天人，然后沉入水中。

与他一起沉下去的，还有春江里的鱼。

这个世界没有沉鱼落雁这个成语，但从此有了“沉鱼落三阴”的比喻。

她将他从水中捞起时，问他：“我真有这么好看吗？”

陆三阴傻里傻气地说道：“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她双指点了点他的额头，似有嗔意，说道：“你们这些小男生呀！”

陆三阴竟然羞涩地笑了起来，说道：“以后就叫你阿市吧！”

她笑了笑，问道：“我们才初见，你就开始给我起绰号了吗？”

陆三阴有些茫然地挠了挠头，说道：“可我感觉像是认识了好久了呀！”

她的笑容变得灿烂起来，说道：“是呀，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或许是前世遇见过了吧！”

那已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但现在想来，却是恍如昨日，她的笑容依然那般清晰，那般让他心醉。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所以半生遂月，在遭遇噬骨锥心之痛后，他遁入深山，发现了这口剑胎。

那口剑胎，长如匕首，结在枝干上，如同天成。

初见之时，剑胎泣泪，晶莹剔透，剑身斑斑锈迹正缓缓脱落，然后出现龟裂之相。

那时候，他身受重伤，倒在梧桐树下，从身上流出的鲜血竟如受吸引，化成血雾，升腾而上，在剑胎周围，萦绕不散，而剑胎上的裂痕竟渐渐消失了。

他倒下树下，那口剑胎的腥红，如同她发簪上的鲜红一样，绚丽夺目。

他一眼望见，便再难移开目光，于是他三年来困守于此，以血沐剑。

三年光阴，未成一剑，他怎甘心就此离开？

可现在似乎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

手中那口青色的古剑被他轻轻举起，缓缓拔了出来。

这是一口断剑，断成了三截。

守剑三年，未成一剑，原来的剑，也断成了三截。

第一截断在中端，断于今日清晨。

第二截断于剑柄不足一寸的位置，断于今日黄昏时。

他的剑断了，是因为纤纤的剑断了。

因为他的剑与纤纤的剑是同命剑。

他初识纤纤时，纤纤见他的剑上刻着神秘的图腾，看着极为喜欢，便找当世奇匠用同命铁铸了一口相同的剑，取名青萍。

所谓同命，便是同生同死。

三年前，他来到此处前的最后一战，不止他受创极重，他的这口剑亦呈龟裂之象，从而影响到了纤纤的青萍剑。

青萍剑一日断成三截，说明纤纤一定身在危难之中。

他爱的人是阿市，但他同样喜欢纤纤。

如果说千落是巫山上的神女，那纤纤就是人世间的精灵。

在他识得纤纤之前，他沉溺过去的仇恨杀伐中，只为杀一个人，杀了无数的人。

每一场杀戮结束之后，他站在梧桐灯下看着剑下滴滴，思量和算计下一场杀伐，等待下一场杀戮。

直到那年春夜，在他与柴桑激战的当下，纤纤将他的玉笛送还给他时，他触及她的手掌的温暖，他方才感受到生命的温度，竟是这般温暖。

纤纤于深陷杀伐的他而言，既是知交，又是救赎。

如今一日之内，青萍剑断成三截，他很难想象，纤纤身在怎样的危难之中，他又岂能弃之不顾。

可若就此离开，三年心血岂不付之一炬？

这大概是他前二十年最彷徨犹豫的时候。

陆三阴叹了口气，望向了近在百里的止戈山方向。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地面突然发出剧烈震动，而桐树上的剑胎亦随之膨胀和震动，宛若心脏的跳动，剑胎上的剑锈也随着颤动而不断脱落。

陆三阴转而注视着剑胎蜕变，不知过了多久，剑胎的震动停止了，地面的震动也停止了。

只是剑胎的剑锈脱去第一层之后，第二层正开始脱落便停止了，甚至剑尖开始反吸滴下的剑血，一时迷雾朦胧。

陆三阴伸手到剑尖之下，剑芒隔空划破他的手掌，再次吸食的他血液。

不知不觉间，星沉月落，然后剑胎仍未成型，陆三阴不禁感慨：“我十七岁守剑，三年不成，原来的剑又断了，枉我自许剑客，却成了无剑之人。”

忽然间，一抹晨光落到了他的身上，带来一丝暖意。

这暖意，如同当年纤纤掌中的温暖。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没有纤纤的世界，怎能称得上完美，为了纤纤，他甘愿放弃追寻完美的剑胎。

“剑胎未成，红尘已扑而来，或许陆某此生注定难至十全之境，罢了罢了，拔剑吧！”

他开始伸手准备去拔剑胎，结束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便在此时，在他身后想起了一道沧桑的声音。

### 第二章一山居二人

“剑胎大成，便在数日，等过这三年，何不再等待数日。”

陆三阴停手，转身望去，只见他身后，竟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一个人人。

这人穿着一身朴素的灰袍，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样子，眼中有沧桑之色，更有锐利之光。

陆三阴审视了那人片刻，才道：“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一些。”

那人打量陆三阴一眼，道：“你却比我想象中苍老一点，这不是你这个岁月的人该有的样子。”

“交浅无需言深。”

陆三阴神情淡漠，语调清冷，声音中没有任何情绪，直接截断了话题。

更准确的说，他在隐藏自己的情绪，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此人的忌惮。

那人看到了陆三阴对自己的警惕，但并没有露出多余的情绪，而是将目光移到了剑胎身上。

这时候，剑胎开始抖落剑屑，宛若蜕皮一般，而蜕落的剑屑，似石似铁似木。

那人看着这景象，沉默了良久。

待到剑胎安静下来后，他才对陆三阴道：“传闻圣人陨落时，其血浸染木石之上，木石亦悲，泣血百年，结成剑胎，此鬼斧神工之作，可遇而不可求，如今剑胎大成，便在数日之间，你又何必急于一时。”

陆三阴冷冷说道：“我以血沐剑三年，剑胎便是我的，我要何时取剑，何须你来操心？”

那人说道：“梧桐结剑，百年乃成，乃七宝之一，两境修道者莫不以集七宝，斩断层，见渊青为最终目标，你却想毁掉七宝，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陆三阴没有表示什么，他在这里守剑三年，若非感知纤纤有难，他又怎会如此割舍。

那人看着陆三阴，神色平静，说道：“二十年前，我途经成处，见此剑胎，不敢惊扰，我就此谪居山北，每年来此一观，待其剑成。”

这句话没有说谎的成份，这个人谪居山北是事实，虽然没有见过，但陆三阴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存在的，所以他刚才看到这人时，才会说出那句话。

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一些，表示我知道你的存在，但我没见过你，而灰衣人的那句话也是同样的意思。

他们谪山而居，一者山南，一者山北，虽不曾谋面，但都清楚对方的存在。

那人诚恳说道：“三年前，剑胎异动，临近崩毁时，你来了，你以自身精血喂养剑胎，这或许就是天意，我无意抢夺，只是希望你等剑胎大成之时，再取剑胎，方不负这百年光阴所成之剑胎。”

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陆三阴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想用沉默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听到这里，他确信了自己先前的推断，三年沐剑，剑胎已认他为主，只有他能让剑胎蜕变成形。

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对方不是无意抢剑，而是无法抢夺。

剑胎认主，便是筹码，陆三阴有些底气，于是微笑说道：“既然是以我自身精血喂养剑胎，在我取走之后一样可以喂养。”

那人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的。”

陆三阴问道：“为什么？”

那人说道：“梧桐结剑，百年乃成，这不是天生地养，而是因为此地是百年一遇的剑穴。”

陆三阴不禁好奇起来，问道：“剑穴是什么东西？”

那人如实说道：“剑穴就是没有散去的庞大如山的剑意。”

剑意，就是无形的剑气，就是以剑为形而发出的能量。

“不可能吧，且不说剑意是种即性而散的爆发，就算可以，我想这两境所有剑者的剑者加起来，都不可能有庞大如山的剑意吧！”

灰衣人看着他的眼睛，说道：“现在的剑者不可能，那陆渊青呢？”

陆三阴乍舌，相信了他的话。

这两境有一个共识，无论什么玄异的事，只是套上陆渊青三个字，人们都会觉得理所当然。

陆三阴了解了灰衣人的决心，剑胎对于这些考古者来说太过重要，灰衣人不可能退让。

但他也有不可能退让的理由，于是他问道：“如果我非要摘剑呢？”

那人神色一凛，似有怒意，说道：“那我只能阻止你。”

陆三阴看了他一眼，问道：“你看起来像那种擅力而不擅智的人吗？”

擅力，指不是他修为高深，不擅智指不是没有头脑。

但这是一句问句，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不但修为高深，而且智力过人，但像你这么智慧的人，又怎会不清楚剑胎受我精血饲养，你又有什么办法阻止我？

灰衣人笑了笑，心想这小子的马屁拍得可谓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循。

“我发现你的措词真的很扣人心，只是生死之外，还有很多选择”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包含着强大的自信。

生死之外的选择，的确很多，比如说打断你的腿，又或许废你一身修为，然后把你囚禁在此，成为一个养剑的剑奴。

陆三阴只能苦笑，他明白他的强大，但他更有不得不做的理由。

立场已经分明，话已说尽，就没有废话的必要。

“看来只能掀桌了。”

灰衣人闻言，沉默片刻，也不再多言。

他漠然凝视着陆三阴，并指成剑。

只是这样一个并指的简单动作，便让陆三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眼前这个神情落拓的中年人，此刻爆发出一股宗师级的强大气息。

陆三阴神情严肃，紧握住剑柄，随时准备拔出。

他知道灰衣人是自己所遇过的最强之敌，他也知道灰衣人对他不可能有什么留手，所以他提前握住了剑柄，因为他知道动手之后，他可能连握住剑柄的机会都没有了。

眼前的人，就是这般强大。

但现在，他不能退。

夜风骤起，两道残影乍现，向着彼此而去。

片刻之后，陆三阴与灰衣人只有一丈之距。

十丈的距离，陆三阴走了三丈，灰衣人走了六丈。

这就是差距，两倍的差距。

“疾足！”

陆三阴认出了灰衣人的身法，一瞬之间急驰如电的身法，快他两倍的速度，赫然正是传说中以内元加持身法的疾足。

这代表着灰衣人至少已经触碰到了那道门栏。

厉风呼啸而起，绕着灰衣人的身体狂舞，拂动他的衣衫，发出啪啪的碎响，就仿佛有一场暴雨，向着陆三阴涌来！

陆三阴奔力越起，剑锋渐渐露出锋芒，想要完成居高临下的一斩。

然而，灰衣后发先至，已然到了他的面前。

灰衣人紧盯着陆三阴的正在出鞘的剑锋，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威胁。

剑锋每出一寸，便有剑意便强数分，即便是他，也法轻视。

然而下一刻，陆三阴作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动作。

### 第三章入世之战

陆三阴握剑鞘的手突然松开，握着剑柄的手也突然松开，长剑从他手中掉落，一直凝视着剑锋的灰衣人怔了一下。

一瞬迟疑，陆三阴的拳头已经砸在了他的鼻梁之上。

与此同时，他也一掌击出，但陆三阴早有准备，掌与掌相对，陆三阴被击飞数丈，灰衣人退了一丈。

这时候，那口青色的剑，落到了地上，插入秋叶铺满的泥土上。

剑，仍未出鞘。

灰衣人擦掉鼻间流出的血，漠然凝视着他，眼中虽有怒火，但神情仍显平静。

片刻之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插在地上的那口剑上，问道：“就为了这一拳，有必要吗？”

他虽然受了一拳，但陆三阴却失了剑，这是极为愚蠢的行为。

“反正无论如何我是打不过你的，所以能打一拳是一拳。”

陆三阴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心中却是得意极了，心想难道我要告诉你，我手中的是断剑？

灰衣人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哪怕你会死？”

陆三阴仍是平静微笑，说道：“死是不可能的，顶多凄惨点。”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句话落下的时候，灰衣人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

陆三阴很清楚他的愤怒，那股愤怒足以将他撕碎，但他没有退。

不退，那便只有进。

这样的信念很可贵，但是眼前的敌人不是靠着信念就可以战胜的。

没有任何的悬念，在两人相遇的瞬间，陆三阴左胸中掌，立时横飞了出去。

一道鲜血从他口中，喷射出来，在晨光下形成一道虹练。

这里有三株梧桐，两盏青灯。

陆三阴撞在了梧桐树上，树上的青灯落了下来，倒在尘埃中，成了风中残烛。

陆三阴依着梧桐树，想伸手擦掉嘴角的鲜血，却发现连手都抬不起来。

他看向那株结着剑胎的梧桐树，灰衣人就站在那里。

“你果然触碰到了那道门栏。”

灰衣人神色漠然，眼中带着怜悯与可惜，说道：“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没有你这么高的武功。”

“我到你那个年纪的时候，也未比有你这么高的成就。”

陆三阴苦笑的时候，第二波血涌了出来，只能靠着树，坐到了地上。

当代的修行者认为人体有两个极限，一是技之极，二是气之极。

技，指的是技巧，即剑技，战技，本质就是通过技巧和提升身体素质来战胜别人。

技之极指的是，人的体质有一个极限，到了一定的程度，要想再进一步，基本是不可能了，这就是人体的第一个极限。

举例来说，一个体质平平的人，无论怎样修炼，在力气基本不可能战胜天生神力的人。

那么如何在力气在战胜这个天生神力的人呢？

《武经》有云，修武之初为炼技，穷人体之极而气生，修行之始也。气盈周身则力源源不绝，气溢体外而成掌风剑气。

意思是，当你的战技已经穷究人体的极限的时候，就会产生气，这时候才正式踏入真正的修行，也就是气的修行。

气，强调的是加成，当气盈绕周身运行，则你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力量，本来只能扛百斤之人，由于气的加成，就可以突破这个上限，能扛五百斤，甚至上千斤。

这种加成不单单是在力气上，对于速度亦是如此，将这股气运于足上，那你的速度将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是所谓的疾足。

刚才陆三阴与灰衣人在相距十丈，同时奔向彼此。

陆三阴走了三丈，而运用了疾足的灰衣人前进了六丈，速度是陆三阴的两倍。

这是修炼战技不可以达到的。

也就是说，通过炼气能够突破人体的第一个极限。

然而遗憾的是，穷究人体之极是一回事，用气又是另一回事。

《武经》又云：天下之内，知气而不知用气者，十之有八。余之二者，气盈盈于体，困而不能出，进可王百里，退可守护一方，谓之天王。气溢于体，气溢体外而成掌风剑气，达此境者，又十不足二，世之寥寥，皆有裂土封疆之能，谓之巨头。

也就是说，天下的修行者，能够炼气的十不足二，而这部分人，进可王百里之地，退可守护一方，故而将这部分人称为天王。

但炼气也是有一个极限的，气盈盈于体，却困不能出，这就是人体的第二个极限。

炼气的人中有八成属于这一行列，能突破这一层的人，可以将气凝为掌风剑气等，这样的人世间无几，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这类人被称为巨头级高手。

灰衣人刚才施展的疾足，以及打在陆三阴身上的那一掌，宣示着他触摸到这个门栏，甚至已经踏入了那个领域。

东边渐渐有了曙色，陆三阴苍白的脸显得更在清晰。

陆三阴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眼中没有恐惧，揉了揉胸口，说道：“我想在，天下间有几个人在你这个境界。”

灰衣人神色微变，叹了一口气，带着很深的惋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但是陆三阴已经在猜测他的身份了，这就注定了陆三阴接下来的命运会很悲凉。

陆三阴知道这声叹息的意味，他不会死，但一定会很惨，于是他笑了出来。

灰衣人很好奇，问道：“你在笑什么？”

陆三阴站了起来，而且不再依着大树，他站得很稳，眼神也很坚定，语气中却多了一分狂热。

他看着灰衣人认真说道：“你不会如愿的。”

灰衣人脸色微变，然后他明白了，在第二式的攻击中，陆三阴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攻击的机会，所以他只是象征性的扬了扬手，根本没有出力，而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了防御上。

灰衣人很认真的称赞道：“你很聪明。”

陆三阴很欣然的接受了他的称赞，说道：“谢谢。”

“不用谢，因为你很快就不想感谢我了。”

灰衣人的杀意已经弥漫开来。

陆三阴已经有了心里准备，换做平时，他肯定不会这么拼命，但现在他有不得不前进的理由，纤纤还在等着他，所以他不可能停在这里。

他看着灰衣人说道：“我说过了，你做不到，哪怕是死也你做不到。”

说这话句的时候，陆三阴屈掌成拳，朝着身边的那棵梧桐树砸去。

所谓剑穴，就是聚集如穴的剑意。

这是灰衣人亲口说的，而要引爆此地的剑气，就是陆三阴此刻要做的。

灰衣人脸色骤变，踏疾足而去，要阻止陆三阴这个疯狂的举动。

疾如风，快如电，在晨光中化出一抹残影，瞬间便到了陆三阴面前。

然而就在此时。

陆三阴突然变式，凌空跃起，跃到了他的身后。

灰衣人回头时，陆三阴已然到了另一棵梧桐树下。

“怎会？”

灰衣人显得相当惊骇，这样的速度未免太快了，在没有疾足的情况下怎能做到这一步？

他有些迷惑，可当他看到陆三阴的下一步的动作时，他完全明白了。

陆三阴没有选择直接摘剑，而是来到了拿起了插在地上的那口剑，因为就算摘了剑，灰衣人身负疾足这个的绝技，他根本逃不过。

迄今为止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而且是经过精心算计过的。

最开始他施展出了常人最快的速度，但立即被灰衣人的疾足压制，这让灰衣人有了轻敌之心，灰衣人没有想到的是，那并不是陆三阴最快的速度，所以有了现在的局面。

陆三阴握剑瞬间，没有任何的迟疑，把剑鞘插入梧桐树中。

轰的一声巨响！

梧桐树裂开，随即破出无数剑孔，无数剑气涌出，如雨喷洒，纵横瑰丽，朝四面八方激射而去。

陆三阴随顺将手中之中从破开的树洞之中掷入地层之中，引爆地气。

刹那之间，狂风怒号，殃云掩日，云层之中惊雷滚滚，闪电撕碎空间，地面震动不止，不断有剑气从地表暴射而出，宛若世界末日。

灰衣人还想上前夺剑，却避不开周围横纵飞错的剑气，即便强如灰衣人，提起十成之力，竟也撄其锋芒，瞬间被震飞数丈，掌心，嘴角亦滇出鲜血。

这时候，陆三阴已经握住了那口剑胎，剑胎中渗出的剑意保护了他免受周围剑气的伤害，却也在不断吸食他的精血。

陆三阴强忍剧痛，屏住呼吸，心神与剑心合一，心脏随剑身每一次颤动而跳动。

一股无匹剑意，从他的手掌流入他体内，充斥四肢百骸，如陷神游之境。

地表的剑气仍是不断涌出，片刻之间那株梧桐树便碎如雨屑。

地表再也承受不住，天地间一声惊爆，剧烈的爆炸形成高层气流，将陆三阴连人带剑震出数百丈外。

### 第四章一条毒舌宁小溪

我姓宁，我叫宁溪。

我娘说，姓宁本身就是件极了不起的事。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既然我的生身极了不起，那我自然也要做极了不起的事。

多年来，我游历两境，就是在做那件极了不起的事——寻找自己失散的亲人。

为此，我去过很多地方，认识很多人，见到很多奇事，但绝对没有见到那一天那样的景象。

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我走在百里城附近的山道上，突然间，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然后响起了秋雷，然后一声轰隆，天上掉下一个人来，一头埋进土里，两脚朝天，不时蹬一下，好似在向世界证明，他仍如小强一般坚强的活着一样。

等等，这个样子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熟。

哦，对了，就像一头扎进水里不断蹬腿的青蛙。

过了一会，这只青蛙双手撑地，把脚放了下来，左右抖动屁股。

这回不再像青蛙了，毕竟我没看过会抖屁股的青蛙，但是很像一头埋进头里的鸵鸟啊，哈哈……

好吧，原谅我无耻的笑出声来，虽然这样有失我优雅的风度。

但至少我已经笑得很优雅了。

这只鸵鸟抖了抖屁股，然后双手用力，把头拔了出来，我赶紧捂住了嘴。

但很显然，这只鸵鸟好像没有发现我，而是若无其事的揉了揉眼睛，继续向前趴趴走。

看到这画面，我呆了三秒，想到了一个衰人，惊叫起来：“陆三阴。”

……

……

陆三阴这时候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左望望，右望望，皆看不到人影，于是继续向前走。

“在你后面啦，笨蛋。”宁溪近乎咆哮般地叫了起来。

陆三阴回过头来，看到一个穿着淡蓝色衣衫，披着粉红色披风的美丽少女正像看白痴一样看着自己。

这时候，他的脑子还没从刚才的爆炸中反应过来，思维有些短缺，一时起不想来，但隐隐看着是有点眼熟。

陆三阴向左歪着头，想了想，没想起来。

于是又向右歪了歪头，想了想，还是没想起来。

看到这画面，宁溪捂着嘴失声叫道：“完了，一定是脑袋被砸坏了，摔成脑残了。”

“啊，你是阿宁仔。”陆三阴一声惊叫，指着宁溪叫了起来。

“阿宁仔，你怎么会在这？”

“唉！”宁溪有些感叹的叹了口气，看到他没有摔成脑残，她竟有些失落的样子。

陆三阴突然把脸凑到她面前，问道：“唉，为什么你会有些失落的样子？”

宁溪一把推开他的脸，说道：“你看错了，这是快乐。”

“哦，是吗？”陆三阴摸着头问道，显得有些后知后觉。

“是啊！”宁溪突然作了一个苦瓜脸，说道：“你看这才是失落。”

陆三阴有些脑袋晕晕，便不再纠结这个，问道：“咦，对了，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宁溪说道：“就算跌倒了，爬起来也不拍拍身上的泥土，像个鸵鸟一样若无其事的继续趴趴走，除了你陆三阴还有谁？”

陆三阴睁大了眼，十二分认真地道：“可是我有抹眼睛了啊。”

宁溪怔了一下，问道：“是哦，你为什么要抹眼睛？”

陆三阴大笑起来道：“废话，不抹眼睛怎么看得清前路。”

宁溪竟有一种无言以对，但是很有道理的感觉。

“好吧好吧，你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在玩天上掉下个陆三阴，陆妹妹？”

陆三阴盘膝坐了下来，托着下巴歪着头正要细想。

“停。”

宁溪伸出一只手掌，及时叫停。

陆三阴有些不解，向着陆三阴问道：“怎么了？”

“这些少女做起来可爱，小孩做起来呆萌的歪头，托下巴这类的动作显然不适合你这个猥琐的人。”

说完这句话，宁溪很诚恳地朝他弓身请求，说道：“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动作，我会吐的，谢谢。”

陆三阴有些吃惊的看着她，呆了数秒，然后突然大笑起来，由于伤势严重，他笑了几声，便咳嗽起来。

“我觉得你可以去当医生。”陆三阴强忍着咳嗽说道。

宁溪有些不解，问道：“为什么？”

陆三阴道：“因为你的吐槽技能可以治疗后知后觉症。”

宁溪吐了口气，说道：“看来你总算是正常了，那来说说吧，你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个么，说来话就来喽。”

陆三阴吸了口气，深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

宁溪听完后，问道：“所以正在还能打架不？”

陆三阴说道：“如果说平时战斗力是一百的话，现在应该只有五了。”

宁溪叹息道：“那岂不就是战五渣喽！”

陆三阴：……

……

……

过了一会，陆三阴终于从刚的爆炸以及宁溪的吐槽中缓过神来，问道：“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纤纤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提到纤纤的事，宁溪明显感觉到他的气态与神情变得认真了起来，所以她的神情也认真了起来，问道：“你听说过一剑倾城吗？”

陆三阴瞪了她一眼，心想我当了三年原始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宁溪又问道：“那你知道参差一子上一个点评的人是谁吗？”

“三大传奇，夜郎剑客。”陆三阴脱口而出。

二十多年前，一个名叫夜郎剑客的少年走出苗疆，参差一子于孤星道初识此人。

那时他便断言：“这少年若是北上，当代剑客，绝无一人能阻其脚步。”

当时之人不以为然。

随后那少年一剑北上，纵横千里无敌手，直逼剑阁山，只身破了北境之主排布的剑阵，天下人始信参差一子之言。

夜郎剑客剑术超凡入圣，不但没有人能使他停住北上的脚步，同代之剑者竟无一人能使其剑锋出鞘。

最后使其停止脚步的是两名绝世刀者，那三人一人持剑北上，一人持刀东来，一人持刀南下，于三途河入口处的西皇山上相逢，刀剑混战三日三夜，最终力竭同时倒下，谱写了那个时代最华丽的传奇，故而那三人被称为三大传奇。

每每想到夜郎剑客的战线，陆三阴都心驰神往，但这次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因为宁溪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用了一个上字。

夜郎剑客是参差一子点评的上一个人，那么一剑倾城剑无疑就是参差一子点评的第二个人了。

夜郎剑客当年一剑北上，无人能敌，创出三大传奇之名。

如果他点评的第二个人，一剑倾城又是何等人物？

陆三阴问道：“评语。”

宁溪说道：“人，不是倾城的人，剑，却是倾城的剑。”

陆三阴又问道：“战绩。”

“六十六战全胜。”

宁溪看了止戈山一眼，继续说道：“而第六十六战，是纤纤的父亲，止戈流之主，青思阁掌门，七脉守护者之一西门缜，而且是以死了结，一剑封喉。”

听完这话，陆三阴沉默了很长时间。

宁溪知道他一定在想，他能否做到这一点。

两境的修行者，按照对气的使用，可以分为三种境界，不会用气，会用气但不能使其出体，能使气出体。

这三种被境界被称为飞鸟级，天王级，巨头级。

飞鸟，意是海阔凭鱼跃，飞高任鸟飞。

处于这个阶段，谁都不会使用气，彼此间的战斗不是凭根基，而是以战技取胜，输赢不绝对，有时你赢，有时我赢，就像飞鸟一样，时高时低。

飞鸟同时代表无限可能，暗含飞鸟凌空，鱼跃龙门之意。

突破了使用气这层，开启真正的修行之路，集气于体化为根基，再使之加持自身，则自身力与速都会有质的飞跃，这个过程便是飞鸟凌空，成为天王级的高手。

传说百年之前，天王级的高手，比比皆是，但经过百年断层之后，天地异变，人类的体质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武经》所说的那种情况：天下之内，知气而不知用气者，十之有八。余之二者，气盈盈于体，困而不能出，进可王百里，退可守护一方，谓之天王。

西门缜作为七脉守护者之一，天王级的高手，这样的存在，在两境中只占少数。

天王级对飞鸟级，不止是战技层面的吊打，更是根基层的碾压。

就拿昨天陆三阴与灰衣人的那一战来说，就不说力量了，单以速度而言，你进三丈，人家进六丈，光是速度就是你的两倍，这你要如何打？

这二十年中，飞鸟级对战天王级最好的战绩是三年前西子湖畔那一役，道子左丘名以剑拜谒道境守护者端木飞云，一战争平，天下传颂，左丘名当即被尊为同代第一人。

左丘名作为同代第一人，尚且只能战平，然而一剑倾城却击杀与端木飞云同级的西门缜。

宁溪看着他，问道：“你能做到吗？”

陆三阴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宁溪叹了口气，说道：“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可能是你最不想听到的。”

陆三阴望着她，问道：“什么消息？”

宁溪看向百里城方向，说道：“纤纤已经约战了一剑倾城。”

### 第五章乐山乐水乐秋颜

宁溪以为他会很震惊，却没有想到他的脸上反而有了一丝解脱之色.

陆三阴看了止戈山方向一眼，说道：“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宁溪有些不解，问道：“什么意思？”

陆三阴解释道：“我送给纤纤的那口同命断，昨日断成了三截，我以为纤纤出事了，但她既然约战了一剑倾城，那说明她现在还无事。”

宁溪觉得有些道理，可又觉得有些不妥，说道：“我觉得纤纤这个的决定太过冒险了。”

“时间是什么时候？”

“明日黄昏，百里城单身客栈对面的广场。”

陆三阴想了想，说道：“只要不是今日，那或许这并不是个鲁莽的决定。”

宁溪顿悟，说道：“你的意思是，纤纤放出这么大风，是在求援？”

“且不说别人怎么样，我想柴桑那家伙肯定跑断了腿也会出现。”

陆三阴看了她一眼，说道：“而且你不是也来了吗？”

宁溪说道：“我和纤纤约好了，要来看她主持今年的渊青祭的，不想半途听到她父亲被击杀的消息，这才加快了脚步。”

听到渊青祭，陆三阴想起了一些往事，不禁叹了口气，感慨说道：“若非纤纤是渊青祭司仪，我们那堆人也不可能相识，不知不觉间，已是三年过去了。”

自那年认识之后，他们一起套过黑袋，拍过黑砖，踹过黑脚，甚至一同剿灭过山贼，彼此的关系都很好。

想起这些往事，宁溪也哑然失笑，说道：“我本来只是在找亲人，结果找到一堆像你这样的损友。”

陆三阴看她一眼，觉得她也是可怜，问道：“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找到吗？”

宁溪有些怅惘，说道：“没有。”

陆三阴拍拍她的肩膀，说道：“等此间事了，我也帮你找找吧！”

宁溪点点头，说道：“嗯，总之先把纤纤这事解决了吧！”

……

……

傍晚的时候，两人来到了百里城外的百里山下，一路上顺便把彼此三年间发生的事叙述了一遍，说到最后，好像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然后陆三阴忍不住问了一个耿耿于怀了一天的问题。

“为什么你一眼就能认出我？”

“可不要说因为我长得像鸵鸟，我明明一点也不像鸵鸟。”

宁溪看着他一脸急于解释自己不像鸵鸟的样子，觉得有些可爱，尤其是头发上还挂着根草的时候。

“那换一个说法好了，内心阴暗，外表邋遢，满腹黑水，没精打采，两眼闪着猥琐扭曲的光，除了你陆三阴还能有谁？”

陆三阴：……

这一刻，陆三阴呆若木鸡，渐渐石化，然后有风吹来，陆三阴沙化，消失在天地之间。

以上包括陆三阴的无言以对，都是宁溪自己脑补的画面。

现实中并没有发生。

事实上，在她说完那句点满了槽点的话后，陆三阴便冷静地指着前方的蓝衣青年，淡淡地道：“他。”

宁溪显得有些失落，转眼望去，看到了陆三阴所说的那个人。

那人一身天蓝色的衣着，眉清目秀，笑意灿然，手中拿着一叠卡片，正在发给几个上山的人。

蓝衣人显然听到了两人的对话，转身身来，看了陆三阴一眼，眼睛眯成一条缝，说道：“这眼神。”

陆三阴看了那人一眼，然后嗅了嗅，眼神一凛，“这气味。”

不知道为什么，宁溪感到场间的气氛有些诡异。

突然间，两人异口同声的惊叫出来。

“满眼的尔虞我诈，心理阴暗的腹黑男。”

“满身的铜臭酸腐，猥琐贪财滑如泥鳅的油腻中年男。”

虽然只是初见，更是对彼此的第一次评价，而且这评价完全是基于第一印象的，没有任何客观性。

但宁溪却觉得，他们说的都好有道理啊。

宁溪忍不住大笑起来，指着陆三阴，向蓝衣人介绍道：“我叫宁溪，这家伙叫陆三阴，阴是阴谋诡计的阴，正是满肚子坏水是真的水。”

陆三阴有些恼火，尖声叫道：“喂，干嘛乱向别人介绍我啊？”

宁溪抿嘴笑道：“我感觉你们两好搭哦！”

两人回过头对，对宁溪一阵狂喷。

“哪里搭了，一点也不搭好吗？”

宁溪幽幽地道：“自由青蓝一对基。”

陆三阴打量了自己和那人的衣服一眼，默默地不说话。

那人把陆三阴拉到一边，勾肩搭背地低声说道：“我很怀疑你这朋友对着野花野草说几句话，这花花草草都得枯掉。”

陆三阴忙不跌地点头，握着他的手说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叫阿漂哥，既然你我一见如故。”

那人笑意灿然地递出一张小卡片，说道：“晚上我请你到我的单身客栈告别单身。”

陆三阴从那叫阿漂哥的人手上接过小卡片，看了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客栈，然后印着一行字——女人的星座，男人的鸡尾酒，门缝里的神秘小卡片，单身客栈告别单身。

陆三阴不是很明白上面的意思，但听到有人要请自己吃饭，于是很愉快的收下。

收了小卡片，他走回宁溪身边，朝她晃了晃，炫耀道：“看，本大爷一来，就有人请本大爷吃饭。”

宁溪表示羡慕，感慨说道：“你也是在百里城随时随地能约到人啊！”

说到这里，她的语气忽转低沉，说道：“我现在百里城真是一个人也约不出来。”

陆三阴愣了愣，问道：“我……我不是人？”

宁溪说道：“你又不是常驻人口。”

陆三阴听着大为冒火，叫道：“那我是常驻牲口？”

宁溪微愣，然后大笑起来。

陆三阴大怒，说道：“你还笑。”

宁溪笑得前仰后合，有些站立不稳，只有一手扶着他，一手拍他的肩膀，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和你做朋友吗？”

陆三阴问道：“为什么？”

宁溪解释道：“每次我想羞辱你又找不到词汇的时候，你总是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说完她又大笑起来。

陆三阴有些无语，没有理她，转身朝百里山看去，看到了一片惊艳的景象。

百里山以七里红枫之景盛名两境，昔年陆三阴诸人慕名而来，然后在百里山上结缘。

此时已是深秋，纵是枫红耐寒，亦有被风落之时，这一山红叶，已有部分凋零，林间显得有些疏落，给人一种美中不足的感觉。

百里溪在黄昏时会雾，弥漫到林间的雾气，正好弥补了那种疏落感。

在夕阳光线从远天斜照而来，被浅雾不断折线之后，形成了一片红雾，笼罩了整个百里山。

一条条斜直的光线，落在了阿漂哥身上。

秋风吹拂他的蓝衣，不断扰动着他周身的光线，给人一种轻灵飘逸的感觉。

西天一边赤霞，而另一则的天穹却是一片深蓝，形成赤蓝两分的景。

阿漂哥站在赤蓝两分的交界处，微微仰着头，望着百里山上的一片秋颜，不知在想些什么。

苍天之上，是一片深蓝。

天穹之下，又是一抹浅蓝。

陆三阴这时才注意到，他身上的蓝，是天之蓝，是海之蓝。

不知何时起，已安静了下来。

偶有风吹起，但没有多少声音。

宁溪也注意到了这个景象，善于并乐于吐槽的她，此时微微张嘴，然后又轻轻闭上。

这是一种极为和谐的静谧，连她都不忍打破。

这静谧中隐隐带着几分神秘，就如同阿漂哥这个人，让人想要评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阿漂哥忽然叹了口气，打破了这片沉默。

宁溪和陆三阴好奇地望了过去。

阿漂哥轻轻伸手，触摸着那些光线，目光却未曾离开那片秋颜，颇有感慨地说道：“乐山乐水乐秋颜，漂来漂去阿漂哥。走过千山万水，何日方能再见那片秋颜？”

宁溪看着他，心想一个神棍正经起来竟然会吟诗，问道：“什么叫乐山乐水乐秋颜？”

阿漂哥被她打断，倒不显得懊恼，反而笑了起来，说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我阿漂哥独乐秋颜。”

### 第六章单身客栈

宁溪微笑说道：“与其望山兴叹，不如进山一赏秋颜。”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要往百里山而去。

陆三阴也是这意思，转身就要跟上去。

阿漂哥说道：“我劝你们最好不要。”

宁溪和陆三阴同时停了下来。

宁溪转过身来看他，问道：“为什么？”

阿漂哥解释道：“如今的百里山被一伙名为百里七人众的强盗占据，像你这么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上去，说不定人家劫财的同时，顺带把色也一起劫了。”

宁溪满脸不屑，心想本姑娘走跳两境这多年，什么场面没见到，还怕这几个小小山贼？

陆三阴很不争气的拽了下她的袖子，说道：“他说的也对，这时候不宜多生事非。”

宁溪想想也是，便放弃了上百里山的想法。

陆三阴问道：“你都知道这有山贼，还跑这来发什么小卡片？”

阿漂哥立时眉眼一凛，眼中尽是正义之色，凛然说道：“我阿漂哥何许人也，正理的化身，和平的使者，为了不让你们这些失路羔羊错入虎穴，不惜以身犯险……”

阿漂哥说这话的过程，是陆三阴眉头慢慢挑起的过程，待到他的眉头挤成一条缝，阿漂哥自觉编不下去了，因为他看到宁溪慢慢翻了个白眼。

阿漂哥盯着宁溪，问道：“你这是什么眼神？”

宁溪歪头去问陆三阴，“你信吗？”

“信你他的邪，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陆三阴忽然想起小卡片来，立时顿悟，说道：“我看这家伙是怕我们被抢了，没钱去他的客栈消费吧！”

宁溪深以为然，说道：“一般这种乱发小卡片的客栈都有隐形消费。”

阿漂哥被戳破，有些恼火，说道：“有本事你们不去啊，错过我单身客栈的神秘惊喜，怕你会后悔三年。”

陆三阴微怔，问道：“什么客栈来着？”

阿漂哥说道：“不是给你卡片了吗？不认字啊？单身客栈。”

宁溪这才想起就是纤纤与一剑倾城约战的地点就在那客栈对面，惊叫道：“就是那……”

陆三阴赶紧捂住她的嘴，低声说道：“这些奸商看到你有需求，就会坐地起价。”

宁溪说道：“怕什么，反正我们没钱，还怕被宰？”

陆三阴仔细一想，觉得真他妈有道理，光脚的不怕穿脚的，怕个屁啊。

陆三阴问道：“你刚才说什么惊喜来着？”

阿漂哥说道：“翻开开你小卡片你就知道了。”

陆三阴于是拿出阿漂哥给他的小卡片，翻开另一面看了看，指着卡片上的“神秘惊喜”四个字，问道：“神秘惊喜是个什么玩意？”

阿漂哥把他拉到一边，凑到他耳边低声道：“就是晚上会从门缝里塞小卡片那种。”

“走吧走吧，别废话了，本姑娘肚子就早饿空空了。”

阿漂哥楞了一下，拍拍陆三阴，说道：“看来你不需要这种小卡片。”

陆三阴不是很懂，问道：“为什么又不需要了呢？”

阿漂哥很是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快步跟上宁溪，对她进行了一番温馨提示。

“这位美女，以后离那个陆三阴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伙，不是什么正经的人。”

“为什么他不是个正经的人？”

“因为他吃着碗里的，还望着槽里的。”

宁溪停下脚步，回头看了陆三阴一眼，说道：“渣男。”

陆三阴不明所以，在原地楞了良久。

二人背影已远，陆三阴好似想明白了什么，然后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阿漂，你大爷的。”

……

……

跟着阿漂哥一跟走到城西，看到了一家灯红酒绿的五层阁楼，行来来往如织，进入的乘兴而去，出来的满面春风，最有意思的就是上书四个大字——单身客栈。

宁溪歪着头看着来往左拥右抱的客人，露出了鄙夷的目光，抬头盯着头上的招牌，说道：“这到底是青楼还是客栈？”

阿漂哥一正严肃地道：“当然是客栈啊！”

宁溪很是质疑的打量着眼前的阿漂哥，问道：“我看你这灯红酒绿的，是个正经客栈吗？”

阿漂哥指着大字下的一行字，有些得瑟地说道：“看见没，韩大老板分店，这里正是两境知名客栈大佬韩大老板名下连锁店百里店，现在由我阿漂哥代理，放心的啦。”

“哦，那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你这单身客栈怎么这么多人左拥右抱？”

阿漂哥指着一个进去的投宿人，说道：“但凡投宿我们这家店的，进去的形单影只。”

然后出又了两个手挽手出来的年轻情侣，继续说道：“出来的成双结对，这简直就是单身狗的天堂啊，这就叫做单身客栈里告别单身。”

陆三阴指着一个有些病态，正在咳嗽地大叔，问道：“这个大叔也是来告别单身的？”

阿漂哥回头，看到了大叔投来的杀人的目光。

气氛顿时显得有些尴尬。

阿漂哥只好尬笑。

大叔看了几人一眼就进去了。

阿漂哥白了陆三阴一眼，说道：“如果说目光可以杀人，那你已经死上百次了。”

“还在这瞎嘀咕什么呢，我肚子都饿扁了，赶紧进去。”

宁溪推着陆三阴就往店里走。

客栈里人很多，各张桌子基本都满了，正在吃晚饭。

阿漂哥左看右，看到柜台附近那桌只有一个七八岁小光头在吃火锅，便招呼两人走到那里，拍了拍小光头，说道：“小宝，让这两个哥哥姐姐跟你一起吃可以吗？我给你加肉。”

那小光头抬起头来，看了陆三阴一眼，不知道为什么，自觉地点了点头。

陆三阴觉得这小光头挺有意思，明明是个小孩，却点了一桌的菜，而且都是以肉为主，难不成是附近寺庙里跑出来开荤的小学僧？

宁溪朝小光头笑了笑，坐了下来，看这菜也是刚上的，也没太计较，拿起筷子就开吃。

陆三阴也坐下来吃了两口，然后看到阿漂哥不停地给他使眼色。

“你先吃着。”

陆三阴站了起来，跟着阿漂哥勾肩搭背的朝柜台走去。

宁溪盯着两个人勾肩搭背的猥琐样，道：“两个男人勾肩搭背准没好事。”

小宝一边夹菜一边问道：“为虾米勾肩搭背没好事？为虾米姐姐也会问为虾米？”

宁溪给他夹了一块牛排，说道：“吃你的肉。”

阿漂哥走进柜台那边，低头去找价目表，陆三阴则被柜台的装饰深深吸引了。

那柜台之上，摆住了琳琅满目的美酒，那个盛酒的瓶子都是透明的，装在现在的酒有的红，有的白，被柜台白色的烛光一照映，显得灿烂夺目。

阿漂哥拿到价目表，递到他手上，说道：“别看了，先把房间订好，一会我的调酒师来了，你就可以喝了。”

陆三阴一脸白目地看到他，说道：“随便来两个房间不就行了吗？”

阿漂哥指着柜台后的房间价格外，说道：“钟点房一百阮民币，不过这个你显得用不上。普通房二百阮民币，能住人，但是太寒酸。标准房四百阮民币，貌似还不错，但不符合你们今晚的主题。想来想去，只有这间豪华双人间最适合你们了，一千阮民币。”

“等等，什么叫做今晚的主题？”

“不是跟你说过了，本客栈的主题就是，单身客栈里面告别单身。”

“啥，啥玩意？”

阿漂哥指着往来如织的人客，自豪地问：“你说为啥他们来的形单影只，走的成双结对？”

陆三阴问道：“为啥？”

阿漂哥指着宁溪，说道：“你看你腰缠万贯，美女相伴，却还是单身汉，知道为什么吗？”

陆三阴愣了愣，心想我什么时候腰缠万贯了？

阿漂哥打量了陆三阴一眼，总觉得这小子在装傻，就指着三楼走出来一红光面满的男子，道：“你看那间单间，昨夜风狂雨骤，此处炮火不休。”

然后又指了指二楼两间单间，说道：“惜财惜了两单间，形单影只度愁年。”

陆三阴哦了一声，若有好悟的样子，说道：“我算是搞明白了，感情你这是开炮客栈啊，我说怎么这么多年轻少男少女出没呢！”

阿漂哥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说道：“怎么说话呢？”

“还要怎么说话，你这不止是靠少女流血，还让少年出血来发财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春天到了，交配的季节就会到来，你以为不来这，他们就不会夜战小树林吗？我这叫交配可集中化管理好不好？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不懂不要乱说。”

“你倒是给我说说看，哪里对社会有贡献了？”

“你想要，小树林应该是小动物们交配的地方，野战会鸠占鹊巢，影响小动作交配，进而影响其繁殖，破坏生态和谐，环境遭到污染，引发瘟疫……”

“好了，不用说了，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是在下浅薄了。”

阿漂哥看着他，问道：“那叫这间一千阮民币的豪华双人间了？”

陆三阴摸着脸思考中。

阿漂哥见他没反应，赶紧劝道：“生活不止有兜里的钱袋，还有鲜花和美人啊。”

“不好意思，我现在只有兜里的钱袋。”

“难不成你这人和隔壁街金锋仔一样？”

“金锋仔，啥意思？”

“用金子打的铁，硬不起来啦。”

陆三阴怒了，骂道：“你才硬不起来。”

阿漂哥见这小子看样子终于是开窍了，笑道：“那还犹豫个屁，春宵一刻值千金，一千块的房间需要磨蹭个半天？”

陆三阴看了宁溪一眼，问道：“你看那位女客人是这么容易跟我成双结对出来的？”

“这你就放心啦。”

阿漂哥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说道：“我们单身客栈人客云集，盛誉满百里，除了单间客房套餐之外，我们还有英雄救美套餐，套路多得让你惊喜，震惊，意外啊！”

“得，就这英雄救美怎么玩的？”

“就是给你制造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然后你懂的吧，嗯哼……”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怎么样，两千阮民币，来不来？”

“我去，这么贵，唉……等等，刚才我就一直想问，这个两千阮民币是个什么玩意？”

阿漂哥微怔，仔细打量了他的衣服一番，看这家伙穿得虽然不是华衣绸缎，但也不是什么粗衣麻衣，那为啥连阮民币都不知道，这是哪个山卡卡冒出来的。

陆三阴觉得他的眼神有些问题，问道：“你这是什么眼神？”

阿漂哥诚实说道：“关爱智障的眼神。”

### 第七章这腿够你玩几年？

陆三阴怒道：“你大爷的。”

阿漂哥拍拍他的肩膀，问道：“你不会连以前两境的两大产业都不知道吧？”

陆三阴更是恼火，说道：“废话，不就是并多多和韩有矿吗？你当我是原始森林里走出来的吗？”

你家有矿吗？

你的衣服是并多多买的吗？

那两句话在两境流行了很多年，代表了着两境经济力最为强大的两个家族，一个是韩家，一个是钱家。

这两家任何一家的财富可以把帝都帝钧山的地皮给买下来，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并多多是钱家的产业总称，钱家垄断了两境的物流与纺织产业，据说十个两境人中至少有七个人穿着钱家织出的衣服，所以有了每当看到别人身上穿着新衣服时，对方都会问：你的衣服是在并多多买的吗？

钱家的财富，是钱家两代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而韩家与之不同，韩家的财富则有一定的传说性质。

传说，韩家有一口锁龙井，有一天那口井里突然流出了金沙，韩家家主就此一夜暴富，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再后来，那口井里又流出了钻石，稀有矿石，借着这些资本，韩家垄断了两境矿业与古玩业，走上了富可敌国，豪无人性的道路。

故而两境中形容一个人豪无人性时，就会说你家有矿吗？

阿漂哥对他有些无可奈何，问道：“那你居然不知道软民币，真是奇了怪了。”

陆三阴说道：“这三年在家修身养性不行吗？”

“原来如此，难道你身子一股子木叶味。”

阿漂哥确认他是真的不知道何为软民币，便给他解释道：“软民币就是这两年来最新崛起的第三大产业，币就是货币的意思。常年来两境传统的货币就是黄金、白银与铜币，他们在两境的换算比例是金黄比白银是一比十，白银比铜币是一比百，这套货币制度在大商朝建立里就确定好了，至今已经流传了七十余年。”

“这套货币制度虽然完善，但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这三者是金属，又以两来计，所以存在一个重量问题。”

“这个问题在被山贼抢劫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人家一堆人扛着刀追着你砍，你还要扛着几十斤黄金跑路，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两年多一个，一个叫做阮民的富人在不改变换算比例的情况下，提出了代替金属货币的纸币，一个铜币等于一张纸币，纸币的单位就是块。”

“这的货币制度在阮民的家乡试点成功后，他又向大商朝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了大商王朝的采纳。”

“有了皇室的担保，再让阮民去经营，纸币迅速在两境推广，成了第三大产业，为了记念阮民，人们将纸币称为阮民币。”

一口气说完这么多，阿漂哥赶紧吸了口气，看着他问道：“懂了吧，无知的少年？”

“大……大概懂了。”

陆三阴有些木然地点点头。

“两境第三大产业阮民币，你们村刚通网吗？”

一个别具一格的女子声音在出现在他身后，虽然说着两境的话，但明显带着很重的外来口音，只是她不知道这种口音来自哪里。

陆三阴转眼望来，看到了一个金发碧眼大胸的白裙妹子从外面朝着柜台处走来。

陆三阴微怔，满脑子想着的只有四个字——波涛汹涌。

这时客栈吃饭的人们动作都停了下来，目光不由自主的朝她的某个部位看去，眼中充满了诡异的光。

两条白直修长的大腿，从白群中时隐时现，只要看上一眼，便让人遐想万分。

不稍片刻，有的咽了咽喉咙，有的口水流下，有的夹起的菜随着筷子一起掉落。

“不行，我被这凶胸震慑住了。”

“我，我晕奶……”

“这……这腿够我玩三年。”

“双手吃菜以示清白。”

“明天我要多吃两个鸡蛋补补身体。”

……

宁溪正在吃饭，忽然听到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在她的视线所能看到的地方，那些男人的目光忽然变得贪婪而猥琐，仿佛就像发了情的野兽，而那股兽性一致地冲向了那位走近客栈的女子。

她一时好奇，便转身望去，看到了惊为天人的一幕。

她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但在两境内却没有如这位妹子这样。

黄金色的头发，蓝宝石般碧绿的眼睛，穿着雪白色的连衣裙，服饰明显和两境款式的不一样，但这些都不是她最在意的。

宁溪最在意的是她那双傲人而半露的胸部，她便忍不住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立时宁溪脑海中浮出四个大字——一马平川。

“啊，不要啊！”

宁溪双手捂在胸前，心中默默哭泣。

小宝正在吃火锅，看到宁溪看着那金发的妹子伤心的表情后，也朝那边望去，忽然间明白了什么，问道：“为虾米姐姐的胸是平的？为虾米飞羽姐姐胸是凸的？”

宁溪瞬间受到了一万点伤害，沉默片刻后，抓狂叫道：“你这个死小孩。”

那被小宝称为飞羽的女子，好似没有注意到周围猥琐贪婪的目光，只是淡淡地看了宁溪与山贼小宝一眼，然后走到柜台之前，对阿漂哥笑了笑，温柔说道：“阿漂，我回来了。”

阿漂哥用一种不咸的淡地眼神看了她一眼，很不客气的质问道：“你留下客栈里好好待着，没事乱跑什么？不想吃饭了是不是……”

啪的一声响，打断了阿漂哥的话。

周围男人们的目光忽然愤怒了，气都粗了几分。

有的人用力过猛，却筷子给折断了。

“什么？”

“居然这样对我的女神，不可饶恕。”

……

看到这画面，陆三阴忍住不笑的冲动，心想阿漂你小子这下惨了。

阿漂哥也注意到了场间的气氛的变化，周围那些人的眼光，简直要撕了他，在他们的女神面前表现一番。

然而那叫飞羽女子眼中没有其他人，只有阿漂哥。

她拽了拽阿漂哥的衣袖，用委屈的小眼神看了他一眼，认真地解释道：“你的朋友金锋仔，花了十倍的价钱叫我送酒去，我也不好推辞啊！”

阿漂哥微怔，心想金锋仔这小子真不老实，我一不在，就打起飞羽的主意来了，不过这未必不是好事啊，眼睛转了转，看着飞羽问道：“那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飞羽摇头说道：“没有啊。”

阿漂哥顿时显得十分失望，长叹了口气。

飞羽有些生气，哼了声，说道：“你就一天想被我被他吃豆腐，不给你卖酒了。”

说完她转身就走，阿漂哥赶紧拉住，脸上满是义愤填膺地表情，说道：“我是说金锋仔之心，路人皆知，居然趁我不在，打起我家飞羽的主意，看我不收拾他。”

啪的一声响，有人把桌子拍掉了一角。

夺的一声响，有人用筷子在桌子上戳出一个洞。

“什么？你家的？”

“你再说一遍？”

……

客栈中的那些老男人们，再也忍不住，一个个义愤填膺地站起来，有的甚至开始拔刀拔剑，准备将阿漂哥这神棍千刀万剐。

陆三阴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瞟了阿漂一眼，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还是你关心我。”

听到他那句“我家的的飞羽”后，飞羽此时对外界感知接近于零，眼中只有阿漂哥，隔着柜台朝他扑去。

为了生命安全，阿漂哥赶紧用头抵住她的头，以免被她抱住。

然后朝着周围杀散弥漫的雄性动物们尴尬一笑，赶紧解释道：“大家别激动，我这是叫她赶紧上工，招待诸位大爷。”

说完这句话，他放下手来，拍拍飞羽的肩膀说道：“飞羽啊，准备一下赶紧上工，客人们都等着你的鸡尾酒呢！”

客栈的人们这才满意坐回桌位，拔出来的刀，举起来的剑也都放下了。

这名叫飞羽的异境女子可谓艳惊全座，唯独阿漂哥对她颐指气使，全然不在意，而这女子却偏偏往他脸上贴。

陆三阴很是好奇，便问道：“这位是？”

阿漂哥摆摆手，说道：“她就是我们客栈的一个闲时洗碗，涮马桶的女工……”

啪啪啪啪。

这是不是一声响，而是一片声响，桌子不知缺了多少角，不知穿了多少洞。

“马桶工？”

“你再说一遍？”

“把我们飞羽姑娘当马桶工使？”

“是不是还克扣工钱？”

……

客栈里的老男人们几乎全部站了起来，刀光剑影，充满了整个客栈，看这样子，不弄死阿漂哥他们是不甘心了。

陆三阴仍在那幸灾乐祸，心想这次老子看你怎么死。

不料此时，阿漂哥突然抓住陆三阴的衣领，厉声骂道：“你这瘪三，坏了我家表妹飞羽的清白不说，还始乱终弃，提了裤子不认人，带着小婊子跑路，坏得我家表妹沦落客栈刷马桶，我要杀了你。”

这话说完，陆三阴简直要哭了。

客栈里原来对阿漂哥的杀意，全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有的掀翻桌子，有的踢开板凳，纷纷朝他涌了过来。

### 第八章还有操作？

陆三阴见场面不对，大声叫道：“大家冷静，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

“冷静个屁，我们要杀了你，你个渣男。”

“我断天刀人生最恨你这种渣男，死在我正义的刀下吧！”

“不，这种贱人就该死在我的仁义剑下。”

……

群雄群情激愤，人人欲杀陆三阴而后快。

这回轮到阿漂哥笑了，心想老子看你瘪三怎么死。

陆三阴看他一脸得瑟，心想老子死也要拉你垫背，于是大声叫道：“你们不觉得这家伙逻辑混乱，前后不搭吗？他才是祸害你们飞羽姑娘的罪魁祸首。”

有人停下了刀，目光转向阿漂哥，说道：“对，这家伙也不是个好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死谁？”

“杀这个蓝衣仔。”

“杀这个青衣仔。”

“我觉得还是杀这个蓝衣仔好。”

……

群雄谈论做掉谁的声浪大太，而且挤过来要砍人，直接影响了宁溪吃火锅。

这让宁溪非常不高兴，瞟了陆三阴与阿漂哥一眼，见两人还在相互扯对方衣领，感慨说道：“这两个骚人，我得治治他们。”

宁溪缓缓举起了手，大声说道：“作为被带跑路的受害者，大家能否听我说两句？”

群雄声音渐落，视线朝她看来。

“姑娘，有什么冤屈，你尽管说，我断天刀为你做主。”

“我仁义剑当仁不让。”

宁溪面带感激的朝他们鞠了个躬。

阿漂哥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对陆三阴说道：“我怎么感觉你这朋友要给我们下药。”

陆三阴深以为然，说道：“不瞒你说，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这时宁溪说话了。

“我不是什么小姨子，我只是一个被这青衣仔骗出来，卖到这来刷马桶的偏远山村的可怜姑娘。”

说这话句的时候，她的语调哀怨，就差没声泪俱下了。

宁溪见众人还没反应，机灵一动，指着飞羽姑娘，继续说道：“就和这位姑娘一样，除了刷马桶，他们还逼我们晚上做那种不可描述的事，呜呜……”

涉及到那胸大腿长的飞羽姑娘，果然奏效，尤其是听到不可描述几字，众人情绪瞬间爆炸。

有个还没站起来的，直接掀翻了桌前的火锅。

“妈的，不可饶恕。”

“世界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行，我的剑按捺不住了。”

“我的断天刀誓饮二贼之血。”

“一起做掉他们。”

被肾上腺素加持后的群雄，不再只是口头上声讨，开始朝陆三阴与阿漂哥逼了过去。

宁溪简直笑出了猪叫声。

然而就在此时，飞羽姑娘突然从柜台后抽出一口透明的冰剑，挡在阿漂哥面前，对着那些砍向阿漂哥的刀剑一剑斩落。

剑光一闪而过，十余刀剑齐断。

然而那剑去势未止，直接在客栈地面的青石上斩出一条长长的裂缝。

当时陆三阴就站在那里，若非他跳得快，那剑得把他的脚给一起斩断了。

陆三阴跳到后面，才听到那些断刀断剑落到地面上的声音。

这时候，飞羽姑娘扬剑指天，厉声喝道：“敢动我男人，圣斗士飞羽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听到这句话，群雄怔住了。

陆三阴也怔住了。

宁溪本来喝着茶看热闹，直接一口喷到了小宝脸上。

小宝停下吃饭的动作，看了她一眼。

她有些不好意思，一边抹掉沾在脸上的小宝茶叶，心想还有种操作？

然而飞羽姑娘接下去的动作，更是让她料想不到。

只见飞羽上前一步，对着怔住的群雄喝道：“这里的桌椅，甭管戳洞，还是缺角，砸坏什么赔什么，谁弄坏谁赔，而且是三倍的赔，还账单照付，别想跑路。小宝给我监督……小宝，小宝听到没？”

“小宝在。”

小宝霍然站起，伸手说道：“飞羽姐姐小宝在此。”

飞羽看了他一眼，说道：“你这桌我姐了，一会给你加肉，你给我好好工作，谁想跑路，直接叫你老大剁掉他跑路的那只脚。”

“遵命，飞羽姐姐。”

小宝对她一脸崇敬之脸，当即应下这项差事。

“嗯，很好。”

飞羽转身把剑放回了柜台下。

小宝见飞羽退走，赶紧抹掉脸上的茶叶，说道：“大家赶紧掏钱啦！”

群雄大都是因为西门缜之死而匆匆聚集到此的，和陆三阴一样，不识得小宝此人，看他这般嚣张，心想我们怕了这美女，还要怕你这七八岁的小光头不成？

小宝也是聪明，立即明白了众人的意思，怕别人看到不他，特意站到了凳子上，厉声喝道：“我叫百里七人众的山贼小宝，我老大应江湖，识相的赶紧交钱，不要惹飞羽姐姐生气。”

听到百里七人众这称呼，群雄怔了一会，然后纷纷掏钱。

阿漂哥朝诸人笑了笑，说道：“大家不要挤，不要挤交钱在这边，一个一个来，不要挤不要挤……”

小宝见众人开始涌跃交钱，又坐回去吃他的火锅。

看到这场面，陆三阴好似明白了什么，凑到柜台前问道：“我说飞羽姑娘，你们这不会是演的吧？”

飞羽姑娘抬起头来，朝他狡黠一笑。

“我擦，还有这种操作？”

陆三阴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波大老爷们的肾上腺素消费下来，这一天得当三天的收入，这个黑店，不止是黑，而且是黑得毫无痕迹啊！

飞羽看他是个明白人，也没对自己的美色有多大的反应，颇为欣赏，于是站起身来，双手紧贴在腰间，向陆三阴微微鞠躬，很有礼貌地道：“我叫盛飞羽，不是两境人，刚来到两境不久，你是阿漂哥新朋友吧，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陆三阴颇为震撼，单从这句话的举止，足可看出这女子极有涵养与礼貌，奈何偏偏对阿漂哥这只神棍情有独钟？

真是奇怪，不过最奇怪的还是她的名字。

盛飞羽，这显然是个两境人风俗的名字。

陆三阴揖手为礼，用两境的礼节朝他作了一揖，说道：“在下陆三阴，我们两境之外，也是用这个名字？”

盛飞羽微笑着，解释道：“因为我的太爷爷是两境人啊！”

陆三阴微怔，心想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随即又问道：“刚才你说的网又是什么东西？”

阿漂哥解释道：“网就是消息的意思，意思就是你们村消息很闭塞。”

陆三阴想到自己这三年待的这深山老林，说道：“那的确是停闭塞的。”

盛飞羽用杂着明显的外境口音说道：“兄台真是坦率。”

陆三阴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

宁溪那一桌靠近着柜台，完全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不禁笑道：“如果说这百年来有人能解开那百年历史断层，我想一定是你。”

陆三阴问道：“为什么？”

“我娘说，最接近历史的人越能破解历史，而你现在的傻样简直和百年前断层之后的人一模一样。”

说完宁溪拍着桌子大笑起来。

正在夹血旺的小宝抬起头来，警惕地看着众人片刻，确认和自己无关后，放血旺放到嘴里。

盛飞羽没有笑，她还在翻书查百年断层，但查了一会，没有看到相关信息，问道：“百年断层是什么？”

“飞羽，你离影帝又近了一步。”

阿漂哥走了过来，很是开心，然后屈指成爪，便朝她满头金发盖了过来。

盛飞羽伸手挡住，说道：“两样的招式对圣斗士不可能用第二遍。”

陆三阴再次表现自己无知无畏的求学精神，问道：“什么叫做圣斗士？”

阿漂哥指着山贼小宝说道：“圣斗士就是她们国家对二五仔的通称，性质和小宝他们这种山贼差不多。”

山贼小宝立起眼睛来，问道：“为虾米她们国家的二五仔不叫二五仔，要叫圣斗士？为虾米圣斗士的性质山贼差不多？”

盛飞羽转身摸着山贼小宝的头，说道：“小宝乖，不要听他胡说，圣斗士是为了圣女雷娜而战斗的勇气，和你们两境的游侠差不多，不是什么二五仔。”

阿漂哥满脸不屑地道：“是是是，她是雷娜，你是雷姆。”

小宝半懂半不懂，挠挠头，又问道：“为虾米她是雷娜，你是雷姆？为虾米……”

陆三阴拍拍小宝，说道：“我知道为虾米。”

山贼小宝看着他，问道：“为虾米？”

陆三阴瞪了阿漂哥一眼，说道：“因为我屌他雷姆。”

山贼小宝不解，追问道：“为虾米屌他雷姆？”

阿漂哥从柜台处走了出来，端起火锅，看着小宝威胁道：“小宝你再为虾米，我就端走了。”

小宝变得大为紧张，立马捂嘴，摇头，表示认错。

阿漂哥见他态度诚恳，这才把火锅放了下来。

五人围着火锅又吃了一会，阿漂哥与陆三阴最先放下筷子。

“怎么样考虑住哪间房间没有？”

吃饱喝足，阿漂哥又向陆三阴推销房间。

陆三阴耸耸肩，说道：“你看我一个连阮民币都没有的人会有阮民币？”

阿漂哥当即沉下脸来，看着一脸穷逼样的陆三阴，眼中满是鄙夷，问道：“你不会连这顿火锅的钱都没有吧？”

### 第九章星座与鸡尾酒

还不等陆三阴搭话，宁溪接口道：“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是真没钱。”

阿漂哥沉下脸来，问道：“想吃霸王餐？”

宁溪说道：“不不不，他可以做抵债的，请随便使唤他，因为他就是传说中的，马桶小王子，洗碗大巨星。”

陆三阴没差点跳起来，盯着宁溪说道：“喂，宁毒蛇能不能不要这么毒舌？”

阿漂哥一脸算我倒霉的样子，说道：“得了，留下来给两境知名客栈达人韩大老板洗碗吧！”

陆三阴敲着桌子念叨着：“韩大老板，韩大老板，韩大……小姐。”

苦思良久后，突然灵光一闪，看着阿漂哥问道：“韩大老板一个韩该不会和韩大小姐的韩是一个韩吧？”

阿漂哥极为不不满，问道：“你是说韩家那个败家女？”

“原来你也知道她这外号啊！”

陆三阴喜出望外，一幅相见恨晚的表情。

“听是听说过，但那又怎么样？”

“依我和韩大小姐的关系，在这白吃白喝三五个月不是问题吧？”

阿漂哥幽幽说道：“当然没问题，不过就是断个三五只手而已。”

陆三阴朝他嗅了嗅，说道：“你这人身上的铜臭怎么这么重呢？记账还不行吗？”

阿漂哥盯着他问道：“问题是我怎么证明你和韩大小姐的关系？”

宁溪停下筷子，举起手来，说道：“这个我可以保证。”

阿漂哥问道：“怎么讲？”

宁溪喝了口水，说道：“三年前，他看到那位豪无人性的韩大小姐暴出自己家有矿后，一向视金钱如陆三阴，立马就抱住了韩大小姐的大腿，从而结下了一段不结之解。”

“胡说。”陆三阴义正辞严地斥责道：“还有下面污蔑我的时候，能不能把嘴上的油擦擦？”

宁溪擦掉嘴上的油，问道：“哪里胡说了？”

陆三阴道：“我当时明明抱地是小腿。”

宁溪：……

就在宁溪无言以对的时候，阿漂哥已经经过精密的思考，说道：“看在你这么无耻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了，不过为了规避风险，房租要翻倍。”

“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陆三阴站了进来，简直就想端起火锅倒到阿漂哥的身上。

阿漂哥道：“既然你认识那么豪人无性的韩大小姐，还在乎这房价翻倍这点小钱？”

陆三阴问道：“既然钱都是进韩家的腰包，你把房价翻倍又有什么意义？”

“意义在于，我把自己的钱借给你。”

陆三阴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只要按正常的房价记账，就可以要吞掉相等的钱，不禁叫道：“奸商啊！”

“这种话我听得很多了！”阿漂哥从怀中掏出账本，伸到陆三阴面前，说道：“看你这样子，应该是要住很久，所以借五万阮民币给你，到时候还十万阮民币，要是没有意见就签字吧，要是不愿意，立马滚去洗碗涮马桶，付清账目然后滚蛋。”

宁溪坐到了他对面，歪头打量着一脸吃瘪的陆三阴，从左边歪到右边，又从右边歪回左边，问道：“陆大公子该不会让小女子我露宿街头吧？”

陆三阴无奈，只得恨恨地签字画押。

阿漂哥看着画完押的陆三阴，赶紧对飞羽说道：“飞羽，赶紧用最好的鸡尾酒伺候这位大爷和这位宁溪姑娘，我去给这位大爷找钱去。”

盛飞羽微微一笑，拉了两张椅子放到柜台前，伸手作了个请的姿势，说道：“二位请。”

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山贼小宝便站了起来，说道：“我也要喝飞羽姐姐的鸡尾酒。”

阿漂哥一把他按下，说道：“你老大吩咐过了，不让你喝酒，所以，好好吃你的火锅。”

山贼小宝十分委屈地问道：“为虾米小宝不能喝鸡尾酒？”

盛飞羽说道：“你再说话，我把火锅也端走了。”

山贼小宝义愤填膺，然后屈服，默默地吃火锅。

盛飞羽走进柜台内侧，取出各种器具，开始摆弄那些美酒。

陆三阴与宁溪坐到柜台前，看着她的动作，开始窃窃私语。

宁溪凑到他耳边，把他的头压到柜台之下，低声说道：“看她这些花花绿绿地玩艺，怎么感觉和那些炼金术士提取毒液一样啊！”

陆三阴半信半疑，说道：“不会吧！”

宁溪说道：“那不然一会你先喝，喝不死你我再喝。”

陆三阴很是白目地瞟了她一眼，心想你当我是小白鼠啊！

两人在柜台下私语的时候，盛飞羽已经调好了酒，放到柜台上。

“好了，二位请用。”

陆三阴与宁溪缓缓立起来，正襟危坐，打量了几两杯酒一眼，只见两个形状不同的玻璃杯呈着两杯颜色各异的酒放到两人身前。

宁溪身前那一杯，杯子圆长，透明色，呈棕稠色，看起来有点像蜂蜜的黏稠，混有少量柠檬汁，杯角夹着一片柠檬片。

陆三阴身前那一杯，杯子宽而短，呈暗红色，杯中有少量冰块，沉在水中的冰块暗红而晶亮，与浮在酒上的无色通透的冰块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宁溪左右打量了一会两杯酒，心想这是什么鬼东西，有没有毒，万一毒死本姑娘怎么办？

她朝陆三阴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先上。

陆三阴心里也有些忐忑，但又不好表现得太明显，决定先问清楚，咳嗽两声，问道：“飞羽姑娘，这两杯酒怎么不一样啊？”

宁溪附和道：“是啊，为什么我这杯看起来这么黏稠，而他的暗红剔透，我要跟他换。”

盛飞羽微微一笑，解释道：“星座和鸡尾酒的喝法，这可是有讲究的，换不得。”

陆三阴提着杯晃了晃，问道：“这玩艺怎么个讲究法？”

盛飞羽在这里调酒，对于这些问题已经司空见惯，耐心地解释说道：“这杯酒叫堕落天使，是在杯子中放入冰块，倒入伏特加酒，在缓慢倒入咖啡糖浆或咖啡力娇酒，搅拌均匀而调成。”

“这款酒结合天使和魔鬼的化身，酒色半暗半红，相互交织，看似有界限却又看不出界限，正寓意着双子座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看似分得清彼此，实则分不出彼此，如同一个堕落的天使，分不自自己是天使，还是魔鬼，正是符合你的一款酒。”

她在说这番话时，陆三阴不轻摇晃着酒杯，但听到最后，陆三阴的手已经僵住了，人也陷入沉默之中。

宁溪听着则是十分佩服，她去过一些部落，听说过两境之外，有星相之说，她看着盛飞羽，问道：“那这和陆三阴的星相有什么关系？”

盛飞羽说道：“陆三阴，双子座，具有复杂的双面人格，所以性格较为极端，有时开朗，有时轻微自闭，天生带着一种神秘感，且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是个绝佳的演技派。看似很花心，实则深情，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他死了，死法一种是被情人围攻致死。”

宁溪对她前面的话半信半疑，但听到最后一句时，立时大笑起来，拍着桌子，甚至以头抢桌子，笑得前养后合，说道：“对对对，这家伙一定有天会被情人围攻致死……笑死了我，围攻致死，哈哈哈……”

陆三阴被宁溪这么一闹，恍过神来，很是鄙视地看了宁溪一眼，然后按住那因宁溪的拍打而有些颤抖的酒杯，问盛飞羽道：“那这杯酒又有什么寓意？”

盛飞羽说道：“这叫长岛冰茶金酒，是将伏特加，郎母酒，龙舌兰酒，白香橙，混合柠檬汁，可乐．长岛冰茶是以多种基酒调制而成的鸡尾酒。”

“虽然名字里带茶，其实这款酒度数很高。这就好像是蝎子，外表温驯却在不经意间咬你一口。从颜色开始就在伪装，其实内心火热，这是身为天蝎座的宁溪姑娘的写照。”

陆三阴问道：“这和天蝎座又有啥关系？”

盛飞羽说道：“天蝎座精力旺盛极强，对于生活很有目标，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复仇心理重，记仇会让自己不顾一切报复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天蝎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容易接近，所以虽然外表文静，实则舌若毒蛇。”

“死法呢？” 陆三阴心心念念，誓报宁溪的嘲笑之仇。

盛飞羽想了想，说道：“因为需要毒舌来驱使别人远离自己，从而自我保护。所以其死法是，因为吐槽而被唾沫淹死。”

陆三阴想想宁溪这吐槽特质，越起越在理，不禁对飞羽姑娘多了几分崇敬，端起酒杯喝了口气，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双子座，她是天蝎座的？”

盛飞羽诡异一笑，说道：“因为我不止是调酒师，还是占星师哦！”

宁溪泯了口长岛冰茶，满是不屑，说道：“我才不信勒，你是猜的吧。”

盛飞羽看着她尖锐的眼神，解释道：“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一看到某个人，大概就能猜出他性格，出生范围。”

宁溪问道：“那你猜测我的依据是啥？”

盛飞羽本想说是一种本能的感觉，但她肯定不会接受，于是认真想了想，说道：“因为你没有胸，但是脾气很凶！”

陆三阴正在喝酒，险些把嘴里的酒水喷了出来，好不容易把那口酒咽了下去，然后拍着柜台大笑起来，还不时以头抢桌子简直就是宁溪刚才的另一个版本。

忽然间他停了下来，因为他感知了空气中诡谲的气氛，于是偷偷看了宁溪一眼，看到她眼中闪起了杀人的光。

那目光只扫了他一眼，便让他有些不寒而栗，于是他默默地闭上了嘴。

空气变得有些沉默，宁溪看着盛飞羽，没有说话，

盛飞羽显得有些紧张，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又不知道如何做。

这时候，阿漂哥回来了，看到现场气氛有些紧逼，心想一定又是飞羽不懂两境的习俗，无意间触怒了宁溪，赶紧解围。

他盯着盛飞羽，义正辞严地指责道：“我说飞羽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懂两境的习俗就不要乱说话，就算知道人家的缺点，你也不能当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啊……”

陆三阴这次没忍住，一口酒直接喷到了阿漂哥脸上。

阿漂哥抹掉脸上的酒水，怒道：“你做什么？”

陆三阴说道：“妈的，你这围解得真好，我实在没忍住。”

宁溪怒而将酒杯撞了下桌子，发出掷桌有声的清脆响声，起身离席。

“我要一间最好的房间。”

阿漂哥不敢与她多说，招呼说道：“小五，赶紧带这位姑娘到三楼最好的房间。”

一个伙计飞快跑来，说道：“姑娘请。”

宁溪怒气冲冲，跟着那小五朝楼上走去。

### 第十章你贩剑吗？

宁溪来到豪华房间，却没有任何的欢喜，仍处于被盛飞羽某个部位的碾压的失落之中。

阿娘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坐到窗子前，看着窗外的风景。

想到娘亲的话，宁溪搬起小凳子，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坐到小凳子上，趴在窗子上看着远方的夜色。

夜色下的百里城，华灯初上，灯火阑珊。

在她还在发呆的时候，陆三阴推门走了进来。

宁溪回头，望着他，问道：“你来这做什么？”

陆三阴嘿然一笑，说道：“进来坐坐不行？”

宁溪下意识地警惕起来，说道：“你该不会是想杀熟，对我这下老熟人下手吧？”

陆三阴有些无言，刚准备解释什么，但宁溪又已经发挥了她强大的吐槽能力。

“真是士别三日，当禽兽相看。”

陆三阴有些无奈，说道：“贫穷分很多种，和尚那种叫贫僧，我这种叫贫钱……”

说到这里瞟了她那贫瘠的胸部一眼，继续道：“而你这种则叫贫胸。”

宁溪赶紧把双手捂在胸前，紧张这下，找不到词语反驳。

陆三阴则是得寸进尺，说道：“所以你暂时是安全的。”

“你滚。”

宁溪恨恨地骂了句滚，便转过头去，望着城里的夜色，不再理他。

陆三阴没有滚，而是缓缓坐了下来，倒了杯茶，却又没有喝下去，而是望着青黄的茶水，缓缓地叹出一口气来。

一道秋风入夜来。

窗棂微动，烛光微摇，就连少年的叹息也变得有些模糊。

窗外的宁溪，转过身来，连带着被夜风吹拂的青丝，轻轻飞起。

陆三阴微皱着眉，凝视着杯中混浊的茶水，神情复杂。

只是一眼，宁溪便看出来了，他看的是局势，叹息的也是局势。

陆三阴说道：“单身客栈的高价房爆满了，被改装成高价房的房间也爆满了。”

这句话有些指东打西的意味，宁溪却懂了。

七脉守护者身亡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围绕着这个事件，很多人已经来到了百里城，一千阮民币相当于一两黄金，换句话说这是身份的象征，而现在这些房间都爆满了，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你忘了自己现在是个战五渣？”

知道他在想什么，自然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想夜探止戈山，所以问了这个问题。

陆三阴望着她笑了笑，说道：“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

宁溪沉下脸来，说道：“你和阿漂哥勾肩搭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算计我。”

陆三阴没有理会宁溪的这些小情绪，说道：“纤纤明日要在客栈外的广场上挑战一剑倾城。”

听到这句话，宁溪站了起来，说道：“说吧，怎么帮？”

陆三阴道：“你只要去客栈溜达一下就好了，要是出什么事情就把动静搞大一点。”

宁溪有些不敢相信，问道：“就这么简单？”

陆三阴点头道：“是的，就这么简单。”

宁溪挑眉说道：“我不信，你肯定在挖坑给我跳。”

“放心，埋不死你的，我先走了。”

说完这句话，陆三阴便离开了房间，回到一楼继续跟小宝吃火锅。

宁溪照陆三阴说的，出了客栈到处溜达。

而在另一边，阿漂哥带着一伙蒙面人伏在街道的屋檐上，等待着宁溪的靠近。

“那小子看着贼眉鼠眼，果然真对这姑娘把持不住。”

身旁一人突然道：“这姑娘还带剑的。”

阿漂哥道：“好歹你们也是专业的那个，人家带个剑你就不敢上了？”

那人道：“我是怕手一热，把人手给剁了。”

阿漂道：“你老实点，别伤着人啊，不然给你老大打小报告。”

“知道了知道了，大家上。”

说罢诸蒙面人一跃而下，将宁溪团团围住，大叫道：“打劫。”

宁溪一楞，数了一下一共有十一人，全都是钢刀铁剑，虽然那家伙说要闹得动静大一点，但要她一个女子对付这么多人，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但输人不输阵，口中却道：“这年头打劫还要蒙面啊？落不落后？”

“少废话，交出钱财。”

“哦，你过来拿。”宁溪开始掏钱，一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宁溪给了他一拳打出一个熊猫眼，然后就打了起来。

阿漂哥眼见打了有一会了，却不见陆三阴的身影，急得东张西望，心想这家伙不会走错路了吧？

……

……

夜色渐深，四下灯火大部分都熄灭了，天上云层聚集，月光无法穿透，因此四下一片黑暗，陆三阴借着黑暗的掩护，匆匆向止戈山赶去。

他的心里有些焦急，因为他想不透纤纤为什么会想到去挑战一剑倾城，既然西门缜死时她忍住了，现在为什么没忍住，这是他所想不通的，所以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焦急。

这时候，他听到前方隐隐有打铁的声音，甚至还有些微弱的灯光，于是他变得谨慎了起来，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不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天空的云层有一个洞，月光从那里透了过来，形成一道三尺宽的光柱，陆三阴从那根光柱里穿了过去。

由于他的速度非常之快，片刻之间便消失无踪了，只留下一条飞逝而过的模糊人影。

然而过了没多久，他又折回来了，他站在那道光芒里，望了一眼云层之上的月亮，残缺而晦暗，然后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样子沉默了一会。他向左转，影子动了一下，他又向右转，影子又动了一下。

这时候他注意到旁边的房檐挂着一盏灯，几只飞蛾围住灯笼盘旋飞舞，于是在墙上留下一团模糊的影子。

这时候传来了打铁的声音，陆三阴的思绪被拉了回来。

他望着云层破洞之上的月亮，听着打铁声声，突然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在客栈的时候，他听到了纤纤挑战一剑倾城的消息，他觉得纤纤做错了，或是有什么诱导纤纤做错了。

当局势不知如何演变的时候，就把局势控制在最初的模样，然后坐而待援。

这是他知道纤纤的，事实上纤纤也做到了。

在西门缜死后，纤纤迅速夺下了止戈流与青思阁的掌门，控制住了局势，没有让他往更坏更不可预测的方向去发展。

按理说来，纤纤应该坐而待援就好了，可为什么纤纤会突然挑战一剑倾城呢？

是复仇的情感战胜了理智，还是已经等到了想要的支援，又或是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

为此，他想潜入止戈山，一探究竟。

探与拜谒拜访不同，拜访是光明正大的，探则是悄悄地，有一丝阴暗的意味。

由于诸多的原因，陆三阴不喜欢站在世界的前面，对于光明他是有些畏惧的。

陆三阴穿过那束光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现在他还不想走进那束光里，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时候，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人从巷子一头缓缓走了过来，那人抱着一盆海棠花，白衣有些陈旧，神情显得有些疲倦。

陆三阴没有特意去看他，因为他不想让那人觉得他在特意看他，于是他抬头看着打铁铺。

那人从陆三阴身前走过，用余光瞟了陆三阴一眼，便走了过去。

陆三阴不知道那人的身份，但谨慎起见，他决定让那人觉得他要走打铁铺，而非止戈山。

打铁铺的大门是关着的，但没有关紧，陆三阴一推便推开了。

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男人躺在睡椅上，望着半掩在云中的月，羽扇轻摇，神态悠闲，睡椅旁边依着一口金色的长剑。

听到门推开外，那男人转过眼来，看着陆三阴，问道：“深夜时分，阁下不请自来，所为何事？”

这个人躺着的院子，四周挂满了金剑，不远外还有一个打铁房，有人正在打铁，刚才的打铁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陆三阴虽然不认识他，但却知道他是谁，问道：“你就是与阿漂哥、应江湖并列为百里城三大神棍的金锋仔？”

听着这话，那人轻摇羽扇，微微皱眉，但仍是很有礼貌地说道：“在下炼金锋，只是一个优雅而专业的铸剑师，所谓神棍之名，不过三人成虎，阁下别被不实的传言误导了。”

陆三阴有些想笑，心想你这深秋摇扇子，说话这酸溜溜却又一幅假正经，不是神棍是什么。

炼金锋见他不说话，便又问道：“阁下深夜到来，所为何事？”

陆三阴看着挂在院子里的金剑，问道：“你贩剑吗？”

“贩啊……”

刚说出这两个字，炼金锋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轻摇的羽扇突然停顿。

### 第十一章人执剑则无敌

气氛变得有些僵硬。

炼金锋看着陆三阴，忽然说道：“落锤的力道重了三分。”

陆三阴怔了一下，很快听到了从打铁房传来的声音。

“是，师父，徒儿知错。”

陆三阴这才明白那话不是对自己说的，不禁有些惊讶起来，这人竟然在被他嘲弄的情况下，还能清楚听得出打铁的错误，果然非是一般人。

看到陆三阴的惊讶，炼金锋又恢复了自信的气态，问道：“阁下是想买一口剑吗？”

陆三阴问道：“有什么好的剑吗？”

炼金锋随手将睡椅边的金剑甩给陆三阴，说道：“你看这口如何？”

陆三阴打量了下剑鞘与剑柄，皆是黄金色的，上面还刻着一些奇怪的图腾，好似的苗疆的东西，便问道：“这是苗疆的剑？”

炼金锋说道：“兄台好眼力，这正是按照三大传奇夜郎剑客的当年的佩剑剑型所铸。”

“那个是不得了的人物。”

听到这个名字，陆三阴不禁肃然起敬，那可是两代人学剑的榜样。

二十多年前，夜郎剑客走出苗疆，一剑北上，纵横千里无敌手，直逼剑阁山，只身破了北境之主排布的剑阵。

夜郎剑客剑术超凡入圣，不但没有人能使他停住北上的脚步，同代之剑者竟无一人能使其剑锋出鞘。

最后使其停止脚步的是两名绝世刀者，那三人一人持剑北上，一人持刀东来，一人持刀南下，于三途河入口处的西皇山上相逢，刀剑混战三日三夜，最终力竭同时倒下，谱写了那个时代最华丽的传奇，故而那三人被称为三大传奇。

再也没有出现玉面刀郎那般惊艳的刀者，也没有出现如夜郎剑客一般无敌同辈的剑客。

那一战之后，其自创的蚀刀剑式名震天下，而他那口蚀刀之剑亦驰名两境，无数学剑者以蚀刀之剑为原型，打造自己的佩剑，从而勉励自己学剑之路。

陆三阴抽出剑锋，看着剑刃竟也是如此，黄金为刃，其上刻有图腾，虽是极为精致，但陆三阴却皱起眉头来，说道：“给我拿一口刀好了。”

炼金锋心知他改变主意的原因，说道：“兄台担心这黄金剑的硬度，那大可不必。”

陆三阴道：“可我想是想要刀些。”

炼金锋道：“既然要拼生死，那自然是剑更好一些。”

陆三阴问道：“为什么？”

炼金锋一本正经地道：“因为人执剑则无敌啊！”

------

------

客栈方面，正是打得激烈的时候，宁溪已经伤了几个蒙面人，而蒙面人这边也因不断承受损失而渐渐下手失去了分寸，宁溪已经处在了劣势。

围观的人虽然聚集了好些，却没有上前帮忙，房檐上关注战局的阿漂哥渐渐因为紧张而流出了冷汗。

“情况怎么样了？”

“你丫的跑哪去了，都要出人命了。”阿漂哥狠狠地瞪着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的陆三阴，很是愤怒。

陆三阴反咬一口，说道：“老子花这么多钱，买你这英雄救美的套餐，就算我不来，你也不能让我的朋友受伤吧！”

阿漂哥怒道：“我要有这本事，我早冲下去了。”

陆三阴道：“你能飞上这么高的房檐，你敢说没这本事？”

阿漂哥指着不远处的楼梯，说道：“你瞎吗？”

陆三阴：……

“你干嘛去了，不要告诉我找不到路。”

陆三阴扬了扬手上的金剑，道：“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当然买剑去了，不然你让我空手接白刃吗？”

“你这剑哪买的？”阿漂哥瞟了一眼他的金剑，心中涌现一股不安，说道：“不会是……”

“算了算了，现在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赶快上吧，我看你边姑娘要撑不住了。”

“哪里来的贼人，吃我一剑。”

陆三阴知道情况对宁溪不利，大吼一声，就跳了下去。

连同宁溪在此的众贼人都大吃一惊，但此时陆三阴一剑已经劈到眼前了，贼首知小的们接不住，奋身跃起，一刀挥出，刀剑相击，断了一刃。

这下所有人都蒙逼了，因为断的是陆三阴的剑。

阿漂哥捂脸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果然是金锋仔的作品。”

“接剑。”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宁溪，很果断的把手中的剑抛给陆三阴。

谁也没料定，陆三阴没有接剑，更准备的说他伸了手却又下意识的缩了回来，哐嘡一声，剑掉到了地下，场面再度尴尬。

在场的人，无论是参战的，还是看热闹的无不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关键时刻，阿漂哥急中生智，模仿了女人地声音大叫道：“有人劫色啊！”

一下子看热闹的都明白了，这些看热闹的都知道客栈有英雄救美套餐，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英雄出来，没想到等了半天人没来，好不容易来了个，结果不是英雄而是个狗熊，众人唏嘘了几声，却没有人冲上前去。

盛飞羽正在和山贼小宝一起吃火锅，看到周围的人都涌了出来，知道铁定是陆三阴订的那个英雄救美套餐出了什么岔子，于是把宁溪那杯没喝完的鸡尾酒递给山贼小宝，说道：“小宝，快喝了这杯酒。”

山贼小宝摇头说道：“不是不让小宝喝酒吗？为虾米又让小宝喝酒了？”

盛飞羽说道：“你喝了就知道了。”

山贼小宝一脸呆萌，但既然自己尊敬的飞羽姐姐叫喝，那一定是没问题的了，仰头便喝光了。

一杯酒下肚，山贼小宝仿佛变了一个人，瞬间从天然呆萌变成了一脸痞子样，听到外面有喧嚣声，飞奔而出，冲进人群之中，看到一群蒙面贼人，立时大怒，朝蒙面的贼人大吼道：“百里城只能有一波强盗，那就是我们百里七人众，谁敢在我山贼小宝面前抢劫？”

“是百里七人众，撤。”贼首听到百里七人众的名号，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撤走。

宁溪都吓了一跳，她本以为这个动不动就问为什么的鹿小宝，只是个被当着吉祥物而带在身边的小山贼，却不料还百里七人众之一。

贼人散去后，阿漂哥来了，拍着他的肩膀，有些感慨：“你这人注孤生啊！”

一回到住所，宁溪就开始质问，陆三阴自己心虚，架不住她满含怒意的目光，一边陪笑一边连退数步，被逼到了窗棂边。

眼看再退就要掉下去了，宁溪却话题一转，问道：“咦，你怎么半路又跑回来了？”

陆三阴松了口气，宁溪的思维就是这般跳跃，下一秒想的事时常和上一秒完全不同。

他推开了窗户，云层渐渐散去，一束月光照了进来，陆三阴将手伸到月光里，“当我从这样一束光里穿过去的时候，留下了一团模糊的光影，那时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有光的地方必须是有影子的，不管我怎样的隐藏，只要我走到光里去，终究是会留下痕迹的，而现在的止戈山，正是这沉沉暗夜里那一束光的中心，无数目光聚集处，所以只要我一现身，总有那么一些人会注意到我留下的痕迹。”

“嗯，有道理。”

宁溪很认同他的说法。

陆三阴道：“我在想，如果这是一局棋，那么至少需要走七步，而纤纤已经走到了第二步，我在想是什么使他踏出了第二步。”

宁溪道：“或许她已经等到了想要的救援，或许是柴桑到了。”

“不，以我对柴桑的了解，这种分生死的事，他是不会让纤纤去的。”陆三阴想到了另一种推测，说道：“这个人或许是小狄，或许是……”

他没有再说下去，而是抬起来了，望着远天的残月，心中一片溶溶。

“我娘说，如果思考一个人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看，也什么也不听，闭上眼睛，只想着心中那个人就好了。”

陆三阴听了她的话，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听。

这时候，宁溪突然闪电般的飞起一脚，将陆三阴从窗子边踹了出去，骂道：“别当我傻，我可是搞明白了，这个什么狗屁英雄救美套餐，就是请一波假强盗打劫，然后让你们这些臭男人英勇救美，然后好让妹子们投怀送抱的下流手段。”

陆三阴从一楼爬起来，看到山贼小宝还在吃火锅，突然想到刚才那群强盗看到山贼小宝后撤走时竟毫不犹豫，便推测出那群山贼实际上就是百里山的。

“这个瘪三算计我……”

陆三阴骂了几句还不解气，便朝山贼小宝走去，打算给阿漂哥一点惊喜。

第二天清晨，睡梦中阿漂哥被吵醒。

这个尖锐的声音来自厨房里的盛飞羽，她这一嗓子几乎把整栋楼给震塌了。

他不急不缓地穿好衣服，走下楼去。

“你这是在鬼叫什……”

阿漂哥的抱怨没有说完，便惊呆了。

厨房空了。

整个厨房都空了。

不管是半熟的，熟的，还是生的存货，都空了。

一条纸条贴在橱柜上。

上面写着稚嫩而扭曲的字。

“漂哥，你家的火锅真大！”

阿漂哥几乎要抓狂了，咬牙切齿地叫道：“山贼小宝。”

这时候，陆三阴晃晃幽幽地走了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就像昨晚他拍自己的肩膀，感慨道：“呦，这是招贼了？”

阿漂哥看着陆三阴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瞬间就明白了谁是幕后主使，脸色骤变，揪着陆三阴的衣领，说道：“你这瘪三算计我。”

陆三阴看着他愤怒的表情，觉得十心爽快，笑道：“凡事要讲证据哦！”

阿漂哥悻悻放开他的衣领，说道：“你小子，给我等着。”

陆三阴突然大声叫道：“小二哥，给我来一碗黑米粥，热的，快点，我等着呢！”

### 第十二章今日与你赌一场生死

陆三阴给阿漂哥制造的这一点麻烦，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比起西门纤纤决战一剑倾城来，这都算不上事。

阿漂哥在单身客栈门口立了一块写着“山贼小宝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后，大家都开始为准备的主题而忙碌着。

决战，是两个人的事，但热闹却是一城人的事。

下午时分，单身客栈前的广场之上，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有的卖板凳，有的卖瓜子，有的卖水，有的甚至是职业帮人站队的，总之热闹极了。

阿漂哥用了一天的时候，把视线最好的四楼改装成了，吃瓜子看热闹的地方，让盛飞羽卖位置，自己在那开盘口给人下赌注。

阿漂哥在喧闹的人群中大吼道：“决战就要开始了，现在打底一万两，没钱的请让一让，有钱的请进来。”

“一万两，你当钱是百里山上的树叶哦！”

“是啊是啊，把我老婆孩子宝刀卖了都不够这一注。”

诸人哗然，各自唏嘘。

“哈哈哈，穷逼退散，让我们有钱人进来。”

这是一阵得意的笑意传入，众人寻声望去，却见一个白白胖胖，衣着光鲜，珠光宝器满身的男子大摇大摆的走进来。白胖子望着众人错愕与嫉妒的目光越发得意，不住朝诸人招手，说道：“没错，就是我钱百万，今日来百里城下他一注，先把路让一让。”

“他原来就是身价百万的钱百万公子。”

“是啦是啦，他就是钱百万公子。”

诸人看着眼前的白胖子，或是羡慕得眼睛里掉出钱来，或是嫉妒得义愤填膺，没有愿意给他让路的。

钱百万一边享受这种来至穷人的嫉妒与羡慕，一边拼命的朝阿漂哥挤，同时一边不忘记炫耀自己满身的黄金珠宝。

陆三阴突然抱住他，说道：“哇，这不是钱公子吗？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钱百万见他衣着陈旧，极为寒酸，不由得有些嫌弃，问道：“我们见过？”

陆三阴知道他嫌弃自己的衣服，便特意拍了衣服一下，搞得灰尘满天飞。

钱百万有些恼火，说道：“你这什么破衣服，有灰尘就不要乱拍好不？”

陆三阴说道：“钱公子真是贵人多忘事，我这衣服还是三年前在您家并多多商店买的，还是您亲自买给我的。”

钱百万摸着头想了想，问道：“有这事？”

陆三阴说道：“当然啊，当时我在你们家并多多买了这件七头狼外套，到货一看，千头狼，穿着不错，还多了九百多头狼啊！”

他这话虽然极尽吹捧之意，实则话里带刺，周围的人都听得出话里有话，话刚说完，周围随即爆发出强烈的欢呼与唏嘘声。

钱百万笑也不是，苦也不是，好在他也有些小聪明，发现陆三阴身上一头狼都没有，当即逮着这个破绽说道：“你这身上明明一头狼都没有，却说是我家买的七头狼，这不是瞎说吗？”

陆三阴叹了口气，装做一幅很是感慨的样子，说道：“您是不知道呀，明开始买的时候，是千头狼，我穿了一年，还剩七百多头狼，穿了第二年，还有四百多头狼，穿到第三年，一头狼都没了，你们现在狼都没有了，你家并多多买的衣服还没破，看样子还能再穿三年。”

说完这句话，杀猪般的笑声再次响起，钱百万被气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再理会陆三阴，朝着阿漂哥挤过来。

陆三阴伸出阴脚，踹了他一脚，他一个踉跄差点撞到桌子，阿漂哥赶紧扶住他，“钱公子您没事吧？”

钱百万拍拍衣服，说道：“没事没事，我已经吃够了有钱的亏，受够了穷人的羡慕和嫉妒，习惯了习惯了！”

诸人看他一脸自我陶醉的样子，恨不能上去一脚踹死他，只有阿漂哥笑道：“跟随韩大老板这么久，我也是嗅够了钱味啊，您看您压谁来着？”

钱百万恢复了从容，笑道：“我这人做事从不看钱，因为我从不缺钱，所以输赢无所谓，看谁顺眼我压谁，明白我的意思不？”

阿漂哥道：“哈哈，好看就是顺眼，顺意就是好看，西门纤纤走一注。”

陆三阴用眼神把钱百万来了个千刀万剐，心想当年就应该直接用黑砖拍死你这龟儿子。

陆三阴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走向了他与宁溪那个位于窗外的位置。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有个人从他踹钱百万的时候，就在注意到他了。

陆三阴离开的时候，那个人也跟了过去。

陆三阴走到窗外，坐了下来，倒了杯茶，朝窗外看去。

广场外的人流很复杂，但真正吸引他的却是这样一个画面。

一个道士摆了个摊子正在卖药，另一个少年站在不远处，用一种复杂的目光凝视着他。

道士摊子边的布缦迎风飘扬，上面写着七分道士四个大字。

陆三阴看着有些失神，好似在想些什么。

这时候，突然有人对他说道：“这位兄台不去博一点彩头？”

陆三阴听到了，却没有理他。

宁溪见状，拍了拍他陆三阴，说道：“有人在叫你。”

陆三阴这才回头望去，看到一个和自己年岁相仿的青衣公子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但向来凭感觉做事的对这个打断了他沉思的青衣公子并没有抱以多大的好感，所以他用一种极其敷衍的语气说道：“早就下好了，还用你说？”

那人显然没有想到陆三阴态度如此之差，不禁楞了一下，但随即笑道：“哦，不知兄台下了哪一边？”

“废话，当然是不会输的那一边。”

“何谓不会输的那一边？”

“你不会自己看吗？”陆三阴无论是言辞还是语气都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

“兄台对在下的不满似乎溢于言表，在下司马轶，初次相逢，应不是先前得罪才是，不知可否交个朋友。”那人显然对自己遭受这样的敌意感到不解，但他本身就是极具自信而好胜的人，越是受到冷落越想迎难而上的人，所以他的态度依然良好，并自报了家名。

“当然”陆三阴说话的时候目光也在打量着那人，等那人露出喜色之后，立时补了两个字：“不行啊！”然后立时将目光移向了窗外。

这名叫司马轶的青衣公子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愠色，宁溪见状忙道：“他叫陆三阴，阴是阴阳怪气的阴，司马公子不要踩他就是。”

“原来是陆兄。”司马轶踩着台阶赶紧下，“敢问姑娘是？”

“宁溪”宁溪微微一笑，转口即问道：“公子的司马可是江州的司马？”

“正是。”

“原来是南境少子，失敬失敬。”

“在下虽恬居南境少子这名，但至今一事无成，时常感到羞愧。”

“境主执天下牛耳，少子要取功名实如探囊取物，又何言一事无成呢？”

“偶尔沾了家父一点荣光，算不得什么本事。”

“如今止戈城风云际会之地，少子又此时现身于此，看来是要在这止戈城中博取功名了。”

“在下只是途经此地，凑一凑热闹罢了，不日便行离去了。”

宁溪与司马轶寒暄之时，广场中传来了一个声音。

……

……

“西门纤纤来了。”

也不知哪来何处传来的声音，使现在压抑而喧嚣的气氛安静了下来。

人们屏息而待，也不知谁先让了一步，中央人群迅速让出一条宽阔的道路，众人争想歪着头向道路尽头望去。

夕阳西坠，无尽的晚霞，翻滚奔涌，如海浪起潮向着西山蔓延，宛若终歌起奏，止戈城的天际，宛若末日流影。

目光尽处，但见一人一剑，在夕阳下，凛然而现。

她身形单薄，却无半分娇柔之态，坚毅决然。

她形单影只，却无半分畏惧之色，一无所前。

她眸如秋水，却无半丝闪烁之光，锐眼如剑。

她，西门纤纤，一步一沉，从夕阳下走来，步履所到之处，人人退却，目光所及之处，诸人不敢直视，仿佛不是夕阳照耀了她，而是她照耀了夕阳。

这一刻，她走到了成千上万的目光聚集处，走到了这片夕阳下最明亮的地方，走到了这世界最前面，走进了两境暴风雨中央，一个人独对了整个世界。

高楼上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陆三阴身体微微颤抖，他清晰地感觉得到自己的呼吸已经哽咽了，他虽然压抑自己的情绪，但他根本做不到，因为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击。

他最在乎的人，在断剑之后，在她父亲身亡之后，握起了她父亲的剑，走进了这个世界暴风雨的中央，一个人面对着整个世界。

没有人再理会阿漂哥吆喝声，纷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观视着即来的战局。

阿漂哥见状，便收了账目本，朝着陆三阴那一桌走去。

他在桌子上连喝了杯茶，方才把刚才吆喝的口水给补回来，然后用一种慵懒的目光朝广场上看去。

这时候，一道身影出现在高楼之上。

一袭白衣鼓卷风中，一双冷睨的眼，居高而下，带着三分戏谑，俯视这人间。

这画面吸引了止戈城所有人的目光，然后有人开始惊呼。

“一剑倾城出现了。”

一剑倾城的仿佛觉得自己站在苍天之上，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正狂涌而出，虽然他不愿承认，但他隐隐能分辨得出那是一股狂热的欣喜。

他拼命压抑住这股情绪，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强者的心是绝对冰冷的，就如同那个人一样。

在他冷静下来的之后，飞身跃下高楼，落到了广场中间。

阿漂哥这时候正在喝茶，看到这画面，忍不住喷了出来，同时惊叫道：“哇，经费在燃烧啊！”

不知是不是有选择性的，反正那茶水喷到了陆三阴身上。

陆三阴像看白痴一个的看着他，说道：“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但现在能不能安心看热闹？”

阿漂哥耸耸肩，表示无所谓。

无数的视线随着他高冷的身影由高而下地移动，然后凝神，注目。

止戈城的议论声忽然消失了，变得一片安静。

这一刻，他也站到了这世界的最前面。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众人看着他的那种狂热而复杂的眼神。

除了西门纤纤。

……

……

“如果我的好友在这里，他一定会说，你简直就是人不装逼枉少年的经典案例。”

一剑倾城的嘴角隐藏的笑容被西门纤纤一句话彻底击碎，这是诛心之论。

宁溪歪着头看着陆三阴，陆三阴睁大了眼，看着西门纤纤。

宁溪知道这种冷嘲热讽向来是陆三阴的专利，而陆三阴却知道在这一句之后，才是纤纤真正要说的话。

“而我要说的是，为了老爹，我一定会彻底击碎你这种无知无谓的狂妄。”

这是西门纤纤真正的愤怒，陆三阴感觉得到，宁溪感觉得到，因为他们了解纤纤。

但在场观望的人感觉不到，一剑倾城也同样感觉不到，因为他已经被西门纤纤彻底触怒了，无知无谓的狂妄是他最为憎恶的批语，他真的怒了，所以他要用最残酷的事实激怒西门纤纤，于是他冷冷地道：“你的父亲尚且死在我的剑下，你有又何能为呢？”

西门纤纤静静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失魂落魄而想拼命找回尊严的小丑，淡淡地道：“杀了我的老爹，让你感觉很得意吗？”

“老实讲，击败你的父亲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只有走到那个终点，我才会得意，在此之前，我只有不断的挑战。”

“我的朋友也喜欢挑战和切磋，但他们决不会将挑战凌驾于性命之上，如果你将挑战作为杀人的借口，那我也将以挑战之名取你之命。”

“还是同样的话，你父亲尚且做不到的事情，你更做不到。”  
“可我不相信你有正面对决战胜我父亲的实力，所以我要在这万众瞩目的广场于你生死一战，胜生败死。”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所以我要杀到你们相信。”

西门纤纤道：“那么我，西门纤纤，今日便与你赌一场生死。”

### 第十三章西门纤纤的战斗

风从黄昏来，带着清秋的寒意，吹拂他的白衣，形成画卷。

白将手中宝剑举过头顶，缓缓拔剑，同时开始独白般地自述：“从我持剑挑战天下开始，我已经进行了六十七场决斗，取下了六十六场胜利，这是第六十七场，我会取下第六十七场胜利。”

十里清秋，万里红云，少年白衣，听风而吟。

这是多么令少女沉醉遐想的画卷，但西门纤纤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把这种独白的恶趣味称之为煽情，那今日顺便帮你矫正三观了。”

她的声音平静之外更显冷静，听不出一丝情绪波动，却字字诛心，如刀剑般锐利。

这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气氛变得压抑，隐隐有一股暴躁的因子。

所有人的情绪都变得异常复杂，今日之前，世人只知西门纤纤是西门缜的女儿，在此之后，西门纤纤只会是西门纤纤。

一剑倾城怒而出剑，他被彻底激怒了，倾城剑式挥洒纵横，扑向西门纤纤，欲一式取命。

西门纤纤退后了三步，左手丢掉了剑鞘，捏成剑指，握剑的剑手更紧，持剑的心也更坚定。

待到一剑倾城剑锋逼至半丈之内，方于青萍处起剑。

剑起如风动，凭着风流，西门纤纤横空划出了第一剑。

一式流光霎影，一击风云争变，双剑交击之下，竟将一剑倾城逼退半丈。

“什么，一剑倾城被逼退了？”

“怎会？”

“难道西门纤纤比她父亲还强？”

整个广场立时沸腾了，今日中午一剑倾城在剑决中击杀西门缜已经传遍了整个百里城。

西门缜身为七脉守护者之一，上一代头角峥嵘之辈，一剑倾城能够击杀他，加之参差一子对一剑倾城的点评，人们很自然的认为一剑倾城深不可测的人物，甚至有人猜测，其修为已经在同代第一人左丘鸣之上。

然而一击之下，西门纤纤竟能将一剑倾城逼退半丈，究竟是西门纤纤修为太高，还是一剑倾城名不符实？

……

……

单身客栈之内，陆三阴内心冷如止水，对于这来说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门纤纤这一剑。

她出的这一剑是青萍之末。

风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

这一剑，是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一剑。

正是由他所创的以速度求爆发的剑招，一剑倾城若是不退，那才怪了。

想到这里，他的眉角轻轻，稍有得色。

司马轶注意到了陆三阴的神色变化，想借机试探他，说道：“如果这一战并不能西子湖畔那一战更惊艳，那可能比那一战更震世。”

陆三阴微怔，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知道他所指的是左丘名那件事。

三年前，道境道子左丘名以剑拜谒西子湖畔，问剑道境守护者端木飞云，一战持平而惊动天下，被尊为同代第一人，从而掀起了年轻一代挑战老辈强者的风潮，这也是一剑倾城挑战西门缜的源头。

陆三阴注意到，司马轶在自己的话中用了“可能”二字。

可能就是不确定，因为不确定而要确定，才是这一战的目的——确认一剑倾城是否具有正面决杀西门缜的实力。

司马轶这句话应该解读为，西门纤纤没有左丘名的能为，如果一剑倾城也不具备左丘名那样的能为，那他凭什么杀得了同为七脉守护者？

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

两境七脉，共争七宝，集七宝，斩断层，见渊青，这是两境修行者共同的目标。

如果说西门纤纤的死存在着什么阴谋，陆三阴不作他想，一定跟七宝有关。

……

……

周围的声音层层叠叠扑入一剑倾城耳中，使他更为愤怒，不再保留，倾全力再次攻来。

“倾城剑，落流星。”

他霍然向前跃出，扬起足下微尘，手里的倾城剑耀着灿灿夕阳，剑光交织闪烁，映彻黄昏，宛若流星划破天际，向西门纤纤席卷而去。

一剑倾城剑若明镜，起剑回剑皆有剑光映呈而现，剑式回旋错落之间，剑光果是落如流星，观战诸人皆被耀得难以睁眼。

众人震撼至极，心想一剑倾城这般剑境，或真有击杀西门缜的实力。

单身客栈中，宁溪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西门纤纤修有陆三阴的青萍之末，此招虽然威力强大，但一共只有三式，而由于某种原因，西门纤纤只练有二式，虽然第一式占得先机，但一剑倾城未败，那她又要如何面对一剑倾城的反扑呢？

如果是她，她会抱剑守势，紧守方寸之地。

然而，西门纤纤不是宁溪。

西门纤纤学的是陆三阴的剑招，用的是柴桑的刀道。

没有人规定，同样的剑招只能用一次的。

西门纤纤神色凛然，眼中不见惧意，不动如山。

忽然风起，西门纤纤步始于尘埃，剑起青萍，化成一道残影，向着一剑倾城猛冲而去。

夕阳之下，一剑倾城剑光灼灼，耀得观战之人睁不开眼。

西门纤纤剑行其间，哪管他千光扰目，哪理他万刃临身，心中毫无惧意，眼中唯有向前。

一往无前，就是柴桑的刀道。

陆三阴和柴桑，是她最好的朋友。

顶上的红云，飘飘而过，在夕阳下燃烧起来。

秋风狂乱而舞，剑上铮铮而。

灿灿夕阳下，两道身影相遇了。

两口剑交击了。

交击瞬间，即是错身而过。

剑鸣骤然而止，秋风忽然而停。

那些落如流星的剑光，忽然就消失了。

……

……

“破了。”

“倾城剑，破了。”

观战的人群里响起惊呼。

一剑倾城也转过身来，看着西门纤纤沉默了片刻，说道：“了不起，只可惜地利让我抢到了。”

观战的人群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西门纤纤与一剑倾城的位置已经对调了。

西门纤纤站在夕阳下，如今一剑倾城站到了夕阳下。

已经完全反过来了，西门纤纤面对了夕阳，也就是说，纵然一剑倾城不使出的剑光扰目之招，她的视线也会因直面夕阳而有所影响。

“倾城剑，曜日。”

一剑倾城飞身跃起，挡住了那轮落日。

他将沿着挡住夕阳的路线，向西门纤纤发起攻击，若是西门纤纤误以为不被阳光照射而迎击，那一剑倾城则可凌空转身等方式让阳光再次照到她的眼睛，那西门纤纤就必败无疑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一剑倾城的计算之中。

夕阳忽然被挡住，西门纤纤站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所有人明眼的人都认为西门纤纤全完胜机，甚至连司马轶都这么认为。

然而，他们都就错了……

那个巨大的阴影里，早已没有了西门纤纤。

西门纤纤不知在何时跃起，瞬间便至一剑倾城身前。

她来势太快，一剑倾城下落不过半分，便被她忽然截杀，此时一剑倾城剑势未成，再次被她击飞。

一剑倾城落在地上，虽然没有跌倒，却已显得极为狼狈。

他看着西门纤纤，心中满是震撼，同时也明白了西门纤纤破他的方法。

在他跃起之刻，西门纤纤便已屈膝蓄力，待其将要遮住夕阳之时，西门纤纤趁势跃起，所以当他达到最高点时，西门纤纤也出现在他身前。

一击得利，西门纤纤却没有进击，问道：“你就这点本事？”

一剑倾城这番算计不止失利，更丢了面子，不愿再拖，喝道：“既然如此，终招吧。”

西门纤纤凛然高喝道：“来吧，让我见识你的取命之招。”

一剑倾城双剑持剑，缓缓将剑锋举过头顶，口中念道：“一剑随风起，一剑起倾城。”

西门纤纤按剑凝意，说道：“我至今都不能理解，为了一个虚名，就可以夺取他人的性命这种事情，以后也不会理解，面对你这样的人，只有全力将你打倒。”

“生来彷徨，惶惶终日，若无目标，和那浮游有何区别。”

一剑倾城的声音有些高亢，有些激动，与此同时高昂的剑意已经臻致顶峰，静等出剑之刻。

西门纤纤剑悬三尺，汇意青萍，风起青萍之末，剑起于毫末之间。

下一刻，便是出剑之刻。

“如果这一战并不能西子湖畔那一战更惊艳，那可能比那一战更震世。”

陆三阴的视线从司马轶身上移开，看向远处广阔的天际，他想到了很多事情。

三年前，道境道子左丘名以剑拜谒西子湖畔，问剑道境守护者端木飞云，一战持平而惊动天下，从而掀起了年轻一代挑战老辈强者的风潮，这也是一剑倾城挑战西门缜的源头，所以陆三阴说，左丘名开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头。

而司马轶在自己的话中用了可能二字，可能就是不确定，因为不确定而要确定，才是这一战的目的——确认一剑倾城是否具有正面决杀西门缜的实力，也就是陆三阴所说的第二步棋，而司马轶显然看穿了这个目的，这也是陆三阴对他刮目相看的原因。

司马轶这句话应该解读为，西门纤纤没有左丘名的能为，如果一剑倾城也不具备左丘名的能为，那他凭什么杀得了同为七脉守护者？

宁溪没有太在意陆三阴与司马轶的对话，而是专注于场间的战斗，开战至今，两人已然过了二十余招，但西门纤纤没有再使用青萍之招，而是以青思阁剑招应战，而且渐渐落了下风，便转脸朝司马轶看去，问道：“这是什么打法？”

司马轶微怔，惊讶于她这问题没有问陆三阴，而是问自己，解释道：“西门纤纤所使皆是其父西门缜所惯使的剑招，她想试出一剑倾城是否有杀西门缜的实力。”

宁溪又问道：“那一剑倾城这又是什么打法？跳来跳去。”

司马轶转眼去看陆三阴，说道：“陆兄怎么看？”

陆三阴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局，说道：“他这是在抢地利，而且已经抢到了。”

司马轶见宁溪仍有些不解，提醒说道：“注意看他们的位置。”

宁溪睁这才发现西门纤纤与一剑倾城的位置已经对调了，本来是西门纤纤背对夕阳，一剑倾城面对夕阳，现在已经完全反过来了。

阿漂哥忽然说道：“喔豁，这是要开大了。”

他这一声吆喝，使得宁溪豁然开朗，一剑倾城在挡住落日之时向西门纤纤发起攻击，若是西门纤纤误以为不被阳光照射而迎击，那一剑倾城则可凌空转身等方式让阳光再次照到她的眼睛，那西门纤纤就必败无疑了。

宁溪心想这人真是卑鄙，跟一个妹子打，还要藏着这种算计，不禁有些为西门纤纤担心起来，于是用余光看了陆三阴一眼，却见陆三阴一脸淡然，没有多余的情绪。

“倾城剑，曜日。”

一剑倾城飞身跃起，达到最高点时正好挡住了那轮落日。

便在此时，西门纤纤忽然跃起，瞬间便至一剑倾城身前。

她来势太快，一剑倾城下落不过半分，便被她忽然截杀，此时一剑倾城剑势未成，再次被她击飞，极为狼狈地落到地上。

宁河有些不解，转眼朝陆三阴看去，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陆三阴解释道：“在一剑倾城跃起之刻，西门纤纤便已屈膝蓄力，待其将要遮住夕阳之时，西门纤纤趁势跃起，所以有了这个结果。”

一击得利，西门纤纤却没有进击，问道：“你就这点本事？”

一剑倾城这番算计不止失利，更丢了面子，不愿再拖，喝道：“既然如此，终招吧。”

西门纤纤凛然高喝道：“来吧，让我见识你的取命之招。”

一剑倾城双剑持剑，缓缓将剑锋举过头顶，口中念道：“一剑随风起，一剑起倾城。”

西门纤纤按剑凝意，说道：“我至今都不能理解，为了一个虚名，就可以夺取他人的性命这种事情，以后也不会理解，面对你这样的人，只有全力将你打倒。”

“生来彷徨，惶惶终日，若无目标，和那浮游有何区别。”

一剑倾城的声音有些高亢，有些激动，与此同时高昂的剑意已经臻致顶峰，静等出剑之刻。

西门纤纤剑悬三尺，汇意青萍，风起青萍之末，剑起于毫末之间。

下一刻，便是出剑之刻。

### 第十四章山贼王应江湖

忽然，一道声音打破了安静。

“生来彷徨，那死吧！”

几在同时，突然一道刀光，直扑一剑倾城而去。

一瞬之间，一剑倾城已经负创横飞数丈。

一泓血雨，洒成夕阳下，形成一道血虹。

一剑倾城忍住剧痛稳住身形，宛若一头受伤的野兽，他睁大了眼，怒视着西门纤纤。

西门纤纤用的是剑，也没有出剑，偷袭他的是刀。

“收起你恶心的神情，如果这一刀是我安排的，那现在你已经死了。”

西门纤纤这番话算是解释，虽然她不愿解释，但此时的她毕竟身为一派之主，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派门。

一剑倾城还企图在这个解释里寻找漏洞的时候，西门纤纤的剑锋已经随着目光转到了另一边，对于西门纤纤来说，我已经给出了我的解释，至于你信不信，我不在乎。

一剑倾城向来是很骄傲的人，尤其在他战胜七脉守护者之后，如今他的这份骄傲受到了挑战，这让他很不高兴。

伤口在滴血，但他不在乎，剑锋斜指处，是西门纤纤的侧影，他要挽回自己的骄傲。

但在这个时候，他意外的发现，西门纤纤的白衣撕了一个浅浅的口。

西门纤纤的剑意没有消散，而这道剑意，正撕裂另一个口。

一剑倾城终于相信了她的话，因为她那一剑在自己受伤的瞬间刺出，那他现在已经死了。

西门纤纤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因为她在寻找出手之人，很快她找到了。

东南的一角，走出两个人来，一人两手空空，另一个持着薄而利的宝刀。

西门纤纤盯着那口刀，注意到刀上的缺口，她知道，那是一把惯于杀人的刀。

刀，是杀人的刀，人，自然是惯于杀人的人。

止戈城方圆百里，有一把惯于杀人的刀，名字叫杀人刀。

同时还有一个惯于杀人的人，名叫仇百里。

百里山七人众第五人的仇百里。

仇百里者，杀百里。

“背后伤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来一决生死。”

一剑倾城盯着仇百里，愤怒而惘然地说道。

仇百里横刀指着一剑倾城说道：“杀人刀，刀杀人，那彷徨，那死耳！”

旁边那人看仇百里要动手，赶紧拉住，说道：“仇老五，冷静点，我们不是来杀人的。”

仇百里瞪了那人一眼，但没有多说什么，立即收了刀。

……

……

单身客栈之中，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陆三阴，此时眉角微微挑起，心中颇为震撼。

昨夜的时候，他收集了一些关于百里七人众的情况。

仇百里是百里城中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传闻其孤傲残忍，杀大而留小，青思阁多番围剿皆是失利.

这样一个人，竟然臣服在此人之下，难道这人就是传闻中的应江湖？

据说，一年前百里城来了一个少年， 那少年一到城里，他就到处询问如何在百里城扬名立万，人们纷纷指着止戈山说：“只止戈山的西门缜是百里城最厉害的人，只要打败了他，你就能扬名立万。”

少年便上了止戈山，想与西门缜一决高下。

然而却在止戈山上他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告诉他，要想扬名立万，打败西门缜就可以了。但要在百里城立得住脚，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就算你打败了西门缜，但止戈流与青思阁人多势众，一个人出一个拳头，就能揍死你七八十次。

少年觉得很有道理，便离开了止戈山，他坐在百里山上坐了三天，思考如何拉一票人，在百里城干一番大事，但一直苦无头绪。

直接看到山下有人抢劫，他终于明白了，金钱是万恶的起源，也是世界转动的核心能源，只有以钱为中心，才能迅速召集人马。他没有钱，那就抢钱，于是他成了百里山的第一个山贼，并四处张贴告示，很快便召集了一帮不务正业的二五仔，在百里山成立了盗贼团伙。

抢人不抢命，抢七分留三分，下次再来只抢你五分，下下次便只抢你三分，下下下次他就不抢你了，甚至请你喝酒吃饭，拉你入伙。

你要是被抢了不服气，有两种渠道，一是写一封陈情表，述说你令人声泪俱下的悲惨故事，要是觉得合理，我就把钱还给你，二是下次找人来大家平静气的打架，打赢了我双倍还你钱。

这个山贼制度看似奇葩，实则很有效用，有的人甚至自愿来到百里让你抢个三五次，然后等着被拉入伙，理由很简单被抢三五次，你更抢个三五人就回本了。

这个制度最绝的是，最开始的时候，事情不疼不痒，甚至不能算是抢劫，与其请出青思阁出头，还不如找个先生写一封声泪俱下的陈情表。

事情不疼不痒，青思阁也就没有介入的理由，百里山很快就壮大起来，但这时候，青思阁那边想管也管不了了，因为你会发现，百里山上的强盗一半以上都是曾经被打劫的人。

这时候你再去剿匪，山贼们表示我们也是受害者啊，我们被抢的时候你不来，现在凭什么打我们？

据说围剿百里山时，有一个经典的桥段。

青思阁：为了百里城的安宁，请你们败亡吧！

百里山山贼：好啊，你来安排工作，赔偿我们被抢的损失啊。

青思阁：……

青思阁都不禁觉得他们说的好有道理，于是悻悻而归。

而那少年则趁机招募了七个奇人异士，号称百里七人众，仇百里便是七人之一。

因为百里七人众的存在，百里山的声势一日千里，已经成了与青思阁分庭抗礼的两大势力。

那个少年，名叫应江湖。

传言应江湖此人，虽然自称山贼王，但实际上并不是嗜杀之辈，见了人他会打招呼，吃饭买东西，他也会开钱，甚至看到老奶奶过马路，他不时也会去扶一下，行事作为异于常人，因此和阿漂哥以及炼金锋，并称为百里城三大神棍。

……

……

在陆三阴的认知之中，但凡神棍，神经，神类，无论其做法如何荒诞，但沾着一个神字，必有过人之处。

陆三阴忽然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一时间，客栈内的目光落到了陆三阴的身上，好戏才正要上场，为什么要离开？

陆三阴没有理会这些人的目光，起身便走。

司马轶在陆三阴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问道：“陆兄这就走了？”

“打都打完了，还留在这吃饭？”

司马轶问道：“何以见得就结束了？”

“应江湖这搅屎棍都来了，还能打得下去？”

这简单是就老子训儿子的话，司马轶再怎么伪装自己的涵养，也有些不高兴了。

陆三阴似乎比他更不高兴，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转身看着他，似有怒火，道：“还有，别再派人跟着我了。”

司马轶怔了一下，等个回过神的时候，看到了陆三阴盯着他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

那是杀人的光。

陆三阴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说道：“会死人的。”

司马轶仓皇辩解道：“陆兄此言何意？”说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话有多愚蠢。

陆三阴指着旁边的老头，说道：“请老人家晚上出门小心些，我梦游的时候会杀人的。”

司马轶脸色变了，那老头连忙把头埋下去。

陆三阴的目光转向另一边的妇人，锐眼如刀，看得那妇人有些发毛。

这时陆三阴突然歪过头去看宁溪，很真诚又很惬意地问道：“你说是不？阿宁仔。”

宁溪的回答更加真诚也更加惬意，她说道：“不止会杀人，还好色哦！”

“宁二缺……”

陆三阴终于也体现到有一个无可奈何的朋友是多么的无可奈何，于是他无可奈何地给宁溪取了一个外号，然后便离开了。

陆三阴走到门口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昨天那个被他拿来举例的老者，此时也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 第十五章乱起止戈

应江湖与仇百里的突然介入，让一剑倾城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若不是他此时已经重创，他已经出剑了。

他望着应江湖，质问道：“背后偷袭就是百里七人众的本事吗？”

仇百里闻言，又准备拔刀。

应江湖伸手按住了仇百里的刀柄。

应江湖行事行为荒诞怪异，纵然一剑倾城厉声指责，他却是一脸云淡风轻之态。

他指着一剑倾城，脸却对着众人，认真说道：“大家听到没？他在跟强盗讲仁义道德。”

一剑倾城简直气极了，扬剑便要朝应江湖杀去。

忽然间，一道刀光出现在夕阳下，杀意瞬间弥散开来。

仇百里者杀百里。

这正是仇百里的刀光。

应江湖甩了甩被仇百里弹开的那只手，很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心想仇老五你大爷，拔刀就拔刀，想把我的手也砍了吗？

仇百里也瞪了他一眼，但没有采取进一步动作。

应江湖不再理会仇百里，看向了一剑倾城，说道：“小老弟，一看你就是个装逼惯犯，但能不能每次装逼的时候，看一下周围的形势？以一敌百这种主角才能标配的光环，你确定你真的有？”

一剑倾城微怔，想到身在青思阁也百里七人众包围之中，现在绝对讨不了好。

“下次见面一剑倾城会让你吞下自大的恶果。”

一剑倾城撂了句狠话便要离开。

西门纤纤冷冷问道：“我让你走了吗？”

一剑倾城停了下来，也冷冷地朝她看来。

应江湖挡到了两人中间，有些轻挑地说道：“西门掌门，何必痛打落水狗呢？”

一剑倾城身受一刀，也顾不得这些羞辱，飞身跃到房檐之上，离开了现场。

西门纤纤眼见一剑倾城脱身，怒火便烧到了应江湖身上，看着应江湖，说道：“把强盗这种羞耻的职业，这么自豪的说出来的人，你是第一个。”

诸人用一种赞许的目光，看着西门纤纤，因为她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应江湖耸耸肩，笑道：“干一行，爱一行，才能做得好。”

西门纤纤不想纠缠在这种问题上，问道：“你特意赶来中断战局，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应江湖说道：“明日在百里山举行了一个封王百里的典礼，所以我特意过来给止戈流与青思阁双脉掌门发请帖。”

西门纤纤微怔，问道：“什么叫封王百里？”

应江湖解释道：“简单来讲就是讲止戈城百里之地，以后七人众接管了。为了建立一个和谐友善的面目一新的止戈城，以后打架的，斗殴的，聚众赌博的，以后先来百里山报备，谢谢大家配合。”

“放你的麻辣香锅狗臭屁，谁要归你管啦！我们爱打架就打架，谁要跟你报备啊！”

“杀人刀，刀杀人，不想报备，你就死。”

仇百里一刀挥出，精准劈断了反对者将要扬起的长刀。

然后一片沉默，只于断刀落在地上的声响。

应江湖说道：“私人恩怨生死决斗我又不干涉，只是要你们报备一下吧，不过份吧？”

西门纤纤上前踏出一步，说道：“好，我现在就跟你们报备一下。”

西风千里很高兴，说道：“这位美丽的姑娘真是陪合我的工作，说吧，报备什么！”

西门纤纤看着他，十二分认真地说道：“报备一下我们这群人要把你们两个打得做狗爬！”

“对对对，打得你两个做狗爬！”

有人开始在人群中起哄。

应江湖笑了笑，说道：“打不打我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们家后院起火了，不回家看看吗？”

……

……

应江湖所说的后院，指的自然是止戈山。

止戈山上有两脉，一是以祭祀古今第一人陆渊青而存在的青思阁，另一个则是成立于二十年前的止戈流。

止戈流的成立源自因七宝引起的两境战争，南境以青衫为首，北境以剑阁为尊，两境以两界山为界，为了争夺解开历史断层的七宝而相互征伐。

长年的战火，给两境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于是两境高层提出了七脉守护的理念，用以守护两境七个重要的传承，而青思阁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余年前，雨宫八百士入侵青思阁，在止戈山上发生了一次惨烈的大战。

雨宫八百士是曜日帝国几个势力之一，实力强于止戈山上的青思阁何止十倍，然而那一战，却是以雨宫败亡作为结局。

传说那时候，西门纤纤的父亲西门缜在青云十三阶上祭起剑阵，万千剑意笼罩整个止戈山，剑意震荡整个百里城，如雨般落下的剑阵，将当时入侵的雨宫八百士尽数诛灭。

西门缜因此威名大震，成了青思阁掌门，并建立了止戈流，用以收容在两境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们，因此两境战火延烧三十年，延祸千万里，却始终未能波及以止戈山为中心的百里之城，百里城因此而得名。

因此西门缜既是青思阁掌门，又是止戈流之主，还是当今七脉守护者之一。

西门缜被一剑倾城斩杀后，西门纤纤击败青思阁与止戈流的代表，成了新的止戈双脉之主，然后约战一剑倾城，并带青思阁众下山，封锁百里城，以防一剑倾城逃走。

西门纤纤的内心陡然一沉，她前脚刚离开止戈山，止戈山就出了事。

与其说这一切来得太快，不如说这是一连串的阴谋？

出手的人又是谁，百里七人众从何得知这项信息，又为何要告知他？

应江湖好似看透了她的想法，解释说道：“我就住你家对面，看到有人砸你家窗户，所以特地跑来给你通风报信，怎么样？我是个好邻居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应江湖脸上充满了和善的笑意。

西门纤纤看着应江湖，应江湖摊开双手，然后笑笑。

我只是来告知你这项消息，至于你信不信，则不关我的事。

西门纤纤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她也不回地离开，众人迅速给她让出一条路来。

平飞与一干门人迅速聚集在她身后，神色甚是凝重。

西门纤纤小步疾走，同时吩咐道：“平师叔，请你召回分散追捕一剑倾城的门人，聚集之后，不管什么时候，从正门攻入。”

平飞看着西门纤纤，挑起了眉头，看着她，意思是，那你呢？

“其余人跟我来。”

这句话是西门纤纤对其他门人说的，也同时回答了平飞。

跟我来就是跟我走，去哪里，自然是去青思阁，而且是即刻去，平飞犹豫间，西门纤纤已经走远了，留给他在余晖下有些耀眼的背影。

平飞眼里的这个背影，有些耀眼，有些模糊，西门纤纤的形象也变得有些模糊，刚才的话，不再是晚辈对长辈，而是掌门对门人，这是命令。

平飞带着叹息望了告别单身一眼，然后离开。

西门纤纤从人群里出来，看着一个人在那等她，那个人抱着一盆海棠花。

宁溪在楼上很早就注意到此人，并且注意到此人出现后周围的人纷纷散开了，她感觉颇为好奇，转脸去问阿漂哥，问道：“这人谁啊，怎么人人都避之不及的样子？”

阿漂哥说道：“百里城的大灾星季海棠，你这外地人可能不知道，以后离他远一点。”

宁溪有些不解，问道：“为什么？”

阿漂哥解释道：“这三年里，百里城发生了很多变故，其中最为出名的有两件，一是百里七人众的崛起，二是海棠花的诅咒。”

“季海棠本是百里城最负盛名的医者，其人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乐善好施，治好了很多奇症。

三年前季海棠为了精进自己的医道，离开了百里城，过孤星而入苗疆，渡子川而入三途，终于寻找了一棵奇药，也就是他此时手中的这株海棠。”

“获得奇药的季海棠回到百里城，以海棠入药，给人治病，无数的奇症因此而解，然而诡异的事情也因此发生了。“

“那些病人虽然被季海棠医好，但却不久之后，全家遭到灭门，那些病人甚至被人剖心而亡，由此一个关于海棠花的诅咒在百里城流传开来，季海棠与他手上的海棠花被视之为诅咒的源头，人人退避三舍，曾经的名医，成了无数人唾弃的存在。”

宁溪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百无禁忌，对此半信半疑。

这时西门纤纤已经朝季海棠走了过去，说道：“季大哥，听说你回来了，本想找你一叙的，等我将这些事处理了，你再来止戈山找我吧！”

季海棠看着她，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怯意，但这不是对西门纤纤的怯意，而是对自己的决定，他说道：“纤纤，虽然我这个人真的没什么有用，但我请让我跟你去。”

“为什么？”西门纤纤也看着他，有些不解，说道：“这是止戈流的事。”

“我知道，但我不想再胆怯了，不想再逃避了。”季海棠喉咙有些哽咽，抱着的海棠花更紧了，他努力昂起了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至少勇敢一次，哪怕一次也好。”

西门纤纤没有说话，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季海棠有些丧志，海棠花险些掉在地上，然后他听到身后传了的声音，“跟紧一些。”

季海棠精神为之一振，抱紧海棠花小步跟了上去。

应江湖没有理会西门纤纤诸人的离开，而是看向了单身客栈，开始寻找一个人的身影。

昨日黄昏，他在百里山上看到一男一女跟着阿漂哥一起离开，于是他开始打听那名女子。

然后山贼小宝告诉他，那女子名叫宁溪。

有人曾经告诉过他，如果遇到姓宁的女子，就把她娶回来。

应江湖很推崇那个人，而那个人很推崇宁家的人，在他看来，姓宁是件极了不起的事。

没多久，他看到了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宁溪。

她溪探着头，凝望着西门纤纤远去的背影，被风吹起的发丝，不断扰乱着她的视线。

这一切在稍远处的应江湖看来，有一个空灵静谧，岁月静好的感觉。

斜挂的夕阳，不时从云中穿出，洒落在她的脸上，使她的脸上充满光辉，有时又藏入云层，只能照亮半张容颜。

半明半暗之间，即为缥缈。

黄昏时，他喜欢坐在百里山顶看百里溪腾起的雾，当落霞洒在溪雾上时，大概也是这种情景。

缥缈朦胧，似浅还深，若即若离，这种感觉最是美好。

她姓里带宁，名里有溪。

宁溪宁溪，他喜欢的名有了，他喜欢的姓也有了，你让他怎能不喜欢上这个女子？

宁溪不知道应江湖在看自己，她的心情也不是岁月静好，百里城风云散场，止戈山却是风雨将至。

### 第十六章虽千万人吾往矣

夕阳沉入西山的时候，余晖渐渐暗淡下去，百里溪的河水蒸腾成雾，止戈山缥缈其间。

西门纤纤在奔赴止戈山的路上，心情有些烦烦杂，她觉得这一切来得太过巧合了，何以在她前脚刚踏出止戈山，止戈流就被进攻了呢？这也未免太过巧合了。

奔袭了一段时间，终于来到了止戈山下，西门纤纤看到众人有些疲惫，体质弱如季海棠者已经累得东倒西歪，气喘如牛；根基好一点的则如李占山，只是多喘了几口气。

西门纤纤停了下来，对着众人说道：“大家休息一下，恢复体力。”

入夜无声，却多了几分寒意，月轮半残，星光亦显寥落。

天地寂然无声，静悄悄地一片。

“太安静了。”西门纤纤望向止戈山方向，夜里的止戈，依旧缥缈在水雾之中。

为什么没有震天的杀伐声？是已经被攻陷了？还是这只是一个恶意的玩笑？

西门纤纤目光投向李占山，说道：“李师叔，你根基好，你跟我去查看一下情况。”

李占山睁大了眼看着西门纤纤，眼中闪过诸多情绪，半晌之后，他坚定地说道：“我不去。”

“为什么？”

正在休息的诸人抬起头来望着两人，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李占山没有退缩，反问道：“为什么要去？”

西门纤纤看着他，说道：“我们的同门正要危险之中，随时可能会死去。”

“不去是他们死，去了是我死。”

这是一句很自私的话，却也是最应该理直气壮的一句话，李占山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很有底气，而且他觉得他应该有底气。

没有道理为了救别人而死自己，这是千古以来的道理。

西门纤纤歪头看他，觉得他这幅无耻的老脸竟有一丝可爱，于是她轻轻地笑了，原本冰冷的声音也变得有些可爱。

西门纤纤似笑非笑地道：“死道友不死贫道？”

李占山忽然老脸一红，像是被人塞了一个发了霉的包子，想吐却吐不出来。

李占山红着脸解释道：“况且，他们不是我的同门，止戈流和青思阁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派门，只是凑巧住在一个屋檐下而已。”

西门纤纤的笑容消失了，声音有些冰冷，问道：“即便我以掌门的权威命令你，你也不去？”

“他们是旧时代的失败者，我可没有为了失败者慷慨赴死的情操。”

李占山从刚才的情绪中挣扎了出来，再度露出理直气壮的神气，甚至更进了一步。

“况且，再比一次我未比会输你。”

她转身，望着止戈山无尽的黑暗。

夜色深深深几许？

她想起了那在点亮梧桐灯的人告诉她的一句话。

人心是最深不可测的深渊。

西门纤纤嘴边露出一丝笑容，很平淡的那种笑容，她看着李占山轻轻说道：“原来如此。”

一片安静，无人出声。

所有人都闻到了剑拔弩张的味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到了李占山一个人的身上。

“我知道你很介意输给了我……”

西门纤纤打破了这片安静，说话地时候目光从李占山开始，扫过每一个青思阁长老，眼里闪烁着一丝悲凉。

“我也知道你们这些名宿心高气傲，不愿受我统辖，所以当时我也说了，这个掌门我只当一个月。请问这一个月到期了吗？”

没有人回答，甚至不敢与之对视。

“如今山门陷落，即便你们不顾念止戈流众人，也不管自己的宗庙了吗？”

西门纤纤目光又落到李占山身上，看着他的目光有些扭曲，说道“你是青思阁的名宿，你代表青思阁一干长老战败于我，而今还想在宗庙陷落的情况下掀起掌门之争？”

李占山脸色变得一片铁青，想要争论，却又被西门纤纤抢了先。

“我前脚离开止戈山，止戈剑就被包围，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个人出卖了情报，以至于他们行动得如此迅速，而今你却在赶赴救援的时候惑乱军心，阻挠救援，我真的很怀疑，你是不是那个内奸。”

李占山的脸色变得扭曲，很是愤怒，厉声吼道：“我没有，我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

西门纤纤顿了顿，继续道：“你只是一个自己的派门被攻下而只能在山下眺望的成功者。”

仿佛一巴掌狠狠地扇在李占山的脸上，他听得出她在成功者三个字上故意更了重音。

“我会回去，不过要等平飞带着青思阁本部战力回来。”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就像是一个犯了错被老师批评而无力争辩的孩子。

西门纤纤没有再看他，因为她已经击溃了他的自尊，也知道了他的底线，她看着其他人，问道：“那么你们呢？”

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是紧张。

“你忘了掌门师兄过世时，止戈流那堆人跳出来跟你争掌门的样子？”

开口的是一位叫陶奕之的长老。

西门纤纤看着他的眼睛，坚定的道：“我没有忘记。”

“既然你没有忘，那为了这样的人而舍生忘死，是否值得？”

“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责任。”

“你会死的。”

“我不怕。”

陶长老沉默了一会，说道：“那我随你去。”

西门纤纤说道：“多谢。”

陶长老点点头，转而对其他人说道：“掌门这么年轻的生命尚且不惜一死，你们又怕什么？保护掌门就是我们的责任。”

季海棠站了出来，说道：“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我也要去。”

其他人陆续也有人站了出来，但还有一半的人保护沉默，西门纤纤点了点人数，一共二十五人愿意跟随她，比她遇想的少一点，但也是只这样了，她朝这些人鞠躬道谢：“谢谢你们不顾生死追随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你们。”

她又回头望着其他二十余人，没有悲喜，没有情绪，平静说道：“虽然我无法命令你们去为他人赴死，但有一件你们无许赴死便能完全的任务，如果你们完不成，便依门规处置。”

“什么事？”

“在山脚左右两侧点燃烽火，一个时辰不能熄灭，制造出最大的救援动静。”

西门纤纤吩咐完成，便转身昂然迈步，向止戈山而去。

李占山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想起了少年时地某个人，那时他亦是少年。

没有人的心肠是天生变硬的，没有遍体鳞伤，哪来的心如铁石。

李占山对着她吼道：“站住。”

西门纤纤停住，回头，看他，有一些诧异。

“你娘便是为了那些失败者而死的。”

西门纤纤脸上闪过一丝痛苦之色，但很快消失了，她说道：“你们说他们是上个时代的失败者，但我是他们的掌门，如果我不去，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我宁愿死，也不愿做一个失败者，所以纵然三面围城，待援歼之，但那又怎么样呢？”

“虽千万人吾往矣。”

### 第十六章敌在止戈流

止戈山是突起的孤峰，高于数百丈，百里溪环绕而过，水气蒸腾而上，氤氲成水雾，形成止戈山缥缈其间的感觉。

山脚处杂木横生，自山而上，植被逐渐茂密，西门纤纤与众人在林深处停下，有勇气并不等于轻敌冒进。

除了季海棠之外，诸人皆在止戈山上待了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这里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这里是最适合布置埋伏的地方。

毕竟身负二十五条人命，所以西门纤纤格外小心，她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察觉不到一丝异样，唯一的异样就是静。

四下一片安静，但太安静了。

放在平时，猫头鹰会挂在树上低鸣，麻雀会不时被惊起，呀呀抗议，还有她最讨厌的乌鸦会不时发出呱呱的声音。

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多少有些惧色。青思阁在西门缜成为七脉守护者之后，二十余年无战事，前一辈已经忘却了厮杀的技能，后一辈则未经磨练，更是不所知措。

“五百人。”

西门纤纤突兀地冒出一句话来。

所有人都看向西门纤纤。

西门纤纤平静说道：“止戈流上下一百七十六人，就算被突袭，瘫痪了一半的战力，仍有一百至少战力，要围住这么多人，至少需要五百人…”

陶长者截道了她话，说道：“但五百人只是下限，实际上可能更多。”

西门纤纤摇头，说道：“五百人既是下限，也是上限。”

陶长者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诸人抱以同样的疑问。

西门纤纤解释道：“止戈山毕竟还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同时调动几百人，怎么可能不被我们注意到，就算止戈城此时风云云集，我们疏忽了，但五百人已是上限。”

诸人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但从他们的目光中，已经相信了西门纤纤的说法。

“五百人围住止戈流绰绰有余，但还并不足以围住整个止戈山。”

西门纤纤迎着众人的目光，继续说道：“他们至少要画三倍的战力围堵止戈流，所以守在止戈山内外山道的一共也就两百人，内山是必守之地，所以这两百人中必然有一百人守内山，外围山道空大，纵然守者一百人，但分三个外山道，如此分下来，一个山道也就三十几人。”

“我们这里有二十五人，而且止戈山是我们的主场，那么谁围堵谁，谁狩猎谁，犹未可知。”

诸人惊呆了，撇去与纤纤同辈的人不说，其他的老一辈长老在奔赴解围的途中除了惶恐与畏惧之外哪里还有其他的心思，而最为年幼的西门纤纤已经分析了整个局势。且不说这个分析是否完全正确，就她这份冷静而言，就是与她同辈的师兄弟甚至上一辈都还难做到的。

陶长老道：“所以你让李占山他们在其他两山道放火，吸引注意。”

西门纤纤认真解释道：“除了让最大战力得到发挥，还有一个考量是让止戈流众人，知晓援兵已至，让他们不可放弃。”

“那我们现在要如何冲进山去呢？”

西门纤纤突然半膝下蹲，折了一支地上的枯树枝，扫开落叶，露出一块空地，然后在上面划了一个长方形，指着说道：“大家看这里。”

诸人不自觉地围了上来，点亮了火把照着那空地，只见纤纤在框中划了一个山头和一条溪水。

“诺，这是止戈山，这是百里溪，这是止戈流，对面这个就是青思阁……”西门纤纤在山顶划了两个小山角标示止戈流和青思阁，然后自上而下划了三条山道，指着中间地说道：“中间这条主道便是我们所在的位置。”

这是一个简略地地形图，诸人都在这山上待了数十年，自然很容易明白，纷纷点头会意。

西门纤纤见众人反应，便继续说道：“这是山南和山北道，由李师叔等人负责放火吸引，而我们则要从这里攻入……”

她在三条山道各画了三条短横线表示阻拦，再画三个三角表示进攻，但山南山北两山道的三角底线她画的是虚线，而主山道划的是实线，三条山道汇聚处，她画的是三条波浪横线。

“当李师叔他们放火时，我们便从中路冲过去，突然防线后，直奔内山道，内山道因为是我们平常生活居住地，树木基本都修理过了，不像外山道这般险峻和茂密，但同时也是三条山道的汇聚之地，所以这里是重兵战。而外山道是茂密的树林和险峻的山势，他们想几十个人守住一条山道只能是埋伏战，只要我们找出这些暗桩。”

西门纤纤看着众人道：“他们毕竟是外来之敌，而止戈山是我们生长的地方，哪里适合埋伏，我想大家多少都有个底，所以他们这数几十人是拦不住我们的。”

西门纤纤说话诸人一片寂寂无声，面面相觑的目光中充满了震惊与敬佩，她这一番解说由浅入深，敌我情况分明，简直是军事级的论调。

当他们选择跟随西门纤纤突攻止戈山的时候，已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觉得山上肯定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层层埋伏，心中都怀着飞蛾扑火的想法，但西门纤纤这一番分析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必死的局，斗志昂然之余，便对西门纤纤这见识与见解充满了好奇。

谁说西门纤纤未经战阵？谁说她只是未经世事的少女？

现在的西门纤纤还是那个睡到日上三竿，没有洗脸直接跑来吃饭的慵懒少女吗？

那个光着脚，提着鞋，傻笑着悄悄地从青思湖溜回房中的不良少女和现在这些冷静果决的西门纤纤真的是同一人吗？

西门纤纤将众人的反应一一看在眼中，于是稍微解释了一下：“以前老是被那几个变态拖去围剿山贼学了几招。”

陶长者经过上一辈的战事，最先冷静下来，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如果李师兄不能拖住山南山北两道，对方必然收缩防线，那我们岂不是被包围住了。”

西门纤纤又在图上画了两条山道折返的合围线，以及中间突破的箭头，说道：“是的，这个没有取巧的方法，所以我们最能快，在他们形成合围之前冲进内山道，针对内山道的重围，我有应对之法，大家不必担心。”

众人没应声，她心中明白是担心内山道的重围，遂道：“大家先休息一下，等待火起。”

“季大哥，你过来一下，我有件事请教一下。”

西门纤纤说完便走到一边，季海棠应了一声，抱着海棠花，小步跟上。

季海棠看着西门纤纤背影问道：“什么事？”

西门纤纤转身，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季大哥，你去过巫教吗？”

季海棠看着她的目光露出一丝奇异的光，犹疑了一下，点头道：“嗯，怎么了？”

诸人在一边看着西门纤纤与传说中的瘟神季海棠窃窃私语，心中不免疑问，这时候两边山道起火了，同时传来阵阵喧哗。

纤纤与季海棠走了回来，同时带着坚定的目光与语气，对着众人说道：“诸位，外山道破矣。”

诸人一脸茫然，心想是何突破之策，正要问时，西门纤纤与季海棠已经走远了。

两人来到山道前，看着茂密而静谧的林木，其他人也跟了上来，跟着他们的目光看着近在眼前的山道，都想问什么，但又问不出来。

两边山道的声响越来越大，而此处却连目光都是沉寂的，诸人沉默得都浸出冷汗来。

“季大哥，看你的了。”纤纤打破了这片沉默，她的声音并不高，但所有人都能听得清楚。

季海棠应了声，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琉璃小瓶，拧开瓶盖，一阵奇异的味道扑入鼻息。

这股味道扩散得十分迅速，而且十分刺鼻，诸人连忙捂住鼻息，问道：“你在搞什么鬼，什么味道这么臭？”

季海棠解释道：“这是我游历苗疆巫教时得到的冬眠蛊水，其作用是唤醒林中因冬眠沉睡的兽虫，苏醒过来的兽虫会化成含有剧毒的蛊虫，进而攻击林中的生物，其毒性十分剧烈，被攻击者将会在日出之前暴毙而亡。”

苗疆巫教以蛊立教，统辖南疆十万大山，成为天下七脉之一，其声势也不是止戈流所能比拟的，故而诸人无不闻蛊色变。

一位长老悻悻问道：“那被唤醒的蛊虫有哪些？”

季海棠看着密林深处，平静地说道：“上至虫鱼鸟兽，下至蚊子苍蝇蚂蚁，一切生物闻到此蛊皆会诱变。”

诸人哗然，问道：“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

“把火把借给我一下。”

季海棠从怀中取出另一个小瓶，然后接过火把，将其涂在手柄上，然后递给西门纤纤，说道：“这是解药，只要握住这个一会，便不会中毒了，所以大家传递一个。”

诸人传递握着火把，西门纤纤说道：“大家慢慢传，现在我们只要站在这里等蛊化的蛊虫叮咬林中的杀手即可。”

西门纤纤的故意将声音提高了些，以便让林中的人听见。

突然，静谧的林中传来几处沙沙的声响，有些地方的树枝轻轻晃了晃。

便在此时，西门纤纤以极快的速度飞身跃入林中，随即传来几声断截的惊呼，不断有人从树上掉下来。

“大家快上。”陶长老当先反应过来，说话间提剑冲了进去，飞身上树，连续斩杀数人。

“杀啊。”几个摸了火把的人，反应了过来，跟上去做掉了几个从掉下树来的人。

“可恶，被骗了。”这时候林中的人反应了过来，开始反攻，瞬间从林中射出数条箭影，立时有几人中箭，诸人连忙挥剑抵挡。

箭动叶动，西门纤纤把握林中动静，不顾危险突入林中，斩箭杀人，箭势一滞。

诸人压力一松，几名身手高的长老趁此机会，入林杀人，余下的弟子在树下捡漏，做掉落下树来的杀手。

“重伤者退走，轻伤无伤的跟上。”一击攻成，连杀数人，纤纤没有任何迟疑，继续突进，诸人也一路追上，一名重伤者带着被突击射死的弟子，就此退出战圈。

西门纤纤趁势沿外山道一路突进二三里，肃清近五十人，眼见已经接近内山道，才停了下来，清点了下人数，到此一共二十人，其中包括两名重伤者，五名轻伤，其余三人没有跟上，生死不明，多半是阵亡了。

西门纤纤心想对方应该是训练精神的杀手组织，在中计突袭的情况下，迅速冷静反击，伤亡比她想的重一点。

她看着众人，朝所有人鞠躬道谢，眼中满怀敬意，认真说道：“没有不伤亡的战斗，能到这样已经很好了，现在重伤的留下，趁着夜色藏好。”

经历这一遭战斗，众人心中虽还有害怕，但比之前镇定了很多，轻伤者自形撕下衣裳处理伤口，陶长者等人则把重伤者藏好，季海棠想上前包扎，有的人畏惧其瘟神之名而拒绝，但重伤者可顾不了这么多。

“现在请大家尽力活下去，天明之后，诸位将会成为拯救止戈流与青思阁的英雄。”

西门纤纤转身，剑指着前方的内山道，神情坚毅地说道：“敌在止戈流，前进。”

### 第十七章止戈，悲歌

突破第一道防线的西门纤纤众人在山道上疾疾而奔，百里溪的水气弥漫而上，为这黑暗多添了阵阵迷蒙，偶抬头时，看到黑雾中隐隐有星光闪烁，仿佛是潜藏在黑暗中杀手的眼睛。

湿重的水气中隐约透着血腥的味道，使这个夜，显得特别凄厉。

西门纤纤借着火把的光，看到每个人紧绷的脸上所传递出的不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青思阁在西门缜成为七脉守护者之后，得到了二十年的和平，但和平是一柄双刃的剑，这二十年没有征战的生活，让老一辈忘了厮杀，让年轻一辈不知道要如何厮杀，以致于失去了一个名门大派应有的应变能力。

所幸经过刚才的战斗，尤其是一场小胜之后，胜利的喜悦冲淡了众人心中的恐惧，此时虽有不安，但已经适合在不安与紧张中观察周围可能的敌情。

这时候，后方两侧传来夜鸟惊飞的声音。

众人惊讶的停了下来，紧张地四处张望并戒备着。

“山南山北道林木蹿动，看来两边开始合围了。”

陶长老从树梢上一跃而下，解释了当下的情况，诸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到了西门纤纤的身上，经过刚才一役，眼前这个少女再不是个空头掌门，而成了他们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了。

西门纤纤单膝下蹲，立即有人送来树枝，另有弟子用手扫清了落叶，西门纤纤看着二人楞了一下，心想原来这就是被人信服的感觉。

不过这时候她可没时间沉浸在这种自我满足之中，接过树枝在地上划了三横和一个三角形，然后又在这三角形画了一个内切的小三角形，然后指着道：“内山道虽然重兵集结，但地势相对平缓，树木也教稀少，所以不必担心暗处射来的冷箭，全力向前突破即可。”

陶长者问道：“敌方兵力数倍于我们，而且内山道内有高手镇守，要如何突破呢？”

“按常理来说应该采用一字阵单点直线突然，但这种方法容易被切断包抄，分而歼之。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采用锥形突破…”

诸人看着她，脸上写满了啥叫锥形突破的困惑。

“大家看这个三角形…”西门纤纤指着地上的三角形，说道：“三角形的每个点代表一个位置，大的顶角作为锥头负责突破，底角两个负责对付两侧敌人，切记不要与两侧敌人纠缠，头也不回的向前斗，内切的三角形负责支援，哪一个角顶不住就补上，向内收缩阵形。”

诸人基本都看出了这个阵式最大的优点就是敌方很难从中间切断，避免了被分割包抄的风险，不竟又对西门纤纤的敬佩又多了一分。

西门纤纤延着大三角的两个顶角又分别画了两个三角形，说道：“两个内切的三角形正好六个人，我们十八个人分三组，我作为第一组的锥头，其余两组的顶角跟在第一组的底角之后，根据修为和伤势决定，谁站哪个位置。”

按照西门纤纤的策略，西门纤纤一组，陶长者一组，另一组由一个年轻的弟子带领，由于大家都比较忌惮季海棠，故其跟西门纤纤成一组。

分拔好之后，西门纤纤站了起来，看着众人无比认真地说道：“诸位，我们要在三方合围之前突破进去，就不能有任何迟疑，故而要是有人不幸失陷其中，我们是没有回头救援的余力的，所以接下来要有战死的觉悟了。”

陶长老看着这时候的纤纤，不自觉地联想起那夜掌门逝世，她面对止戈流与青思阁夺权的长老所表现出来的情景，那夜她说她要做止戈流主，青思掌门，然后她做到了，如今她说她要解止戈流之围。

诸人拱手说道：“我等愿跟随掌门共同破敌，解青思阁之围。”

这时候，前方火光攒动，林鸟惊飞，内山道入口敌兵已然集结。

西门纤纤站了起来，看着远处的敌人，缓缓说道：“结阵，迎敌。”

诸人心中已有觉悟，到了此时，已经没有遮掩的必要，有人全力以赴，遂以西门纤纤阵头，迅速集结成阵。

西门纤纤望着前方，用脚抹掉地上的痕迹，长剑直指前方，大声喝道：“冲散他们。”

“杀啦，杀啦。”

暴喝声中，西门纤纤一马当先，仗剑冲入敌阵，随后长老弟子密集以她为阵头保持队型各施绝技冲撞敌阵，季海棠则不断撒些辛辣刺激的药物，干扰敌方。

两方刀兵相接，每一刻都有人断骨流血，剑断人亡，一时惨嚎之声不绝于耳。

面对数倍余己的战力，青思阁诸人将无贪生之念，士有必死之心，个个奋勇杀敌，同伴重伤则拉以阵内，其他人补上其阵位，继续奋战，竟是以十余之力，生生冲散了百人重围，向前突破了二里之地。

前方一个火鳞重甲的中年男子，站在长林深处，手扶杵地麒麟长刀，漠然注视着己方的溃败，只是轻轻地说了三个字。

“了不起。”

西门纤纤早就注意了此人，或许说她很难去注意这个人，面对己方的溃败而能保持绝对的镇定，这绝不是虚假的故作镇静，而是绝对的冷静与强大。

故而她时刻防备着，却没有先发制敌，因为她没有取下此人的把握，如果一击不中，那等同同全面溃败，她赌不起。

可是，眼前已经到了不得不抉择的时刻，因为她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西门纤纤扬起了手，准备施展青萍之末。

但这时候，那个人却突然让开了道，与西门纤纤擦身而过。

错身的时候，纤纤一直盯着那人的眼睛，除了冷静与深沉之外，没有看到其他多余的情绪。

西门纤纤正犹疑间，那人突然指着西门纤纤的前方，西门纤纤惊愕回头，却见林中十余只暗箭已经破空射来，西门纤纤急忙挥剑抵挡。

就在这时候，那人的刀动了，突然斩落的一刀，宛若麒麟出闸，似带奔雷之势，绞杀而来。

这一刀的目标，却不是西门纤纤。

“啊——”

一声惊绝，撕碎长夜，作为第三组的阵头年轻弟子右肩连人带剑，被一刀一斩断。

作为他补角的弟子正要补上，第二刀已经斩断，这名上补上的弟子直接被一刀毙命。

出完第二刀，那红甲人已经抢住阵头，其他人完全懵住了，实不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其他杀手已经涌入，杀了一个不知所措的长老，一时间，六人之阵只剩下一名受伤的长老与两名弟子在苦苦挣扎。

红甲人没有再出手，而是转身看着西门纤纤，眼中带着期待与把玩的意味，他想知道这个带着十几个人就冲破了百余多精良训练的杀手重围的少女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西门纤纤刚斩落飞来的暗箭，便惊闻身后的惨叫，然后撞上了那红甲人的目光。

她很愤怒，但她清楚由愤怒激发的血勇，并不是反败为胜的契机，那些因愤怒而暴走进而屠杀一片的故事，只会出现在脑残自我意淫的想象之中。

不救死三人，救则可以全死，救与不救，她真的很难抉择，她的内心有些慌乱，但她告诉自己不能慌乱。

红甲人见她不动，于是他转身，扬刀，准备挥第三刀，准备杀第三人。

“季大哥，帮我。”

西门纤纤等的就是这一刻，就在他转身瞬间，西门纤纤暴掠而起，从其身后一剑斩落。

红甲人转身，微笑，挥刀。

他看了西门纤纤出的每一招，估算了她每一剑的力度，体力，和状态，所有考量综合之下，他出了这一刀。

这一刀是为西门纤纤精心准备的，西门纤纤不会死，也可能不会重伤，但绝对走不了了。

西门纤纤知道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甚至没有拦得住她，因为她的这一剑他没有见过。

她出的这一剑是青萍之末。

风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

这一剑，是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一剑。

红甲人被一剑震退三丈之余，手竟还有些微颤，这一剑之威远超他的预料，想想甚至有些后怕，若是他再轻敌半分，只怕就要重伤了。

“快走。”西门纤纤一剑退敌，站在阵眼处，对着三名长老弟子说道。

“多谢掌门。”三人赶紧跑入另外两个阵角之内，继续向前突围。

西门纤纤还没有走，因为在她与红甲人之间，躺着那个被断臂的年轻人。

红甲人很不客气的利用了这点，从而一脚踏在那人身上，那名弟子那出一声闷哼。

这时候，三方合围正在形成，密密麻麻的人正在聚集，救与不救地问题再一次摆在了西门纤纤面前，刚才赌的是红甲人的轻敌，这样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的。

那名弟子见西门纤纤犹豫不决，忍痛吼道：“掌门，我活不了了，快走啊。”

我活不了了，是表死义，西门纤纤终于认清了现实，不再抱任何幻想。

“对不住。”

一声满含歉意的呼喊，却是不再回头的决心，转身冲入阵中，砍倒两个杀手，稳住了阵型。

忽然间，前方火光蹿乱，杀声震天，止戈流闻知援兵赶致，开始两面夹攻了。

陶长老血剑指天，朗声喝道：“保持阵型，冲出去，与止戈流会合便是胜利。”

眼前止戈流接应已经，青思阁诸人士气大震，奋力向止戈流杀去，而敌方三面合围已经形成，一时间杀气震天。

“三方合围之后，上山果然容易多了，说起来还真是感谢这位年轻的掌门。”

就在两边交战激烈的当下，两道身影踏上了止戈流山道，说话的这个人正是南盟少子司马轶。

“以二十余人的战力连破两道防线，还能在二百余人的重围之中压住阵角，同为女人，我真是越来越欣赏这位纤纤姑娘了。”宁溪看着身陷重围仍指挥若定的西门纤纤，没有克意遮掩自己的欣赏之情。

司马轶的目光越过眼前的战局，看向更远处的止戈流，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战术正确，排布得当，勇武可嘉，只可惜……”

宁溪看着他，问道：“可惜什么？”

司马轶指着合围而来的止戈流，说道：“只可惜两军会师并不是走向胜利的开端，而是迈向地狱的序曲，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宁溪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这是一个层层密密的局，当西门纤纤见到止戈流众人那一刻，便是全军溃散之时，今夜的止戈流，注定是一页悲歌。”

### 第十八章上个时代的失败者们

宁溪不愿意相信司马轶的话，直到她看到了红甲人脸上的微笑，她感觉背脊有些发凉，然后她又看到了西门纤纤脸上拧不开的凝重之色，她终于确信这不是西门纤纤想要的结果。

也就在这时候，原本将西门纤纤诸人围得水泄不通的人流如潮水般分开，露出一条通道。

原本拼命冲杀也冲不出的通道此时竟没有人再阻拦他们，青思阁众人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是止戈流的救援冲破了两边的合围，敌方已经溃败了。

但是为何，作为掌门的西门纤纤此时却目光凝重的凝视着前方？

他们朝着分开的人流看去，于是看到了另一边合围止戈流的两三百人霎时两分的景象。

这算什么意思？

止戈流之围解了？

诸人的目光落到了止戈流三个流派的代表者身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中立派的淳于心叹了口气。

南投派的农应群面若寒铁。

北倾派的杨天狼破声大骂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一切的杀伐在这一刻全部停止了，只有杨天狼质问的声音回荡在黑夜之中。

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落到了西门纤纤身上。

西门纤纤沉默着。

这的确是状况之外的事情，她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看起来你们需要一个解释。”

红甲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脸上挂着笑容。

农应群气急败坏地骂道：“有屁你就快放。”

红甲人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农应群，原剑阁四十九剑，二十余年前对战剑郎剑客一战中，临阵脱逃，即使剑阵溃败，事后举家被灭，逃往南境避难途中被剑阁长老追上，生死之间，接受止戈令。”

“对上苗疆那个怪物，两境之主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更何况区区一个剑阵”农应群气得发毛，却冷笑道：“别说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一样，你要有本事，你去试试，我敢保证你连一招都接不住。”

红甲人点点头，说道：“我的确不如他，也有可能连他一招都接不住，但我至少不会逃走。”

“所以呢？”

红甲人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道：“所以你是一个失败者。”

红甲人没有理会农应群的暴跳如雷，而是将目光移到了杨天狼身上。

“杨天狼，原天狼阁主，十五年前开罪七星剑派，举阁被灭，只身逃难，欲投北域伺机复仇，北上途中为七星剑子追上，生死之间接受止戈令。”

杨天狼想要作什么反驳，但还没开口，红甲人开口说了第二句话。

“你也是一个失败者。”

红甲人句句诛心，杨天狼与农应群怒而按剑，奈何敌方数倍于己，迟疑不敢下手。

当红甲人把目光投向淳于心的时候，淳于心伸出手来，做了一个停的动作。

“你想说，我淳于心被自己家的人一路砍到止戈山下，所以我也是一个失败者。”

红甲人很满意这个答案，心想不愧对是百年世家出来的人，觉悟就是不一样。

农应群与杨天狼同时说道：“屁话说完了，所以呢？”

红甲人看着止戈流众人，心想将要说的话可能有些残忍，竟有些为他们悲哀，他说道：“所以你们凭什么会认为，青思阁会倾一派之力来拯救你们这群上个时代的失败者们吗？”

所有都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是诛心之论。

止戈流诸人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还有半截没凉是因为此刻的西门纤纤虽然还在沉默，但杀意已经从她的目光中表达了出来。

这杀意自然是针对红甲人的，红甲人很清楚这点，于是他看着西门纤纤说道：“当然，这位年轻美丽的掌门与这十几位勇敢的勇士除外。”

青思阁这十几人看着他的目光竟有一丝欣慰，心想第一个肯定他们的竟然是这个冲散了他们阵角的敌人。

“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湮灭了你们最后的希望，把你们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青思阁诸人简直气得破口大骂，“你这是什么意思？”

“哼，还好意思问什么意思。”

回答他们的不是红甲人，而是杨天狼，青思阁诸人一楞，心想我们好心舍命来救你，你就这态度？

杨天狼冷冷说道：“本来我们还可以坚守待援，但现在，呵呵……”

司马轶开始叹息。

宁溪突然明白了司马轶的意思，这不是三面围城，围而不攻，待援歼之的计策，而是引蛇出洞和诛心之计。

止戈流遭遇突袭，丧失半身战力，但依能坚守，一时无法攻破。

红甲人在进攻之前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自然也在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引蛇出洞，这个答案自然是青思阁的援兵，当青思阁援兵到来的时候，止戈流必然会冲出来配合两方夹杀，这时候断其后路，那止戈流众人便在劫难逃了。

这条计策唯一要援兵的人数，红甲人最初的布计是以伏杀消耗掉半数援兵，只让一二十人冲进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西门纤纤只带着二十几人便冲了进来，所以他第一次看到西门纤纤的时候说了一句了不起。

宁溪明白这条计策最阴狠地方在于，当止戈流诸人以为援兵到来，而满心欢喜地冲出来两面夹杀时，看到的不是青思阁全体甚至更多的援兵，而是这寥寥数人时，必然军心溃散。

于是出现了淳于心看了在叹息，农应群看了会沉默，杨天狼看了会咆哮的一幕，这时候红甲人再站出来一挑拨，那就不是止戈流的单向不满了。

毕竟我等舍生忘死的来救你们，你们不领情罢了，反而指责我们，于是局面演变成了现在的相互指责，也就是内哄了。

止戈流与青思阁内哄的时候，红甲人一声令下，暗箭齐发，明刀随后接上，而红甲人挥动重刀开始压制西门纤纤，不让她有任何说话的机会。

这本来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加上一场诛心之后的内哄，青思阁与止戈流可谓是军心涣散，所以这场单边倒的战斗很快的演变成了一场血腥残忍的屠杀。

司马轶看着惨烈的战局，意味深长的说道：“所以说，有勇气并不一定都是好事，鼓足了勇气，一脚踹开的不一定是光明，也有可能是另一个深渊。”

红甲人重刀挥动，式式皆是取命之招，西门纤纤被他全面压制，落入下风。

她想告诉自己保持镇定，但周遭不断重伤与身亡的惨叫声让她的心开始乱了。

“亮出你的杀招，不然你连自己都救不了，更别说那些上个时代的失败者了。”

胜利在握的红甲人开始展现武者的求胜之心，重招强逼西门纤纤使出刚才那惊艳的一剑。

西门纤纤已经没有退路，这是要掀底牌了，她必须一招重创红甲人才有转机的可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甚至放弃了防守，只求挥出只完美最致命的一剑。

“唉，老是说什么上个时代的失败者，把我都说老了，其实我都还没长四十岁啊！”

就在西门纤纤准备拼命的时候，一个叹息传入耳中，西门纤纤听得出是淳于心的声音。

红甲人的目光落到了淳于心身上，淳于心挡在了西门纤纤身前，阻断了他发招的道路。

淳于心背对着西门纤纤问道：“掌门，还会有援兵吗？”

西门纤纤非常感动，同时坚定地道：“有，一定会有。”

淳于心回头看了她一眼，说道：“我相信你，现在你要在更多的人相信你。”

“心叔，多谢你。”西门纤纤很真心的道了声谢，迅速脱离了红甲人的纠缠。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红甲人暴怒着一刀挥出，刀势如风雷，要致淳于心于死地。

淳于心挥剑抵住他的重刀，有些揶揄地说道：“同为上个时代的失败者，大家不如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抬抬杠，交流了下失败者心得，说不能可以写成一本书，出版了分你一半，怎么样？”

红甲人又一刀击出，同时骂道：“你才是上个时代失败者。”

淳于心轻描淡写地当了一剑，还很无耻的道：“是啊，所以说大家都一样嘛？”

“说了我不是失败者。”红甲人的镇定竟然被淳于心一句揶揄的话搞怒了。

淳于心看着他，有些吃惊道：“二十多余年前雨宫进攻止戈山那场大战没有你吗？”

红甲人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冷冷说道：“你还知道雨宫？”

“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山，但多少听过一些这样的传闻…”

这时候他看到红甲人的脸色变得十分扭曲，淳于心看着他的眼睛说道：“那一夜的雨宫，似乎全灭了吧！”

红甲人看着他的眼睛似要渗出血来，“今夜，止戈流也会灭。”

杀声撕碎暗夜，鲜血流遍止戈。

血染苍茫点成泪，说的就是这种景象。

今夜的止戈山，真的如司马轶所说，成了一页悲歌。

宁溪看着西门纤纤战斗中险象环身的身影，有些紧张，有些担心，心中开始暗骂陆三阴这个混蛋去了哪里，这时候还不出现，还在等什么，莫不是真的追一剑倾城去了？

她真的觉得这个无间道的游戏玩不下去了，作好了冲进去的准备。

“西门纤纤还在战斗，她还没有放弃……”这前半句，是她说给司马轶听的，而后半句则是说给自己听的，司马轶听不到，因为那是她心里的声音。

“所以我也不能放弃。”

她紧握着拳头，告诉自己要镇定，以她的修为，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必须把这个机会留到纤纤最危急的时候。

“可是不会有援兵了。”

这是司马轶的结论。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兵力，为什么不连青思阁一起灭了？”

宁溪迎向他的目光，说道：“所以五百人已是极限，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去阻止青思阁的一百多人了。”

“有时候阻止一百人，并不一定要去阻止一百人…”

司马轶看着她的眼睛说道：“只要阻止一个人的人就够了。”

宁溪感觉一股寒意从背脊冒出来，因为她想到了那个前去传信的长老。

### 第十九章改变战局的一句话

止戈山上，刀光剑影中，西门纤纤来回其间，为那些人斗志溃散而重伤的人挡刀挡剑，要重整军心的第一步是要让他们先活下来。

司马轶看着这样的西门纤纤，深深叹了口气，说道：“这又是何苦？一切都是徒劳罢了。”

宁溪有些生气地问道：“你把别人豁命坚持的东西叫做徒劳？”

司马轶淡然说道：“照这种情况而言，否则纵然他们斗志再起，也不过是拖长了灭亡的时间而已，除非看到真正的援兵，但青思阁显然已经指望不上了。”

听完这话，宁溪真是想给他一巴掌，但突然灵光一闪，心中浮现一丝希望，南盟少子难道不算援兵？

宁溪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据我所知，止戈流有三分之一的属于南倾派。”

司马轶回头看着她，感觉她这个想法有些天真，笑笑道：“你应该听过，南盟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撇去他们上个时代的失败者的身份不提，就今日的表现而言，我真的看不到任何值得救他们的价值。”

“何以见得？”

司马轶解释道：“我布局上看，我认为纤纤掌门的判断和布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真正让局面演变至此的原因，其实是止戈流的自己的错判，如果他们没有冲出来，而是等纤纤掌门冲进去，仍可以坚守待援，这也是纤纤掌门的初衷，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虽说这是诛心之局，但这溃败的速度未免了太快了，综合这两点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应变能力，所以就算救下来，将来也只会是负担。”

从南盟价值观驱动来看，司马轶这话没有基本没有毛病，所以宁溪只能跳转说辞，她说道：“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但纤纤掌门呢？既然她的判断和布置都正确，那她该有被救的价值了吧？只要你出手，她这么重情义而且有能力的人，今后一定大有助益。”

“唉……”司马轶又在叹息，说道：“纤纤掌门什么都好，只可惜是个女人。”

听完这话，宁溪明显地怒了，那双美丽的瞳孔里，有一团火在燃烧，她盯着他，冷冷地说道：“你看不起女人？”

司马轶感觉要被这双美丽的目光虽然渗人森森寒意，却似要把他盯出火来，一股寒意从后背升起，他正要解释的时候，却发现宁溪眼中的那团火焰消失了。

她美丽的脸上甚至露出明媚的笑容，司马轶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她说的一句话，直接让司马轶想哭都哭不出来。

“我娘说，看不起女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小时候天天都女人揍，另一种是亲娘死得早，我想你应该是后者。”

她的声音很轻，但没有轻到被不远处的厮杀声淹没，司马轶听得很清楚，甚至听出了她声音中的那一丝被轻描淡写带过的嘲讽。

这种嘲讽是身为南盟少子的他不曾遭受过的，在这轻描淡写的嘲讽之下，他精心包装的绅士风度如海浪经过的沙中碉堡，瞬间溃散。

他甚至连回嘴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像个受了欺负却说不出口的小孩，只能负气地撇撇嘴。

而在此时。

战局越趋剧烈了，为了解救因丧志刀斧加身的止戈流众人，西门纤纤几度在生死之间游走，若非她携名剑之利，以削铁如泥之剑不断摧折对方武器，此时她已经魂归九幽了。

她的左肩，背部，手臂三处受创，鲜血杂夹汗水流下，她甚至能味闻杂在血中的汗臭味。

这时候西门纤纤发现了一个事实，这些人并非怀疑她以死相救的决心，而是他们根本不相信援兵会来，于是她开始动摇了。

动摇真的是件可怕的事，动摇之后，西门纤纤开始喘息，视线变成有些模糊，身形甚至有些摇晃。

需要放弃吗？西门纤纤暗自问自己，她觉得她已经救不了这群丧了志的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她脑子里突然回响起一个人的声音。

“如果一个人甘愿倒下了，你是无法帮助他站起来的，但是这时候你在他脸上踩几脚，说不定会有用。”

这是陆三阴很早以前对她说过的话，以前她听不明白，但这一刻，仿佛有什么冲起了她内心的涟漪。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再一次望向那些丧志而被屠戮的人的电光火石间，她悟了。

既然扶不起，那就踩几脚吧，于是她转身对青思阁众人说道：“青思阁门人听令，保持阵形，我带你们杀出重围。”

所有人都楞了一下，这算什么？弃众逃路？然后她说了让他们楞了第二下的话。

“既然这些所谓的上个时代的失败者这么想死，那我们青思阁也没有必要陪命了。”

现场突然沉寂了下来，一片安静，甚至连厮杀也忘了，刀兵暂停，在场的目光渐次地落在到西门纤纤身上。

农应群看着西门纤纤，仿佛呛了药。

杨天狼看着西门纤纤，怒火中烧。

淳于心看着西门纤纤，眼中闪着光。

甚至连红甲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西门纤纤，他们都需要一个解释。

在众人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她甩了甩剑上的血，收了剑，很友善地很止戈流诸人挥手告别，像是挥别友人。

西门纤纤环视止戈流诸人，脸上还带着笑意。

“诸位，你们慢慢死吧，恕不奉陪了。”

……

……

这是一波毁灭世界的操作，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所有落在西门纤纤身上的目光里除了绝望与不甘之外，还有一种最深的悲凉。

红甲人脸上露出戏谑的笑意，他甚至觉得在某一刻内，止戈流诸人对西门纤纤的恨意甚至超过了围剿止戈流的他。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某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人心是最好的戏剧，而现在是最好的舞台，所以他要停下去好好欣赏这出戏剧。

这是一个矢志不渝救万民于水火的正义天使坠落成魔的故事。

这出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一夜白发，失心成魔的狗血情节，她还是平常模样，甚至变回了西门缜身亡前那个被人沉溺而任性轻挑的女孩子。

西门纤纤有些无奈，心想做恶人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能活过今夜，一定要将这种恶意的玩笑发扬光大。

可这些以往让止戈流诸人觉得可爱的举动在这个背景渲染之下，竟成了比恶魔更恶的模样。

农应群怒而发指，吼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你要背叛我们？”

西门纤纤看了农应群一眼，叹了一口恨铁不成钢的气，然后看着其他人的眼睛说道：“我真的有些不明白，我带着二十五人冲进来救你们，有的人死在了路上，有的重伤垂死，就是我自己也受了三处大伤，你们既不领情，也不让我救，还要憎恨我们……既然你们不愿意被我救，我只好带着我的人撤走，这怎么又成了背叛？”

西门纤纤最后一个问题真是把止戈流诸人问住了，这是人性潜在的恶向思维方式，人人都会这么想，但没有人能回答，或者说人人都在回避。

西门纤纤将目光投向杨天狼，问道：“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逻辑，可以把这样的形为解释为背叛，杨师叔要不你给我解释一下？”

杨天狼仿佛被人噎了一口发臭的馒头，憋红了脸，想了半天才憋出了一个貌似合理，却又同是恶向思维的理由，他说道：“如果不是和这些人勾结，你凭这曲曲十个人，怎么能撤走？”

西门纤纤叹了口气，说道：“你以前读书的时候一定是动词没学好，我用的词明明是杀出去。”

说这句话的时候，西门纤纤没有刻意去留意红甲人的举动，但她心中明了，一旦红甲人意识到她的话是有所威胁的，必然会中断她说话的机会。

她必须红甲人反弹之前让止戈流的人领悟她的意思，所以她说了第二句话，是对红甲人说的，她说道：“当然，如果那位那味肯让手的话，自然不用拼死拼活了。”

红甲人很满意这句话，他甚至可以想象西门纤纤接下来为了生存而向他谈判的画面，那样他或许可以以生存为条件交换那个秘密，那么此行的目的便可以达到了。

农应群诸人把红甲人的反应一一看在眼中，他满含悲凉地说道：“如今我再一次确信了，为了生存人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当年授受止戈令的我们一样。”

西门纤纤看着他，说道：“所以你应该明白，我西门纤纤，仍至于整个青思阁都不欠你们什么。”

淳于心点点头，说道：“所以这从来不是天使坠落成魔的故事，而是恩大反成仇的故事。”

农应群默然，杨天狼不语，其他人更是神情黯然。

淳于心继续说道：“掌门用止戈令救了我等性命，我们却在生存无忧之后怨恨他束缚了我们的自由，如今她的女儿拼死来救我们，我们依旧怨恨着她，所以……”

“所以你们实在该死。”

西门纤纤截断了他的话头，因为她觉得红甲人已经察觉了什么，所以她必须说完最后的话。

红甲人在西门纤纤这句话出口之后，虽然没有动作，但已经心生警惕了。

西门纤纤继续说道：“你们早该死在过去，也该死在今夜，除非……”

### 第二十章风中的酒，少年的刀

红甲人终于明白了西门纤纤的目的，立即挥刀杀向西门纤纤，企图阻止西门纤纤说出的最后的话。

但他还是失败了，因为这句话实在太简短。

在众杀手动手之前，西门纤纤的话已经清晰的传达到了止戈流诸人耳中。

西门纤纤最后的话是：“除非你们听我指挥。”

杀伐再次开始，淳于心挡住了红甲人，其他人在刀剑临身前，将目光落到了各位的领导者农应群和杨天狼身上。

农应群看了朝杨天狼使了个眼色，冷静下来的杨天狼也知道该作出了怎样的抉择，两人异口同声地喝道：“听她的。”

淳于心叹了口气，十分轻松地说道：“咱们现任掌门可是凭着十几人就能冲进山里来的人啊，诸位可要好好努力啊！”

中立派的人也都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样一来，中立，南倾，北投三个分支终于统一了意见。

西门纤纤站在战场中央，扬剑指天朗声道：“止戈流听令，以我为中心围成圆阵，轻伤者把重伤者救入中央，三大长老带领无伤者射住外围阵角，坚守待援，援兵一定会来。”

随着西门纤纤一声令下，止戈流三脉在农应群，杨天狼的指引下，逐渐收拢散离的战圈，淳于心且战且退，虽与红甲人僵持，也渐渐守住一角战线，西门纤纤则致力于帮助将重伤者送入战圈，季海棠负责实施救治。

宁溪看着局势渐渐朝好的方向发展，心想纤纤还真有一套，这样子应该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了。

司马轶在旁叹了口气，说道：“事情似乎渐渐变得有意思了。”

宁溪很不开心的白了他一眼，怒道：“什么叫变成有意思了，是他们没有死在你的预料的危机中你的心有不甘吧？”

司马轶回头看着她，轻描淡写地说道：“是谁告诉你这种危机已经过去了？”

宁溪心一凉，问道：“难道不是吗？”

司马轶指着红甲人，说道：“或许你没有注意到，自止戈流开始形成圆阵之后，红甲人虽然招式上显得慌乱，脸上变得暴怒，但他的目光却比之前更加炯炯有神了，所以我想这样的结果应该还在他的掌握之内。”

听完司马轶一席话的宁溪再次看向战局，三大长老还在射住阵角，纤纤已经带领诸人把伤者移进了圆阵中央，明明局势还是好的，但她心内却强烈的涌现起一阵巨大的不安，或许真如司马轶预料局势再在朝对红甲人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是危机隐藏在哪里呢？宁溪不知道，司马轶似乎也不知道，他们都在用目光寻找着危机可能藏身的地方，只是两者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

这时候，眼见圆阵已经基本稳定的西门纤纤转身要离开没有圆阵中央帮助淳于心拿下红甲人，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在她的目光看不到的地方，真正的危机降临了。

宁溪清楚地看到，一名重伤者突然暴掠而起，袖中出现阴寒的剑芒，直取西门纤纤后背。

“纤纤，危险。”

失声叫出来的不是宁溪，而是与西门纤纤近在咫尺的季海棠，在他失声叫出来之前，身体已经朝纤纤冲了过去。

西门纤纤转过身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了那一剑刺进了季海棠的身体。

“季大哥……”

西门纤纤悲伤中迅速抽剑意图在那杀手的剑还停留在季海棠身体里的时候一击毙敌，但那杀手也是果决，一击不中，弃剑后撤，即使西门纤纤一击击空。

杀手空手站在人群中央，眼前是他们熟悉的长老，也是刺杀西门纤纤未遂的人，有一个弟子冲过去要杀他，却被身边同门捅了刀，然后所有人都呆住了，场面再度陷入了死寂。

红甲人的笑意在回落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他大笑着说道：“你以为还会有援兵并且还会等到援兵吗？”

当时的止戈流上下内心基本都是这样的，外阵有要置他们于死地的杀手，内阵有随时可能捅刀的同门，这是最绝望的局。

这是诛心之局，猜疑在种子已经种在了每一个人内心，西门纤纤在那一刻都开始动摇了，这个局她真的破不了。

握剑的手开始发抖，坚定的目光开始闪烁，那一刻，她绝望了。

直到他闻到了那阵浓郁的杏花香味，她又站起来，闪烁的目光再次坚定，握剑的手不再发抖，她朗声回应了红甲人的嘲笑，坚定说道：“会。”

红甲人怔了一下，宁溪也怔了一下，但很快的她也闻到了那股杏花清香，于是她看着司马轶的眼睛问道：“谁告诉你只有一路援兵的呢？”

司马轶嗅了嗅，红甲人也闻了闻，确认这是杏花的香味，可是十里清秋，哪里来的杏花香？

红甲人是惯于杀伐的人，处事冷静机变，他清晰地嗅到了变异的味道，所以他要在变数到来前下达命令，就像西门纤纤方才为了说出那一句话一样，他张开嘴，准备高喝动手。

只是张开的味没有发出声音，因为在他嘴张开的时候，嘴里就被惯入了浓郁的烈酒，酒中有杏花的香味。

烈酒入喉，而且是毫无防备的时候，红甲人被呛得后退了几步，连话都给噎了回去。

依稀中，他看到一道暗紫色身影，从他眼前掠过，突入圆阵中央，随即刀光闪过，那个对同门捅刀的人瞬间被捅死。

那是一把刀背浑厚，而刀刃锋利的紫金小刀，而这柄长不过一尺的紫金小刀此时已经架在了那个偷袭西门纤纤的身的脖子上。

握刀的人一身暗紫色貂锦，腰间系着紫红色的葫芦，虽然束着发髻，但仍有一些散乱成，束发的绦带窜着几颗佛珠般的木果，这是一个眉清目秀，超逸绝尘的少年。

这个少年对那人说道：“佛讲因果，道说轮回，俗话则说现世报，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捅人者人恒捅之。”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用紫金小刀捅死了那个意图偷袭西门纤纤的人。

那一刀是从脖子里捅进去的，拔出来的时候由于血涌得太多沾了刀，他只好用那人的衣服顺便擦了一下刀身。

那人倒下去的时候，还没有死去，他用手捂住脖子的出血口，不停的抽搐，生命的最后，他听到了那名少年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少年对他说道：“现世报和后世报的区别在于，你下手的对象是谁，有些人你是不能捅的，捅了不但捅不死，还会招来现世报。”

少年收了刀，走到西门纤纤向前，撕了一条布，取了伤药，包扎了她的伤口，同时满含满扬的说道：“纤纤，你刚才真的帅呆了！”

西门纤纤看着他的眼睛，眼中闪烁着泪光，但那不是悲伤，而是欣慰，对于她来说，随着这个人的出现，他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止戈流的这一夜算是过去了，所以她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她说道：“狄，多谢你，真正多谢你。”

红甲人终于把那口突然灌入的酒呛了回去，他盯着这名少年怒火中烧，但在他开口之前，那少年抢先开了口，道：“前辈，别让他说话。”

淳于心听得分明，手中的剑更快，一瞬间抢了先机，竟压制得红甲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少年随即在西门纤纤耳边说了几句，西门纤纤便下了命令，她大声说道：“止戈流所有伤者听令，三人一组，放下兵器，相互叫出其他两人的名字，叫不出者，杀之，不遵命令者，杀之，不放兵器者，杀之，不令擅动者，亦杀之。”

西门纤纤一言令下，止戈流阵内伤者继续丢了兵器，三人成组相互指认，这时候西门纤纤再叫农应群与杨天狼入阵指认各支脉人员，混入止戈流的杀手毕竟不是长期蛰伏，而是趁夜色换了止戈流衣服混入，一时无所顿形，或是叫不出名字被杀死，或是想去抢兵器被杀死，或是被农应群等人指认而杀死。

这时候，一道剑光划破了这苍茫夜色，直逼淳于心而去。

淳于心听得剑芒划破风的声音，也看得到剑光将火把的火焰所成两断的样子，但他知道他躲不掉，因为红甲人不会给他任何机会，牵制与被牵制本来就是同一回事，局势有利的一方为牵制者，局势不利的一方为被牵制者，现在攻守易变，他成了被牵制的人。

那紫色的身影，来如风，去如电，在那剑光加身淳于心之前出现在淳于心背后。

少年右掌握着紫金小刀迎向那道剑光，左手随即握住右手碗以力加持，因为他清楚这道剑光明显畜力已久，若非双手，只怕他的右手要废掉。

但饶是他双手加持，还是被这一剑之力压住半丈，若非淳于心下足一沉，后背发力挡住他，他都还停不下来。

少年与淳于心两人背靠背，都喘了口气，淳于心道：“少年人，还真是感谢你救了我这个上个时代的失败者。”

少年甩了甩被震得有些发麻的手臂，笑道：“少年人出门没工作，蹭吃蹭喝为生，救人一命，管饭三年，这可是行规。”

“救人一命，你以为你真的救下了吗？”

一个阴冷的声音从夜色里走了出来，剑上不曾染血，却是点点寒芒，这是一柄专门杀人的剑，而此刻这柄剑的目标已经指向了那少年。

人如剑，剑如人，就连声音也是一把剑。

“你的名字？”

少年迎上那如剑锋利的目光，说道：“狄败青。”

“狄败青，你觉得你救得了这些人？”

“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试一下。”

“如果你知道我的名字，你就不会想着去试一下了。”

“那么你的名字是？”

“一夜风雨，林风雨。”

随着这个名字的出现，本来看到一丝希望的止戈流诸人再度陷入了绝望之中，惊慌，恐惧，绝望再度袭来，有人绝望地叫出了所有人内心的惊恐。

“传说中没有人能走出的一夜风雨，居然出现了。”

林风雨剑锋下偏三分，地上落叶被剑气切成了两断，欣赏众人处在绝望中的挣扎，真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然而这名叫狄败青的少年的表现却让他很不快意。

狄败青挠挠头，显得有些苦恼，但这种苦恼显然不是恐惧，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好歪着头去看西门纤纤，很白目地问道：“纤纤，咱们好像没听过这号人吧，这人很出名吗？”

西门纤纤的回答也让有感觉有些白目，答道：“我想应该不是什么出名的人物吧！”

### 第二十一章小刀乱挥

早在求名道上那个人归隐之后，两境争伐开始之初，出现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八百人杀手组织，这些杀手以雨为名，故名雨宫八百士。

相传雨宫为了寻找传奇中的七宝，遍寻古籍，雨宫以杀寻籍，不断壮大，终成雨宫八百士之名。

其全盛之时，几成两境七脉之一。

而当年入侵止戈山那一役变故，雨宫精英尽逝，两境诸脉对雨宫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不久雨宫之名便消失了。

一夜风雨的传说，出现在雨宫消失之后。

也就是十几年前，曾经追杀雨宫的诸脉强者陆续身亡，从一个即将身亡的人身上，传出了一夜风雨之名。

不久之后，便出现了这样的传说，没有人能踏得出这一夜风雨。

林风雨看着狄败青与西门纤纤，神情有些冷漠，也有些悲凉，甚至觉得有些可怜，少年人见识毕竟短浅。

他又投目光投向了农应群众人，冷漠地问道：“那你们呢？”

农应群诸人面无血色，在他们开口之前，林风雨说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们忘记了，我让再度让你们忆起……”

他回头看着狄败青的眼睛，继续说道：“如果你们不曾经历，我会让你们永世铭记，没有人能踏得过这一夜风雨。”

经历了雨宫八百士那个时代的人很难不将一夜风雨与雨宫联想到一起，好不容易从绝望中升出的一点希望随着一夜风雨这一句话，再度湮灭了。

西门纤纤看了狄败青一眼，神情有些忧虑，止戈流此时最大的困境已经不是有无援兵，也不是敌人有多强大，而是人心散乱，处在这种恐惧之中，是不可能渡过今夜的难关的。

林风雨迎向这些因恐惧而绝望的目光，说道：“你们还会以为有援兵吗？”

“别妄想了，你们的援兵从来都只有这个无知的少年而已，在青思阁眼里，你们永远都是鸠占鹊巢的外来者，他们怎么可能会来救你们呢？你们这些上个时代的失败者，也将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这又是一句诛心之语。

止戈流诸人握剑的手在颤抖，坚定的目光变成了恐惧，脸上的希望变成了绝望，

看到这画面，西门纤纤的内心也犹疑了，青思阁的援兵现在还没有来，便不能再指望了，她唯一能指望的便只有狄败青了。

狄败青目光扫过止戈流众，他问道：“所以呢？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诸人一个个垂头丧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也不知从哪里冒出这样的声音。

“也许我们真的该死在上一个时代，也不用活着背负这么多年的失败者污名。”

狄败青说道：“只要还有一个人为你们战斗，你们就不算是全然的失败者，眼前有奋不顾身的流主，有这么素不相识的我，还在为你们豁命死战，如果你们自己放弃了，那你们不但是上个时代的失败者，而且还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失败者……”

“如果你们放弃了，怎么对得起一路为了救你们杀入重围而死役的人们，怎么对得起现在还在为你们战斗的战友？”

在狄败青说这些话的时候，林风雨没有说话。

红甲人也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注视这一切的发生，林风雨出手之后，一切都成定局。

狄败青觉得有些口干，便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上个时代你们放弃过一次，然后你们背负了失败者污名，如今你们还要连这个时代失败者的污名一起背负吗？”

在这段话的末尾他加重了语气，他质问每一个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人，“你们甘心吗？”

林风雨冷漠地说道：“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就凭明知重围而只带二十五人杀进来的流主，你以为一夜风雨是可以二流小说中靠意念就能打败的敌人？”

“那又怎么样呢？”

西门纤纤说道：“我是止戈流的流主，如果我不能救他们，我甘愿与之共亡。”

狄败青说道：“三面围城，待援歼之，这是多高明的战术呢？难道纤纤看不破？”

“不，她知道的，可是虽千万人，她来矣，虽孤身一人，吾亦来矣。”

“可你们若没有自救的勇气，若你们不能拿起刀剑，试问谁又救得了你们？”

止戈流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松散的刀剑不自觉地握得更紧了。

狄败青见状，赶紧用胳膊蹭了蹭淳于心。

淳于心明白他的意思，上前一步，说道：“哎呀，说白了最多就是个死嘛！”

淳于心这货说话天生有些不走寻常路，一开口气氛很会变得有些哭笑不得。

止戈流众纷纷朝他看来。

淳于心有些揶揄地说道：“我也是家门不幸，莫名其妙的上了山，在山上这么多年，我看到诸位对掌门的态度，从大恩到大仇，说白了，大家也还是想下山去报仇罢了。”

很多人立起眼睛瞪着淳于心，淳于心有意无意的抖了他们的老底，这让他们极为不爽。

淳于心似若不见，继续说道：“不过就以大家现在的表现，说实话真的只能用贪生怕死来形容，就这样还想下山报仇？”

止戈流众怔了一下，虽然不愿承认，但他说的确实不无道理。

“恕我直言，就你们这贪生怕死的模样，还不如拿剑自己抹脖子，等十八年后作了一条好汉，再去找仇家吧！”

淳于心跟止戈流的这些人一起生活了十余年，他很了解这些人听得进什么样的话，一下子激起了诸人的愤恨之心，各种辱骂他的声音接踵而来。

隔着几丈外，淳于心都能感觉到唾沫星子飞到他脸上。

他用袖子抹了下脸，笑嘻嘻地道：“就算有千军万马的援兵，你也要得坚持得到人家到来不是？用骂我的这点力气去砍人，应该还是能砍死几个的嘛！”

农应群在一边骂道：“要是能撑过今夜，我一定撕烂你这张嘴。”

西门纤纤说道：“今夜，止戈流或许会就此覆亡，但我决不会让诸君在我之前死去。”

农应群问道：“今夜之后呢？”

西门纤纤说道：“我以止戈流流主之名在此承诺，只要你们渡过今夜，我将收回你们身上的止戈令，让你们不再背负止戈令的承诺，还尔等自由之身。”

狄败青说道：“你们流主都这么说了，还不动手砍掉这些二五仔还等是什么，是不是还要我加两句口号？”

止戈流众有些发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狄败青有些无奈，说道：“好吧，那我来两句，为了报仇，为了自由，杀啦。”

“杀啦，为了那些还在为我们战斗的人，为了洗刷背负的上个时代失败者的污名，杀啦。”

“杀啦，今夜之后，我们将不用背负上个时代失败者的耻辱。”

“为了证明 我不是旧时代的失败者，我愿以命死战，杀啦。”

就这样，血腥的拼杀再度开始了。

在这场厮杀开始的时候，狄败青对西门纤纤说了这样一句话：“纤纤，我向你保证，今夜决不会是止戈流最后一夜。”

说完这句话，狄败青抽刀杀向了最凶的林风雨。

司马轶看着战中紫金小刀流利的快影，感叹道：“似乎在这少年出现之后，这个死局似乎变得有一点不同了。”

宁溪有些不屑地道：“所以相较于这些人，这个少年引起你的兴趣了？”

司马轶说道：“一者旧夜不亮的星火，一者是旭日初生之光，很正常的表现而已。”

宁溪说道：“说得简单点，你是想说他们是旧时代淘汰的垃圾，所以不救愿救，但你又想施恩于这前途无限的少年。”

司马轶说道：“这是利益上的合理考量。”

宁溪说道：“可惜这你种利益至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永远都吸引不了这种为了情感舍生忘死的热血少年。”

司马轶叹了口气，说道：“这也是自古以来的悖论，所以需要施恩。”

宁溪说道：“但我看不出一点人家需要你施恩的样子。”

司马轶说道：“那就等待利益交换的时机。”

而在一边的战场之上，狄败青双刀流利，激战林风雨竟也不落下风。

淳于心剑落雄浑，淳于世家剑招浑然天成，与红甲人也是战得难分难解。

西门纤纤钻入人群中为季海棠包扎了一下伤口，继续入战。

……

……

红甲人眼见战局渐渐朝着对止戈流好的方向发展，挥刀高喝道：“放箭。”

一时无数暗箭从林中射来，止戈流诸人不急防备，顿时又是死伤一片。

狄败青见状不好，对西门纤纤说道：“纤纤，你来对付这家伙。”

“嗯。”西门纤纤应了一声，便冲了过来。

狄败青又嘱咐道：“这家伙剑法又快又邪，直接用黑心三式招呼他，免客气。”

西门纤纤很听话，上来就是一记青萍之末，逼退林风雨，让狄败青得以脱身。

狄败青抽身之后，喝了一口酒，朝暗箭射来的方向冲过去。

跑到三丈开外时，忽然一口酒狂喷而去，直喷到三外丈的树上，顿时满天酒雨飘香。

狄败青放下酒葫芦，两柄紫金刀背一擦，火光飞溅而出，点燃了酒雨，立时形成一道火流，冷箭射出的树梢立即着火了，四五个杀手从树上滚落下来。

看到淳于心在那树附近，狄败青朝他撩了一嗓子，他喊道：“前辈，捡漏啦。”

淳于心立即虚晃一招，飞身掠到树下，看着那些滚在地上拍火叫娘的杀手，感叹道：“像我这样的上个时代的失败者，最适合捡漏了。”

淳于心说话正当不当，下手可不含糊，一剑一个，成功捡漏。

这边红甲人要去阻止，狄败青立马又喷了一口火。

逼退红甲人的同时，也点燃了另一颗树，又一众杀手滚落下来。

淳于心从树后面饶过来，轻轻松松，成功捡漏。

“臭小子，找死。”

红甲人差点被烤成火鸡，怒火中烧，誓要砍死狄败青。

狄败青一边跑，一边朝树上喷火，不时还朝红甲人来一口。

淳于心则在一边轻松自在的捡漏，拿着树枝当旗子，边摇边喊：“小老弟，加油啊。”

狄败青这边回应道：“前辈，你的旗子烧到头发了。”

淳于心赶紧丢掉树枝，拍掉头上的火苗，随即捅死了地上挣扎的杀手。

就这样，一争绝望的血腥屠戮就被这两个奇葩搞成了杂技大会。

最气的自然是红甲人，不但眼见手下被淳于心一一捡漏，还不时被狄败青喷一口火。

他是这群人的统帅，虽然怒极，但仍非常冷静，知道要平止戈山，先得杀狄败青。

心越怒，握到的手越紧，待到刀意臻至极限时，他飞身一跃，朝狄败青砍过来。

狄败青准备再度喷火，却发现酒只有小半口，打了个酒嗝喷出来还差点被把自己给烧了。

正郁闷的时候，红甲人刀锋已至，吓得赶紧躲到树子后面。

哪想这一刀之威，竟将树子斩为两断。

狄败青吓了一大跳，为了阻止红甲人的攻势，脚底扬了一口土，挡住了他的视线。

狄败青退了几步，抹了抹冷汗，叫道：“妈耶，这么厉害的。”

“小花招用完了，那去死吧！”

红甲人挥袖扫飞尘土，重招再度袭来。

“小花招是用完了，实力还没发挥。”

狄败青却快了半步，在了出刀之前，贴身而战，充分发挥小刀的优势，上削下捅，左刺右击，逼得他不但重刀无法挥出，还险些脱手而出。

红甲人手腕一转，暗箭从袖中射出，趁狄败青分神隔挡之际，虚踹一脚，赶紧后退数步，拉开距离，恶狠狠地盯着狄败青，喝道：“这是什么刀法？”

狄败青左右挥了挥小刀，说道：“招式名还没取好，就叫小刀乱挥吧！”

红甲人简直气极，怒刀而至，同时十分警惕，不让狄败青有侵身近战的机会。

“你不喜欢这么名字哦，那换一下吧！”狄败青见他不高兴，一边躲闪重刀，一边苦思招名，过了一会，欣喜叫道：“有了，小刀切小鸡。”

“你给我去死。”

“还不满意哦……”狄败青见他还不高兴，又想了一会，正色道：“小刀切王八，嗯对，王八有壳你有甲，形象生动。”

红甲人话都不想跟他说了，只好早点劈死他。

狄败青眼见他总是不满意，也有点不耐烦，遂道：“算了，算了，还是叫小刀乱挥吧，我比较喜欢这么名字，管你喜不喜欢。”

红甲人冷哼道：“如果你的口舌真是一把剑，或许能救得了你关心的人。”

狄败青吃了一惊，回头朝西门纤纤看去。

这时候西门纤纤也朝他看了过来，看到了一个身影出现悄无声息的出现在狄败青身后。

一柄可伸缩在刀，正缓缓伸长，朝狄败青后背捅去，她失声叫了出来。

“狄，小心后面。”

红甲人那一刀也朝正面劈了过来，生死只在一息之间。

在那个当下，狄败青全神去听周围的一切，却听不到刀声破风之声，他知道没有时间逃跑，所以他没有跑。

他侧过身，丢了右手的刀，伸手去抓那柄刀。

他抓住了，那右手也变得鲜血淋漓。

红甲人那一刀，被他单手单刀挡了下来。

但这一刀之威何其之重，立时把他压得单膝跪地，左掌虎血裂开。

他在抓住刀的那一刻，他立即朝淳于心吼道：“前辈，来一掌救命啊。”

“对对对，有事找前辈。”

淳于心见状便要赶来救援，却被那名刀者横刀拦住。

西门纤纤也被林风雨缠住而无法救援。

林风雨对纤纤说道：“我可没有告诉你，一夜风雨只有一人。”

狄败青见两边救援皆不至，唉声叹气，说道：“这回吃土了。”

红甲人重刀持续压着他的小刀，冷笑道：“小子，这回没招了吧？”

狄败青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真的起不来，只能这么僵持着，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红甲人。

红甲人以为他吓傻了，笑道：“没招了就受死吧！”

说罢横脚将之踹飞，形成一条抛物线，重重落在三丈之外。

红甲人冷冷一笑，重刀微扬，逼上前来，就要砍他。

狄败青很自然的扬起手，作了个停的姿势，说道：“等等，还有最后一招。”

“无用矣，死吧！”

红甲人踏步，飞身，刀扬。

狄败青见他的刀不停，赶紧他把手放在嘴边，撩了一嗓子，当时他是这样喊的：

“要死人了哦。”

### 第二十二章千呼万唤，始见柴桑

红甲人在两丈外跃起，一丈时达到最高时开始扬刀，势若惊雷掣电，麒麟破关，他这一刀曾裂地三尺。

在他挥出这致命一的时候，他看到了狄败青眼中燃起了火焰，那不是情绪之火，而是被狄败青点燃的枫树火焰的倒影。

那火焰倒影越发旺盛，红甲人突然觉得炙热难当，仿佛有一股火流正在靠近，偏头看去时，却见一棵点燃的红枫朝他飞来，距离已不足半丈。

狄败青距他也不足半丈，红甲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狄败青脸上得意的笑容，他有些心有不甘，但在生死之前，仍然不甘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毫不迟疑地挥刀转向斩在那株火枫之上，一声巨响，火枫被斩成两半，而红甲人也被反弹之力击飞数丈，两半火枫轰然落地，挡在狄败青与红甲人之间，继续燃烧。

红甲人落地瞬间，反手撕掉背上着了火的披风，转身朝火枫飞来的方向看去。

山口的枫树已经有八九棵燃起来了，火势渐趋猛烈，大有向外山道树林蔓延的趋势。

这时候，在那些燃烧的火焰中，突然出现了刀光，然后这些火枫相继被拦腰斩断，并朝各处焦灼的战局飞去，交战的诸人纷纷退散避让。

片刻之间，突来的九棵火枫将所有战局一一打断，战局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纷纷朝那山道入口看去。

目光尽处，熊熊火燃映衬中，但见一人一刀，缓步踏上。

“生来不修善果，整日杀人放火。今日小爷遇到，送你西天拜佛。”

他一边走一边念诗，诸人循声望去，看到那人着白衣，束黑发长辨，穿紫甲，他的护甲很简单，没有刻意护住全身，只有肩甲前甲护腕，这些人护甲都有朱红的双翼标识，眉清目秀，眸光如刀光。

长刀斜扛在肩上，看那长刀的长度应该还比人高了一个半尺，刀身不是刀型，而是一柄硕大的剑，几与其身等宽，约有四尺长。

刀柄长约三尺余的黑铁铸成，中间绑着白色布条，末端稍稍左右分开，也型如双翼展翅膀，呈朱红色。

随着那人的出现，场间的气氛霎时变了。

林风雨与红甲人警惕地看着那人，各自都感到了一种压迫感，因为他们都注意到，此人连砍九棵大树内息竟丝毫不乱，这少年的腕力当真惊人。

狄败青坐在地上敲着地面，有些不屑地叫道：“别杵在那装逼了，小心踩到我的宝刀。”

那少年低头顺手把紫金小刀踢到狄败青向前，走上前称赞道：“你那一声简直争天地之变，夺造化之奇，惊世骇俗啊！”

狄败青抱拳回敬道：“客气客气，总比那些躲在小树林里看热闹，还不喊加油的好一点。”

那少年指着狄败青，朝红甲人声情并茂地喊道：“嘿，老兄，他受伤了，动不了了，快来砍死他，我没意见。”

红甲人的心情简直不可描述，心想老子现在最想砍死的是你，你要想让我砍死他，刚才插什么手。

那少年看红甲人没有动静，就朝西门纤纤走去。

西门纤纤看到他大大咧咧地走路姿势，看了看这火焰下的夜色，心知这一夜总算过去了，她轻轻叫了声：“阿桑……”眼中泪光闪烁。

少年走到西门纤纤向前，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指着林风雨问道：“纤纤，是不是他欺负你？”

“是。”西门纤纤很乖巧地点点头。

止戈流诸人十分震憾，此时的西门纤纤，就像一个受了委屈找父兄哭诉的孩子，哪里还有一丝刚才的风云不改其色的英武模样。

“那我去砍死他。”

那少年转身面对林风雨，朝歪着头看了一会，又歪左边看了一会，神情有些滑稽可爱，他问

林风雨道：“你是不是在想，这臭小子是谁，凭什么砍死传说中的一夜风雨？”

林风雨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柴桑指着纤纤说道：“我叫柴桑，他是我柴桑的小妹，你想杀她，我便杀你。”

林风雨动了剑，因为柴桑的刀并不是很快，所以他抢到了一瞬先机。

柴桑冷冷一笑，他的刀也动了。

他这一刀是横断风雨，劈石断树的一刀。

这一刀后发后至，却凭借无穷霸道之力，破尽其攻势，逼入守势。

一刀落斩落，逼敌三步，林风雨只感手臂发麻。

迟疑一瞬，柴桑第二刀已经砍来。

那是真的砍，林风雨只得抡剑去挡。

这第二刀下去，直接把他的剑砍出了一个缺口。

林风雨毕竟久于杀伐，他想以第二刀之劣势，抢第三刀之先机。

但他没想到的是，柴桑的刀更快更猛。

他方扬起了剑，但这一刀已经砍到。

这一击斩下，他的剑缺二口，他的人再步六步。

……

……

“我的人生可没有什么三刀的设定，三刀砍不死你，就砍第四刀，第五步……”

柴桑呼喊着第四刀随之而来。

身经百战惯以速度取胜的林风雨，第一次领悟到力量是可以压制速度的。

柴桑就这样左一刀右一刀的砍着，毫无美感，也毫无招式可言。

这种刀法甚至不能称之为刀法，就像砍树，左一刀右一刀，一刀砍不断，那就砍第二刀，第二刀砍不断，就砍第三刀，直至将树砍断为止。

而现在林风雨就是柴桑眼中要砍断的树，此时柴桑的每刀之威都能砍断一棵大树，由此可以想象林风雨面对的是什么了。

力对力，重你七分，速对速，则可快你三分，这是一种以力克速的刀法。

到第四刀的时候，红甲人已经知晓林风雨不可能取胜了，这是一种完全力量性的压制，与任何的技巧或者武学无关。

能破力者唯有力，而他的麒麟刀，也是重刀。

杀狄败青与救林风雨他只能选一个，他心有不甘的看了狄败青一眼，这意味着他要放弃了，所以他很不甘心。

这时候，狄败青站了起来，手中握着两柄紫金小刀，尽管一只手还在流血，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道：“其实你不用这么纠结，因为你根本过不去。”

狄败青如同一只暴掠而起的猛兽，扑红甲人掠去。

飞起时，他把手中流下的鲜血朝红甲人的眼睛洒去。

红甲人挥手挡住时，已是利爪张开时，狄败青已然侵身近战。

与柴桑的大刀砍树不同，狄败青刀法更没有章法，削，捅，刺，划，就是他刀法的全部。

最重要的一点是快，这种强大的速度加成，至使狄败青就像一只附着身上，无法摆脱的灵蛇，削其脸，捅其咽喉，刺其薄弱，划其握刀之手。

陆三阴曾经说过，一息之内，狄败青至少可以击出三十七刀，一旦让其侵身近战，纵你有万钧之力，也无用矣，因为你根本乱连完全的一刀也看砍不出来。

柴桑的刀法就像乱刀砍树，意在重，以重压快。

狄败青的刀法则如夏雨击荷，以速破力。

如果说柴桑的刀法是力量压制速度的一种典型，那么狄败青的刀法便是速度压制力量的另一种极端。

八方胆寒的一夜风雨，在这一夜，见到了这世间最可怕的两种刀法。

一种叫小刀乱挥。

另一种叫……

叫？

好吧，暂且叫它大刀乱挥。

……

……

在柴桑砍到第八刀的时候，林风雨的剑断了。

红甲人也被狄败青逼得单手握手，发髻散乱，重甲半卸。

一夜风雨毕竟是一夜风雨，林风雨在剑断的瞬间，抓住断剑朝狄败青飞掷而去。

狄败青闪避之间，红甲人单刀挥刀，将其逼半丈。

狄败青一退，红甲人即刻朝柴桑冲去。

这时候，柴桑的第九刀砍上了林风雨的半截断剑，前八刀的时候，林风雨都是双手握剑才勉强挡住了柴桑的攻势，这时单手握剑，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刀压得连断剑一同砍中了林风雨的身体，刀中右肩，剑插小腹。

若非红甲人一刀挑入，挡住了柴桑力劲余势，林风雨只怕要被砍成两截。

林风雨退了数步，靠在树上，忍痛把剑拔了出来，其他杀手立即围上，将他护在中间。

柴桑收刀扛在肩上退了半丈，看着人群中忍痛抽搐的林风雨，有些揶揄地说道：“这样都砍不死你。”

林风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直接瘫坐在地上，招来人为其疗伤。

柴桑看着好生羡慕，心想这个杀手系统这么完善的？

于是赶紧回头对纤纤说道：“纤纤，赶紧也给我们的伤兵象征性的包扎一下，省得人家说我们医疗不完善。”

狄败青像白痴一像地看着柴桑，心想你这混蛋指不伤兵难道不是我？

西门纤纤应了一声，撕了一条衣衫走到狄败青身边，把他刚才抓剑的手包扎了一下。

红甲人见柴桑完全不理会自己，一刀砍了过去。

柴桑单手横刀，挡住了这一击。

红甲人怒道：“你以为到了可以开玩笑的时候？”

柴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问道：“难不成开玩笑还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红甲人冷漠地说道：“任何小觑一夜风雨的人都死在了风雨之中。”

柴桑问道：“所以你也是一夜风雨之一？”

红甲人道：“好雨知时节，当杀乃发生，林时雨是也。”

柴桑指着与淳于心对战的刀者，问道：“那么他呢？”

“他叫林迟雨。”

“所以说一夜风雨是四个人。”

“是的，也不怕告诉你，最后一人叫林夜雨。”

“名字不错，就是人长得丑了点。”

这段话结束的时候，两人已经互砍了三刀。

红甲人林时雨虽有劣势，但没有败相。

第四刀僵持住了。

这时候一个声音从夜色里传来。

“过了这一夜，或许你们将成为拯救止戈流的英雄，但没有人能踏得过这一夜风雨。”

一个声音从夜色里传来，但听出不方位，仿佛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一口剑忽然间从夜色里刺了出来。

人们只隐约看到一团黑影，以及突然刺出的一柄黑剑。

这口剑的目标，不是柴桑。

而是西门纤纤……

### 第二十三章柴桑的刀道

西门纤纤正凝神关注着柴桑与红甲人之战，完全没有察觉到袭身的危机。

当柴桑叫她名字的时候，她才察觉到危机已经临身，她想要闪避，但已经离不及了，因为那一剑实在太快了。

“纤纤。”

柴桑是从刀身的倒影里看到那一剑的，然后一声惊叫，奋不顾身的朝西门纤纤扑了过去。

这个画面，虽然不常发生，西门纤纤早已习惯，每当遇到危险人物的时候，不管杀意是不是针对西门纤纤的，柴桑都毫不犹豫的将她护在身后。

何况此时，面对着一口真正要杀她的剑。

柴桑毫不犹豫地朝西门纤纤扑了过去，哪管身后红甲人对他采取怎么的动作。

西门纤纤已经忘了，她是什么时候认识柴桑的，记忆中柴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当他想守护某样东西时，哪管自己身陷何地，哪管刀刃是否加身。

他扑向了西门纤纤，却又跃过了西门纤纤，因为他不止要守护西门纤纤，更是而杀掉偷袭她的人。

柴桑的刀道里没有守字，只有一往无前。

用柴桑的话说就是：“她是我柴桑的小妹，你想杀她，我便杀你。”

你有想这个动作，他便有杀的动作。

那一剑起于夜色之中，快如雷霆，眨眼即至眼前。

因为出剑的人，是一夜风雨中最顶尖的杀手——林夜雨。

林夜雨，就是藏在夜色里的风雨，不知何时而落，不知何时而至，便风雨加身，黄泉献命。

西门纤纤本是必死之局，然而这时候，柴桑出现了。

林夜雨的剑没有因为柴桑的到来而有所停滞，对林夜雨来说，这一剑的目标，刺中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折损对方一大战力，刺中西门纤纤固然不错，但能杀了战力明显强于西门纤纤的柴桑则是不错。

林夜雨是一夜风雨中最顶尖的刺客，一直潜藏在夜色里，经过无数的推算，最终刺出最完美的一剑。

无论柴桑怎么守，就算不死，亦是重创。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柴桑的刀道没有守，他的守，便是攻。

“砍树刀法，逆枝。”

柴桑于足下起刀，沿着心脏那条线向上斜斜划出一刀，宛若剔掉树的逆枝一般。

林夜雨知道自己错算了，他这一剑下去，柴桑甚至不会重伤，因为他那一刀的轨迹已经护住了心脏。

然而柴桑他一刀下去，他一定会死。

林夜雨见过很多拼命的打法，却没有见过如柴桑这般，这不单单是拼命，而是精密算计过的拼命。

自柴桑出场至今，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砍，二是砍，这两者皆是一个莽夫的行径。

谁又能料到，一个匆匆驰援而来的人，仓皇间出了一刀，不止护住了心脏，更有砍敌之威。

尤其是在生死之间，这需要怎样的冷静与智计，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才能砍出如此精密算计的一刀。

狄败青心态很是平静，对于柴桑的表现他一点也不意外，只有他们这些人才知道，柴桑是何等精于计算的人。

林夜雨是最顶尖的杀手，当下作出了最好的判断，他是来杀的人，不是来被杀的。

“了不起。”林夜雨一声感叹，退入在夜色之中，仿佛从未来过。

柴桑一刀砍空，亦是颇为震撼，他这一刀计算得何其精密，只要那杀手头脑稍为一热，便会横尸当场，而这杀手却作出了最完美的判断，感叹道：“一击不中，全身而退，想来你就是林夜雨了。”

……

……

夜色深深，林夜雨已经潜入了夜色深处，没有回应他。

便在此时，林时雨霍然起刀，朝着柴桑的后背砍去。

秋风乍寒，无数秋叶纷纷而落，落在柴桑与林时雨之间的落叶尽数被利刃切碎。

他的刀理和柴桑的相同的，都是以力克速，他这一刀蓄力以久，就算破解了林夜雨那精密计算后的一刀，也不可能破解他这一刀的。

因为柴桑没有蓄力的过程，纵然计算对了，但仓皇一击，也不过螳臂当车。

柴桑转过身来时，林时雨与他只有半丈之距，他可以清晰的看到刀上腾动的麒麟。

他是何等精于算计的人，只看了一眼便知道那一刀的威力。

但他没有躲避，甚至没有扬刀，他只是默默地看着。

观战的人群里有的已经开始惊呼起来。

稍微明眼一点的人都看得出来，那一刀是极难避开了，莫不是这少年知晓了自己的结局，所以放弃了抵抗？

直到西门纤纤动了剑，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

有风生于毫末，有剑起落青萍。

这一剑，是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一剑。

西门纤纤向前跃出三步，人与人相遇，刀与剑相击。

一声清脆的刀剑相击之后，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

刀缺了一口，人退了数步。

退的人，竟是林时雨。

西门纤纤扬剑斜指林时雨，说道：“谁动阿桑，谁就落伤。”

一言惊四座，风采照夜人。

止戈流惊呼起来，眼中尽是不可思议之色，在这短短两日里，西门纤纤带给他们太多的震撼。败了农应群，败了李占山，突破了一夜风雨重重杀阵，如今更在与林时雨的正面交锋中，一剑逼退了林时雨。

柴桑一脸平静，他们之间的守护不是单方面的。

他守护了西门纤纤，西门纤纤自然也会守护他。

至于还是林时雨的败退，那更是必然的结果，青萍之末的剑理，本就是以速克力的。

风起毫末，剑起青萍，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9C%E6%BB%82)，激飓熛怒。耾耾如雷，回穴[错迕](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99%E8%BF%95)，侵万穴，而王百谷。

这是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一剑。

此招若是由青萍三式的创招者陆三阴使出，那林时雨就不是败退几步那么简单了。

……

……

林时雨怒而发指，却又不敢轻易出手。

气氛显得有些凝肃，柴桑并不喜欢这种氛围，开口说道：“纤纤啊，我帮你挡了一剑，你帮我挡了一刀，咱们现在两清了，以后可与说什么我救你一命，要以身相许什么的，那样我可是会很头疼的。”

西门纤纤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狄败青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柴桑，心想这家伙智商挺快，情商怎么就这么着急，人家死了父亲，你就来说以身相许。

柴桑好像也觉得说错了什么，尴尬的挠了挠头。

这一瞬的空隙藏在夜色中的剑再次袭来，林时雨随即起刀配给。

柴桑仓促起刀，挡住了一刀一剑。

身后传来了娑娑的破风声，七八道细小的铁索缠住了柴桑的刀身以及四肢。

柴桑挣扎几下，铁索却是越来越紧，始终无法挣脱。

缚虎之势已成，林夜雨随即退走。

林时雨看着柴桑十分冷漠地说道：“一夜风雨并不是没有狩猎过真正的强者，可我们从来没有失败。”

西门纤纤想起身去救，却被狄败青拉住，狄败青说道：“让这个二子仔吃点苦头也好。”

柴桑对狄败青这一盆冷水感觉有些无语，但也不敢太在意，他对红甲人说道：“既然没有失败过，那为什么不是你们狩猎止戈流之主，而是等他死了之后，才来止戈流？”

林时雨的脸色有些难看，他收了刀，没有说话，铁索却拉得更紧。

“因为当年雨宫的失败太惨痛了，以至于你们二十年不敢再经历。”

林时雨站在一丈外看着他，情绪渐渐收敛，终致没有情绪，然后他说道：“你以为提起旧事能挑起我的情绪？告诉你，我不在意，因为你们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夜死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所有人……”

“杀光他们。”

林时雨朝众杀手一招手，众杀手见最凶最狠的柴桑已经被困住，狄败青的刀也受伤，而他们仍旧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挥刀扬剑，再度向止戈流诸人逼来。

止戈流诸人渐渐收缩战圈，农应群问西门纤纤道：“掌门，现在要怎么办？”

西门纤纤楞了一下，随着狄柴二人的出现，她的主见渐渐没有了，下意识地指着狄败青说道：“不是听我的，是听他的。”

止戈流的目光一下聚集到了狄败青身上，狄败青感到有些紧张，然后对着红甲人说道：“我觉得你们这种打群架的方式是不对的，从兵法上来说，你们应该先把这家伙群殴至死。”

红甲人问道：“为什么？”

狄败青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如果你们不能把群殴死他一个人，你凭什么认为可以群殴死我们一群人？”

红甲人竟然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柴桑骂道：“你这是卖队友的形为。”

狄败青很无耻地笑道：“死道友不死贫道。”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你去死吧！”

红甲人直接抡刀朝柴桑头上砍去，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刀法了，直接乱刀砍死就好了。

柴桑奋起神力把一边的铁索拽断了，勉强斜刀一挡，恰好挡住了这一刀，然后两人就这么僵持住了，铁索也拉得更紧。

柴桑终于动弹不得，林时雨笑道：“没招了吧，那死吧！”

柴桑也笑道：“不好意思，我也有最后一招。”

林时雨不愿再生变数，扬声喝道：“动手。”

夜色里再次出现了杀人的剑光。

那是林夜雨的剑，这样的一剑，他已经捅死了不下八名像柴桑这样的强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柴桑都已经没有了生机。

这时候柴桑学狄败青，撩了拯救世界的一嗓子。

他是这样喊的：“嘿，各位暗中的朋友，谁有空给我来一掌。”

### 第二十四章一夜惊风雨

那一剑是从夜色里刺过来的。

那一掌也是中夜色里打出来的，在林夜雨那一剑刺中柴桑之前打中了林夜雨。

一击不中，全身而脱，林夜雨再次消失在夜色之中。

而在夜色之中，等待在林夜雨的，是来自陆三阴一记闷棍。

在离开单身客栈之后，他直接上了止戈山，做掉了其中一个杀手，然后穿上他的衣服，混在杀手之中，等待着自己出手的时机。

昨夜与灰衣人一战，他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受创已深，只能出手一次。

他本来想，若是局势不可逆转，那他将在最关键的时候救走西门纤纤。

但他深知，纤纤这般不顾生死地杀回止戈山，说明了她对止戈山情感，若是救她离开，她一定比死了还难受。

她没有放弃，陆三阴便不能出手。

好在这时候狄来了，然后柴桑也来了。

柴桑适合冲锋陷阵，狄适合统帅三军，而他只适合身在黑暗。

有人身在光明，就要有人满身晦暗，而陆三阴就是后者。

他看着夜色下的西门纤纤三人，知道变局在即，所以他没有选择杀掉林夜雨。

林时雨不知道夜色中发生了什么，但林夜雨没有既然出现，那说明黑暗中一定有人对他下手了。

林时雨分神刹那，柴桑趁机刀势向下一松，让他的刀势往下压了过来，然后向斜一挑，使得红甲人的麒麟刀插在柴桑脚上的铁索之上。

铁索应声而断，柴桑奋起一脚踹在他红甲之上，红甲人也自下而上斜挑一刀，要将柴桑砍成两半，柴桑早知道他要来这招，刀身向右一旋，把他的刀势击偏三分，同时将重刀朝他掷了出去，红甲人刀势回防不及只得后退。

在他后退之时，柴桑右臂向内一收，把那个拉铁链的杀手甩了过来，柴桑朝他说了声你好，然后一拳捶爆了他的脑袋。

看着这幕一拳爆头，腥红的血水四处飞溅的画面，纵是身经百战的雨楼杀手，都不禁心惊胆战起来。

在他们因恐惧而迟疑的时候，柴桑扯过铁链朝自己的刀一甩，缠住刀柄，从左到右抡了一圈，分别将拉住他左手与左脚铁链的杀手砍成了两段。

一声惨绝人寰的刺耳哀嚎，震惊了整个夜色。

“啊……”

倒在血泊里的两个将死未死的杀手，人生中发出的最后声音。

整个战场都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世间最绝望的声音。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这里。

在无数双目光的注视下，那两名杀手在自己的血泊中短暂挣扎之后，抓着地面的手指渐渐松开，眼角不再抽搐，凄厉的声音渐而消失。

在无限的绝望中，死去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死去的时候，瞳孔扩大了整整两倍。

这一切，都是因为恐惧。

哀嚎的人死去了，把恐惧留给了活下来的人。

一拳爆头，一刀两人。

这是何等血腥的画面，这是何等残酷的人。

满身是血的柴桑，微挥着重刀，站在夜色里，宛若死神。

神情里没有一丝暴戾，显得格外狰狞，他漠然地看着场间的杀手，仿佛看到一堆死物。

不知为何什么，这个不是杀手的人，身上却散发着比杀手更恐怖的杀意。

不断夺去温度的秋风，不断弥漫的杀意，不断压逼着场间的气氛，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炸裂。

“我说过了，西门纤纤是我柴桑的小妹，你想杀她，我便杀你。”

在这句话出口之后，那个膨胀到极限的爆裂的气球，终于爆裂了。

在那双宛若死神般的目光凝视之下，一名杀手内心再也承受不住，双脚骤然发软，再也无法支撑自己沉重的身躯，膝屈身倾，膝盖着地后，向后躺倒。

无限恐惧不断从他的眼中涌现出来，浑身颤栗而疲软的身躯，已经被冷汗打湿了，在这个恐惧之后，他想到了再深的恐惧，指着柴桑结结巴巴地说着：“他是…是他……”

这时候他又嗅到了杏花的味道，颤抖的目光又落在了狄败青身上。

“还……还有他……”

有人问他到底要说什么。

那杀手战战兢兢地道：“就是他们灭了三山七水二十一寨。”

场内霎时一片死寂，那杀手的颤抖的呼吸声变得十分清晰。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看了一眼西门纤纤，又惶恐的开张的四周，说道：“对，还有你，还有那个使我们五兄弟自相残杀的变态……”

他惶然地朝四周转了一圈，口中喃喃念道：“对，他一定也来了……在哪里，在哪里？”

无论是止戈流还是其他杀手，目光几乎随着他转了一圈，同时他们想到了很多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事情，那是一个近年来兴起的强盗联盟，其威势之强已可与两境七脉一争长短。

然而就在三年前，三山七水二十一寨在一个月中相继覆灭。

没有人知道是谁出的手，有人甚至猜测一定是道域高人或者求名道上那个人出手灭的，种种猜测都是空穴来风。

谁也没有想过，灭了恶名昭彰的二十一寨的人竟然就是眼前这两个少年与西门纤纤。

最先相信这一切的，是与跟随西门纤纤攻上山来的青思阁弟子与长弟，他们记起了西门纤纤上山时说过以前被被几个变态带去围剿山贼。

年轻一代的弟子看着西门纤纤，眼中写满了崇拜与敬意，心想原来掌门围剿的山贼竟是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强人，顿时肃然起敬。

一夜风雨的杀手脸色变得极为苍白，在看到柴桑连杀三人的血腥场面之后，恐惧已悄然升起，再经这来自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人渲染之后，恐惧已经完全写到了脸上。

他们望着柴桑时，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刀有些颤抖，呼吸变得沉重。

林时雨看着一众杀手的眼睛，看到他们眼睛里，皆是同样的恐惧，他很清楚，如果放任这种恐惧蔓延下去，在这个微妙的时间点，这是乱军心的行为是最为致命的。

他指着那胡言乱语的杀手，吼道：“如果他在多说一个字，就给我杀了他。”

那杀手立时捂住了嘴，哑了声，躲到大树后面，再没有出来。

其他杀手在他的厉令之下，也暂时止住了恐惧。

林时雨脸上全无波澜，心中却是忧虑起来，开始思考现在的处境。

他率五百余人突袭止戈流，一夜激战下来，可调动的战力只剩下三百左右，这三百人现在将止戈流全员尽数围堵在这里，从局势上看他是占尽优势的。

然而自狄败青和柴桑出现之后，除了使整个战局陷入混乱之外，还有一点是非常致命的。

西门缜身为七脉守护者之一，在两境自有其仇敌与故人，所以其一死，止戈城风云聚集，这也是他们能顺利潜入进来的主要原因，这同时也意味着，还有很多人与柴桑与狄败青一样上山了。

这些人之前之所以没有出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种解释是最合理的，一是谁也不愿当头鸟冲出来给止戈流替死，二是仇敌与故人是对半的，他们在相互防备着，这两种因素致使双方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但柴桑那句话打破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在这个平衡被打破之后，有人出手了，那一掌打的不是柴桑，而是林夜雨，就表示有人是想借机除掉一夜风雨的。

他们本是潜藏在黑暗中的杀手，如今为了包围止戈流而现身在光明之下，而此时的黑暗中却隐藏着另一批人，不得不说从某个角落来看，这也不失为一个除掉一夜风雨的好时机。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想法，但就眼前这种局势来说，并却不可能。

林风雨被柴桑几刀重创。

林夜雨被一掌打进了黑暗里。

林迟雨也在被淳于心死死的牵制着。

林时雨很显然是拿不下柴桑的。

这就是一夜风雨现在的处境。

“你一定在想，为什么局势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句话是狄败青说的，杀人诛心这种事，他惯于前者，而狄败青惯于后者。

林时雨问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狄败青看着远处重创的林风雨，有些嘲讽地说道：“你刚才说纤纤是一个画了地图而不知道抹去的蠢辈，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有你这样的对手，不赢那真是太奇怪了……”

“无论是我还是这些暗中的朋友都是初次来到这止戈山上，若非纤纤这一幅地图，又怎么会轻易摸上山来。你们以为只要挡住的青思阁的援兵就可以了，但青思阁的援兵从来都不是纤纤的唯一考量。”

狄败青看着林时雨的眼睛问道：“此时的你们，向内攻不破止戈流，向外强者窥视，而最重要的是，一夜风雨已经不是当年的雨宫了。”

当年的雨宫八百士，技高而手辣，以雨为名，以雨为阶，是能威胁到南北两境的强大势力，然而昔年止戈流一役，雨宫精英尽灭。

后面成立的雨楼三百士，虽有其名，但已不具其实了，作为其雨楼三大支流之一的一夜风雨，真正能够以雨为名的人，只有林时雨这四人，其他很多都是从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破灭势力召集而来的流亡者，虽然有一能的实力，但终究比不上当年的雨宫。

林时雨望着无边的夜色，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人能踏出一夜风雨的神话终究还是破灭了。

狄败青拍了拍西门纤纤的肩膀，说道：“纤纤，世人不知道当年你父亲是怎么击败雨宫八百士的，但他们今夜将看到你是如何击败一夜风雨的。”

西门纤纤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她上向踏出一步，扬剑指着林时雨，对止戈流诸人说了这样的话。

“我父败退雨宫时，犹是少年，而我亦是。”

这是最简单的声音，却也是将传唱百年的声音，在那之后，人们提起西门纤纤时，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她今夜的这句话。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与置疑了，止戈流上下暴发出阵阵喝声：

“我愿为流主一战。”

“我等愿追随流主，败退仇敌，洗净前半生的耻辱。”

……

后来的战斗变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凶名赫赫的一夜风雨败走，那些隐藏在暗中的人也散去了。

青云十三阶下一片沉默。

止戈流的长老，青思阁的勇士，望着这片恢复宁静的夜色，突然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这一夜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震撼，不如说是奇迹更准确些。

一夜风雨挟旧怨而来，攻占了止戈流。

在这一夜，西门纤纤带着二十五勇士杀入十倍于已的敌阵之中，击溃了传说中的一夜风雨，成了拯救止戈流的英雄。

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战役，这标志着一个传奇陨落之后，另一个新传奇诞生了。

而与她一起缔造这个传奇的，是两名持刀的少年。一个名叫狄败青，另一个名叫柴桑。

胜利之后，西门纤纤对跟随她的生存下来的青思阁勇士行了一礼，说道：“我说过，这一夜之后你们将成为止戈流的英雄，现在恭喜你们，也多谢你们。”

青思阁勇士们弓身回礼同时无不潸然泪下，这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二十五人走来，到现在只剩下不到十人，但无疑是有意义的。

西门纤纤立起身来，走到止戈流众前面，说道：“也多谢你们，多谢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守住青云十三阶。”

止戈流显得有些沉默，想到刚才对西门纤纤的质疑与谩骂，心中有些羞愧，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淳于心见状，先后朝她与狄败青诸人行了一礼，说道：“多谢流主与诸位不顾生死，救我等于生死之间。”

淳于心表态后，止戈流众纷纷行礼。无论以前对西门纤纤的观感如何，众人总要承她的情，表示感谢。

西门纤纤对着众人说道：“一夜风雨虽然退走了，但伤患仍需救治，我知道大家对季大哥有些顾忌，所以我希望重伤者能接受季大哥的医治，当然这不是强求，而是自我意愿。至于死者与生者的搜寻事项，我想请我的好友狄败青负责，希望轻伤仍有余力的同门能够协助他，其他的自主休息或接受医治。”

西门纤纤这话说得很诚恳，也很周全，一切遵循自我意愿，所以止戈流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各自照办。

“心叔，真正多谢你。”

众人散去后，西门纤纤再次对淳于心表示了谢意，她知道止戈流能够守在青云十三阶下，一定是淳于心的功劳。

淳于心拍拍她的肩膀，说道：“这个你已经谢过了。”

“这次我谢的是之前那一次，纤纤愚钝，现在才想清楚。”

直到刚才她才明白，灵堂对质时，如果不是淳于心故意站到农应群那一面，把水搅混，农应群与杨天狼不可能那么爽快就答应只让一人跟她对决的。

现在西门纤纤才终于明白，有些人只有在危难时才会站出来。

淳于心拍拍她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纤纤，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尤其是这次，可谓一夜惊风雨，但也同时搅动了更大的风雨，所以现在不是说谢的时候，你该去寻找风雨的源头了。”

“多次心叔指点。”

西门纤纤再次施礼，然后转身走上了青云十三阶。

### 第二十二章真正的杀招

传说中没有人踏破的一夜风雨，被西门纤纤踏破了。

隐在黑暗中的人渐渐散尽，司马轶却还没有离开，对今夜的事情，更是难以接受。

西门纤纤上了青云十三阶。

柴桑坐在入口的台阶上，闭眼小息。

狄败青则在陶长老的帮助下，开始搜寻遗落在这一战中的生还者，同时清除隐患。他没有让止戈流众参与到这件事上来。

司马轶很清楚他这样做的原因，虽然击退了一夜风雨，但青思阁与止戈流的仇恨无疑也扩大了，止戈流对那二十五勇士心存感激，不代表对那些在山下看热闹的人也一样。

这时候，青思阁的弟子长老陆续归山，狄败青不想让止戈流与青思阁的人接触，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司马轶很清楚，自己错过了什么，脸色有些苍白，眼中充满了惋惜。

能在这种情况踏破一夜风雨的人物，放眼整个南境的同辈，或许只有丰都谷那个眯眯眼的怪物可以做到。

狄败青是个将才，柴桑是个鬼才，而他却错失了结交这三个人的机会，为此他无比悔恨。

宁溪在旁边微笑说道：“该出手时不出手，现在搞得这么悔恨伤心，该不会是给我看的吧？”

司马轶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宁溪呵呵笑着，没有再说什么，就此离开。

宁溪离开的背影，显得格外轻松，纤纤没有事，真的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她不经意间就表露了出来，然后被司马轶察觉了。

从一开始，司马轶便不相信，宁溪与西门纤纤之间必须有某种关系，现在他更加确定了，于是快脚跟了上来，诚恳地问道：“我做错了什么？”

宁溪停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吃惊的表情，想不到这个身体显赫的南境少子在被自己一顿嘲讽之后竟然能拉得下脸来虚心求教。

她忽然明白了陆三阴不喜欢司马轶的明白，心里明明写满了惋惜与沉痛，脸上却是一幅殷切诚恳的表情，怎么看就觉得恶心。

陆三阴常说，涵养和虚伪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用法不同而已。

换作陆三阴，肯定骂一句傻逼，然后转身离开。

不过她没有陆三阴这么直白，既然人家虚心求教，那怎么得也得回应一下，遂道：“或许在你看来那一掌没有打出去，实在是错过了一个施恩的好机会，但在我看来，你的机会其实早就失去了。”

司马轶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宁溪看着他这一幅很傻很天真的表情，打算继续揶揄他一会，说道：“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们是最先上山的那批人，在那个当下，也是纤纤掌门形势最恶劣的时候，而你却从头解说到了战斗末尾，所以我真的很怀疑，你是不是来拖剧情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宁溪这句说得没头没尾，司马轶自然不明白她的意思，宁溪只好妥协，换一种他能听得懂的说法。

宁溪看着他说道：“我的意思是，那些耀眼夺目的少年，见到不平的事就会那样不计后果的冲上去，而不是躲在后面计算出手的利益有多大，你和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他们的身上是会发光的，而你不会。”

司马轶明白了她意思，但不能接受，说道：“可我的父亲告诉我，情感只是暂时的想法，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宁溪有些无奈，心想虽然我说了很多我娘说我娘说之类的话，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只是把阿娘搬上来，显得更有说服力一点，这货到好，直接就是我爹说，这是个感情这是个爹宝男。

宁溪说道：“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怎样教你的，但从你这套价值观上看，纤纤掌门无论如何都是不该来，也是不可能胜利的，因为你眼中的上个时代的失败者是没有任何被救的价值或者利益的，可是她来了，然后她也胜利了。”

“所以我有些不能明白今晚的情况，也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

“从头至尾，你只做了一件事，但那决不是因为你没有出手。”

“那是什么？”

宁溪的面色突然从揶揄变得冰冷起来，说道：“因为你看不起女人。”

司马轶以为宁溪还在记恨刚才的事，赶紧解释道：“刚才那只是一个误会……”

宁溪的目光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带着一丝悲悯，司马轶就这样说不下去了，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这个解释未免苍白。

宁溪收回目光，望着夜色深处，说道：“刚才你夸那两个少年，是真心夸赞，但对于西门纤纤的夸赞，却始终带着同情或是鄙薄的意味，这就是你做错的东西。”

司马轶怔了怔，他是身份显赫的南境少子，南境那些女子，见他时自动低了三分，久而久之，这渐渐成了习惯，他自己也不曾发觉。

“你只看到了那两个少年闪光的地方，却没有想过，他们今夜之所以会如此熠熠生辉，不是因为他们武力超绝，智力多么过人，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护女孩子时，所展出的奋不顾身的勇气。”

宁溪望着他的眼睛，带着一丝嘲弄，说道：“那些你认为闪光的东西，只是他们这种奋不顾身的行为产生的附属品，而你却把这种附属品当成了瑰宝。”

司马轶缓缓转身，望着青云十三阶的方向，眼睛里满是痛苦，身形微摇，竟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

宁溪叹了口气，说道：“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只要性格不是太坏，人缘都不会太差，尤其像她那样勇敢善良的女孩子，总会人为她奋不顾身的，就像那两个少年，这种行为无关利益，而是一种本能。”

听到奋不顾身四字时，他忽然就想到了陆三阴，问道：“陆兄也是这些奋不顾身的人之一？”

宁溪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心想本以为还能帮他矫正一下三观，却不想他仍是一心算计，想借此套出他们与纤纤的关系，不禁感觉有些厌恶，嘲讽道：“你这个人真的很没劲，都到这个时候，你还想试探什么呢？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出那一掌的人是不是陆三阴，你直接问他好了。”

司马轶默然无语，他是个聪明骄傲的人，口才也不差，加上南境少子的身份，还从来没有人把他怂到哑口无言的地步，然后宁溪却做到了。

宁溪指着前方说道：“诺，陆三阴这不是来了，有本事你去问他啊！”

司马轶抬眼望去，陆三阴正朝此时急奔而来，隔碰上老远就听到了他的呼吸声，他望见陆三阴脸上焦急的神色，心想这家伙果然与此有关。

然后下一刻，他完全放弃了这种三观不正的想法，因为他看到了跟在陆三阴身后的阿漂哥，以及阿漂哥身后近百把砍刀。

“救命啊……”

“要死人咯……”

阿漂哥与陆三阴边跑边叫喊着，这两货原来是被人一路追砍过来的。

“哇，富二代，哦不，司马公子。”

阿漂哥看到司马轶很无耻的溜到司马轶身后，朝着身后追来的百十号人喊道：“你们别过来哦，我是南境少子罩的哦！”

司马轶简直想一铲子拍晕然后顺便挖坑把他埋了，但下一刻他已然变了想法，他觉得最该埋的不是阿漂哥，而是陆三阴。

“你先顶一阵，我先撤了啊，完事记得分账啊！”

陆三阴此时已经拉着宁溪朝另一个方向绝尘而去。

“我分你大爷。”

阿漂哥大声骂了起来。

司马轶望着两人逃走的背影，便猜得出陆三阴与宁溪必然与西门纤纤有所关系，现在要突破这层关系，拉笼他们增添南境战力，便只有依赖陆三阴，可是陆三阴对自己却有明显的敌意，司马轶不禁头疼起来。

阿漂哥察言观色，投其所好，说道：“看到司马公子对那个瘪三有很大兴趣啊！”

司马轶诚恳说道：“请指教。”

阿漂哥指着那票不远外扬刀的彪形，说道：“你先帮我搞定这些家伙。”

------

------

陆三阴拉着宁溪跑了好远，确认没有追来了才停下来，他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地叫道：“妈的，又被那个瘪三算计了。”

宁溪见他姗姗来迟，十分恼火，问道：“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陆三阴见宁溪的语气虽然生硬，但神情却显很轻松，心想止戈山的事应该结束了，放了口气，说道：“我在城郊救下了一名被伏杀的传信长老，心想肯定这边肯定是出事了，就急急赶了回来。”

宁溪问道：“那刚才那些人又是怎么回事，走在路上被人砍？”

陆三阴叹了口气，说道：“阿漂哥不是在那当庄家下注纤纤与一剑倾城的胜负么，我就跟了阿漂哥一注赌庄家赢，结果战局被打断，阿漂这小子赢光了所有人，那些人不认账，就追着他砍。这小子一看到我，直接把我拉下水，说这小子也有份，然后那上百把砍刀就热情的招呼上来了。”

宁溪很鄙视地看着他，问道：“你说你能做成什么事？自信过头，误判局势，跑了这么远，还是被人家用刀追着砍过来的，如果柴桑和小狄没来，那纤纤要怎么办，我问你？陆三阴的阴，我看是船翻在阴沟里的阴吧！”

陆三阴有些颓丧地说道：“说实话，我也吓了一身冷汗！”

宁溪见他认错诚恳，气消了一半，遂把她和司马轶上山所看到的详细说了一遍。

“所以说司马轶那个二五仔还在猜测那一掌是不是我发的？”

“我想是的。”

陆三阴有些哭笑不得，心想老子这么衰了，你丫的还在给我戴高帽，我是不是该收你做小弟，不过再一想，人家可是南境少子，顿时把收小弟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了。

陆三阴道：“到现在为止我都很难相信当年雨宫八百士的覆亡和止戈流有什么关系。”

“不管怎么说，这一夜总算过去了。”

宁溪也想不通这一层，这一夜见证了太多的事情，觉得有些疲惫。

陆三阴望着夜色苍茫的止戈山，仿佛觉得还有什么没有理清楚，有些放心不下，遂道：“跑了这么远，我还是想上山看看。”

宁溪知道纤纤对他的重要性，也不好多说什么，也便由得他了。

他们返回山上的时候，看到已经有青思阁的弟子已经回山了，便悄悄跟在后面，跟到青思阁山门口的时候，他们听到一名守门的弟子对其中一名说道：“平师叔，你回来了，其他弟子呢？”

陆三阴楞了一下，由于夜色太暗，刚才他没有瞧清楚那老者的模样，只是隐隐觉得这称呼仿佛在哪里见过。

那老者答道：“陆续在路上了，一会便到，掌门现在哪里？我有事汇报。”

那弟子道：“掌门去了禁地。”

“好的，辛苦了。”

那老者目送那名弟子离开，转身便朝青云十三阶走去。

这时候陆三阴终于看清了这人的面容，忽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知为何心中升上一股不安的感觉。

宁溪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见他一直沉默望着那人的背影，显得有些忧郁，问道：“你在想什么？”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的样子。”陆三阴有些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当然见过，这不就是纤纤派去搬救兵的那个长老……”

忽然，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两人瞪大了眼，望着彼此，想起了那个在城郊被伏杀的长老，当时刺杀他的叫他平师兄，而这个弟子叫他平师叔。

这是一个本该重伤垂死的人，而今却生龙活虎的出现在了山上。

两人转眼再看那人时，早已不见了踪影，只看到了深深夜色。

夜色深深深几许？

那一瞬间，宁溪看到陆三阴的眼中涌出无限恐惧，他忽然抓住宁溪，说道：“快用青鸟告警。”

下一刻，他便追入了夜色之中。

### 第二十三章月下的杀曲

青云十三阶下一片安静。

柴桑盘坐膝坐在第一阶上，擦拭着巨大的刀身，他的动作既轻又慢，却很专注。

一只乌鸦，落到西边的树上，呱呱叫了两声。

柴桑停下动作，朝那边望去。

骤然风起，树林传来沙沙的声响。

那时候，陆三阴刚刚赶来，站在数十丈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道身影，在风吹起时，一脚点在树上，飞起数丈，形成一道完美的弧线，从柴桑视线的死角，落到了第六阶。

风中的沙沙声，掩盖了他掠起时带动的风声。

或许是发觉了什么，柴桑抬起了头，却只看到天边缥缈的云。

风声仍是沙沙，偶有落叶飞过，月隐在云中，向西流去。

那身影落在青色的石阶上，只发出轻微的声音，然后被吹散在风中，微不可闻。

甫一落下，便再度掠起，宛如一只孤雁，在夜色里留下一道完美的孤线后，落入了青思池中。

陆三阴看着这幕画面，微微张嘴，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一跃十数丈，早已穷究人力极限，只有那个能运用气流附着在足底的强者才能做到，这就是所谓的疾足。

他想到了桐山上跟他夺剑胎的神秘强者，顿时一股寒意从后背涌上来。

在他还在因震撼而失神的时候，青鸟从他头上飞起，从柴桑面前掠过，直入青云十三阶，留下一声清脆的轻鸣。

柴桑认得那是宁溪的青鸟，霍然起身，提着巨刀朝青云十三阶奔去。

陆三阴惊醒过来，飞身追了上去。

宁溪从林子里走了出来，望着青云十三阶方向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他们两人无法阻止，那我也无能为力。”

------

-----

这一夜的战声已远，西门纤纤的心却没有得到宁静，但与杀伐时的紧张不同，此时她心中更多的是茫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丝不明所以的失落。

止戈流这一役，让雨宫与止戈流的仇恨浮现上来，但这仇恨的起点是什么，便是她眼前这口青思圣池。

青云十三阶之上的青思池，是圣人的眼泪化成的，这句话已经在两境流传了很多年。

在西门纤纤看来，青思池只是山顶一个普通的池子，所以对其为什么会成为青思阁禁地的问题她很早就问过青思阁的长老。

陶长老说在纤纤出生之前，青思池只是嫡系弟子练武的地方，并不存在什么禁地的说法，青思池成为禁地的时间是在西门纤纤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

照时间看来，应该就是雨宫八百士入侵之后，但当时除了西门缜与纤纤的母亲，陶长老那一代人，没有一个参与了那次战役。

加之西门缜对此事避而不谈，所以那一战的始末，无人知晓。

西门纤纤的母亲故去之后，西门缜突然下令所有人禁足青思阁，这项命令当时引起了几位嫡传弟子强烈的反弹，其中一人便是李占山，传说还有一人因此离开了青思阁。

西门纤纤一直都能自由出入禁地，从来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机关禁制或者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她曾经问过她父亲，西门缜对此的说法则是，所谓的禁地只是一个不想被人打扰的地方。

“总有个时候找个地方独静静。”

这是西门缜的原话，这时候的西门纤纤终于理解了，自她当上止戈流与青思阁掌门之后，每天所面对的事除了报仇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东西，那就是直面人性。

若说李占山一事体现了个人人性的善变阴暗面，那同时面对数百人人性阴暗面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就可想而知了，西门缜就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余年，西门纤纤光是想想就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敬意。

现在想来，青思池绝不是所谓的一个想静静的地方，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一夜风雨入侵的目标。

一夜风雨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淳于心便知道，灭亡止戈流并不是一夜风雨发动这一役最终目的，所以他才不顾一切的守在青云十三阶下。

西门纤纤对此心存感激，心想心叔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她花了很长的时间，点亮所有的梧桐灯。

这些灯笼是她每一次离开止戈流去寻找那人时所挂上的。

每一次离开，她都告诉自己，这一次我一定能找到他。

可三年来，少则三五日，多则三五月，她离开了十九次，挂了十次只灯笼，可她终究没有找到那个人。

此次止戈事变，她以为他会闻讯而来，可是，柴桑来了，狄败青也来了，他终究没有来。

“掌门，属下有事汇报。”

平飞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后。

听到这个声音，西门纤纤很是吃惊，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西门纤纤瞬间就握住了剑柄，因为柴桑是不可能放任何人进来的。

青鸟从青云十三阶冲出，直上青云，发一出声警告性的清鸣。

拔剑，转身，青萍之末。

西门纤纤只用了一瞬间便完成了所有动作。

但还是比不那个人的速度。

踏一足，瞬十丈，这就是疾足。

几乎在她转身的瞬间，一只手便扼住了她的咽喉，推着她向退去，一柄乌青的长剑从平飞的袖子里刺了出来。

西门纤纤看到那柄剑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切的反抗都没有意义了，这一剑太快了，根本没有任何求生的余地。

这时候，远处来了一个重叠的声音。

“纤纤……”

西门纤纤的身体撞在了梧桐树下，她手中还抓着青渊剑，眼睛看着树上的梧桐灯，或许这已是在人世的最后一眼，想到此生的执念，她闭上了眼，喊了一声：“陆三阴。”

那本已刺下的一剑，不知怎么的偏了向，刺入了西门纤纤脸颊旁的梧桐树上。

西门纤纤听到声响，睁开了眼，看到了那人惊惶失措地看着自己的样子，他的目光内闪烁着不知名的火焰，他的声音如同他此时插入树上的剑一般剧烈地颤抖着。

“原来是你……为什么是你？”

他的脸上充满了极端痛苦的表情，喃喃自语着。

“纤纤……”

这时候柴桑扛着大刀冲了进来，横刀朝那人横砍而去。

那人迅速地回过神来，拔起插在树上的剑掠退数步，柴桑见纤纤无事，继续抡刀朝他砍去。

柴桑重刀力沉，速度也不慢，三两步便抢到身前，力劈而来，盛怒之刀，已呈斩石断木之势。

那人心知厉害，旋剑反握，剑锋触地一瞬，反扑而上，硬撼柴桑力压而来的重刀。

一击之下，两人竟是各自震退，饶是柴桑臂力惊人，犹能感到来自刀身的余力震动。

正迟疑间，快剑再度攻来，柴桑抡刀横扫护住周身，岂料这人速度之快，竟能快刀半分，近身压制。但柴桑岂是等闲之辈，单身握刀，抡重拳朝那人砸去，那人被强拳逼退瞬间，重刀已经临身。

那人这次没有力挡，而是飞身跃起。

在他跃起瞬间，霸王卸甲，竟将平飞的衣服以及面具尽数扯下，朝柴桑丢去，挡住了柴桑视线，柴桑横刀劈烂衣服，正要追去时，那道身影已如一飞鸟，落入了青云十三阶下。

柴桑正欲追去，却被西门纤纤叫住。

“阿桑，算了。”

柴桑插刀入地，赶紧跑到西门纤纤身边扶着她，同时关切地问道：“纤纤，你没事吧？”

西门纤纤捂着脖子坐了下来，咳嗽了几声，缓了口气，说道：“没事。”

柴桑骂道：“这混蛋，我迟早杀了他。”

西门纤纤摆摆手，说道：“算了，如果他要杀我，我早死了，是他放过了我。”

柴桑有些不解，问道：“纤纤，你认识他吗？”

西门纤纤摇摇头，说道：“不知道。”

柴桑道：“这就奇怪了，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放过你。”

西门纤纤白了他一眼，笑道：“你这是希望他不放过我？”

柴桑连忙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青鸟盘旋落下，站在西门纤纤的肩头，跳来跳走，好似在庆祝她逃过一劫。

西门纤纤摸着他的羽毛，微笑说道：“小家伙谢谢你，也谢谢你的主人。”

青鸟好似听懂了她的话，用头蹭着她的掌心，发出一声低鸣。

西门纤纤忽然问道：“阿桑，刚才是不是你叫我？”

“是啊，不然你以为是谁？”柴桑觉得这话问得莫名其妙。

西门纤纤显得有些失落，道：“哦，这样啊！”

柴桑想着刚才的事情，如果不是这只青鸟传讯，他根本不可能发现异状，想到这里柴桑心存感激地伸出手，想去抚摸青鸟，不料青鸟却不理他，一拍翅膀就飞到了梧桐树上。

柴桑叹了口气，看着西门纤纤认真地道：“这次的确要是感谢宁溪了，总之以后要更小心些了，你就留在我身边好了。”

看着他这认真的模样，西门纤纤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问道：“你一个大男人，一天闲闲没大事就围我转吗？”

柴桑看着她，慢慢翻了个白眼，说道：“我是认真的。”

“好吧好吧，我知道你是认真的……我的意思是，你就没有什么要追求的东西？”

“至今我还没有找到自己要坚守的道义，所以我就暂时先当你的护道者，为你护道，守护所你坚守的道义。”

柴桑生怕他得意，便补充说道：“我说的不是永远，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夜空里忽然响起一声鸟啼。

两人抬头望去，只见那只青鸟翩然而去，落入黑暗之中。

西门纤纤望着这片夜色，显得有些宽慰，眼中流露出一丝宽慰，纵然这片黑暗再深，纵然她看不到，但依然有人在她看不到的地方守护着她。

宁溪在那里。

陆三阴呢？

### 第二十四章我在哪里见过你？

一道青色人影在树林中急急而奔，不远处，另一道青色人影，急追而来，而这人正是陆三阴。

他从柴桑的另一入了禁地，目睹了这青衣人要杀西门纤纤以及刺偏那一剑的过程，在此人与柴桑一战后，他追了出来。

杀一个人是要原因的，不杀也一个也是有原因的，他不知这人为何不杀西门纤纤，所以他要弄清楚。现在的止戈山充满了层层迷雾，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都不能放过。

狄败青快在出刀的速度，陆三阴则快在跑的速度，他对自己速度有足够的信心，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追上这青衣人。

无论他怎么追，始终保持着三丈的距离，陆三阴暗自庆幸，那人再也没有施展疾足，否则他已经被甩到百丈开外了。

这是个好消息，间接说明了这人没有他想象中那般强，至少还没有达成那夜夺剑胎的那人的程度。

陆三阴飞跃上树，折技为箭，朝那人掷去。

但那人身法闪快，竟是一一闪过，反手还抓住两根，反朝陆三阴掷来。

两人这样的距离僵持了百丈，始终不增不减，陆三阴显得有些焦急起来。

突然间，宁溪从前方的林子里蹿了出来，抓了一把土，朝那人洒去。

青衣人防不急猝，赶忙挥袖一挡，从而慢了半步。

宁溪立即抽剑压上，那人持剑一挡，剑未出鞘，便将宁溪震惊数步，但也被拖慢了半步。

陆三阴抢到这一步的时间差，掠到两人之间，在那人出第二剑之时，挡在宁溪身前。

没有任何的迟疑与犹豫，青锋出鞘，在夜色下划出一道冷光，朝陆三阴斩去。

腥红的剑胎从袖子里滑落下来，被陆三阴握住瞬间，便随风而起。

风起毫末，剑起青萍，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9C%E6%BB%82)，激飓熛怒。耾耾如雷，回穴[错迕](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99%E8%BF%95)，侵万穴，而王百谷。

轰的一声巨响！

两把剑在夜色里相遇，天地收声，厉风呼啸而起，被风吹起的衣衫，宛若沾了水的布棍，变得沉重起来，发出啪啪的碎响。

这一剑交击之下，两人双足，下沉半分。

陆三阴惊骇至极，青萍之末，是以最快的速度求爆发，蹶石伐木，[梢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A2%E6%9D%80)[林莽](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7%E8%8E%BD)的一剑。

而青衣人剑走奔雷，势若流星，以力克力，以速破速，一击之下，竟是不分轩轾。

两人足间的落叶，霎时被风卷起，向四周散去，这不是被夜风吹而的，而是被两人分开时带起的吹起的。

看着场间的画面，观战的宁溪有些错愕，很是震惊。

她也习有陆三阴的剑招，即便是身为女子之身的西门纤纤，施展出的青萍之末，也能抵住红甲人林时雨的重刀，更别说作为创招者的陆三阴了，而这青衣人竟然没有在这招上吃亏半分，此人的强大远远超出了，远超出她的想象。

而更他在吃惊的是，青衣人那口的剑，剑上青光，灿若星辰。

剑身之上，刻着奇异的图腾与文字，饶是她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部落的文明，也找不出任何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图腾。

不，她是见过的。

宁溪突然想起了陆三阴以前那口剑，那口剑也是青色的，剑身也刻着奇异的图腾与文字。

她清楚的记得，当年纤纤初见那剑时，格外欢喜，陆三阴便请剑师打造了一口与之相同的剑送给纤纤。

可这时，陆三阴已不再用那剑，而是用着这口一尺左右的剑胎。

剑胎上没有剑光，只有剑屑，纷纷而落。

陆三阴望着那口青色的剑，问道：“你是谁？”

青衣人低头望着剑锋，神情淡漠地道：“问剑吧！”

夜风骤起，林叶纷乱，纷乱中，两人再次相遇。

招行式往不过十余式，却已几度攻守互换，胜负逆转，两人心中各自震撼。

这个震撼是多重因素的，除却对对方的剑艺的震惊外，还有就是两人惊奇的发现，两人的剑路竟是惊人的相似，尤其是以速度求爆发这点，更是空前一致。

陆三阴想起了一些几乎忘却的往事，求证之心更加坚定，于是以一式重击强制划开战局，两人再次分开。

陆三阴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道：“既然你没有对纤纤下手，我想我们应该不是敌人，我叫陆三阴，我想知道你是谁？”

青衣人看着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扬起了剑锋。

陆三阴无奈地叹了口气，有些事情终究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两道身影乍然掠起，在空中形成两道残影，这是第三轮的对决。

“住手。”

宁溪一声高喝，突然介入战局，横在两人中间。

两人各自吃了一惊，剑偏三分，两口柄分别从宁溪左右两颊刺了过来。

青衣人的剑指着陆三阴的咽喉，陆三阴的剑也指青衣人咽喉，而宁溪就脸就在两口剑之间，只要她稍稍一动，两口剑就会划破她美丽的脸颊。

她的脸是正对青衣的人，所以她清楚的看清了青衣人的样子，然后青衣人从她的目光里看到了她渐为复杂的情绪。

那双美丽的眼睛，从期待到惊奇，再到失望，然后化为缅怀悲伤，在悲伤之后竟然又出现了类似失而复得的喜悦。

在两口剑锋之间，她流着冷汗，有些颤抖地问道：“我在哪里见过你？”

青衣人没有说话，但眼中却闪过另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并不像宁溪眼中的那么复杂，而是一种无比纯粹的恨意。

陆三阴清楚的地看到了这道恨意，他以为下一刻青衣人的剑便会反向隔断宁溪的咽喉。

在那电花火石间，他抬起手，抓住那柄随时可能变向的利剑，然而青衣人却收剑飞退，随即消失在无边暗夜里。

“罗青邪。”

一个淡漠的声音，从他消失的方向传来过来。

宁溪望着他消失的方向，怅然若失，眼中有泪光闪过。

陆三阴没有看着她的泪水，不知道她现在是怎样的情绪，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绪，他现在有些恼火。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见过他，但你刚才的行为是在玩命。”

宁溪便没有被他唬住，突然望着他，反问道：“我和娘亲找了这么多年，你以为没玩过命？”

陆三阴怔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宁溪眼中的泪光，他想伸手去擦，却又觉得不好意思。

两人看着彼此，都没有说话，气氛显得有些沉默。

“不管怎么说，刚才谢谢你。”

最终，陆三阴打破了沉默，向她道谢。

昨日为夺剑胎，陆三阴受了那神秘强者一掌，双流之气打入他的体内，把他打得半死，然而又被引爆的地气重创，几乎半废，所以遇到山贼时，才不敢动手。

今日之举，纯属是在玩命。刚才与青衣人罗青邪的那两回合交战，看似不分轩轾，实则早已气空力尽，宁溪看得清楚，所以才舍命介中，强制中断战局。

陆三阴这声谢谢，是该然的。

宁溪伸手抹掉眼泪，仍有些气鼓鼓地道：“不客气，战五渣。”

陆三阴笑了笑，摸着她的头，安慰说道：“他既然没有对纤纤下手，又愿意留下名字，我想这事会有转机的。”

宁溪高兴地嗯了声，露出了笑脸，这多年的追寻，总算看到了一丝曙光。

“你确实他真是你想要找的人？”陆三阴很认真地确认了一遍。

宁溪点点头，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当年他们是一起失踪的。”

陆三阴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就算没有见过他，他那口剑也应该是见过的。”

“的确，那口剑和你之前的好像，那你原来的剑呢？”

之前陆三阴只向他提了剑胎的事情，却对那口剑只字不提，故而这样问。

陆三阴闻言想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沉默半晌，才道：“为了得到这剑胎，我把它插入桐山地底了。”

宁溪显得有些失望，说道：“可惜了一口好剑，本来还想用它跟罗青邪拉拉关系的。”

陆三阴安慰道：“放心，我这个剑胎和他的那口剑也有所感应，改天我陪你去找他。”

宁溪瞪大了眼睛，问道：“为什么是改天？”

陆三阴看着夜色下的青思阁，说道：“经过刚才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在这片夜里还藏着很多危机，需要我们去解决。”

宁溪有些不解，问道：“一夜风雨已经退走，罗青邪的刺杀也没有得手，现在还有什么能威胁到纤纤？”

陆三阴说道：“那个带头反对纤纤上山的长老是不是没有回山？”

宁溪有些恼火，尖声道：“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

陆三阴道：“所以我希望你去查探一下，你有青鸟协助，要找到他应该不难。”

宁溪看着他，问道：“那你呢？”

陆三阴看着远方夜色，说道：“我要去找一夜风雨。”

宁溪闻言大惊失色，怒道：“你不要命啦，忘了刚才差点死了吧？”

陆三阴道：“放心，我只是去找落单的。”

“兽散入林，人散入市，你怎么可能找到他们？”

“我想有一个人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撤走的。”

“谁？”

“应江湖。”

### 第七章成为山贼王的男人

话说这百里山与止戈山只隔着一条百里溪，百里城两大名山之一，百里山上便植枫树，一到秋天，满山红叶，美不胜收。

一年前百里城来了一个少年，这少年名叫应江湖。一到城里，他就到处询问如何在百里城扬名立万，人们纷纷指着止戈山说：“只止戈山的西门缜是百里城最厉害的人，只要打败了他，你就能扬名立万。”

少年便上了止戈山，想与西门缜一决高下。然而却在止戈山上他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告诉他，要想扬名立万，打败西门缜就可以了。但要在百里城立得住脚，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就算你打败了西门缜，但止戈流与青思阁人多势众，一个人出一个拳头，就能揍死你七八十次。

少年觉得很有道理，便离开了止戈山，他坐在百里山上坐了三天，思考如何拉一票人，在百里城干一番大事，但一直苦无头绪。

直接看到山下有人抢劫，他终于明白了，金钱是万恶的起源，也是世界转动的核心能源，只有以钱为中心，才能迅速召集人马。他没有钱，那就抢钱，于是他成了百里山的第一个山贼，并四处张贴告示，很快便召集了一帮不务正业的二五仔，在百里山成立了盗贼团伙。

抢人不抢命，抢七分留三分，下次再来只抢你五分，下下次便只抢你三分，下下下次他就不抢你了，甚至请你喝酒吃饭，拉你入伙。

你要是被抢了不服气，有两种渠道，一是写一封陈情表，述说你令人声泪俱下的悲惨故事，要是觉得合理，我就把钱还给你，二是下次找人来大家平静气的打架，打赢了我双倍还你钱。

这个山贼制度看似奇葩，实则很有效用，有的人甚至自愿来到百里让你抢个三五次，然后等着被拉入伙，理由很简单被抢三五次，你更抢个三五人就回本了。

这个制度最绝的是，最开始的时候，事情不疼不痒，甚至不能算是抢劫，与其请出青思阁出头，还不如找个先生写一封声泪俱下的陈情表。

事情不疼不痒，青思阁也就没有介入的理由，百里山很快就状大起来，但这时候，青思阁那边想管也管不了了，因为你会发现，百里山上的强盗一半以上都是曾经被打劫的人。

这时候你再去剿匪，山贼们表示我们也是受害者啊，我们被抢的时候你不来，现在凭什么打我们？青思阁都不禁觉得他们说的好有道理，于是悻悻而归。

听完这个故事，陆三阴开始脑补青思阁围剿百里山的场景来。

青思阁：为了百里城的安宁，请你们败亡吧！

百里山山贼：好啊，你来安排工作，赔偿我们被抢的损失啊。

青思阁：……

------

------

这些事情自然是阿漂哥告诉陆三阴的，阿漂哥还说今天百里七人众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子，正在举行封王百里的庆典。

陆三阴与宁溪对这个叫应江湖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跟着他上山瞧瞧情况。

走了一会，诸人来到了山腰处，然后陆三阴看到了一个灰白衣衫的少年坐在门栏上。

他坐的姿势有点像打坐，但脚却没有盘起来，而是向前伸去，双是脚踝交插，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放在大腿上，然后十指交插，双目微闭似在冥想一般。

在他身前，坐着的数十人，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还不时朝那人坚起大拇指，看起来热闹非凡。

在那人头上的大门的匾额上写着“百里七人众”几个大字，在他是一座大院，没有任何山贼营地哨卡的气息，仿佛只是一间普通的山间别院，但那人拦在门口，谁也进不去，不禁给这间院子增添了一丝神秘的气味。

这时候，那人的目光突然张开了，从坐着的人群中越了过来，然后看到了阿漂哥，阿漂哥朝他招了招手，说道：“哟，老应啊，怎么还没开始呢！”

那人脸上的平静与淡定瞬间消失怠尽，朝阿漂哥大吼道：“还不是在等你这混蛋，你丫的又在我山下发小卡片了吧？”

阿漂哥挑眉说道：“发什么小卡片，这不是给你带了两个人来？”

那人打量了陆三阴与宁溪一眼，眉头微皱，问道：“金锋仔呢？”

“这个啊！”阿漂哥摸摸着，笑道：“金锋仔托我给你带个话，他说参加你这中二的会议有失色优雅的气质。”

应江湖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我呸，一个打铁的，还谈什么优雅的气质。”

宁溪悄悄地陆三阴道：“虽然不知道那个金锋仔是什么人，但无疑他说的很有道理。”

陆三阴点头，对此深表同意。

“为虾米金锋仔不来？为虾米打铁的没有优雅的气质？为虾米百里七人众开会，没有百里七人众？”

这时候，一个稚嫩的声音打破了从人群中传来，诸人定眼看去，却是一个坐在应江湖不远处的小光头，约莫七八岁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呆萌。

宁溪有些惊讶，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孩子，问道：“这么可爱的孩子，是抓来卖器官的吗？”

阿漂哥道：“这么可爱的孩子，当然是个山贼啦！”

宁溪：……

应江湖对小孩道：“好了，小宝，开会了，你再问为什么，就耽误吃饭时间了。”

那叫小宝的孩子闻言立即捂住了嘴。

应江湖直起身来，朗声说道：“天就要黑了，所以就此省略一万字的感言，直切主题。”

台下为他这人性化的做法一片欢呼，应江湖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道：“今天是百里七人众成立一周年的日子，感谢大家来参加此次的匪民一家亲活动。想必很多都认识我了，但也还有路过的，我就重新介绍一下，我叫应江湖，狮子座，是要成为山贼王的男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所以……”

宁溪听他滔滔不绝，断然打断了他的话头，举手问道：“大哥，不是说省略一万字的感言了吗，怎么还这么多废话？”

气氛突然就冷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大家都在想这个姑娘的下场会怎样。

应江湖也觉得有些尴尬，但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山贼，在这种众所瞩目的场合一定要保持宽容的气度。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百里城的扛把子西门缜被一个小瘪三做掉了，所以最近百里城有些乱。这时候百里城的治安就不能指望青思阁那帮家伙了，毕竟以前他们有多靠不住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他们的老大又死了，现在估计还在内乱。”

“这时候正是百里城危急存亡之秋，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导，站出来保卫百里城的安宁，大家说对不对？”

“对，青思阁靠不住，不能再这指望青思阁了。”

“对，说的没错。”

……

台下一片欢呼称同，哗然中，突然冒出一个声音。

“你说的那个新的领导该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一片安静。

无数双目光朝声音的发源处聚集而去。

这个声音，来自宁溪。

那些看着宁溪的目光充满了各种情绪。情绪，就是无言的声音。

陆三阴大概猜得出来他们想表达什么，有的说，姑娘我敬你是条汉子；有的说，瞎说什么大实话，万一连累到我们怎么办……

眼见气氛从尴尬变成了压抑，陆三阴不禁捂住了脸，鬼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还好，这时候有阿漂哥。

阿漂哥站了起来，哈哈大笑道：“哇，这位姑娘真是目光独到，火眼金睛，给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领导者。”

众人怔了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于是阿漂哥又道：“这位姑娘推荐了应江湖应大王做我们新的领导，大家可有人反对？”

诸人又怔了下，然后慢慢反应了过来。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这位姑娘的看法。”

“这个姑娘真是目光如矩，我双手加双脚同意。”

“坚持拥护应大王领导百里城。”

……

冰冷的气氛立即变成了温暖的洋流，应江湖也露出了笑脸，陆三阴与宁溪同时看着阿漂哥，用眼神说道：“论无耻，你排第二，真的没人能排第一。”

应江湖咳嗽两声，说道：“既然大家盛意拳拳，那我也就不再推辞了。为了回馈大家的信任，保卫百里城的安宁，我提出了封王百里的理念。”

应江湖道：“以后为了规范百里城的行动，我们在此约法三章：

第一 我们以后不抢劫，不杀人放火，不奸淫掳掠，但你要给我交保护费，当然，我可以保证今后也只能我一个人在收保护费，那些乱收费的人，我就来清理

第二打架的，斗殴的，聚众赌博的，一切照旧，但要以后先来百里山报备，不会你会很惨。

第三就是百里城只有一个王，那就是我应江湖。”

应江湖从怀中拿出一个名册薄，对诸人道：“以上三点，简称封王百里，大家要是没意见，就到这上面签字。”

陆三阴问道：“有意见会怎么样？”

应江湖道：“那我们只能到后山慢慢说。”

陆三阴又问道：“为什么到后山说？”

应江湖不阴不阳地道：“因为后山泥土很松软。”

泥土很松弱，风景也不错，铁撬插在那，随时可埋人。

这是百里城诸名的打油诗，百里城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时间汗意渗渗，然而这时候又看到宁溪缓缓地伸出手来，应该是有问题。

诸人立即异口同声地咆哮道：“你不要说话了。”

宁溪感觉有些尴尬，弱弱地道：“我只是想问，可不可以中场休息，考虑一下？”

应江湖很爽快地道：“可以可以，大家考虑好后到我这签名就可以离开了。”

诸人吁了一口气，爬起来抹了把汗，冲过去签字，这时候还考虑个屁，考虑要不要被埋在后山？尽快签字离开才是王道。

宁溪用看垃圾的眼神看着签字离开的众人，顺便看到了正在向众人发卡片的阿漂哥，不禁叹了口气，回头时，陆三阴已经走到了西边的枫树下。

陆三阴摸着枫树上皱起的树皮，想到了当年与纤纤等人在此处赏秋枫的时光，想起了当年纤纤在夕阳下练了那招青萍之末时，洋洋得意的表情。

那时候他坐在树上，看着坐在这树下的她专注弹琴的背影，以及那在夕阳下耀眼夺目的剑簪，秋风吹起的声音轻柔的就像她的琴声，他又想起了千落，想起了那行字刻。

宁溪走过来，看着另一棵树沉默不语。

陆三阴道：“很多事情，过去了很多年，却仍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啊。”

宁溪叹了口气，说道：“当年纤纤在夕阳下练成那招青萍之招之末后，挥舞着宝剑朝你大喊时那洋洋得意的表情，可那时你似乎没有注意到她，于是她生气地一跃而起，勒住你的脖子，谁知道你没有坐稳，两个人一起从树上掉了下来，摔了个人扬马翻。”

陆三阴白了她一眼，说道：“这么糗事，你总是记得很清楚。”

宁溪笑道：“所以当年你刻在这里的那行字是什么呢？”

陆三阴看着他，笑道：“原来你还记得。”

宁溪也看着他，笑道：“当时的你深情款款，含情脉脉在这树上刻字的模样，被纤纤偷看后你打气急败坏的销毁刻字时的表情，已经成了我们嘲笑的经典安全，怎么可能忘记呢！”

陆三阴苦笑不语，宁溪问道：“所以当时你究竟在这刻了什么？”

陆三阴看着树上那些已经模糊得分辨不清的字刻，旧时的情景似也模糊起来。

“我愿长眠此树下。”

“什么？”

陆三阴道：“在那之前或之后的岁月，我的人生只能用一片狼藉来形容了，所以我很珍惜那时岁月，我想对你来说那同样是难以忘却的记忆吧！”

宁溪也陷入了沉默，因为她想起了那个半抱着臂，慵懒地靠在另一棵树上，看到远山的人，那时他的眼神寥落得就像天上的孤星。

满山的红枫，看树出神的少女少年，在夕阳在形成了一幅极好的画面。

然而这时候，阿漂哥说了一句话，让这幅极好的画面变得极不和谐。

他是这样说的：“路是还是条路，二狗子已经不是当年的二狗子了。”

陆三阴的视线也从远方收回，落在了阿漂哥的脸上，脸色顿时沉了下去，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手里有一把狗屎，他一定塞到阿漂哥嘴里。

阿漂哥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好似永远都不会睁开，嘴角微扬，似笑非笑地说道：“我想说的是，骚年你该去签字了。”

宁溪问道：“如果不签会怎样？”

说完这话，就看到山道上刺眼的光，那是上百把明晃晃的砍刀在夕阳下的耀眼光芒。

看来要走先得干上一架了，宁溪伸手摸剑，有些跃跃欲试，陆三阴赶紧拦住，然后对山道上的人道：“等等，让我们商量一下。”

那人点头，陆三阴拉宁溪拉到一边，窃窃私语起来。

“怎么样，打不打？”

宁溪以为是要商量战术，一脸兴奋。

陆三阴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她，说道：“打个屁啊，不是说了我现在的战斗指数最多不超过五了吗！”

宁溪完全不以为然，说道：“这有什么关系，根据设定，你这个战五渣被逼入绝境，然后光环爆发，各种开挂，把这些二五仔打得做狗爬。”

陆三阴怒道：“妈的，我可没有这种中二的设定。”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上百把明晃晃的砍刀对着你，你说怎么办？”

……

……

宁溪用看垃圾的眼神看了陆三阴一眼，她已经知道陆三阴要说什么了，还能怎么办？那不就是投降咯。

“战五渣。”

宁溪不想再直视陆三阴接下来低头为人头背书的样子，于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应江湖正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一脸春风沉醉的笑意。

宁溪没好气地问道：“干吗？”

应江湖笑道：“上一个吐槽我这么厉害的，是我老大的老大。”

“搭讪的方式真低级。”宁溪惊起一身鸡皮疙瘩，骂了声变态，然后愤愤离开。

应江湖内心噗通一阵，这时候陆三阴也签好了，看到自己是最后一个，便把名册丢给了应江湖，问道：“这下可以走了吧？”

应江湖接过来后，指着宁溪说道：“这位姑娘还没有签呢！”

宁溪尖声叫道：“我才不要为你这个死变态背书呢。”

应江湖显得有些沉默，陆三阴朝她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大小姐，你签个假名会怎样？

宁溪明白了他的意思，却仍是把头一甩，意思是我才不要，大不了打一架。

应江湖没有说什么，翻开名册，看到最后一个签字，不禁皱起眉来，叫道：“陆人甲？”

是的，你没有听错，他也没有看错，陆三阴用的假名就是陆人甲。

陆人甲，路人甲，宁溪突然有些后悔，没有上去写一个什么宁十三娘。

看着应江湖皱眉的模样，陆三阴水禁有点佩服起自己的想象力来，正准备笑出来的时候，另一个小宝说了一句话。

确认的说，小宝说的是一个字——到。

陆三阴与宁溪确信自己没有听说，应江湖叫了一声陆人甲，小宝就像被点了名字一般跳了起来，说道：“到。”

应江湖道：“我没有叫你，我是在叫陆人甲。”

小宝一脸迷茫，问道：“为什么叫小宝，不是在叫小宝？”

应江湖一脸沉默，有些想打人。

陆三阴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个笑脸，问道：“除了小宝你还有什么其他名字吗？”

小宝答道：“小宝是小宝的小名，小宝的大名叫做鹿人甲，鹿是麋鹿的鹿。”

场面一度变得尴尬。

应江湖仍是保持着沉默。

宁溪笑得前仰后合，肚子有些疼。

阿漂哥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眼睛的那条缝此时已经看不到了。

小宝不明所以，不理解发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陆三阴突然低下声，摸着小宝的光头，若无其事地道：“鹿人甲你好，我叫陆人甲，以后请多关照。”

小宝挠着头，问道：“为虾米我们都叫鹿人甲？为虾米鹿人甲要关照陆人甲？”

陆三阴恬不知耻地道：“因为你是本地鹿人甲，我是外地陆人甲。”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阿漂哥拍拍陆三阴的肩膀，然后离开。

“小宝走，我请去吃六块钱的麻辣烫。”

“可不可以再加个鸡腿？”

“可以可以，你想加多少个都可以。”

小宝很高兴，跟着阿漂哥离开。

宁溪催促道：“还不赶紧走！难道要留在这儿继续丢人现眼？”

陆三阴问道：“去哪里？”

……

……

应江湖本想阻拦几人下山，但宁溪一个眼神瞪过来，他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宁溪已经走了好远，赶紧跟了上去。

“老大，就这么放他们走吗？”

看到应江湖不作为，一个小弟上前问道。

应江湖望着宁溪的背影，有些失神，口中喃喃道：“她姓宁，她姓宁……”

那小弟见他反应异常，又问道：“老大，你没事吧？”

“有事。”

“怎么了？”

应江湖突然捂住胸口，说道：“遭了，是心动的感觉。”

百里山众：……

应江湖自顾自地道：“飞羽姑娘说的对，今天果然是我的幸运日，爱恋幸运日。”

### 第二十五章社会人应江湖

止戈流的一夜过去了，但一夜风雨的却没有，一夜风雨在撤走的过程中，出了一个意外。

那名在止戈山在被柴桑吓破胆的杀手，因为害怕被清算，而逃离了一夜风雨。

他是来自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强盗，方山五雄中唯一的幸存者，在二十一寨覆灭之后，被一夜风雨所招揽，意图在这个杀手集团中磨砺自己，以图日后报仇。

这一夜，他终于见到了他的仇人，而他的仇人一拳便打爆了一个杀手的头，他认识那名杀手，那并不是一位弱者，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报仇了，他已经丧失了面对他的勇气。

林时雨领队如领军，刚才在止戈山的行为无疑是扰乱军心，这是死罪。

那名杀手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撤走的时候趁乱逃离。

一夜风雨很快便发现了此事，于是派人追杀，而追杀他的人，正是打算在柴桑背后捅刀却被一掌打飞的林夜雨。

雨楼三百士，以雨为名，以名为阶，他们的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地位与特征。

林夜雨，就是藏在夜色里的风雨，不知何时而落，不知何时而至，便风雨加身，黄泉献命。

他是一夜风雨中，最好的杀手，所以这个任务非他莫属。

那名逃亡的杀手如野狗般在漆黑的林中横冲直撞，而林夜雨已从夜色中缓缓抽出了剑。

而在这时。

只见一道冷若秋水的刀光，在前方的林子里出现。

刀是杀人的刀。

这样的刀，百里城只有一把。

杀人刀，刀杀人。

仇百里者杀百里。

百里七人众第五人仇百里。

林夜雨是惯于暗夜中捅刀的人，正面为敌并不是他的强项，何况这时候还受了伤，所以他选择退走。

杀手分两种，一种是后天锤炼而成，他就属于后天锤炼，在这个后天杀手体系里，只有那名青衣刺客比他强。

另一种是先天自成，这种人的杀觉杀竟以及杀人时的心境都是先天自成的，这种人是最可怕的杀人者，在他的组织里，也只有一人。

当他看到仇百里的瞬间，他杀手的直觉让他清楚知道，这是一个天生的杀人者，虽然还比不上组织里那个人，但已经不是他能应付的角色。

他紧握着剑锋，警惕地盯着缓缓逼进的仇百里，并且缓步后退。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仇百里身上，以至于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踩了一根凸在地上的树根，树根很大，说明树也很大，树很大说话可以藏人。

一记闷棍从树后伸出，击中了他的后脑，林夜风只感头晕目眩，扑倒在地，吃了一嘴土，但还没有晕过去，于是他挣扎着扭头向后看去。

那名逃亡的杀手，慌乱中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头也不回朝山间小道逃去。

只见应江湖与山贼小宝，从大树后面走了出来，一人手握一只木棍，不时用木棍拍一下手，恫吓意味十分明显。

林夜雨隐隐猜出了对方的身份，正准备交涉，却是应江湖先开了口。

应江湖看着笑笑，问道：“怎么样啊，你这个专门背后捅阴刀的二五仔，被捅阴刀的感觉不错吧？”

山贼小宝认真问道：“为虾米捅阴刀不用刀捅，而是要用棍子敲？”

应江湖骂道：“妈的，给他一刀把他捅死了，他还怎么体会？”

山贼小宝又问道：“为虾米不把他捅死？为虾米要让他体会？为虾米捅死不能体会？”

应江湖有些不耐烦了，指着林夜雨说道：“你去问他吧！”

山贼小宝走上前，认真地问道：“为虾米不把你捅死？为虾米要让你体会？为虾米……”

林夜雨突然暴掠而起，伸手去抓山贼小宝做人质。

只听砰的一声响。

刚刚离地的林夜雨便被扬起的木棒拍进了土里。

林夜雨吃了一嘴落叶，扭头看着山贼小宝，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那一棍，正是山贼小宝拍的。

一个七分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比他出手更快，用力更猛，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山贼小宝觉得自己有些委屈，问道：“为虾米你要偷袭小宝？为虾米……”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应江湖拿着烧鸡屁股直接塞住了他的嘴。

“好了，换你老大我问了。”

山贼小宝丢了棍子，抓着烧鸡脖子，用力一咬，把整个鸡屁股都咬了下来，溅了满嘴的油渍，然后默默地退到一边。

“知道老子是谁吗？”

应江湖屈指成拳，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一幅嚣张跋扈的流氓嘴脸。

林夜雨微怔，还正要说话，却又被应江湖抢了先。

“老子叫应江湖，社会人应江湖，是要成为山贼王的男人。”

林夜雨有些恼火，心想小小山贼，也在我面前嚣张，冷冷地问道：“你想怎么样？我可是一夜风雨的人。”

应江湖楞了楞，林夜雨以为他怕了，缓缓站起来。

忽然，应江湖一脚踏在他肚子上，再次把他踩到土里。

林夜雨捂着肚子蜷成一团，痛苦地叫着，想推开应江湖的脚，应江湖却踩得更狠了。

仇百里走上前来，问道：“要怎么处置他？”

应江湖说道：“先揍一顿再说。”

仇百里说道：“万一揍不死这小子跑回去，带人找我们麻烦怎么办？”

应江湖眼珠一转，朝着正在吃鸡的山贼小宝看去，说道：“小宝你来揍。”

山贼小宝眼前一黑，叫道：“为虾米是小宝来揍？为虾米不是仇老五揍？”

仇百里立马投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说道：“七分死，还是五分死？”

山贼小宝打了个寒颤。

应江湖急了，问道：“怎么样，打不打？”

山贼小宝显得有些委屈，却又无可奈何，说道：“你是老大，你说打，就打咯。”

然后，山贼小宝在小树林，对林夜雨进行了一场不可描述的殴打。

殴打结束后，应江湖则走到林夜雨面前一脚踏在嘴青脸肿的林夜雨背上，说道：“老子是谁我想你不会不知道，至于为什么要揍你，我想还是需要我提醒一下的……”

“我应江湖这人一向讲究礼数周全，所以今天让人在百里城颁布了一条命令，以后百里城归我们百里七人众管理，打散斗殴可以，杀人放火也行，不过要先来我百里山报备，我想你们这么大个组织不会不知道，可是你们干了啥，直接越地而入，进攻止戈流，那分明就是不把我应江湖放在眼中……”

应江湖狠狠踹了林夜雨几脚，继续说道：“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要揍你。”

林夜雨盯着他，目光有些凶狠，只是加上鼻青脸肿的画面，就显得有些滑稽了。

山贼小宝看着他的表情，叫道：“为虾米小宝感觉他好像有点不服？”

“不服，那继续打咯。”

说着，林夜雨又被进行了一次不可描述的殴打，这次是王百里和应江湖一起揍的。

眼见打得差不多了，应江湖停手，继续对他实行人道主义教育。

------

-----

陆三阴从止戈山上下来后，寻着阿漂哥留下的线索赶来，在一条偏僻的山道上与那名逃亡的杀手撞了个满怀。

那人急忙说了声对不起，便匆匆走开。

陆三阴心想这么有礼貌，应该不是一夜风雨的人，便又继续向前走，顺手杀掉了几个杀手后，终于找到了阿漂哥。

阿漂哥与盛飞羽躲在不远处的树丛里，看到陆三阴后，阿漂哥作了个嘘的动作，陆三阴蹑手蹑脚地来到盛飞羽旁边，并朝前方看去。

打人的画面很黄暴力，陆三阴不禁低声感叹道：“现在的小孩可真社会。”

这时候，盛飞羽忽然向左看了陆三阴一眼，然后又向右看了阿漂哥一眼，也感叹了一句。

“嗯，这应该就是书上说的左右为男。”

一片安静。

阿漂哥忽然有些恰死她的的冲动。

陆三阴觉得真是件有趣的事，这妹子明明做事一本正经，可为什么总是让阿漂哥处于无话可说的境地呢？

但不管怎么说，阿漂哥的痛苦，便是他的快乐，于是陆三阴分别朝阿漂哥与盛飞羽伸出拇指，表示二位真是学识渊博，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盛飞羽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心想难道我记错了？便翻开时刻揣在手中的两境词典认真的查阅起来。

陆三阴不再管她，飞身一跃，跳到了树上，以便更清楚的观察到那边的情况。

阿漂哥随即甩来一根绳子，示意陆三阴把他拉到树上。

陆三阴无奈，只得把拉了上来。

这时候，外境人盛飞羽查阅完两境词典，看到上面写的是难而不是男，有些分不清这两个词的区别，转脸去问阿漂哥，才发现已经没了人影。

左右无人，便向上望去，见到陆三阴已经拉着阿漂哥上了树。

看到这画面，她又想到一个词了，便轻声读了出来。

“嗯，这个叫满头大汉，这个应该不会错了。”

听完这话，阿漂哥与陆三阴一个趔趄，从树上掉了下来。

林中的动静，传入了应江湖耳中。

应江湖停下揍林夜雨的手脚，朝林子深处望去。

“出来吧。”

### 第二十六章应江湖的三个问题

陆三阴和阿漂哥没有走出去，甚至都没有着地。

两人掉下来的时候，陆三阴单手抓住了树干，阿漂哥则抓住了他的脚。

半悬在空中的两个，顺着应江湖的目光看去。

丛林沙沙作响，从林子深处，走出来的人是林时雨。

应江湖看着林时雨，脸上没有一丝惊讶的表情，微笑说道：“终于来了个能说话的。”

林时雨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并被踩在脚下的林夜雨，有些不是滋味，问道：“可以放了他了？”

应江湖抬起脚，淡漠说道：“滚吧，别记吃不吃打，再看到你捅阴刀决不放过你。”

林夜雨挣扎着爬了起来，把剑当拐杖杵，小步离开，山贼小宝嫌他走得太慢，就给他补了一脚，踹得他扑倒在两米外。

林夜雨爬起来就跑，山贼小宝看他这凄惨落迫的样子，忍不住放声大笑。

这时候，应江湖幽幽地来了句，说道：“打人者，百里山山贼小宝是也，要报仇直接找他就行了。”

山贼小宝听得脸都绿了起来，叫道：“为虾米大哥叫小宝打他，账要算小宝头上？”

应江湖揶揄道：“我可没叫你踹他最后一脚。”

山贼小宝觉得有些委屈，气鼓鼓地转身过去，不停的踢树。

林夜雨忽然有种很羞耻的感觉，很是恼火，心想被这小子打一顿真是羞耻。

林时雨看了他一眼，觉得他留下这，对一夜风雨才是真正的羞耻。

林夜雨明白他的意思，一瘸一拐地走进黑暗之中。

应江湖看着他落魄的背影，脸上不由得露出愉悦的表情。

林时雨看着他问道：“这就是你的目的？”

应江湖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转而问道：“昨天我在百里山封王百里的事，我记得你们有一个小弟是参加了的。”

林时雨皱起眉头，他指派的是一个本地商贩去参加的，想不到应江湖应江湖竟能看出破绽来，心想这人确实不简单。

“那又怎样？”

应江湖看着他，眼中出现了愤怒的情绪，冷冷说道：“我应江湖做事最讲究礼数周全，攻打止戈流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先得来百里山拜山头，报个备，兴许还可以跟你们结个盟什么的，但你们却过而不入，直接越过我去打止戈山，那不是在抽我应江湖的脸吗？”

林时雨作为一夜风雨的领导者，自然不会这么被他唬住，而他也有自己的愤怒，若不是应江湖提前给西门纤纤通风报信，止戈流这一役，他们必然已经拿下了。

林时雨抬眼，与他的目光撞在一起，冷漠地道：“所以最后那一掌是你出的？”

应江湖由怒转笑，说道：“自己猜咯。”

“刻意惹怒一夜风雨是不智的行为。”

林时雨的脸上的情绪消失了，只是言语还是一样冰冷。

应江湖举起手中的木棍，说道：“我的本地木棍可不是吃素的。”

林时雨怔了怔，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的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林时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既然如此，那扯平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算服软的一种，应江湖对此很满意，但还不是十分满意。

“哪有这么简单，回答我三个问题，才算扯平。”

林时雨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彻底怒了，说道：“别给脸不要脸。”

“好好。”应江湖摆摆说，表示此事作罢，说道：“那换一种说法，我们来交换三个问题。”

林时雨没有说话，更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应江湖就当他同意，便问道：“一剑倾城为什么会配合你们与西门纤纤父女决斗？”

林时雨微异，想不到应江湖竟能看透这一层，沉默片刻后，说道：“不是配合，只是利用，因为他想报仇。”

应江湖听完这句话，心想果然如此，本想再追问他想报什么仇，却发现问出口便是第二个问题了，他不想将第二个问题浪费在这个身上，遂道：“那么换你了。”

“止戈山上的那一掌是不是你发了？”

应江湖摇摇头。

“那么是谁发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现在该我先问。”

“你问。”林时雨倒也爽快。

“当年那一役的起因是什么？”

“因为一个人，一条线索。”

他吐露的并不多，但应江湖也能接受，于是点了点头，算是默认。

林时雨道：“那一掌是谁发的？”

应江湖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林时雨发现自己两个问题都白问了，不禁有些恼火，喝道：“你这不是答案。”

应江湖像看白痴一样一看着他，说道：“我确实不知道，谁叫你问出这种蠢问题，自己智商欠费，难道还要怪我？”

林时雨大怒，本就拂袖而去，但一想这不是白白便宜了应江湖两个问题，至少也要从他口中捞出点什么才行，只好把心一横，说道：“下一个。”

应江湖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当年雨宫八百士为什么会败？”

“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当时止戈山上出现了剑阵，或许关联到百年断层。”

林时雨回答得很平淡，心中却是暗喜，这才是他接受这个问题交换的原因，当年止戈山上的青思阁弟子被调离，雨宫八百士全面入侵，却全部折在那里，一夜风雨追查了二十余年，皆找不到头绪，所以他便想趁此把问题抛出来，让更多的人追查，从而解开当年的秘密。

也不知道应江湖是否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但并没有否定这个答案。

“我最后的问题是，你究竟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应江湖就笑了，说道：“我叫应江湖，爹妈取的，狮子座，飞羽姑娘说的，性别男爱号女，我的梦想是成为山贼王，在百里城封王百里。”

林时雨简直想踹人，这几个问题，问了等于没问。

这时候，应江湖抛出了第四个问题。

“你们想利用李占山做什么？”

“自己猜去吧！”

林时雨大怒，感觉自己被耍了，这个问题若是回答，无疑是坐实了他们与李占山的关系，若不回答，又显得做贼心虚，不打自招。

因为进攻止戈山失败的关系，林时雨有些失了冷静，从而给应江湖钻了个大空子，待他发现时，为时已完，只能拂袖而去。

应江湖看着他离开时愤怒的模样，简直不能再开心，揶揄道：“我以为一夜风雨这么大个组织，怎么就这么小气呢！耍一耍而已嘛，气成这样。”

看到这幕画面，阿漂哥有些为林时雨感到可怜，轻声叹道：“组织大和小气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陆三阴白了他一眼，问道：“能不能不要说话，被发现了怎么办？”

阿漂哥正要与他争执，却听那边应江湖对山贼小宝说道：“小宝，拿纸笔来。”

山贼小宝还在踢树，从怀中掏出纸笔和墨水盒子丢了过去。

应江湖接过纸笔墨，盘膝坐了下来，给西门纤纤写了封信，写好后直接把笔墨丢到了一边，然后把信折好，站起来朝山贼小宝走去。

“小宝，山贼小宝，去帮我送封信好不好？”

山贼小宝还在生气，一边气鼓鼓地踢树，一边说道：“为虾米又叫小宝去背锅？”

听到背锅两个字，应江湖觉得瞒有新意，但决不是小宝自己想出来的，遂问道：“小宝，是谁教你这些新词汇的？该不会是单身客栈那个油腻中年男阿漂哥吧？我告诉你哦，小孩子要离那个神棍远一点，会被带坏的。”

听到这话，阿漂哥一脸白目地看着他，心想妈的，一个你个山贼还真有脸说。

“不，不是漂哥，是飞羽姐姐。”

躲在草丛里的盛飞羽，立马犯了花痴，脑中充满了无限遐想，两只手抱在一手轻声说道：“啊，他说我是阿漂哥的女人，果然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真是太幸福了。”

阿漂哥心态当时就崩了，朝树下低地咆哮道：“喂，他说的是小姐姐，不是女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画面啊？”

陆三阴感觉好惊奇，惊叹道：“哇，你连她脑子想的是什么画面都知道，真是心有灵犀。”

“啊，我跟阿漂心有灵犀，真是太幸福了。”

盛飞羽的花痴更为严重了，直接有些坐不信，倒在了地上，看着树上的阿漂哥，又想到了某些别的什么画面，不禁羞红了脸，在地上打了个滚。

阿漂哥大为恼火，揪着陆三阴的衣领，威胁道：“你丫的要是再带节奏，信不信我撩一嗓子？”

陆三阴举手投降，心想我不说，我想行了吧！

“不管谁说的，总之小宝乖啦，快去我把这封信送到止戈山。”

“为虾米不是仇老五送，为什么是小宝送？”

“你看仇老五，长着一张凶神恶煞的脸，整天每事，到处去杀人，声名狼藉，让他去送信，怕是信没送到，就被人跺成肉酱了。”

仇百里闻言冷哼一声，转过脸去。

应江湖哪里管他，说道：“哪像我们小宝，七岁时第一次做山贼，就做了七当家，人家都说山贼小宝，长得可爱又帅气，简直就是百里七人众的颜值与帅气的化身……”

听着应江湖在吹嘘山贼小宝，陆三阴不由得看了阿漂哥一眼，说道：“这个吹牛的功夫，简直和你不相上下啊！”

阿漂哥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说道：“这叫商业吹捧，顺应时代的发展，贴近社会的需要，你一个刚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的猿始人懂个屁。”

山贼小宝被应江湖吹得有些飘了，但还是没有飘上去，应江湖有些无奈，闭上了眼，幽幽地说了一句话，山贼小宝立马抢过信纸，头也不回的冲向止戈山。

“你要是不去，那我只好送你去跟金锋仔送打铁了。”

应江湖说的就是这句话，便勾起了山贼小宝无限的恐惧，睁眼时山贼小宝跑了好远，赶紧在他跑的方面撩了一嗓子。

“再带一句话，李占山要搞事情。”

### 第二十七章两军交战，不打来使

长夜渐尽，止戈山上的雾气却更浓了些。

宁溪是止戈山的一处孤坟边发现李占山的，那时李占山站在那孤坟前，望着远处的云雾，好似在想些什么。

雾中的身影，显得有些模糊，宁溪没有看不太清，便下意识的走上前了些。

忽然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宁溪惊诧回头，只见司马轶一手作了个嘘的手势，一手指着孤深更远的地方。

宁溪顺着他的目光向前看去，隐约看到还有一条身影站在更远的地方，而李占山望着的便是那道模糊的身影。

司马轶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再靠近。

宁溪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目光落在他搭着自己肩膀的那只手上。

司马轶显得有些尴尬，赶紧把手放了下来。

“这……样做风险太大。”

一道微颤的声音从孤坟那边传来。

宁溪听出了他声音中的迟疑，睁大了眼，望向更远处那道缥缈的身影。

那身影一直背对着李占山，在浓雾中显隐时现，但声音却是十分清楚。

“要想摧毁一个人的威望，就必须摧毁他的名声。”

李占山沉默了一会，仍是十分犹豫，没有下订决心去做那件事，问道：“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你可以选择就此离开，成为一个逃亡者，就像止戈流那些丧家之犬一样。”

李占山再次沉默，西门纤纤在大破一夜风雨后，无疑是在那些不敢救援的青思阁众人脸上打了一击狠狠的耳光，所以这部分上不会愿意西门纤纤执掌掌门之位。而被人伏击的平飞，重伤不治，已经死了，现在他才是青思阁最有威望的人。

李占山看着孤坟说道：“你能确定这件事是真的？”

那缥缈的身影说道：“一剑倾城一向自视甚高，若非有必得之物，他怎么可能与一夜风雨合作？”

李占山看着那背影，问道：“那我现在该怎么做？”

那身影一声轻笑，身影突然变得模糊起来，然后就不见。

过了诺久，浓浓的大雾之中，传来一道缥缈而沧桑的声音。

“回到止戈山，自然有人会帮助你。”

雾中的神秘人走了，李占山仍站在原地，神情寥落，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宁溪转身，准备去追那神秘人，司马轶却挡在了她前面，说道：“那个人武功太高了，你这想追去太冒险了，你还是找陆兄商量一下的好。”

听着对方在阻止自己冒险，宁溪还觉得有些感激，但一听到最后一句，便沉下脸来，心想这么怎么喜欢试探。

宁溪看着司马轶说道：“你这人真没劲。”

司马轶微怔，不知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看来也只能搏一搏了。”

孤坟那边响起了李占山的声音。

李占山终于下定了决心，深吸了口气，朝宗门赶去。

曙意渐明，天边渐渐有了曙色，山林里不时传来的晨鸟啼叫的声音，没有用多长时间便来到了仲裁堂。

李占山在仲裁堂前停了下来，望着仲裁堂前飘飞的红缦沉默了很久，整个过程中，他的眼神一直是含着怨憎的情绪。

仲裁堂建立在止戈流成立之后，用于仲裁青思阁与止戈流之间的纷争，在他眼里，仲裁堂与止戈流一样，同样是不需要的所在。

“今日之后，我要拆掉这些碍眼的所在。”

从仲裁堂到青思阁的道路，铺着很多石阶，走起来很是轻松，走了小半会，已经可以看到青思阁与止戈流了。

此时清晨的第一缕晨光降临了，穿过止戈山缥缈的云雾，照亮了远处青思阁的建筑，近百年历史的青思阁，古朴优雅，巍峨壮观，透露着历史的光辉，怎么看都很舒服。

相较之下，旁边的止戈流却显得格外刺眼，明明建筑风格上仿照青思阁，却偏偏来了个红色，红是凶险的颜色。

止戈流就是青思阁拙劣的仿制品。

李占山更坚定了他的信念，止戈山上有青思阁就够了，不需要什么止戈流，它的存在在刺眼了。

与止戈流同样刺眼的还有西门纤纤，李占山已经看到了她。

晨光下的西门纤纤，浑身散发着种温暖的感觉，但这种温暖体现在李占山身上，却是炙热的温度，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落在她身上的晨光，使她整个人显得更为刺眼。

李占山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所以他没有停下脚步，准备从她身边走过，尽管这样对掌门有失尊敬，但论辈分，她还得叫他一声师叔，少叫一声掌门，那又怎样？

“没有一夜风雨之后，这条路是不是很好走？”

西门纤纤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李占山停了下来，他不知如何去回应这句话，更不敢去看西门纤纤的眼睛，目光微抬，看着她身后的渐渐升起的朝阳，沉默了很长时间。

“确实好走了不少。”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那为何李师叔会走了这么长时间呢？总不是迷路了吧？”

“有些事情耽搁了。”

“哦，是吗？现在平师叔已经倒下了，李占山是青思阁最德高望重的人了，想来能耽搁李师叔的事情，应该是很大事情吧！”

李占山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起身向青思阁走去。

西门纤纤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李占山的眼睛说道：“李师叔在山上见了什么重要的人吧？”

李占山停下脚步，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有些僵硬。

西门纤纤这句话，使他的心脏骤然收紧，血管里的血液突然加快，撑大了他的血管，脸上的青筋骤然浮现。

隐约之间，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他站在青思阁的门口，看着殿里的无数双目光正盯着自己。

那些目光好似是突然出现的，就在西门纤纤说完那句话的时候。

便在这时，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在后方响起。

他回首，看见了愤怒的止戈流众。

无数双目光，带着各种复杂的情绪，静静看着他，给他一种要撕碎的感觉。

无论是谁，在这样死寂压抑的环境里，看到这样的目光，下意识都会有些害怕，何况有了西门纤纤那句话的铺垫。

李占山很紧张，但仍然清醒，知道自己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沉默。

西门纤纤问道：“沉默是代表默认了吗？”

“我没承认什么，也没什么好承认的。”

这时候，只能死撑着不承认，因为承认了便只有死，止戈流那些人立马会冲上来，将他撕碎。

场间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西门纤纤表态，哪怕只是一个动作，止戈流众便会一涌而上，将他撕碎。

西门纤纤也只是沉默，她的确没有任何证据，李占山死不承认，她也没有办法。

山道上忽然响起了一道稚嫩而委屈的声音。

“为虾米路这么长？为虾米小宝要当信差？”

这时候打破了僵持的气氛， 李占山松了一口气，伸手抹掉了额头上的汗珠。

所有的目光都转山贼小宝看来，目光中带着无限的愤怒。

山贼小宝骤然闯入，打乱了原本凝滞的气氛，但他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就像一只误入藕花深处孤舟，起桨时，却惊起一摊鸥鹭。

“为虾米大家都这样看着小宝？”

看到众人无来由的愤怒目光，山贼小宝觉得有些奇怪，不禁挠了脑头，觉得不能理解。

年仅七岁的他，又怎会知道，他这是承接了所有人的愤怒。

突然间，他看到了狄败青，好似想起了什么，无来由地有些紧张，自语道：“为虾米看到那个佛珠男，会有一种要被揍的感觉？”

狄败青缓缓走到他的身前，摸着他的小脑袋，轻轻说道：“不是感觉，是你的确要被揍。”

说完这句话，他神情骤冷，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到了山贼小宝的胸腹间！

啪的一声闷响！

山贼小宝骤然飞起，在空中形成一道孤线，撞在止戈流的墙上，然后又落到了地上，吃了一脸土。

狄败青这一脚踹得非常狠，落地后的山贼小宝，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捂着鼻子，抹掉鼻子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显得有些痛苦。

“哇丫度，好疼疼，为虾米小宝要挨揍，不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吗？小宝只是个送信的，哇啊……”

狄败青这一拳揍出去，心里的怨气解了一半，而且内心完全没有一点大人揍小孩的羞耻感，说道：“是啊，我没有斩，我只是打啊！”

山贼小宝愤愤地盯着他，问道：“为虾米要打小宝，小宝又不认识你？”

狄败青微怔，突然想到什么，盯着他问道：“百里山上的那个小强盗就是你？”

山贼小宝捂着鼻子，怯怯地瞪了他一点，说道：“就是小宝啊！为虾米你要打小宝？”

狄败青一脸白目地看着他说，道：“你丫的，三个月前偷了我的钱，装傻就完了？”

山贼小宝想了想，确实想不起这事，挠挠头，问道：“小宝想不起来。”

狄败青心想是不是被我一脚踢傻了，忽然又想到他说是来送信的，遂问道：“那你来这送什么信？”

山贼小宝从怀中取出信纸，说道：“这是我们应老大，要送给这里的掌门的，谁是掌门过来收信。”

西门纤纤闻言上前，伸过手去，说道：“我就是这的掌门，把信给我吧！”

山贼小宝便将信交了出去，西门纤纤拆开信纸，看到内容时，眉角微微挑起。

“我应江湖做事一向讲究礼数周全，也不趁人之危，知道你们昨夜受了打击也不偷袭你们，不过为了确定谁是百里城的老大，还是有必要进行一波有道德有素质的约架，今天太阳落山后，百里七人众七人在山脚等你，应江湖拜谒西门纤纤。”

这是信的正文，字的个头比较大，正文之外，还有一行小小的字。

“我知道一剑倾城的秘密，你来的话，损失很大哦！”

读完信后，西门纤纤显得有些沉默，暂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幸好约在黄昏，还有很长的时间考虑。

“信已送到，小宝要离开了。”

山贼小宝站起身来，起身离开，一边走一边叫疼。

“呀好疼好疼……”

狄败青看着山贼小宝，若有所思。

季突然突然叫住他，说道：“小朋友，我是医生，我来给你治治伤吧！”

青思阁与止戈流众人听到这话，一阵嘘唏。

季海棠立时羞红了脸，恨不得一头埋进土里。

山贼小宝却是停了下来，转身看着季海棠问道：“可以止疼吗？”

季海棠点点头，端着海棠花，走上前去，摘了一片海棠叶递给山贼小宝，说道：“含着这个就不疼了。”

山贼小宝将信将疑，犹豫一会，还是含到了嘴里，然后感觉一股清甜味，海棠叶竟如红糖一般融化了。

山贼小宝喜出望外，惊奇地叫道：“哇，真的不疼了唉，你的医术真厉害！”

季海棠笑了笑，又撕了两条绷带贴在他的鼻子上，这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山贼小宝鼻子里流出来的竟然不是鼻涕，而是如水般清澈的液体，不同得一怔。

“那小宝走咯！”

山贼小宝摸了摸鼻子上的绷带，转身离开。

止戈流众带着失望，渐渐散去，被山贼小宝这一搅合，再想套出李占山的话显然是不可能了。

西门纤纤倒不是很失望，李占山死不承认，她也没有办法。

整个过程最开心的当然是李占山，心想百里山这小贼真是帮了大忙。

忽然间，山贼小宝停了下来，因为他终于想到了应江湖要他捎的口信。

山贼小宝转过身来，看着西门纤纤，说道：“我们应老大，还让我带一句话，他说李占山跟一夜风雨合起伙来，要搞事情”

一片安静。

渐渐散去的止戈流众，突然停下了脚步，青思阁众散离的目光突然再次聚集，全部落到了李占山身上。

山贼小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感到一股寒意在上升，吓得他转身就跑。

“不关小宝的事，小宝只是传话的。”

山贼小宝突然就像多长了两条脚，一溜烟转不便了踪影。

接下来，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

### 第二十八章无可奈何应江湖

宁溪回到单身客栈，把这件事告诉了陆三阴。

应江湖与仇百里也来到了单身客栈，坐在一楼吃油条。

应江湖一边用蘸着油条，一边向上张像，想再看宁溪一眼。

为了不与应江湖碰头，陆三阴与宁溪叫了两碗黑米粥与两个包子，到房间里吃。

阿漂哥端了两盘牛肉包子放到仇百里面前，看到应江湖这模样，不禁笑道：“你丫的在犯什么花痴呢？”

应江湖被他戳破，愤怒地抬起头来，却看到应江湖眼角的黑眼圈，想到阿漂哥是晚于自己进客栈的，眼神顿时变得锐利起来，忽然抓住他的手，问道：“你昨晚跟踪我？”

阿漂哥微怔，心想这也能被你看得出来，佩服佩服，心里这样想，口上却不是这么说。

“老应啊，你这当了大王，人怎么也变得自恋起来了，还跟踪你，你怎么不说我偷看你洗澡？跟踪你有什么好处吗？给我放手。”

阿漂哥神气傲然，不悲不抗，抓了双筷子拍了应江湖那首抓着他的手。

看到这画面，仇百里放下了包子，缓缓拿起了刀。

气氛骤然压抑。

客栈内的人立时就慌了。

盛飞羽转身去拿剑。

应江湖没有松手，盯着他的目光更是凌厉，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悄悄卖情报的事。”

阿漂哥却似丝毫没有感觉到仇百里的杀意，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说道：“你丫的，要能被我一个软弱无力的客栈经理跟踪，还好意思提？”

应江湖觉得有理，便放开了手，仇百里却是没有把刀放下来。

“仇老五，要是把这家伙砍了，百里城就太寂寞了。”

应江湖说着放下筷子，起身离开了客栈。

仇百里收了刀，也跟了上去。

客栈的人都松了口气。

盛飞羽提着口造型奇怪的剑走出来时，人已经走光了。

阿漂哥瞟了瞟周围看着自己的惊诧目光，淡地道：“都看着我干吗？”

看到这里，陆三阴不禁有些失望，叹道：“可惜了，要是这家伙被砍死了，我欠他的钱就不用还了。”

宁溪说道：“祸害移千年，我觉得他和你一样，属于打不死的小强那一款。”

陆三阴大为恼火，问道：“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会和那种油腻中年男是一款？”

宁溪一个包子塞到他嘴里，说道：“你开心就好。”

应江湖走出客栈，看到七分道士在那里摆摊算命，外加卖药，便停了下来，朝那边看去，不知在想些什么。

仇百里见他迟迟不走，大为好奇，正要开口相问。

应江湖忽然看向他，问道：“你说那个是不是老三？”

仇百里知道他说的是百里七人众的第三人，便朝他翻了个白眼，冷冷地道：“百里七人众全是你招的，就你一人知道谁是谁，我又没见过老三，你来问我？”

应江湖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瞪了他一眼，说道：“你这仇老五脾气比我这做老大的还大了怎的？”

仇百里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应江湖抓住他的袖子，说道：“瞧你这傲娇样，我们小宝都比你大气，走走走，去问问不就知道啦！”

不由分说，应江湖拖着仇百里朝七分道士的药摊走去。

应江湖走到摊子边，朝着七分道士热情招呼道：“嘿，老三，好见不见啊！”

七分道士仍在卖药，好似没有听到他在说话。

“嘿，卖药呢？”

七分道士还是没有理他。

应江湖也不生气，很有耐心的坐下来，准备等他卖完药再继续招呼。

仇百里则没那么多耐心，直接往排队的人群里一站。

很多人都认识这鼎鼎大名的魔头，立即吓得落荒而逃。

七分道士很生气，质问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不买药还要吓走我的客人。”

应江湖站了起来，伸手搭着七分道士的肩膀说道：“我说老三啊，同事来看你，你应一声也好啊！”

七分道士眉眼一挑，很生气地道：“老三？什么老三？谁你是老三？谁跟你是同事？”

应江湖微怔，然后笑了起来，说道：“你这么多个为什么，是跟小宝学的吧？”

七分道士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说道：“我不是你的同伴，你认错人了，别在这影响我做生意。”

应江湖认真说道：“别装了，有正事跟你说。”

七分道士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问道：“你们这些山贼除了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打架斗殴，还有什么正事？”

应江湖有些不高兴了，说道：“什么就会这些？”

七分道士看着他问道：“那你说，还要干什么事？”

应江湖说道：“下午跟青思阁约战百里溪，怎么得你也要来露个脸。”

七分道士一脸鄙薄，说道：“说来说去，不就是打架。”

应江湖认真解释道：“这次是打架不错，但这是为了确定谁是百里城的扛把子而战，是为了百里七人众的荣誉而战。”

七分道士说道：“关我屁事。”

“今晚夜色正好，正是花盛开的时节啊，不去你可能会后悔哦！”

这好似一句无关要紧的一句话，七分道士却是眉眼一立，应江湖拍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开，仇百里也跟着他走。

走了一会，应江湖忽然问道：“仇老五，刚才你在客栈的杀意是认真的？”

仇百里心想我怕你不是脑子有问题，冷冷说道：“杀意还分认不认真？”

应江湖有点受不了的就是这个，道：“不是我说你啊，仇老五，凭你这一身本事，要是少杀点人，别说百里七人众前三，只怕我这老大的位置都要让给你。”

“我对你那位置不感兴趣。”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黄金，不对，你这人也不喜欢钱，哦对了，你喜欢杀人……”

仇百里作为很山贼首领，在一年之年把百里山经营到与青思阁相当的地步，靠的不是杀人，他不喜欢无意义的杀戮，所以对仇百里这种行为有些不解：“保守估计，你起码承包了百里七人众一半的人头数吧！”

“可你为什么就偏偏这么喜欢杀人呢？杀人是你的理想？职业？”应江湖不解问道。

忽然，他想起仇百里杀的那些人和仇百里并无仇怨，仇百里也不取其钱财，有一些人有种先天性的杀人人格，难道仇老五……

“还是说你无法克制自己杀人的欲望？”

他纠正纠正了一遍，忽然又想起仇百里杀男不杀女，杀壮不杀少，如果是先天杀人人格，那更不应该留活口才是。

“问题你杀就杀吧，还不杀全家，就杀家里的男人，还当着少妇和孩子面前杀，你说你这人有多残忍？对少妇感兴趣？不对啊？我也没见你强奸谁啊？”

应江湖越想越不对劲，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复仇。”

沉默许久的仇百里忽然开口，看着远处来往的行人说道：“我要向世界复仇。”

应江湖无语，转而问道：“当少妇和孩子面前杀几个男人就能向世界复仇？”

仇百里看着他说道：“埋下仇恨的种子，就是我的方式。”

一片安静。

仇百里忽然有种把仇百里踢出百里七人众的冲动。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家伙做的事，对这世界来说是多么的可怕。

……

……

两人来到打铁铺前，却见门是关着的，应江湖边敲门边道：“金锋仔，开门啊，社区送温暖！”

门没有打开，一道微怒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什么温暖，我现在就很温暖，不需要！”

“给你送打铁匠来了，快开门。”

“你讲的铁匠该不会又是那个只会问为虾米的小光头吧？”

“这次不是山贼小宝……”

应江湖的目光留下了仇百里身上，手仍在敲门，根据仇百里的形容，说道：“这次这个四肢发达，体格壮硕，敲一百下锤不换手，扛二百斤柴不换肩……”

应江湖没有说下去，因为门开了。

一位中年男子站在门后面。

他穿着锦衣华袍，握着一把羽扇。

他堵在门口，并没有让应江湖进去的意思，而是左右张望，确认此地除了应江湖和仇百里没有其他人，问道：“打铁匠在哪？”

应江湖指着仇百里说道：“这不是！”

碰的一声响。

门重新关上了，被门带动的风，把应江湖的衣裳头发吹得有些乱。

应江湖吃了个闭门羹，有些恼火，打算叫仇百里砸门，却看到仇百里铁青着脸，显然对刚才的玩笑表示了很大的不满。

应江湖没奈何，只能出去最后绝招。

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天，大吼道：“你再不开我就唱歌了啊！”

炼金锋没有回应，应江湖果真哼起儿歌来。

“张打铁，打毛铁，打完毛铁送阿姐，阿退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打毛铁。”

歌声之优雅动人已到了不可描述的地步，唱完之后，又补了一句。

“毛铁哥注孤生咯！”

门开了，炼金锋问道：“什么意思？”

应江湖答道：“打完毛铁送阿姐，阿姐留我歇，你他妈还不歇，那不是注孤生哦？”

炼金锋瞬间醒悟，又一下把门关了，骂道：“你才是毛铁哥！”

应江湖吃了一脸土，只得隔门问道：“那我的四十米大刀打好了没啊？”

炼金锋淡淡地道：“差不多了，也就差个三十九点七八米了。”

应江湖简直抓狂，说道：“那黄昏时和青思阁在百里溪有一场约架，没刀我怎么打啊？”

“你可以试试空手接白刃。”

这声音刚开始还听得清晰，但渐渐远了。

应江湖知道没了希望，只好放大声音说道：“喂，金锋仔不要假装没听到，下午的约架可是记考勤的，缺勤扣工资和绩效。”

炼金锋完全没理会他。

“仇老五，你去告诉燕子老六，说今晚的止戈山有她想要的东西，爱去不去。”

仇百里用沉默和不动作，表示自己不想去。

应江湖彻底怒了，威胁道：“你要是不去，老子当场自尽。”

仇百里微怔，没想到这家伙已经气到了这地步，为了不再刺激他，仇百里转身离开。

应江湖有些丧志，心想我他妈这个老大当得也太没有存在感了，卖药老三不理我，金锋老四不给我进门，仇老五那个脾气比我还大，丰都谷那个大小姐，仗着自己的背景，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

“啊，我这个老大怎么当得这么憋屈啊？”

应江湖仰天长叹。

### 第二十九章看钱办事阿漂哥

陆三阴靠在宁溪屋里的桌子上一直趴到了中午。

陆，所以你不知道最先那个黑衣人对李占山说了什么？

宁，司马坏水应该知道  
司马，陆兄，在下有事请见  
陆，没空  
司马，在下说的是青思阁  
陆，不好意思，青思阁的事你去找青思阁的掌门说好了，我没兴趣，再见慢走不送，关门  
司马退走，撞见阿漂哥  
阿漂，少子如此烦恼，是不是因为那个陆瘪三？  
司马微怔，  
阿漂，你想拉拢他？  
司马，漂兄能搞定？  
阿漂，世上如果有钱搞不定的懂事，那就用更多的钱  
司马恍然大悟，起身去找钱百万拿钱，不一会儿，拿钱来后，朝陆三阴走去  
阿漂，少主这是直接塞钱过去？你觉得会有效果？  
司马，那你的意思是？  
阿漂，钱给我，我帮你搞定，说吧，什么需求？  
司马，想请他加入南萌，成为南萌客卿  
阿漂，听说招贤令有四种等级，不知少子打算用那种等级的招贤令给那个家伙  
司马，第一等，黄金招贤令  
阿漂笑笑，少子知道为什么自己老是碰壁吗？  
司马，还请赐教  
阿漂，对付那种傲娇的人你就不能把他台得太高，不然他嘚瑟起来会上天  
司马，那漂兄的意思是？  
阿漂，给我一只白银招贤令，和你知道的情报，保证明天给你办得妥妥的  
司马犹豫  
阿漂，放心，我阿漂哥这块金字招牌就没被砸过  
司马，那就有劳漂兄了  
司马离开，阿漂哥溜回房间，  
阿漂，飞羽发财了发财了，黄金啊，我就说这些富二代最好宰了  
陆三阴走进来，你要宰谁？  
阿漂不高兴，反正不是你这种穷瘪三

### 第三十章百里七人众，参上

黄昏时分，应江湖坐在止戈山后山的百里溪旁，望着与之一水相隔的止戈山前山，感慨万千。

百里溪一水隔二山，绕城而过，是百里城生命之源，百里城依止戈山半山而建，止戈山前半山在百里城外，后半山在止戈城内。

百里山与止戈山后山都是断壁，只能从前山而入，故而两山虽隔一水，却难以彼此攻击，这样的地势，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相对弱势的一方。

应江湖把约架地点选在了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宣示了双方形势的互换，从前他得依靠百里山后山的断壁防御止戈山的攻击，现在却是这断壁阻碍了他对止戈山的攻击，想到这里，应江湖不由得叹了口气。

山贼小宝听到了这声叹息，回头看了他一眼，但这样却没有问为虾米，因为他在钓鱼。

鱼儿久不上钩，这让山贼小宝很惆怅，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平静地水面，显得有些可爱。

百里溪中有一块很大的青石，青石上坐着一个戴斗笠的老者，他也在钓鱼。

这时候，百里溪飘起了水雾，弥漫在两山之间。

仇百里从对面走了过来，带来了一只羽毛。

山贼小宝见着很欢喜，因为羽毛是黄金做的，金光闪闪，美丽极了。

但山贼小宝最关心的是，这抵得上多少顿火锅，多少只烧鸡。

山贼小宝伸手去抢，但被仇百里一把按住。

“好了，别闹了，集合点名了。”

应江湖第一个点的是应江湖，他先喊了声：“应江湖。”然后自己接了声：“应江湖到”

他很满意的点点头，继续道：“好，应江湖到了，下一个西风千里，西风千里在哪？”

那钓鱼的老翁抬头朝他看来。

“好，下一个老三。”

应江湖迟疑了一下，道：“嗯，药老三跳过，金锋老四？”

叫了两声没人响，应江湖放大声音说道：“金锋老四在不，谁有空帮忙应一下也行啊！”

山贼小宝感觉应江湖的目光朝自己看来，应该意有所指，立即意会地答道：“在这在这，金锋老四在这。”

应江湖很满意的点点头，继续道：“好，很好，下一个仇老五。”

仇百里冷冷应道：“这不就是吗？”

应江湖白了他一眼，骂道：“脾气比你老大我还大怎样，下一个小燕子，小燕子在哪？”

仇百里扬了那黄金羽毛。

应江湖点点头，道：“好，应到六个，实到五个，点名结束，不在的扣工资。”

山贼小宝忙叫道：“为虾米不点小宝？”

应江湖看着他问道：“你不是帮金锋老四应了？”

山贼小宝有些无辜，说道：“是你讲谁有空帮他应一声的啊！”

应江湖说道：“是啊，帮他应了，自己都不能再应了啊！”

山贼小宝愁眉苦脸，心想又被金锋老四害惨了。

便在这时，西门纤纤与柴桑和狄败青来到了河对岸，看到对方只有四个人，还夹杂着一个被狄败青一拳揍飞的小光头，柴桑感慨说道：“要揍这几个二五仔约架，真的感觉没什么难度。”

这一段的河面水流平缓，水声并不大，应江湖能很清楚的听到对岸的声音。

按应江湖的性情，这时候应该会很不客气地回呛一句试试才知道，但这次他没有说。

有晚风轻轻吹起，河面上的升腾的水雾被吹得有些扭曲。

应江湖在雾中淡然一笑，说道：“那不然来比钓鱼好了。”

柴桑觉得这样也不错，看着他说道：“只是光钓鱼也没什么意思。”

应江湖想了想，说道：“我想你们来这里也是为了探听情报来的，这样好了，钓到鱼的那个人便可以向对方的某个人提问题，直到下一条鱼被钓到，每个人只能钓一竿，被问者必须如实以答，这样就可以直接交换情报，省去了相互试探的过程。”

西门纤纤指着山贼小宝说道：“可是你们多一个人。”

应江湖说道：“好歹我也是帮过你的？还不能占一点便宜？”

西门纤纤觉得有理，便不再争执，双方开始找砍竹子做鱼竿，应江湖一方从钓鱼翁那里取了些鱼线，西门纤纤割下一截衣服，把线头扯下来做鱼线，双方做好钓鱼工具后，隔溪垂钓。

……

……

“为虾米小宝是第一竿？为虾米小宝不知道要问虾米？”

钓到第一条鱼显得格外紧张，一时不知道要问什么。

应江湖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山贼小宝，说道：“平时你那么多为虾米，现在却问不出一个为虾米？”

狄败青笑道：“你可以弃权！”

山贼小宝看着狄败青，忽然知道了要问什么。

“为虾米小宝要弃权，为虾米你早上要打小宝？为虾米你头上挂佛珠？”

狄败青微微挑眉，看着山贼小宝沉默了半晌，心想这家伙是真傻还是假傻？

“你偷了我的钱不记得了？”

山贼小宝问道：“为虾米我会偷你的钱，为虾米小宝不记得？”

狄败青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你是不是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山贼小宝道：“为虾米小宝要记得？”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清澈认真，没有半丝闪烁之意，很是笃定。

这时候，应江湖的鱼上钩了。

“好了，我已经不想听你们十万个为虾米了，小宝你去生火烤鱼。”

应江湖一甩鱼竿，把一条硕大的河鱼甩到岸边。

山贼小宝捧起自己的那一条鱼，与应江湖那条一同甩到草丛里，开始拾柴生火。

狄败青的目光一直留意着山贼小宝。

应江湖却是不甚在意，而是将目光落到了柴桑身上，说道：“我就问你好了。”

“你想问什么？”

“五年前你多大了？在干什么？”

“十五岁，在山里砍柴。”

“哦，那应该不是你！”

应江湖虽然对此不报太大的希望，但听到柴桑的答案，还显得有些失落。

柴桑有些不解，心想这家伙想问的情报就是这个？

简单的问题，往往透露着复杂的心思，问题这问题也太简单了。

“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发问者，没有回答你的义务，你要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你的道是什么？”

道，指的是人生要走的道路。

理想，目标，意志所铺陈的人生轨迹，便是道。

“我的道是什么？”

柴桑放低了目光看着河面浮沉的鱼竿，回溯起自己的走过的轨迹，说道：“我也还在找寻，不过我现在的道路是守护纤纤的道就是我的道！”

“守护者吗？”应江湖想到了自己的任务，立时来了兴趣，但一想到柴桑的名字，兴致又被消磨了大半，看着柴桑感慨说道：“很可惜你不是宁家的人，否则我们就是对手了！”

柴桑冷笑道：“如果你有这种本事的话。”

应江湖用很轻慢地语气说道：“说大话谁都会，但我不会因为你说了大话，就去重视你，至少你还没引起我的兴趣，赶紧下一竿吧，我对你没有兴趣了。”

柴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轻视，而是无视。

如果说这是柴桑生平仅受到的无视，那是笑话。

不过这次，他有些恼火，如果不是钓鱼，他已经拔刀砍人了

这时候，他的鱼上钩了。

柴桑把鱼拉了上来，把鱼取下后，朝山贼小宝丢去。

山贼小宝被砸中脑袋，很生气的回头望来。

但下一刻他的怒火便消失了。

因为柴桑的眼中有一股更炙热的火焰。

那是与应江湖对视的余光。

山贼小宝很惶恐的转过身去，眼瞳微缩，寒意骤生。

只是余光，便让人不寒而栗。

应江湖正与这样的目光，正面相触。

眼神是没有刀光的战斗。

应江湖看着他的时候，微屈成拳，抓紧住大腿的布衫。

如果柴桑不是提问，那便是死斗了。

便在这时，柴桑提了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通知纤纤一夜风雨的事。”

应江湖松了口气，脸上的神色也放松了很多，说道：“说是好心你肯定是不信了，好吧那我就说实话了，我对你剿灭止戈流什么的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是封王百里，一夜风雨灭了你们对我来说没好处，相互削弱才是我想要的。”

柴桑问道：“那你如何得知一夜风雨会袭击止戈山？”

应江湖说道：“去年我去止戈山挑战西门镇的时候就知道双拳难敌四手，所以这一剑倾城杀了人还不赶紧跑路，还等着你来挑战他，等着你带青丝阁去围剿他，这人要不是脑子有洞就是别有所图，有所图的话，百分之百不会在你身上，不然费那功夫挑战你老爹干嘛，直接找你不就得了！”

西门，是一剑倾城来信说他要离开止戈城了，我只有一天的时间报仇

柴桑又问道：“李占山的事你又为什么告知纤纤呢？”

应江湖忽然笑了起来，反问道：“这件事你怎么会觉得我是在帮你，而不是在帮石中龙呢？”

“什么意思？”

应江湖抬起头，看着止戈山，嘴角微扬。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李占山想要的局面呢？”

### 第三十一章被孤立的英雄

黄昏的时候，李占山透过窗棂看到了夕阳沉入西山的景象，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经过无数岁月消磨之后，只剩下一个人的身影——宁咛。

“我从纤纤身上看到了你的影子，让我感到很欣慰，可是她变得越来越像师兄了……”

就在李占山喃喃自语的时候，囚室的门被推开了，李占山停止了自语，却等到夕阳彻底没入西山的之后，才回过看看他。

来的人是个断臂的年轻男子，断臂上还绑着绷带，绷带上沾着新干的血液。

李占山看着那条断臂说道：“一夜风雨终究是一夜风雨，这一刀就算是我也未免能接下。”

听闻此话这名男子眼角变得有些抽搐，本已麻木的断臂伤口处再次疼痛起来，脑中更是浮现出红甲人劈向他时那一刀的景象。

这个人名叫石中龙，跟随西门纤纤杀上山的青思阁当代弟子中的翘楚，当时担任西门纤纤指定的第三队三角阵型的阵头，后被红甲人突发的一击断臂，后随局势演变，红甲人没有时间去看杀而侥幸活了下来，解了止戈流之围后，主动配合西门纤纤接受季海棠的医治，被西门纤纤尊为二十五勇士之首。

石中龙看着断臂，眼中含着抱憾与痛苦的情绪，说道：“如果当时我再小心一些，不去应接那一刀……”

“可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李占山打断了他的话。

石中龙转眼看着李占山的眼睛，闪烁的眼睛变得十分痛苦。

“在你决定背弃我跟随纤纤上山那一刻，你的人生就贴上了死亡的烙印，你能活下来只是一件意外，这个意外让你成了解救止戈流所谓的英雄，但这英雄的称号比得上你断臂的痛苦吗？止戈流的人因此而感激你了吗？”

石中龙睁大了眼，争辩道：“可是我不能放任纤纤置身危难之中。”

李占山看着他的眼睛，质问道：“所以呢？纤纤因此而喜欢上你了吗？”

石中龙突然跪了下来，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哽咽道：“师父……”

看到了这一幕，陆三阴不由得感慨起来。

“原来这是一对师徒。”

阿漂哥在旁边说道：“你可以感慨得再大声一些，好让他们更快的发生我们。”

为了厘清李占山的目的，以及追查昨夜与他对谈的人，陆三阴趁着暮色潜入了止戈山，为了收集与贩卖情报，阿漂哥也跟了过来。

这时候，稍远处传来了动静。

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目光同时向上方的屋檐看去。

陆三阴微微冷笑，心想虽然我现在是个战五渣，但要上去并不是难事，你就等着被青思阁的人打成猪头吧！

阿漂哥从眼神里传懂了他的意思，却是毫不在意，作了个请的姿势。

陆三阴一跃而起，落到房檐上，朝着下面的阿漂哥露出一个嘲弄的微笑。

阿漂哥指了指房檐，意思是抓紧了，别掉下来。

陆三阴转过头去，抓着房檐，唇角微扬，心想死鸭子还嘴硬。

忽然间，一根绳索从下方飞起，从空中落下，正好套住了陆三阴脖子上。

就像套牛一样，绳子瞬间收紧。

陆三阴被勒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又感觉绳子向后一扯，显得险些摔倒下去。

陆三阴一手挡住脖子以免被勒死，一手抓住房檐以防掉下去。

稳住身子后，朝转脸朝他看去。

只见阿漂哥双手抓住绳子，双脚蹬着墙壁，像攀岩一般的向上攀爬。

他每在墙壁上蹬一步，陆三阴便会勒去半条命，但若这时候放手，阿漂哥掉下去，必然会惊动青思阁守卫。

阿漂哥动作熟练，三五下就爬了上来，然后很得意的看了陆三阴一眼，意思是怎么样，我做得不错吧！

不错你大爷。

陆三阴松再强套，一把揪住阿漂哥的脖子，低声道：“你这瘪三算计我。”

阿漂哥指着下方笑了笑，警告他别轻举妄动。

李占山的声音从下方传来。

“现在的纤纤，变得越来越像掌门师兄了，尤其是为了心中那错误的理念而牺牲同门这种事情，真的太像了。”

陆三阴放开阿漂哥，轻轻掀起一枚瓦片，朝他望去。

“牺牲？”

石中龙抬起头来，看着李占山的背影，有些不解。

李占山望着窗棂外逐渐漆黑下来的夜色，久久才道：“二十年前的青思阁，两壁四杰，青思阁才因此凋零，甚至连认同他理念的宁师妹也被他牺牲了，就为了那属于他一个人的英雄理念，这样值得吗？这些可以让青思阁成为一方之雄的人杰都被他牺牲了。”

石中龙微僵，眼神微惘，明显被这些往事震撼得不轻。

李占山忽然回过头来，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可是这样的牺牲换来了什么呢？你可知道当年他救下来的第一个人是怎么回报青思阁的吗？”

石中龙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他所知道的事情。

“为了追杀的某个人，雨宫八百士大举来袭，掌门师兄甚至以怀有身孕的宁师妹血祭青思阁传说中的剑阵，致使雨宫八百士精英尽灭，雨宫追杀而接受止戈令的人看到雨宫覆灭后后悔了，他要下山寻找失落的儿子，但被宁师妹所阻，那人心想逮念刺死了宁师妹。”

听到这里，石中龙只感背脊发寒。

以前他很想知晓这些往事，现在知晓了，却后悔知晓这些往事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

李占山说道：“昨晚我去见了一夜风雨的人，终于弄清了当年雨宫入侵的真相，以及一剑倾城找掌门师兄决斗的原因。”

石中龙看着他问道：“那真相是什么？”

“当年那个人关系一个雨宫八百士追寻的秘密，一剑倾城是那个人的后人。”

石中龙此刻终于相信了，这世间的一切本是因果相连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孤立的事件，如果你看不透，那也仅仅是因为你看不透。

他一直搞不懂，掌门师伯身为七脉守护者，身份何等显赫，为何会接受一个无名小卒的挑战。这一切在他看起来无法理解的事情，原来掌门师伯来是有不得不接受的理由。

“掌门师兄不惜血祭自己的妻子救回的那个人，杀了自己的妻子，而那个人的后人，又杀了他，这是何等讽刺的事啊！”

李占山继续说道：“我说掌门师兄成立止戈流的理念是错误的，青思阁本该是一个祥和安宁的乐土，但止戈流的出现打破了这片宁静。”

石中龙心中隐隐浮现一股不安的感觉，问道：“师父你要做什么？”

李占山扶着窗棂望着无边的夜风，缓缓说道：“我要证明掌门做错了。”

石中龙缓缓站了起来，看着李占山的背影，感觉有些寒冷，他问道：“即便你要证明掌门错了，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特意告诉我这些？”

李占山转过身来，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因为你是围了止戈流之围二十五勇士之首，你是我的弟子，所以我希望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石中龙微怔，不是很理解他所说的赎罪。

“你可知道，你是害死了那十几个长老和弟子，如果你前夜没有站出来支持他，那其他人也不会白白牺牲。”

李占山继续说道：“你可知道守护止戈流的代价？难道青思阁死去的十五条性命还不足让你警醒？你还想让多少人为守护这错误的理念而死？”

石中龙不能认可他的话。

“纤纤一开始就说过，没有不死人的战争，我追随她是自愿的，我也看到了她尽力救我的样子，所以我并不后悔。”

李占山忽然冷笑道：“呵呵，不后悔，那现在被你们拯救的止戈流感激你们了吗？大英雄？现在他们是怎么说青思阁的呢？”

石中龙的思绪回到了早上，止戈流得知李占山勾结一夜风雨时说过的那些话，问道：“所以那些传言是真的，你们提前就知道有人会攻来，青思阁全员撤走？”

李占山意味深长地道：“你要明白，一夜风雨的目标从来不是青思阁，青思阁已经没有必要再为止戈流作任何的牺牲了。”

没有否认，那便是承认，石中龙很明白这一点，只是他有一点不解。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又如何保证青思阁不受池鱼之灾。”

“只要得到取出那个人的遗书！”

“什么遗书？”

“一夜风雨要寻找的东西是那个人的遗书，而我意外的发现了当年那个人的坟墓，我认为那封遗书就藏在那里！”

“那你为什么当时没有取出来？”

“我当时跟人跟踪了，我不想暴露。”

“谁……”

李占山突然警惕地朝上看来。

石中龙则追了出去。

这对师徒的对话，透露了太多的东西，陆三阴听得有些入神，不知道自己是否触动了什么，以至于被李占山发现了。

陆三阴与阿漂哥对视了一眼，已经作了好跑路的准备。

便在这时，一条身影从房檐另一侧一闪而逝。

追出来的石中龙看到了那道身影，也想追过去。

李占山的手拦在了前面，挡去了他的去路。

石中龙看了李占山一眼。

李占山看着他，说道：“不必追了。”

石中龙很不能理解，问道：“为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李占山收回手，转身离开了禁室。

不知道为什么，石中龙没有上前拦住他。

他楞在原地很久，直到李占山的背影消失在长廊，直到他的声音从长廊尽头传了过来。

“这才是我想要的局面。”

### 第三十二章被牺牲的人们

看着应江湖的笑容，西门纤纤明白了很多事情。

青思阁的同情，止戈流的愤怒，就是李占山想要的局面。

正如今晨发生是止戈山的事情一样，当得知李占山与一夜风雨有所勾结后，愤怒的止戈流众如同暴民一般殴打李占山，场面越残暴，越容易勾起青思阁众的同情。

不管青思阁众有没有参加与到这件事中，但一夜风雨在青思阁众撤走后入侵止戈山，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大的事情，只有李占山一个人参与？

别说止戈流众，就连西门纤纤自己都不相信，更别说青思阁众了。

所谓兔死狐悲，何况李占山还是青思阁现在的兔首。

看着李占山被止戈流殴打的凄惨样，青思阁众很难不去想，当李占山倒下之后，下一个倒下的人对就是自己？

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们对李占山的态度从事不关已，变成了同情和愤怒。

西门纤纤不可能凭着山贼小宝的一句话，就任由止戈流众将李占山打死，所以只能将他囚禁，但这样做反而激化了双方的情绪。

李占山抵死不会承认自己勾结了一夜风雨，青思阁认为，凭着一个小山贼的污蔑，便能将台面上最德高望重的长老打成这样，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止戈流则认为，连李占山这样的首恶都不能杀之泄愤，更别说其他的青思阁众了，西门纤纤的作法是公然庇护青思阁。

当两边的情绪不断挤压，止戈流与青思阁便真的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这时候，李占山只要抛出一个秘密，故意让止戈流的人听到，再传达到止戈流众耳中，止戈流众的情绪将彻底被引爆。

这就是李占山想要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青思阁众需要的不是西门纤纤这样拯救了止戈流的英雄，而是与止戈流正面为敌的李占山。

西门纤纤不知道那个所谓的秘密是什么，但她知道一定和一剑倾城有关。

柴桑看了西门纤纤一眼，点了点头。

本来还想问出与李占山会面的那个人，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了，必须问出李占山抛出的那个秘密是什么，然后赶回止戈山，阻止双方的内斗。

于是西门纤纤收起了鱼竿，问出了她的问题。

“那个让一剑倾城为之疯狂，止戈流与青思阁为之内乱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应江湖的目光从止戈山上收了回去，看着一溪之隔的西门纤纤，说道：“想来你已经知道了，李占山昨晚在你们止戈山的一座孤坟边立了一夜，但你不知道的是，那孤坟的主人姓白，而一剑倾城也姓白。”

西门纤纤有些惘然，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事件。

应江湖继续说道：“他叫白无双，他是那个人的儿子，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剑决，而是一次复仇，甚至可以说，一剑倾城，李占山，一夜风雨这次行动的中心就是这个孤坟。”

西门纤纤问道：“这孤坟里到底埋葬了了什么？”

应江湖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可以断定，那是一个足以摧毁止戈流的秘密！”

西门纤纤看着应江湖，问道：“你怎么能确定？”

“就算没有，止戈流也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秘密！”

应江湖望着止戈流方向，说道：“我相信现在止戈流的某个人已经很恰巧地听到了这段对话，然后止戈流与青思阁的沉积了二十余年的风暴终于卷起来了。”

农应群，原剑阁四十九剑之一，对苗疆巫教一役中，面对某位传说人物，未战先怯，致使剑阁四十九剑出现漏洞，而被一人一剑当场击溃。

这是世人所认识的说法，但并不是农应群认识的说法，农应群初见那人提着剑走向剑阵的时候，他就知道就算是毫无破绽的剑阵，也不可能击败那人的。

对于那个人，世间有太多的称号，比如说巫教传说，苗疆战神，两境六道奇人之一，名列同代三大传奇。

这样的传说人物，远不比一夜风雨可怕多少倍，岂是区区剑阁剑阵就能击溃的，但北境之主亲创的剑阁剑阵失败了，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为了挽回这个颜面就必须有人承担这份责任，农应群很不幸的就成了这个牺牲品，然后举家被灭，辗转南逃，在生死之际被西门缜用止戈令救下。

换句话说，农应群是维护北境之主颜面的牺牲品，如今李占山的话让他再度唤起了被当成牺牲品的回忆，这让他无比的愤怒，但他没有冲进去质问李占山，因为他意识到这件事对来说是一个转机。

“你要明白，一夜风雨的目标从来只有止戈流而已。”

农应群把李占山最后的那句话告诉了止戈流的人，没有删减任何一个字，这句话本不任何的删减或者添油加醋就足够有煽动性了。

“妈的，什么叫一夜风雨的目标从来止戈流而已？”

“是啊，没有止戈流青思阁能获得这二十年的宁静？”

“事情还不明显吗，青思阁一去追捕一剑倾城，一夜风雨就上了山，这分明就是蓄谋已久的事情。”

“但若是如果，西门纤纤为什么不顾生死的冲进去救我们？”

“这只能说明，青思阁的想法并不等于现流主的想法，也许流主并不知道。”

“那又怎么样呢，这不也说明了现流主的想法也不等于青思阁的想法，青思阁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是啊，很显然他们一定和一夜风雨达成了某种协议，比如说用我们的性命再换取青思阁二十年的宁静。”

“那我们要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跟他们拼了。”

“别冲动，昨夜流主已经允诺了收回我们的止戈令，再忍忍就好了。”

“忍忍忍，忍了二十多余被人指着脊梁骨骂上个时代的失败者，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是啊，止戈令的承诺交换的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为人的尊严，现在生不能为家人报仇，如果连尊严都不要了，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死了算了。”

……

事态如农应群所想的一样，渐渐走向了激烈，他很满意或者说他很需要这种局面，现今所有人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于是他朝众人招招手，说道：“大家听我说一句。”

诸人渐渐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的朝他看去。

“现在的局势不用我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大家要认清两个事实，一是流主想救我们是不争的事实，二是青思阁想牺牲我们也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从何种挑剔的眼光看来，这句话说得很公道，并没有刻意抹杀西门纤纤的功绩，所以这是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所有人都表示了认可。

“所以我们现下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现流主兑现承诺的之前我们是否会被青思阁所牺牲。”

当他说完这句话，场内变得更加安静，气氛却更加压抑。

这些看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农应群从这些眼睛里明白了一件事，安静并不是冷静。

“换话简单的话说，我们是自救，还是坐等被救，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必须尽快的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拯救了我们的青思阁勇士石中龙已经释放了李占山，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随时都可能被牺牲。”

农应群的三句话，第一句铺垫，第二句陈述，第三句已经是逼人作出抉择，场内立时就开始骚动了。

“流主现在哪里？”

“不知道，好像和他的朋友下山了。”

“淳于心呢？平时就他鬼点子多。”

“不知道，流主下山后这老小子也不见了。”

“那管不了其他了，我们现在只有自救。”

杨天狼吼道：“他们想我们死，我们就先让他们死。”

“对，跟他们拼了。”

这时候有人冷静地提了一个问题。

“且不说以现在的状况我们能不能拼得过，就算把他们全部杀了，那之后呢，毕竟这是收留了我们二十余年的门派，如果我们反噬他们，必然落一个以怨报德的罪名，到时哪一个门派还敢收留我们？”

这问题让场内再次安静下来，即使在这个相互征伐的时代还是要用信义的，尤其这些已经被时代成背弃的人，青思阁收留了你二十余年，现在反噬他们一口，那些想接纳的那些门派就会想，你能可以反噬青思阁，自然也能反噬我们，那时候他们的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

“农兄，你说现在要怎么办？”

所有的目光再次集聚到农应群身上，而此时的农应群早已想好了对策，他对众人说道：“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一个足以解除止戈流的理由。”

“什么理由？”

“就是李占山口中的那封藏在墓地里的遗书”

“可是他的墓地在哪里呢？”

“早晨埋葬昨夜战死的止戈流兄弟的地方吗？”

“对，那里早就有一座荒坟，一定就是他的。”

“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取得那封信，便是大义在手。”

这一问一答之间，便展人性最阴暗的算计铺陈出来，如果说还缺了什么，那一定是还不够完美。

有人已经想到了这点，于是问道：“可万一那封信不在那坟墓之内呢？”

这一点也早在农应群的算计之内，他笑了笑，说道：“那事情对我们就更有利了。”

他这句话含而不露，有些人不懂，但杨天狼却懂了，说道：“对，我们可以伪……”

杨天狼说了一半，突然掐断了话头，是农应群用眼神制止了他。

但仅是前半句，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墓地里的秘密固然是选项之一，但不可知的东西，终究是不可控的，但自己伪造的就不一样了，你想要什么样的局面就会有什么样的局面。

大部分人都默认了这个计划，但仍有小部分人觉得内心不安。

“只是这样做会不会对不起流主？”

杨天狼看着提问的那人，说道：“在生死之前，任何人性都会被无限放大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能够获得自由，如果你连这点都不能承受，那你也只配一辈子被束缚在止戈山上。”

那人闻言沉默无语，也再也没有反对或者质疑的声音。

“在生死之前，所有人都是卑微而卑劣的，所以诸位不必因为自身的卑微而自暴自弃，即便我们是上个时代的失败者，其他人也没有权力把我们当作牺牲品，因为我们已经被牺牲过一次了，既然我们没有死在上个时代的动乱之中，也没有死在昨夜一夜风雨的袭击之下，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必须存活下去的理由。”

听到这话，止戈流众情绪五味杂陈，有的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有的想起了妻儿，有的想起了久远前的诺言，有的则想起了仇人，这些都是他们存活下去的理由。

农应群继续说道：“接下来我们所做的事，可能有一些不为内心所接受，但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随时都会被青思阁所牺牲，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今夜，农应群说了很多煽动性的话，这些话让人们去质疑自己的恩人，去牺牲掉那些被季海棠医治的伤者，甚至让人们作好做更恶劣的事情的心理准备，但这也让诸人内心开始愧疚，甚至是质疑。

然而这一切情绪，被他用最后一句话安抚了。

就连藏在外面偷听的陆三阴与阿漂哥都不得不承认，那是没有能反驳的真理。

“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那是堂堂正正的事。”

### 第三十三章谁的正义是正义

应江湖没有说假话，这一点西门纤纤非常肯定。

那孤坟里有没有这遗书不要紧，就算没有，他们也可以伪造一封。

现在的止戈流情况一定很乱，但止戈流与青思阁彼此牵制，彼此都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加上淳于心在那里周旋，那么便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让她厘清最后的疑问。

看到她竟然没有立即起身离开，应江湖都不禁有些佩服起来。

只是她已经没有发问的机会，因为仇百里钓出了第五条鱼。

按照规矩，现在是仇百里提问的时间。

山贼小宝问了狄败青，应江湖问了柴桑，那么不出所料，仇百里的问题应该是针对自己的了。

西门纤纤看了仇百里一眼，实在想不出这个杀人无数的魔头会问出什么问题来。

仇百里的目光从她身上轻轻拂过，落到了狄败青身上，他问了狄败青这样一个问题：

“谁的正义是正义？”

狄败青有些惘然，问道：“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青思阁认为止戈流打乱了他们宁静的生活，所以他们将驱逐止戈流视为正义；止戈流认为止戈令束缚了他们这一生，所以他们摆脱止戈令的束缚视为正义。”

仇百里的目光从狄败青身上移开，落到了西门纤纤身上，继续说道：“而你们父女，将守护止戈流的理念视为正义，这就是现下止戈山所面临的困境。换句话来说，止戈山所面临的困境，实则是这三种正义的冲突。”

仇百里的目光又回到了狄败青身上，看着他的眼睛问道：“而我想问的是，这三者之间，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狄败青怔了怔，然后看着溪水沉默了很长时间。

时涨时退山溪水，易反易覆世人心。

这是个关于人心的问题。

西门纤纤很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问自己。

明明她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是这三个正义中的一方，明明这个问题更适合她。

西门纤纤看着仇百里，有些搞不懂这个人。

仇百里没有注意到西门纤纤在看自己。

他和狄败青一样，也看着山溪之水。

他并不急于知晓答案，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时间在沉默中缓缓流逝，红日渐渐西沉，百里溪的薄雾渐红，暮色铺满天空。

狄败青坐在溪畔的青石上，望着滔滔而逝的山溪水，思索着反反复复的世人心。

溪水清澈到底，十几条小鱼在溪中摆动着尾巴，向着他的钓钩游去，在那徘徊若久，最终没有咬钩。

狄败青看着湖水里的倒影，看着自己的脸，看着那些散去的鱼儿，忽然说道：“这世界本身就是残酷的，每个人都站正义的立场上做着邪恶的事情，然后指责别人的不正义。”

这是狄败青这个答案的上部分，算是回答仇百里。

他将下部分的答案西门纤纤，因为他知道身在局中的她正迷惘凄苦。

狄败青看着西门纤纤说道：“身处其中的我们是救不了那么多人的，所以你不必那么苛求自己要去拯救每一个人，你甚至可以转身离开，只要做着你认为正确的事就行了。”

西门纤纤明白了他的意思，感激朝他点了点头。

仇百里也听懂了他的意思，但他并不同意。

仇百里说道：“这样并不能终止仇恨。”

狄败青听到这里，突然笑了起来，说道：“杀人如麻的你，想的却是如何终止仇恨，这算是讽刺吗？”

仇百里没有被这句话激怒，淡漠说道：“这世间的光明与黑暗本就是对立，有人满身光鲜，就必须有人满身晦暗，生存和杀戮也一样，有人要生存，注定有人要被杀戮。”

狄败青认为这话有理，于是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当三方的立场相互冲突，所求相对，那衡量谁是正义的，便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心存正义的人不会使用卑劣的手段达成目标，而内心卑劣的人则会不计手段。”

仇百里问道：“那你的正义呢？”

狄败青说道：“我会阻止那些无畏的杀戮，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仇百里说道：“可活下去的人却充满了仇恨，就像止戈流那些人一样，如果他们在二十年前就死去了，那么就不会有今日止戈流与青思阁的对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仇恨。”

狄败青忽然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也是一样吗？”

秋风入林，黄叶沙沙，百里溪两侧一片安静。

溪水潺潺而逝，一去不返。

仇百里张着嘴，眼角微颤。

无数双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溪畔的人们震惊无语，这是止戈流的故事，但也是仇百里的故事。

一个从上一段仇恨中生存下来的人，没有获得新生，而是将这份恨意，回馈给这个世界，这就是他的故事。

仇百里者杀百里。

纵然他将自己的故事包装成第三者说出来，但仍逃不过狄败青锐利的眼睛。

应江湖望着仇百里的侧脸，微微叹息。

仇百里是那种双眼能看到恶魔的男人。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用善意去看待这个世界的。

……

……

农应群带着几个长老走进了大堂深处，鬼都知道他们要开始伪造遗书了。

陆三阴忽然说道：“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但不能认可他们的做法。”

阿漂哥看着他笑了起来，感慨说道：“好一个圣母婊。”

陆三阴知道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解释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会采取别的做法。”

阿漂哥问道：“比如说呢？”

陆三阴认真地想了想，说道：“他们可以选择相信他们的流主。”

阿漂哥怔住了，他觉得这样天真的话，怎会从陆三阴这样阴酸腹黑的人口中说出来。

“宁溪姑娘第一次介绍你的时候，我记得是这样说的，陆三阴的阴，是阴谋诡计的阴。”

陆三阴有些不奈，问道：“那又如何？”

“那你认为人心为什么是最好算计的东西？”

阿漂哥发音清楚，眼神坚定，陆三阴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他问的就是人心。

他很快恢复了平静，看着阿漂哥微笑说道：“这是我最擅长的问题。”

人心是最好算计的东西。

这句话是他告诉西门纤纤的，而阿漂哥这个问题，只是这句话的疑问句。

那么能够慷慨陈述这句话的人，怎么会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呢？

他只用了一句话，便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

“因为只要你越敢往坏处想，你就越知道他们想做什么。”

阿漂哥看着他的眼睛，显得有些震惊。

因为他知道陆三阴这个问题代表了什么。

只有满身泥泞者，才能看清污垢。只有身在黑暗的人，才能看清人心。

陆三阴的阴，果然是阴谋诡计的阴。

从见面开始，他便有些欣赏陆三阴，他时常不知道为什么。

但现在他明白了，这份欣赏源于太过沉重。

“与人斗其乐无穷，唯心累而已。”

这是阿漂哥的感叹，也算是对陆三阴的劝诫。

陆三阴听懂了，于是看着他问道：“那么你呢？”

唯泥泞者最识误会，唯黑暗者最识人心。

你看到了我身后的黑暗，那么你呢？

你是否也是这样的人？

阿漂哥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感到震惊。

他抬起头，看向了远方。

远天夕阳半抹，火云延烧千里，被风吹成各种形状，宛若龙争虎斗。

阿漂哥平静说道：“与天斗其乐无穷。”

微风吹进长廊。

淡蓝色的衣袖被拂动，在夕阳下摆舞成各种形状，就像远天的火云一样。

夕阳下的阿漂哥，竟隐隐有种乘风而去的感觉。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陆三阴看着远天半抹夕阳，补充说道：“至少比我了不起。”

阿漂哥笑笑，说道：“话题好像扯得有些远了，我记得刚才你说的是，他们可以选择相信他们的流主，你凭什么会这样认为？”

陆三阴反问道：“你凭什么不这样认为？”

“活得越久的人，也越不会信任他人，越不值得信任。”

阿漂哥看着他说道：“尤其在经历过一夜风雨的洗礼之后，现在青思阁磨刀霍霍，现在的等待就是坐以待毙。”

陆三阴坚持说道：“但我仍相信有值得信任的人。”

他指的是淳于心，那位淳于世家的长老曾两次襄助西门纤纤，这件事情不可能置之不理。

阿漂哥说道：“我上山的时候看到有人送给了他一包泥土，他便匆匆下山了。”

陆三阴有些吃惊，问道：“你跟我一起上山的，我怎么没看到？”

阿漂哥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他，说道：“你认识谁是淳于心吗？”

陆三阴怔住，关于淳于心的事，都是宁溪转述给他的，李占山，农应群这些人他都是刚刚才看到，更别说认识了。

阿漂哥忽然问道：“你知道压垮他们对西门纤纤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吗？”

“是应江湖。”

陆三阴很明白，虽然双方的怨气不断积攒，但毕竟纤纤前夜才舍命救了止戈流，纵然不计之前西门缜的情分，但对西门纤纤的信任应该不会在一夜之间被消磨掉才是。

应江湖叫山贼小宝送了一封信，捎了一叫话，便将这份信任消磨怠尽了。

很多人不能明白这个道理，但陆三阴却很清楚。

李占山通过苦肉计博得了青思阁的同情，让青思阁众对西门纤纤寒了心。

应江湖也是同样，当止戈流众发现李占山的阴谋的同时，很自然的会想到一些事情，一夜风雨进攻止戈山，是应江湖通知了西门纤纤回防，李占山勾结一夜风雨，也是应江湖派人提醒。

李占山能勾结一夜风雨，那西门纤纤为什么不能勾结应江湖？

人心算计，不过猜疑。

正是这份猜疑，成为了压垮止戈流众对西门纤纤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三阴想到了更深处的层面。

一夜风雨入侵止戈流，死伤过半。

李占山为了扭转劣势，险被活活打死。

但应江湖却只说了两句话，送了一封信，便在这场多方博弈中，取得了最大的优势。

隐在薄雾中百里山背面，好似应江湖的背影，带着神秘与阴森。

“应江湖真是个可怕的敌人。”

### 第三十四章被诅咒的海棠花

应江湖抬头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落下山去，但天还没有黑尽。

这时候，一条河鱼在狄败青的鱼钩那里徘徊若久之后，终于忍不住诱惑，一口咬中了鱼钩。

咬钩的鱼儿，奋力摇尾挣扎，鱼竿被扯得时上时下。

狄败青收起鱼竿，不想再被仇百里纠缠下去。

应江湖看着上钩的鱼，问道：“你要用你的问题，来让仇老五回答你的问题吗？”

仇百里者杀百里。

这是一个很传神也很血腥的故事，换作平时，狄败青一定会追问下去。

西门纤纤有些着急，转身朝着止戈山看去。

不用想也知道，现在止戈山的形势肯定很不乐观，但他们还需要最后一个情报。

狄败青看着他问道：“百里七人众的第三人是谁？和季海棠的关系是什么？”

“在三途河以西的某个地方，流传着一个传说，绽放在无月之月的夜里冥月海棠结下的果实有生死人肉百骨的功效。”

应江湖继续说道：“百里城中有一位医者，南入巫教，北游溟渊，西至三途河，足踏万里，终于在三途河以西找到了冥月海棠，并用自身的血液饲养了他。”

西门纤纤的目光，也落在应江湖的身上。

昨夜几经生死，季海棠都没有放弃那株海棠，果然若非是绝顶尊贵的宝物，又怎会在几经生死之后，依旧不愿舍弃。

狄败青问道：“这和你们那位老三有什么关系？”

应江湖解释道：“生死人肉百骨的神药，自己是所有医者追求的目标，巧的是我们的老三就是一位炼药师。”

那个一直沉默垂钓的老翁，蓦地抬起头来，从斗笠处露出一道目光，望着应江湖。

这是应江湖第一次提起关于那个人的事，那个神秘永不现面的老三。

仇百里突然想到了今晨的事情，脱口说道：“七分道士。”

听到这个名字，西门纤纤与狄败青三人皆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我也不能确实七分道士是不是他。”

应江湖感慨说道：“我只见过老三几次，而且每次看到的都只是他的背影。”

听着这三个字，西门纤纤想到了很多事情。

季家三代医府，青思阁百年传承，都是百里城名门，相互之间的走动自然是少不了的，所以她和季海棠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这三年来，他认识了柴桑诸人，结伴游历两境，后又忙着寻找陆三阴的踪迹，很少待在百里城，只是听说季海棠远行求医，其他的事情便不清楚了。

直至此次回来，方才知道关于他的故事已经成了百里城的噩梦。

他的故事很富有传奇与神秘的色彩，名叫被诅咒的海棠花，她已经传了很多遍。

现在她却从应江湖口中听到了另一个版本，这个故事叫看不见的背影。

那名医者得到海棠花之后，便听闻百里城爆发了瘟疫，于是赶回来救治，但他赶到的时候，瘟疫已经被压了下去，传说是南宫世家本家的少年压制下去的。

看着百里城的人称颂那名医生的时候，他感到很失落，为此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城里还是陆续有病症发生，于是他接着治疗，虽然后来的病症更为复杂，但他用冥月海棠夹在药物里医治的方式，似乎格外的有效，不管多难的病症，都能够治好，由此他获得了更多的荣誉。

但在那不久之后，被他医治好的病人，竟然逐个的离奇死亡，那些死者共同的特点都是被人抛开了心脏，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与谩骂。

他想证明这一切只是巧合，但每一次的证明都是证明了原先的质疑而已，于是他背上了一个被诅咒的医者的骂声。

每一次在失去意识前，看到的都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所以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他都在追逐着这个看不见的背影。

听完这个故事，西门纤纤诸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狄败青问道：“这个故事里的背影，和你所看到的你们百里老三的背影是同一个？”

应江湖说道：“虽然还不是很确定，但多半就是这样。”

狄败青有些不解，问道：“如此说些，你们老三的目的是那株海棠，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抢走，或者杀了季海棠。”

“如果可以谁愿意这么麻烦。”应江湖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想想还是解释清楚为好，省得又把麻烦算到自己头上。

他解释说道：“因为冥月海棠成长的条件太苛刻了，需要以命血温养，季海棠与冥月海棠缔血在前，这株海棠便只有季海棠能栽种了，抢药者既不能抢，也不能杀死季海棠，这就是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季海棠仍然活着的原因。”

“你倒是说得坦诚。”

狄败青觉得应江湖没有说谎。

应江湖笑笑道：“我可是要成为山贼王的男人，说了交换情报，自然不会骗你们。”

西门纤纤忽然说道：“为什么不说是别有所图？”

应江湖有些好奇，看着她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西门纤纤说道：“你利用山贼小宝传信，让止戈流对我存疑，这时李占山稍一煽动，青思阁也会将我排挤在外，但青思阁与止戈流双方彼此牵制，这样的矛盾并不足以引爆两边的战火，因为都欠缺一个关键，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关键是什么。”

应江湖问道：“是什么？”

“海棠花的诅咒一旦生效，便是双方最好的机会。”

这时候，山贼小宝突然指着山上大叫起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为虾米山上也起火了，那里也在烤鱼吗？”

应江湖闻言朝他山望去，看到了一团微小昏黄的火光，应江湖看着山上的焰火，意味深长地道：“等过这漫长的岁月，这株被诅咒的海棠是否能够开花结果。”

“呵，人心果然是最恶劣的东西。”

西门纤纤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便在此时，垂钓老翁的忽然一甩鱼竿，在西门纤纤前走的地方画了一条线。

线，就是界线。

西门纤纤停下脚步，冷冷朝他望去，问道：“你敢拦我？”

狄败青伸手到腰间，摸到了小刀。

柴桑的手也落到了刀柄上。

垂钓老翁收轻轻一收，鱼线收了几分，被埋进林叶里的鱼钩那端露了出来。

鱼钩上挂着一条小白鱼。

垂钓老翁看着她说道：“按照规矩，现在该我提问了。”

“你是哪根葱？凭什么要回答了？”西门纤纤有些恼火，止戈山现在十分火急，哪还有心思在这里耗下去。

垂钓老者平静说道：“老朽百里山西风千里，想必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西门纤纤自然听过他的名号，百里山西风千里，百里七人众中排在第二位，为人虽然低调，却是应江湖不过缺失的臂膀。

狄败青说道：“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不是你能回答的。”

垂钓老翁说道：“止戈山双脉之主，该不会连这点气度都没有吧？”

西门纤纤一咬牙，说道：“趁我还有耐性之前，你最好问快些。”

垂钓老翁笑道：“放心，我的问题只有一个，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

“有屁快放。”柴桑现在简直想冲上去一拳打爆那张藏在斗笠下的笑声。

“据我所知，孤坟的主人是你的父亲西门缜救下的第一个止戈流的人。”

垂钓老翁说道：“当时他不惜血祭自己的妻子救回的那个人，杀了自己的妻子，而那个人的后人，又杀了他。而今止戈流的人亦是，他们在二十年前被你父亲救下，但这二十年里，他们感念过你的父亲？”

西门纤纤以为这是个问题，却听垂钓老翁一声轻笑。

“好像没有吧，他们不仅不感念你的父亲，更视之为束缚他们人生的罪魁，在你的父亲死后，更这恨意更是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就算你在昨夜舍生忘死，救了他们，可他们对你也没有丝毫的信任。”

西门纤纤有些不耐烦了，怒道：“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垂钓老翁看着西门纤纤的眼睛说道：“我要问的是，为了止戈流这样一群充满了恶臭的人去努力，甚至是牺牲，值得吗？”

西门纤纤忽然笑了起来。

垂钓老翁不能理解她在笑什么。

西门纤纤说道：“如果是这个问题，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值不值得，只有该不该为。”

垂钓老翁怔了一下，说道：“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你该为的事情。”

西门纤纤凝望着止戈山，沉默了片刻。

夜色降临的时候，百里溪氤氲而上的水气总会把止戈山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

“我从来也不认为这是我该为的事情，可谁叫死的那个人是我老爹，而偏偏我老爹既是止戈流之主，又是青思阁掌门呢？”

说完这句话，西门纤纤走进了止戈山那片含着薄雾的夜色之中。

看着她的渐渐隐入夜色中的背影，应江湖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理解了止戈流与青思阁的真正目的，那或许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他的声音传入了止戈山的夜色之中，却没有听到西门纤纤的回音，也不知她听到了没有。

夜色下的止戈山，一片苍茫。

山上那团火光，宛若一个燃烧的灯笼。

### 第三十五章这残酷的世间

山下看起来那团只是微小的火光，在山上却是一团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火。

烈火无情的肆虐着，吞噬着止戈流与青思阁伤员养伤的西厢房，木柴在烈火中炸裂的与火焰中痛苦的呼喊声充斥着四周。

季海棠就在那烈火之前，眼前是一片火海，心中却是另一片火海，两片火海中，同样有一个背影，一株血染的海棠花。

原本怯弱犹豫的他此刻有些一种近乎残忍的坚定，他终于追逐到了那个看不见的背影。

在那火海之前，一个人，拿着一把细小的刀半蹲在一具尸体之前，地上有一滩鲜血，这是尸体的心脏被抛开时飞溅而出的，鲜血飞溅出来的时候把地上的那株海棠染成了红色。

沾在海棠枝叶上的血红没有被风干，也没有被吸收，而是汇聚成滴，缓缓滴落。

那个人还很年轻，一身道士的打扮，眼光有时看着手中的小刀挑动着的那早已停止的心脏，不时又看着那正在滴血的海棠。

季海棠看着那人很久很久，焚天煮海的恨意在此时化作了毫无波动的冷漠。

“牺牲了那么多人，我终于不再只是看着你的背影。”

那道士，应该说是七分道士抬头看了他一眼，眼中仿佛有什么一闪而过，然后继续低头望着那滴血的海棠，喃喃地道：“终究还是没有开花。”

七分道士的声音与他的眼神同样带着遗憾与落寞，他似乎并不在意季海棠，甚至可以说完全无视了季海棠，他的眼中只有那株滴血的海棠。

季海棠并不因被他无视而失落，也不但是他会从前方逃走，因为另一个人已经堵住了七分道士的前路——燕悲欢。

燕悲欢看着望着七分道士缓缓说道：“原来老三真的是你。”

七分道士抬起头，看到了那一袭黑色礼服，妖艳得近乎邪魅的女子，她的身后是熊熊烈火，黑发与衣裙在因温差而变幻不定的风势中摇摆不定，仿佛随时都会被点燃一般。永恒对立的红与黑，在她身上出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

此时的她就像一只浴火涅槃，化成火凤的黑燕，七抬道士定了定神，缓缓地说出了两境对这只黑燕的称呼：“三途河，丰都谷，指燕为姓，悲欢燕，燕悲欢。”

这一段长长的称号，每一段都有其特殊的含义，燕悲欢听在耳里，却没有任何情绪，她指着那株仍在滴血的海棠，淡漠地道：“我来到止戈城，就是为了冥月海棠的果实。”

七分道士道：“可是现在并没有结出果实。”

“终有一天他会结出果实的，同为百里七人众，你放弃吧，否则你将承受不起丰都谷的怒火。”

七分道士没有说谎，所以燕悲欢没有问罪他的意思，这句话既是劝告，也是警告。

七分道士取出布条擦了擦手中的小刀，然后缓缓站了起来，看着燕悲欢问道：“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燕悲欢没有说话，却手已经作了个请的姿势，七分道士道了声多谢，然后便要离开。

季海棠这时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有人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七分道士停下，转身，看他，然后等待着他的话一句话。

“你这个恶魔，我一定要杀了你。”

七分道士看着他的眼睛却没有情绪，用一种冷漠却又平淡的声音，反问道：“就为引我出来，你牺牲这么多人，你和恶魔又有什么区别？”

季海棠因为这句话失了一下神，然后七分道士就不见了，燕悲欢也不见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他看着空荡荡的场地，抱起那失落在地上的海棠，仰天大喊道：“错过了今夜，海棠将不再盛开。”

无边的夜色里，传来了冷哼的声音，季海棠知道七分道士听到了，他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喃喃自语：“无论牺牲多少人，无论背负怎样的罪孽，我都要再次寻到你。”

烈火吞噬的青思阁的西厢房忽地在季海棠面前轰然倒塌，季海棠就站在那里默然地看着。

这时候不知道哪里爬出一个人来，抓住了他的腿，痛苦地求救道：“季大夫，救救我。”

季海棠缓缓轻下身子，用清凉的药为他包扎被烧伤的大腿，并喂了一些止疼的药。

他的动作轻柔而细腻，将伤者的疼痛降到了最低，从伤者感激的目光里，他几乎可以确认自己是世间最好的医生。

他温柔地问道：“好点没有？”

“好多了。”伤者感激涕零。

“那可以走动了吗？”

“嗯，应该可以的。”

季海棠很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温柔地说道：“那麻烦你帮我转答，其他被我医治的人，就说夜海棠的诅咒已经来了。”

伤者充满感激与泪水的目光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了心酸，那双温暖的手不知何时也变得无比冰冷，当他看到那躺在地上的尸体时，终于变成了撕心裂肺的恐惧。

季海棠缓缓站了起来，看着无边夜色，留给伤者一个沉默的背影。

这是沉默，也是冷漠。

伤者望着这沉默的背影突然有了种寒入骨髓的冰冷感觉，不知什么力量，使他一跃而起，然后落荒而逃。

止戈山是建筑是一个四面合围的四合院子，青思阁在北向，止戈流在南向，东厢房是饭堂与存在粮食的地方，而西厢房存在药材与处理伤员的地方。

四个厢房之间有二到三里的空隙，这除了为了保证平时搬运物资通行的方便之外，还有一层顾虑就是怕万一某个厢房失火，火势不会殃及其他地方，谁也没想到这个措施现在竟然真的取到了作用。

季海棠转身，望着那迅速逃离的身影，缓缓说道：“你是解了青思阁之围的勇士，拯救止戈流的英雄，如果两边都没有人救你，那这世间就太残酷了。”

且不说今夜所发生的一切，对这位拯救了青思阁的英雄来说，是否确实太残酷了，但真的太过诡异了。

在太阳落山之后，守卫西厢房伤者的护卫突然就撤走了，之前离开的石中龙折回来寻找季海棠的下落，但季海棠在此之前就已经下落不明了。

不久之后，西厢房莫名的失火，火势越来越大，但只有三里之遥原来还喧嚣闹腾的止戈流与青思阁竟同时沉寂了下去，好似没有一个人发现这边失火了一般。

一些逃出的伤者跑去两边求援，但都杳无音讯，其他人只好四散逃离，这名伤者没有逃出去，却很幸运的没有被烧死，然后得到了季海棠的救治，同时也见证了那个恐怖的死亡诅咒。

为了活下去，他开始寻求同伴的保护，可是原本人来人往的止戈山，这时竟空荡荡的，宛若荒郊的孤坟，看不到一个人影。

他去过了止戈流，那里已经杳无人迹，于是他跑回了青思阁，这时的青思阁大门紧闭，他叫了很多声，却没有人开门。

……

……

在这紧闭的大门之内，在远处西厢房的大火映照之下，青思阁大堂的孤灯显得孤独而微弱，就像此时的石中龙一样。

他站在人群之中，眼前是几百双冷漠的目光，每个人都沉默着，仿佛没有听到门外的咚咚的敲门声，石中龙终于受不了了。

“你说过，会救他们的。”他开始质问李占山。

李占山反问道：“你知道那杀人者有多恐怖吗？你还想搭上多少同门？”

“可是昨夜他们救了青思阁。”

“不，被他们拯救的只有止戈流，如果一开始他们听我的不上山，那他们就不会受伤，也就不用接受季海棠的医治，也就不会有现今的处境了，而你也不会失去这条手臂。”

“救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只要放他进来，他就能活下去。”

李占山厉声道：“我说得不够清楚吗，被他们拯救的只有止戈流。”

石中龙怔了一下，仿佛明白了什么，当他看到其他的冰冷的目光后，他终于明白了。

救一个人固然是极其简单的事，但这些人的存在对青思阁的这些人太不利了，门外的求救者是拯救了青思阁的英雄，那么在座的就都是不顾山门危难的贪生怕死者。

这种对比太鲜明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眼前这些长老弟子们其实是想这些英雄都死在那恐怖的杀人者手中。

当然，这些英雄也包括石中龙他自己。

想明白这个道理后，石中龙离开了大堂，大堂内没有人去阻拦他，因为只有在外面，他才会遇到那个杀人者，只有死在那杀人者手中，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死法。

就在那伤者绝望的时候，石中龙推开了门走了出来，门突然就被关上了。

伤者抓着石中龙道：“师兄，救救我。”

石中龙扶起他，苦笑道：“我和你一样，也是被诅咒的人了啊！”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石中龙道：“你是拯救止戈流的英雄，你应该去寻求止戈流的帮助。”

“可是止戈流的人已经没有人了。”

“西郊坟地。”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这你不用管，你记住如果遇到其他受伤的，就带他们一起去西郊坟地，如果止戈流不接纳你们，你们就分开逃生，这样生存的机率或者会大一点。”

“那师兄你呢？”

“我去找掌门，现在只有掌门能救得了我们。”

伤者也朝西郊坟地跑去，途中他遇到了几个从大火中逃出，却不受被青思阁所接纳的伤者，而躲在荒郊里的伤者，然后带着他们朝西郊坟地跑去。

看着那名伤者已经离开，石中龙起身朝山下走去。

来到山道时，忽然闻到一阵异香，双脚便再也站不住，倒在了地上。

一道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出，他的手上抱着一盘海棠花。

石中龙忽然觉得很可笑，他是拯救止戈流的英雄，解了青思阁之围的勇士，在他将在死在海棠花诅咒之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赶来救他。

“这世间真的残酷了。”

### 第三十六章悲欢冷暖世人心

苍茫的夜色之下，抱着海棠花的身影向着石中龙走来。

落叶被他踩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石中龙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他瞪大了眼，想看清楚那诅咒的杀手，究竟生作什么模样。

但这时候，那人忽然停了下来。

那身影静静地看着石中龙身后的树林，沉默了片刻，然后退走。

他的身影再度消失在夜色之中。

陆三阴与阿漂哥却走了出来。

陆三阴看着夜色深处，问道：“你看清他的样子了吗？”

阿漂哥摇摇头，说道：“这样的夜色，加上薄雾，怎么可能看得清楚。”

石中龙有些茫然，看着阿漂哥问道：“你是单身客栈的阿漂哥？”

阿漂哥恬不知耻地说道：“没错，就是我潇洒俊逸，英勇无敌，华丽无双的阿漂哥打退了那个杀人的恶魔，救了你的性命。”

石中龙愣了愣，说道：“谢……谢谢。”

“光谢谢就够了？”

“那不然改天请你吃顿饭？”

阿漂哥走到他身前，看着他说道：“我要给我钱。”

石中龙问道：“给多少？”

“我阿漂哥收费是有标准的，你不用担心我讹你。”

“那怎么收？”

阿漂哥很认真地解释道：“长得好看的两万块，家财万贯的一万块，英雄豪杰五千块，后起之秀四千块，身家清贫的一千块。”

石中龙松了口气，一千块他还是付得起的。

看着他轻松的表情，阿漂哥便知道他会错意了，忙道：“你现在是止戈流与青思阁的英雄，所以现在你属于后起之秀加身家清贫行列，五千块，不用谢。”

石中龙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五千块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陆三阴看不下去了，说道：“你这人真是恬不知耻，贪得无厌，好大喜功，刚才那人是你赶走的吗？你怎么好意思要这钱？”

石中龙看着陆三阴，脸上写满了感激。

阿漂哥大怒，问道：“那要怎样才好意思？”

陆三阴认真说道：“你至少应该分我一半。”

一片安静。

石中龙忽然有种以头抢地的冲动。

石中龙心想如果你们救了我的性命，那我一定会揍你一顿。

陆三阴忽然想到了别的事，问道：“这把火究竟是谁放的？”

刚才他和阿漂哥还在止戈流长廊的时候，忽然看到火起，转悄悄溜了出来，然后看到了最后一个离开的石中龙。

陆三阴从阿漂哥那里听了海棠花的故事，认为下一个目标一定是石中龙，所以便悄悄跟了过来，想在那个杀人者下手时伏击他，却不料被其发现，溜走了。

石中龙看着他，眼神闪烁，他不能相信陆三阴。

陆三阴有些无奈，但也理解他的心情，试想连自己的师父都不能相信了，你让他如何去相信一个陌生人。

阿漂哥拍拍胸脯说道：“放心，我以你救命恩人的身份担保，这个丑家伙绝对是你掌门请来的救兵。”

陆三阴有些无语，心想说得我不是他的救命恩人一样，他不相信我，就能相信你？

“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我可以肯定，至少不是青思阁放的。”

石中龙竟然相信了，陆三阴觉得这件事真的是神奇。

阿漂哥说道：“止戈流忙着伪造遗书，想来也没这个时间做这事，那么……”

陆三阴接着他的话头，说道：“这火是季海棠自己放的。”

石中龙有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问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漂哥淡淡地道：“自然是制造一些混乱，好引那个看不见的背影出来。”

石中龙忽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寒，他的师父如此，和他并肩作战的人亦是如此。

“人心真是可怕的东西。”

陆三阴感慨说道：“悲欢冷暖世人心。”

阿漂哥听着这些感慨，忽然笑了起来。

“当你们在这感叹的时候，止戈流与青思阁已经磨刀霍霍了。”

石中龙冷冷笑道：“既然他们那么爱打，就让他们打个你死我活就好了。”

阿漂哥看着他，摇了摇头，心想有时候天真也是可怜的一种，这孩子大概是没救了。

石中龙一片茫然，不懂他为何摇头。

陆三阴决定给他一点揭示，问道：“如果你师父的目标是止戈流，那他为什么会让那个偷听的止戈流长老逃走？”

“为什么？”石中龙仍是不懂。

阿漂哥解释说道：“止戈流与青思阁虽然有怨，却无大仇，他们都没有必须要致对方于死地的理由，而且这也不现实。”

陆三阴说道：“从头至尾，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摧毁止戈流的理念。”

阿漂哥很欣赏地看了陆三阴一眼，说道：“咱两的默契度真不是一般的高啊！”

陆三阴看着他，认真请教道：“所以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阿漂哥看了看天色，说道：“哎呀，天都这么黑了，飞羽还等着我吃饭呢！”

陆三阴知道他在憋什么鬼主意，但这时候，没有这家伙配合，怎么可能搞得定，只能把心一横，说道：“一口块一万块，爱做不做。”

“没问题，我去把他们引到仲裁堂，其他交给你，时间紧迫，我先走了。”

阿漂哥一溜烟就不见了人影，陆三阴看着那方向骂了句人渣。

“你骂谁呢？”阿漂哥突然折了回来。

“不是时间紧迫吗，你回来做什么？”

“这个给你。”

阿漂哥把南境的白银招贤令塞到陆三阴手里，再次溜走，这次是真不见了人影。

陆三阴望着白银招贤令，已经明白了该怎样做。

石中龙完全不知道他们刚才说了什么，问道：“你们想做什么？”

陆三阴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蹲下来，给他吃了一粒药。

片刻之后，石中龙恢复了体力，站起身来，朝陆三阴行了一礼，说道：“多谢。”

陆三阴问道：“你想救纤纤吗？”

“当然想。”石中龙毫不犹豫地回答。

陆三阴看着这个少年，觉得有些可惜，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

“哪怕你会因此而死去？”

……

……

西郊坟地内，除了那些接受季海棠医治而留下西厢房的伤者，其他止戈流的人都聚集于此，无数的火伴把围那十数年前的孤坟。

在用火烧掉了坟头上的野草之后，他们开始挖坟了，很快的便见到了棺材，诸人掸掉棺材上的泥土，准备开棺。

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凄厉的哀嚎，随后几名青思阁的伤者跑了过来，农应群下意识的叫人把坟墓围住，不让这些伤者看到，同时示意杨天狼去对付这些伤者。

这些伤者唉声叫道：“快救救我们，那个恶魔杀来了。”

杨天狼有些冷漠地看了这些伤者跑来的方向，问道：“哦，你们怎么不去青思阁求救？”

“青思阁不接纳我们？”

“哦，那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那名被季海棠医治的伤者道：“石师兄告诉我的。”

杨天狼想了想，问道：“就是那个放了李占山的石中龙？”

那伤者并不知道这件事，有些不明所以，有些茫然地看着杨天狼。

“这就奇怪了，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的？”

杨天狼摸着下巴，有些震惊，农应群诸人也有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了不惊动青思阁，采取小队撤离，迂回前进的方式，所以到了刚才才到达此地，何以这么轻易的就被石中龙知道。

农应群从人后面挤了出来，对这些伤者道：“你们朝山下跑去，你们的掌门会救你们的。”

“什么？你们不救我们？”

虽然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但听到农应群亲口说出来，这名伤者还是不能接受。

农应群冷漠说道：“你们毕竟是青思阁的人。”

那伤者叫道：“可我们昨夜救了你们。”

农应群与杨天狼的目光突然冰冷起来，农应群道：“十几二十年前你们的掌门也曾救了我们，但现在我们怀疑这是个阴谋。”

“你们在挖坟，你们挖坟做什么？”

一名坐倒在地的伤者从止戈流的脚下，看到了被掘开的坟墓，忍不住惊叫起来，其他伤也变得喧闹了起来。

场间的冰冷气氛变得充满了杀意，农应群对这些躁动的伤者淡漠地说道：“我们只是在做，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的事情。”

这些伤者没有听懂这句话，但止戈流的人却听懂了，他们甚至想起了之前农应群说过的话。

“接下来我们所做的事，可能有一些不为内心所接受，但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随时都会被青思阁所牺牲，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这时候止戈流的人都明白了，开棺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但他们此时并不确定棺中是否真有那么一封信，如果棺中没有信，那就得往棺中塞一封信，这是绝不能让这些人看到的事。

这就是农应群所说的，接下来要做的更恶劣的事，杨天狼杀了第一个人，其他人也一拥而上，杀了其他没有反应过来的人。

唯一反应过来的是那名被季海棠医治的伤者，所以他在杨天狼动手之前就逃去了，杨天狼准备去追杀他，但被农应群制止了，农应群道：“接下来的事，就让那杀人者去处理吧。”

随后棺木被打开了，令诸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棺中竟然真的有一封信，而且被牛皮纸包得好好的，封信上写一行字。

“系生死之大事，勿启。”

杨天狼拿着那封信，心知这必然记载了重大的秘密，甚至可能记载当年止戈流击退雨宫八百士的真相，否则不可能被此人以此种方式隐藏，所以说这上面写的掌握真相者无限接近死亡很可能不是一句空话，一旦一夜风雨知晓谁打开了这封信，必然会追杀到底。

杨天狼在犹豫要不要打开，其他人也在犹豫，这毕竟是牵扯生死的大事。

“你们竟然杀了这些拯救了你们的英雄。”

这时候，李占山率领的青思阁一众长老弟子赶到了，眼前的尸体是他最想看到的画面。

一位长老指着杨天狼手中的信惊叫起来：“信，他们手中有信。”

“把信抢回来，不能让这封信落到他们手中，杀啊！”

一场信封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那名逃走的伤者目睹了这一切，他躲在黑暗中，看着这些人可以为了一封不知来历的书信你死我活，拼命厮杀的人们。他是解了青思阁之危的勇士，拯救止戈流的英雄，此时竟成了这世间最微末的存在。

唯一在乎他生死的，只有那个隐藏在夜色下，不知何时靠近的死神，觉得太可悲，也太可笑了，那时候他对着这苍茫的夜色说了一句话。

那一刻，命运相同的两人，在不同的地方，对这世间说出了同样一句话。

“这世间真的残酷了。”

### 第三十七章无从抉择

冷冷的秋风把从百里溪蒸腾的水雾吹得冷寒，这些冷寒沁入西门纤纤的感觉神经，她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她的心中还有多冰冷的温度。

为了挽回山上的局势，火起的时候，从山脚急急赶回，赶回止戈流的时候火势已经基本熄灭，烧成炭的木头还留着火星，火堆中有几具烧焦的尸体。

西门纤纤忍着想呕的冲动，木然环顾着四周，止戈流与青思阁周围空荡荡的，没有半个人影，只有几具尸体仰面躺在地上，这些尸体都被人抛开了心脏，死状极其恐怖。

西门纤纤强忍的情绪终于崩溃了，无力跪倒在尸体旁边，泪如雨下。

望着她悲伤绝入的狄败青没有选择安抚，如果说这时候还有什么能悲伤她的悲伤，狄败青相信只有眼泪了。

“啊——啊——”

这时候传来了痛苦而微弱的哀嚎，打破了西门纤纤的悲伤。

西门纤纤一抹眼泪，向前爬了几步，爬到那声音旁边，抓着那将死未死的人的手，叫道：“师兄，师兄，发生了什么事？”

那人半睁着眼看着西门纤纤，脸上充满了绝望与痛苦，挣扎着说道：“夜……夜海棠的诅咒，可恐怖了，大家都死了，死了……”

西门纤纤忍痛问道：“季大夫呢？”

“逃……逃走了……”

“你看清那人的长相了吗？”

狄败青见他奄奄一息，赶紧捡重点的问。

“没有……那人说，要怪就怪季海棠吧，季海棠为了逼出他，而故意医治这么多伤者的……”

“啊……”西门纤纤险险向后坐倒，她与季海棠自幼相识，想不到季海棠会作出这种事来。

那人突然抓紧了西门纤纤的手，西门纤纤赶紧蹭上来，叫道：“师兄……”

那人视线渐渐模糊了，呼吸也变得困难，他艰难地呼吸了几口气，说出了留下这世间最后的一句话。

“纤纤……昨夜你让我们跟你上山，你说我们会成为英雄，可是那些被我们拯救的人，为什么不救我们呢？不该是这样的啊……不该是这样的啊……”

说完这句话，那人呛了几口气，然后便死去了，西门纤纤抓着那尸体，叫道：“师兄……师兄，你起来啊！”

狄败青拉起她，说道：“纤纤，他已经死了，你振作一点，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还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呢，他们跟着我上山，救了青思阁与止戈流，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救他们，就连季大哥也只是利用我，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值得去做了。”

西门纤纤茫然四顾，他甚至不知道止戈山上发生了，此时的敌人是谁？自己又该做什么，自己又让做什么。

“李占山想逼反止戈流，而止戈流也在寻找一个解除止戈流承诺的契机。”

不知何时，石中龙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他知道时间不多，所以一句话说明了当面的局势。

西门纤纤抬起头看着他，见他一身伤态，面如寒铁，只有眼神无比坚定。

狄败青问道：“他想到怎样逼反？止戈流寻找的契机又是什么？”

石中龙简短说道：“西郊坟地的那座孤坟里可能埋藏当年记载了止戈流理念的一封信，李占山想借此证明掌门师伯的理念错了，而止戈流也想借此脱离止戈流的束缚，止戈流已经去取信了，青思阁的人全部撤走，估计现在已经在争夺信件了。”

西门纤纤问道：“李占山为什么会知道那里有一封信？”

狄败青说道：“那里是否有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相信那里有一封信，事实上就算那里没有信，他们也会伪造一封信，借以证明你父亲的理念错了，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止戈流与青思阁两边都想让你的父亲身败名裂。”

石中龙冷漠的神色里闪过一丝惊讶，这是一份肯定，他只作了一个简短的描述，但狄败青竟然已经解出了其中的因果。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那么做？自幼相识的季大哥欺骗我，与老爹一起长大的李师叔要老爹身败名裂，受了老爹二十年大恩的止戈流也要老爹身败名裂。”

西门纤纤忽然想到了应江湖最后说的那句话，此刻西门纤纤内心也冒出这个疑问。

为了这些人真的值得吗？

柴桑说道：“纤纤，现在必须先阻止他们，不要被多余的事情干扰了自己的情绪。”

西门纤纤点点头，说道：“是的，我不能让老爹身败名裂。”

这时候远方传来了凄厉的哀嚎，打破了西门纤纤心中的迷惘，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她缓缓站了起来，接着道：“我还要救那些跟随我一起山上的人。”

石中龙闻言皱起了眉，认真地道：“纤纤，止戈流与青思阁就是想用我们这些被诅咒的人拖住你的脚步，很多事情都是难以两全的，你必须抉择。”

西门纤纤明白他的意思，转身对狄败青与柴桑道：“所以好友，我希望能把我救下这些人，哪怕一个也好。”

狄败青却有些不放心她，说道：“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西门纤纤道：“你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

狄败青知他决心坚定，遂道：“纤纤你要记住，你今夜的敌人就是你昨夜救下的那些人，如果你无法狠心，那你一定要先撤走，因为他们一定会对你狠心。”

西门纤纤说道：“嗯，你们放心。”

狄败青望着柴桑，说道：“我们分头行动。”

“嗯，不宜耽搁了。”

说完这句话，柴桑与狄败青朝不同的方向飞奔而去。

西门纤纤与石中龙也朝西郊坟地跑去，不久之后便来到了仲裁堂。

在西郊坟地与止戈流之间，有一座独立的小屋，小屋里供奉着香火，而在香火之上，是两块并立的木牌，木牌上分别写着止戈流与青思阁。此外还有很多悬挂的红色布条，每条布条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这个布条的共和就是青思阁与止戈流长老弟子的人数，但凡止戈流与青思阁有所纷争，便到此排解，这就是仲裁堂的作用。

西门纤纤与石中龙停在了那里，不是为了缅怀，而是那名被季海棠救下的伤者从西郊坟地那片跑了过来，手中还拿着一封信。在他身上无数火光晃动，喧嚣一片，止戈流与青思阁众人追杀而来。

当他看到青思阁与止戈流为了一封信激烈拼杀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于是他决定报复这群人，躲在树后，等到战线扩张到他那里的时候，突然袭击，抢走了农应群手中的信，一路朝这边狂奔而来。两脉见信被夺，也不打了，全部跑来追杀他。

那名伤者看到西门纤纤与石中龙喜出望外，扑倒在西门纤纤身前，把信交给西门纤纤，道：“掌门，千万不能把信交给他们，还有救我……”

憋着一鼓气冲过来的他，看到希望后基本已经累瘫了。

西门纤纤把信握在手里，安抚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

青思阁与止戈流这时候也赶到了，分列站在西门纤纤前方左右两边，看到西门纤纤也不知是不敢动手，还是不好意思动作，都陷入一种相互观望的状态。

西门纤纤打量了一会这些人，冷漠问道：“你们想做什么？”

青思阁与止戈流各自将目光投向李占山与农应群，李占山选择了沉默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农应群，青思阁的目光也都朝农应群看去。

顿时成了焦点的农应群显然有点不适应，但到了这时候，也管不得什么流主不流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对纤纤道：“把信交出来”

西门纤纤低头看了一眼信，指着那伤者，冷冷地质问道：“就为了这不知来历的一封信，你们就可以抛弃甚至追杀昨夜救了你们的人？”

农应群不禁老脸一红，止戈流其他人也不禁觉得有些羞愧，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是啊，忘恩负义，可不就是这些人的特质么？”

李占山突然嘲弄了一句，其他青思阁弟子也跟着起哄，止戈流诸人有些哑口无言。

西门纤纤冷冷地盯着李占山，问道：“你有脸？”

止戈流诸人也跟着骂道：“你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山门都是我们这些人帮你保住的，你的脸皮只怕比我的刀还厚。”

李占山立时恼羞成怒地道：“你们这些旧时代的失败者……”

“要不要给你们开一个吵架联欢会？”西门纤纤一声厉喝压下所有人的声音，场内的声音渐渐小了，西门纤纤继续道：“你们究竟想做什么？”

李占山道：“我们想证明掌门错了，事实上这已经得到了证明，这群上个时代的失败，受恩二十年现在干的都是掘青思阁坟墓，杀青思阁弟子的事。”

止戈流诸人回骂道：“你放屁，青思阁的坟地在前山，何曾少了一胚土了？”

李占山见诸人已经上套，心中冷冷一笑，继续冷漠说道：“青思阁的坟地是没少土，但你知道西郊坟地的孤坟是谁的吗？”

止戈流诸人道：“可不就是那当年撞死在禁地的那个人的。”

李占山看着西门纤纤说道：“那是我师妹宁咛，也就是你的母亲的坟。”

止戈流闻言脸色大变，西门纤纤的情绪也差点失控，传说中她的母亲是为了守护止戈流而死，现如今她母亲的坟却被止戈流抛了，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农应群见情形一边倒，忙道：“是谁的坟还没有直接的证明，但这封信却记载着当初成立止戈流的秘密，我们很怀疑当年掌门并不是为了救我们，而只是和两境之主达成了某成协议，所以请你打开这封信。”

西门纤纤握着信没有说话，因为她还有些没有缓过来，这时原本坚持这封信不能落入止戈流手里的李占山，却一反常态，道：“那你打开啊，打开看看好让他们死心。”

见到李占山如此反复，止戈流诸人有些怀疑是不是中计了，唯有农应群还很镇定，因为西门纤纤手中的信是他伪造的，信中的内容在他掌控之中。

西门纤纤握着信，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如果她打开了，那就是她亲手把他的父亲名声葬送，如果不打开，两边就会继续火拼，甚至可能杀了她。

石中龙突然断出仅有的那只手，从西门纤纤抢走了信，跑到仲裁堂前，喝道：“既然你们这们想知道真相，那让选止戈流与青思阁各选一个人先后进入仲裁堂给大家读出来吧，否则我就烧了这封信，让你们谁也看不到。”

“好，我去。”农应群排众而出，朝仲裁堂走走。

李占山威胁说道：“你最好老实点，要是篡改内容污蔑我青思阁，我保证你绝对走不出仲裁堂。”

“我可不是你，专干不要脸的事。”农应群说着向仲裁堂走去，石中龙没有直接把信给他，而是丢入仲裁堂内。

看着从她身边逆流赶往围住仲裁堂的身影，终于已经想清楚了，如果农应群没有替换过这封信，那这封信肯定是李占山伪造的，如果替换过了，那就是农应群伪造的，但无论这封信是谁伪造的，都一定是一封让他父亲身败名裂的信。

### 第三十八章意外的结局

西门纤纤站在逆流的人群里黯然转身，看到了农应群昂然迈步的自信背影，看到了李占山一切尽在掌中的得意笑容，看到了石中龙冷漠地站在仲裁堂前面无表情的孤独身影，还有这数百急求结局的长老弟子热切如火的目光。

那一刻，她几乎真的相信止戈流的理念错了，相信她的父亲做错了，相信为了这样一群人大义牺牲的娘亲错了。

她今夜的敌人，正是她昨夜舍命救回来的人，而原本视本仇寇的农应群与李占山等人，此时竟有了相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

此时的情势可以套用应江湖的话来说，止戈流与青思阁拼个你死我活的有个什么劲，咱又没仇没怨的，何况咱还有个共同的敌人。

对李占山来说，西门缜于他有夺爱之仇，逐友之恨。而对农应群来说，西门缜对他也有大仇，大恩即大仇。

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有了接近共同的目标，李占山要证明西门缜错了，农应群要证明止戈流错了，从而摆脱止戈令的束缚，无论这两人哪一个人成功西门缜都会身败名裂，这是一种死后鞭尸的行为。

而要达到这共同的一步，就必须需要大义在手，被石中龙丢进仲裁堂的这封信就是大义。

但光有大义还是不够的，他们需要一个见证者，西门缜的女儿西门纤纤无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有了见证者这还不够，他们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时机如果太早或太晚，都有可能被西门纤纤和她的朋友识破，应江湖的挑战书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天然的机会，同时为了让西门纤纤疲于奔命，他们甚至故意把季海棠的事搞混，因为每多出一个死者，都会让西门纤纤多分出一份心力，当西门纤纤心力憔悴而又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是这封信出现的最好时机。

如若不然，又如何去解释青思阁与止戈流两三百号人，从西郊坟地追到仲裁堂都追不到一个重伤加烧伤的伤者，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需要这伤者将这封信送到西门纤纤手中，然后这封信就具备了所有的公信力。

拿到信的西门纤纤既不能私藏，也不能销毁，因为无论她选择哪一项无疑就坐着了她父亲成立止戈流别有用心的事实。所以这封信最终的处理方式只有打开一途，而打开了信也就打开了西门缜身败名裂的大门。

这一局是李占山发起的，但农应群在没有任何沟通和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却毅然配合的原因是李占山给他留了农应群一个摧毁止戈流承诺的机会，李占山没有非要置他于死地的理由，他要摧毁的只是西门缜的名声。

西门纤纤又想到了狄败青的话，这世间的人性都是有黑暗面的，每个人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做不邪恶的事，然后指责别人的不正义，我们拯救不了那么多人，你也不必苛求自己去救那么多的人，你只要选择自己心中认为正义的事情做就好了。

可现实是李占山有选择，农应群有选择，这些被煽动的群众有选择，只有她这个见证者没有选择，从头至尾她都只是被选择的人见证者，见证着她父亲如何身败名裂，这世间对她才是真的太残酷了。

农应群从石中龙身边走过，进入了仲裁堂之内，其他人围堵在一丈左右的地方，都想挤着上前看，石中龙漠然地从站在台阶上，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个火伴，他的意思很明确，谁在上前他就烧了仲裁堂。

李占山有些看不懂他的行为，但他很理智的制止了诸人的喧嚣，其实他内心的躁动才是最厉害的，等了那么久，他终于能证明掌门是错误的，只要大家静下来。

场内终于安静了下来，气氛却变得有一丝诡异，没有人说话，但农应群却也没有说话。

过了片刻，诸人还是没有听到农应群的声音，李占山有些急燥地叫道：“你倒是读信啊！”

“额——”

仲裁堂内传来了农应群的声音，声音中好像有些叹息的味道。

诸人吼道：“额什么，快读啊……”

仲裁堂内再次传来了农应群的声音，这次的语调不是叹息，而是有些为难。

“这里有两封信，一封记载着流主建立止戈流的艰难，一封记载着成立止戈流是个阴谋，你要我念哪一封啊？”

此言一出，气氛霎时大变，场内陷入了极端的安静之中。

与其说是安静，不如说是死寂更好一点，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一切完全不在状况之内，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解与出乎意料的愤怒。

突然间李占山野兽般恼羞成怒的声音打破了现在死寂般地沉默。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你不信啊，自己进来看啊，我觉得你现在最有公信力。”

仲裁堂内农应群的声音有些调侃，也有几分怂恿的气味，青思阁的弟子竟也跟着起哄。

“对，我们只相信李师叔。”

李占山就这样怀着怒火与疑问，还有撕碎农应群的心思，向仲裁堂走去。

石中龙让开了火把，两师徒默默对视了一眼，心思各自莫名，但谁也没有说话。

李占山走进去之后，门突然就关上了，李占山在内中看到了农应群，然后解开了所有的迷惑。

农应群坐在一根沾着灰尘的椅子上，前弓着身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就连脸上的神情也有些复杂，似是落寞，也似无奈，但更多的则是轻松的怡然自得。

李占山并不关心这些，他目光落在了农应群的手上，农应群手指来回拧着一封似旧还新的信。是的，是一件封，不是两封信。

李占山的第一反应就是农应群变节了，虽然他不知道农应群有何理由变节，正当他准备开口的时候，一口非钝非钝的匕首刺破了他左边的咽喉，直抵血管，然后他丧失了说话的勇气，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稍一动气，匕首就会刺入他因膨胀的血管。

一个黑影顺势从右边扣住了他的脖子，在他耳边轻轻问道：“你想死吗？”

这答案是明显的，李占山用目光回答了这个问题。

农应群叹了口气，缓缓站了起来，开始搜他的身，片刻后从他身上掏出了另一封信，然后就有了第二封信，农应群调侃道：“你看嘛，可不就有两封信了。”

这句话是说给仲裁堂外的人听的，然后外面传来了一传喧哗，李占山的无奈的吞下所有的愤怒与憋屈，唯有心中的一个疑问。

被人用匕首抵着咽喉的是他，农应群一没伤，二没被威胁，活蹦乱跳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怎么就突然变节了呢？

“我想大家一定在想，为什么会有两封信？”

听到农应群的声音，仲裁堂内陷入了一片喧哗之中。

“是啊，为什么？”

……

“这很明显嘛……”

农应群拖长了语调，因为他要等外面安静下来，听到他的声音，场内瞬间又安静了。

农应群继续道：“这两封信是我和李占山分别伪造的，一人一封，一共就两封咯，其目的嘛，当然是为了抹黑前掌门和脱离止戈流的承诺束缚。”

农应群的声音有些惬意，有些调侃，似也有几分无奈。

李占山简直愤怒到了极点，因为农应群是看着他说出来的，最可恶的是农应群在最后补了一个致命性的问句。

“我说的没错吧李兄，要是你觉得我诬赖了你，你可以反驳哦！”

李占山简直想目光撕碎他，心里早已将他八代祖宗问候了一遍，心想妈的老子现在能说话？

这时候那匕首稍稍松开了，李占山准备开口的瞬间，那匕首又抵了回去，然后他看到了农应群一副无可奈何帮他接话的口气。

“看来李兄和我一样啊，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之后，良心发现，不再辩驳，唉……”

接入外面传来了一片呼声呛地的骂声，青思阁的人在骂农应群，止戈流的人在骂李占山。

这些人都不蠢，事情到了这一步，想要再诋毁西门缜是不可能了，这时候农应群和李占山主动跳出来顶罪，还不顺着台阶下，那就是傻子了。

外面的骂声越来越热闹，逐渐变大的谩骂声代表着大家已经认定这个事实。

大家承认的就是事实。

这就是这个局最核心也最受李占山引以为豪的一点，如今也成了这样局唯一的破绽，就像刚才大家认定成立止戈流的背后另有阴谋一样，刚才的事实让西门纤纤无可选择，也无可辩驳。如今也成了这样局唯一的破绽，因为现在的事实与刚才的事实已经不一样了，没有人会再去听李占山的声音。

作为布局者的李占山深刻的明白这一点，所以当身后的黑影松开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选择了逃走，而不是留下来辩驳。

看到突然越窗逃走的李占山，诸人纷纷追了上去，其中追得最凶的是那青思阁那些参加这个计划定制的人，因为只有李占山死了，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农应群看到那黑影有些感慨，说道：“要是知道流主结交的都是你们这种变态，打死我我也不会去对付她的。”

那黑影冷漠地说道：“你不是也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

农应群摸了摸兜里的东西，很满意地笑了起来，道：“是的，梦寐以求。”

那黑影转身看着仲裁堂内写着名字的无数的红布条，没有再理会他。

农也不去触他眉头，翻身从李占山跃出的大洞里跑到了外面，然后李占山的待遇一样，遭到了无情的追杀，其中最狠的人是杨天狼。

那黑影隔着门对石中龙说了声，“谢谢”。

石中龙低声道：“还差最后一步，就会迎来最好的结局。”

西门纤纤看到了石中龙似在跟谁对话，便朝仲裁堂走去。石中龙突然一脚踹开了门，把火把丢了进去，仲裁堂内立即燃起了熊熊烈火，西门纤纤什么也没有看到。

“纤纤，对不起，李占山是我放出来的。”

石中龙对纤纤说了这句话后，便朝那伤者着走去，这时的他神色低沉中却显坚毅，却也隐隐有一丝悲凉的味道。

那伤者抱着石中龙泣不成声，含糊道：“师兄，这一夜终于过去了。”

“是的，都过去了。”石中龙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用刀从后面刺穿了他的心脏。

正在探寻仲裁堂可疑之处的西门纤纤乍闻一声凄厉的惨叫，慌忙回头看去，正好看到了那伤者死去的一幕，他的眼中带着不甘与怨恨，而更多的是不解。

“你在做什么？”西门纤纤怒吼着冲过来，推开石中龙，同时抱起伤者，看还有没有救。

“纤纤，祝你幸福。”石中龙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便横剑自刎了，鲜血飞溅到西门纤纤脸上，回头时他已是满身血污。

西门纤纤放下死者，转来抱住石中龙，叫道：“为什么？师兄，为什么？”

石中龙摸着她的脸颊，说完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

“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对你的威胁太大了。”

### 第三十九章指燕为姓

人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散去。

追杀李占山的青思阁众，或者企图灭口农应群的止戈流众，都已经走了。

除了那两具已经不能离开的尸体与西门纤纤，仲裁堂前空空如也。

秋风无情狂涌而来，助长火势，。

大火驱散了秋夜的寒凉，却无法带来真正的温度。

西门纤纤的内心冷若冰霜。

她抱着石中龙的尸体久久没有放开。

四下非常安静。

只有那片火海不停地翻滚着，撕裂着，向着周围不断喷散火花。

那些飞散的花火，宛若一片火雪，绚烂之后，转瞬凋零，落入夜色深处。

整个止戈山在光与暗之间不断交织，分不出界限。

光明与黑暗仿佛合在了一处。

看似相互交融，实则格格不入，就在此刻的那两人。

西门纤纤在光明里，而陆三阴则立身黑夜深处，虽然只有数丈之遥，但陆三阴却一寸也没有向前靠近。

有人立身光明，就要有人满身阒黑。

在李占山与农应群这一局里，充满了人性卑劣的算计，在陆三阴与阿漂哥捅破这一切之前，又有谁真正想到，他们的目标，不是视之为死敌的彼此，而是他们对他们有救命之恩的流主，保下他们二十年和平的掌门。

柴桑是鬼才，狄败青是将才，但他们都无法破掉这一局。

能破掉这一局的人，只有陆三阴。

只有身在黑暗的人，最能看清黑暗。

阿漂哥问他，为什么人心是最好算计的东西，陆三阴答，只要你越敢往坏处想，你就越知道他们想做什么。

陆三阴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更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青思阁容不下石中龙这样的人存在，因为他会时时刻刻提醒他们，在青思阁危难关心，是谁退缩不前，是谁舍生忘死，解了青思阁之危。

石中龙最后说的那句话，是陆三阴告诉他的。

石中龙那些人的存在，对西门纤纤威胁太大了。于是本来可以活下去的石中龙，被陆三阴亲手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望着石中龙的尸体，陆三阴又开始厌恶这样充满算计的自己。

轰隆一声响，仲裁堂坍塌了。

火光渐渐敛去，更深的黑暗笼罩了天地。

阿漂哥走到他的身边，说道：“你也未免太狠了，那少年本来可以活下去的。”

陆三阴自嘲一笑，说道：“我不能让别人利用他们对付纤纤。”

阿漂哥望向他，问道：“你不会感到后悔或许愧疚吗？”

陆三阴沉默了很长时间，说道：“我不知道。”

阿漂哥说道：“那至少你也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陆三阴说道：“我会为他们报仇。”

阿漂哥问道：“还有呢？”

陆三阴望向他，问道：“还有什么？”

阿漂哥认真说道：“你还应该帮他把欠我的账还了，五千块，不打折。”

……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止戈山上的雾气好像淡了一些，月光从似浅还重的雾气中投射下来，显得有些朦胧。

狄败青抬起头，看着缥缈朦胧的月光，心中却更加迷茫。

他循声追来，已经看到了十余具被抛开心脏的尸体，其死状之凄惨，即使心坚如他，也有些不忍直视。

死了这么多人，也就意味着生还者已经不多了，心急如焚的他做得一个大胆的猜想，假定背负诅咒的人都死光了，那下一步杀人者会怎么做？

人都杀光了，还留在山上做什么？自然是下山，这是他脑中唯一的想法。

一念及此，他立即放弃了盲目的搜索，转身朝三条山道汇合处奔去，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杀人者的身影。

七分道士半蹲在一具刚死去的尸体旁边，手中细小的手术刀正在解剖死者的心脏，他的神情肃穆而专注，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在七分道士旁边有一株泣血的海棠，此刻正滴着鲜血，这些血是从死者身上飞溅而出的，洒在地上的已经干涸，唯有喷溅在这株海棠身上的既没有干涸，也没有被吸引，而是保持原有的活色，一点一点地滴下。

这些鲜血滴在地上的时候，仿佛成了烧开了的水，突然就化成了烟，蒸腾而上，在泣血海棠周围形成一层薄薄的雾。

七分道士解剖了若久，并没有发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回看朝地上的海棠看去，海棠的枝叶在浸染过这么多鲜血之后显得越发青翠茂盛，然后却没有结果。

“为什么？”

没有果实，就是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七分道士愤怒地朝几丈外的季海棠看去，神情很是复杂，但狄败青所能看到的是杀意，所以他准备冲过去阻止。

这时候，一个黑色身影突然从前他的大树上一跃而下，挡住了他的脚步。

无论是凌空越起的动作，还是在月色下成弧的曲线，就连落地时微屈后缓缓立直的身影，都堪称完美，仿佛如同一只凌空击水的黑燕。

狄败青望着那身着黑色礼服的女子，脸色显得有些凝重，这不止是一只黑燕，而且是一只凶燕，一只来自丰都谷的凶燕。

七分道士站了起来，缓缓朝季海棠走去。

狄败青知道自己没有时间迟疑了，于是他开始摸刀，并对燕悲欢喝道：“让开。”

燕悲欢听出了这声音中浓浓地杀意，她有些不高兴，冷漠地道：“你知道你是在对谁说话？”

狄败青面无表情地道：“据我所知，失觉魔人只有两个儿子。”

燕悲欢淡淡地道：“那是我的义父。”

狄败青说道：“一只看尽世间悲欢的燕子，飞入了三途河，落在了丰都谷，指燕为姓，成了燕家第三女。”

燕悲欢看着狄败青俊秀的脸庞，落出了赞赏的神情，说道：“是的，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解出那句话的人。”

燕悲欢说的那句话指的自然是，三途河，丰都谷，指燕为姓，悲欢燕，燕悲欢。

三途河是两境最凶险，最邪恶，最恐怖，也最有奇遇的所在，因为那里聚集了两境最强大，最恐怖的势力，丰都谷的燕家便是其中之一。

失觉魔人便是当今丰都谷之主，同时也六道奇人之一。

对于两境来说，七脉守护者是一个符号化的地位象征，其中投射了两境高层势力划分的影子，而六道奇人都是纯粹的实力象征，就像那个苗疆巫教的神话一样，一人一剑便摧毁了北境之主所精心排设的剑阵，失觉魔人便是与之并列的人。

“最后说一次，让开。”

狄败青不想与她无畏的纠缠，这是最后的警告，因为七分道士已经走到了季海棠身边。

在一瞬间，狄败青的杀意就达到了最大化，但在下一瞬间他的杀意便荡然无存了。

就在七分道士用一种极端复杂的目光凝视着季海棠的时候，昏迷不醒的季海棠突然睁开，抓住了七分道士的手腕，这一爪直接扣入皮肤之中。

“啊……”

狄败青与燕悲欢的目光被这一声惨叫吸引了过来，转身看去时，正好看到七分道士怒吼着伸着手术刀朝季海棠额头刺去，季海棠另一只手早已握着匕首挡住他手术刀的去势。

七分道士却似早已料中，这只是虚晃的一刀，这刀去势过半，突然转向插在那只抓住他的手腕的手上。

季海棠吃痛惨叫，松开了手，七分道士顺势再给了他一脚，而后自己也捂着手后退了几步。

七分道士看着逐渐发紫的手腕，冷笑道：“好高尚的品质。”

季海棠挣扎着站了起来，用充满恶意的眼神盯着他，说道：“为了抓住你，我不惜坠落成魔。”

“别让李占山跑了。”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变局再起，山上传来了追杀李占山的声音，四人在不同的位置同时朝山上看去，看到了无数火光攒动的身影正朝这边跑来。

李占山一马当先，从四人中间的空隙里穿了过去，直往山下奔去。

随后一堆青思阁的长老弟子追到，把七分道士，季海棠，还有狄败青与燕悲欢分在了两边，青思阁诸人看到狄败青，有人叫道：“是掌门的朋友。” 大家便停了下来。

一位长老接着道：“请问李占山朝哪里跑了。”

狄败青没想山上的局势应该已经平定了，遂指着中间的山道，说道：“中间这条。”

诸人道了声多谢，便追了上去，待青思阁诸人走光。

七分道士与季海棠的身影，同时那株滴血的海棠花也不见了。

狄败青有些失落，转身准备去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燕悲欢猜出了他的心思，遂道：“不用忙活了，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被诅咒的人了。”

“多谢。”

狄败青说着朝死者走去，燕悲欢也没有拦他，而是自顾朝山下走去。

错身的时候，狄败青看到了她眼中的失落，遂问道：“这海棠花的果实对你很重要？”

燕悲欢面无表情地道：“起死人肉百骨的药对谁能重要。”

狄败青看着她问道：“丰都双魔子，一文一武，然而来的却是你，这是不是说明其中一人出事了？”

“好奇心对害死猫的。”

燕悲欢撂了一句话便下了山。

### 第四十章百里城三大神棍🡪由黑暗而光明

这百年的历史是有一个断层的。

这世间原本是有圣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圣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全部殒落了。

那段圣人殒落的期间，就是百年前的历史断层。

在那断层之后，这世界便是这个样子了。

北方是数不尽的深渊、冰河，西边的三途河上聚集了这世间最恐怖的势力，西南则是巫教统辖的苗疆，赵氏帝国在东北部的帝钧山上统辖着两境。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势力分部是怎样形成的，那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成了解不开的秘密，

这百年来，产生了很多以解开这百年断层为目标的组织，雨宫八百士便是其中之一。

在遥远凶险的罗刹海上，有一个神秘的岛屿，那是雨宫训练的基地，无数幼童被丢到那里，接受惨无人道的训练，直致成为独当一面的杀人，才能离开。

离开之前，被赋予一个与雨相关的名字，级别低的，雨字排前，级别高的，雨字排后。

这就是雨宫八百士，以雨为名，以雨为阶的由来。

雨宫八百士，便是八百精英，这是何其恐怖的战力。

因为强大，所以无所畏惧，多年来他们不断侵扰各大传承，想从各大传承的典籍中寻找出解开百年前历史断层的秘密。

二十年前，还没有止戈流，青思山上只有青思阁，虽然流传了百年，但也只是一个百余人的小门派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种说法，青思阁的青是陆渊青的青，青思阁是为了记念陆渊青而存在的。

陆渊青便是那个历史断层，都没能埋葬的人。

为此雨宫八百士，倾半数以上的精英进攻止戈山，然后一夕覆灭。

在雨宫八百士灭亡之后，止戈流成立了，西门缜也成了七脉守护者之一。

七脉守护者，代表着两境七脉七种传承和信念，比如说道境守护者端木飞云代表着道脉，北境守护者淳于琼守护着北境……

然而，所谓的七脉守护者实际上是只有六脉的。

还有一种说法，他们想成为第七脉守护者，所以他们灭亡了，那是最为禁忌的一脉。

一夜风雨是在雨宫八百士灭亡之后出现的，他们是雨宫八百士的延续。

换句话说，也就是止戈流的死敌，所以在西门缜死后，他们再度入侵止戈山，誓要一血前耻。

然而这时候，西门纤纤站了出来，带领二十五勇气解了止戈流之围，令他们无功而返。

一夜风雨不得已继续蛰伏暗处，准备伺机再报仇。

然而在这一天，止戈流解散了，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中立者进入了佛国第十一山接受庇护。

得知消息的一夜风雨，准备在今夜半道伏杀止戈流，却不料止戈流早已在昨夜悄然解散，如今已经人去楼空了。

而昨夜，正是应江湖娶亲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

所有暗伏在止戈山的人员被一一清除，而在客栈内的暗部则被应江湖一声不准走，全部关成了客栈内，见证着一场荒唐闹剧，致使一夜风雨追之不及。

所以这一日的晚上，百里七人众与一夜风雨针对昨天的事进行了一场会谈。

面对盛怒而至，问罪而来的一夜风雨，应江湖气定神闲地坐了下来，从怀里掏出碗，放在地上，然后开始倒酒，饶有兴致的面对着林时雨的咆哮。

“所以这是失败者恼羞成怒的咆哮？”

这是应江湖对林时雨的第一次回应。

林时雨脸色难看到了难点，他喝道：“你说谁是失败者？”

应江湖放下酒碗，看着他笑笑道：“那你倒是说说，除了杀了西门缜，你们名震两境的一夜风雨还做成了什么事？止戈山打下来了？”

众所周知，西门缜是死在一剑倾城手上的，所以这句话是挑衅，更是试探，他在试图确认西门缜的死与一夜风雨有没有关系。

林时雨很是恼怒，同时为自己的轻敌深深懊悔，在他们的消息之中，应江湖只是一个二流强盗，却不想是如此城府深沉的人物，现在他几乎已经可以确实，应江湖昨夜在客栈留人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

他觉得自己竟有些看不清这个笑起来像个白痴的强盗头子，他一边与西门纤纤为敌，却又对止戈流的解散漠不关心，更是刻意的切断了消息传递给他的路径。

林时雨压下自己的愤怒，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应江湖站了起来，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感慨道：“以前你们就是用这种俯视的眼神看待我的吧！”

林时雨有些不解，抬头望着他，问道：“什么意思？”

应江湖反问道：“在此之前你们看到我的存在吗？”

林时雨楞了一下，没有说话。

应江湖将目光离开了林时雨，落到旁边的林风雨与林迟雨的身上，说道：“在这之前，在你们眼里，我就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强盗头子，你们轻视我，俯视我，甚至无视我，所以对我在百里城颁布的规矩视若无睹……”

他的目光又落回到林时雨身上，说道：“除了我老大，以及老大的老大，任何轻视我，俯视我，或者无视我的人，我都要他为此付出代价。”

应江湖在百里城颁布的凡事向百里山报备的事情他是清楚的，但他选择了漠视，为此他的确付出了代价，这时候他的眼里几乎冒出火来。

“你现在愤怒的眼神让我很愉悦……老实说，这就是我的目的。”

应江湖很满意地笑了起来，补充道：“让你们重视我，不敢轻视我，这就是我的目的。”

林时雨冷寒地道：“你这样做不值得，一夜风雨不是你惹得起的。”

“一夜风雨嘛……”应江湖摸了摸下巴，饶有兴致的想了想，然后说道：“算个屁啊！”

林风雨与林迟雨跳了起来，伸手去拔刀剑，藏在夜色在的林夜雨，伸手去摸剑。

王百里扬着两把菜刀也跳了起来，一直站在旁边的仇王里也开始摸刀。

应江湖拍了拍王百里，指着林夜雨说道：“连我这不争气的老七，都敢揍你们一夜风雨了。”

王百里摸摸头，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说道：“你是老大，你说打就打咯。”

应江湖道：“你只要给我记住，百里城只有一个应江湖，我管你一夜风雨是什么东西，来到百里城，是龙就给我趴着，是虎给我爬着。”

林时雨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道：“老弟，你太自信了。”

应江湖推开他的手，说道：“不好意思，我叫应江湖，从我的名字，你就该知道我很社会。”

“如果你能走得出这一夜风雨。”

林风雨伸手去摸剑柄，准备拔剑，在他拔剑的那一刻，突然感觉手臂一阵刺痛，低头看去，发现手掌上插着一只铁钉状的东西。

无声无息就中了一记暗箭，林时雨诸人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幕，一时楞住了。

应江湖看到这一幕，感慨道：“看来金锋老四，发明的东西比打的铁有用多了。”

然后他拍拍林时雨问道：“所以我们能走得出这一夜风雨吗？”

林时雨没有说话，没有阻拦。

“我叫应江湖，我很社会的。”

应江湖转身，带着王百里与仇百里，消失的夜色中。

应江湖三人走在回百里山的路上，应江湖叼着草，双手抱着后脖子，时而望望明亮的夜空，时而望望眼前的荒烟漫草，哼起了小曲。

王百里走在他身后，看着潇洒的背影，想着一夜风雨换的模样，忍不住嘿嘿笑出声来。

仇百里见二人得意的模样冷哼了一声，应江湖二人得到了心中的快意，但他没有，他的快意只有杀人，不停的杀人。

王百里觉得仇老五对自己崇拜的老大有些无礼，有些不高兴，于是走到他前面，正对着倒着走，还一边使劲瞪眼。

应江湖怕这两人打起来，便问王百里道：“老七，今夜高兴不？”

王百里不再理睬仇百里，跑到应江湖身边，说道：“高兴啊，要是能踹几脚一夜风雨，那更高兴。”

应江湖笑道：“那可是一夜风雨啊，你确定还想踹？”

王百里不以为意的道：“你是老大，你说打就打咯！”

应江湖大笑起来，王百里也跟着傻笑起来，仇百里很不屑，觉得这两个傻子。

“话说，我还是没搞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杀止戈流呢？老大。”

冷静下来的时候，王百里想到了这个问题。

应江湖反问道：“还记得我们当强盗的目标吗？”

王百里答道：“当然记得，我们要成为百里城的第一势力，然后封王百里……但那和不去追杀止戈流有什么关系？”

应江湖道：“你傻啊，本来是要做掉止戈流或者青思阁，然后我们就成了百里城的第一势力，现在人家止戈流都自己解散并且离开了百里城，对我们已经没有威胁了，还去打他做什么，开欢送会还来不急呢！”

王百里举起双手，一脸崇拜看着他，称赞道：“老大不愧是我心中的大强盗。”

听到强盗二字，应江湖不禁有些皱眉，问了王百里一个问题，“老七啊，你觉得强盗是什么？”

王百里脱口即答道：“强盗就是把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自己的钱。”

“那我们拿钱来做什么？”

“因为有钱才会快乐啊，有钱了就可以吃喝玩乐！”

“我们是强盗啊，为了钱可以杀人，那不是也可以抢吃的玩的吗？”

“这不一样，比如去客栈吃饭，一拿钱人家马上给你做好吃的，如果拿出刀来，人家就会害怕，会反抗，就算手上不反抗，但心里也会，这样就算给你做吃的，也做不出真正好吃的。”

应江湖很满意王百里的答案，心想这小子平时傻里傻气，却也能看到事情的本质。

“那我们百里七人众和青思阁同样占山为王，为什么他们受人尊敬，我们倍受谩骂？”

“唉，做强盗的坏处就是名气不好。”

“做强盗的坏处很多，比如这一次，我们要偷偷地跑到这荒山野领来和一夜风雨谈判，如果是正规门派，人家直接坐在家里或者高等的客栈……简单来说，强盗是活在黑暗中的团体。”

应江湖望着前方无垠的暗夜，说道：“我要把我们从黑暗带向光明。”

西风千里说着便跟了上去，应江湖感觉困意十足，打了个哈欠，朝百里山走了回去。

离开止戈山的燕悲欢拖着山贼小宝一路来到告别单身，这时已是五更，客栈内房门紧闭，灯火阑珊，燕悲欢便叫山贼小宝去敲门，敲了半天，一脸困意，眼睛半睁半闭的阿漂哥打开了门，抱怨道：“我说你们这些客官也真是，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晚出晚归的自己翻窗户进去，这一来体现武功高强，二不打扰我睡觉啊！”

山贼小宝道：“我们刚来投宿的，不知道你这规矩。”

阿漂哥听到一个陌生和尚的声音，揉了揉眼，定睛一看，先是看到一个小光头顿时脸色显得有些黑，然后又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就觉得有些不可理解了，心想什么开始流行恋童癖了，这社会风气真差，脸色显得更黑了。

山贼小宝感觉到他的目光有些不可描述，有些不满地道：“投宿投宿，没听到哦？”

也不是知不是因为吃醋，反正阿漂哥顿时就火大了，指着客栈地招牌说道：“喂喂喂，你可有看清楚这招牌哦，我这是告别单身唉，不是和尚客栈，也不是小朋友客栈，你带个和尚，兼小朋友是啥意思啊！”

山贼小宝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歧视，气鼓鼓地抗议道：“你这是歧视有宗教信仰的人。”

“哟，还宗教信仰，我就歧视你了，怎么滴？”阿漂哥一脸鄙夷地看着他，说道：“我这是单身男女客栈，佛道免进。”

山贼小宝怒道：“你这是在骗啥小朋友啊，为什么和尚不能进，道士就能进呢？”

“你哪只眼睛看到有道士进去了？”

山贼小宝指着一个不从知哪漂来的病怏怏的道士打扮老者。

阿漂回头一看，正是上次陆三阴来投宿的时候拆台的老者，阿漂哥顿时感觉这人生充满了绝望，这世界充满了悲伤，他跑到那老者面前叫道：“哇靠，大叔，不要每次都出现得这么及时也不啊，这样拆人台，很没品哦！”

### 第四十一章关于止戈流的一切

中午的时候，司马轶在城外设了一宴，陆三阴去了。

看到陆三阴到来，司马轶赶紧起身，双手作揖。

“恭喜陆兄……”

陆三阴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他。

司马轶感觉有些尴尬，后面奉承的话突然卡住了。

陆三阴忽然问道：“开心不？”

司马轶微怔，他要恭喜陆三阴解了止戈流的困局，陆三阴却反过来问他，确定陆三阴的立场后，他是否开心。

他本以为自己帮了陆三阴这么大一个忙，陆三阴至少应该对他客气一点，却不料陆三阴说话仍是这般直接，不留余地。

如果他说开心，陆三阴就会不开心，如果他说不开心，陆三阴又会觉得他虚伪。

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接这句话，于是便冷了场。

冷场意味着尴尬，但陆三阴却不觉得尴尬，看着别人尴尬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陆三阴对这个场面很满意，也开心够了，于是他打破这个尴尬，说道：“南境就是站着待客的？”

司马轶如蒙大赦，连忙做了下请的手势，说道：“陆兄请座。”

陆三阴把椅子往后一拉，缓缓坐下。

司马轶松了口气，抹掉了额头冷汗，屈身入座，不知道为何，他竟感觉有些狼狈。

陆三阴倒了杯酒，说道：“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随便吃。”

司马轶简直要吐血，这一餐明明是他请的，现在怎么搞得跟陆三阴是主人，他是客人一样。

他只得强颜欢笑，说了声多谢，夹了一块肉搁到嘴里，准备说些什么破开话题。

“吃饭的时候说话对身体不好。”

陆三阴突然又来了这么一句，司马轶张开了嘴，却是哑口无言。

陆三阴才不管他，左手端酒，右手夹菜，把五脏六腑祭了个饱饱的。

“真香。”

陆三阴打个了嗝，然后看着司马轶，却他一块菜没下，问道：“司马公子咱这么小心呢，饭菜不合胃口？”

司马轶尴尬地笑了笑，说道：“先前吃饱了。”

陆三阴极为可惜的感叹道：“有钱人真是会浪费。”

司马轶有些无奈，好好的话题，被陆三阴搞得乱七八遭。

好在这时候陆三阴终于认真了起来，看来是要谈事情了。

只见陆三阴神情庄重的看着他，沉默了一会，显得有些犹豫。

这是谈大事的眼神，司马轶这么想着，于是他找回了南境少子的自信，默默地等他开口。

陆三阴沉默了很长时间。

司马轶很有耐心的等待了很长时间。

陆三阴破开了沉默，说了这么一句：

“你不吃我可要打包带走了啊！”

再次冷场。

司马轶的脸色有些难看，他开始回忆人生，反复回想了好几遍，最终很确定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司马轶几乎就要掀翻桌子，拂袖而去。

看着他这狼狈的模样，陆三阴决定不能欺负他了。

装逼可以，但不能过分。

再这样玩下去，那些埋伏在四周的南境高手，怕是要集体跳出来，将他群殴至死了。

陆三阴看着他，问道：“你花了这么大力气确认我的立场，现在确认了，我就是西门纤纤的朋友，然后呢？”

气氛从一种尴尬陷入了另一种尴尬之中，司马轶在心里暗想陆三阴和宁溪能成为朋友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说话方式，简直太无赖了。

这回可没有台阶，司马轶沉默了好一会，才恢复镇定。

“自西门缜死后，就流传着两境想借谋害西门缜的死来打破两境僵局的传言，我想陆兄不会没有听说过。”

陆三阴眯着眼盯着他半晌，淡淡地道：“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然后呢？”

司马轶说道：“但我想说的是其实世人都过分高估了止戈流对于两境的战局的影响力，普通人眼中颇负实力的止戈流与青思阁，在南境眼中真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所以南境跟西门缜的死一点关系也没有。”

陆三阴问道：“如果真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南盟少子又何以会屈身降临止戈城？”

司马轶看着陆三阴说道：“如果我说只是路过，顺便来看一看，你会不会相信。”

“需要路过止戈城的地方可并不多。”

司马轶认真道：“告诉陆兄倒也无妨，我要入苗疆访巫教。”

陆三阴好奇问道：“南下巫教山遥路远，什么事值得南盟少子亲自走这一趟？”

司马轶有些感叹，说道：“为了让两境重现当年六道奇人的风采，多远也是值得的。”

“当年的三大传奇啊，确是我辈心生向往的人物。”

三大传奇的故事，陆三阴并不陌生，尤其是三传奇中唯一的剑者，更是他所向往的人，尤其是见到农应群后，更是激起他心中的那股向往。

农应群并非一个弱者，从昨夜的事件亦可看出，他是一个冷静大胆的人，然后就这样一个人，配合北境之主所排的剑阁四十九人剑阵，竟被那一人一剑，吓得丧失勇气，由此可见那是多么可怕的人物。

陆三阴毕竟也只是十九二十岁的少年，三大传奇这样的人物，怎能不令人心生向往，要不是看司马轶不缺钱，他都想资助司马轶一笔路费，让他早去早回。

为此陆三阴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打量着司马轶，搞得司马轶以为他在盘算什么，忙解释道：“我想陆兄应该不用再怀疑的我居心了吧！”

陆三阴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转而问道：“当年你父亲跟西门缜前辈达成的协议是什么？”

司马轶说道：“那封遗书不是在陆兄手里，你没打开看看吗？”

陆三阴摇摇头，说道：“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司马轶有些无奈，真的觉得拿他没办法，只好作了最大限度的坦白，说道：“我只有告诉你，这和传奇中的一位人物有关，具体哪位人物，我父亲并没有告诉我，不过我猜想，这或许也正是一夜风雨进攻止戈流的真正目的。”

“传说中的人物？”

陆三阴陷入了深思，这两境传奇中的人物不多，倒也还是有那么四五位，那么究竟是谁？

司马轶却给他提供了另一个思路。

“我觉得这个传说中的人物，不一定是活着的人物。”

陆三阴眼中闪着光，问道：“你的意思是？”

司马轶说道：“不知道陆兄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青思池之所以清澈见底，不染尘垢，是因为青思池是由圣人的眼泪结成的。”

陆三阴沉默了会，说道：“这不是传说，而是神话。”

司马轶说道：“这百年的历史有一段是断层的，而当年的雨宫八百士则是一个以解开历史断层为目标的组织，他们将手伸向了青思阁，也在青思阁覆灭，而且覆灭的原因也成了谜团，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我不相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陆三阴想了想，说道：“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啊，但你无疑无故告诉我这些干吗？这不符合利益至上的南境准则吧！”

司马轶笑道：“或许是因为石中龙的死吧，陆兄的处理方式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陆三阴问道：“是谁？”

司马轶说道：“那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形式风格和我父亲当年太像了。”

听完这句话，陆三阴沉默了很长时间。

“那你岂不是要叫我爸爸？”

一片安静。

林中传来了沙沙的声音。

这不是被风吹起的，而是林中的南境高手靠近时造成的。

林叶骤乱，杀意骤起，自四面八方而来。

司马轶眼瞳骤缩，瞪了前方一眼。

杀意突然消失了，四周恢复了安静。

司马轶说道：“还有件事想麻烦陆兄。”

陆三阴倒有些好奇了，问道：“哦，什么事？”

“钱百万是我义兄，就是那天那个非常讨厌的有钱的胖子……”

司马轶特意补充了一下胖子这个词汇，继续说道：“本来是要陪我去巫教的，谁知道来到这止戈城，这家伙就挪不动地了，他待不待在止戈城倒无所谓，主要是这人也不是有一点讨厌，我是怕哪天冲撞了陆兄，你这边担待一点。”

陆三阴想到那又胖又有钱的胖子心中想泛起想揍人的冲动，心想这事担待得有多担待啊，于是他眯着眼说道：“我只是保证不死。”

介于钱百万之前的经历，司马轶已经很满意这个结果了，笑道：“不死就好，不死就好。”

陆三阴打了个哈欠，站起来道：“那没啥说的话，我就回去睡觉了。”

司马轶拱手道：“陆兄自便，希望我南归之时，还有重逢之日。”

“重逢就免了。”

陆三阴摆手，离开了这片杀机四伏的林子。

司马轶转身朝南，离开了止戈城。

在不远处的一片林子里，农应群很恭敬地等在那里，司马轶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膀，说道：“能一个人策动这么多人，说明你是个优秀的人，懂得在合适的时候放弃，说明你很知道取舍，我们南盟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农应群有些忐忑地问道：“可是我的身上背负着止戈令的承诺……”

“北盟用人才看这些声名，我们南盟只讲究利益与实力，走吧，不用顾虑这么多。”

司马轶又忙了他两下，然后向南而行，农应群看着他的背影问道：“请问少盟主，我们要去哪里？”

“苗疆巫教。”

农应群的心里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脸部微微抽搐，闪烁的目光中燃起了仇恨的焰火，他攥紧了拳头，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夜郎剑客。”

### 第四十二章月下的梧桐灯

窗外星光暗淡，一如西门纤纤此时的心情。

从她挑战一剑倾城开始，这是第四个夜晚。

第一夜，一夜风雨入侵止戈流，她带领二十五勇士入山，那一夜是生死博弈。

第二夜，百里七人众山脚挑衅，李占山想证明西门缜错了，农应群想证明止戈流错了，季海棠想借带负诅咒的勇士追逐到那个看不见的背影，最终让前一夜的英雄们一夜凋零，那是诛心的一夜。

这是第三夜，一夜风雨不再入侵，百里七人众不再挑衅，止戈流与青思阁不再冲突，仿佛一切都已经归入平静，然后西门纤纤心里，却始终无法保持平静。

她知道，在这片夜晚之下，还有很多人在沉默地关注着止戈山。

这些力量之所以沉默着，或许是因为时机没到，或许是在等待着她松懈的时刻，然后发起的致命一击，就像第二夜一样。

毫无准备的结局就是全面溃败，她不想再一次经历第二夜的无力与绝望，所以从第三夜起她不敢半点松懈。

这是一种熬鹰的策略，时刻的高度紧张迟早会让人崩溃的，西门纤纤知道即便有柴桑与狄败青在，也撑持不了多久。

便即他们三人再强大，但止戈流与青思阁内部不合已是事实，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又不止一个，除了退去后便消失无踪的一夜风雨，和虎踞百里山虎视眈眈的百里七人众之外，还有沉默至今的两境。

这是一个僵局。

西门纤纤渴望打破这个僵局，但她不知道打破这个僵局之后是否会迎来更可怕的局面，所以她至今没有宣布对止戈流的处理。

西门纤纤内心是有所期待的。

她期待有一个外来者助她打破这个僵局。

外来者对局势的影响是极大的，就像第一夜，柴桑还是外来者，他只说了一句，暗中的朋友谁有空帮我来一掌，然后就解了止戈流之围。

西门纤纤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存在，否则第二夜之乱不可以被弥平。

她不止有柴桑与狄败青这两个性命相陪的朋友，所以对于这个人，她还有几种设想，比如说如明月般璀璨的千落，又比如说如静水般宁静的叶青诗，更比如说……

陆三阴。

这是她内心最渴望也最不敢渴望的事情。

因为石中龙自刎了。

如果是千落和青诗，她们必然会设法保全每一个人，但陆三阴不会。

陆三阴的阴，阴在人心算计。这句话是柴桑说的。

陆三阴从来不是敬天爱人，兼爱天下的人。

陆三阴想保住的人，只有她一个。

所以西门纤纤不敢想，石中龙的死只是自己的意愿。

这时候，她又想起了他那句话。

纤纤，迷茫的时候点一盏灯吧！

现在，正是迷茫时候。

灯，就挂在青思池的梧桐灯下。

西门纤纤轻轻推开了门，借着夜月的掩护来到了青思池。

止戈山的山顶，有一个天然的深坑，不知是雨水沉积，还是地里的水向上冒，总之形成了一口天然的池子。

有人说，青思池是由圣人的眼泪结成的。

夜色深沉。

山顶没有雾，天上却有云，月影显得有些朦胧，星光也是暗淡。

夜色下，寂寞梧桐，锁住清秋。

吹拂在池边梧桐上的风声，打破了这片沉寂的夜色。

西门纤纤走在萧瑟秋风里，疏落的梧桐间，有种形单影只的孤独感。

泛黄的梧叶挡住了本就朦胧的月色，时有几许婆娑的微光穿林过叶而来，照亮了西门纤纤黑色的瞳孔里那一丝落寞。

挂在树上的梧桐灯那夜入侵者践踏后，有些已经报废，剩下的虽然被她重新挂回了树上，但已经失去了当初那种鲜明的色彩感，远远望去，一片斑驳。

在那片斑驳之下，仿佛有什么挡住了她的视线。

好像是一道青色。

西门纤纤心中泛起一阵不知名的情绪，仿佛是喜悦，又好像有悲伤。

蓦然，乌云遮蔽住了月光，大地陷入一片黑暗，再也看不到那朦胧的青色。

西门纤纤顿时陷入一股巨大的失落中，下意识的前向走了几步。

这时候，前方那片黑暗里，突然亮起了灯火，照亮了那郁郁的青色。

有风，从四方涌来，梧桐林沙沙一片，那青衣在风中微微摇摆。

忽然间，只见那道青色的身影缓缓转过身来。

两双目光，隔着十米夜色撞在一起。

这一眼，隔着的不止是十米夜色，更是三年光阴。

西门纤纤望着那半在梧桐灯下，半在阴影里的青色身影，身体忍不住轻轻颤抖，分明有诸多情绪涌上了心头，却已突然感觉无滋无味，只有沉默的泪水，不知何时朦胧了双眼。

泪水融化了三年干涸的光阴，三年的记忆蓦然间破土而出，填满了这数色来深深的绝望。

“纤纤，彷徨的时候，点一盏灯吧！”

一个温柔的声音，带着淡淡地苦涩，从前方这十米夜色里响起。

与此同时，另一道声音隔着三年的岁月从心间响起。

“那夜的人是你？”

“是我！”

只有这一段简单的对话，就没有人再说话，只是含笑着傻傻的、静静的凝望着——凝望着这失落了三年的青涩笑容。

不知什么时候，乌云已从月下飘走，月光渐复清明。

月下是疏落的梧桐，梧桐上斑驳的灯火，梧桐灯下青色的人。

然后，一青一白两道身影几乎同时迈步，朝彼此走去。

他们停在彼此半步的距离，傻笑着沉默，沉默中伸手，抚摸着彼此的脸颊。

他，擦去了她的泪水；她，抚平了脸上的沧桑。

“你好啊，我一眼认定，性命相陪的好友，纤纤。”

“你好啊，我一眼认定，性命相陪的好友，陆三。”

这便是他们的第二段对话，描述了时光所不能湮没的情谊。

然后，他们点亮了，青思池畔所有的梧桐灯。

青思池畔顿时明亮起来。

西门纤纤望着那些灯火，露出了苦涩的微笑，轻轻地道：“我本想用这些梧桐灯，去照亮失落的你，没想到最终却照亮了我。”

陆三阴摘下一盏梧桐灯放在她向前，温柔地道：“纤纤，我愿成为夜色中那照亮你的那一盏梧桐灯，驱散你眼前的这一路阒暗。”

“怎么样才能破开这片夜色呢？”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西门纤纤没有继续追问具体的步骤，他们都是聪明透彻的人，她知道陆三阴这句话回答的不止是解法，而是已经替她作好了之后的对应，她只需要执行就行了。

西门纤纤拿着梧桐灯，走到池边，坐了下来，然后开始撕扯梧桐灯的油纸。

陆三阴知道她要把梧桐灯做成河灯，于是也坐了下来，从袖中取出剑胎，帮她割掉了上面的线，只是剑胎有些生锈，并不锋利，他一用力不小心把口子撕得过大了。

西门纤纤看了他一眼，陆三阴有些紧张，她随即抢过剑胎，好奇地看了两眼，没说什么自己割上面的线和纸。

做好之后，她将河灯放入青思池中，轻轻的往前推远，然后抱着膝盖，身体前倾，下巴也压在膝盖上凝望着那渐渐漂向池心的河边，有些失神。

“我不明白，明明我说好了要收回止戈令，为什么他们那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反呢？”

陆三阴捡起一颗小的石子，掉入河中，有些嘲弄地说道：“人性是关在笼子里的恶兽，谁打开了笼子，他就会扑向谁！”

西门纤纤说道：“我也知道是我老爹亲手编制了这个笼子，而我是打开了这个笼子的人，但我不知道打开之后他们会有怎样的命运……”

陆三阴摸摸她的头，说道：“小狄说得对，我们是拯救不了那么多的人的，对于权力这件事，何必执着呢？生与死，任其自生自灭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这样，那我老爹的付出，我娘亲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父亲守护的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正义，那时候面临着生存与死亡，自然生存是最大的正义，而这份正义对现在的他们来说，已经有了生存的保障，那自由和复仇便是他们此刻最大的正义……”

“如果你成了这份正义的阻碍者，他们就会反噬于你，就像那夜他们要证明止戈流是个错误一样，因为在这份大义面前，一切行动都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正义是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的，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呢？”

西门纤纤苦笑着捡了一颗石子丢入池中。

“不管别人的正义怎么变，只要守住自己的正义就好了。”

西门纤纤收回望着河灯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正义冲突了呢？”

陆三阴摇摇头，说道：“不会的。”

“为什么呢？”

陆三阴温柔的笑了起来，说道：“因为对我们来说，年轻即是正义啊！”

西门纤纤道：“可是我们也会老去啊！”

陆三阴说道：“我们会一同年轻，一同老去，所以我们的正义始终是相同的。”

西门纤纤笑了起来，说道：“虽然感觉你在胡说八道，但我喜欢你的答案。”

陆三阴不置可否的笑了起来，西门纤纤很认真地强调道：“是真的喜欢。”

### 第四十三章第四步棋

百里溪弥漫而上的水气，环绕在半山腰上，笼罩了半山的夜色。

然而山顶却是没有雾的，尤其是夜入中宵之后，天清云阔，夜色更加空明，山顶与山腰形成了云水两分的景象。

池中的月影，朦朦胧胧的。

池边这对年轻的少男少女的心事，也朦朦胧胧的。

月下的青衣与白衣，在夜风吹拂下交织在了一起，只是人与还隔着三分的距离。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没有话题的时候就沉默着。

陆三阴低头看着池里的青灯，西门纤纤则抬头看着天上的云。

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有说不完的话，而是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不会感到尴尬。

“你在想什么呢？”

陆三阴看着她看着云时沉默的神情充满了好奇。

西门纤纤看着夜空中被风撕扯的白云，说道：“在那天之前，我还不知道，人的命运真的能像狂风里的残云一样，变幻莫测的！”

她说的那天是西门缜离开的那一天，那时候她还只是止戈剑的女儿，一个倍受宠溺而略显娇蛮的赖床少女。

谁能想到仅仅数日间，物变云换，七脉守护者竟然陨落在与一个声名不显的少年手中，而他的女儿，又在那数日后成了大破一夜风雨的传奇人物。

陆三阴看着她的经历，想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道：“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什么是失去，所以我没有办法安慰你，因为这种事情是无法安慰的。”

西门纤纤收回目光，看着他问道：“那时候的你是怎么带出这份伤痛的？”

陆三阴说道：“带着这份失去的痛苦去守护一个等同重要的人，如果没有暂时没有这个人，那就去追寻，终有一天会找到这个人。”

“那你找到了吗？”

陆三阴点点头，看着她坚定地说道：“嗯，找到了。”

西门纤纤也看着他，问道：“是谁呢？”

两双对视着的目光有了一瞬间的沉默，望着彼此的眼睛，突然如拔云见日般地清澈起来，仿佛燃烧着的透明的火焰无声的跳动着。

他转身正对着她，身体微微前倾，碰着她的额头，带着几分羞涩，却又认真地说道：“就是你啊，我的纤纤姑娘！”

西门纤纤微微一怔，眼中的透明的火焰突然有了颜色。

陆三阴伸手从她腰间取出那只青色的玉笛，捧在手心里，缓缓递到她身前，神情好似有些紧张，说道：“我记得当年你就是这样将这只笛子递给我的，那时候是我这一生最疯狂、绝望的时候，是你守护了内心最后的宁静，所以从那时起我便记着你了……”

她看着自己在他眼中的倒影，看着他眼中的自己的脸上泛起的红晕，沉默着低下了头，心底里却有另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想要压下去，却越压制越翻腾。

陆三阴轻轻扯着她因低头而微微翘起的发梢，轻轻地道：“那时的我，这时的你，都是一样的需要彼此吧！”

也不知是被他扯得微疼，还是自己的愿意，她的头再次抬起，再次与她四目相对。

“上一次是你守护了我，所以这次换我来守护你吧，纤纤。”

西门纤纤眼中翻腾跳动的火焰蓦地被涌出的泪水熄灭，她压制着内心翻涌的情感问道：“这是约定吗？”

“嗯嗯。”陆三阴点点头。

西门纤纤脸上绽放了最真挚的笑容，眼中却流出了最清澈的泪水。

陆三阴用手掌在她的下巴接住那流下的泪水，放入青思池中，说道：“听说青思池是由圣人的眼泪化成的，时至此刻，我终于信了。”

这就是最温柔的谎言。

西门纤纤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问道：“陆三阴，你能成为我带着这份伤痛守护着的那个人吗？”

陆三阴伸出拳头，轻轻笑道：“一眼认定，性命相陪。”

西门纤纤也伸出拳头，与他的拳头碰在了一起，灿然笑道：“一眼认定，性命相陪。”

然后两个人望着彼此，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看着彼此在笑，看着远山的夜色在笑，看着天上的星河在笑，看着池中的月影也在笑。

那些笑容有些青涩，有些苦涩，甚至有些傻里傻气的，不过都很可爱。

她很喜欢，他也很喜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道人影已经靠在了一起，只是没有相拥，也没有相吻。

西门纤纤蓦然靠在了他的肩头，望着池中漂浮的梧桐灯，说道：“一片青思在玉湖，虽然不了解他们的故事，但我时常向往，如果我们能百年前的青与思该有多好啊！”

陆三阴看着远山的夜色，轻轻地道：“纤纤，在你眼前哪怕是一片黑暗，但我会在黑暗中守护着你，哪怕你看不到我。”

西门纤纤说道：“只希望能尽快走出这片夜色，毕竟太久看不见你，我也会害怕的。”

陆三阴的视线落回到她身上，看着她说道：“这世界是由光与暗组成的，有人身在光明，就必然有人立身黑暗，我叫陆三阴，自然要站在黑暗里。”

西门纤纤觉得他这话有几分阴谋的味道，有些感慨，朝他肩头蹭了蹭，说道：“柴桑总说陆三阴的阴是阴谋诡计的阴，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太阴沉了。”

陆三阴问道：“所以你一直叫我陆三？”

西门纤纤收回目光，看着他傻笑道：“要不然改个名字吧，我觉得陆三也挺拗口的。”

“不过叫什么好呢？”

西门纤纤挠头陷入了苦思。

陆三阴看着她的模样，感觉很可爱，摸着她的头，说道：“陆压”

西门纤纤问道：“什么？”

陆三阴轻轻笑道：“我说就叫陆压吧！”

西门纤纤问道：“为什么呢？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陆三阴道：“因为陆压道君是最洒脱，最快活的人，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所以我想叫陆压！”

“陆压，陆压……”西门纤纤轻轻念了几遍，感觉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遂道：“那么以后我就这样叫你咯，陆压。”

陆三阴点点头，捡了一块石子丢入水中，石子在水中打了几个漂后，撞到了河灯，河灯向前移了几分，池中突然闪起了一丝光芒。

那只是一道隐约的光芒，但已经足够吸引了陆三阴的目光。

陆三阴指着那光芒问道：“纤纤，那是什么？”

西门纤纤顺着他的指的方向看过去，想到了那日与她老爹对剑，以及沉剑入池的情景，有些感伤，面对他时更有些愧意，低声说道：“就是你送我的那口剑啊，断了，就沉入池中了。”

陆三阴知道勾起了她不开心的事，便轻轻挠着他的头，安慰道：“只是一口普通的剑而已，不用太在意……”

西门纤纤立起头来，有些生气，气鼓鼓地道：“那是你送我的剑啊！”

陆三阴先是吓了一跳，心想那也不过是当时在剑市时，看她喜欢送给她的一口剑罢了，并不是什么名家的作口，想来是将作信物了。

陆三阴将青色的玉笛送到她手上，轻轻地道：“如果是当作信物的话，请你收下这只玉笛吧！”

西门纤纤睁大了眼，看着那玉笛，有些吃惊地道：“可这不是跟随了你多年的随身之物，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她清楚的记得当时就是跟他讨要玉笛无果，看她生气才去剑市给她挑了一口剑的。

陆三阴笑道：“所以交给同样重要的你了啊！”

西门纤纤接过玉笛，放到嘴边吹了几声，发出几声不连惯的沙哑声音，脸上的兴奋立即被，自嘲与尴尬代替，说道：“虽然是很喜欢，但不会吹的话就不能物尽其用了！”

陆三阴摸摸鼻子说道：“如果非要物尽其用的话送你个板砖好了，拍黑砖什么的最实用了。”

西门纤纤看着他笑了起来，陆三阴也跟着笑了起来。

“想想当时我和你，还有阿桑拍黑砖的日子，真的好开心啊！”

西门纤纤托着下巴，看着被风吹皱的池水，怀念想三年前初识的那段岁月。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叫你去踹，你紧张得不敢踹，然后那个人跳起来，吹了声口哨，然后我们就被十几只恶狗追了整整三条街。”

“从小乖乖女没干过坏事紧张嘛……”西门纤纤红着脸争辩道：“明明是柴桑没拍晕，还有你的袋子也没套紧。”

“对对对，就是那个二五仔没拍晕。”

陆三阴也跟着甩锅，然后两人又开始看着对方傻笑起来。

西门纤纤忽然说道：“作为长期行动的三人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响亮的组合名称，比如说草原三剑客之类的。”

陆三阴微微挑眉，说道：“柴桑那混蛋扛着把破刀，叫做三剑客这样合适吗？还有草原又是什么鬼？”

西门纤纤也意识了这个问题，有些感慨，嘟着嘴说道：“三剑客听起来比较帅嘛！”

陆三阴无奈说道：“那也不能脱离实际啊！”

西门纤纤又想了想，说道：“以前的三大传奇是双刀一剑，现在我们是双剑一刀，不如就叫后三大传奇。”

陆三阴看着青思池，说道：“那我们最好躲起来悄悄地叫，不然很可能要被三大传奇的粉丝群殴至死。”

西门纤纤说道：“好了，就这样了，下面是确定符合自身的特点的名号。”

陆三阴望着她，问道道：“比如说？”

西门纤纤想了想，说道：“你负责套麻袋，应该叫麻袋三阴，阿桑专业拍板砖，就叫柴桑柴桑。”

陆三阴根据这个标准，把西门纤纤的名字和特点组合起来，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那你岂不是要叫黑足纤纤？”

“唉。”西门纤纤突然叹了口气。

陆三阴问道：“叹什么气呢？”

“那时的日子真的很快乐啊，无忧无虑的。”

见着她又开始感伤，陆三阴指着前方的夜色，安慰说道：“夜色再黑，也有过去的时候，只要走出这片夜色，我们就能回去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

西门纤纤望着他，问道：“还要多久呢？”

陆三阴说道：“如果说这是一局棋，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第四步了，距离终局，还差三步，也只差三步了。”

### 第四十四章南人南，北人北

西门纤纤望着陆三阴，她知道陆三阴说的是局势，只是有些不解，这几步具体指的是什么。

陆三阴解释道：“定势，破军，知敌，解连环，入虎穴，釜底抽薪，一劳永逸。”

西门纤纤怔了怔，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所谓定势，指的是她夺下止戈双脉之主，稳定住止戈山的局势这件事。破军指的是她和柴桑与狄败青败退一夜风雨，知敌指的应该是摸清敌人的目标，这部分应该是由宁溪与陆三阴完成的，当日她挑战一剑倾城也算其中一部分。

想到此处，西门纤纤觉得有些羞愧，低头说道：“若不是我误判局势，也不会给一夜风雨可趁之机。”

对于这件事，陆三阴也有些不解，问道：“当时究竟是什么，让你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挑战了一剑倾城？”

西门纤纤想了想，说道：“当时我得到一个消息，说一剑倾城不日即将离开百里城，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便与双脉长老商议，最终由我挑战一剑倾城，平师叔等人埋伏在四周，以防他逃跑，却不想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

陆三阴安慰说道：“我听宁溪说了当夜的情况，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事实上就算我在，也不可能比你做得更好！”

西门纤纤闻言叹了口气，显得有些失落。

陆三阴问道：“为何叹息呢？”

西门纤纤说道：“我还以为当夜那一掌是你打出来的，原来不是你啊！”

陆三阴解释道：“当时我判断失误，跑去帮你堵一剑倾城，直到看到你们那位长老被袭击，我才反应过来往回赶，但当我赶到止戈山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

“原来平师叔是你救的。”

“谈不上救不救，顺手而已，他现在不是半死不活吗？”

“那你是什么时候到山上的，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比那个青衣刺客罗青邪晚一些。”

“罗青邪？”西门纤纤想了想，说道：“你说的是那个青衣刺客？”

陆三阴点点头，说道：“当时我和他交手之后，感觉后背的黑手太多，便也打算藏在暗处，这样探听情报轻松一些。”

西门纤纤看着他问道：“当时那个刺客要杀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叫了我一声？”

陆三阴微怔，心想你怎么对这事比对青衣刺客还在乎。

看着他这反应，西门纤纤忽然笑了起来，说道：“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会听错。”

“不过那个刺客也是够奇怪的，明明可以杀了我，却又放过了我，还说什么怎么会是你？真是奇怪。”

陆三阴问道：“你不认识那个刺客？”

西门纤纤白了他一眼，说道：“我怎么可能会认识嘛。”

陆三阴想到了另一件事，说道：“可是宁溪认识，而且现在宁溪正在到处找他。”

西门纤纤有些震惊，说道：“是不是和宁溪一直寻找的人有关？她会不会有危险？”

陆三阴点点头，说道：“看得出来，他对你和宁溪都没有敌意，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把止戈流的事处理了。”

西门纤纤想想也是，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哪还有心思关心别人，问道：“那该怎么处理？”

陆三阴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根据现在的掌握的情报，南境表示不会插手此事，不久后会送来解除止戈令的背书，农应群也跟着南境少子去了苗疆，我想两境对止戈流并不是很看重。”

西门纤纤很同意这一点，说道：“傍晚的时候，千落也送来一封信，说是北境那边她会解决，要我们专心当下事务即可。”

听到千落这个名字，陆三阴有些惘然，想到了很多事。

西门纤纤没有注意到他在恍神，继续说道：“我也清楚现在的情况，仇人是一剑倾城，敌人是一夜风雨，百里七人众动向未明，止戈流与青思阁矛盾难休，李占山不知踪影，这的确有些像个连环，但我却不知从何解起。”

陆三阴说道：“一夜风雨的目标是止戈流，青思阁的目的也是止戈流，既然所有一切都是围绕止戈流为核心展开的，那就把它解散了吧，止戈流毕竟不是你的责任。”

西门纤纤有些犹豫，说道：“虽然不是我的责任，但那是老爹的责任啊！”

陆三阴摸着她的头，说道：“纤纤，刚才说过了啊，正义是会过时的，你父亲守护的正义到了现在已经变质了。”

西门纤纤有些不解，问道：“老爹是那么开明的人，难看他感受不到他的正义在变质吗？为什么他要一直守护呢？”

“两境七脉，都有自己的立场，比如说淳于家代表着北境，孤星阁代表着苗疆，林家代表着大商王朝，端木家代表着道域，这些守护的都是一境一国。”

陆三阴想了想，补充说道：“但止戈流比较特殊，他守护的既是人心，也是立场，更是理念，或许是困于承诺，或许是迫于规则，他无法改变他的立场，可是人心却是会变的，所以这份正义变质了。”

西门纤纤瞪红了眼，既是愤怒，又感悲凉，问道：“所以是这个世界逼死了老爹？”

陆三阴知道西门纤纤能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一时不能接受。

“当掌门不像我们当游侠那样，看到谁不爽，就一砖头招呼过去，然后转身就跑，大不了被揍得鼻青脸肿，关乎立场与势力的事情，处理不好是会灭门的，你的父亲守护了百里城二十年的和平，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了。”

西门纤纤感慨说道：“这世界真是太扭曲，太不公平了，受了恩惠的人，希望着自己的恩人死去，这是何等的讽刺。”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大恩即是大仇。”

陆三阴顿了顿，继续说道：“但他们只是落井下石，而不是罪魁祸首，现在我们只有把他们排除掉，才能揪出罪魁祸首。”

西门纤纤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问道：“那现在应该怎么做？”

陆三阴说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西门纤纤也想过这个方案，这或许是最接近她父亲理念的方法，她的父亲守护了止戈流二十余年，自然希望这些人能够活下去。

她显得有些忧虑，一夜风雨誓灭止戈流，而且又在暗处，如果放任这些人下山，只怕还没走出百里城，就被一夜风雨做掉了。

到时候，有心人稍加煽动，这条账又得算到她父亲的身上。

陆三阴很明白他的麻烦，实际上这个问题他已经想了很久，自然有其对策，说道：“你让柴桑与小狄带着止戈流众分两路扫清一夜风雨，同时以止戈流主的名义向两境发出消息，宣布五日后举行解散止戈流大典并公布那封遗书，希望两境派人前来接收止戈流众，至于百里七人众我来应付。”

西门纤纤望着他，问道：“昨晚在仲裁堂的人真的是你？”

陆三阴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几经猜想，终于得到证实，西门纤纤惊喜之余，突然就想起了石中龙的事情来，除了轻伤的陶长老没有接受季海棠的医治外，所有接受医治的人都没有活过昨夜。

石中龙与那名抢来遗书的弟子本来有机会活下去的，但石中龙却突然动手杀了那名弟子，然后自杀了。

“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对你的威胁太大了。”

想了很久，她才想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但石中龙老实敦厚，决不会想到这一层，所以她隐隐觉得石中龙之死，背后一定有一只推手。

陆三阴似乎不愿多提这件事情，不禁更为忧虑。

她不敢往深处去想，却又忍不住去往深处想。

几次想问他，但张开了口，却又问不出来。

因为一旦这件事得到证实，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如何面对死去的石中龙等人。

忽然风起，吹的林叶翻飞，吹的水生涟漪。

树上的梧桐灯被风吹落到青思池中，渐渐沉了下去，然后熄灭。

看着这幕画面，西门纤纤害怕了，害怕她和他的感情会像沉入水中的青灯，终于不敢再想，不想再问。

西门纤纤看着水面，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压，吹一只曲子给我听吧！”

陆三阴点点头，开始吹笛，笛声吹破这沉寂的暗夜。

一曲终了，西门纤纤抱着他的手臂，靠在他肩头，轻轻地道：“借你的肩膀靠一靠，我真的太累，太累了……”

陆三阴看着她的时候，她闭着眼，呼吸均匀，想来是已经睡着了。

陆三阴伸出手，想摸摸她的脸，却又怕惊醒了她。

第二天的晨光如蚱，照亮了整个止戈山，青思池在朝阳着闪着粼粼波光，照亮了纤纤的双眼。

西门纤纤睁开了眼，看着一池发光的池水，怔怔地有些失神，却已不见了身边的青衣少年。

她靠在池边的梧桐树下，想着昨夜的一切宛若梦幻一般，唯一印证了他存在的，就是披在她身上的外衣，心及手中紧握着的青色玉笛。

西门纤纤站起来，四处寻找，也不见他的踪影，只有十数只挂在树上的梧桐灯随风轻轻晃动，林中传来沙沙地声响。

这时候，她突然想到了昨夜他说的那句话，“纤纤，在你眼前哪怕是一片黑暗，但我会在黑暗中守护着你，哪怕你看不到我。”

然后西门纤纤不再惶恐，不再迟疑，转身离开了青思池。

西门纤纤走后，一个青色身影从林中走了出来，他望向消失在晨光中的阴影，有些怅然。

那一夜，陆三阴说他可能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那一日，西门纤纤作为止戈流之主，向两境宣布了对止戈流的处理。

她宣布收回所有的止戈令，三日后在止戈令举行撤令大典，解散止戈流，届时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不归两境者改由佛国第十一山收留，一时两境震动。

陆三阴花了一整天时间思考如何牵制应江湖。

然而，应江湖却对这件事一点也不关心。

### 第四十五章应江湖的烦恼

百里山高耸入云，崖畔更是过顶参云，视野变得无比开阔，近处可以看到绕成而过的百里溪，更远处可以看到绵延百里的群山。

风景很美，但应江湖的心情却不美。

应江湖坐在崖畔，望着百里城方向，不时抬头看看天，神情惘然，显得有些落寞。

他忽然抬起头，又看了看天，叹息了一声。

几个百里山的小山贼们闲来无事，偷偷地躲在草丛里数他的叹息声。

“一百八十九声了。”

“这不是还没破两百声，你还没赢呢，喜欢什么？”

这时候，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子，摇着羽扇，走了过来，看着那小山贼问道：“什么一百八十九声？”

那几名山贼赶紧站了起来，显得有些紧张，说道：“回禀金锋老大，我们在数老大的叹息声！”

炼金锋又问道：“那你们说赢什么？是在赌博吗？”

那几名山贼被吓得瑟瑟地抖，不敢说话。

炼金锋看着他们，殷切教导道：“赌博是不好的行为，小赌伤心，大赌伤身，烂赌灰飞烟灭，诸位应当珍爱生命，远离赌博才是。”

“是是，我们知错了。”

那几名山贼赶紧低头认错。

炼金锋轻摇羽扇，说道：“那诸位请离开吧！”

山贼们朝炼金锋作了一揖，悻悻离开，走到一边低声说道：“这个金锋老大，每次说起话来冰冰乓乓，没完没了，比和尚念经还鸡婆，真是受不了。”

“小声点啦，不要命了吗？”

炼金锋没有听到这些非议，走应江湖身旁，看了看四周的风景，感慨说道：“风景这么水，有什么好叹息的呢？有什么烦恼，请出来在下愿为你分担。”

应江湖抬起头来，望向炼金锋，目光里的情绪有些复杂，脸色微红，却带着失落，忽而拍着大腿又叹息了一声。

看着这画面，炼金锋沉默了很长时间。

“恕在下直言，你这是思春的表现啊！”

应江湖闻言几乎跳了起来，惊叹道：“我靠，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炼金锋忽然摇摇头，说道：“不对。”

应江湖十分不解，问道：“什么不对？”

炼金锋说道：“季节不对。”

应江湖微怔，问道：“啥？”

炼金锋认真解释道：“春天才是交配的季节，现在才是尚是晚秋，所以季节不对。”

应江湖大怒：“冬天就要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炼金锋想了想，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问道：“是哪家的姑娘呢？”

应江湖望着山下那片枫林，一脸花痴相，拉长了声音说道：“那天，在那片枫林里，我遇到了她，听到她姓宁的那一刻，我的小心脏竟如小鹿乱撞，我知道那是心动的感觉。”

炼金锋心想你这是爱人家的姓，还是爱人家？

忽而应江湖转了方向，手指百里城，显得更加陶醉，继续说道：“那天，在黄昏的单身客栈下，我抬起头，再次看到了你，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娇艳，那是你衣裙漫飞，那是你温柔如水，那时我知道我恋爱了。”

炼金锋问道：“恋爱还如此烦恼，你这是单相思吧！”

应江湖闻言，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喜欢她，她不喜欢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炼金锋很同情他的遭遇，认为很有必要帮他一把，说道：“你需要一次银鞍照白马的美丽邂逅？”

应江湖问道：“什么叫银鞍照白马的邂逅？”

炼金锋解释道：“出自爱情兵法，银鞍照白马，一路烂桃花。”

应江湖听完跳起来，一溜烟往山下跑去，他半个时辰后，他换了一身装备回来了。

这时的应江湖换了一身潇洒白衣，头上插上了发簪，腰着系着一口剑，手上系着一匹白马。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鲜衣怒马。

应江湖意气风发，问炼金锋道：“你看我这一身，鲜衣怒马，白衣长剑，能打几分印象分？”

炼金锋看着那口剑一眼，微微凝眉，说道：“为什么不用我铸造的金剑？”

应江湖心想我这么硬的男人，怎么能用你那软绵绵的金剑？心里这么想，口中却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道：“山同没存货了，总不能跑你那去拿去，天都要要黑了，快走啦。”

炼金锋没有动，说道：“在下是来找山贼小宝的。”

应江湖推着他，说道：“不在山上，走啦走啦。”

炼金锋被他连拉带拽，拖着下山。

黄昏的时候，应江湖在河边的草坪上停了下来。

炼金锋有些不解，问道：“你停下来做什么？”

应江湖望着他，有些忧虑地问道：“这样真的行吗？”

炼金锋觉得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说道：“要不找几个少女试试？”

应江湖深以为然，望了望四周，说道：“这看这里，小河流水，古道凉亭，旁边小树林，夕阳西下时，定是少男少女约会的绝佳地方，要不就在这里试试？”

炼金锋表示同意。

不多时，黄昏降临，夕阳光彩遍洒江流，远山更是一片金黄，美不胜收。

这时候，从城里相继涌来了诸多少男少女，有的成双结对，有的形单影只。

应江湖开始东张西望，精挑细选，看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下手的目标，于是整理了下腰间的剑，身上的草，感觉一些良好后，牵着白马便朝他不远处的妹子走去。

炼金锋坐在草坪上，看着他自信满满的背影，以及远处站立张望的美丽少女，轻摇羽扇，俨然一幅高卧隆中的模样。

应江湖觉得应该保持高冷而不失礼貌的风度，所以第一次从那美丽少女的身边经过的时候，是没有说话的，眼前是看着前方的，他在等待着美丽少女被他帅气的冷漠惊艳到，然后主动跟他搭讪。

他觉得妹子可能为了保持矜持，而不好意思主动跟他搭讪，于是他设身处地地为眼前这美丽少女设想了几种场景，比如说假装摔倒，让他去扶，又比如说不小心手帕掉在地上……

那少女有没有被他的冷漠帅气震慑到不知道，但妹子主动搭讪他的桥段确实是没有发生。

想象是丰富的，但人生总有一些意外，但他并没有失志，心想应该是牵马的方式不对。

他淡定地牵着马，走到另一头，准备从头再来。

这一次他翻身上马，握着宝剑，策马扬鞭，朝缓缓向少女而来。

妹子听到后面传来马蹄声，很期待地回头看了一眼。

应江湖激动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但他还是压制住了内心的冲动，平淡地策马而过。

然后妹子也平淡地没有理会他，只是平淡看了他，确切地说看了那马一眼，便将目的转向城门口望去。

王百里内心受了打击，他笃定冷漠帅气的路线已经行不通了，决定走霸道少爷路线。

第三次，他骑在马上，扛着宝剑，策马到少女面前，伸着剑鞘到压在美丽少女肩头，带着几分轻浮少年的语气道：“美女……”

“啊……色狼，变态，流氓……”

一声惊叫，震荡四野。

这时候，城门口地面震动，四马拖着华丽的香车绝尘而来，停在王百里与那少女面前。

应江湖的那匹马，遇到拉车的四匹马，瞬间就怂了，很不争气地蹭蹭退了好几步，险些把应江湖从马上摔下来。

“哈哈哈，我身份百万的钱百万来啦，穷人退避。”

马车停下，钱百万掀开车帘跳了下来，妹子应声倒地，被钱百万扶起。

应江湖设想的第一个桥段很自然的发生在了钱百万身上，气得他青筋直冒，睁大了眼，脸上的伤疤也被撑开，显得更加可怕。

那少女见势扑入钱百万肥硕的怀里，娇滴滴地叫道：“钱百万公子，我好怕。”

“别怕别怕，有我身价百万的钱百万在，谁也动不了你。”

钱百万搂着妹子，指着应江湖道：“小子，就你那鲜衣怒马，哪比得上我的香车宝马，想泡妹子有钱再说，还鲜衣怒马，我呸。”

应江湖大怒，就想抽剑出鞘，却突然钱百万身后跳出几个保镖，将他团团自己围住。

钱百万和那美丽少女已经坐在河边草坪，开始搂搂抱抱，让应江湖吃了一脸瘪，心情正是沮丧，心想哪个不长眼二五仔，不知道老子是百里城第一扛把子？

不认识就算了，还敢我应江湖要撩的女人，最重要的是还他妈想揍我。

应江湖觉得叔可忍婶不可忍，仰天大吼：“老子是百里山的应江湖。”

那些保镖听了怔了一下，应江湖一个侧身掠到了钱百万身旁，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那些保镖这时反应了过来，正要冲上来。

炼金锋忽然就出现在他们身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诸位想闹出人命的话，上前无妨。”

这百里城谁不知道应江湖的大名，那少女立时就吓瘫了。

钱百万见状，雄性激素加速分泌，立起身来，大吼道：“老子还是南境少子的把兄弟呢，你小穷乡僻壤的小山贼算个屁，你再踹一脚……”

没让他说完，应江湖飞起一脚，再度将他踹翻在地，接着就是一阵猛踹。

直踹到他哭爹喊娘，怀疑人生，这才悻悻收了脚。

应江湖踹得也有些累了，便坐了下去，说道：“老子还没听到主动要求踹他的，你算是第一个，所以多送了你几脚。”

钱百万根据自己被踹多年的经验，心想这一定又是哪个仇富份子，这时候老实趴着认怂，回头再叫人报仇就行了，于是老实怂着。

应江湖见他这模样，不禁笑道：“钱百万公子，这美人美景，可否让在下吟诗一首歌颂您一下啊！”

钱百万赶紧附和，说道：“您请您请。”

应江湖望着河边美景，诗兴大发。

“青青河边草，上去就一脚。死了烧柱香，不死再一脚。”

念完这几句，应江湖朝钱百万望去，问道：“钱百万公子，这首诗怎么样啊？”

鼻青脸肿的钱百万伸出双手，赞道：“好诗，好诗……”

应江湖看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却看到那瘫在地上的少女扶着钱百万坐了起来，俨然一幅夫妻情深的样子。

应江湖顿时觉得十分恶心，淬了一口，骂道：“像你们这些女的，但凡有半张逼脸的，都感觉自己值一房一车，我呸。”

### 第四十六章山贼王列传

对于钱百万这件事，应江湖似乎抱有极大的兴趣，自己揍完了还要转身去问炼金锋要不要揍两拳。

然而炼金锋却对应江湖会写诗这件事抱以了极大兴趣，赞叹说道：“想不到你居然会写诗，在下好生佩服。”

应江湖不再理会钱百万，起身朝炼金锋走来，得意洋洋地道：“你别看我这样，以后读书的时候，那也是科科第一名。”

炼金锋表示有些怀疑，说道：“真的？”

应江湖有些不高兴，说道：“当然是真的。”

炼金锋说道：“考试和写诗可不是一回事，你是怎么做到的。”

应江湖诡异一笑，说道：“每到考试的时候，我就把学习最好的约出来谈谈人生，大概是相谈甚欢的缘故，然后他的试卷上就写上我的名字……”

炼金锋打断了他，问道：“那要是相谈不甚欢呢？”

应江湖神情傲然说道：“那我就把他胖揍一顿。”

这话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钱百万偷偷望去，看到应江湖那幅嘴脸后更加愤怒，但又不敢大骂出来，只能小声嘟囔说道：“真是不要脸。”

这些目光充满了鄙夷，嘲弄，甚至恶心，要不是他是百里山应江湖，早就完群殴至死了。

炼金锋的看法则与众人不同，说道：“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拳头也是实力的一种，那后来呢？”

人都是喜欢吹嘘人生经历的动作，应江湖也不例外。

他完全不顾周全人鄙视的目光，大言不惭地说道：“后来村里的先生告诉我，我文章写这么好，应该去考武状元。然后我就去了，没想到那里的考官太黑暗问我要银子，我当然是没给他，然后他就吹了我黑哨，深感官场黑暗的我一气之下，深山打野十来年，练就一身好功夫，于是拿着两把菜刀下了山，竖起反旗，成了反抗暴政的山贼王。”

钱百万微微张嘴，很艰难地把不要脸这三个字咽了下去。

其他百里城的少年少女，则纷纷在心理痛骂那个先生和考官，心想要不是这两老小子，百里城就不会有这祸害了。

“嗯嗯，逻辑清晰，剧情生动，故事曲折……”

炼金锋则再一次发表了清新脱俗的观点，赞叹道：“这个故事涉及了权谋、社会以及校园暴力，同时揭露官场黑暗，表现了没有背景的二五仔被逼上梁山反抗朝廷的勇气，要是写成一本书，说不定能在百里城大城。”

听完这话，在场的百里城少年少女们或是想用眼神瞪死炼金锋，或是想用唾沫淹死他。

应江湖抬头看了看天，竟然在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畅销与否他不在乎，他只关心能不能赢得美人芳心。

“可以考虑一下。”

霎时，一双双殷切地目光落到了应江湖身上，大家都在无声地叫着，应大王，应大爷，你可别听这王八蛋胡说啊，我家里的封王百里海报都几十张了，再来个几十张你的大作，那我还活不活？

炼金锋劝道：“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才子佳人，文能提笔赚稿费，武能挥剑震止戈，这样的男人会有妹子会不喜欢吗？”

应江湖听着这句话，终于下定了决心，一拍手掌，说道：“我就这么决定了。”

“不会吧！”

已经有人忍不住惊呼起来。

“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山贼王列传。”

应江湖完全无视这件事对百里城民众内心的冲击，就在少男少女们内心崩溃的时候，陆三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等你这什么山贼王写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应江湖觉得这话说得有理，回头看去，竟看到与阿宁仔同行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仔细想了一下，说道：“陆人甲？”

诸人一听，心想路人价，这名字可真够随意的。

陆三阴很不要脸地应道：“正是在下。”

应江湖朝左右望了望，皆看不到宁溪的身影，问道：“那个跟你一起的姑娘呢？”

陆三阴说道：“你是说我老表啊！”

应江湖微怔，心想应该是表兄妹，赶紧点头，说道：“对对对，就是她，她没来吗？”

陆三道盯着他，问道：“你不会是想对我老表下手吧？”

应江湖解释道：“这叫追求，追求。”

陆三阴想了想，困惑于胸的难题顿时云开雾散，心想刚想睡觉你这活宝就给我送枕头，那感谢之情简直不用言表，你继续出钱出力得了。

陆三阴说道：“我家那位可不喜欢什么文青？”

应江湖问道：“那她喜欢什么？”

陆三阴伸手，拧了拧，一句话也没说。

应江湖心想原来是个见利忘义的货色，不过我喜欢。

他立马掏出钱来，送到陆三阴手上，陪着笑脸等他的答案。

陆三阴看了一眼钱，觉得分量还不少，表示很满意，便道：“老实告诉你吧，我表妹比较喜欢比武招亲。”

应江湖心想这还不简单，打架我这辈子都没怕过，问道：“那什么时候打？”

陆三阴微微挑眉，问道：“你这是要我帮你安排安排？”

应江湖领会他的意思，赶紧摸了摸身上发现没钱了，便朝炼金锋身上掏，抓了一把票子送到他手上。

陆三阴数了数票子，表示很满意，说道：“明天黄昏，单身客栈，我家那位喜欢热闹，你自己看着办。”

“好的，完全没问题。”

应江湖心想这多简单，我百里山一票兄弟，还怕不热闹？

陆三阴淡淡地点了点头，说道：“那你快去准备吧，我家那位可受不得寒酸。”

“那我先去准备了，大表哥明天见。”

和陆三阴倒完别，应江湖便拉着炼金锋朝返回了百里山。

陆三阴很满意地把票子塞到怀里，然后大步朝钱百万走去。

钱百万看到应江湖的大表哥朝自己走来，吓得搂着妹子瑟瑟发抖，保镖赶紧挡住。

陆三阴解释道：“我不是来抽你的，你家司马少主叫我罩着你的。”

钱百万这才招退了保镖，陆三阴坐到他旁边很是羡慕的感叹道：“百万公子真是有福气啊，连瑟瑟发抖都能搂着妹子。”

“唉，我也是吃够了有钱的苦啊，三六九就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穷憋把我暴揍一顿，以前还是偷偷摸摸的套麻袋，拍黑砖，现在好了，直接光明正大的暴揍，直是可怜了我这英俊帅气的嘴脸。”

钱百万抹着眼泪述说着自己的悲惨经历，陆三阴一旁表示深刻的同情以及强烈的谴责，心里却想你说的拍黑砖的可不就是我吗？

那美丽少女则送上了温暖的安慰，一边用手帕擦着他眼泪一边温柔安慰。

陆三阴道：“不知是什么让姑娘对百万公子如此深情啊？”

钱百万道：“大概是我视金钱如粪土的价值观，以及这忧郁帅气的面容吧！”

那少女看着鼻青脸肿的钱百万，毫不违心地道：“什么钱不钱的我不在乎，我是个看脸的人，讲究的是一见钟情，我第一眼看到百万公子的时候，简直就觉得百万公子是前代玉面刀郎，当初左丘明，一见相中了。”

陆三阴看着沉浸在这些夸耀中的钱百万，几乎忍不住想吐的冲动。

“二位这么郎才女貌，简直是天作之合，怎么还不共结连理呢？”

少女害羞地低下了头，同时表示，“随时可以，就等百万公子下聘了。”

“唉。”

钱百万则摇头叹息，一脸为难，糊弄几句，表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少女伤心欲绝，含泪掩面而去。

少女走后，钱百万向陆三阴袒露心声，道：“像我这么有钱，又视金钱如粪土的帅人，是抱住成为天下少女心灵支柱的远大理想的，怎么能为了一朵花而丢了一片森林呢？”

陆三阴终于忍不住，于是说了句大实话。

“反正就是想睡不想娶么！”

钱百万义正辞严地批评道：“怎么能用睡这么低级的词汇呢？明明是身体与心灵的交流。”

钱百万的保镖们默默地走开了好远，同时对欣然接受批评的陆三阴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保镖们心想要不是还得靠你吃饭，老子现在就一脚把你踹河里去。

陆三阴接受批评并深刻地反思过后，说道：“不过看这姑娘离开的样子，不娶她你是不能进行更友好深刻地身体与心灵交流了。”

钱百万深表遗憾地道：“我们钱家好歹也是两境贵族，沾花可以，娶亲就得门当户对了，所以我也很无奈啊！”

陆三阴道：“我有个方案，包你又能身心交流，还不让你们钱家为难，同时让妹子欢天喜地。”

钱百万问道：“什么方案？”

“你可以这样……”

陆三阴附耳到他耳边咕哝了一阵，钱百万半信半疑地表示，同时有些为难，问道：“你这方案能行吗？”

陆三阴道：“大丈夫能屈能缩，为了身心交流可不就得付出点什么吗？”

钱百万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说道：“那我怎么去跟她说？”

陆三阴拍胸脯保证，说道：“放心，这事交给我。”

“那就仰赖兄台了。”钱百万对陆三阴表示了感谢，陆三阴问了那少女的住址，便离开了。

钱百万乘着马车回到了告别单身，在塞给了阿漂哥大把的钱财之后，告别单身内开始张灯结彩，开始安排相关事宜。

与此同时，百里七人众之首应江湖准备在告别单身迎娶宁家小姐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的传遍了百里城。

传言是这样的，两境贵族钱百万公子，作为本家负责操办此事，成亲当日，告别单身的吃喝全免，客栈内谁不参加就是不给应江湖面子，百里山事后择日请算。同时在客栈外另设宴百桌，欢迎百里城乡亲前来吃喝，一应花销由两境贵族钱百万公子负责。

这消息传到百里山上，应江湖听闻由钱百万操办，心想这大表哥是怕他寒酸吝啬，所以抬高了档次，寒酸而去必然失了脸面，遂召回百里山所有老小，有钱出钱，没钱出出，连夜为他打点。

### 第四十七章农夫三拳VS王八拳

第二天黄昏，应江湖带着一票兄弟来到了单身客栈，把场地全部给包了下来。

陆三阴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欢迎，说道：“我家老表已经穿好了嫁妆，不宜动手，所以由我代劳，你只要打赢我就可以迎娶了。”

应江湖看他一幅五唠三衰的模样，心想还有这等好事，那还等什么？直接来吧！

陆三阴见他一脸猴急样，说道：“别急，这法我们打拳，得先找个裁判。”

“我最讨厌黑哨，所以这个裁判得好好找。”

应江湖有被吹黑哨的悲惨经历，想来想去也只有阿漂哥一人可以胜任。

阿漂哥看着应江湖看着自己，说道：“让我当裁判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们都是社会大老，我只是个做生意的，你们可不要秋后算账啊。”

应江湖说道：“只要你不吹黑哨，保你啥事没有。”

阿漂哥得到保证，放下心来，考虑了一下，说道：“就这样比，我们在一楼摆八张桌子，你们就要上面打，谁掉下来算谁输，生死不论，死的也算输，怎么样？”

应江湖表示没有意见，陆三阴也表示同意，然后应江湖的小弟们就开始在一楼摆桌子，同时应江湖吩咐谁也不许走，尤其是那老头，一定要看着他打死陆三阴，讨为面子为止。

达成协议，两人翻身上桌，陆三阴前后扭动脖子，伸展关节，应江湖则开始拉伸大腿肌肉，然后一蹦一跳的，不时挥出快拳。

阿漂哥让两人活动了一下，眼看差不多了，于是挥动旗子，说道：“那就开始吧！”

应江湖在原地有模有样地打了一趟拳脚花架子，说道：“大表哥，为了我的终生幸福，不得不得罪了，所以你先上吧！”

陆三阴没有过去，也在打组合拳，说道：“不用客气。”

两人打了几套组合拳，却谁也没上敢一步。

场下的观众一开始还觉得拳路新鲜，心想是一趟世纪之战，可他打了半天，拳脚套路开始复杂几次，大家也看着烦了，场下嘘声一片。

“你们到底打不打啊？”

陆三阴突然凝眉正色道：“好拳好拳，这看是轮回往复看似不变的拳脚里竟隐含了道境、佛国等数十种门派的掌功心法，简直是穷天地之变，窥阴阳之极。”

场下观众一脸茫然，心想有这么厉害的？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啊？

这时候陆三阴突然向左让了一步，同时用脚悄悄向后用力，震断了身后的一张桌子，桌子四脚齐断，桌面摔到地上砸成粉碎，然后惊叹道：“这掌功竟然霸裂如斯，若非我闪得快，隔空震粉一张桌子，若非我闪得快，只怕……”

将信将疑的观点们看到桌子碎成数块，不由惊叹起应江湖掌风之神奇，王百里诸人欢呼一片，齐吼道：“老大厉害，老大最厉害……”

“咦，这小子怎么不被震下来？”

也不知是谁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应江湖突然被捧这么高，怕被拆穿了自己面子不好做，假装受力后退几步，退到桌子缝隙之间，悄然用力，后面的桌子飞出数米，撞在窗户上，然后又掉回地上，然后叫道：“这你不动如山的气功也不弱，站在原地，竟能隔空击物，险些着了你的道。”

场内的群众看得一楞一楞的，虽然内心质疑，但两张桌子一张飞了，一张碎了，那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心想真有这么神的？

阿漂哥看这场面不对，再这样搞下去，要把他的告别单身给拆了。

“咳咳……”

阿漂哥咳嗽两声，开始解说起来，他说道：“这一轮两位选手显现出了不凡的实力，应选手那隔空碎大桌，简直不在江湖神术胸口碎大石之下，场下的我已经感觉胸口炸裂……”

“还有陆选手的不动如此，不形于色气功也是非凡，一个眼色瞪飞桌子，这显然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靠意念杀人地境界了，若非应选手是这种已经天人合一的高手，只怕已经被眼神秒杀，意念断头了。”

阿漂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把将信将疑问的诸人说得一楞一楞的，内心更是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这时候阿漂哥话风再转。

“这一轮两位选手，不分伯仲，互有高低，但要再这样打下去，胜负没分出来前，我们这些观战的就已经被掌风断头，意念爆体了，不如这一局平局收场，进行再一轮？”

诸人深以为然，纷纷呼应，应江湖心想你吹得这么卖力，我都还没表现够呢，陆三阴也是一幅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完全不把自己当当事人看待。

阿漂哥急了，一跃而起，就要跳上桌去，宣扬自己的裁判权威。

他跳了几下，竟没有跳上去，只好爬上去。

毕竟是爬上来的，觉得有些尴尬，于是赶紧在两人耳边说了一句话，然后两人立即表示坚决拥护裁判的英明裁决。

阿漂哥说的那句话其实很简单，陆三阴这样的穷逼来说，那是有绝对的杀伤力的，他是这样说的，说道：“打碎了的东西双倍赔偿，你们自己看着办。”

应江湖心想，妈的老子辛辛苦苦占山为王，焚膏继晷的打劫钱财，可不是专门用来赔偿你这黑心钱鬼的，不然我还不如直接开个黑店得了。

总之三人取得了空前的共识，然后阿漂哥宣布道：“第一轮平局收场，下一轮将不是看不见但杀伤力巨大的气功意念之战，而是我们熟悉的拳拳到肉的肉搏，下面休息一柱香的时间，敬请期待下一轮的精彩对决。”

说完，应江湖跳了下去，小弟们立马一涌而上，端茶送水，捶脚揉肩的伺候着。

陆三阴很是孤单地从在桌子边缘，没人理会他，阿漂哥看他一幅寒蝉凄切的样子，赶紧丢给他一个苹果。

一轮休息很快结束，陆三阴与应江湖又跳到桌子上，阿漂哥也打起精神，宣布第二轮开始。

应江湖蹦蹦跳跳扬拳出击，陆三阴则左闪右避，时不时给出一拳，俨然一幅应江湖占尽优势的样子，应江湖的小弟们开始欢呼加油。

阿漂哥见群情高呼，开始大声解说道：“第二轮一开场，应选手就以一套密不通风但看起来不怎么厉害的组合拳占尽了优势，请问一下应选手这套组合拳叫什么名字？”

应江湖一边挥拳压制，一边抗议道：“什么叫看起来不怎么厉害，我这是看起来厉害，实际也是很厉害的农夫三拳。”

阿漂哥道：“哦，原来农夫三拳，那陆选手会怎样应对这套组合拳呢？让我们……”

“唉哟……”

一声惨叫打断了阿漂哥的解释，回头一看，却是陆三阴趁着应江湖说话的时候给了他的眼睛一拳，打出了一个熊猫眼。

应江湖捂着眼睛后退几步，陆三阴压上去，乱七八遭的一顿乱拳招呼过去，应江湖立时落了下风。

阿漂哥见状又解释道：“哇噢，这边的陆选手也不简单，用了一组看起来比较难看的快拳突破了应选手的攻势，立竿见影的打出一个实质性的战绩——熊猫眼，请问陆选手这你又是什么拳路？”

陆三阴先退了两步，才道：“跟王八拳差不多吧！”

阿漂哥道：“原来是传说中超级无敌，在武道界享有乱拳打死老师父之盛誉的王八拳的升级版，超级王八拳。”

陆三阴一怔，心想你妈真是比我还能吹，继续，请继续。

这时候，应江湖也趁机给了他的鼻子一拳，险些打出鼻血来。

陆三阴有些生气，直接抱住他来了个过肩摔，应江湖也不赖，双手抱住他来了个反摔操作，两个人就这样摔到桌子上，扭打在一起，从左边滚到右边，又从右边滚到左边。

阿漂哥见状又开始骚气的解说。

“两位绝世高手，在施展过气功，农夫三拳以及王八拳之后，又展现了惊人的绝技——滚地龙，从这桌子的震动就可以看出，这看似平淡的实则暗藏杀机，这不是我家的桌子材料好，早已些被这强大的气功震碎了，我家的桌子用的是百里红木，由大老板木厂专业定制，物美价廉，坚硬实用，有需要的直接联系我……”

应江湖打着打着发现阿漂哥这裁判兼职起自家的广告来了，空出手来，从怀里抽出本书来就朝他脑袋上砸去。

“应江湖殴打裁判……”阿漂哥被打了一下，惨叫一起，同时抓住那本书，跳起来大吼准备对他一顿训斥或是出示黄牌惩罚什么的，突然眼前一亮，被那书的封面惨不忍睹，不忍直视的画风吸引住了。

阿漂哥忍不住多眼了几眼，心想这画风怎么那么熟悉，难不成是那个吃霸王餐，拿书付账的穷酸的作品？

“三年配角，五年主角。”

阿漂哥觉得这书名挺有意思，便翻了几页，自顾自地念了起来，也不管桌上的撕缠扭打，相互伤害的两人了。

“主角特质第五条，中二主角神秘翻盘术，明明被揍得奄奄一息，总能凭着对手吹牛得意的时候，突然暴种一招翻盘的长得一般，面相难看的，往往就是主角光环照耀的男人……”

“你拿我书干嘛？”

阿漂哥清奇的读书声，陆三阴听着蛮有意思，被吸引了过来，问道：“这啥书？”

应江湖趁势就给他一拳，补上一脚把他踹下桌子来。

阿漂哥见他掉了下去，楞了一下。

应江湖蹲在桌子上提醒道：“裁判，他掉下去了。”

阿漂哥反应过来，合了书插进腰带里，说道：“陆选手落地，应选手胜出。”

应江湖跳了下来，揖手为礼，说道：“大表哥，承让他。”

陆三阴这时已经站了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拉着他到酒桌前，说道：“晚上才是洞房花烛的时刻，喝两杯酒才有气氛，不要急。”

应江湖一想也是，反正也等了这么久，便盘膝坐在桌子上，招呼小弟们边喝酒边吃肉，自己也倒了一碗慢慢地喝着。

两口酒下肚，加上周围的吵闹，气氛就来了，应江湖边喝边朝呼众人好吃好喝，并叫住那个总是出现得不合适宜出现的老头说，不要走，走了就是不给他应江湖面子。

这热闹的气氛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时辰，才喝到了三楼，不止应江湖的小弟们喝得七晕八素，他自己也有些微醉。

在一些欢呼声中，应江湖推开新娘的门，然后在口哨嘘声中关了上门，准备开始他的洞房花烛之夜。

片刻之后，新房内传来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 第四十八章仇敌，宿敌

应江湖一干老小以为是闹洞房，一涌而上，挤过去门外听。

这时候，那门突然就倒了下来，一个肥胖的新娘压在门上面，诸人不禁惊叫起来。

“钱百万……”

“新娘是钱百万。”

鼻青脸肿的钱百万捂着脸上倒在地上瑟瑟发抖，应江湖一脸杀人的表情步步朝他逼来，诸位顿感气氛一阵紧张，停下喧哗。

看着这画面，盛飞羽感慨说道：“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迎男而上吧！”

大厅里一片安静，没有任何声音。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到了盛飞羽的身上。

看到这么多人突然看着自己，盛飞羽有些紧张地看向了阿漂哥。

阿漂哥微微张嘴，艰难地把你这个白痴这几个字压了下去。

盛飞羽忽然间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她强行压下这种错乱的情绪，翻开两境词典认真查了片刻，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原来这不叫迎男而上。”

盛飞羽带着自责与羞愧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应江湖的神情变得稍稍温和了些。

阿漂哥松了口气。

盛飞羽忽然又道：“这应该叫男上加男。”

她对这次的用词充满了信心，说完后探试性的看了看众人的反应。

如果说刚才的脸色是铁青，那现在只能用面无血色来形容了。

盛飞羽显得很慌张，于是又向阿漂哥看去。

阿漂哥已经捂住了脸，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盛飞羽不能理解两境的价值观，感慨说道：“同性变这种事，我们国家也有，只要真心相爱，也不是什么强人所男的事啊！”

沉寂若久的人群宛若一个撑大的水泡，再也压抑不住。

一个不和谐的笑声如水泡般爆裂，接着是排山倒海的笑浪。

应江湖愤怒地转了一周，转到哪里，哪里的人不敢笑，但转了过去，笑声又再次爆发。

盛飞羽张开了嘴，准备又要说些什么。

“你的用词就不能脱离这个男字？”

阿漂哥忽然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拖离了现场。

怒不可遏的应江湖一掌拍飞旁边的门柱飞到一楼，一楼的人数纷纷逼让，应江湖狂吼道：“谁再笑，明日百里山踏平哪里。”

这一声威吓吼出去，诸人纷纷收了笑声，变得有些提心吊胆地相互张望。

应江湖转了周围一圈，再次狂吼道：“大表哥，表哥……”

应江湖朝周围的人群走去，人如潮水般散开，却没有陆三阴的踪影。

陆三阴早已不知去所。

炼金锋在旁边微笑说道：“老应你这人真有肚量，这时候还叫人家大表哥。”

应江湖问道：“那他叫什么名字？陆人甲？”

阿漂哥答道：“好像叫陆三阴吧！”

应江湖再次吼道：“陆三阴，陆三阴你给我出来。”

人已不知所踪，哪里来的回应。

应江湖终于放弃了，走向了钱百万，先踹了两脚，才质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钱百万瑟瑟发抖，支支吾吾地把事情说了出来。

当时陆三阴是这么跟他出来的，陆三阴说要给他办一场特殊的婚礼，这样让妹子开心，他又不用扯上钱家的招牌。

这计划的执行是这样的，先是打着应江湖成亲的旗号给钱百万成亲，然后让陆三阴对那少女说挨不住应江湖势大，所以打应江湖的旗号，这样妹子也能理解，钱百万事后也好推脱。

同时陆三阴表示，为了让这事件日后更好推脱，这婚事不能打着钱家的招牌，既然不能打钱家的招牌，那就打宁家的吧！

但这样还不足以取信，毕竟只是改个姓氏，还是可以找到钱家头上，要想不和钱家扯上关系，那就必须把这件婚事搞成一次恶搞事件，所以由钱百万办新娘，让那少女扮新郎，日后纠缠起来，钱家可以表示为了攀关系妹子强制娶他过门，为了体现出强制这一特点，就必须把宁百万绑起来。

这计划听起来没什么毛病，做起来可以，钱百万出钱，阿漂哥收钱出力，唯一与原计划不同的是，陆三阴根本没有知会妹子，毕竟这种祸害人一辈子的事情，他还是做不出来。

于是事情就像后面演变的那样了，应江湖结众而来，闹得满城风雨，在诸人喝得晕七素八的时候，陆三阴悄悄爬窗子进去，解开了钱百万的绳子。

这绳子其实就是防止他中途发现逃跑的，见事情差不多了，陆三阴便潜入进去，见这家伙一幅乐在其中的样子，完全没发现状况已经不对，陆三阴表示很无奈的解开了绳子，然后应江湖便冲了进来。

“陆三阴，三天之内杀不了你，我应江湖当场自尽。”

得知始末，应江湖仰天大吼道：“老小们，抄家伙关门，在陆三阴这混蛋没找出来之前，一个也别放走。”

应江湖这次丢了个大脸，不止恨不得将陆三阴大卸八块，更是恼怒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喝群众。

百里山强盗们得令，以王百里为首，摔碗拔刀关门，一气喝成，然而收了半天，却是半个人影也没有。

得知始末，应江湖仰天大吼道：“陆三阴，三天之内杀不了你，我应江湖当场自尽。”

这时候西风千里急急奔来，西风千里忙跑到应江湖面前，说道：“老大，止戈流出事了。”

应江湖正在气头上，不过他似乎也冷静了那么一会，但随即火又烧上来，骂道：“止戈流的事关我屁事，现在什么也比不上讨我的面子重要，老二今天在我讨回面子之前，谁也别走，你也不例外。”

西风千里闻言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正犹豫的时候。

应江湖指着一个老头大喝道：“老头，你没听懂我的话是不是？看完热闹就想跑？”

那人的身影微微佝偻，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来。

他用一种幽深地目光看着应江湖，但没有说话。

应江湖迎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也没有说话。

四目对望，便是针锋相对的意思。

气氛变得有些凝滞。

最应该上前劝解的阿漂哥，此时没有任何动作，正歪头想着什么。

看客们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震撼，应江湖在短短一年内把百里山经营到能与青思阁分庭抗礼的地步，自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如今他在盛怒之中，这老头竟然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这胆子未免有些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老人忽然咳嗽起来，身形微晃，目光也变得摇晃起来。

咳嗽之后，老人显得更加佝偻，态度也软了下去，低声说道：“抱歉，年纪大了，听得不是很清楚。”

老人竟然这样就服了软，看客们显然有些无法接受。

应江湖却忽然笑了起来。

人们注意到，他笑的时候，脸上已经没有了怒意。

不知何时，他已经冷静了下来。

“没事没事，老人家请自便。”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平缓，神色和善，完全不似发过怒的样子。

应江湖转向众人，说道：“现在大家可以走了。”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

老人又咳嗽起来，然后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客们沉默了片刻，一哄而散。

应江湖走到柜台前，坐了下来，让盛飞羽调了杯鸡尾酒。

盛飞羽调酒的时候，应江湖低头看着桌子，没有说话。

西风千里知道他在思考，所以没有说话。

应江湖忽而问道：“止戈流撤走了？”

西风千里吃了一惊，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候，盛飞羽把酒端了过来。

应江湖端起酒酒轻轻晃了一圈，眯着眼看着杯中酒，饶有兴趣地说道：“说说看。”

西风千里坐到他旁边，说道：“往中部清扫一夜风雨的止戈流众，到了百里城边界之后，直奔佛国而去。”

听到这消息，应江湖已经知道了所有布局，西门纤纤对外宣称三日后解散止戈流，通知两境前来与会，并派人分三路清扫一夜风雨布在百里城暗桩，而陆三阴则忽悠应江湖带人前来单身客栈。

一夜风雨作为本是杀手组织，平时分开隐藏，遇到清扫时自然有所收缩，一旦应江湖的人马全部被带到此边，便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止戈流离开百里城了。

人们都以为西门纤纤会正正规规的举行解散止戈流大典，却不料这只是个幌子，当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如何破坏大典时，止戈流已经跑路了。

应江湖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好你个陆三阴，跟我玩阴的。”

西风千里皱着眉头，问道：“那现在要怎么办？”

应江湖说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肯定是阻止不及了，还能怎么办？”

西风千里有些愤怒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很不甘心的模样。

阿漂哥幽幽地来了句：“砸坏了是要陪钱的。”

西风千里瞪了他，准备发怒。

应江湖劝道：“别急啊老二，这局棋他们只赢了半盘。”

西风千里千里抬起头来，望着他，问道：“什么意思？”

应江湖喝了口酒，说道：“你没有发现仇老五，燕老六，山贼小宝这两天都不见踪影吗？”

西风千里怔住，应江湖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我老大的老大说过，下棋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不要只盯着一块地看，要盯着全局。”

### 第四十九章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夜色正浓，照在止戈城南边的荒山之上。

月光照在幽深的林子里，看到了一边人影，正在这荒林中披荆斩棘的前行着。

柴桑走在最前面，挥舞着斩刀，砍掉前面的荆棘，向南而去。

南投派的止戈流众跟在后面，慵懒地走着，不时用刀剑砍掉挡路刺藤，神情萎靡。

这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西门纤纤的安排，心里还想着赶紧回到止戈流，参加解散大典，所以很不理解柴桑的行为。

“这荒山野林的，怎么会有一夜风雨的踪迹？”

忽然有人停住了脚步，抱怨起来，其他人也纷纷停了下来。

这些抱怨自然是冲着柴桑的人，所以柴桑也听了起来，正好听到了有人说了一句。

“我都几天没休息了，还在这深山老林瞎逛，这不是纯属给自己找累吗？”

柴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便看着那人笑了笑，说道：“不会吧，一夜风雨闹腾了一夜，你们不是还有精神去挖坟掘墓，怎么现在走个路就累得不行了？”

​听完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那一夜的时候，由于农应群跳出来顶包，所以西门纤纤也不好对他们说什么，只是让他们协助清扫一夜风雨。

随着西门纤纤宣布解散止戈流，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想到柴桑把这条账掀了过来。

陆三阴说话不讲原则，柴桑说话不看场合，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们说话都很不要脸。

然而不要脸，不代表不带脑子，柴桑此时说这些话亦是一样，有些话纤纤不方便说，那他就代纤纤说。

那个被柴桑看了一眼，便低下去头，脸上仿佛有什么在烧。

有人站了出来，借他解释道：“他的意思是，这都要出百里城地界了，再不回去就赶不上解礼大典了。”

柴桑望着那人，说道：“赶不上了，就地解散不是更好？”

止戈流众心想，要是能逃跑早十几年我早不跑了，还用得到你来说？

​有人又跳出来解释道：“在解礼大典之前离开，那就是逃跑了。”

​柴桑又笑了，说道：“你们的老大农应群，不是南境少子跑路了。”

​止戈流又有人说道：“他是叛徒，我怎么能和他一样？”

​柴桑觉得确实有里，但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问道：“意思是你们不屑于和他一样投奔南境？”

​一片沉默，没有人再跳出来回答他。

这问题根本就没法解释。

柴桑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一拍大腿，说道：“哎呀，纤纤就我把你们送到南境，搞了半天，诸位不想去呀！”

止戈流众简直想一拥而上，掐烂他那张烂嘴。

柴桑见众人不说话，很是感慨，说道：“这乌龙搞大了，那诸位就地解散，想去哪去哪，自便自便。”

终于有人忍不下去了，指着他吼道：“姓柴的，你别在那冷嘲热讽了，止戈令没收回之前，我们怎么可能走？”

柴桑恍然大悟，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说道：“瞧我这记性，纤纤这臭丫头，哦不，应该说你们流主，让我告诉你们，不用回去参加什么散礼大典了，把止戈流交给我就行了。”

止戈流众大怒，朝柴桑吼道：“你们这不是耍我们吗？不用参加解礼大典不早说，还让我们来这荒山野林里乱逛什么？”

柴桑注意到他的用词是你们，而不是你，也就是说那个们指的是纤纤，柴桑当时就不能忍了，指着那个大骂道：“你们这些人不要脸，也就罢了，连脑子也不要了吗？”

止戈流众不解，带着怒气，吼道：“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

柴桑冷冷一笑，说道：“一夜风雨虎视眈眈，要不是这样你们能安然离开百里城？现在到了百里城边界，你们再垮两步就可以投奔南境，一夜风雨想追杀也追杀不了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有人再跳出来，也没有敢与柴桑对视，这脸打得实在是太疼。

柴桑仍不解气，继续骂道：“老子他妈的活了二十年，还从来没见过像你们忘恩负义，不要脸的人。”

止戈流众脸上火辣辣，有人硬着脸皮陪笑道：“我等目光短浅，没有理解流主用心良苦，还请柴公子多多包涵。”

柴桑也不管他认错态度诚不诚恳，但这样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觉得还可以再调侃一下，遂道：“其实吧，纤纤也没叫我说你们什么，其实我也没必要这么做。”

那张陪笑的脸，忽然变得有些扭曲，心想妈的流主都没叫你训，你这自己发什么挥呢？

柴桑解释道：“之所以说这些呢，只是我心里爽而已。”

止戈流众简直要用目光杀死他。

柴桑一脸白目，假装没看到，说道：“好了，现在我很爽了，赶紧把止戈令交给我，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听到这句话，那光几乎可以杀人的目光又变得温和起来，一个个脸带笑容，把止戈令交到了柴桑手里。

交回止戈令，止戈流众向柴桑象征性地作了一揖，当是告辞。

柴桑把止戈令装进一个袋子里，挂在斩刀刀柄之上，说道：“纤纤不指望你们念着她父亲的恩德，以后你们做什么她管不着，我更管不着，我只想说一句。”

说到这此，他忽然望向众人，目光却得凌厉而充满杀意。

“纤纤是我柴桑的小妹，谁想动她，我便那谁。”

诸人一怔，突然想到了一夜风雨入侵那夜，柴桑连斩数人后，对一夜风雨也说了这句话。

柴桑没等人反应过来，转身离开。

……

……

柴桑带着南倾派往南而走投奔南境，淳于心带着中立派投奔佛国，狄败青带着北投派北上加入北境。

止戈流的人基本都离开了，但也有人没有离开，比如说杨天狼。

杨天狼杀了那些救援的青思阁众，西门纤纤自然不会让他就这么离开，所以当日便监禁了杨天狼以及其他四个杀了青思阁弟子的人。

他们之所以会接受监禁是因为西门纤纤说会在解礼大典时放他们出来。

现在止戈流解散了，杨天狼这五人被放了出来。

在止戈流周围看了看，发现没什么人，只有西门纤纤站在止戈流前，望着止戈流的匾额。

杨天狼上前问道：“请问掌门，其他人呢？”

西门纤纤看了他一眼，淡漠地道：“都走光了，现在应该已经离开百里城了。”

杨天狼有些震惊，问道：“啊，走了？走了哪里？”

西门纤纤说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中立者入佛国十一山接受庇护。”

杨天狼问道：“不是说今天才解散止戈流吗？”

西门纤纤反问道：“难不成解散还要开个欢送会？”

杨天狼很忐忑地问道：“那我们呢？什么时候走？”

西门纤纤突然问道：“我之前已经说过，会收回止戈令了，你们就这么等不了吗？”

杨天狼怔了一下，知道她说的是那夜内乱的事情，如实答道：“因为不信任，在那种局面之下，我们只有选择相信自己。”

西门纤纤望着他的眼睛，问道：“那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们？”

杨天狼低着头，说道：“为了生存下去。”

西门纤纤问道：“为了生存，就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权利，甚至是恩人的生存权利？”

杨天狼诸人脸色变得很难看，问道：“那你们要怎样？”

西门纤纤淡漠说道：“杀人偿命，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杨天狼沉默了很久，说道：“明明整个门派的人都站出来反你，你却偏偏选择杀我们几个，凭什么？”

西门纤纤说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种做法是报仇还是杀戮，但是不杀你们，那对这些死者就太不公平了。”

杨天狼说道：“人已经死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泄私愤而已。”

西门纤纤冷冷地道：“所以不能吗？”

杨天狼沉默着，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扭曲，眼中不时闪烁着凶光。

西门纤纤看着诸人的样子，问道：“是什么时候起，你们对止戈流开始满怀恨意了？”

杨天狼停了下去，看着天空陷入了沉默。

“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或许这不是某一刻，而是这漫长尤如囚禁般的平凡岁月吧！”

西门纤纤听着这句话，沉默了很久时间。

“把止戈令留下吧！”

杨天狼诸人楞了一下，问道：“你说什么？”

西门纤纤说道：“关于止戈令的一切都结束了，踏出止戈山后，你们就是我的仇人了，师兄们的仇我一定会向你们讨回来的。”

杨天狼眼角有些抽搐，曲紧了拳头，说道：“随时候教。”

说完这句话，杨天狼诸人把止戈令放到了地上，然后转身离开。

这时候，淳于心回来了。

离开的杨天狼与他擦肩而过，两人看了彼此一眼，杨天狼似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

淳于心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道：“山下的路不好走，自己保重。”

杨天狼听着有些刺耳，却品不出其中滋味，也淡淡地回了句保重，然后离开。

### 第五十章无边黑夜，永世沉沦

淳于心来到西门纤纤身后，说道：“中立派的人已经被佛国的使者接收了，淳于心特来复命。”

西门纤纤点点头，问道：“心叔，究竟法不则众和杀鸡儆猴的界限在哪里？”

淳于心知道她要说的是什么，说道：“杀与不杀，你皆有立场，但追究过去已无意义，你应该做的是，看出这件事的本质，避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西门纤纤问道：“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淳于心解释道：“权利失控的结果。”

西门纤纤说道：“我还是不懂。”

淳于心说道：“权利是把双刃的剑，如果你不握住它，它就会伤害到了，有此时你握不紧它，它还是会伤害你，所以对于权利这东西，要么你不去握住它，如果你要握，你就要握紧它，否则止戈流事变之事还会重演。”

西门纤纤懂了他的意思，止戈流的权利已经放下了，但青思阁还没有放下，但经过止戈流事变之事她已经厌倦了这种人心的争斗，所以她想放下，但青思阁现在并没有一个能够胜任的人，这时候的她处于淳于心所说的，握住了却握不紧的状态。

“多谢心叔指点。”西门纤纤躬身致谢。

淳于心摸着她的肩膀，说道：“纤纤，以后多多保重了。”

西门纤纤闻言有些失落，这些日子以后，淳于心帮她良多，心中甚是感怀，问道：“心叔要走了吗？”

淳于心解释道：“百里山下有一处坟墓，埋藏着我大嫂，过几天就是她的祭日，以报答她当年救命之恩。”

止戈流那一夜，有人送了一把墓土给淳于心，淳于心担心有人掘他大嫂的坟，所以匆匆离开，然后就发生了止戈流的内乱。

西门纤纤说道：“既然如此，何不在山上多住些日子，等祭日时再去？”

淳于心摇头说道：“不行啊，我家小侄这三年老是躲着我，我等去那里蹲他。”

淳于心幼时遭遇家乱，被淳于夫人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与九岁的他逃到止戈城，淳于夫人战死，接受止戈令，换得那位小侄送回淳于家，而他这位小侄现在已经成了驰名两境的人物。

西门纤纤知他心意已决，也不能勉强，道：“那之后呢？”

淳于心说道：“或许回家看看吧，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多少也有些思乡之情。”

西门纤纤朝他作了一揖，说道：“心叔，这些日子真正多谢你。”

淳于心走上前去，扶起了她，并把止戈令交还，说道：“这是最后一块止戈令了！”

西门纤纤接过止戈令，说道：“那心叔你多多保重。”

“又不是生离死别，放轻松一点。”

淳于心笑笑着，转身潇洒离开。

看着他的离开的背影，西门纤纤忽然想到另一件事来，便叫住了他，道：“心叔。”

淳于心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她，问道：“什么事？”

西门纤纤问道：“我听说应江湖当时要来止戈山挑战我父亲的时候，在山上遇到一个人，跟他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放弃了，这句话是您说的吗？”

淳于心笑了起来，说道：“那番话有点我的风格，但很遗憾，不是我。”

西门纤纤点点头，说道：“我就问问，心叔你别多想。”

淳于心没有生气，反而提醒道：“应江湖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你要小心应付。”

西门纤纤再次致谢，淳于心摆摆手，离开了止戈山。

杨天狼下山之后，往北而行，要去投奔北境。

一路上他一直想着淳于心那句话，淳于心在向他传递着某种危险的信号，会是一夜风雨吗？

他怀着这种恐惧，望向夜色深处，然后看到了一道青色身影，在他身边躺着一具尸体。

月下的青衣猎猎，林中的人一身肃杀。

杨天狼感知到了危险，停下了脚步，问道：“一夜风雨？”

那人没有说话，一脚把身边的尸体踹了过来。

“林迟雨。”杨天狼看清了那具尸体，竟是一夜风雨中的林迟雨，颇为震撼，心想一夜风雨对止戈流的仇恨竟如此之深，好在他已经死了，杨天狼松了口气，拱手说道：“多谢。”

青衣人淡漠说道：“不用，我也是来杀你们的，他想跟我抢这生意，我只好把他解决了。”

杨天狼怔了一下，问道：“我们有仇？”

青衣人摇了摇头。

杨天狼更为不解，问道：“那阁下为何杀我们？”

青衣人说道：“为了让你们回忆起一些事情。”

杨天狼望着他，问道：“什么事情？”

青衣人认真的解释道：“对死亡的恐惧。”

杨天狼五人顿时变了脸色，拔出刀来，同时朝那人砍去。

夜风骤起，青衣身影化作残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五人齐齐砍空，惊叹来者身法之快同时，不明白他既然要来杀人，为何会离开。

“如果在天亮之前，你们能逃出这片荒山，那你们就能活下去。”

一道淡漠的声音从林子深处传来。

杨天狼五人脸色难看到极点，杨天狼抑着情绪，说道：“他想猎杀我们，大家不要散开，合力冲出这座山。”

其他四人点点头，手中的刀已经浸满了冷汗。

杨天狼作为曾经的一门之主，看到四人未战先怯，赶紧拍着一人的肩膀安慰道：“大家不要慌张，我们五个对他一个，他未必……”

一声凄厉的惨叫打断了杨天狼的话，那名被他安慰的人被一只竹签洞穿了咽喉。

鲜血飞溅到杨天狼的脸上，让他感到一阵炙热，同时他的手颤抖起来。

这不是他主动的行为，而是那人将死之时的抽搐。

杨天狼面对着那人，看得最清楚，在短短时候内，那人的瞳孔睁开了数倍，脸上渐渐失去血色，并不断有鲜红的血液从他张大的嘴里流出来。

他终于不再挣扎时，杨天狼艰难地抬起搭在他身上的手，然后那个人倒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其他三人震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冷汗不断从额头渗出来。

这时候，林中又传来那人冷漠地声音。

“想起这份恐惧了吗？”

杨天狼挥刀朝着四周挥舞，吼道：“你到底是谁？我们没有冤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中的声音忽然冷笑起来。

“那夜被你们杀死的人，和你们有冤仇吗？”

杨天狼怔了怔，心想他指的应该和西门纤纤指的是同一件事，问道：“西门纤纤叫你来的？”

“带着这份恐惧，带着这份猜想，逃吧！”

杨天狼冷凝着眉，警惕地张望着四周。

呼吸渐重，气氛也渐为压抑。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了，朝着林子深处挥舞着大刀，大吼道：“有本事你出来啊，你个乌龟儿子王八蛋，正面对决我可不怕你。”

冷月微光，残影再现，身动而风起，青衣从他头上掠过。

那人惊诧抬头，一道剑光抹过了他的脖子。

一切都发生的太快，只在瞬息之间。

一剑已然封喉。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安静得那人带个的声音成了轰天巨响。

那个挑衅的人死去了，活着的人不知道他怀着怎样的恐惧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知道自己身在怎样的恐惧之中。

有人直接被吓得瘫倒在了地上，连哭带喊的求饶，说道：“求求你放过我吧！”

林中的声音变得更为淡漠，说道：“那夜的也有人这样求你们放过他，但是你们却挥起了刀，当那一刀挥下之时，你们就失去了求饶的机会，逃吧，或许分开逃你们会有一线生机。”

那人抬起头来，看向杨天狼。

杨天狼喝道：“不要听他的，合在一起才有出路。”

那人目光突然凶狠起来，骂道：“去你亲娘的，那夜要不是你先动的手，怎么会落到这地步？”

说完这句话，那人连滚带爬地站起，朝林子深处逃去。

杨天狼怔住，平时这些人都以他为马首，现在却敢直面呵斥他了。

“合你亲娘，要死一起死吧！”

在杨天狼天口之前，也骂了他一句，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杨天狼冷光如电，心中却是有了盘算，一声冷笑，也逃进夜色之中。

夜色再度归于沉寂，冷风呼啸而起，吹散了那两名死者的温度。

不知过了多久，杨天狼从林子里走了出来。

他望着林子深处，发出一声嘲弄地笑声，说道：“两个笨蛋，为了我的生机努力地逃吧！”

杨天狼转身朝着止戈山方向逃去。

就在刚才，他想起了西门纤纤最后的那句话——踏出止戈山后，你们就是我的仇人了。

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在止戈山上，西门纤纤就不会是他的仇人，西门纤纤既然没有亲自出面，那无论这人是否是她指派来的，西门纤纤都不可能让他在止戈山上杀了他。

这时候，他忽然想去二十年前的事情来，那时候他被南境七星剑派追杀到最绝望的时刻，然后逃向了刚刚成立的止戈流，得到了第一次救赎。

其后的十余年时候里，他都在为逃出止戈流，北上剑阁而努力，甚至为此做了很多违心的事。

谁又能想到，在他止戈流的第一天，他便会像丧家之犬一样的逃了回去，这是何等的讽刺。

杨天狼并不在乎这些荣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再能抵达止戈山。

在这山道的尽头，他又看到了那青衣人。

那人披着一身月光，半身沐血，鲜血从剑胎滴滴而落，仿佛站在另一个世界。

杨天狼举刀而上，毕业绝学，天狼刀法再现，夜里仿佛出现了数道狼形残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扑向青衣人，狼刀斩落。

秋风骤起，剑起青萍，在残月下划出绚烂的一剑。

剑起，残影殃，狼刀瞬断。

杨天狼倒下的时候，想起了那日夕阳下，西门纤纤也这样出了一剑，然后农应群剑折人败。

现在青衣人，出了一剑，他刀断人亡。

血未流尽的时候，杨天狼用最后的目光望向了止戈山。

夜色下的止戈山，被夜雾包裹，缥缈云间，一如昔年初见。

飞溅的鲜血，染红了青衣。

风起时，陆三阴抬头看了看天，说道：“可恶，又回忆起杀人的感觉了。”

风落时，他已经化成一道残影，消失在无边夜色之中。

### 第五十一章至佛之血

百里城北部的山区之中，狄败青送走了北倾派的止戈流众。

目睹了这一切的燕悲欢非常生气，娇美的面容上写着说不清的怒意，一拳砸在大树上，说道：“应江湖这个混蛋一定早就猜到了，却偏偏叫我来这取海棠花。”

这时候，一个稚嫩的声音从树上传下来。

“为虾米老大是混蛋？为虾米老大猜到了？为虾米大胸燕要取海棠花？”

燕悲欢抬起头，坐在树干上的山贼小宝狠狠地瞪了一眼。

山贼小宝有些害怕，微微张嘴，含在嘴里的鸡腿骨头落出。

从树上落了下来，丢在了那女子半露鼓起地两胸之间，正好掐在那里。

燕悲欢脸色阴沉地看着那骨头，然后又看向树上的小和尚，那眼里简直要喷出火来。

山贼小宝很识相地从树上落下。落到那女子胸前高度的时候，简单明快果决地双手双脚盘住抱着她，如老树盘根一般。

确认自己没有掉下去，山贼小宝张嘴去咬鸡骨头，含到嘴里嚼了嚼，感慨道：“为虾米鸡肋者食之无味？为虾米鸡肋弃之可惜？”

燕悲欢阴着个脸说道：“我看你这吃的不是鸡肋，也不是鸡腿，是豆腐吧！”

山贼小宝天真善良无辜地辩解道：“不不不，小宝在单身客栈那里吃够了豆腐，小宝已经戒了豆腐。”

燕悲欢几乎咆哮了出来，叫道：“那你他妈趴在我身上吃什么？”

山贼小宝认真地解释道：“啃鸡腿啊！”

燕悲欢感觉要疯掉了，说道：“小混蛋，你给我下来。”

燕悲欢已经不能再忍，给了山贼小宝一个熊猫眼，但还是没把他打下来。

小和尚可怜兮兮地道：“为虾米要打小宝？为虾米打小宝要打眼睛？”

“熊一下，很开心是吧？”

燕悲欢简直不能再气，又给了他一个熊猫眼。

本来疼一边，现在疼两边，山贼小宝反而没有生气，问道：“为虾米又打小宝的眼睛？为虾米这疼痛有点对称？”

那女子被他整得没了脾气，无可奈何地道： “好好好，你先下来。”

“好的，我下来。”

山贼小宝很识趣的张开手脚。

“你下来就下来，别扯我衣服啊！”

“好的，我不扯。”

山贼小宝终于下来，燕悲欢看了看胸前，顿时觉得有些恶心，取了条手帕去擦。

整个过程中，山贼小宝一直仰着头，看着燕悲欢的动作，有些不理解她的行为，从怀中抽出一只烧鸡，边吃边看，宛若一个吃鸡群众。

燕悲欢擦完看，才发现山贼小宝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简直气疯了，飞起一脚，踹飞了山贼小宝。

山贼小宝撞到树上，惨叫一声，最终落回地上，捂着鼻子，叫道：“为虾米又要打小宝？”

燕悲欢愤怒叫道：“你叫你吃我豆腐？”

山贼小宝很是委屈，辩解道：“小宝已经发过誓不在吃豆腐。”

“那你刚才吃的不是豆腐是什么？”

“吃鸡屁股啊！”

“你给我去死。”

燕悲欢咆哮着就要去抓山贼小宝，山贼小宝一跃而起，像刚才一样双手双脚地抱住她，整只鸡直接铺满燕悲欢身上，鸡嘴直接对着燕悲欢的嘴。

“你……”

燕悲欢一张嘴要说话，鸡头直接进了她的嘴里，话都被打断了，她愤怒地扯掉鸡头，甩了出来，却被山贼小宝精准无比地接住。

燕悲欢怒吼道：“你给我下来。”

山贼小宝开始耍无赖，叫道：“小宝不要，小宝下来了要挨打。”

燕悲欢心想要不是看在应江湖面上，早不宰了你这小色狼。

燕悲欢无可奈何地道：“好好好，我不揍你，带你去吃好吃的。”

山贼小宝抬头看着她，有些怀疑，问道：“你不会带小宝去吃豆腐吧？”

“吃你娘的豆腐。”

燕悲欢简直不能再忍他，一拳砸在他的鼻梁上。

山贼小宝吃痛大叫，同时鼻子里的液体滴到了燕悲欢胸上，燕悲欢恶心得要吐，又给了山贼小宝鼻梁一拳。

山贼小宝如一道孤线般飞了出来，在地上滚了几圈身，坐了起来，叫道：“哎呀，小宝流血了，为虾米小宝流血了？”

听到这句话，燕悲欢怔了怔，想到另一件事来。

那夜止戈流与青思阁内乱，那些中了海棠花诅咒的止戈流与青思阁众被一一取血，用于浇灌海棠花，然而海棠花最终却没有盛开。

她挟怒去质问应江湖，应江湖解释说，世间血液品种参差不齐，没有达到海棠花开放的条件，海棠花需要更优质的鲜血浇灌才能开放。

当时她又问什么样的鲜血最优质，处子之血白玉无暇算是上品，但最上等的血却是无色无质的至佛之血。

至佛之血无尘无垢，故而无色无质，宛若透明的水一般，被称为救赎之血。

想到此处，燕悲欢低头看了看胸部，又看了看那只砸了山贼小宝的拳头，她本以为这是山贼小宝的鼻涕，如今看来，竟是鼻血，而且是无色无质的鼻血。

燕悲欢缓缓朝山贼小宝看来，目光停留在了他的光头上，刚才那种恶心感顿时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喜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山贼小宝躲在远处看着她，看到她的唇边缓缓上扬，脸上慢慢绽放出笑容。

这美丽的笑容里，隐隐有些狰狞。

山贼小宝感知到危险，蹭蹭蹭向后退去。

突然一瞬间，山贼小宝停住了，因为他摸到了一只脚。

燕悲欢眉头一点点挑起，看着山贼小宝身后的身影，问道：“季海棠？”

山贼小宝怔了怔，抬头望去，看到了一盘海棠花，以及一张半藏在夜色里的脸。

月光从密林缝隙落下来，只照亮了他的半边嘴，显得有些阴森恐怖的感觉。

山贼小宝被他包扎过一次，本来有种亲近的感觉，看到这张脸后，那种亲近感瞬间荡然无存。

本能的反应使得山贼小宝又蹭蹭蹭退了回去。

一边是燕悲欢，一边是季海棠，山贼小宝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月光冷冷的，夜色深深的。

季海棠忽然开口说道：“我要带走他。”

燕悲欢自然不会答应，问道：“凭什么？”

季海棠淡漠地道：“只有他的血能让海棠花开。”

燕悲欢有些沉默，正在认真考虑这件事。

山贼小宝忽然指着另一边叫道：“啊，老三。”

季海棠与燕悲欢有些震惊，朝他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夜色深深，什么也没有。

“去你大爷的，救命啊，有人要杀小宝啊！”

山贼小宝看准两人目光移开的瞬间，连滚带爬地站起来，朝另一头跑去。

燕悲欢与季海棠同时反应过来，转身追出，然而刚走几步，便被刺藤拦了下来。

这里的荒山密林，长的都是低矮的灌木，荆棘藤条横贯东西，荒草及腰，藤蔓遍地。

这时节成熟的那些沾人的草，动不动就沾到她黑色的礼服上，显得极为刺眼。

对于大人来说，行动极为不利，但却对山贼小宝毫无影响。

山贼小宝逃出后，不走寻常路，刺哪多往哪钻洞，哪林子密往哪跑，像个野猴子一样，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密林又恢复安静，连风都不再吹起。

燕悲欢丢了山贼小宝，愤怒很自然地转移到了季海棠身上。

她望着季海棠，威胁说道：“你知道惹怒我燕悲欢的后果是什么吗？”

三途河，丰都谷，指燕为姓，悲欢燕，燕悲欢。

季海棠当然知道，这是一只凶燕，因为她代表着丰都燕家。

整个世界都知道的，丰都燕家是以杀出了名的。四十年前，魔邪双尊大战七日夜，三途河南冥河下游势力受到池鱼之灾，无人生还，自此成就了丰都燕家的凶名。二十年前，当代燕家之主走出丰都谷，杀到无知无觉，成就失觉魔人的威名，从此再也不无人可撼动燕家。

季海棠看着她，说道：“正是因为后果，所以我才找你。”

燕悲欢有些不解，问道：“什么意思？”

季海棠解释道：“你的目标是夜海棠之果，而我的目标是百里第三人七分道士，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冲突，真正和你目标冲突的是他。我才是海棠花开花的关键，他并不是。”

燕悲欢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这是要借丰都谷的势去报仇。

季海棠知道她已经明白，便摊开了讲，说道：“我们可以合作，你帮我除掉他，我把海棠果给你。”

燕悲欢有些犹豫，问道：“我凭什么相信你？”

季海棠说道：“丰都燕家势大如天，我又能耍出什么花样？”

听到这句话，燕悲欢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在推演各种可能。

丰都燕家威慑世间，为南境三大巨头之一，季海棠想借势报仇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现在急于得到海棠花之果，七分道士事件事情的推动者，但却不是必要者，而且其神出鬼没，甚至完全没有搭理她的意思。

如果季海棠真能合作，她自己就能成为推动者，那就可以剔除七分道士这个变数，杀一个山贼小宝是杀，杀两个也是杀，纵然应江湖有所不满，但又能对丰都燕家如何？

他推演了七次，完全没有拒绝的理念。

燕悲欢点头算是同时合作，问道：“山贼小宝，那现在要怎么办？”

季海棠看着山贼小宝逃走的那片夜色，露出一丝淡漠地笑容，说道：“放心，我知道他会在哪里停下来。”

### 第五十二章山贼小宝之谜/一株山梨树

夜渐渐深了，百里城的灯火渐熄。

最为热闹的单身客栈，人也渐渐散去。

阿漂哥和盛飞羽坐在旁边玩纸牌游戏，在彼此的脸上相互贴纸条。

应江湖看了一会，觉得很有意思，也想加入进去。

阿漂哥表示拒绝，要让再找个人来搓麻将。

应江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因为西风千里被他派去给西门纤纤传信了，现在三缺一，他只好从他那些横七坚八的小弟中叫醒了一个，让他去请炼金锋。

等的过程不仅无聊，而且感觉不怎么好，阿漂哥与盛飞羽你来我往，一个贴一个，笑得极为放肆，俨然一双大秀恩爱的狗男女，完全不顾应江湖这个思春不得的单身狗的感受。

过了漫长的等待，门终于被推开了，发出呀吱的一声响，秋风从外面涌了进来，蜡烛显些被吹灭，光线变得摇晃起来，盛习羽赶紧伸手捂住。

随着冷空气灌入，那些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山贼们有的一阵哆嗦，捂着双臂缩成一卷。

炼金锋立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轻摇羽扇，问道：“这么晚了叫在下是要做什么？”

阿漂哥吹得有些少，被风吹得有些冷，瞪了炼金锋说道：“快关门啊，你个注孤生的二五仔，这么冷的天，还摇个屁的扇子，不冷吗？”

炼金锋向来注意修养，赶紧关上了门，满怀歉意地道：“抱歉抱歉。”

应江湖把麻将铺在桌子上，说道：“光抱歉有什么用，得陪我们打麻将陪罪。”

炼金锋望着周围横七倒八的山贼，挑起了眉，问道：“为什么不带小弟们回山休息？”

应江湖有些不开心了，说道：“丫的，你天天住城里，当城市人，却想把我们赶回山上去吹冷风。”

炼金锋解释说道：“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应江湖说道：“我管你几个意思，开桌了，三缺一，赶紧的。”

炼金锋有些无奈，只好上桌。

阿漂哥齐好麻将，说道：“大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百块开局，赊账算利息。”

应江湖认为对方很尊重自己，山贼也算是身份和地位，便欣然同意。

炼金锋也无异义，于是开打。

搓了几圈，各有胜负，炼金锋输得有些多，心生不奈，便说起别的话题。

“为什么最近没有看到山贼小宝呢？”

应江湖摸了一颗牌，看牌的时候，顺便连他的表情也一起看了，说道：“你最快对咱们小宝好似很关心啊，听说他上次问了你差不多十万个为虾米，然后被你赶出了打铁铺。”

炼金锋闻言怔了怔，想到上次被他问得晕七八倒，险些成了炼老师，不禁苦笑。

见他不说话，应江湖赶紧提醒道：“四万，到你了，发什么呆？”

炼金锋回过神来，伸手要摸牌，却被阿漂哥一声碰截断，眉头微皱，说道：“我只是觉得山贼小宝身上好像有什么怪怪的。”

应江湖望着他，问道：“你是指哪方面？”

炼金锋解释道：“应该是性格方面，除了平常的呆萌总问为虾米的温和型人格外，他好像还有一种专门搞鬼的破坏型人格，上次就是那个人格冒出来，把我的打铁铺差点炸了。”

盛飞羽正在出牌，听到这话后，望向炼金锋，问道：“是不是喝酒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阿漂哥也想到了此事，上次宁溪在客栈外被围时，盛飞羽灌了山贼小宝几杯酒，他立即便变了一个人一样，冲出来一拳把一个强盗打飞数丈。

应江湖显得有些吃惊，问道：“真的吗，还有这种事？”

阿漂哥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问道：“不是你把他带回来的吗？你会不知道？”

应江湖认真回忆了一下，说道：“每次他喝酒之后，好像换了另一个人似的，当时我以为是在发酒疯，也没太在意，现在经你们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事啊！”

炼金锋问道：“当时你在哪捡到他的？捡到他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性格？”

应江湖说想了想，说道：“在一个山谷里吧，当时他躺在地上，我以为他死了，便上前看看，谁知道他突然睁开了眼，吓了我一大跳，然后逮着我就问是不是白胡子老头？”

盛飞羽看着应江湖，问道：“意思是他的性格拗变，是由喝酒产生的？”

阿漂哥问道：“飞羽，你想到了什么？”

盛飞羽说道：“他这种情况，有点像我们国家的一种术法——人格催眠。”

这话吸引了三人的目光，应江湖问道：“什么叫人格催眠？”

盛飞羽解释说道：“我们国家没有死刑，对于一些重大恶极的只能关压，但由于这些人都是实力高强，所以常常越狱而出，继续破坏，为此有异人开发了一种神法的术法，将他原本的邪恶人格给催眠了，然后将一个善良的人格复制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就会照着这个善良的人格去行动，但在某些情况下，那个沉睡的人格会被唤醒。”

应江湖把她的话结合山贼小宝的情况，在脑中构思了一番，显得相当震惊，说道：“你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只会问为虾米的温和小宝不是他真正的性格，而是被复制过去的性格，那个喝了洒苏醒的狂暴人格才是真正的他？”

盛飞羽点点头，说道：“我想是这样的。”

应江湖想了想，说道：“当时我也怀疑，他现在的名字——鹿人甲，起得也太随意了。”

阿漂哥想到了更深处，说道：“那原来的小宝是哪里来的呢？”

炼金锋说道：“你说这小子老不长头发，是不是个和尚啊？”

应江湖解释说道：“我听说当日听他去止戈山传信，那个姓狄的上来就给了他一拳，后面钓鱼小宝还问他，为什么他打小宝，那家伙说是小宝偷了他的钱包，那个姓狄的也是怪怪的，明明长着头发，喝酒杀人吃肉样样都做，却偏偏挂着两颗佛珠，我觉得这事怪怪的，所以就放他去验证了一下。”

阿漂哥嗅到了商机的气息，要是把这消息放到止戈山，铁定又可以赚一笔，问道：“怎么验证啊？”

应江湖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打个颗七条，说道：“关你啥事啊，快打。”

阿漂哥一脸冷笑，瞬间把牌推倒，笑道：“不好意思清一色，十番，一千块。”

应江湖愤愤掏钱丢给他，阿漂哥接了钱，说道：“你不说我也能猜到，就是给他制造个什么危机，让那个姓狄的去救，刚才你让西风老二去止戈山送信，为的就是这事吧！”

应江湖瞪着他，说道：“你个这滑如泥鳅的财奴，知道了又怎样，挣不到钱气死你。”

阿漂哥说道：“我听到那个姓狄的给了小宝一拳，他流出了透明的血液。”

应江湖望着他，问道：“你想表达什么？”

阿漂哥说道：“你们听过至佛吗？”

至佛是佛国最高的精神象征，无尘无垢，无欲无求，甚至不食烟火，是世间最纯净之人。

炼金锋说道：“我看过有关佛国的记载，至佛转世后，灵魂会沉睡转世灵童体内，在觉醒之前，灵童与普通人无异。”

盛飞羽笑道：“一想到这山贼小宝这吃货是至佛，我是有点不能接受。”

阿漂哥解释说道：“你之所以会这么样，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至佛与山梨树的故事。”

盛飞羽这个外境人不知道，但应江湖与炼金锋却是清楚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至佛在成佛之前，是一个顶级的吃货——就是那种对食物有种尽乎贪婪的欲望，但凡摆在他眼前的食物，他总能一扫而光。

突然有一天，至佛在一棵树下吃了一个果实，然后就证道成佛了，终生未再进一米一水，直至坐化为肉身舍利。

佛国称那棵树为证道树，那个果实为证道果。

根据佛国的记载，那棵树不是菩提树，那个果实也不是菩提子。

至佛是在一棵山梨树下证道的，而他证道前吃的山梨树结的山梨。

……

……

而此时，山贼小宝的眼前就有一棵山梨树。

山梨树是一种低矮的灌木，应该是属于梨的一种，树干很细，有的只有粗大的树藤一般大小，所以它结出的果子很小，只有成人两个拇指并拢的大小。

这时深秋的时候，正是山梨成熟的时节，山梨树上寥落地长着几个山梨。

应江湖跟他说过至佛的故事，他不知道吃山梨会不会证道成佛，他只知道如果不吃，他就要饿死了。

他的体质非常特殊，几乎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现在又跑了一路，对他的体能消耗非常之大，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叫。

就在这时候，他闻到了一闻异香，于是跟了过来，借着月光，看到了这颗山梨树。

这是棵很细的山梨，只有一棵粗藤大小，就根应江湖说的一样。

他决定做一个饱死鬼，于是他费了很大的努力爬上了山梨树。

他吃到的第一个山梨小而酸涩，几乎就属于一口可以咬完的那种，但他的核还比较大，而且它的核异常的酸涩，所以对于山梨一般只能小口咬它的边缘，这也跟应江湖说的一样。

既然都跟应江湖说的一样，那是不是吃山梨真的可以证道成佛？

吃了一个没效果，他并不灰心，因为记载里没有说明至佛具体吃了几个山梨，所以他打算去摘第二个。

第二个山梨果实在稍远处，山贼小宝手扶着上面的枝丫，脚底缓缓地向外移了几步，眼前就要够得着山梨了。

这时候他感觉越来越晕，于是他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天，天地空明，有婆娑的光从黄叶林中穿了过来。

他望了一会天，感觉好很多了，然后重心向外移，伸手去摘山梨。

在他够得着山梨的那一瞬间，他本来看着天空的目光突然看地面，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以为是错觉，然而下一刻，他又看到了天空，看到了微暗的月光。

这时候他感觉到了旋转，当他再次看到天空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地上。

他是和山梨树的半边一起掉下来的，那树子撕裂的时候，带着他旋转着下落，在半中被一棵树的树枝挡了一下，那时候他看到的就是地面。

那树枝也只是挡了一下，随即又旋转着继续下落，转了一圈之后，他躺在了林地上的落叶里。

那时候他呆呆地望着天空，心想为什么自己都没有听到山梨树撕裂的声音？为什么自己没有惊叫起来，甚至是为什么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他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眼皮渐渐沉重，上方的光线一条变成三条，十条变成了三十条，上百条，无数条，然后这无数条渐渐拢成一道巨大而模糊的光柱。

在他晕过去之后，一个灰色的身影抱着一株海棠花从林间的阴影里缓缓走了起来。

### 第五十三章背影、阴影

山贼小宝醒来的时候，已是中午。

他一睁开眼，就看到自己被绑在山梨树上，树下还有一堆干柴，左右挣扎了会，都挣不脱。

有些丧气的他，抬起头，望向了天空。

天空碧蓝如洗，一朵云都没有。

他的正上方一片空旷，所以一抬眼便看到了明媚的秋阳。

光线有些刺眼，耀得他睁不开眼，他只好低下头，朝前方望去。

秋意深深，林叶半落，阳光穿过了密林，落在地上。

从他这个角度望去，那些落下的光线有种疏落感。

在他视线的尽头，林深影重，有一个人影，微微抬头，望着天空静静而立。

那里的光线有些暗，山贼小宝看不清那人的脸，但他知道那人是知。

他怀中的海棠，在秋叶落尽的时候，仍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季海棠看着左右挣扎的山贼小宝，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无尘无垢之心，无水无质之血，传说中的至佛转世灵童，竟是一个小山贼。

他是一个和尚，一个想成佛却不断破戒的和尚。

他是一个医生，一个想救人却不断杀人的医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觉得两人有些像。

他不知道山贼小宝是做了几分的和尚，亦如他不清楚，他这个医生是做了几分的医生。

或者连一分都没有吧！

但一分，也比他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医生好。

他小时候见过的医生，全都是披着天使外衣的金钱主义者——在那些医生眼中，每一条生命都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对应的价码，所以富有的人，总是优先得到救治，贫穷的人就只能跪在风雪里，风雪里等待着医生有时候突发其想的怜悯。

他目睹了很多这样的场面，医生无情的甩开贫穷的求医者的手，登上富贵人家的马车，当他们下车进入豪华府邸的时候，俨然又是一幅悲天悯人的济世良医的面孔。

那时候他对着那些虚伪的面孔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无论贵贱与贫穷，平等的对价每一条生命，同时让那些把治病当作生财之道的人渣得到相应的惩治。

这个理想，他五年前就做到了，他让百里城的病人不再生病，那些无良的医生也因此失去了工作，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然后他觉得他的理想不应该只在百里城，而是在所有阳光所能照得到的地方，都没有病人再受病魔所折磨，再也不会有人因病致贫。

然而这天下比百里城大得多，病症也比百里城见到的难得多，他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希望进入南宫世家进修医道。

南宫世家是两境公认的最好的医道世家，因为某种缘故，本家已经于多年前覆灭了，他只找到了南宫一脉的分支。

南宫一脉入门的条件却非常严苛，那就是找到传说中能生死人肉白骨的冥月海棠，于是他就此踏上了寻找冥月海棠的路途。

南入巫教，北游溟渊，西至三途河，足踏万里，终于在三途河以西找到了冥月海棠，并用自身的血液饲养了他。

这时候，他听闻百里城爆发了瘟疫，于是赶回来救治，但他赶到的时候，瘟疫已经被压了下去，传说是南宫世家本家的少年压制下去的。

看着百里城的人称颂那名医生的时候，他感到很失落，为此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城里还是陆续有病症发生，于是他接着治疗，虽然后来的病症更为复杂，但他用冥月海棠夹在药物里医治的方式，似乎格外的有效，不管多难的病症，都能够治好，由此他获得了更多的荣誉。

但在那不久之后，被他医治好的病人，竟然逐个的离奇死亡，那些死者共同的特点都是被人抛开了心脏，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与谩骂。

他想证明这一切只是巧合，但每一次的证明都是证明了原先的质疑而已，于是他背上了一个被诅咒的医者的骂声。

每一次在失去意识前，看到的都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所以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他都在追逐着这个看不见的背影。

终于在不久之前，他探知了百里山那最神秘的第三人竟然是位炼药的，他这才有了方向。

也就在那时候，七脉守护者的西门缜死了，百里城风云聚集，这时候来了一个卖药的七分道士，于是他想一探虚实，也就在那里与西门纤纤重逢了。

当得知有人攻打止戈山的时候，他选择了陪同上山，因为他知道只要有战斗的地方，必然有伤亡，在生死之间，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要接受他的医治了。

医治的伤者越多，抓住杀人者的机率就越大，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正如他想的一样，虽然人们碍于诅咒，但仍有二十多个重伤者接受了他的医治，这也就意味着，他有二十多次的机会。

于是在第二夜，他终于追逐到了那个似乎永远的看不到的背影——七分道士。

牺牲了这么多人，只为见到那个背影，这样做是否值得？

他早已不去想，活在阴影里的人，迟早都要被阴影吞噬。

至少在被吞噬之前，他要把七分道士拉下地狱。

他已经给了七分道士足够多的时间，找到这里。

他相信这时候，七分道士已经到了，只是还躲在某个角落，等待时机。

他决定不给他准备的机会，朝着林子四处，喊道：“”

“我在山梨上涂了血变之毒，如果在半个时辰内没有让海棠吸引他的血，他就会血枯而亡，你将永远得不到冥月海棠之果。”

林中没有任何回响，但却引来了山贼小宝强烈的抗议和质问。

“为虾米要在山梨上涂毒？为虾米海棠要吸小宝的血？为虾米小宝会血枯而亡？为虾米他会得不到海棠之果？为虾米小宝不知道虾米是海棠之果？为虾米小宝不知道为虾米……”

等了许久，山林中还是只能山贼小宝为虾米为虾米的质问声，七分道士仍然没有出现。

季海棠有些心生不奈，点燃了火把，朝着山贼小宝走去。

山贼小宝感知到危险，求生本能爆发，挣扎着大喊道：“救命哦，要死人了哦！”

一个人身影从林子深处的阴影走了出来。

……

……

单身客栈里，麻将仍在继续。打到天亮的时候，应江湖与炼金锋输得有些凄惨，阿漂哥与盛飞羽二捆二，于是准备收桌开业。

应江湖自然不让，阿漂哥又坚持开业做生意，几经谈判下来，应江湖决定让盛飞羽下桌去打理客栈生意，并让山贼小弟们全全听她指挥。

盛飞羽下桌，三缺一自然不好打，于是阿漂哥建议把钱百万拖上桌来，炼金锋与应江湖表示坚决拥护这种英明的决定。

钱百万被应江湖揍过一顿，哪里还敢赢他的钱，只好一路输到底。

后面的牌局就变得很有意思了，百里城三大神棍痛宰两境知名富二代，大家赢得高兴，自然都不想散桌，早餐与中午饭都是在牌桌上解决的。

大家打得比较开心，于是又继续起山贼小宝的话题。

阿漂哥说道：“你这是把山贼小宝往火堆里推啊！”

应江湖叹了口气，说道：“谁叫他好死不死，被那个佛珠男打出鼻血来，让人发现他的无色无质血脉。”

阿漂哥望着他，说道：“当时你又不在山上，你怎么知道他的血液是无色无质的？”

应江湖也望着他，说道：“你不也不在，那不是也知道了？”

两人沉默的对望着，试探着彼此的心思。

客栈内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吃饭吹牛的人自觉地压低了声音，百里城三大神棍之间的对峙，谁与不敢打破。

钱百万有些紧张，举起的牌不知道要不要打下去。

炼金锋看到了他的牌，赶紧抢了过来，然后说了声碰。

沉默被打破了，应江湖与阿漂哥两人各自笑笑，仿佛都看透了彼此了心思，然后继续打牌。

诸人松了口气，果然神棍间的对峙，只有神棍能打破。

炼金锋忽然说道：“为什么丰都燕家会突然对冥月海棠之果感兴趣？”

阿漂哥看向应江湖，如果说有一人知道原因，那无疑只能是他了。

应江湖耸耸肩，说道：“我也不知道啊！”

阿漂哥与炼金锋听到这话，颇为失望。

钱百万默默了出了颗八条，好像没什么反应。

三人的目光同时落到了他的身上，异口同声地道：“你知道。”

钱百万吱吱唔唔地道：“我……我不知道。”

炼金锋放下了扇子。

阿漂哥卷起了袖子。

应江湖举起了板凳。

钱百万吓得瑟瑟发抖，指了指周围的人。

应江湖闻言朝周围瞪了一眼，除了盛飞羽，其他围观的人瞬间散到三丈外。

钱百万压低了声音说道：“你们听过芦苇镇吗？”

应江湖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说道：“听说还问你吗？”

钱百万无奈，只好如实招来，说道：“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只听过一句谚语：子川末，芦苇香，芦鸦一刃，燕山云泣，魔子殇。”

应江湖诸人显得相当震撼，丰都谷的燕家是三途河几大势力之一，失觉魔人双子一文一武，左丘明以剑拜谒端木飞云后，大魔子燕云山活动极为频繁，以其心狠手辣驰名两境。

但不久之后，盛名一时的大魔子猝然归隐丰都谷，从此再为消息，原来是被人打伤了。

炼金锋甚为惊讶，说道：“传闻大魔子刀法已臻上武之境，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将之挫败。”

钱百万解释道：“不是挫败，而是武脉尽废，四肢不遂。”

应江湖感慨说道：“怪不得这只大胸燕会突然对冥月海棠感兴趣，原来是看中了生死人肉百骨，续四肢的功能。”

炼金锋忽然担心起山贼小宝来，说道：“那山贼小宝岂不是很危险？”

应江湖想了想，说道：“丰都有凶燕，至佛会没有守护者吗？”

阿漂哥怔了怔，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佛国记载，至佛转世后，灵魂会沉睡转世灵童体内，在觉醒之前，灵童与普通人无异，为了保护至佛成长，佛国会安排一个守护者。

他想起一个人来。

### 第五十四章猝不及防的一刀

从阴影里走出来的人，是狄败青。

季海棠望着他，脸色顿时变了，微张着嘴，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山贼小宝亦惊呼出来，叫道：“佛珠男救命啊，小宝要成红烧小宝啦！”

狄败青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指着他大骂道：“小宝小宝个屁，自己是谁都忘了，还有脸在这叫，真会给佛国十一山丢脸。”

山贼小宝茫然问道：“为虾米小宝小宝个屁？为虾米小宝忘了小宝？为虾米会给佛国丢脸？”

狄败青忍不可忍，从怀中取出一个红透了的柿子，朝他脸上砸去，砸得他满脸开花，骂道：“你要再虾米你一下，我就让你变成烤虾米。”

山贼小宝果然不再叫唤，但绝不是因为狄败青的恐吓，而是他忙着舔脸上的柿子。

狄败青捂着脸，觉得真是丢人丢到佛国十一山去了。

季海棠盯着他，问道：“怎么会是你？”

狄败青也觉得有些感慨，说道：“我也没想到会是你，一个宣扬济世救人的医生，竟然沦落到出卖自己的病人，绑架儿童的地步，真是高尚的情操，枉得纤纤这么相信你。”

季海棠更为愤怒，因为他想到了西门纤纤对狄败青与柴桑的那种依赖，说道：“那些人本来就是要死在一夜风雨手中，我还未他们争取了一天的生存时间。”

狄败青怔了怔，说道：“意思他们还要感谢你了？”

季海棠铁青着脸，说道：“难道不是吗？”

狄败青点点头，说道：“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打算送你下去，让他们亲自感谢你。”

季海棠知道自己不是狄败青的对手，赶紧退了几步，然后朝四周看去。

一片空林，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动静。

季海棠脸色变得更为慌张。

狄败青望着他，说道：“如果你等的是燕悲欢，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季海棠闻言大惊失色，知晓对方一定做了什么手脚，说道：“你这卑鄙小人。”

狄败青笑了笑，说道：“要论卑鄙二字，我还真是不敢与你相提并论。”

季海棠还想争辩什么，却见狄败青脸色骤然一变，怒目圆瞪，说道：“若不是看在纤纤面上，我定会杀了你，现在滚吧！”

狄败青向前走来，狄败青取出小刀割断绑着山贼小宝的藤蔓。

季海棠眼睁睁地看着，不敢上前阻拦。

山贼小宝挣掉藤蔓，欢喜着朝狄败青扑来，以感谢他救命之恩。

狄败青看到他一脸柿子泥，直接一巴掌把他拍到土里，说道：“把脸擦干净。”

山贼小宝非常委屈，心想我这一脸还不是你弄的。

狄败青知道他在想什么，瞪了他一眼。

山贼小宝赶紧用树叶擦掉脸上的柿子泥，然后爬了起来，望着季海棠问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季海棠楞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狄败青催促道：“还问什么问？快走啊！”

山贼小宝问道：“去哪里？”

狄败青说道：“当然是带你去看病。”

山贼小宝问道：“为虾米要带小宝去看病。”

狄败青不耐烦地道：“因为你有病。”

山贼小宝怔了怔，竟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茫然地向前走去。

狄败青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仇百里挡住了狄败青前走的道路。

山贼小宝不急反应，贴面撞到了他。

狄败青伸手到后面拍拍山贼小宝的头，说道：“跟着我。”

山贼小宝抬头看着他的背影，眼神变得有些空洞。

狄败青没有看到这一幕，因为他的眼中，只有仇百里。

仇百里者杀百里。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狄败青不敢半分大意，伸手握住了紫金小刀。

仇百里亦缓缓抽出他那口杀人的刀。

忽然间，他停了下来。

因为狄败青的手落到了地上。

一柄匕首从后背，刺进了他的腹部。

这猝不及防的一刀，来自山贼小宝。

狄败青转过头去，看到了山贼小宝空洞无物的眼神。

仇百里侧目望去，看到了季海棠逐渐裂开的笑容。

鲜血从狄败青的后背，染了半身腥红。

山贼小宝空洞无惘的眼睛里，忽然流出泪来。

他一桩树一般立在那里，脸上充满了悲伤的表情，没有再刺出第二刀。

秋阳旷照，天清地宁，林中一片安静。

季海棠裂开的笑容，变得扭曲，然后爆发出难以抑制的笑声，如猛兽撕破牢笼，打开了林中的安静。

“你没想到还有这一招吧？”

他望着狄败青的背影，说道：“本来不是为了对付你的，你自己找死，那就怨不得我了。”

狄败青没有说话，甚至不曾回头看他一眼。

季海棠更为愤怒，正要说些侮辱刺激他的话，却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本来是用来对付我的吗？”

这声音从林子深处传来，寂寥而淡漠，陌生而又熟悉。

季海棠惊诧转身，看向林中，林叶沙沙而响，灰色的道袍轻轻飘动，七分道士缓缓从林中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七分道士望着四周的场面，感慨说道：“真是热闹啊。”

季海棠脸色顿时变得无比惨白，失去了对付七分道士的手段，燕悲欢又迟迟不来支援，这时他的心已经乱了。

七分道士见他四处打张，决定再打击他一波，说道：“如果你在等燕悲欢，那可能她暂时来不了了，因为青思阁的掌门已经把她堵路上了。”

季海棠失魂落魄地坐到了地上。

七分道士用一种充满同情的目光望着他，说道：“说实话，你做出这些事情来，我竟然一点也不意外。”

季海棠怒喝道：“我变成这样，这是谁逼出来的？”

七分道士觉得更可笑，说道：“自己吃了屎，却非要说是我逼你吃的，那我现在劝你放下屠刀，给山贼小宝解药，给这个佛球男治伤，你会吗？”

季海棠说道：“别假腥腥的装好人的，先前死去的九十八人，难道是我杀的？”

七分道士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季海棠闻言立即暴走，飞身朝七分道士扑来，誓要与他同归于尽。

七分道士神色淡漠，完全没将他放在眼内，轻轻飞起一脚，踢中他的小腹，把他踢飞数丈。

季海棠如断线风筝，在空中划出一道孤线，然后重重着地，捂着肚子在地上不停的翻滚着，显得痛苦极了。

七分道士见他这模样，忽然厉声问道：“你究竟是谁？”

“那你呢？你又是谁？”

仇百里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七分道士转身看向仇百里，神情平静，说道：“你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

仇百里神情淡漠，说道：“拐弯抹角是应江湖的风格，不是我的。”

七分道士问道：“那你的风格是？”

仇百里没有回答，再次摸住了刀柄。

七分道士也取出了一柄手术刀。

秋阳下，缓缓抽离出鞘的刀光，变得有些闪烁。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我说……你们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伤者吗？”

狄败青忍着刀扎的痛楚，说道：“好歹这里也有两位医生。”

紧张的气氛被他这么一搅，无疾而终。

仇百里想起了应江湖交待的任务，把刀收回鞘中，说道：“应江湖说了，让你把海棠花的果实带回去，不然就杀了你。”

七分道士看了山贼小宝一眼，感慨道：“真是个无情的组织。”

狄败青苦笑道：“我最有情有义了，帮你挡了一刀。”

季海棠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道：“那真是谢谢你了。”

说完他句话，七分道士轻轻一推，狄败青便倒在了地上，匕首也从他的后背抽了出来。

狄败青赶紧捂着伤口，不让更多的血流出来，大骂道：“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

七分道士一脸白目地道：“你安心躺好，我会让你最后一个死了。”

狄败青很认真地想了想，竟然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安心躺着。

七分道士不再理他，而是抢过山贼小宝手中的匕首，丢到一边，啪啪在他脸上打了两巴掌。

山贼小宝没有任何知觉，眼中空洞无物，泪水早已风干，宛如木头一样立在那里。

七分道士转眼朝着季海棠望去，眼中带着愤火，说道：“你可知道你在坐什么？”

季海棠立起头来，忍着头痛，阴森笑道：“他的血液正在一点点血变，你要的海棠花果实，只怕是水中捞月了。”

七分道士回头朝仇百里看去，说道：“你可听到了，要是应江湖得不到冥月海棠的果实，那可怪不了我。”

仇百里明白他的意思，淡漠地道：“应江湖说了，在海棠花结果之前，他还不能死。”

七分道士对这个结果很是失望，叹了口气，朝着海棠花走去。

海棠花叶绿如夏织，在风中徐徐而动，七分道士望着海棠花感慨道：“这么美丽的植物，被血腥染满，真是可惜了。”

“去你娘的，装什么烂好人。”

季海棠忽然着抓那掉落在地的匕首，从七分道士背后扑来。

七分道士听到声音，回头时正好看到了季海棠飞起的样子，但他没有想要躲开。

仇百里骤然掠起，化成一道残影，从后面踹飞了季海棠。

季海棠再度扑倒在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落在地上的黄叶里。

仇百里像看死狗一样看着他，说道：“要不是应江湖说还让杀你，你已经死了。”

“何必呢？”

七分道士感慨一声，抱着海棠花朝着山贼小宝走去。

### 第五十五章秋意浓，海棠盛

七分道士走到山贼小宝身前，放下海棠花，蹲下身来，在他眉心点了一下，山贼小宝立时失去了意识。

他给山贼小宝喂了一颗药后，开始剥山贼小宝的衣服，露出一个肥嘟嘟的胸膛，七分道士摸了摸，还挺热乎，心律也比较齐，感慨说道：“小宝啊小宝，这事你可别怨我。”

七分道士拿出了手术刀，在山贼小宝胸膛前划了一条浅浅的血痕。

无色无质的透明血液缓缓流了出来。

看到这画面，仇百里显得震撼，惊叹道：“至佛之血，居然是真的。”

七分道士用手指沾了下血液，本应无色无质的血液，此时却显得有些黏稠，眉头拧了起来，说道：“果然血变了。”

他掏出一粒清血丹，灌入山贼小宝口中。

过了片刻，他又沾了下血液，果然变得清澈了。

“至佛之血果然了解，这自净能力太强了。”

七分道士见血液净化的差不多了，便开了一条更大的血口。

霎时间，那道血痕突然喷出一道血雾，在秋阳下瑰丽成霞，然后洒在了海棠花上。

海棠沾血即吸，没有沾到的瞬间升华，在秋阳下凝成一片腥红异像，朦胧一片，宛若盛开的七色花朵。

冥月海棠吸血顿生异变，原来郁郁葱葱的海棠竟缓缓的开出了一朵血色的花蕾。

从长出花蕾到花朵绽放的过程只持续了一刻的时间，见证了这一切的七分道士眼中闪烁着莫名的情绪。

这株海棠花不知沾过多少鲜血，但除了季海棠的血液外，从来都是排斥，而不是吸收，如今不止吸引了山贼小宝的血液，还开出了花朵。

这时的七分道士既不因见到开花而狂热，也没有因看不到结果而失落，而是一种极端冰冷的漠视，似是漠视这一条即将逝去的生命，又好似对这株生死人肉百骨的海棠花漠不关心。

“血流一道，花开一朵，看来这点血量并不足以使这一盆海棠花开。”

七分道士看着这浅浅的血痕与花朵，心想这花朵的数量应该是与吸引的血液有关系的。

或许是失败太多次的缘故，他没有抛开山贼小宝的胸膛，让海棠花吸引更多的鲜血，而是伸手去摘那朵绽放的海棠花，准备先研究一番。

然而就在他摘下海棠花的那一刹那，花枝上的既然涌出一道绿红色的汁液，沾到他的手上，顿时他仿佛被一股炙热的炎流侵入皮肤之中，脉着血液逆行而上。

到了颈部的时候，他明显的感觉血管似崩开了皮肤，然后到脸上的时候，脸上布满了网格般的血纹，并快速上侵入脑部。

七分道士立即取出手中刀，沿着左耳上行过眉心，然后下行至右耳，划出一道血痕，以此阻断那股逆流上流至脑部。

上断之路被阻，全数汇聚在那一道血痕上，从那里流出了赤绿色血浓，而他的脸上的网络纹变得更加炙热。

七分道士立即服用了一粒药丸，那炙热的痛楚得以稍稍消减，但血管却不断膨胀并凝结，好似要裂开一般。

七分道士当机立断，他用手术刀在其中一道血纹凝结处划了一刀，顿时那些血纹如同树皮般炸裂开来，面上如同毁容一般，变得狰狞至极。

与此同时，大脑有一种头疼欲裂的感觉，他抱着头，感觉视线有些模糊，周围的声音开始交杂重迭在一起，仿佛耳呜一般。

一个踏着落叶的沙沙声，从四面八方而来，但他分不清楚在哪里，于是他抱着头逆行寻找。

七分道士感觉脑中一片模糊，他使劲摇摇头，却发现周围的影像开始重叠，一个变成三个，三个变成无数个。

看到这一幕，仇百里也显得有些心惊，问道：“老三，你怎么了？”

七分道士没有反应，但他却听到了一句轻描淡写的冷笑。

季海棠从地上缓缓爬了起来，说道：“关心好你自己吧！”

仇百里怒极，却发现自己全身麻痹，动弹不得。

季海棠没有与仇百里纠缠，越过了他，来到七分道士身前，冷漠地笑道：“没想到吧？”

七分道士这时情况稍好了些，望着他笑了笑，说道：“跟你谈卑劣，简直是侮辱了这个词，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季海棠没有被他激怒，平静说道：“为了杀你，我不惜坠落成魔。”

七分道士闻言只是笑笑。

季海棠用一种充满仇恨的眼神看着七分道士，说道：“这三年里，每一次从噩梦里醒来，都只是看着你那模糊的背影，你那团模糊的背影成了我走不出的阴影，所以我发誓，哪怕这颗良善之心坠落无间，也要把你拉下地狱，如今我终于可以走出这阴影了。”

“良善之心？”七分道士用一种耐人寻味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问道：“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这种错觉？”

“我用医术将一城的病人从那些食人肉寝人颇的医生手中解脱出来，这让他们得到相应的惩罚，这不是良善之心？”

七分道士说道：“把一部分人拯救出来，然后把另一部分人推进深渊，这不叫正义，也不叫良善，而是报复。”

季海棠吼道：“作了那么多恶事，难道他们不该得到的惩罚？”

七分道士平静地道：“问题是，那样的惩罚过头了，过了头的正义，就不是正义。”

季海棠冷笑道：“你一个连续三年的杀人魔，有什么资格评判正义？”

七分道士看他这样子，比自己还要疯狂，觉得有些可笑，于是他问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三年前的那场疫情是怎么爆发的吗？”

季海棠摇了摇头，当年的事并不是他直接参与的，所以他并不知道。

“当年那群被你迫害到生存边缘的医生，回想自己的一生，心想自己救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竟然落了入身败名裂，穷困潦倒的地步，所以他们决定报复这城里的人，于是他们合力研发了一场疫病……”

七分道士平静地解释了当年疫情的使末，季海棠听完后有些震撼，竟有些难以置信。

更准确的说，是不愿相信，因为照这个说法，那这场疫变的源头就是他了。

“不，我不相信……”

七分道士看穿了这一切，问道：“是不相信这个事实，还是不相信你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季海棠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七分道士说道：“我调查过那件事，一个濒死的医生告诉我的。”

季海棠一开始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但片刻之后，他已经找回了自己正义的立足点。

“就算如此，那也是他们本心的恶念所致，如果他们不分贵贱的医治百姓，我又怎么会迫害他们，说到底，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应有的惩罚，而心生报复。”

“因为他们是恶人，所有你有绝对正义的立场，你有理直气壮的迫害他们的理由，而他们也不应该心生怨怼，不应该挟怨报复？”

“难道不对吗？”

“是啊，问题是你见过不会挟怨报复的恶人吗？”

季海棠有些语塞，不知道什么回答这个问题。

七分道士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像你这般自许良善的人，为了引我出来，可以牺牲止戈山上二十几条人命，甚至可以牺牲这不过十岁的孩童，那你凭什么不允许恶人挟怨报复呢？”

季海棠内心的正义被这句话深深地动摇了，竟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

七分道士以为他会就此失志，没想到季海棠消沉片刻后，他重新抬起头来，目光竟然变得更加凶狠，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

“不重要了，去死吧！”

季海棠呼喊着，发了狂一般的扑向了七分道士。

七分道士一声冷笑，手术刀朝着旁边的海棠花掷去，誓要将那花茎斩为两段。

“不要……”

季海棠料所未及，舍了七分道士朝着那株海棠花扑了过去，同时伸出手掷出一个药瓶，把那手术刀击偏了半分。

失之毫厘，切断了枝上的几片叶子，季海棠知道他还会出刀，立即把抱住了海棠花。

果不其然，七分道士出了第二刀，并射中了季海棠的后背。

季海棠爬起来，抱着海棠花走到了前方的树下，把花放在树后，自己转过身来，靠着树对着七分道士。

七分道士捂着流血的脖子，强忍住脖子以及面部传来的剧烈疼痛，但身形已然有些飘忽，总有种下一步就会跌倒的感觉。

季海棠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几次挣扎着想站起来，但都没有成功，七分道士那一刀，同样有毒。

他坐靠着树，视线变得模糊起来，七分道士艰难离去的背影，内心充满了不甘，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

虽然他努力告诉自己保清醒，一股沉重的困意，像一座山一般的压着他。

七分道士的背影从一道模糊成了三道，五道，然后就数不清了。

回忆着这三年来，无数次这样的模糊离去的背影，内心的屈辱感被无限的放大。

也不知是什么力量，让他还有力气举起小刀，朝自己的手臂刺了一刀。

剧烈的痛楚，屈散了那股困意，他挣扎了几下，终于站了起来。

凭着一股恨意驱使，他朝七分道士离开的方向缓慢地走了过去。

七分道士已经动弹不得，只要他一刀下去，所有的仇恨便可以了结。

便在这时，山贼小宝忽然醒了过来，看到自己胸前有一道血口，又看到季海棠扬起了刀。

山贼小宝误以为那一刀是季海棠划的，顿时大怒，朝他打出一拳，季海棠再次横飞出去，跌在海棠花旁边。

“要你伤害小宝。”

山贼小宝气嘟嘟地叫嚣着，准备上前继续教训他，只是他刚走了两步，突然就扑到在了地上，再度陷入了昏迷。

在场的人，不是躺着，就是站着不能动。

这时候，西门纤纤与燕悲欢，分别从林子的两头走了出来。

### 第五十六章被诅咒的海棠花

燕悲欢停下踏着落叶的脚步，抬头看着天空。

天空被密林遮住了，只看到无数条从泛黄的林叶间洒落下来的参差不齐的秋光。

秋光下的人，姿势与神态各异。

狄败青平躺站在秋叶里，抬头看着天空。

山贼小宝以面着地，昏睡了过去。

七分道士艰难地站着，满脸皆是暴起的血络，不时抬头看看天。

仇百里背对着她，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季海棠依着树，望着缓步走过仇百里身边的西门纤纤，神色很是复杂，不知是喜是悲。

西门纤纤却没有看他，而是望着狄败青，问道：“小狄你没事吗？”

狄败青摇摇头，苦笑说道：“只要不动，血就不会流出来。”

西门纤纤放下心来，看向了燕悲欢。

燕悲欢的眼里却只有海棠花。

海棠绿如夏织，叶上花朵在风中绽放，在风里摇曳，花色万千，在秋阳里极尽绚烂。

燕悲欢神情专注，在交缠的花朵上，极力找寻着传说中生死人肉百骨的海棠之果。

她找遍了所有花朵，却没有看到一粒果实。

海棠花开，却没有结果。

燕悲欢有些恼火，望向了季海棠，说道：“你敢欺负我。”

季海棠指着山贼小宝，说道：“它需要更多的血。”

看到这一幕，西门纤纤想到了止戈流那一夜的事情，到了这时，她才相信止戈流那近三十条人命，与季海棠有关。

西门纤纤眉头一点一点皱起，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季大哥，尽管别人说了很多次，但我一直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季海棠低下了头，不敢看她的眼睛，低声说道：“纤纤，对不起。”

西门纤纤说道：“那是近三十条的人命啊，甚至还有十来人与你并肩战斗过。”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神情悲伤，眼睛迷惘，声音有些颤抖。

季海棠指着七分道士，说道：“每一个中了海棠花诅咒的人，都逃不过他的魔掌，他才是罪魁祸首。”

七分道士看着他，说道：“我是罪魁，你是帮凶，而且是自愿的帮凶。”

季海棠脸色变得很难看，说道：“那又如何，为了杀你，我不惜坠落成魔。”

七分道士觉得这句话真搞笑，说道：“什么坠不坠落的，说得自己原本很高尚似的。”

季海棠气结，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跟一个算命的人比口才，只好望向燕悲欢，说道：“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拿到海棠花果实。”

燕悲欢没有说话，七分道士不肯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很早就有过这个想法，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她害怕失去海棠结果的关键，现在海棠花开，她可以重新思考起这件事。

七分道士知道燕悲欢是真的想杀了自己，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仇百里说了一句话。

“现在已经少了山贼小宝，你再把老三杀了，我们这百里七人众，就成百里五人众了。”

燕悲欢冷笑道：“我丰都燕家，何曾把你们这小小的七人众放在眼里，现在我在考虑是不是连你也杀了。”

仇百里叹了口气，艰难地转过身来，对七分道士说道：“看来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我们两了。”

七分道士苦笑道：“看样子就是这样，六个人最有战斗力的两个，都不在我们这边。”

仇百里认真地道：“所以你要给我解毒。”

七分道士问道：“你觉得他们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仇百里看看西门纤纤，觉得她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于是看向燕悲欢，说道：“老六，让你的同伴给我解下毒可好？”

燕悲欢没有说话，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仇百里感慨说道：“敢于背叛，是拥有不怕被对方报仇的底气，这句话说得果然有道理。”

燕悲欢也觉得有道理，不自觉地点点了头。

仇百里笑了笑，然后迈出了第一步。

燕悲欢脸色微变，朝着季海棠望去。

季海棠面如寒铁，惊叹道：“你竟然能解我的毒。”

仇百里悠闲地朝七分道士走去，说道：“应江湖早就算准了这一切，所以事先给了我解药。”

季海棠问道：“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下的是哪种毒。”

仇百里停在七分道士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说道：“谁叫我们老三手段高超呢？”

七分道士苦笑着，什么也没说。

仇百里没有再理会季海棠，转而对七分道士说道：“现在该办应江湖交待的最后一件事了，虽然你不全群，但请你配合一下任务。”

七分道士望着他，问道：“怎么配……”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在他眼前，闪过了一道刀光。

那一刀从下而起，向上斜抽，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这是一记完美的拔刀斩。

刀起到势穷，只是一瞬之间，这是必杀的一刀。

七分道士仍是躲过了，因为那口刀在空中停滞了一瞬。

这自然不是下手者慈悲，而是七分道士用手术刀挡住了。

然而短而细的手术刀，并没有挡住那口杀人的刀。

杀人的刀快而锐，手术刀挡之即断，朝着他的胸腔划去。

然而这一刀没能断他砍成两断，因为七分道士借着刀势那一滞，向后滑退。

刀势虽未取命，但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一条不可抹灭的伤痕，一道血痕如飞练般洒在秋阳里。

所有人都惊呆了，张大了嘴，望着仇百里。

这杀人的一刀，正是出自仇百里。

七分道士落在地上，抬起头来，望着仇百里，没有说话。

仇百里淡漠地道：“胡乱冒充别人，可是会送命的。”

燕悲欢怔了怔，有些不理解这番话，直到她看到了西门纤纤的手，然后豁然开朗。

不知何时，西门纤纤已经握住了剑柄，脸上写满了愤怒。

七分道士竟然和西门纤纤是一伙的，这是何等惊人的事实。

燕悲欢十分恼火，原本以为步步为营，却不料把应江湖与西门纤纤两方玩得团团转。

仇百里收了刀，没有继续进逼，转而对燕悲欢说道：“虽然你背叛了，但应江湖叫我救你一次，现在你可以重新思考立场。”

燕悲欢明白他的意思，这既是讨人情，也是谈合作，她没有即刻反应过来，因为一切未免太震撼了。

季海棠不能接受这一切，指着七分道士，惊叫道：“不可能的，我亲眼看到了你抛开了青思阁弟子的心脏。”

经过这么多努力，牺牲了这么多人，终于看到了那个看不到的背影，现在的一切，无异于是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七分道士捂着伤口，艰难地解释道：“我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心脏也已经被剖开，我只是想看看那里面究竟有什么，让杀人者执意要剖开心脏。”

季海棠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试着去接受这个事实，但他无论如何他都接受不了，于是他望向西门纤纤，希望她能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西门纤纤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季大哥，七分道士是我的朋友，两年前的瘟疫就是他平复的。”

听到这句话，季海棠下沉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

西门纤纤叹了口气，解释道：“当时我并不知道好友在山上，但我知道时，你已经失踪了。”

这里的好友指的自然是七分道士。

季海棠怔了怔，望着七分道士问道：“那你为什么要冒充他？”

七分道士望着仇百里，说道：“不如你来解释好了。”

仇百里很乐意做这件事，解释道：“那日他在单身客栈门口卖药，应江湖却误把他当成老三，前去搭讪，他会为这一个可以打入百里七人众内部的机会，所以有了后面的故事。”

季海棠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陷入了沉默。

七分道士问道：“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

仇百里摇摇头，说道：“老三是百里七人众中最神秘的存在，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但我想应江湖应该是清楚的。”

七分道士怔了怔，然后称赞道：“见一叶而知秋，佩服佩服。”

他确信自己没有记错，客栈那一次，是他和应江湖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也就是说，应江湖端出豆浆出来，看到他的那数刻之间，便想到了一连串事情，并设了这么一个局让他来钻，这份心思简直深沉得可怕。

仇百里看着这些的人表情，觉得心理平衡了，事实上当应江湖把这个任务抛给他，跟告诉他一切的时候，他也是这也这般表情，原来当傻子的并不止他一个。

他想到了应江湖给的任务，望着季海棠说道：“应江湖让我告诉你，有些背影你看不清追不到是有原因的，有时候光用脚去追不行，还得用脑子去想，去往深处想。”

季海棠的那张苍白的脸，一点点变得通红，这句话的羞辱性实在太强了，他不知如何去接这句话。

仇百里笑了笑，转身看着燕悲欢，问道：“现在你可考虑好了，再一次与我们合作？”

燕悲欢迎上他的目光，说道：“有两个条件。”

仇百里心想后台硬了就是有底气，这时候还能提条件，问道：“什么条件？”

“第一我要见到老三。”

燕悲欢指着西门纤纤诸人，继续说道：“第二我要这些人都死在这里。”

仇百里望着燕悲欢身后的林子，忽然笑了起来。

燕悲欢怔了怔，却瞥见季海棠震惊的模样，然后回头望着，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林子深处，那些光照不到的角落，不知何时起，出现了一个黑影。

### 第五十七章于秋阳里起青萍

林深影重，虽是一片晴空，但那人却似站在黑暗里，只看到一片阴影。

季海棠张大了嘴，却失了声，多年折磨的阴影，追逐几回，见到的仍是这样的阴影，巨大的震撼似得他楞在了原地。

“走。”

狄败青忽然一掠而起，把山贼小宝甩给七分道士，自己挡在了仇百里的前面。

七分道士接住山贼小宝，转身就跑。

这时候容不得半分犹豫，山贼小宝毒变昏迷，他与狄败青皆是重伤，只能西门纤纤能全力一战，而百里七人众三人皆是满状态，留下了只有死路一条。

燕悲欢朝着仇百里喝道：“仇老五你还楞着做什么？”

仇百里没有理会，而是对狄败青说道：“还记得当日我问你的问题吗？”

狄败青想了想，说道：“当多方立场冲突时，谁的正义是正义？”

仇百里点点头，说道：“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吗？”

狄败青说道：“愿闻其详。”

“能活下来的，并把自己的正义对别人洗脑的人，便是正义。”

说完这句话，仇百里扬起了杀人的刀。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狄败青暂时只听懂了第一层——活下去，于是他抽出了腰间的紫金小刀，死战就是唯一的选择。

虽然还有别的选择，但他不愿作这样的选择，他不能丢下纤纤。

这时候，西门纤纤给了他第二种选择。

“小狄，你也走。”

狄败青怔了怔，望着她问道：“纤纤，你说什么？”

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多余，因为他知道西门纤纤说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西门纤纤朝他笑了笑，说道：“一夜风雨入侵那一夜是你保护了我，现在换我保护你了。”

狄败青嘴角上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简单直接，这才是他欣赏的纤纤。

“我觉得让你欠我有意思些。”

西门纤纤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你的责任是小宝，。”

狄败青微怔，想到了山贼小宝对佛国的重要性，只能把心一横，说道：“你一定要活下来。”

西门纤纤说道：“人各有命，我不会这么轻易死的。”

狄败青不再矫情，转身便走。

仇百里的杀人刀，拖着地，缓缓地跟了上去。

西门纤纤想要阻止，但燕悲欢已经挡住了她的去路。

燕悲欢站在了西门纤纤三丈的距离，拔出了鞘中的刀，斜指着西门纤纤。

入侵止戈流那一夜，她看过西门纤纤出手，了解到除了止戈山施展的那几式外，西门纤纤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杀招。

而那几式虽然惊艳，但丰都谷的刀也不是凡属，三途河本是这世间最恐怖势力的聚集地，丰都谷名列其一，自非凡属。

西门纤纤握着剑，看着她手中黑直的长刀，露出了凝重之色，这应该就是三途河燕家的刀。

世间刀型百态，唯有三途河的燕家最为特殊，燕家取剑身为刀型，去其一锋，以剑之单锋为刀，这是燕家的标志。

二十年前，失觉魔人走出三途河，杀入六道奇人行列中，用的便是这种刀。

西门纤纤内心虽然震撼，但仍能保持平静，她现在用的是青渊剑，百年之器，绝代名锋，从兵器上并落占下风。

“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但看你的神情，却好像我杀了你姥姥。”

燕悲欢明了她的用意，西门纤纤说这句话的用意，无非是要气她，此时自己此时占尽了上风，完全没有必要去生这种气，所以她尽量控制自己不去生气。

但西门纤纤这句话，实在是太气人了，她觉得有些控制住不住自己的情绪。

西门纤纤看着她的脸，笑道：“你脸上的表情真精采。”

燕悲欢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她没有再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她发现西门纤纤简直就是无赖，所以她把所有的愤怒，以及想杀死西门纤纤的恨意一点不剩的表现了出来。

在局面上落于下风，就要从情绪上找回来，利用对手情绪上的漏洞击溃对手，这是柴桑教给西门纤纤的战斗方式。

柴桑跟人打架时一直都是这样，西门纤纤从没有见他输过，所以柴桑对此深信不疑。

燕悲欢很不喜欢这样的局面，明明自己占尽上风，却像是一切都在对方掌握一般。

她望着西门纤纤说道：“不得不说，你这人的运气真是出乎意料的好，每次关键时候总会有人帮你。”

西门纤纤回想了一下之前的事情，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对此她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反驳的，但问题是不反驳怎么打击对方的情绪？

西门纤纤认真地想着怎么驳回去，很快的，她想到了宁溪的那句话。

“宁小溪说，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只要脾气不是太差，人缘都会很好，人缘好就会有人帮忙，这样人脾气好像还不错。”

她看着燕悲欢，补充道：“你这么好看的人，一定是脾气太差，没人帮，所以才会发出这种怨天尤人的感慨。”

燕悲欢简直要气炸，冷着脸说道：“丰都谷的怒火，你们承受不起。”

西门纤纤道：“打不过就找大人告状的行为，七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不用了。”

燕悲欢彻底抓狂了，说道：“待会我一定要撕烂你这张嘴。”

西门纤纤笑了笑，说道：“那也得你打过了我再说。”

燕悲欢没有再接话，这时候没有什么比杀人更想做的事了。

她双目平视前方，左足向前跨出半步，右腿滑退一步，屈身下压，作出起跑的姿势，然后抽出了燕刀，移到与右腿平行。

杀意在无声中弥漫而来，只待出刀一刻。

西门纤纤顿感压力，心想丰都燕家果然名不虚传。

她学了柴桑的战斗方式，陆三阴的剑招，他的战斗方式已经用于激怒燕悲欢，现在需要用陆三阴的剑招应敌了。

西门纤纤向后退了三步，左手丢掉了剑鞘，捏成剑指，静待风起而剑动。

骤然风起，刀剑齐动。

燕悲欢起身即是刀动，长刀划破肃寒的秋风，刀势如雷霆，身动如惊蛰。

与此同时，西门纤纤风起而剑动，于毫末处出剑，迎向了两境传颂两境的燕家刀法。

足下落叶骤然纷乱，身影变得飘忽起来，化作两道残影，向着正中央而去。

在那一日的秋阳里，青渊剑由起青萍而伏百草，杀林莽而王百谷。

在那一片林叶间，燕刀越秋水而划长虹，惊雷霆而伏惊蛰。

轰的一声巨响！

西门纤纤和燕悲欢相遇，青渊剑与燕刀也已相遇，无数落叶因风而起，被刀剑切断。

时间仿佛停滞，碎叶绕她们飘舞不落。

空间仿佛对立，被风带起的衣衫，一黑一白，宛若对立的黑白对立的世界！

刀剑齐鸣，铮铮不止。

若非凡非之刀，若非绝逸之剑，绝非承受这股巨力，刀断剑折。

刀剑不分强弱，招上却有分毫。

燕悲欢刀势已尽。

西门纤纤剑势却未止，片刻相持之后，压了过去。

及至剑止之时，燕悲欢守住三分，西门纤纤攻了七分。

燕家的刀，没有败。

但燕悲欢，败了。

“好招，好剑。”

燕悲欢纵为仇敌，亦非不得为之而惊叹。

燕家刀法，向来以霸道而著称，然而却在这一式的交锋中逊了两分。

她虽然动了怒，出了刀，却没有失了智。现在的威力，就是这出这一刀的巅峰力量。

五五为开，越二而为七，失二而守三，这一式自然是她稍逊一筹。

西门纤纤并不为此而得意，说道：“这一刀，若是由燕家魔子，便是我败了。”

燕悲欢嘴角微微上扬，称赞燕家都是在称赞她，但很快她刚扬起的笑容，就变成了更深的愤怒，因为西门纤纤又说了一句话。

“只可惜废了一个。”

说这句话的时候，西门纤纤神情淡漠，似是同情，又似嘲讽。

这也是柴桑教她的战斗方式，生死之争，胜负之斗，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天气地利情绪都有可能成为关键。

关乎生死的事，真的没有必要讲什么光明磊落，更何况现在关乎的不止是她的生死，还有狄败青三人的性命。

燕悲欢想不到对方知道的如此之多，更刻意以此激怒自己，所以没有回应。

西门纤纤不依不饶，说了一个名字。

“芦鸦道人。”

听到这个名字，燕悲欢神情骤变，眼冷如刀，面若寒铁，唇角却是扬起了笑容，她看着西门纤纤的眼睛，问道：“你听过燕家的力生三重吗？”

西门纤纤微怔，但还来不及回想，已经看到燕悲欢左手后扬，然后发生了不可转身的一幕。

刀剑是对峙着的，她占七分，燕悲欢占三分，刀穷剑尽。

然而随着燕悲欢的左手扬起，力已穷尽的燕刀却忽然有了起势，就像是左手的力道转移到了她执刀的右手之上，而且这力量滔滔不绝。

刀势再尽，剑势却已尽，结果可想而知。

西门纤纤立时横飞出去，宛若断了线的风筝。

燕悲欢下足一沉，落叶四散，惊鸿再起，化成一道残影。

西门纤纤下落时，看着的天空，朗朗青空里的那轮艳阳，忽然遮住了。

那高飞的身影在空中张开了双手，持在手中刀与鞘宛若利爪，飘舞的衣衫宛若羽翼。

从西门纤纤那个角度望去，那就是一只凶燕。

这一日的秋阳里，起了青萍，落了青萍，惊起了一只凶燕。

### 第五十八章仇百里者杀百里

百里城位于两境中部，稍偏西南，百里为界，北接三途河之一的子川，越子川而往北便是两界山，逆子川而上过丰都而入佛国，往西南过孤星阁而入苗疆，取道百里溪入东南可至江南。

子川之水从北流入，成为百里溪主流，加上北部群山绵延，各有山溪，百里之溪与子川之水汇聚，便成了百里溪。

溪流汇聚之处，在群山深处，那里山势险峻，由于水位落差较大，数十几条山溪从高处落入主溪时，水珠四处飞散，成了雾气，笼罩在山溪之间，终年不散，显得格外神秘。

由此处沿水而数里，便是百里城的主干道，七分道士带着山贼小宝从密林走出，来到了这里。

因为仇百里的牵制，狄败青没有办法紧跟在后保护，只能尽量跟在数百米内。

他们来到这里时，正是黄昏时分。

由于昼夜温差较大，这里的雾气变得更浓了，视线变短，狄败青没有办法再看到七分道士的身影。

他有些担心起来，开始思考如何摆脱仇百里的威胁。

然而在他楞神的时候，仇百里忽然也消失在了浓雾之中。

狄败青越发焦急，只得向前继续前行，但越往前行，视线越模糊，数米之内已不能视物。

他听着水声，向着百里溪走去，溪畔好像有两条模糊的人影。

“妈的，拼了。”

水雾中传来了七分道士的声音，看起来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狄败青抬起头，朝那里望去，只见溪边的那道身影忽然跃起，朝着百里溪对面掠去。

紧接着，传来了一声惨叫。

那高飞起的身影，如同折了翅的飞鸟，落入了百里溪中，发出一声落水的声响。

“混蛋。”

狄败青怒不可遏，拔出紫金小刀，飞身向前掠去。

便在这时，前方的浓雾之中忽然响起了刀鸣声。

刀鸣声响，刀光转瞬便至眼前。

狄败青骤然色变，紫金小刀向前一挡，挡住刀势同时，去势被阻，人也从空中落了下来。

仇百里不知何时，出现在他向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狄败青看着他，杀意渐起，愤怒地说了两个字。

“让开。”

这时候，溪边的另一道身影飞身跃到溪对崖，捡起被七分道士落水前扔出的山贼小宝，转身对着狄败青说道：“冥月升起之前，山贼小宝不会死，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说完这句话，那身影便走近了浓雾深处，失去了踪影。

狄败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消失，因为仇百里已经封死了他所有的去路。

仇百里看着他，说道：“我们之间只能有一个人能活着渡过这条百里溪，所以你最好抱着杀死我的觉悟。”

狄败青有些不解，如果要置他于死里，那仇百里与百里老三两人联手，再岂不是更容易。

仇百里看穿了他的困惑，说道：“你是我的猎物。”

狄败青更是不解，问道：“如果你要杀我，那刚才为什么不动手？”

仇百里解释道：“因为刚才我没有把握。”

狄败青问道：“那为什么现在就有把握了？”

仇百里望着周围的浓雾，说道：“因为这是我的主场。”

狄败青怔了怔，也抬起头，望着周围的云雾，忽然想到了什么。

仇百里忽然暴起，掠至狄败青向前，抽刀即斩。

那一刀从下而起，向上斜抽，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和偷袭七分道士的那一刀同样，又是一记拔刀斩。

狄败青以为他会隐入雾中，绕到其背后袭击，却不料他这么直接的向前突进，就是一刀。

一瞬之间，刀起即是刀至。

狄败青分神之际，乍见刀至，赶紧合刀，挡在胸前。

仇百里挟急冲之势，向上抽杀，力道再添三分。

狄败青合刀向下而挡，然而他仓皇起刀，已是慢了半分，加之受伤在前，力量又逊三分。

此消而彼涨，这一抽一挡之力无法平衡，竟将狄败青连人刀带抽离地面。

仇百里足尖一踏，向上冲杀，如影随形。

失去立足点的狄败青，再难支撑，刀势瞬间被破。

仇百里之刀如破竹般将他的两口合刀破成两半，朝其胸膛斩去。

生死只在一线，狄败青当机立断，右手刀重回守势，左手刀朝着仇百里眼睛掷去。

仇百里侧身避开飞刀同时，刀势也有了偏差。

这半分偏差，便是狄败青的生机，他抬手抓住上方树干，反身一旋，踹在他的头上，直把他一脚踢进土里。

与此同时，狄败青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肩头也被他划了一刀，流血惊鸿，宛若赤炼。

仇百里从地上爬起来，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说道：“失了先机，仍能挡下我这一刀，百里城中没有你这么快的刀。”

狄败青松开手，放回地上，左手捂着肩头，右手紧握着紫金小刀，警惕地戒备着，说道：“我也没见过杀意如此重的刀。”

仇百里淡漠地笑了笑，说道：“杀意不重，如何杀百里。”

狄败青望着他，说道：“我听过你的故事，仇百里者杀百里，你好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

仇百里站在雾中，眼神迷惘，看着满身血污的狄败青，沉默了很长时间，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能踩到他脸的上了。

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下场都很难看。

当年他那位老师，被他从桥上推下，跌得脑浆都流了出来，明明什么也叫不出来，却仍张着嘴叫骂着什么。。

最终还不是被他一石头砸死了。

那个诬赖自己偷了苹果的女人，最后死了一个女儿。

那几个把自己拒之门外，不让自己玩游戏的少年，一个被乱刀砍死，另一个听说成了疯子。

还有那个伤害娇姨的女人一家，尽数被他烧死。

人在幼年时，多困苦羁绊，只是如他一般命途，仇恨满身者，却是百里挑一。

所以百里城中，只有一个仇百里。

但他一人足以仇百里。

仇百里说道：“不是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而是这个世界对我充满了恶意。”

狄败青问道：“过去那些被你所杀的人，都是对你充满恶意的人？”

仇百里摇摇头，说道：“大多数我并不认识。”

狄败青说道：“换一种浅显的说法，你这是在报复社会。”

仇百里笑了起来，说道：“所以你有了不得不杀我的理由？”

“我是佛国的借读僧，我在佛国借读时，佛国之主给了我这两口紫金小刀，一口名为止戈之刃，一口名为杀戮之刀，一者为不杀，一者为开杀。”

狄败青指着地上的那口刀，说道：“被你打掉的是止戈之刃，而我手中的是杀戮之刀。”

仇百里第一次感知到了狄败青的杀意，于是笑了起来，说道：“我说过了，这是我的主场。”

他的身影变得飘忽起来，很快就消失在浓雾之中。

这时候，夕阳穿过天外的浓云，余晖洒落在这溪间的浓雾上，形成一片朦胧的红光。

狄败青抬头望了望天，看到了挂在西边的落日，隐隐在浓雾中，宛若一盏灯笼。

他挑起了眉，心想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要想个办法尽量脱离困局。

忽然间，流风呼啸而过，一阵寒雾从后方袭来，狄败青急回头刺去，却是刺了个空。

而在他刺空瞬间，他的后背立即被划了一刀，若非他向前滑他数步，只怕命已不存。

狄败青退到一棵大树旁，以树护住自己的后方，目光左右扫视。

雾气越来越浓，双目已不能视物，看到周围时，只看见一片浓郁的流光异彩。

狄败青不敢擅自行动，然而仇百里的动作却更频繁，四周都是他的脚步声，时近时远。

身影远时，什么也看不到，身影近时，能隐约看到一团模糊的光影。

狄败青朝着那团光影刺去时，仇百里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飞起又是一刀。

这次他反应要快些，向前扑倒在地，向前滚了一圈后，躲到了一棵树后。

一击不中，仇百里再度隐入雾中，声音从雾里传来。

“现在你还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

狄败青想了想，说道：“不知道，我会尽力。”

雾中响起冷笑，狄败青理会，他在思考在这片浓雾里，他什么也看不见，举步维艰，为何仇百里竟能行动自如，并且知道自己躲在哪里，难道听力真到了如此地步？

既然无处可躲，那便勉力向前。

狄败青横下心来，打算突破这片浓雾再与之纠缠，于是向溪畔走去。

在他行走的过程中，仇百里不知从周围刺来多少刀，有的他躲过了，有的则没有。

十数米的一条直线，被他走成了一条曲线，途中不知洒了多少鲜血。

狄败青心知对方意在虐杀自己，让自己慢慢地流血而亡，想到这里，脑中闪过一丝灵光。

他忽然也随着他高速地跑动起来，时在地上，时在树上。

仇百里果然有些乱了套，渐渐地跟不上他的踪影。

狄败青边跑边道：“看来你的听力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仇百里冷笑道：“那又如何，高速的跑动，只会加速你的死亡。”

狄败青有些恼火，说道：“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

仇百里说道：“是不是还我要提醒你我在哪……”

话讲至此，仇百里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因为狄败青朝着说话的方向抛来两块大石头。

仇百里听声辨位，闪过一块，另一块连躲都不用，因为距离上偏了两三米。

噗通两声，石头落入水中。

四周忽然没了动静，狄败青不知哪里去了，只余下溪水流动的声音。

仇百里也停了下来，朝周围嗅了嗅，嘴角微微上扬，朝着某个方向缓缓走去。

是的，他不是四周听了听，而是嗅了嗅。

连应江湖都不知晓，狄败青怎么可能知道，他能在雾中行走自如的原因是他拥有远超常人的嗅觉，尤其是对鲜血格外敏感。

他的脚步轻而缓，踩在地上时，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好似幽灵一般。

夕阳突然盛起，变得华光万丈，雾中的世界，变成一片腥红异象。

视线变得清晰了一些，他看到了从树后露出来的一截衣角。

仇百里将杀人刀收入鞘，再次按住刀柄，准备用最后一次的拔刀斩终结这一切。

他突然暴掠而起，带动一阵流风，在绚丽的夕阳下，刀光再起，划破那片腥红的异象，斩向树后的那人。

### 第五十九章仇百里之死

刀光何其绚烂，惊起一行秋雁。

刀势何其霸烈，诺大一棵树，竟被他拦腰斩去，更别说狄败青小小血肉之躯。

然而，狄败青没有随着树断成两截。

树下没有人影，只有一截挂着血衣的紫金小刀。

仇百里抬起了头，望着天空，那轮朦胧的火球，突然变得刺眼起来，耀得张睁不开眼睛。

一道身影，从百里溪中暴然掠至他身后。

一拳轰落，却挟着恐怖的风势，从后面击碎了他半边心脏。

仇百里张大了嘴，却发不出惨叫。

只有一声闷哼，以及鲜血从口中喷出的声音。

腥红的雾，染了血之后，变得更为凄艳，洒在了挂在树上的那截紫衣上。

四周都很安静。

风，轻轻而动。

水，潺潺而流。

狄败青的声音如水漱石，如风过林。

“你输了。”

仇百里望着那染血的紫衣，忽然笑了起来。

刀，掉到了地上，落了一声铿然。

最后的落霞，在浓雾中不断分解，天地氤氲，好一片流光异彩。

狄败青松手，向后退了数步，一阵踉跄，险些摔倒。

溪水寒凉，从伤口处侵入，直入骨髓。

水珠滴滴而落，血水跟着流下，血气吹到了风中。

仇百里微微缩鼻，皱眉说道：“原来是那时候。”

狄败青点点头，说道：“那时候，你漏了三刀。”

仇百里认真地想了想，他在乱刀凌迟狄败青的时候，确实漏了三刀。

狄败青当时走的是直线，如果是听声辨位，不可能漏了三刀。

五感形声闻味触，去掉味触，再排除视觉与味觉，那只有嗅觉了。

如果是嗅觉，那最有可能的便是血气。

于是狄败青跑了起来，不断的变换方位，一是确认是不是声音，二是把自己的血气扩散到周围，扰乱仇百里的判断。

果不其然，仇百里之后再没有找到他

狄败青把脱下了染血的衣服，挂在了树上，利用四周的水雾洗去了他的血气。

在仇百里准备靠近时，他丢出两颗石头，一颗刻意丢歪，然后他赤身跃起，抱着那颗丢歪的石头，一起落入了百里溪中。

溪水洗刷掉身上的血水，狄败青只需待时而动。

仇百里扭过头，望着狄败青，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何时已经斩中了树的？”

整个过程，他都能想得明白，这是他唯一想不通的地方。

狄败青扬了扬手，他的手上缠着一根细线，那是从他衣服上扯下来的，一旦他的衣服受到了攻击，便会牵动另一头的他，这就是他攻击的时机。

仇百里怔了怔，赞叹说道：“了不起。”

这是真心的叹服，连应江湖都没有发现他的秘密，狄败青竟然这么短的时间识破，然后制定计划反击，这是多么可怕的战斗智慧。

仇百里转过身来，看了看他，问道：“你们佛国的和尚出手都这么暴力吗？”

狄败青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刀痕，笑笑不说话。

仇百里也笑了起来，然后仰面倒下。

溪边的落叶湿意极重，他倒下时发不出任何声响。

天上的那轮日轮，越发炽盛，好似要在坠下去前，将一切燃烧怠尽。

溪边的雾似也燃烧起来，一片火红色的流光异彩。

就像那一天吞噬一切的火焰。

在那一天，他看到了恶魔。

仇百里望着这片火焰般的云雾，脸上写满了嘲弄之情，说道：“当我打算放下所有的仇恨，去迎接那个无暇的新生命时，她们却剥夺了娇姨母亲的权利。”

狄败青听过关于他的些许传闻，传说他一把火烧了全村的人，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此刻他稍稍明了。

狄败青看着他，问道：“所以你再度拾起了仇恨，再次坠入了黑暗之中，用那把大火结束了一切？”

仇百里摇摇头，说道：“身在黑暗的人，不会被另一片黑暗吞噬。”

狄败青不能理解，问道：“所以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娇姨……”

仇百里说完这句话，笑了起来，鲜血从他口中流出来，眼泪也跟着流下，说不尽的凄艳。

看到他的笑容，狄败青忽然明白了，仇百里不是坠入了黑暗，而是自愿跳进了那些深渊。

身在黑暗的人，害怕的不是更深的黑暗，而是自己守护的那一点光明本身也是黑暗。

他唯一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所有相关的人都被他烧死了，为什么还不停下来？

狄败青问道：“既然你经历过这种痛苦，为什么还要把这种仇恨传递下去？”

仇百里觉得这句话真可笑，说道：“我遭到了这世界最残酷的恶意，你却要我去爱这个世界？”

狄败青怔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仇百里忽然问道：“新的生命宛若一张白纸，没有背负原罪，可为什么大多数人最终都活成了穷凶极恶的模样？”

狄败青想了想，说答道：“因为经历。”

仇百里艰难地点点头，说道：“这个世界总是对恶人格外宽容，对好人异常残酷。当我为善时，所以人都欺凌我，当我为恶后，人人都怕我，就算我杀了他们的至亲，哪怕心中满是憎恨，脸上满是泪水，他们却只能笑着亲吻我的双脚。”

狄败青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问道：“既然你如何憎恨这个世界，为什么不是杀光所有人？而是杀大而存小，杀男而留女。”

仇百里说道：“每一个新的生命出生时，她们抱着喜悦，憧憬着这个生命今后会怎样的光芒万丈，于是她们一边抱着对这孩子的期待，一边驱逐了他的母亲，呵呵，在那种教育之下，怎么可能光芒万丈？”

仇百里顿了顿，说道：“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在出生时，是不是也被抱着这样的期待？可是我却活成了这番穷凶极恶的样子，那么他呢？”

狄败青怔了怔，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仇百里摇摇头，说道：“但凡在一种极恶的制度下煎熬的人，在上位之后绝不会变得比迫害他的人更好，只会更加的变本加厉，这就是媳妇熬成婆理论，他终究也会活成我这个样子。”

狄败青忽然有些明白了，问道：“这就是你报复世界的方式？”

仇百里说道：“杀掉家族里的男人，而让更小的生命活下来，就是要让他们活在这样的仇恨之中，让那些女人用仇恨的价值观不断的对他们洗脑，种下仇恨的种子，这一百个种子之中，只要有十棵发芽，会就遭成十倍的恶意，然后产生一千个新的种子，周而复始，直至把这个世界崩溃为至。”

他留下女人与小孩，不是因为他对这世界还存有善意，面是要埋下仇恨的种子，他要报复的不止是百里，而是整个世界。

狄败青忽然感到后背一阵寒凉，脸上充满了震撼，这是多么阴暗的内心，才能想出这种恶毒的方式？

狄败青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我虽不是出家人，但我在佛国借读多年，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是否值得救赎。”

仇百里想到了应江湖那句话，觉得很合适自己。

他说道：“应江湖说得对，我是一个能够看到黑暗的人，不是我坠入了黑暗，而是我自己跳入了深渊。”

狄败青摇头，他不能认可这样的说法。

仇百里想问为什么，但呼吸已经渐显困难，只好用眼神询问。

狄败青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你是一口深渊，吞噬自己，也吞噬他人。”

仇百里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觉得这个比喻更适合自己。

鲜血渐渐流尽，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开始交待最后的遗言。

他不喜欢说话的时候断断续续，于是在说话前先深吸了一口气，对狄败青说道：“在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放在百里山最高的那棵树上，我要亲眼看到百里城，乃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

“如果我回来时，你还没有被野狗叼走，我会实现你的愿意，不是因为我想帮你，而是我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不会你个人的疯狂而毁灭。”

狄败青拔出插在树上的紫金小刀。

只手一甩，那半截染血的紫衣在风中舞动起来，宛若一面战旗。

半截紫衣披上身上，看起来有些别扭。

狄败青哑然一笑，转身去找另一把紫金小刀。

没费多长时间，他将小刀插回腰间的鞘。

没有回头再看仇百里一眼，他便离开了这里。

仇百里望着他的背影，露出了最后的笑容。

浓雾极重，天色也暗了下来，狄败青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

忽然间，一阵狂风吹起，林叶纷然。

那棵被他斩破的大树，朝他倒了过来。

树枝触地即断，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

仇百里最后连惨叫声都没有喊出来。

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望着那轮火球，想起了那些孩子的眼神来。

当他杀死那些孩子的父亲，看到他们的眼里的恐惧，好像从前的自己，他没有后悔过任何事情，也不为让那些孩子会活成自己而愧疚，而是闪过了一个想法。

这只是一个想法。

如果当初有人能够救赎他，那是否一切又都会不一样？

西山那轮火球消失时，仇百里终于死去了。

### 第六十章第一百个人选

狄败青渡过百里溪时，听到树断的声响，回头看时，只看见一片茫茫。

那片腥红的血雾，渐渐暗淡。

他抬起头，已经看不到太阳，他正要加快脚步，忽又停了下来。

前方的云雾里，响起了一声感慨。

“看来仇老五已经去了。”

狄败青朝前望去，看到前方隐约站着一个人影。

“小宝呢？”没有多余的心思与之闲话，狄败青问得很直接。

前方忽而燃起了一团火焰，片刻之后，火气驱散雾气，视线变得稍明。

山贼小宝被吊在树上，树根处围着一堆柴，已经燃烧起来。

火光照亮的只有那棵树，那个人仍然隐在浓雾中，只有声音传了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仇老五没有和我联手杀你？”

狄败青问道：“为什么？”

那人说道：“你不能理解仇老五对这个世界的仇恨，我们不能理解西门纤纤为何去守护止戈流一般，这些年仇老五埋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一旦让那些种子杀了他，仇恨便会化消，只有死在你的手上，让那些种子无法报仇，仇恨无法平复，他们才会报复这个世界。”

狄败青皱眉，他本以为仇百里想死亡终止自己坠入更深的黑暗。

狄败青怔了怔，好似想到了什么，在那棵树附近望了望，海棠花不在这里。

他心沉了下来，所有的一切都错了。

浓雾深深，看不清那人的脸，隐约中，只看到那人低着头望着天空。

“在太阳已经落下，冥月已经升起，海棠花将饮尽第一百人诅咒者的鲜血，盛开在冥月之夜。”

雾中的声音顿了顿，隔着浓雾朝狄败青望来，平静说道：“山贼小宝是第九十九个。”

一片安静。

那么第一百个人选是谁？

他已不敢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因为那边的火更加炽盛了。

紫金小刀握在手中，狄败青准备拼命。

雾中的人望着他，淡漠说道：“现在的你，谁也拯救不了。”

“我尽力试试。”

狄败青拖着流血的伤躯奋力向前。

这时候，传来了马车辗在落叶上的声音。

狄败青转眼望去，发觉自己失去了所有坚持的信念，终于倒下了。

浓雾深处，行来了一辆马车。

挂在车上的两盏宫灯，在黑暗中点亮了一丝光明。

……

……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西门纤纤看到百里溪那边，惊起了一行秋雁，没入西山尽头。

看着这行秋雁，她不由得想到了那只凶燕。

当那只凶燕飞起时，她以为自己要死了。

但就在那时候，季海棠抱着海棠花一跃而起，撞飞了那只凶燕，然后拉着她，开始了逃亡。

在摆脱燕悲欢之后，季海棠陷入了昏迷。

他的伤势到不是很重，只是体力透支过度，西门纤纤只好守着他。

看到秋雁惊起时，西门纤纤有些担心狄败青等人的情况，便她给季海棠吃了一粒刺激性比较强的药丸。

季海棠呛了几口气，终于转醒过来，坐立起来开始扣脖子，想把那药给扣出来，因为这东西不止刺激性强，而且极臭。

他爬起来后，左右张望，看到花依旧在，西门纤纤也还站在那里。

西门纤纤正看着她，目光有些冷漠，却又仿佛在克制着什么。

“纤纤……”

季海棠知道她在克制着什么，止戈山的事情始终感到愧疚，低着望不敢面对西门纤纤的目光。

只好抬头看天。

“啊，太阳已经落山了，也就是说冥月之夜开始了。”

季海棠惊叫着，连滚带爬跑到海棠花那里，扯下一截衣角盖住海棠花叶。

西门纤纤有些不理解他的行为，问道：“你这是做什么？”

季海棠认真地解释道：“不能让月光照到海棠花，不然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西门纤纤忽然一声冷笑，她望季海棠的眼睛，目光中隐有泪光，声音却是冷漠，问道：“季大哥，为什么？”

季海棠跪了下来，流泪说道：“纤纤，对不起，但我没有选择……”

“什么叫没有选择呢？止戈山的二十多条人命，还这个十岁不到的孩子，是他们没有选择，还是你没有选择？”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但我必须要抓住他，不然我的人生走永远都走不出那个阴影。”

“如果只是为了抓住他，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可以帮你啊，但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同门，牺牲这个孩子？”

“那个人太可怕了，我不想害了你。”

西门纤纤抓着胸口，隐隐中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质问道：“所以你就利用了我去害死我的同门？为什么？我们可是小时假就认识的朋友啊！”

季海棠冰冷的心因为这句话变得柔软起来，而他的内心也再次坚定起来。

他看着她的眼睛，带着温柔，带着愧疚，带着觉悟，平静地问道：“纤纤，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当医生吗？”

西门纤纤显得有些失神，没有说话。

季海棠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带着对过往的无限缅怀，诉说起儿时的事。

“看到城西的名医生对着跪在雪地里求医的穷人冷漠无声，转身坐上了富人车的马车，我记得那时候你说，为什么在这些人眼中生命是有价的，为什么没有那种平等的对待每一个生命的医生。”

西门纤纤点点头，说道：“是的，这句话是我说的。”

季海棠笑了笑，说道：“我记得当时你说，要是季大哥能成为医生，那该有多少啊！”

西门纤纤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

“或许你只是随口一说”

季海棠酸涩地笑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但你那般说，我就那般做了。”

“这些年来我努力的学医，因为我不想更让世间再充满哭泣，不想让贫穷的生命就没有尊严的逝去，更我更不想的，其实是让你失望……”

“尽管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尽管我被千夫所指，被我医治过的人反过来辱骂我，但我还是觉得这些人的正义审判不了我，因为如果没有我，他们早就死了……”

“这三年我看尽了世间的冷暖，我更加觉得这一切带着正义立场的人，也都审判不了我。”

他看着西门纤纤说道：“如果这世间还存在着可以审判我的人，那一定是你。”

“一切都因这株海棠而起，过完今夜，一切也都会因它而结束，我会在你面前自裁，以慰止戈山上的亡魂。”

西门纤纤怔了怔，问道：“什么意思？”

季海棠解释道：“冥月海棠，以血培叶，截至此时，已经吸收了九十九个人的鲜血，终于在这朔夜开了花，所以只差最后一个人选了。”

西门纤纤冷漠地问道：“你又想牺牲谁？”

季海棠摇摇头，说道：“我以血浇灌这种海棠，早已与花同命，这第一百人选是我，这就是我的宿命，也是杀人者没有把海棠从我身边夺走的原因。”

“今夜是朔夜，冥月海棠会在朔月之夜诞下生死人肉百骨的果实，而在结下果实之后，海棠就会凋谢，而我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在这尽头，我希望你能帮我抓住他，我要拉着他，共赴无间。”

冥月海棠乃世间奇药，具有生死人肉百骨的功效，但其成长的环境极为苛刻，季海棠在三途河以西寻得其药，以自身精血浇灌，人花同命，人死则花谢。

人花同命，只能维持其不死，要想让其开花结果则更是艰难——需要浸沐百人之血，才能在朔日之夜开花，但开花并不等于会结出果实。

西门纤纤问道：“那为什么现在花还没开？”

季海棠解释道：“沐百血长生，逢朔夜而开花，遇青萤而结果，这就是冥月海棠开花的三大条件。因为这三大条件的限制，月海棠没有办法抢走冥月海棠，也没有在我晕迷的时候用我的血浇灌开花的海棠，使其结下果实，因为我青萤之光也只有我掌握，这是最后的条件，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西门纤纤问道：“青萤之光在哪里？”

季海棠道：“我把它藏在季府，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他就永远都不会现身了，你也永远无法为止戈山的那些死者报仇。”

西门纤纤说道：“失败了这么多次，你怎么能保证这次能够报仇？”

季海棠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在那里作下了万全的准备，纤纤你再信我最后一次，就当是为了那些青思阁的弟子。”

西门纤纤想了想，最终答应了他，因为如他所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今夜，海棠花凋谢，则杀人者永远都不可能再出现了。

过了很长的时间，西门纤纤与季海棠终于来到了季府。

看着烧焦半片的季府，西门纤纤情绪有些低落。

季府是百里城名门，也是她小时常经常玩耍的地方，但经历了季海棠这件事情后，渐渐走向了没落。

在一年前，季海棠以老府主为局，引出了那个连续杀人者，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大半季府被烈火吞噬。

西门纤纤揖手为礼，朝前拜了三拜，告慰亡灵。

季海棠望着季府，眼眶有些微微发红，不知是不是因为想起了那些不堪事情。

西门纤纤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季海棠抬起头，望向头上那片夜空。

“今夜海棠花开，一切都会终结。”

### 第六十一章朔夜的海棠花

今夜星空光璀璨，因为这是朔夜。

朔夜看不到月亮，但并不代表它不在，两境称之为冥月。

季海棠抱着海棠花，起身向季府内走去。

西门纤纤没有说话，跟了上来。

季海棠穿过烧毁的大门，走到烧成木炭的前房，来到了后院。

后院与前院隔着石墙内，加上当时下了一场大雨，所以当时的火势没有烧过来，后院因此幸免于难。

“就是这里了。”

季海棠推开了祠堂的房，走了进去，然后跪在了季府灵牌前的蒲团里，开始上香。

西门纤纤也跟着走了进来，看到里面甚少有灰尘，心想这些年他应该常常来到这里。

上香叩首后，季海棠掀开了灵堂下的布缦，那里有一个布满灰尘的箱子，季海棠望着箱子沉默了片刻，说道：“纤纤你让开些，小心头上的瓦砾。”

西门纤纤怔了怔，退到一旁边。

季海棠见他已经退开，用力一拉，箱子拉了出来。

这时候，祠堂上方突然传来了声响，有瓦砾从上空掉了下来，发出清脆的声响。

西门纤纤抬起头，看到了祠堂上空露出一片星空。

星空极为美丽，但是没有月光。

季海棠把箱子拖到那片瓦砾上，掸去上面的灰尘，取出身上的钥匙，将之打开。

西门纤纤借着火折子，看到了近百只沉睡的萤虫，问道：“这就是青萤？”

季海棠点点头，把海棠花搬到了旁边，他摘了几朵海棠花丢进箱子里，然后割开自己的手腕让流血滴进箱子里，当鲜血沾到花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奇异的香味。

季海棠说道：“青萤和海棠花一样，与我同命相连，经由冥月之光照射，会产生异变，它们很快会苏醒过来。”

西门纤纤抬头看天，心想没有月亮，哪里来的冥月之光？

季海棠说道：“冥月一直在那里，你之所以看不到，因为那种光是眼睛看不到的。”

这时候，那些沉睡的萤虫有的开始蹬腿，有的开始振翅，慢慢地苏醒过来。

季海棠吹灭了西门纤纤手中的火折子，抹灭了最后的光明，四周顿陷黑暗。

漆黑中，隐隐好似有光点亮起，一点一点的逐渐增多，最后形成了一片青色的光芒。

青光下的萤虫，或是围着沾血的海棠花爬走，或是摇动翅膀，振翅高飞，不一会儿便布满了老旧的祠堂。

漆黑的祠堂里，青光星星点点，时明时暗，就像夜空中的闪烁的星辰，被风吹起的白色布缦轻轻飘动，宛若天上的星河。

这是一幅极着的画面，西门纤纤看着夜里的青光，微微失神，心想若不是沾了血腥的味道，那定是极美的风景。

青色光芒里的西门纤纤，亦宛如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

微风下轻飞的发，青光里闪烁的眼眸，还有那微微皱起的眉，脸上那一抹半凝的郁色，美艳如斯。

季海棠看着眼前这美艳的女子，心中百转千肠。

西门纤纤看他有些失神，还以为是流血过多的精神恍惚，不禁问道：“你怎么了？”

“没事，我们继续吧！”

季海棠回过神来，看到箱子里的青萤已经差不多都飞走了，便把右手抬起，让鲜血洒到海棠花的花朵上。

花朵沾血，异香更盛，四散的青萤渐渐朝此海棠花聚拢而来，在海棠花周围被青光点亮，亮如明月。

西门纤纤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道：“刚才你说，你与海棠花和青萤同命相连，都会在冥月下异变？”

季海棠忍着流血的疼痛，头了头点。

西门纤纤看着他，问道：“那你会怎样？”

“每一个身中海棠花诅咒的人，被朔夜的冥月照射后，会成为血变者。”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凝视着海棠花，脸色则绷得紧紧的，似是兴奋，似是憧憬，又是痛苦。

随着时间的迁移，那些聚拢的青萤竟又渐渐飞散而去，他脸上的兴奋到皱眉，最后演变为失望和不解。

西门纤纤有些震撼，问道：“失败了吗？”

“不可能，不可能的，一定是少了什么因素。”

季海棠有些神色异常，竟有些癫狂的模样。

西门纤纤按着他的肩膀说道：“季大哥，冷静一点。”

季海棠看着西门纤纤片刻，好似冷静了下来，拉着西门纤纤的手说道：“纤纤，你护着花，我去拿那书异册。”

不待西门纤纤回答，季海棠便冲出门去。

西门纤纤叫了他几声，他也没有应声。

她本跟上去，却发觉身体有些异状，有些疼，又有些麻。

“是你……不是你……啊……”

忽然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西门纤纤吃了一惊，跑到门口，叫道：“季大哥……”

茫茫黑夜，再无人回答，西门纤纤冲出去几步，但想到海棠花还在里面，又折回来抱着海棠花，更朝门外跑去。

到门口的时候，一阵异香再次扑鼻而来，西门纤纤顿感无肢无力，海棠花从她手中滑落。

一个带着面具的人影，如鬼似魅的出现了，接住了即将摔到地上的海棠花。

虚弱无力的西门纤纤靠着门，尽力握着剑，剑着面具人，问道：“你就是杀人者？你把季大哥怎么样了？”

面具人好似没有听到一般，他看着祠堂内星星点点的青光，把海棠花放到了祠堂下的三个蒲团前，然后转身看着西门纤纤，冷漠地笑道：“朔日之夜，青萤之光，拥有至阴之血的第一百个人选，皆已具备，季海棠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西门纤纤微怔，一念万千，想起了那夜季海棠为她包扎的事情来，根据百里城的传说，每一个被季海棠医治的人，都会背上海棠花的诅咒。

西门纤纤的心如同一瞬间沉入了水中，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她望着那张可憎的面具，问道：“我才是第一百个被诅咒的人？”

面具人轻轻笑了笑，缓步逼来。

西门纤纤奋力挥剑，却是绵软无力。

面具人轻轻挥剑，便打飞了她颤抖的剑，横腰把她抱起，他用脚合上了门。

不顾西门纤纤无力挣扎与叫喊，把西门纤纤放到灵牌下的蒲团前，然后从怀中取出了一把细小的手术刀，在西门纤纤的手腕上割了一刀。

飞溅而出的鲜血飞溅如受吸引，尽数落到了海棠花的花朵了，这些花朵吸收了西门纤纤的血液，散出了另一种异香，飞散的青萤再度聚拢而来，飞进了花朵里。

青萤进入花朵之时后，海棠花的花朵竟然纷纷闭合，把青萤包在了里面，半透明的花瓣里的青光，朦朦胧胧的，宛若青色的灯笼。

西门纤纤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面具下传来透着阴森诡异的笑声。

“季海棠这个笨蛋以为他是最一个发现异册与冥月海棠的人，却不知他看到异册是我修改之后的版本，冥月海棠以血饲养，人花同命，但结下果实的第一百个人选却不是本命者的血液，而是至阴之血，青萤之光，朔日之夜，至阴之血，才是真正的三个条件。”

西门纤纤内心何止震撼，问道：“什么是至阴之血？”

面具人说道：“受过诅咒的女子在朔夜里流下的鲜血就是至阴之血。”

西门纤纤怔不能言。

面具人看着她的眼睛，说道：“每一个被海棠花诅咒的人，都注定成为海棠花花肥，谁也逃不过。”

西门纤纤说道：“我不相信什么诅咒，更不信什么命运，所谓的诅咒只是一场精心算计的阴谋。”

面具人点点头，说道：“季海棠医治的人，都含过一片海棠叶，而这片海棠叶会诱发人体内的血变，血变就是诅咒的一种象征，海棠吸引这些变异的血液进而生长，那些被排斥的血液并非是真正的排斥，而是只吸引了精华……”

这时候被关在海棠花内的青萤想挣出花朵，从而发出嗡嗡的声音，打断了面具人的声音，两人的目光随即就被眼前的异变所吸引。

青萤挣而不出，花朵却收拢得越来越紧，有的青萤已经被花朵吞噬，吞噬青萤之后，海棠花朵忽又打开，然后纷纷凋零。

在吸引了青萤之后，花茎竟变成了半透明的青色，仿佛有一股暗红色的血液经过花茎，向上汇聚。

众花凋尽，青萤的光消失怠尽，但海棠花却通体透明，闪着青色的光芒，在海棠花的顶端，却长出了一朵妖艳的新花，同时结出了果实，正缓缓成长。

“哈哈，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面具人眼见成功，爆发出得意而嘶哑的笑声。

那阵笑声之后，他似又恢复了平静，朝着西门纤纤看来，目光里满是炙热而复杂的情绪。

他伸出手，去扯西门纤纤颈脖部的衣领，凝视着青光下微显青色的肌肤，缓缓地伸出手去。

“你做什么？把你的手拿开……”

西门纤纤挣扎无力，只能呵斥。

“我要摧毁季海棠想要得到了一切。”

面具人噙着得意的笑声，狂燥的声音里，轻抚的动作中，炙热的目光中，有说不出的快意。

“放开我……”

挣扎已是无力，西门纤纤流下了绝望与痛苦的泪水，人生仿佛来到了最绝望的时刻。

这时候，祠堂紧闭的大门忽然开了。

无数冷风，从外面涌进来。

### 第六十二章面具下的真相

面具人一怔，停了下来，朝着门外看去。

海棠花的青色光芒映照下，一道青色的身影从朔夜的黑暗里缓缓走来。

从黑暗中缓缓走来的身影，瞪了面具人一眼。

一眼，只是一眼。

面具人再没有多余的动作，侧身抓起海棠花的果实，一跃而起，破窗而去。

西门纤纤歪着头望去，看到了陆三阴，泪水不自觉地止住了。

“纤纤，你没事吧？”

陆三阴扶起西门纤纤，并帮她把微扯下来的衣服拉上去。

西门纤纤面色非常苍白，也瞪了他一眼，说道：“一下子被人吃了两次豆腐，叫没事？”

陆三阴觉得好生无辜，问道：“我哪里吃了？”

西门纤纤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红，说道：“谁叫你自己傻，有豆腐都不会吃？”

陆三阴哑然失笑，不知该说些什么。

西门纤纤有些无力，靠在着他的肩膀，发现这家伙竟然不给自己包扎伤口，没好气地道：“喂大哥，我就要流血身亡啦！”

陆三阴这才反应过来，扯下一条布条为她包扎手腕上的伤口。

西门纤纤眯着眼睛，看他的包扎的模样，忽然笑了起来，低声说道：“想不到你包扎还挺有一手的。”

陆三阴笑了笑，说道：“那可不是，最拿手的就是包扎猪蹄。”

西门纤纤有些恼火，要不是没有力气，真好踹他一脚。

现在没有力气踹，那只好用嘴骂，但她刚张开嘴，却咳嗽起来。

陆三阴有些担心，问道：“你没事吧？”

“没事，应该就是失血过多，加上一些迷毒而已。”

“嗯，没事就好。”

“快去追吧，别让他再跑了！”

“你还能走吗？”

“你扶着我，应该没问题的。”

“嗯，那走吧！”

陆三阴扶着她站了起来，朝门外走去，过了好一会，终于出了祠堂，陆三阴看着虚弱的她，问道：“我们这样趴趴走，真的能追上吗？”

西门纤纤说道：“就算追不上，也要把季大哥找到啊！”

“那我们四处找找吧！”

陆三阴扶着她，在后院寻找着季海棠的身影，找了半天，终于在书房外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季海棠。

“季大哥……”

西门纤纤由陆三阴扶着向前走去。

季海棠隐约地听到西门纤纤在叫自己，睁开了沉重的双眼，四肢也动了一下。

西门纤纤关切地问道：“季大哥，你没事吧？”

季海棠挣扎着转过身来，神色怅然，脸无死灰，竟隐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纤纤，我看到他了……他带着个面具，我阻止不了他，海棠花的果子已经被他带走，连最后的机会都失去了。”

两行清泪从他脸上滑落下来。

季海棠仰躺在地上，望着璀璨的星空，望着没有那看不到的冥月，又哭又笑，说道：“一株海棠花，一百个被诅咒者，算上季府，近两百条人命，我追逐了这么多年，却只看到了一个背影和一个面具。”

西门纤纤看着有些心酸，安慰道：“没事的，只要还活着就还有机会。”

季海棠抬起头，想要去看西门纤纤的眼睛，却陆三阴目光撞了一下。

两人的目光停滞了一瞬，一意万千念。

陆三阴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沉默深邃的眼睛里却燃起了复杂的火焰。

那团火焰没有温度，却似能烧尽一切虚假。

季海棠不敢去看团火焰，转眼错开了那道目光，对西门纤纤说道：“可是我活不过今晚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失魂落魄，声音哽咽。

西门纤纤看他失魂落魄的模样，同感悲凉，想寻找只言片语去安慰他，却发现陆三阴握着她的那只手突然收紧，捏得她有些生疼，下意识的掐住了话头。

这时候陆三阴眼中的那团火焰，仿佛有了温度。

他忽然问了季海棠一个问题：“你知道人这一生最永远都看不见的背影是什么吗？”

季海棠怔了怔，问道：“是什么？”

陆三阴看着他的眼睛，缓缓说道：“人永远都无法看不到自己的背影。”

在他那一句话之后，风声乍停，四下一片安静，气氛霎时凝滞。

西门纤纤以为自己听错了，转眼朝陆三阴看去，陆三阴却目光灼灼地盯着季海棠。

季海棠的目光与陆三阴再一次对上，季海棠竟不由自主地畏惧起来，再不敢接触那双仿佛已经看穿了一切的目光。

“你说什么？” 季海棠声音颤抖。

陆三阴神色淡然，问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死了，偏偏你还活着？”

季海棠怔了怔，说道：“不是不在，而是逃走了。”

陆三阴觉得他说得也有些道理，不由得顿了顿，随即又问道：“那现在海棠花已经结出了果实，那你为什么还活着？”

季海棠说道：“因为我中了血变之毒，就算他不杀我，我也是杀不过今晚的。”

陆三阴忽然笑了起来，说道：“既然怎样的你都活不过今夜，那你自裁好了，我答应了，我会帮你报仇。”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陆三阴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陆三阴说道：“既然你都要死，你只是换了一个死法，我就能帮你报仇，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季海棠怔住了，西门纤纤怔住了。

陆三阴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承认吧，你一直追逐着的那个永远都看不见的背影，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背影。是你那深藏在内心的第二人格，杀死了所有人。”

这时候，青萤从祠堂飞出，漆黑衰败的院落，亮起了点点青光。

季海棠望着那片青光，望着那片璀璨的星河，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三阴厉声喝道：“摘掉面上的面具，撞掉心灵的面具，正视自己天使与魔鬼并存的两种人格，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海棠花的诅咒中解脱出来。”

季海棠如遭雷击，痛苦的捶着头，陷入非常痛苦的样子。

这时候，他的脑中的交织着无数画面，两个声音在脑海的交织出现。

“承认吧，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不，我不是，我不是……”

“别不承认了，伪善者，是你杀了父亲。”

“不，是你杀了父亲，不是我，不是我……”

“我就是你啊，为什么要拒绝呢？”

“不，我不是，放过我，放过我……”

“杀了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让你这么痛苦吗？有必要自责吗？”

“授受我吧！”

“不……”

人格交织出现，使得季海棠痛苦不堪，时笑时怒，时而用手捶着头，时而以头抢时，显得痛苦极了。

西门纤纤见他痛苦难当，想要走上去，把他拉起来。

陆三阴却拉住她，说道：“别干扰他，这是他的心魔。”

西门纤纤微怔，却下意识地退了回去，问道：“他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

陆三阴解释道：“这三年来，他一面救人，一面杀人，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为内心所接受，为了寻找到一个平衡，从而交织出的两种人格，一杀一救。”

西门纤纤有些难以置信，问道：“他们真的是一个人？”

这时候，发狂的季海棠忽然变得凶狠起来，站起来拔出手术手，四处挥舞。

陆三阴向前走了一步，将西门纤纤护在身后。

西门纤纤有些虚弱，索性就靠在他的肩头，温顺的就像一只绵羊。

看到这幕画面，季海棠两种人格都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都想起了同一件事情。

那夜在止戈山上，面对一夜风雨，西门纤纤也是这样向前踏了一步，将众人护在身后，为他们撑起了一个世界。

而今面对这样的自己，她却退却了，站到了这个人身后，站在他为她撑起的世界之里，安静而祥和，仿佛充满了安全感。

夜风吹起她和他的衣角，交织摆舞在一起。

青萤绕着他们飞舞，青光点点，仿佛是为是为他们洒下的落花。

季海棠看着一脸幸福喜悦的西门纤纤，觉得有些可笑，一种恶俗的嫉妒使得两种人格彻底安静了下来，完美的融合在了一处。

他看着西门纤纤的眼睛，说道：“我们是一个人。”

西门纤纤怔了怔，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季海棠看着她紧紧抓着陆三阴的手，内心无比愤怒，目光落在了陆三阴身上，说道：“刚才的问题你说错了，我那道看不见的背影不是自己。”

陆三阴微怔，问道：“是什么？”

季海棠指着西门纤纤，带着苦涩的笑容，说道：“就是你啊，纤纤。”

西门纤纤有些吃惊，问道：“我？”

“那一年，你说了那句话，就成了我一生的目标，这些年来，我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当我历尽艰辛满心欢喜的回来，你却早已忘了当年的话，站到了别人的身边。”

说到这里，季海棠情绪渐为激动，眼角有些微涩，微抬着头，不再自己的眼泪流下，以保存最后一丝骄傲，说道：季海棠说道：“纤纤，你是一个向前看的人，而我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了，你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于成了看不见的背影，然后另一个我诞生了。”

西门纤纤望着他，说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把你把当……”

她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季海棠忽然冷笑了起来，说道：“你想说青梅未必竹马吗？”

西门纤纤没有说话，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季海棠露出的笑容充满了嘲弄，说道：“或许对你来说，只是随口的一句，但我却倾尽了一生去追逐。”

### 第六十三章唐红的恋歌

夜色很深，天很安静。

西门纤纤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种窘境，只好歪头去看陆三阴。

陆三阴摸摸她的头，神情满是温柔。

当他望向季海棠的时候，眼神又变得冷漠起来，说道：“你喜欢纤纤，你就要纤纤喜欢你，那我也喜欢纤纤，那纤纤也应喜欢我，柴桑也喜欢纤纤，那就要纤纤也柴桑？那要多少个纤纤才够分？”

听完这话，季海棠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陆三阴的话再如何嘲弄，却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这个事实，对失败者残酷了些。

他望着陆三阴那只握着西门纤纤的手，看着他轻扬的眉角，俨然一幅胜利者的姿态。

这让他很愤怒，说道：“你虽然赢了，但我还没有输。”

陆三阴微怔，问道：“什么意思？”

不待季海棠回答，祠堂里轰的一声巨响。

无数火苗从祠堂里飞溅而出，落到地上时，迅速形成了数道火流，把整个院子给包围住了。

火借风势，热气如海浪般一波波扑面而来。

西门纤纤受不住这般热度，变得更加萎靡，宛若一株半嫣了的花。

季海棠看看她，又看看四周的火海，最后看着陆三阴，笑了起来。

他的笑容里充满了平静，声音也很平静，说道：“很早的时候，我就明白，我和她生前无法相拥，所以我追求的是，死后一起长眠。”

西门纤纤靠在陆三阴的肩头，虚弱得睁不开眼，只是微微挑起了眉。

陆三阴看着季海棠，忽然笑了起来。

季海棠不明白他在笑什么，所以也挑起了眉。

陆三阴说道：“生前我与纤纤携手，那么死后她又该与谁长眠呢？”

季海棠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了，眼中闪过一丝狰狞的情绪，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奉陪了，你们就一起死在这吧！”

说完这句话，季海棠抬高了手，屈成拳头，随即一只箭簇从他袖中射出，在空气中划出一阵风声，射向了远方。

陆三阴上前踏出半步，想去阻止他，但西门纤纤身形一晃，就要倒下来，陆三阴只得退了回来，扶住西门纤纤，同时问道：“解药在哪里？”

“应江湖。”

季海棠足尖一踏，纵身而起，被那根带着钢丝的箭簇拉飞而起，渐渐远离了火海。

季海棠回头望了陆三阴与西门纤纤一眼，见他们仍是相互依偎着，充满了温馨与爱意，季海棠很是愤怒，所以他要在他们死前打破这份温馨，说道：“纤纤已经血变，纵然你们逃出了这片火海，也无法改变结局，没人能逃过海棠花的诅咒。”

陆三阴脸色骤变，忽然有些后悔让他逃走。

便在这时，情况又起异变。

火海之外，忽然掠过一只凶燕，向着季海棠冲去。

“燕悲欢……”

陆三阴看着乍然出现的燕悲欢，眼中充满了莫名的情绪。

就在错身之际，一柄燕刀划破夜色，斩掉了那根钢丝。

季海棠顿如断线的风筝，身形蓦地一滞。

燕悲欢伸手抓住他腰间装着海棠之果的琉璃瓶，然后踹了他一脚，说道：“这一脚还你了。”

季海棠一声惨叫，从空中坠落下来，跌入火海之中。

燕悲欢借着那一脚助力，折向再掠起，消失在夜风之中。

季海棠跌入火海之中，瞬间被点燃，传来一阵惨叫。

季海棠站在火海之中，忽然不再惨叫，发了狂似的笑了起来，说道：“只有身在黑暗的人，才能看清黑暗，我看清了我的过去，但我也看清了你的未来。”

陆三阴微怔，他望着那片火海，怔怔出神，一时间闪过了诸多情绪。

火海之中再没有声音传来。

西门纤纤忽然咳嗽起来，打断了他的思维。

陆三阴转脸望去，看到她微微睁了眼，朝四前方的火海望了望，问道：“季大哥走了吗？”

他点点头，说道：“看样子是活不了了。”

西门纤纤神色凄然，感慨说道：“是我把他害成这样。”

陆三阴说道：“打起精神来，不然我们马上也上要到地府向他请罪了。”

西门纤纤望着他，低声说道：“要是这样死了，那或许也不错。”

陆三阴屈下身来，把她背到背上，说道：“你抓紧一点，那不然真要三人死一堆了。”

西门纤纤趴在他背上，问道：“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吗？”

陆三阴怔住了，望着祠堂沉默了片刻，说道：“纤纤，要是早知道会这样死，刚才就应该吃了你的豆腐。”

西门纤纤轻轻笑了起来，说道：“你的豆腐要成红烧的了。”

陆三阴想了想，说道：“我还是喜欢清蒸的。”

西门纤纤望着眼前的火海，眼皮渐渐沉重，说道：“要是冲出这片火海之后，还没成红烧的，你就吃吧！现在你的豆腐要晕一会了。”

四周的火势正蔓延而来，除了灼人的热浪层层叠叠，面无血色的脸上仿佛也燃起火来，气虚力弱的西门纤纤已经感到呼吸滞碍了，她感觉视线不断模糊，眼颇逐渐沉重，终于晕了过来。

陆三阴转眼看了她一眼，只见昏迷的西门纤纤已经面无血色，心焦如焚的陆三阴左突右冲，但都被这无情的火海逼退回来。

他汗如雨滴，眼前是无情吞没四周的火海，头上是炸裂如烟花的火团，背上是昏迷不醒的知己。

几番火海进退几据，陆三阴衣角被火苗点着，遂停下去用剑胎割掉那些截着火的衣服，无奈剑胎太钝，竟然割不下来，陆三阴有些苦笑不得。

陆三阴赶紧回头关切的时候，才发现西门纤纤一直抱着青渊剑靠在他背上。

真是猪啊我，陆三阴竟然这么半天没想到西门纤纤的青渊剑，觉得自己在真正危急的简直蠢极了。

他虽是抽出青渊剑，一剑断了火苗，但四周火势更盛，距他们真有两米边，且不断发生爆炸，他所立足之地也滚烫如烧铁。

这时候，西门纤纤手腕里的伤口竟又流下血来，鲜血落在青渊剑上，剑身竟轻轻颤动起来，宛若剑吟。

陆三阴低头看去，竟见腰间的剑胎沾了西门纤纤的血之后，竟呈现出暗红之色。

突发变异，陆三阴左手抽出剑胎，同时将两口剑放到鲜血滴落的地方，两剑同时沾血，现出一青一红的异光，同时两剑剑鸣不断，剑身竟贴在了一起，隐隐中仿佛有什么从这两口剑中冲出一般。

见到这幅画面，陆三阴不禁回忆却那日取剑胎后山崩地裂的情景来。

陆三阴当机立断，用剑胎划破自己的手腕，让鲜血浸沐剑胎与青渊剑。

双剑染双血，剑鸣如恸九霄，一青一红两种异光更盛。

“剑胎、青渊，我与纤纤的性命便交给你们了。”

陆三阴双手握双剑，注全身之功，引动双剑内的极端剑意，向前划出十字剑势。

霎时剑意凝结，化成两道青红异光，双剑交合时，两道光芒交织在一起，相互交织融合，形成一道绝世剑意，划开眼前烈火，开出一条无焰之路。

抓准时机，陆三阴收剑，抱紧西门纤纤双腿，逃出了这片火海。

刚出火海，通道立时合上，火势更复凶猛。

陆三阴站在季府外，回头望着燃烧的季府，心中感慨万千。

他把西门纤纤放了下来，重新给她包扎了一下手腕的伤口，然后也自己的随意包扎一下。

随后又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如火灼，心想不会这么烫吧，于是摸了摸自己的，也是一般，不禁给了自己一巴掌，骂道：“猪啊，刚被火烤了半天，能不烫？”

于是他又去摸鼻息，情况是鼻息虽然微弱，但还算均匀，看样子没有被烟呛住，只是唇干欲裂，应该是太渴了。

陆三阴环顾四周，但看不到有水井之类的，左右也没有什么人家，心想百里城方圆不过百里，城里更是不大，以他的脚程，用不了太多时间，便又把西门纤纤背到背上，朝客栈跑去。

这时候还不是很晚，正是百里城夜市比较热闹的时候，万家灯火，亮如黄昏。

跑了大约一半的路程，来到城门附近，突然见到一辆马车朝他所行的道路奔来。

双马并驹，红木为车，青锦为盖，车帘为金绸，为以金玉为饰，马车四角挂着四盏宫灯，说不尽富丽堂皇的感觉。

一看就是宝贵人家的马车，而且不是普通的宝贵人家。

这里顶级富豪只有钱百万，但陆三阴知道这至少不钱百万的马车。

那辆马车在陆三阴面前停了下来。

驾车的人看着西门纤纤。

有人隔着车帘在望他。

陆三阴也朝车帘望去。

车帘没有掀开，所以陆三阴只看到一个影子。

在那如同朔夜般黑暗的车帘之后，仿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他。

他与那双目光隔着半透明的车帘对望了一眼。

陆三阴如同死星般晦暗的眼眸，仿佛有什么开始在燃烧火焰，变得如同流星般璀璨。

“千落不在车里。”

这时候，车帘内传来了一声听不出情绪的叹息，不知是喜是悲。

然后陆三阴眼中光芒消失了，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璀璨之后，便坠入了无边的黑暗。

“她让我告诉你，应江湖在单身客栈里。”

说完这句话，车里的拉动了下车铃。

一声叮咛之后，驾车人的鞭子一扬，双马悲鸣一声，拉着马车，朝城内飞奔而去。

留在原地的陆三阴怅然若失，不知在想些什么。

背上的西门纤纤突然咳嗽起来，陆三阴这才晃过神来，转身朝着单身客栈奔去。

### 第六十四章阿漂哥的野望

今日的百里城，一片祥和宁静，没有发生什么打劫或许欺男霸女的事件来，因为百里山的强盗们全部窝在单身客栈里。

应江湖与阿漂哥的牌局持续了一天一夜，应江湖没有让那些小弟们离开，所以他们只好把单身客栈包了下来，在那围观赌局，打外围。

阿漂哥赢了一天，越打越是精神，反观钱百万一脸无奈与倦意，底裤都快压上了，心想这牌局什么时候能结束。

应江湖忽然伸了个懒腰，看了看周围横七倒八睡觉的小弟们，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一个强盗揉了揉眼睛，说道：“太阳落山已经很久了。”

应江湖想了想，觉得应该是时候了，于是站了起来，双手按在桌子上，说道：“时间不早了，要不今天就打到这？”

钱百万如蒙大赦，满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点头如捣蒜。

阿漂哥推倒了牌，开始清点战绩。

炼金锋摇摇了扇子，站了起来。

应江湖转身对着一干强盗，大吼了一声，说道：“都给我起来，该去办正事了。”

众强盗吓了一身激灵，一个拍一个，纷纷站了起来，歪七倒八的站着。

应江湖看着有些生气，骂道：“老子打了一天麻降，都没有你们这么累，都给我站好了。”

强盗们十分紧张，赶紧站直了。

阿漂哥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

应江湖狡黠一笑，说道：“当然是去干大事。”

阿漂哥心如明镜，说道：“海棠花之局有结果了？”

应江湖喝了口苦茶，笑道：“要是陆三阴来找我，就叫他上青思池来。”

阿漂哥问道：“万一他不相信我呢？”

应江湖想了想，把一粒药丹递给阿漂哥，说道：“这是血变的解毒丹，你交给他，说另一半在我手里。”

阿漂哥觉得这是个生财之道，很开心的接了过来，转交给盛飞羽。

应江湖又道：“还有麻烦转告他一句话。”

阿漂哥问道：“什么话？”

应江湖说道：“你就告诉他，我应江湖一向不记仇，有仇我当天都报了。”

阿漂哥点点头，表示可以。

应江湖又对炼金锋说道：“金锋仔，要不要凑一下热闹？”

炼金锋耸耸肩，说道：“在下要去休息了。”

应江湖也不勉强，转身走到口门，推开了门。

秋风霎时灌了进来，吹得灯火有些摇曳。

应江湖的身影也有些飘忽起来，他指着青思阁方向，说了西门纤纤当初说过的那句话。

“敌在止戈山。”

说完这句话，应江湖起身走入了夜色之中，百里山的强盗们怔了怔，虽是不明所以，但也只好跟上来。

阿漂哥见众人走光，对盛飞羽说道：“飞羽关门关窗睡觉。”

盛飞羽眼睛一亮，蹿到阿漂哥面前，一脸迷妹地看着他，问道：“这是要我侍寝的意思吗？”

“你这是读了多少本爱情小说？”

阿漂哥有些无语，张开账本，盖在她那张迷妹脸上，然后转身去关门。

盛飞羽取下账本，却仍是一脸花痴样，嘴角上扬，看着阿漂哥的背影嘻嘻个不停。

看到这幕画面，炼金锋犹豫了一下，走到了盛飞羽面前，轻摇羽扇，让自己显得更儒雅一点，深吸了口气，望着盛飞羽，无比认真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请务必也这样对在下。”

一片安静。

正在掩门的阿漂哥停了下来，朝炼金锋望去。

正在上楼的钱百万停了脚步，转头朝炼金锋望来。

盛飞羽怔了怔，脸上的花痴样消失了，看着一脸正经的炼金锋，沉下脸来。

“变态痴汉猥琐男别缠着我。”

说完这句话，盛飞羽愤愤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去关窗。

钱百万用一种很敬佩地眼神看了一眼炼金锋，然后溜进了房间。

阿漂哥忽然笑了起来，朝他作了个请的手势。

炼金锋显得有些尴尬，摇了摇扇子，朝着门外走去。

阿漂哥于是关上门，靠在门在，看着盛飞羽，笑道：“飞羽，你看人家金锋仔，玉树临风，羽扇纶巾，正是交配的好时节，你们两个一个待娶，一个待嫁，正好一双啊……”

盛飞羽关好窗子，转过身来，有些生气地看着他，正要说些什么，忽然脸上有了变化。

她看着一个黑影，从门的另一侧冲了过来，想要提醒他，已是来不及了。

嘭地一个巨响。

门连撞开了，陆三阴背着西门纤纤冲了进来，对着四周叫道：“应江湖，你给我出来。”

陆三阴叫了几声，没有回应，左右看看，只看到盛飞羽，心知应江湖不在，于是换了另一个问法。

“阿漂哥，你在哪里？给我出来。”

盛飞羽指着门背后，默默地不说话。

陆三阴转身看去，只见一只手从门背后伸了出来，接着门被推开了，阿漂哥露了出来，脸上被砸出几条门条印。

陆三阴看着他，无比认真地问道：“你怎么跑到门背后去了？”

阿漂哥大怒，骂道：“你丫的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陆三阴想了想，大概想清楚了怎么回事，于是哦了一声。

阿漂哥更为恼火，大叫道：“会死人的知不知道。”

陆三阴歪着看着西门纤纤，说道：“这边才要死人了，快说应江湖在哪里。”

盛飞羽见西门纤纤已经面无血色，准备掏出药了，但阿漂哥立即朝他使了个眼色，盛飞羽又收了药。

阿漂哥对陆三阴说道：“一万块保她性命。”

陆三阴说道：“赶紧的，别说一万块……”

阿漂哥截住话头，说道：“好，那两万块。”

陆三阴：……

阿漂哥很是高兴，朝盛飞羽使了个眼色。

盛飞羽会意，端着碗温水走上前来，示意陆三阴把西门纤纤放下。

陆三阴屈下身来，把西门纤纤放到一根椅子上。

盛飞羽微微屈身，轻轻撬开西门纤纤嘴，把丹药喂了进来，又以水服之。

陆三阴擦掉西门纤纤嘴角的水，问道：“这是什么药？”

阿漂哥说道：“从应江湖手中给你抢到的。”

陆三阴一脸鄙夷地看着他，脸上写满了一百个不相信，问道：“真的？”

阿漂哥感觉人品受到了质疑，很是恼火，叫道：“你这是什么眼神，不信你问飞羽。”

陆三阴于是转脸去问盛飞羽。

盛飞羽比较老实，说道：“应江湖给他的。”

陆三阴大怒，揪着他的衣领，叫道：“你这瘪三又算计我。”

阿漂哥很不耐烦地推开他，说道：“什么算不算计，生命无价好不好，要不你让她把药吐出来，我保证不收你一分钱。”

陆三阴哼了一声，抱着西门纤纤上了楼，放到宁溪的床上，把被子给他盖好。

确认她脸色渐渐变好，终于放下心来，坐倒在床边，举起水壶便往嘴里灌。

喝完后，陆三阴深深吸了口气，望着窗外的灯火，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阿漂哥一路跟着上来，依在门边，见他神情寥落，竟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好奇问道：“你又发什么神经？”

陆三阴回想着街道上的马车，有些自嘲地说道：“我感觉我要歇菜了。”

阿漂哥饶有兴致地琢磨着他这句话，问道：“喔，歇菜就是坐冷板凳的意思？”

陆三阴说道：“我记得前天晚上他说，三天之内杀不了我，他誓不为人。”

阿漂哥点点头，说道：“应江湖让你去找要拿另外半粒解药，看来就是要你去送死的意思。”

陆三阴只是苦笑，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应江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送一粒解药过来。

阿漂哥看着他，认真说道：“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跑路了。”

陆三阴抬头看他，问道：“跑到哪里去？”

阿漂哥说道：“跨江渡海，跟我去征服世界。”

陆三阴愣了愣，问道：“你跨过江，渡过海？”

阿漂哥双眉挑起，感觉受到了质疑，有些不耐，说道：“不然飞羽是怎样来的？”

陆三阴问道：“怎么来的？”

阿漂哥神采奕奕，回顾当年，说道：“我偏舟渡海，乘风破浪，在万里之外的异国捡到的。”

陆三阴仍是不信，问道：“你是说，你在海上捡了一个异国人，叫一个两境的名字盛飞羽？这是传统的失忆桥段？”

阿漂哥解释道：“她的外文名叫尤利乌斯.蕾姆，她的曾祖父是两境人，叫盛什么鬼我忘了了，但这不重要，都死了好几十年了，盛飞羽是她的曾祖父取的。”

“那你的外国名呢？”

阿漂哥认真说道：“我的外国名叫，沃德天.维森陌.拉莫帅.帅德.布耀布耀德。”

陆三阴感慨说道：“你这外国名可真够长的。”

阿漂哥说道：“名字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志向。”

陆三阴问道：“你的志向是什么？”

阿漂哥说道：“与人斗什么的，太肤浅了，我阿漂哥要与天斗法，征服大海，成为海上王者。”

陆三阴不由得想起应江湖来，说道：“应江湖征服百里山，成为山贼王，你征服大海，这是要成为水贼王？”

阿漂哥咋一听，觉得什么不妥，再一细思，觉得大大的不妥，沉着脸说道：“什么水贼王，应该叫海贼王。”

陆三阴不想与他争辩这个，既然他想叫海贼王，那就海贼王，他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

“那我的外国名应该叫什么？”

阿漂哥认真想了想，说道：“有了，你就叫土比.南博.万。”

陆三阴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建思了一遍，十分恼火，大声叫道：“你他妈才是土逼，你全家都是土逼。”

阿漂哥没有理会他这些小情绪，走到窗边，推开窗子，指着满天星空，说道：“加入我吧，成为我的右臂，让我征服这片星空之下的所有海域，成为真正的海贼王。”

### 第六十五章百年迷局朔与晓

夜风从窗子里涌了进入，吹拂着阿漂哥的黑发，他的衣衫飘忽，发丝摇曳，倏然间整个人高大英武起来。

陆三阴微怔，然后被冷风吹醒，赶紧挡住西门纤纤，为她加好被子，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说道：“能不能把窗子关上？”

阿漂哥愣了愣，觉得有病人在这，这种的行为确实欠妥，于是关上了窗子，说道：“怎么样？考虑一下啊！”

陆三阴看看西门纤纤，说道：“你觉得现在我能走？”

阿漂哥轻描淡写地道：“不就个血变之毒吗？你只要点一下头，我阿漂哥都可以给你搞定，到时候你想带着这小姐姐一起走都行。”

陆三阴想了想，问道：“海上冒险就是征服未知世界的意思？”

阿漂哥点点头，说道：“可以这么说。”

陆三阴说道：“那何不征服这百年断层这段未知的历史？”

阿漂哥摇摇头，说道：“这不一样。”

陆三阴看着他，问道：“哪里不一样？”

阿漂哥认真地解释道：“未知境域环境，是探索世界，而征服百年断层，则是改变世界。”

说到这里，他忽然看着陆三阴的眼睛，说道：“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的故事告诉我，想改变世界的，都不得好死。”

“想不到你这种人还会看书？”

陆三阴有些难以置信。

阿漂哥闻言，有些不高兴，说道：“你们这些打打杀杀的人可以杀，我就开店的就不可以看？”

陆三阴解释道：“没有，我只是好奇你看什么书而已。”

“你等着啊！”

阿漂哥说着转身离开，过了一会儿，抱着本书哼着小曲回来了。

走到门边时，随手把书丢给了陆三阴，这动作看似随意，隐隐在却有几分炫耀的意味。

陆三阴接着书，看了眼封面，只见泛黄的枫红色封面上画着两个人头，画风极其之随意潦草，或者说不忍直视，以致于陆三阴从这幅封面中，唯一看出的是，应该是两个男的。

阿漂哥看到他一脸的嫌弃，说道：“这是手抄本，抄者的水平不代表原著的水平。”

好吧，看在他一幅真诚的份上，陆三阴觉得姑且看一看，于是他朝着封面看去，看到了三个横七竖八的大字——朔与晓，脸色又凝重了几分。

阿漂哥捂着脸解释道：“这已经是尽量写得工整了。”

陆三阴很给面子的翻了几页，里面潦草的字实在有难以辨认，就像是打草搞一般，他终于相信了阿漂哥的话，相对于这些正文来说，书名已经算是很工整的了。

陆三阴合上书，指着书名说道：“《朔与晓》……”

然后他又指着封面的两个，说道：“主角就是这两个？写的什么？”

阿漂哥点点头，道：“写的是两个中二少年想改变世界的故事。”

陆三阴翻开书看了几页，看不出什么头绪，于是抬眼，有些好奇地看着他，问道：“这是哪一段历史？”

阿漂哥老神在在地说道：“或许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或许是百年前的历史也说不定，或许只是作者虚构的世界，但问题是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

陆三阴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这种事情他怎么会知道。

阿漂哥指着书说道：“给你看这本书，是想告诉你，改变世界是件多么凄惨的事情。”

陆三阴看着他，说道：“所以我还是上你这艘贼船好了？”

阿漂哥听着十分不高兴，说道：“什么叫贼船？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陆三阴也觉得有些欠妥，准备道歉，阿漂哥却忽然叹了口气。

“怎么了？”

“有些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注定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而你正好是这种人，所以我知道你是不会跟我走的。”

陆三阴好奇地盯着他，说道：“你这话说得好生奇怪，不上你的贼船，就注定改变世界了？”

阿漂哥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你们现在所做的，不就是在改变世界？”

陆三阴楞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回他这句话。

阿漂哥说道：“其实改变世界就像是拼图一样，你们所改变的任何一角，其实都是改变世界的一部分。”

陆三阴睁大了眼睛，看着阿漂哥，眼里充满了惊奇，心想眼前是那个看钱办事的阿漂哥吗？

阿漂哥看着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很无奈耸耸肩，说道：“好吧，我承认我不小心认真了一下，不过你也不用惊讶到这种地步吧！”

陆三阴咽了口口水，十二分认真地道：“我只是觉得你一个钱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还能说出这种道理来。”

阿漂哥怒道：“什么叫胡说八道，这是正儿八经的人生哲理好吗？有规定大道理只能让你们这些大侠圣人说，不能让我种钱奴，我呸，生意人说的吗？”

陆三阴轻描淡写地道：“我就说说而已，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反正应江湖要杀的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好激动的。”

“你当然要激动，我被他杀了，欠你的钱就收不回来了。”

阿漂哥大怒，揪着他的衣领，说道：“你这混蛋要敢赖账，我就把你骨灰烧了，撒到大海上。”

陆三阴完全不受威胁，说道：“你知道借钱的和欠钱的谁是大爷吗？”

阿漂哥说道：“欠钱的。”

陆三阴低头看着他的手，说道：“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漂哥说道：“你丫的死了，我也没好处了。”

陆三阴说道：“问题是我的金主已经来了。”

陆三阴笑笑不说话。

阿漂哥赶紧松开了手，说道：“大爷，现在可以说了吧！”

陆三阴说道：“不行，你得教我怎么活下去。”

阿漂哥大怒，说道：“你这瘪三算计我。”

陆三阴看着他，说道：“彼此彼此。”

阿漂哥心知这家伙铁了心要和他耍无赖，只好认亏，认真地为他思考一个退路。

“应江湖那么心心念念的想你死，你就不能满足一下人家？”

陆三阴听着大为恼火，说道：“我满足了他，我就死了。”

“那我真没办法了，你好死不送。”

说完这句话，阿漂哥转身，离开了房间。

陆三阴有些颓然地坐在床边，认真思考了好一阵，想不出任何头绪，便看起书来。

过了好一会儿，盛飞羽推门走了进来，端了一碗药到床边，给西门纤纤服下，然后瞥看陆三阴正在读那本书。

“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陆三阴愣了愣，问道：“飞羽姑娘也读过这本书？”

盛飞羽说道：“据我们家族的记载，书上的两个人，好像和我曾祖父是一个时代的，按照我曾祖父的年纪，应该是你们两境所谓的百年断层之前吧！”

陆三阴大为震撼，说道：“也就是说，这书中记载的故事，有可能就是你们两境所谓的百年断层前的故事？”

盛飞羽说道：“阿漂说过，世间杜撰者何其之中，就算以百年为背景写几段故事，也未必见得是真。”

陆三阴说道：“但你的曾祖父却是真的。”

盛飞羽说道：“我的名字虽然是他取的，但我也没见过他，家族里对他的记载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冒险家。”

陆三阴看着她，说道：“听你的语气，你很崇拜他。”

盛飞羽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幸福喜悦的笑容，说道：“曾祖父从两境渡海而来，带来了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在我的国家与曾祖父结婚，生下我的爷爷后就离开了，我想跟随他的脚步，后来就遇到了阿漂，就像曾祖母遇到曾祖父那样，真是美丽的童话。”

陆三阴愣了愣，分不清她这话夸的是她的曾祖父，还是阿漂哥，不知如何接话，但想到阿漂哥这种瘪三竟有如此清丽脱俗的女子衷情于他，而他竟似一幅避之犹恐不及的态度，不禁有些感慨，难道真的是人渣更受人喜欢？

盛飞羽见他有些失神，问道：“你在想什么？”

陆三阴如实说道：“但我觉得阿漂哥对你似乎刻意的若远若近。”

说完这句话，陆三阴很刻意的去看盛飞羽的神情变化，以为她多多少少有些失落，却不料她面上仍不改笑容，平静说道：“喜欢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态度，阿漂对我如何，我对他亦是如此。”

陆三阴有些不能理解她这些话，盛飞羽只是笑笑，不再多作解释，起身告辞。

陆三阴起身与她见礼告辞后，忽然想到宁溪的事情来，这几日忙于止戈山的事情，甚少看到宁溪，便问道：“飞羽姑娘，最近可有看到我的好友宁溪？”

盛飞羽终于想了起来，有些抱歉地说道：“她让我告诉你，她在找人，叫你不用念着她，这事被我给忘了了，不好意思。”

陆三阴笑了笑，将她送出门外。

送走盛飞羽后，陆三阴坐在床边，低头看着西门纤纤的脸，看了很长时间，看着她的脸，他想到了很多事情。

不久之前，在火海之中，西门纤纤忽然问他，他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那些指的自然是他说喜欢她的事情，虽然他刻意把柴桑也混了进去，但西门纤纤问出这问题时，他仍是有些不知所措，所以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去回答，那就是关于豆腐的问题。

她说要是冲出那片火海之后，还没成红烧的，你就吃吧！

现在不就是这个时候？

陆三阴的脑中闪过一丝这样的念头，然后他想到了那夜在青思池畔的情景来，此情此景何其相似，他又想到了那辆挂着宫灯的马车，想到阿漂哥对飞羽姑娘的情愫，他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近在咫尺的陪伴，与遥不可及的奢求，两种难以抉择的取舍，交织于心，不停地挣扎大概就是阿漂哥对飞羽姑娘的情感，也是他对纤纤的情愫。

他伸手用食指轻轻戳着她的脸颊，感慨说道：“纤纤啊纤纤，你没变成烧豆腐，却变成了睡豆腐，这让我如何下口啊！”

他站起身来，撕下一层布缦当作剑袋包住青渊剑，又望了西门纤纤片刻，带着复杂的情绪，说道：“如果这次死不了，再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吧！”

陆三阴长叹一口气，转身离开了房间，朝着止戈山走去。

### 第六十六章燕落，燕啼，燕悲欢

陆三阴从单身客栈里走出来，抬头看了看天，繁星洒满天空，宛若散落的棋子。

想到应江湖给他布的这一局，心情顿时美丽不起来，他为了争取止戈流解散的时间，戏弄了应江湖一番，应江湖立即回敬了海棠花这一局，把西门纤纤等人搞得十分凄惨落魄，若非应江湖的最终目标是自己，只怕纤纤很难活下来。

陆三阴心中稍稍宽慰，但一想到自己是最终目标，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从海棠花这一局来看，他今夜能活下去的几率几乎为零。

所以他没有着急赶路，因为走得太快，会给他一种赶着去送死的感觉。

夜色渐深，百里城的灯火熄了一半，街道有些昏暗，他走着走着，撞到了几颗石子，差点跌了一跤。

陆三阴十分恼火，低身捡起那颗石子，朝远方掷去。

片刻之后，前方忽然传来一声惨叫。

一只燕子落了下来。

陆三阴眼前一亮，但心中全无悲悯，自己砸到人的愧疚感，因为那只燕子是燕悲欢。

燕悲欢屈着身，捂着肚子，恶狠狠地朝陆三阴望来，但看到陆三阴的目光后，她眼中的恶意陡然变成了恐惧。

陆三阴的目光，比她更为凶狠，而且满是嘲弄与得意，就像看到了猎物一般，说道：“交出海棠之果，我可饶你不死。”

陆三阴缓缓抽出了剑胎，走着燕悲欢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她竟没有面对陆三阴的勇气，转身便逃。

陆三阴自然不可能放她离开，冥月海棠之果，可以生死人肉白骨，解百毒，只要得到海棠之果，西门纤纤就有救了，他也不用去赴应江湖的鸿门宴。

他刚起步，却又停了下来。

因为燕悲欢也停了下来。

在她的前方，出现了一抹青色的身影。

陆三阴脸色微变，来的人是那夜出现在止戈山的青衣刺客，也是宁溪一直找寻着的罗青邪。

燕悲欢眼中满是恐惧，转身看看陆三阴，又转身看看罗青邪，额角流下了冷汗。

她的生死，尽系在这两个青衣死神身上。

片刻的沉思，燕悲欢一咬牙，纵身朝罗青邪扑去。

燕刀霍然出鞘，划破沉寂的夜色，斩向罗青邪，誓要杀出一条生路。

罗青邪剑动身动，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随即青锋现芒，人已到燕悲欢身前，一剑斩落。

他这一剑后发而先至，燕悲欢刀势未成，力弱三分。

刀剑相遇瞬间，燕悲欢横飞出来，落在陆三阴身前三米处。

燕悲欢望着罗青邪，眼中充满了震撼。

陆三阴亦是如此，燕悲欢会败他并不意外，只是败得太快了，甚至连燕家的力生三重都来不及施展。

陆三阴眼中闪过一抹杀意，随即剑起如风，朝着燕悲欢刺去。

燕悲欢顿陷绝望之中，终也证实了她的猜想，这也是她刚才攻击罗青邪的原因，罗青邪未必会致她于死地，而陆三阴一定会。

生死之刻，罗青邪身影乍然飘至，一剑直刺而来。

没有任何的技巧，只是一记平刺，便逼退了陆三阴对燕悲欢的杀招。

陆三阴止住剑锋，后退到原来之地，低头看了眼剑胎，不由得叹了口气。

剑叹长不尽一寸，罗青邪的剑长三寸，平刺对平刺，他一定会被穿个透心凉，所以他只能退。

罗青邪看着陆三阴，说道：“她的命是我的，海棠之果也是我的。”

陆三阴挑起了眉，说道：“至少要给我一样。”

罗青邪没有说话，而是低头去看剑锋。

陆三阴明白他的意思，想要就凭本事来取，于是扬了扬剑胎，

一瞬风起，起手即是青萍之末，眨眼便到罗青邪身前。

风起于青萍之末，力发于毫末之间，及至力至，则如狂风暴雨，势若奔雷，这就是以速度求爆发的青萍之末剑理。

罗青邪在陆三阴剑起瞬间便升手去握剑柄，但并没有拔剑，待到陆三阴剑到之时，青锋出鞘，两剑再度交接，星火飞溅。

这一式，他并没有以破其爆发点，而是爆发对爆发。

陆三阴收了剑胎，左手双指摸了摸剑胎上的余温，犹能感到一丝烫意。

他叹了一口气，眼中满是赞叹，罗青邪不止是个顶尖杀手，更是绝代剑客，心想难怪燕悲欢会败得如此之快。

燕家的力生三重是转移其他部位的力量集中到手臂处，加重力道，甚至形成二重力，三重力的效果。

他的青萍之末的剑理是以速度制造一个力量的爆发点，从而获得巨大的力量。

而青衣人则相反，他的剑理是以速度破力量的爆发点，也就是说在青萍之末的爆发点形成之前，他的剑路就被他打乱了，所以剑招应有的力量无法成型。

这让他想起青思池罗青邪与柴桑的那一战来，柴桑的刀路是以力量压制速度，然而在柴桑重刀挥出之前，罗青绡的剑就攻向了柴桑发力的手臂，致使柴桑的刀无法挥出。

罗青邪以速破力，能与柴桑这种的重刀手五五开，那一击击败燕悲欢自然不成问题。

陆三阴沉默了片刻，看着罗青邪说道：“两样都归你了。”

罗青邪没有多余的表示，转身朝燕悲欢看去，燕悲欢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罗青邪看着她，淡漠说道：“海棠之果交出来。”

燕悲欢眼中满是恐惧，却是缓缓站了起来，燕刀指着罗青邪，说道：“这不可能。”

罗青邪愣了愣，好似想到了什么人来，但这种错觉一闪而逝。

“那你只有一刀的机会。”

燕悲欢深吸了口气，左足向前跨出半步，右腿滑退一步，屈身下压，作出起跑的姿势，燕刀向后划地，移到与右腿平行。

这是当时对付西门纤纤的那招，因为需要时间蓄力，所以刚才没能使出来，但是现在，青衣人既然给了她一刀的机会，那就不会打断她了。

杀意在无声中弥漫而来。

罗青邪青锋平指，淡漠以对。

“燕悲欢，拜候。”

燕悲欢倏然刀动，划破冷冷夜色，蓄力已足，雷霆之势已成，身起如燕飞，瞬杀而至。

罗青邪身不动，剑起如虹，宛若剑出青萍，一时秋风肃杀，剑竟横空。

刀剑相击，一声铿然。

罗青邪人不动，剑亦不动，燕悲欢刀势纵有千钧之力，竟难撼其半分。

燕悲欢并未气馁，左手向后扬起，左手之力转移到右手上来，二重力涌上，势要一举破敌。

罗青邪淡漠一笑，人犹不动，剑锋向上轻挑，燕悲欢刀势向上急驰，罗青邪趁势反转剑锋，以剑柄击在其胸口之上。

一声闷哼，鲜血飞溅而出，燕悲欢再次横飞出来，重重撞在街道尽头的墙上。

罗青邪缓步朝她走去，同时伸出左手，向她讨取海棠花之果。

燕悲欢瘫坐在地上，伸手抹掉唇边的鲜血，缓缓摇了摇头。

罗青邪顿时失了兴致，脸色骤然变冷，剑上杀意陡升，化成一道残影，向着燕悲欢斩去。

便在这时，燕悲欢身前落下一刀一剑，挡住了罗青邪必杀的一刀。

燕悲欢趁势站了起来，扶着墙离开了现场。

这时候，青鸟忽然飞至，从陆三阴面前掠过，向着另一头飞去。

陆三阴没有再留意罗青邪与那两位燕家长老的战斗，跟着青鸟而去。

刚才他与罗青邪对剑时，罗青邪低声对他说了一句话——去找宁溪。

陆三阴心知事态必然紧急，不然罗青邪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告诉他，故而悄悄打开了吸引青鸟的异香，现在青鸟闻讯而来，带来了宁溪的消息，他自然要跟着去了。

青鸟往止戈山一路飞驰，陆三阴跟着来到了百里山下，终于见到了浑身沐身的宁溪。

闻知青鸟回归，宁溪心知援兵已至，拖伤从树中走出。

夜色太暗，陆三阴看不清她的脸色，只隐隐看到她身形摇晃，几欲跌倒。

陆三阴扶住她时，摸到了她脸上与手上的鲜血，十分愤怒，问道：“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宁溪靠着他，正要说话，已见一夜风雨数名杀手，出现在了林中的各个角落，于是指着那些人，微微苦笑。

陆三阴脸色陡寒，但没有立即动作，而是扶着宁溪朝着一棵树走去，想着先安顿好她，再动手不迟。

一夜风雨众杀手显然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迎面扑杀而来。

陆三阴冷冷一笑，手中剑胎射出，刺过两名杀手咽喉，插在树上。

而在此时，后方的杀手而至身后，三刀三剑，同时杀来。

陆三阴只手解剑袋，青渊出剑，一剑断了三刀，挥手再断三剑，六名杀手大惊失色，欲抽身而去，但在转身瞬间，剑已封喉。

一瞬间之间，八名杀手先后死去，纵是一夜风雨，也不禁为之胆寒，不敢再有动作。

陆三阴将宁溪扶到树下，安顿她靠着大树坐好，放下青渊剑，喂了她一粒伤药。

夜色无声，一口剑忽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宁溪看清了那道身影，正是一夜风雨中专门暗杀的林夜雨，不由得张开了口，想要提醒他。

藏在夜色里的林夜雨，总会在夜色里刺出致命的一击。

陆三阴手上无剑，但宁溪却有。

他忽然一转身，举起了宁溪的那只握剑的手，向上划去，打偏了林夜雨的剑锋。

一击不中，林夜雨抽而退，却不料踩中了陆三阴丢在地上的青渊剑。

原来平躺在地上的青渊剑，剑锋不知何时立了起来，割破了林夜雨的脚掌。

这时候，陆三阴站了起来，握着剑胎朝林夜雨逼去。

林夜雨忍痛欲退，却是快不过陆三阴。

陆三阴如鬼似魅，飘至其身前，剑胎轻轻一划，便废了他一只耳朵。

剑势未止，划过眼睛，再废一眼，直至鼻梁。

林夜雨怒极恨怒，挥剑要斩陆三阴，然而陆三阴的剑胎却抢先刺穿了他的手腕，长剑从手中滑落下来，被陆三阴轻轻一摆，垂直落下，刺穿了他的脚背。

夜色无声，甚至连惨叫都没有。

在林夜雨张嘴惨叫的时候，陆三阴又废了他的舌头。

杀手们无声散去，只余下林夜雨躺在地上无声惨嚎。

宁溪吃了药丹，恢复了些力气，欣赏了下林夜雨的惨态，不禁摇了摇头，说道：“我这人真是残忍。”

陆三阴神情淡漠地看了那杀手一眼，说道：“杀人者人恒杀之。”

### 第六十七章疏影横邪

这个夜晚降临的时候，宁雨寒走在荆棘纵横的荒山上，寻找着青衣人的下落。

不知找了多久，踏碎了多少荆棘，抬头望了几次天空，宁溪走也得有些气馁。

便在这时。

一阵沙沙地声音逐渐清晰，灯光也逐渐明亮。

光亮中，一个身穿青衣手上挑着青色的灯笼的小女孩正不紧不慢地朝着青鸟所在的树走来，最后停在了那树下。

小女孩提着青灯，望着树上的青鸟，露出了稚嫩而清澈的笑容，说道：“好美丽的青鸟啊！”

“小妹妹，我让青鸟来陪你玩好不好？”

宁溪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小女孩楞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一道青色剑芒从小女孩身后亮起，一道快若雷电的身影突然跃到宁溪向前。

宁溪不急反应，青锋已指在喉。

宁溪僵在那里，不敢乱动，只把目光瞟去，看到罗青邪时，松了口气，举起手来，说道“你别激动，我没有恶意，我是来找你的，我们之前见过的。”

罗青邪这才想起她来，于是朝左右望了望，看有没有其他人。

宁溪赶紧解释道：“你放心，就我一个人，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罗青邪愣了愣，但剑仍没有放下，问道：“你来找我做什么？”

这时候，小女孩忽然额头沁出冷，心跳骤然加剧，眼前一黑竟然摔倒了下去。

“小妹妹……”

宁溪眼见小女孩晕倒，不顾他剑锋的阻拦，蹲下身来，抱着小女孩，见她捂着胸口，似是很痛苦的样子，连眼睛都不能睁开。

宁溪摸了摸她的手，感觉异常冰冷，冷汗直冒，宁溪二话不说，从怀中掏出一个小药瓶，然后把她的头微抬，将药灌入她的口中，同时拍拍她的后背，让药顺利入咙。

青衣人翻身掠回小女孩身边，丢了剑，把她从宁溪身边抢走，焦急地叫道：“水澈……”

叫了几声，这名叫水澈的小女孩渐渐清醒过来，看样子也不是很疼痛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抓着青衣人的衣服，说道：“哥哥，我没事了。”

青衣人闻言松了口气，小女孩站了起来，向宁溪道谢，“姐姐，谢谢你。”

宁溪摸摸她的头，笑道：“嗯嗯，小妹妹你叫水澈是吧？”

水澈眨着宝石般明亮的眼睛，说道：“嗯，水澈，哥哥说像水一样清澈。”

宁溪转眼看着青衣人，见他也只是个少年罢了，穿着一身青衣，脸上没有多少多余复杂的表情，只有对小女孩的关切。

见他暂时没表露出恶意，宁溪赶紧将瓶子递过去，说道：“这我一个朋友送的，基本什么药啊，药都可以治一治，尤其可以缓解疼痛，请你收下。”

青衣人也没有客气，收了瓶子，问道：“西门纤纤？”

宁溪解释道：“我们是纤纤的朋友，不过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我自己。”

青衣人看到她，有些淡漠地问道：“你？”

宁溪见他没了敌意，凑上来道：“不过非要在这里说吗？”

“跟我来吧！”

青衣人捡起剑站了起来，转身朝林中走去。

水澈也捡起掉落的青灯，宁溪朝青鸟挥了挥手，青鸟落到了水澈手臂上，小姑娘立时兴奋地叫了起来。

宁溪弯腰对着她笑道：“我来帮你拿灯笼吧！”

“嗯嗯……”

水澈很高兴地点点头，把青灯递给宁溪后，愉快地和青鸟玩了起来。

青衣人听到声响回头看来，宁溪赶紧尴尬的陪了个笑，青衣人面无表情，回头继续向前走，走了一会，前方出现一座破庙。

荒夜，荒山，荒庙。

“你们就住这？”

宁溪有些惊讶，谁会想到这样一座荒山还有一座荒庙，谁会相信这样一座破败的庙会住人。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陆三阴双手抱着脖子，一幅见怪不怪的样子，很自在地很走到门前，见到里面的样子，几乎叫惊起来。

这破庙里竟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中心有一堆火，火堆不远处打了一个很小的地铺，上面的被子不止是干净，还是折得没有一丝褶皱。

水澈回到破庙中，把青鸟放在地上，一人一鸟玩得不亦乐乎。

宁溪坐青衣人的正对面，两双沉默地对视着。

是对视，更是对峙着。

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宁溪深吸了口气，鼓住勇气打破了这僵直的沉默。

“我想我们真的在哪里见过。”

青衣人坐在火堆旁，加了几根柴，转头对宁溪道：“我想并不是你要找的人。”

他说的这么直接，倒让宁溪有些不安，赶紧道歉。

“我承认我有些着急，行为有些欠妥，所以我真心向你道歉。”

青衣人罗青邪没有体会她的立场，反而感到有些厌恶，径直说道：“我讨厌怀有目的的人。”

宁溪只好转了策略，说道：“那我们先从朋友做起吧！”

青衣人觉得有些别扭，本想找个理由回绝，宁溪却抢先截住，说道：“你该不会告诉我，你不需要朋友之类的话吧，恕我直言这是假装高冷的傲娇们才会说的。”

青衣人愣了愣，她这话说出来，把他的话全部堵死了，所以只能沉默。

宁溪对这个局面十分满意，厚着脸皮笑道：“你好，我叫宁溪，希望成为你命相陪的朋友！”

罗青邪看着她，问道：“你交朋友都是这么随意的吗？”

宁溪歪着头，笑道：“我们的原则是，一眼认定，性命相陪。”

罗青邪愣了愣，问道：“你们指的是那夜那个人？”

“额，他叫陆三阴，”

宁溪忽然又想到那夜他放弃刺杀纤纤的事来，赶紧补充道：“还有纤纤也是一样。”

提到西门纤纤时，罗青邪的神情果然放松了些，宁溪心知奏效，立即伸出拳头，说道：“所以你也成为我们一眼认定，性命相陪的朋友吧！”

罗青邪怔住，自幼作为杀手的他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水澈忽然跑过来，抓起罗青邪的手伸出拳头，“我叫水澈，我也要成为哥哥，姐姐一眼认定，便以性命相陪的朋友！”

罗青邪：……

宁溪脸上简直笑开了花，摸着水澈满是溺爱，心想起是神助攻，说道：“那我们以后便是性命相陪的朋友咯，就请水澈多多关照咯。”

水澈眯着笑，笑得很开心，说道：“水澈是最小的，以后再哥哥姐姐多多关照。”

宁溪说道：“交情只有轻重，不分大小。”

水澈很乖巧地点点头，说道：“嗯嗯，那水澈就去睡觉咯，不打扰哥哥姐姐们谈正事了。”

说完这句话，水澈走回床铺前，脱了鞋摆整齐，脱了外衣折整齐，放在枕头边，把被子盖上后对三人说道：“哥哥姐姐，水澈睡了，晚安。”

看着这画面，宁溪的眼神里冒着光，这个孩子真的太乖巧了，宁溪自己睡觉时都是鞋子一丢，被子随便一盖就睡了，对比这孩子的表现感觉太汗颜了。

罗青邪看着水澈，忽然忧郁地叹了口气。

宁溪看着他，低声问道：“水澈的身体？”

罗青邪此时对她已没了敌意，如实说道：“既是病，也是毒。”

宁溪问道：“可有根治的方法。”

罗青邪说道：“或许海棠之果可以一试。”

“所以你才会来到百里城？才会受制于人？”

罗青邪沉默。

宁溪对罗青邪道：“我有个朋友，是南宫世家后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或许可以找他一试。”

罗青邪点点头，说道：“如果能治，那自然是最好。”

宁溪找无话说，也只是点点头。

这时候，深夜的秋风从破庙的大门里涌了进来，火焰被吹得有些扭曲，仿佛要熄灭的样子，青衣人沉默着打了几根柴，火势又旺了起来。

罗青邪忽然说道：“小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我失去了部分的记忆，所以有些事情，我真的记不清了。”

宁溪愣了愣，才明白他指的是自己要问的事，忙问道：“那你对我有什么影响，应该是在十岁的时候。”

罗青邪表示有些茫然，宁溪觉得可能自己描述得不够生动，于是两个食指向上指了指，说道：“那时候我竖着两根小辫子。”

罗青邪看着她，慢慢翻起了白眼，心想你这是什么描述？

……

……

陆三阴听她讲到这理，也不禁大笑起来，感慨道：“你这描述也是够生动，聪明如我，我也想不出来。”

宁溪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淡淡地道：“问题是人家偏偏想起来了。”

陆三阴吃了一瘪，赶紧问道：“那后来呢？”

宁溪脸色转为难看，说道：“还没有后来，一夜风雨便袭来了，他们抓走了水澈，要挟罗青邪去杀燕悲欢，他叫我先逃走，我看一夜风雨势大，便想着来找救兵，然后被他们一路追杀。”

陆三阴仔细分析了一下情况，大致明白了怎么回事，说道：“所以你想找我去救水澈，罗青邪又叫我来救你，你们这情感升温得有点快啊！”

宁溪瞪了他一眼，说道：“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还不赶紧去救人。”

陆三阴说道：“一夜风雨要罗青邪做事，所以水澈反而暂时不会有危险。”

宁溪微怔，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问道：“听你这意思，有危险的又是谁？”

陆三阴伸出拇指指着自己，苦笑道：“正是不才在下。”

宁溪愣住了，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三阴笑了笑，转身拾起青渊剑，重新包好，对宁溪说道：“你回去单身客栈就明白了，不过回去的时候要小时一点。”

宁溪看着他问道：“那你呢？”

“我要去止戈山赴死约了。”

陆三阴朝着止戈山走去，片刻之后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 第六十八章剑指青思

夜，静悄悄的，人心却是沸腾的。

止戈山上，陶长老带着一干长老弟子站在院门口。

百里七人众就站在了对面。

双方就这样沉默地对峙着。

百里七人众，不是七个人，而是七个强盗率领的一堆强盗。

陶长老等人紧握着剑，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再不敢像刚才那般疏忽了。

西门纤纤在临走之前，便吩咐他组织人手保持戒备，以免一夜风雨来袭。

于是他组织了巡视小组，轮流值守，但一天过去了，都没有什么异状。他虽然坚持值守，但青思阁一干长老认为是他过度紧张了。

青思阁长老认为，一夜风雨的目标是止戈流，如今止戈流已经解散，一夜风雨也没有针对青思阁的必要了。

陶长老还是坚持，青思阁长老便挖苦他，仗着与西门纤纤入山解救止戈流的那点功绩，便摆起一由止戈流大长老的架子。

人言可谓，陶长老也很无奈，只好独自值守。

青思阁诸人有的嘲讽几句，有的出于好意的让他没必要这么紧张。

今夜三更的时候，青思阁诸人皆已入梦，西风千里趁着夜色发起了第一次入袭。

一时杀声四起，有的在睡梦中被惊醒，仓皇入战，有的则再也醒不过来。

这一次突袭，青思阁死伤惨重，但还是将百里七人众逼到了门外，然后就陷入了对峙。

从陷入对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青思阁绷紧的弦再不松懈。

他们看着西风千里。

西风千里却望着夜色发呆，丝毫没有发起进攻的意思。

后方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百里七人众如潮水般分开。

应江湖从人群中走了过来。

一众强盗看着应江湖后立时欢呼起来。

西风千里看着陶长老笑了笑。

随着应江湖的出现，青思阁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

应江湖招了招说，众强盗的停下了欢呼。

应江湖走到人前，朝对青思阁微笑说道：“大家好，我叫应江湖，今日特来接管青思阁，麻烦大家配合一下。”

青思阁诸人苍白的脸，仿佛失了血色。

张着嘴，结着舌，睁大了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况。

陶长老没有放弃希望，在西风千里突袭的时候，他已经派出弟子，下山求救。

“大家别慌，掌门会来救我们的。”

青思阁士气被这句话提了提，他们不敢放弃希望，毕竟刚才那些在睡梦中被杀死的同门，就是他们的榜样。

应江湖见青思阁的战志又提了上来，虽然这也在意料之中，但还是有些苦恼。

西风千里看破了一切，微笑说道：“老大啊，要是我和仇老五还谋划着推翻你，摧毁你父亲的声名，你会不会来救我？”

应江湖摸着下巴，很认真地想了想。

“应该没有这么伟大吧！”

青思池的水面，摇曳着星光。

偶尔有风吹过池边的树林，发生沙沙声响，但在夜风过后，林中再度变成静悄悄的。

在两方对峙的时候，陆三阴踏碎了这片宁静。

有人站在夜色里，点亮了池边梧桐灯。

藏在夜色中的人，逐渐清晰了起来。

“李占山……”

陆三阴的脸色有些阴沉，他确实没有想到在这里等着他的竟是李占山，刚才他上山时特意留意了围山的百里山强盗，确认没有看到应江湖后，认为应江湖来了此处，他才来的。

李占山看到陆三阴惊讶的模样，露出了满足的微笑，说道：“看到我你好似很惊讶。”

陆三阴淡漠说道：“只是没有想到青思阁的六大嫡传长老，竟成了应江湖的走狗。”

李占山有些生气，怒道：“我落到这个地步，是拜谁所赐呢？”

陆三阴笑笑不说话。

李占山努力克制自己的怒气，说道：“仲裁堂前我被你摆了一道，真是到今天才一睹真容，怎么样也该礼尚往来一番。”

陆三阴想着西门纤纤的毒患，没有心思再与他纠缠，冷漠说道：“如果你只是想激怒了，那你已经做到了，你可能还有一句话的机会，如果你想死，那我不介意你继续，如果你不想死，那最好给出一个你出现在这里的理由。”

陆三阴的眼神有些寒凉，李占山被看得有些发怵，他不敢再激怒这个少年。

“是应江湖叫我在这等你的，他说只要你完成两件事，你就能得到解药。”

陆三阴问道：“哪两件事？”

李占山的视线落到了陆三阴身后的剑袋上。

“我要你身后的剑，然后助我当上青思阁的掌门。”

“这是两个条件。”

“青思阁的掌门拥有青思阁掌门的配剑，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这是一个条件。”

陆三阴的脸上没有情绪，说道：“那第二个呢？”

李占山转身望着青思阁，说道：“你要帮应江湖进攻青思阁。”

陆三阴问道：“你想成为英雄？”

李占山嘴角微微上扬，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现在西门纤纤中毒，青思阁人才凋零，又面临百里山这个大敌，只要他打退了百里七人众，他就会成为青思阁的英雄，然后成为掌门。

“上代青思阁六大嫡传弟子，为了登上掌门之位，竟然不惜做儿皇帝。”

说完句话的时候，陆三阴脸上充满了嘲弄与鄙夷的情绪。

李占山看着陆三阴的眼睛，说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今日低头，是为了明天抬得再高。”

陆三阴忽然觉得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句话的正确性，他虽然无意成为李占山，但西门纤纤命在旦昔，燕悲欢已经离开了百里城，七分道士又不知所踪，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你先把解药交出来，待解毒后我会帮你达成目标。”

李占山觉得他这想法有些可笑，说道：“你知道我们这两代人的差别是什么吗？”

陆三阴问道：“是什么？”

李占山说道：“年轻的时候相信承诺，年轻大了就只相信实质性利益了，更何况我们没有任何的信任可言。”

陆三阴也明白这是一句大实话，所以他也说了句大实话。

“让你当上掌门，不是一天两天能达成的事情。”

李占山摇摇头，说道：“你说的是一般情况下，但今夜不同……”

陆三阴有些不解，但这时候，青思阁方向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陆三阴望着山下青思阁的动静，听到了厮杀声，眼里生出一抹开惑的神情。

青思阁被围，所有人都盼望着他们的掌门出现拯救他们。

然而西门纤纤已经不可能来了。

这时候拯救青思阁的人，就会成为英雄。

一个不顾山门生死的掌门，一个就算背着叛徒之名也要拯救青思阁的长老。

谁是叛徒，谁又是掌门，青思阁日后会作出正确的抉择。

就连陆三阴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局布置得十分精妙。

“既然所有的剧本已经写好了，那为什么还要找上我？”

陆三阴问出了问题的关键，李占山与应江湖有所勾对，那李占山怎么会愁退不了敌？他实在想不出，他出现在这出名为英雄的戏剧中的价值是什么？

李占山望着青思阁方向，说道：“在应江湖所有的算计之中，还有一个必须要死的人，我想你应该知道是谁，他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陆三阴想了想，七分道士与狄败青生死不明，纤纤又身中血变之毒，剩下的人便只有柴桑了。

“但是我在上山时，并没有看到他。”

李占山说道：“必须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

陆三阴愣了愣，问道：“你指的必要，是指他必要死的时候？”

李占山笑了起来，说道：“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陆三阴问道：“聪明要死你的人？”

李占山说道：“你可以选择逃走。”

“那只怕比死更惨。”

陆三阴露出一丝苦笑，他帮着应江湖捅死了柴桑，然后李占山再把他捅了，且不说应江湖给不给他机会逃走，就算逃掉了，以后他又要如何面对纤纤。

李占山与应江湖这个布局，不止阴险，而且毒辣，死了就是诛身，活下来就是诛心，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可能再见纤纤了。

他望着李占山的眼神有些吃惊，觉得是自己之前太轻视李占山了。

因为司马轶提供的信物，他轻而易举的戳破了李占山分裂青思阁的阴谋，李占山落荒而逃，所以他过度的轻视了李占山能为，甚至是完全不曾将他放在心上。

是的，他太大意了。

能布出分裂止戈流与青思阁火拼那一局，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城府与智计。

他虽然知晓，却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他提前干掉李占山，那应江湖就不可能成局。

这时候，山下的厮杀声越来越大。

李占山望着山下的局势，心知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这个这英雄若是再不出场，青思阁就不需要英雄了。

他走到陆三阴的身边，说道：“我是有退路的，你没有。”

如果陆三阴不帮他，他会成为应江湖安排的英雄，哪怕是儿皇帝，将来未必就没有反扑之机。

但陆三阴不同，西门纤纤的命只有一条。

陆三阴望着夜色深吸了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

为了救纤纤，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只能走下去。

“请吧，大英雄。”

### 第六十九章李占山的逆转

听完这话，李占山沉默了片刻，然后笑了起来。

尽管陆三阴语调中不无嘲讽之意，但李占山还是很愉悦。

大英雄，是无数少年少女心生向往的称号。

他虽不是少年，但也曾少年过。

忽然间，她想起了很多年前，那时少年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师妹宁咛总是向往着求名道上那个英雄，那是真正的大英雄。

但他记得宁师妹向往他的原因却不是为这个，而是因为那个人也姓宁。

少年时的他很不服，他发誓要超越求名道上的那个人。

虽然他也不知那种情绪，是真的不服，还是出于对师妹的向往。

伊人已隔阴阳，往事何堪回首。

想到这些，他不禁有些感伤。

自师妹走了的这些人，他过浑浑噩噩的，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唯一可以感觉到的是，对西门缜的恨意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所以他要当掌门。

如今这一切终于近在眼前了。

青思阁上一代六大嫡传弟子，那对夫妇已经不在了，还有两个早几十年就不知生死，平飞也已经半死不活。

换句话说，他是青思阁硕果仅存的嫡传弟子。

只要他现在击退了应江湖，那掌门之位就唾手可得了。

想到这些，他就止不住的兴奋，下手也就狠了些。

几个挡在他前面的强盗们没有一个人生还着的。

他要向世人展示他的实力，六大嫡传弟子的实力。

……

……

百里山对青思阁的全部进攻终于开始了，虽然应江湖与西风千里没有出手，但士气高昂的百里山强盗很快占据了完全的上风。

这时候，柴桑应时而现，如突入羊群的凶狼，所经之处无人能挡。

然而羊群中还有一只猛虎，而这只猛虎已经盯上了他。

应江湖看着柴桑的眼神有些感慨，心想老大的老大说的果然有道理，人力气大的因为是脑子长到了手臂上，这样的人离死不会太远。

一口重戟，劈开裂地般从柴桑头上捶下。

应江湖终于亲自出手了。

柴桑巨刀挥舞，与柴桑战成五五之势。

李占山看到了柴桑愤怒的眼神，他知道他入坑了，只要他挡下这一下，藏在人群中的陆三阴便能给他致命一击。

刀与戟交击刹那，星火四溅。

两双各怀心思的眼神，星火交接。

应江湖很想用眼神告诉柴桑，你很快要死了。

柴桑的眼神，左右闪烁，好似没有情绪，却又似很有情绪。

这时候，陆三阴出剑了。

一切都在计算之中，就算柴桑看到了也躲不掉了。

李占山躲在一个阴暗没人注意的角落，嘴角露出了笑容，终点近在眼前了。

应江湖看着柴桑，也笑了起来。

柴桑看到了陆三阴，有些震撼，但他立即知道自己躲不掉了，因为他知道陆三阴的剑有多利多狠。

剑只有一寸之距，再进一步，便应江湖会死于非命。

便在这时。

林子深处忽然响起了一声剑音。

然而陆三阴的剑，却停了下来。

李占山瞪大了眼，看着陆三阴。

陆三阴也瞪大了眼，转身朝林子那边看去，脸上充满了震撼。

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神农五调之一，只有剑上有音孔，才可能发出这样的剑音。

陆三阴几乎结了冰一般，愣在原地，人不动，剑亦不动。

柴桑望着他，脸上挂着悲凉与愤怒的情绪。

应江湖也看着陆三阴，显得有些失神，不知在想些什么。

躲在暗处李占山的脸上则写满了失望。

“好了，大表哥你怎么回事，怎么不捅死这个二五仔？”

应江湖忽然来了这么一嗓子，于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西风千里站在人群外，招了招手，身边的两个小弟向后退了几步。

其他百里山的人纷纷罢战，退到了一边。

双方又一次回到了最初沉默对峙的状态。

在诸人从嘈杂到停下来的那段期间，西风千里悄悄走到黑暗深处，低声对李占山说了一句话。

“老李啊，差不多该你上场了。”

李占山听着这声音，感觉有些奇怪，似乎有些耳熟，便又想不起起来，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时间多想。

场内已经静了下来。

应江湖从陆三阴身边走过，陆三阴没有任何动作。

应江湖虽然有些生气，柴桑不死，暗中又有援兵，青思阁显然不可能拿下了，但这个情况还不算超出掌握。

他走到了人群中央，对青思阁诸人说道：“诸位大哥老弟，这青思阁的日子太清苦了，不如大家都来百里山当我老弟……不是我吹啊，百里山上三日一小吃，五日十大吃，逢年过节还有红包……”

“滚蛋，我们青思阁堂堂正正，谁要当你这强盗的老弟。”

一名年轻气盛的弟子大声骂了出来，打断了他应江湖的话，然后青思阁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应江湖脸色顿时一沉，朗声问道：“那请问，除此之外，你们还有其他活路吗？”

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说道：“我们掌门……”

“你说你们掌门啊，现在已经躺着起不来了……”应江湖指着陆三阴说道：“详细情况可以问我大表哥，事发时他和你们掌门在一起，至于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我也很想知道。”

诸人的视线齐刷刷地落到了陆三阴身上。

陆三阴瞪了应江湖一眼，应江湖感觉有怵，应江湖觉得现在不能把他惹急了，赶紧转移话题道：“问题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而是如果你们不服从我，谁还会来救你们？”

青思心诸人无法反驳这句话，这是一句大实话，的确没有人来救他们了。

应江湖得意地道：“现在要想消灭你们简直太容易了，应该不会比捻死一只蚂蚁难很多。”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每个人都想到了最可能的结局——投降，或者死。

现场一片沉寂。

“哦，要不然你先捻死我试试？”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打破了场内的沉寂。

李占山缓缓从夜色中走了出来，就像一个姗姗来迟的英雄。

青思阁弟子看着那身影，有些茫然，想不到会这个叛徒。

应江湖看着那李占山，显得有些吃惊，震惊，乃至是恐慌。

陆三年看看李占山，又看看应江湖，脸上写满了嘲弄，心想真是影帝。

应江湖显得脸色有些沉重，上前劝道：“我说李老兄，你现在已经是青思阁的叛徒了，没有必要为他们强出头啊，虽然我尊老爱幼，但假摔这一套在我面前可是行不通的。”

李占山瞪了应江湖一眼，越过他，缓缓走到了场内，望着青思阁，沉默了很久，然后深吸了口气，满怀感慨地道：“我自幼身长在这里，岂会是别人说一句叛徒，便能抹掉我的过去的。”

说完这里，他李占山凛然转身，怒视着应江湖，就像一个充满光环的正义使者。

应江湖很应景的蹭蹭蹭后步几步。

“只要我李占山还活着，你休想动青思阁一砖一瓦。”

场内忽然又是一片安静。

青思阁众人看着李占山的目光，由愤怒到惋惜，从惋惜到自责，自责他们冤枉了一个多么正直无私的长老。

“李师叔……李师叔来救我们了。”

有一个弟子忽然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声音打破了场间的沉默。

“不愧是上代六大嫡传弟子，青思四杰之一，以德报怨，这是何等的胸襟，李师叔是我们错了，是我们冤枉你了。”

随着这一两声的欢呼，青思阁瞬间变得热闹起来，除了欢呼赞叹的声音，便是自责愧疚的声音，赞叹李占山的情操多么的伟大，愧疚当初误解了李占山。

西风千里站在人群之外，看着热切欢呼的青思阁弟子，看着那些明明心里厌恶，却佯装感动的长老，想到当时他们驱逐李占山时的模样来，觉得极为可笑，心想真是一盘人性大餐。

西风千里想到青思阁这百年名门，竟是在这一代烂得透了，觉得不胜嘘唏。

陆三阴的神情显得有些寥落，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

柴桑看着场间，看着李占山满是得意却又装着忍辱负重的模样，觉得恶心极了，恨不得冲上去一拳打爆他的脸，但现在不能了，因为他已经成了青思阁的英雄。

他只能将这股怒火发泄到陆三阴身上，他转身看着陆三阴，怒火中烧，嘲讽说道：“瞧你做的蠢事。”

陆三阴哑口笑笑，现在谁也不能阻止李占山洗白了，但是他又什么办法？如果他有别的选择，谁会想来赴这趟鸿门宴。

应江湖忽然朝陆三阴看来，吡着脸笑得很嚣张，算是报了陆三阴对他的戏弄。

陆三阴苦笑着，叹了口气，然后朝应江湖伸出了大拇指。

这时候，李占山转朝着陆三阴看来，也打算以一笑，以报当日仲裁堂受驱逐的耻辱。

陆三阴是个极为傲气的少年，应江湖作为设局者戏弄他也就算了，李占山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这样？

他低下身来，捡起了两块石头，朝着青思阁掷去，正好打坏了一砖一瓦。

李占山的脸色沉了下去，他刚才才说只要有他在，任何人休想动青思阁的一砖一瓦，而现在陆三阴正打坏了一砖一瓦。

### 第七十章变调的杀曲

无数的视线落在陆三阴的身上，青思阁的弟子甚至握紧了剑，只待李占山一声令下，那这百余口剑捅下去，至少也会捅出几十个窟窿。

李占山唇角微扬，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陆三阴这种行为是打他的脸，也是给他创造机会。

他缓缓扬起手，示意大家一涌而上，捅死这个二五仔。

然而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句话。

“李师弟，刚才你和这少年从禁地里下来，现在又急于杀他，是要杀人灭口么？”

一片安静。

青思阁的长老弟子们扬着刀剑，瞪大了眼睛，朝着声音来源处望去。

李占山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朝着声音来源处望去。

应江湖拧着眉，也朝那边看去。

一个身影缓缓从夜色中走了出来，这是一个穿灰衣道衣的老人。

青思阁弟子看着那身影，有些茫然，他们并不认识这个老人。

陆三年看着那身影，有些吃惊，他认识这个老人。

那个居住在单身客栈，在他与阿漂哥见面里投给他杀人目光的咳嗽老人。

西风千里盯着对岸那个老人，惊道：“怎会？”

听到他的声音，应江湖回头他了看一眼，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事情显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发展，他也认出了那个老人，那天大闹客栈时，就是这老人要离开，被他叫炼金锋拦住了，这老人因何出现在山上，还叫了李占山一声师弟。

那老人越过众人，缓缓走到了场内，看着青思阁的大门，沉默了很久，然后深吸了口气，满怀感慨地道：“多少年了啊！”

青思阁老人看着他的目光，由陌生到似曾相识，从迷惑到难以置信，最后瞠目结舌。

“你……是你？你还活着……”

李占山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我英雄梦破碎了。

“云师兄，你是云师兄……”陶长老也认出了这个老人。

“云无双，萧萧的云无双。”

青思阁弟子发生惊叹，虽然不曾亲见，但没有人不听过这个名字。

青思阁六大嫡传弟子之首，与前掌门西门缜并称为青思双壁。

在青思阁四杰双壁共存的时代，人们普遍的认为，青思阁有可能挤身天下几个势力之中。

人们认可这个说法，并不是因为青思四杰，而是青思双壁。

青思双壁，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被人提及，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能置疑这个名号的影响力以及实力，就算是一心消灭青思阁的应江湖也不能。

西门缜在逝世，他雄据百里山，召集七人众，但从没有想到入主百里城的念头。

封王百里的概念，也是西门缜离世后方才提出来的。

在西门缜生前，一夜风雨想过入侵青思阁，这一切的行为，都是在西门缜倒下之后才开始的。

而今，与西门缜齐头并进，并列双壁的人出现。

青思阁瞬间充满了希望，相应的百里七人众显得有些绝望。

李占山的神情显得有些寥落，有种失魂落魄的感觉，他有点后悔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

他刚才之所以没有走，乃是因为应江湖在言辞之中，暗示着掌门之位还是属于他的，只是给他一击杀威棒，作为他自作聪明的惩罚。

随着云无双的出现，他知道现在不但连儿皇帝都做不成了，还可能活不了，当年云无双执掌刑法时，从未对谁手下留情过。

云无双的视线朝李占山望了过来，隐隐中有些失望的情绪。

“李师弟，你带人入禁地是想做什么呢？”

李占山唇角微扬，露出一丝笑容，只是这笑容里，充满了太多的苦涩。

那些对准陆三阴的剑，不知何时起，已经改向对着他了，只要云无双一声令下，本应捅在陆三阴身上的窟窿，就会捅在他的身上。

每一次，他都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跨出那一步之前，他仿佛能看到前面的光明和鲜花。

但当他跨出那一步之后，等待着他的不是无限的光明，而是更深的黑暗。

陆三阴看着李占山，心想李占山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李占山虽然有些愚蠢，却是个认得清形式的人，就像那夜一样，他没有选择无畏的挣扎或辩解，而是干脆利落的逃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占山和螳螂有些相识，贪婪而冒进，但一旦陷入危险，他会很果断的断臂求生。

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但如何才能活下去？

这是一具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在诸人质疑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推翻了很多假想和结论，仍旧一无头绪。

但他没有放弃，又从头开始想，这件事的开头是什么。

先是应江湖找上了他，以归附百里山为条件，助他坐上青思阁掌门的宝位。

他答应了，于是获知了应江湖攻击青思阁的计划——应江湖带人攻打青思阁，然后由他与陆三阴谈判，让陆三阴杀了柴桑，除去应江湖的阻力，然后他在出现，击退陆三阴，打退应江湖，成为拯救青思阁的英雄。

只是他没有想到，然而陆三阴那一剑，却没有刺下去。

事情就在这里偏离了他的掌握，却仍在应江湖的计划之中，他虽然没有出场捅人的机会，但应江湖还是给他安排了出场的机会。

于是他有了一次漂亮的出场，洗白了所有污点，只要把陆三阴干掉就可以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云无双出现了。

而且云无双出现的时机，实在太过巧合，不早不晚，刚才是应江湖揭露他与百里七人众的关系之后，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三人的关系是什么。

云无双与应江湖之间，应江湖与陆三阴之间，陆三阴与云无双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谁是必须要死的人？谁是可能活下来的人？

李占山看了应江湖一眼，发现他的脸色也是极为难看，但发现李占山看着自己时，应江湖立即给了一个信号。

应江湖的眼睛缓缓转向了陆三阴。

他占山愣住了，这是要他弄死陆三阴来作为保他的条件吗？

青思阁诸人觉得李占山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做贼心虚，但是云无双却明白，他只是在琢磨应江湖的立场，于是他也决定给他一点提示。

云无双看着李占山，嘲讽说道：“以你这样的头脑是怎么想止戈流与青思阁火拼的计谋来的？”

李占山愣了愣。

应江湖眯着眼，看着云无双，心想这家伙的目标竟然和自己出奇的一致，不禁松了口气。

陆三阴隐约听出了别的意思，心中顿时升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李占山开始听到这话，也有些生气，但他很快就领悟了云无双的意思。

是的，逼反止戈流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有人在背后指点了他。

这时候，应江湖颇有感慨的叹了口气，看他的样子，好似对自己的表现很失望。

李占山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想到了应江湖在大脑客栈后说的一句话。那句话不是他亲耳听说的，而是他在打听应江湖与陆三阴的恩怨时听到的。

“三日之内杀不了你，应江湖当场自尽。”

今日，是第二夜，即将迎来第三日。

忽然间，他悟了。

陆三阴，才是那个结果。

陆三阴从李占山绝望并迷茫的眼神中，看到了希望的喜悦，然后他也悟了。

但他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李占山突然指着他，神情惶恐地叫道：“他，是他……”

从他的声音里，人们听到了情真意切，声嘶力竭不过如此。

“是他，教我逼反止戈流，现在还想诬陷我勾结百里七人众，你的心肠何其歹毒。”

一曲指向李占山的杀曲，瞬间变调。

无数的视线转而落到了陆三阴身上，在他们眼中，这个人很陌生，也很年轻，但在贴上主谋者这个标签后，便沾上了恶魔的气息。

“那我大表哥又是为了什么呢？”

应江湖很应时应景的来了这么一句，在火上又浇了一桶油。

陆三阴冰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应江湖，应江湖这句话不是询问，而是引导——至他于地的引导。

陆三阴明白这是引导，李占山更加明白。

“当时他蒙着面，告诉我逼反止戈流的计策，其条件就是让我当上掌门之后，放他进入禁地青思池，所以他猜想他的目标应该是青思池的秘密……”

“因为看不惯止戈流，我便答应了他，但我没想到的是他只是利用我制造这一场混乱，然后亲自出手弥平这混乱，他是布局者，也是破局者，这就是那为什么逼反止戈流那一幕戏剧性收场的原因。”

“我当时不清楚他和掌门是旧识，也不曾多疑，直到现在我方才明白，他是布局者，也是破局者，然后可以利用这份功劳取得掌门的信任，从而进入青思池禁地。”

青思阁顿时一片哗然，心想原来就是这样，因为他是布局者，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破局。

每个人都用一种大义在手的审判者目光盯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恨不得立即就冲上来将他碎尸万断，仿佛已经忘了他们那天晚上是如何的进逼止戈流。

站在人群中的西风千里仍显平静，静静地看着整个事情的发生，好似在看戏一般。

然而同是看戏的应江湖应江湖却突然插了一嘴。

“咳咳……你可不是诬赖我大表哥哦，百里七人众的亲戚也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

说完这句话后，李占山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在分析应江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陆三阴出头？还是单纯的调侃？

这句话直白来讲，我和他是一伙的，你小子说话注意点。

是的，李占山觉得应江湖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认为陆三阴和他是一伙的，所以他说得更加肆无忌惮。

“当时他蒙着面，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和掌门是旧识，直到今夜在禁地见到了他，几经试探之后，我才确定就是他……”

“因为上一次无法参透青思池的秘密，他或者认为我作为上一代嫡传弟子，应该知道些什么，于是再次与我合作，我开始不相信，但很快听到了山下的厮杀声，我便假意答应，让他帮我杀了应江湖更告诉他禁地的秘密，至于后面的事情便如大家现在所见了。”

他这句正如大家所见了，这是极为厉害的一句话，因为他激发了人们恶意的想象。

如大家所见，就是陆三阴没有杀应江湖。

如大家所见，就是应江湖一口一个大表哥。

如大家所见，就是……

然后开始了一片对陆三阴的辱骂。

陆三阴望着这些似乎掌握了正义却又面目可憎的目光，有一种很想呕的冲动，他开始思考西门缜倾一生之力，为这群人换来二十年的和平是否值得。

他甚至有些怀疑是否自己将人性看得太过薄凉，以致于他下意识的觉得，对于这些人，还不如送入两境战争中，战死算了。

“回答我，我们的掌门怎么样了？”

陆三阴的视线落到了说话的那人身上，眼中闪过一抹欣赏之情，因为在这片谩骂声中，只有这个人是真正关心西门纤纤生死的。

其他的人拿着大义，对他尽情指责，他们的正义里，从来没有包含西门纤纤的安危。

这个人，正是陶长老。

陆三阴看着陶长老的眼睛，说道：“情况很不好。”

这是一句实话，因为诚实的人，说真城的话，这是最基本的敬意。

陶长老吸了口气，一声长叹，这声叹息声里，充满了遗憾。

或许是因为这少年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真诚而平静地回答他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深知李占山的为人，尽管这个少年没有作任何的辩解，他的内心还是相信这个少年的。

但也仅仅是他相信，所以他能想到这少年的结局，只能长叹。

陆三阴没有再看他，因为如今他的任何举动都是具有标签性的，如这老者表现出的敬意，都将会成为日后人们攻击他的把柄。

应江湖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微笑说道：“大表哥，不如更加我们吧，大不了老大的位置让给你。”

陆三阴甩开他的他，走到两边的人群中央，迎着众人的目光，望着那些蠢蠢欲动的刀剑，眼中只有嘲讽，问道：“然后呢？”

这这句话不是询问，而是挑衅，诸人一时愕然，竟不知如何回应这句话。

“然后，你不打算给个解释吗？”

一个声音从后方传来，同时伴随着马蹄声。

一辆华丽的马车缓缓驶入人们的视线。

陆三阴抬头望了望天空中晨星的寥落，又望了望那逐渐清晰的马车轮廓，眼中出现一抹寥落的神情。

### 第七十一章阿市

不知从何时开始，夜色不再深沉，天边寥落的晨星，宣示了即将到来的黎明。

林间吹来的风，已经褪去了深夜的寒凉，多了几分湿意，那是水间的晨雾。

一辆华丽大气的马车，从青思阁身后的林子里走了出来，车头车尾一共挂着四盏宫灯。

车轮碾压着地上的青石板，发出辘辘的声音，由远而近的传入人们耳间。

那辆马车在青思阁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或是止戈山的山道不好走，或是车上载着的人太多，两匹红马呼吸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无数的视线都被这辆马车所吸引了，应江湖的看着马车的人，一言不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名灰衣的中年人扬着马鞭，一扯缰绳，两匹红马便停了下来。

他没有跳下马车，而是盘着腿低头坐在车辕上，人们没有看到他的面容，因为他戴着一个灰色的斗笠。

当马车停下来时，惯性使他向前一倾，然后他醒了过来。

柴桑看着那辆马车，心想救我的原来是你。

陆三阴望着马车内的人影，眼中仿佛有情绪，仿佛又没有情绪。

这时候，车帘从内掀开，一个少女从车内走了出来，打量着场内的众人。

这少女看起来极为精致美丽，眉明秀丽，穿着紫色的宫装，没有刻意的打扮，头顶上微微盘起的发，插着一根剑形的发簪。

两根紫色的发绦从耳边垂下，发绦上系着，系着五颗彩色珍珠，各呈一色，一共五采。左二右三，却丝毫没有任何不对称的违和感。

宫装是高贵大气的服饰，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衣服，一般只有那些高贵大气的成熟女人，如宫里的娘娘们，不但美艳不可芳物，更掌握着世间的权力，站在权力与美貌之上，自内而外的散发着高贵的气质，穿着这种衣服更显高贵大气，所以叫宫装。

因为华丽，所以高贵，因为高贵，所以大气，大气是成熟的变种，成熟是高贵的变形。

美貌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高高在上，便是高贵。

少女向往花容月貌的本质，就是向往高贵。

传说以前的某个元宵节，某位穿着宫装的娘娘站在皇城上赏灯，人们看到后，当夜的帝都万人空巷，为了挤到皇城下一睹风华而挤得头破血流，甚至有上百人被踩踏至死。

从那之后，宫装成了两境少女追捧的风潮。

这种风潮没有成为能够延续下去，因为少女们稚气未脱，穿着宫装不但衬托不出高贵，反而有种桃李两不像的感觉。

但这身宫装穿在这少女身上，却没有丝毫不相宜的感觉，既没有显得稚气未脱，又没有显得附庸高贵。

望着这少女的目光里，有的震惊，有的惊为天人，有的瞻仰，有的目瞪口呆，有的甚至感到恐惧，但唯独没有一丝亵渎。

这不是他们本心良善，而是这少女身上的高贵气质，让他们连亵渎的妄想都不敢生出，就像当年那位娘娘一位。

人们甚至认为，不是她附庸高贵，而是高贵附庸了她。

车帘忽然被掀开，一个少女探出头来，朝四周望了望，然后又缩了回去。

车内传来一声叹息。

“我就知道，无论在哪里，她总是这般受人瞩目，所以我才不要下车去当衬托的背景。”

少女容貌秀丽，穿着镶满珠宝的衣服，在车里低着头，眉头微皱，揉着衣角，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抱怨着。

陆三阴的目光在车帘掀起那一刻，离开了那宫装少女，朝车内看去，看到了那名衣着华丽的少女，也看到了靠在她肩头昏迷的宁溪，稍稍放下心来，至少宁溪是安全了。

那个衣着华丽的女子，看到了陆三阴，轻轻招了招手。

陆三阴点了点头，她刚才在百里城提醒自己去单身客栈的那个女子。

两境中最有钱的少女，家里有矿的韩大小姐。

因为韩家太有钱了，人们总喜欢在韩家的子女身上安一个大字，比如韩大老板，韩大小姐。

韩大小姐并不是韩家的长女，而是韩家的四女。

韩家双子一男，长子次子在家经营本业，三子韩大老板出外拼搏，不到五年的功夫，便拼两境最大的连锁客栈，成为韩家的第二产业。

家里有矿，老爹有钱，两位兄长又都是生财能手，这就是韩家第三女韩辛的日子过得极为滋润，几乎生下来就是为了花钱。

善于花钱的人，最是讲究气场，但是韩大小姐无论花多少钱，都压不住与她同行的女子的气场。

但凡这女子在的地方，任何的金银只是多余的点缀，任何珠玉不过可有可无的背景。

在白天时，她就是太阳。

到晚上，她就是月亮。

无论哪里，她都是万众瞩目的中心。

应江湖也不禁多看了两眼，但看到车中的宁溪后，便心起一丝愧疚感，跺了跺脚，心想应江湖啊应江湖，亏你长着一脸媳妇脸，怎么能被小媳妇以外的人吸引目光？这正是大大的罪过。

应江湖的视线落到了那名紫衣少女身上，说道：“那边的那位小姐姐，虽然你也长得很漂亮，但我应江湖天长一张媳妇脸，一看就是对老婆忠贞不二的人，我也不想跟你计较什么，赶紧把我小媳妇放了。”

紫衣少女看着他，平静说道：“你这句才叫说得毫无道理，谁是你的小媳妇？”

应江湖有些生气，指着陆三阴说道：“怎么就不是了，长兄为父，我大表哥亲自许配，那自然就是了，怎么就毫无道理了？”

紫衣少女目光朝陆三阴看去，看着他沉默了片刻，问道：“所以你又是为了什么？”

陆三阴唇角微扬，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或者说他根本不想解释，因为她这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的前提就是已经做了，那还说什么，还有什么好说的？

云无双见他沉默着不说话，便朝李占山使了个眼色。

看着这场面，应江湖大致知道了云无双心思，也悄悄地朝西风千里使了个眼色。

西门纤纤会意，悄悄地退出了人群。

“让我来说吧。”

李占山会意，向前走了几步，说道：“百里七人众早就盯上了我青思阁的剑阵，正好这时候又挂了老三，百里七人众需要补员，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剑手来驾驭这个剑阵，这也就是为什么百里七人众一攻打青思阁，陆三阴就出现在青思池的原因。”

此话一落，又是一阵哗然，指责陆三阴的声音再次铺天盖地而来。

陆三阴看了李占山一眼，甚至有些佩服他的领悟能力和口才。

青思阁咆哮着，而陆三阴中是沉默的笑笑，他已经放弃了辩解，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百口莫辨，莫过于此。

应江湖走到他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大表哥，事已至此，我看你也不得不加入我们百里七人众了，别挣扎了，当强盗而已，没有什么不好的，逢年过节还是有红包收的。”

陆三阴推开应江湖，抬头望着有一丝曙色的天空，露出了苦涩的笑容，朝阳即将升起，只是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看得到了。

云无双走上前来，说道：“请你把我青渊剑交出来，或许你还有一条生路。”

陆三阴看着李占山，笑了笑，说道：“好啊！”

他伸手取出解开把剑袋绑在他身上的细绳，取下剑袋，缓缓朝云无双伸了过去。

云无双伸出来手，去接剑。

这时候，陆三阴突然一扬手，把剑袋朝外抛了出来。

在众人还未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一只铁手飞起，抓住那柄剑。

愤怒的云无双接剑的手化成厉掌，击中陆三阴的右臂，但他已经没有时间采取下一步的攻击，便转身追剑而去，其他人也蜂拥而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应江湖和他的小弟们。

片刻之间，原本拥挤的院子变得空空荡荡的，站在那里的人，只剩下了陆三阴他们几人。

韩大小姐从车内扶着昏迷的宁溪下来，然后灰色的中年男子赶着马车离开了。

剩下在目光都到在了陆三阴身上，只是眼中的情绪各自不同，柴桑眼中的是愤怒，狄败青眼中是不甘，韩大小姐眼中是不解，只有紫衣少女目光依然平静。

陆三阴看着紫衣少女的眼睛，觉得有些异常，好似在看他，又好似看不到他。

他有些不放心，缓缓朝她走去。

愤怒的柴桑扬起刀，拦在他前面。

陆三阴看着他，说道：“急在这一时吗？”

柴桑愣了愣，因为陆三阴没有撕破面，在她面前省略了三个字——要杀我，这已经是为大家保留情面了，于是缓缓收了刀。

陆三阴越过柴桑，走到了她三步之遥的时候，陆三阴停了下来，有些喘息，短短数丈的距离，却耗费了陆三阴所有的力气。

他与紫衣少女静静对立。

陆三阴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

她的眼睛虽然有神，却没有光。

“你的眼睛？”

少女轻轻一笑，说道：“没事，过些日子就好了。”

陆三阴看着她灿若桃花笑容，有些沉醉，问道：“我是有多少年没有见到你了？”

紫衣少女想了想，说道：“三年。”

“哈，三年啊！”

陆三阴看着她，一声感慨，随即便是更沉的沉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问了紫衣少女第三个问题。

“阿市，那一年你为什么没有来呢？”

### 第七十二章消逝的温柔

阿市，那一年你为什么没有来？

这句话充满遗憾的话语，分成了两部分，所以他用了两种不种的语调。

阿市，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称呼，更是一种寄托。

她叫千落。

柴桑叫她千落，狄败青叫她千落，韩大小姐也叫她千落。

所有人都叫她千落，只有陆三阴称她为阿市。

这个名为阿市的称呼里，寄托了他最深的情感，最强烈的执着。

她曾问他为什么叫她千落，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称呼格外好听。

他喜欢这个称呼，很喜欢。

因为喜欢，所以叫这个称呼的时候，格外温柔，从前如此，现在也一样。

那一年你为什么没有来？

时间是那一年，角色是你，事情是没有来。

这是一个约定，一个以遗憾结尾的约定。

就像那夜的青思池，陆三阴说，他可能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可能做，就是可以做，也可能想做，但最终没有做。

没有来，也是一样，可能想来，但最终没有来，所以同样充满了遗憾和失落。

本来可以有无数个故事，却来不及发生，却已经结束。

有些温柔，还来不及温柔，便已经消失了。

千落看着他，似是看到了，又似没有看到，有些缅怀，似有感慨，但最终平静说道：“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改变，但现在的事却是可以的。”

陆三阴唇角微扬，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问道：“怎么改变？”

阿市说道：“你需要给青思阁一个交待。”

陆三阴的笑容变得有些扭曲，说道：“你让我给那些伪善的人一个交待？”

阿市十二分认真地道：“是啊，只有这样，纤纤才能坐稳这个掌门之位。”

“可是纤纤并不想当这个掌门。”

“但是她不得不当，就像她的父亲一样。”

“为什么？”

“今夜的一切，就是权力失控的结果，权力只有掌握在怀有正义之心的人身上，才不会失控，权力悬而未定与落在恶人手里，则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陆三阴，所以我们必须帮助纤纤握紧这个权力。”

“所以说，你是相信我的。”

“正因为我相信你，所以你要给青思阁的人请罪。”

陆三阴眼中的情绪变得复杂起来，他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自己没有错，却还要认罪，就因为大局？

千落看着他的神情坚定而温柔，他动摇了，他无法拒绝她，也不想拒绝她，但一想到青思阁那些伪善的嘴脸时，陷入了沉默。

“这是牺牲我？”他低着头问道，他很高兴她是相信她的，但高兴之后，是更深的悲伤，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太残酷了，因为这是在摧残他的人格，他的尊严。

千落看着他失落的模样，有伤不忍，温柔说道：“没有人能伤你分毫，只是认错。”

陆三阴抬起着来，看着她的眼睛，说道：“可是我不认同这样的牺牲。”

千落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自嘲的笑容，说道：“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孩子气。”

陆三阴怔了一下，他不知道她这句话表达了什么，但他认为想应该还会有下一句，于是他耐心地等待着下一句话。

“只是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陆三阴的脸色瞬间失去了色彩，他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以前是小孩子，所以不用去低头，因为现在不是了，所以要低头，哪怕是向丑恶的人低头。

他沉默时，是低着头的，因为他不敢看她。

自他认识她的第一天，他就明白，千落的高贵是平凡的，所有跟她相处的人，没有人感到她是高高在上的，在她的身上有一种被朝阳照耀的温暖，这种温暖温和而不炙热。

但与此同时，她的平凡也是高贵的，她的光芒可以照耀你，也能烧伤你。

此时的陆三阴已经感受到了这灼人的温度，他的内心痛苦并挣扎着。

但是陆三阴还是抬起了头，面无表情的抬起了头。

“对不起。”

这声对不起抱歉，也是答案，抱歉是对千落说的，而不是对青思阁说的，对青思阁抱歉是他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答案。

千落对他的反应没未感到奇怪，只有叹息。

千落的目光没有温度，只有寒凉，但没有谁能证明，冰冷的火焰是不能烧伤人的。

“陆三阴，抱歉。”

这声抱歉是真诚的，真心的，也是她要对陆三阴说的，这就是她的答案，只是这答案对陆三阴来说太残酷了，所以她要说抱歉。

陆三阴明白了她的意思，苦涩地笑了笑。

柴桑明白她的意思，所以动了刀。

柴桑的刀法就砍树，而且一刀一棵。

近在咫尺，瞬息而至，陆三阴连闪避的时间都没有，右手抽出剑胎，挡住那巨大的刀锋。

这一刀都断树之威，而陆三阴方才右臂被云无双击中右臂，已然受伤，力有未逮。

一击之下，右臂当即脱臼，同时被震飞数丈，陆三阴二话不说，转身落青思池逃去。

柴桑拖刀随后赶上，千落缓缓移动向前。

韩大小姐看着她的背影，觉得有些恐惧，问道：“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千落没有停步，没有回答，只留下一句似是而非的话，便消失在韩大小姐的视线中。

“或许吧！”

韩大小姐一头雾水，心想或许吧，是什么意思，是或许有必要？还是或许没必要？

她有些无奈，想要跟上去，但昏迷的宁溪靠着，又脱身不得，只得气得干跺脚。

陆三阴在逃亡的时候，一直望着天空里的晨星，他以前一直以为星星是不会移动的，但现在却发现，星星的移动速度竟然他在的速度是一样的。

随着黎明的降临，星辉逐渐暗淡，光芒渐渐消失。

每当他抬起眼看向星空时，天边的晨星不是少了一颗，就是少了两颗。

晨星与他，都在逃亡。

不同的是，晨光会消失在光明里，而他，会坠落在黑暗里。

朝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遥远的天边，出现了朦胧的曙意。

青思池里摇曳着最后的星光，晨风吹起了涟漪，摇碎了一池秋水，待水面回归平静，水面的星星又少了一颗。

陆三阴走到池边的梧桐树下，望着风中微摇的青灯，有些感伤。

趁天还没有亮起来，他点亮了池边树上的梧桐灯。

“那天夜里，你在这里说，你可能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柴桑在他的身后冷漠地问道。

陆三阴感到有些厌恶，所以没有回头看他，嘲讽说道：“你的这种偷听人的坏习惯真是让人觉得恶心。”

柴桑也觉得这是个不好的癖好，尴尬地笑了笑，解释道：“我只是担心纤纤，所以过来看看。”

“终究还是对我不放心。”

陆三阴觉得头上的灯有些歪了，伸手扶正了它。

柴桑看着他扶灯的动作，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但具体是哪里，他又说不上来。

他看着陆三阴的背影说道：“我一直觉得，在这几人这中，我们仨又算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陆三阴淡漠地笑道：“后来你发现，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一种源自于纤纤的错觉。”

柴桑点了点头，这确实是源自于纤纤的错觉，虽然纤纤觉得他们不能缺了陆三阴，所以他也觉得不能缺了陆三阴。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对陆三阴挥起刀时，是真的想杀了陆三阴。

“事实上，你对纤纤也并没有到我所想的那种地步，否则你也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三年。”

陆三阴微嘲似的笑了笑，然后问道：“所以你不再信任我，还是从不曾信任我？”

柴桑说道：“我们都是有取舍的人，以前你不会舍弃纤纤，但现在不同了。”

陆三阴转过身来，问道：“那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了？”

“现在的你，丢了剑心。”

柴桑没有说话，换作以前，虽然在重伤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轻取陆三阴，但现在却能一招制敌，不是因为他更强了，而是他丢了剑心。

剑者没有了剑心，出招便不再果决，便会出现破绽。

柴桑看着陆三阴的眼睛说道：“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但你也是一个急于找回剑心的人，当情义与剑心冲突时，就是取舍的时候。”

“原来如此。”陆三阴终于明白了，止戈山上有传说中的禁忌剑阵，止戈山上同样有情义相交的西门纤纤，当两者冲突时，他会怎么取舍，这就柴桑想杀他的原因。

“陆三阴，请招了。”

剑胎再次出现在他的手上，柴桑的刀也已经抬起，沉默着的两人静待生死一击。

晨风骤然吹起，桐叶纷纷落。

刀如断树，剑起青萍，刀剑交击间，落叶被撕碎，树上的梧桐灯从火苗处被截成两断，一边还挂在树上，另一边已经落了下来。

陆三阴如一只断纸的风筝，横飞数丈，落入青思池中，摇碎了一池秋水，惊起无数水花。

无数泡沫如火花般绽放，然后上浮，与之相反，陆三阴却沉了下去。

透着泡沫间朦胧交错的光线，远天的晨星在他的眼中一颗一颗消失了。

池中有一把断剑，西门纤纤的剑。

这是陆三阴送给西门纤纤的，当日与西门缜对剑之后，那口剑断成了两截，一截被甩入湖中，西门纤纤没有来得近捞上来，西门缜便去死了，然后便没有时间捞。

之后，西门纤纤用剩下的半截剑打败了李占山与农应群，半截剑又断了半截。

再然后，西门纤纤便把这口剑，沉入了青思湖中。

现在就是这口剑，贯穿了陆三阴的身体。

黑夜再久，终究会过去。

朝阳破拂，晨光照着雾气，一片朦胧。

只是有人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朝阳。

### 第七十三章青衫往逝

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抹曙光，黑夜如潮水般退去，晨光来到了人间。

朝阳露出一角，晨光被水气驱散折射，最终落入秋池的时候，池中一片殷红。

这片殷红，有的是晨色，有的是红色。

千落赶到的时候，陆三阴正好浮了上来。

千落看着那个方向沉默了片刻时间，也不知是否看到了。

只是在那段时间里，她的眼里浮现无数情绪。

一紫一黄两道彩绫从她左右两只袖子飞出，卷入了陆三阴，陆三阴倏然飞起，落入她的怀中。

血与水从陆三阴身上滴落，染红了她紫衣的宫裙，她屈身下蹲，将陆三阴放到了地上。

千落轻抚着陆三阴已经冰冷的面容，眼中出现一抹寂寥的情绪。

“你终究，还是太乱来了。”

被染湿的半只衣袖，滴下水滴，落回他的脸上，然后被她轻轻抹去。

柴桑看着她有些悲伤的样子，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忽然有风起，池畔的梧桐沙沙而响。

千落听到风声，恍过神来，说道：“先离开这里吧，否则青思阁的人回来，又说不清了。”

柴桑点点头，背着陆三阴的尸体与千落一起离开了青思阁。

青云十三阶下，停着韩大小姐的马车。

韩大小姐青云十三阶来往踱步，不时抬眼朝上望望，脸上写满了着急与担忧的情绪。

认识这群家伙非是一日，这些人的脾性如何，她十分了解，柴桑与陆三阴皆是认定了事情绝不言退的人，这两人一旦动起手来，善了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千落从青云十三阶走了下来，柴桑背着陆三阴走在后面。

“他怎么样了？”

韩大小姐看着这画面大惊失色，小步冲上去。

柴桑什么也没有说，轻轻把陆三阴放到了地上。

韩大小姐低着探了探他的鼻息，全无气息，她拧着眉，又摸了摸他的脖子，毫无温度。

她心头一凉，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瘫坐在地上，愣了片刻，抬头望着千落与柴桑，问道：“怎么会这样？”

柴桑哑然失笑，看向千落。

千落的脸上没有情绪波动，平静说道：“这件事，我会负责的。”

韩大小姐却似没听到一般，拽着他的身体叫道：“你起来啊，陆三阴，三年前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你起来啊……”

或是因为声音太大的缘故，车内昏迷的宁溪转醒过来。

当她睁开朦胧的眼，看到自己躺在车内，摸了摸头，意识有些模糊。

她大概记得昨夜自己伤重，走回单身客栈途中再逢一夜风雨围杀，在她昏倒之前，看到了一辆挂着宫灯的马车。

韩大小姐的叫喊声清晰的传入耳中，宁溪拍拍脑袋，掀开了车帘，看到了千落，看到了韩大小姐，以及躺在地上一身血染的陆三阴……

“陆三……”

宁溪挣扎着从车上溜下来，跑到陆三阴旁边跪倒在地，于是开始查看他的伤势。

伤势在胸口的那里，有一道深痕，此时伤口早已不再流血，身体已经冰冷。

宁溪叫了几声没反应，摇了几下也没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宁溪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抬起头来瞪着千落。

千落平静地简单把事实说了一遍，然后对她说了声，“抱歉，这事我会负责的。”

听完这些，宁溪有种气空力尽的感觉，心中明明有万千反驳的言语，但看到千落那双连悲伤的情绪都没有的眼神，她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这种名为大义牺牲的东西。

宁溪看着千落，问道：“人都死了，你还要怎样负责？”

千落默然，纵然是她，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宁溪忽又问道：“你可知道，他是多么的仰慕你？”

千落看着陆三阴，此时视力变得好些，已经可以大概看清了他的模样。

一身青衣，腰悬竹笛，神色的落拓虽是沉郁，却犹有稚气。

这是三年来，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时光没有太多改变他的模样，但是死亡却让他失去了渐有的颜色。

千落望了很久，发现除了抱歉之外，真的找不到其他好说的，于是又说了轻抱歉。

宁溪闻言呵了一声，脸上说不情的悲凉与讽刺。

韩大小姐看到这无话可说的场面，觉得好生凄凉，感慨说道：“以前的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

想起以前的事情，她感觉有些好笑，又有些寒凉。

以前的事情……

宁溪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坐起身来，抱着陆三阴的尸体背到背上。

千落抬起手想去帮她，被她一个眼神瞪着，手停在了半空。

宁溪背起陆三阴转身便走，但犹豫刚醒不久，气虚体弱，走起来有些摇晃，每一步都感觉要跌倒的样子。

走出数米，宁溪突然停了下来，用一种略带嘲弄的声音问道：“千落，是什么让你的眼中连悲伤的情绪都没有的？”

千落看着她的背影，沉默了片刻，说道：“过去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沉溺在悲伤之中，只会阻碍前行的脚步。”

“青衫已经往逝，未来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所谓前行不过是你的未来罢了。”

宁溪哑然失笑，再次迈开脚步。

看着宁溪背着陆三阴离开，韩大小姐不禁问道：“宁溪，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完成他的遗愿。”

遗愿？陆三阴的遗愿是什么？

韩大小姐有些疑惑不解。

“他说他愿长眠在百里山的一棵树下，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是想死在过去，死在与我们相遇的地方，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宁溪沉默片刻，更为凄凉落寞，忽然笑了笑，说道：“那是他坐在树上，看你弹琴的地方。”

千落愣住了，目光不由得朝着百里山望去，百里山上一片深红，又到了枫红时节，一如当年那个时候。

在那片枫林之中，有一株梧桐，那时纤纤在那练成了青萍之末，她坐在树下弹琴，而他坐在树上看她。

她不知自己恍神了多久，等她回过神时，宁溪已经背着陆三阴离开了。

千落望着背影消失的方向，感慨说道：“青衫往逝。”

柴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说道：“动手的人是我，你不必太过自责。”

韩大小姐愤愤地瞪了柴桑一眼，转过身去。

刚才她想用车将陆三阴运走，但被宁溪拒绝了，这时才想到要追去，但走了没两步，就走赶车的人堵了回来。

赶车的人戴着斗笠，从山下走来，正好挡在韩大小姐的前面，见她想要离开，当即劝道：“大小姐，现在情况复杂，你就不要给千落姑娘惹麻烦了。”

韩大小姐气得要烟气，狠狠跺了几脚。

赶车的人知道她的脾气，哑然笑笑。

千落上前一步，朝他作了一揖，以示歉意，说道：“先生，给你添麻烦了。”

赶车的人点点头，向她说明了下山下的情况，说道：“山下的闹剧已经结束了，最初抢走剑的是百里七人众第四人炼金锋，他们以剑为饵，在山下设了一个机关陷阱，青思阁众人受伏，受伤惨重，云无双死战得脱，现在正在回转青思阁。但应江湖也没有得到青渊剑，那位少年掉出去的是一口假剑。”

千落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说道：“这的确是陆三阴的风格。”

赶车的人脸色有些低沉，说道：“现在的问题是，青渊剑去了哪里？”

千落想了想，说道：“或许还在客栈里。”

赶车的人沉默片刻，说道：“但愿如此。”

千落想起别的事情，又问道：“其他的事情呢？”

赶车的人说道：“刚才小楚传来消息，狄公子与山贼小宝已经送到客栈，但七分道士仍然不见踪影。”

千落闻言神情有些低落，说道：“海棠花这一局，纤纤与小宝身患血变之毒，小狄重伤，七分道士生死不明，加上陆三阴，我方可谓损失惨重，加之李占山与百里山串联，成为应江湖的傀儡，形势对我们更加不利，看来暂时无法处理青思阁的事情了。”

柴桑看着千落，问道：“那现在要怎样办？”

千落说道：“现在只能先处理纤纤的毒患了。”

柴桑闻言叹了口气，说道：“只是李占山重回青思阁，又没有人制约他，迟早会闹出事来。”

赶车的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说道：“李占山虽然重归青思阁，但经过刚才的质疑，威信大不如前，他的精力应该会集中在收服人心上，所以倒是无须太过担心他。”

千落看着赶车的人，苦笑道：“青思阁弄得一乱遭，终是抱歉。”

赶车的人忽然叹了口气，说道：“青思阁百年名门，到了现在竟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西门缜止戈二十年，真不知是对是错。”

千落说道：“即便解散了止戈流，也仍有李占山这样的野心家存在，这时候追究止戈流的对错已无意义。”

赶车的人说道：“但这一切都是从止戈流的成立开始的。”

千落说道：“说白了，是止戈流的理念，压制了青思阁一代人竞逐天下的野心，所以一切慢慢的变质了。”

赶车的人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嘲弄的笑容，仰头望着青云十三阶上的风景，神情显得有些寥落，不知在想些什么。

### 第七十四章不问岁月任风歌

百里山上，满山枫红，一树独黄。

树下一坟孤立。

孤前一人静坐。

这时是正午时分，碧空如冼，秋阳旷照。

梧桐树上的字迹，在秋阳照耀下，仿佛清晰了起来。

宁溪站起身来，走到梧桐树下，想看清清楚一些，却只看到一条条刀痕。

看着这些刻痕，宁溪神情不变，字迹虽被抹去，却已经永刻心中。

我愿长眠此树下。

这像一个诺言，又像一个愿景，当一切落成之后，成了一句谶语。

“能把自己诅死，你也是第一人，小女子真是佩服之至。”

宁溪的脸上带着苦涩的笑容，秋阳挂在她的脸上，显得有些冰冷。

“人都说祸害移行年，你这个阴冷腹黑男应该如小强般挣扎求生吗？”

不知为何，哪怕是她亲手埋葬了他，她犹不相信他已经死了这个现实，所以她流不出泪。

“有时候我也不相信，这个腹黑男死了，而且是直接被我弄死的。”

应江湖在稍远处看着目睹了陆三阴整个下葬的过程，确信这家伙应该不会从土里爬出来后，也来到了墓前。

宁溪看着他的眼睛淡漠的问道：“害死了杀让你感到很愉悦吗？”

“其实刚才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应江湖想了想，唇间露出一抹笑意，但隐隐间有种寥落的意味，他说道：“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应该很开心，却又有一种失落与孤独的感觉。”

“如果你想说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那你未免也高兴得太早了些，因为你还没有赢。”

应江湖看着她，如今青思阁残了，陆三阴死了，柴桑诸人为了西门纤纤的毒而疲于奔命，他的胜利是有目共睹的，宁溪却说他还未赢，所有很有些不解。

“为什么？”

宁溪道：“只有有千落在，你永远不可能赢的，现在她忙于纤纤的毒患，一旦她腾出手来，捻死你应该不会比捻死一只蚂蚁困难太多。”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不过我正是为此而来，这是我的任务。”

宁溪带着困惑的眼神看着他，问道“什么意思？”

应江湖看着远方，眉眼中有种神采飞扬的意味。

“由两境之主执掌的时代终将过去，新的时代终将到来，那是属于我们这一辈的时代，而我的任务便是寻找在新时代中能与我老大的老大分庭抗礼的同辈。”

宁溪有些困惑不解，同时有种怔不能言的感觉，陆三阴看穿人心，狄败青机智果，然而应江湖以海棠花之局，令诸人折戟沉沙，或死或伤，西门纤纤亦陷入生死危局，这种智计，亏应江湖一声上智之人也并不为过，然而应江湖此时却言，他只是在执行任务，而且是老大的老大的任务。

老大之上，还有老大。

刚才应江湖提及这个称呼的时候，脸上写满的崇敬，究竟是何等惊艳的人物？才能让心高气傲的应江湖如此折服。

应江湖望着陆三阴的坟墓，继续说道：“陆三阴的阴忍，诡谲吸引了我，我发现他是半身站在黑暗里的人，我与他不停的试探，我所有的布局，并不是以青思阁和止戈流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寻找和试探他是否就是那个人……”

应江湖顿了顿，眼中满是感怀与落寞，说道：“他差一点就做到了，如果他能破掉这个局的话，他真的有可能就是当年阻止了我老大的老大的那个人。”

听到这里，宁溪更为震撼，如此应江湖老大的老大如此厉害，那阻止了他的人又是何等人杰，而且他明确指明的同辈，才会将目标放到陆三阴身上，同辈之中竟有如此人杰，她却未曾听闻。

这两境果然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卧麒麟。

宁溪沉默了一会儿，收正心中的震撼，问道：“听你的话意，你老大的老大必然极为厉害，为什么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人？而且他为什么不亲自来找那个人呢？”

应江湖解释道：“五年前我老大的老大准备了一个局，作为入世的见面礼，但被那个家伙给搅黄了，老大的老大觉得十分没有面子，他又是个要脸的人，所以又自己窝了几年，去年才叫我来寻找那个人的下落。”

宁溪可谓吃了一惊又一惊，应江湖一个海棠花之局，便死二伤三，几乎令他们这堆人全军覆没，那他老大的老大的入世之局，如果真的落实下来，那将掀起怎样狂涛骇浪？

如果这样的人物将来入世，又要如何应对？

宁溪艰难咽了口气，觉得必须要为将来谋算了，至少要先有一分的了解，问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局？”

应江湖如实说道：“我在那之后才上山的，所以我也不清楚。”

宁溪又问道：“那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应江湖明白她问的是能为，摸着头想了想，说道：“这么说吧，海棠花这一局如果在我老大的老大看来，应该算是一个勉强及格的水平。”

宁溪决定不再说话，对于一个将海棠花之局定为入门级别的组织来说，任何的言语都会显得浅薄和无知，甚至是可笑。

应江湖将她的这些情绪看在眼里，更看出了她竭力压制的恐怖，安慰说道：“小媳妇你的话，倒不必担心，你跟我回山上的话，老大的老大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换作平时，光凭小媳妇三个字，宁溪一定会用三百个字怼回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应江湖没有阻止她将陆三阴葬在百里山，甚至不让人前来打扰，一切皆因为这三个字，所以她只能隐忍。

从应江湖的话语间，不止是应江湖，还有他背后的人都对自己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也就是说，将来某一天，她一定会对上那个人，所以她得知道为什么。

要想对付敌人，必须先了解敌人，这是通用的常识，所以宁溪这时候显得很冷静，她想了想，抽出一个可能的方向，问道：“因为我是姓宁的缘故？”

应江湖笑着点了点头，心想我小媳妇果然聪慧。

宁溪苦笑道：“我还不知道宁家的人这么厉害的。”

应江湖说道：“这是自然的，按照我老大的老大的推测，二十年前西门缜一战灭了雨楼八百士，应该是西门纤纤的母亲宁咛用宁氏一族的血液激活了止戈山剑阵的缘故。”

“什么？”

宁溪几乎不能置信，这个推论可谓角度刁钻，但细想起来也有几分道理，不禁想到了娘亲的话。

姓家本身就是一件极了不起的事。

以前她只当是一句自恋的说法，但从应江湖对宁家人的态度看来，这句话应该其来有自。

应江湖看出了她的困惑，解释道：“作为百年前流传下来的一族，宁家人被称为流淌着奇迹之血的一族。”

宁溪问道：“所以你对我的执着是建立在宁家人的血脉上？”

应江湖很认真地道：“这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我是真的喜欢你的，所以我才想用非暴力的手段带你离开。”

宁溪不置可否的笑笑，说道：“如果你能打败千落的话。”

“虽然还不明白她是什么样的人，但从你们对她的反应来看，应该是你们的核心，所以应该有不容小趋的能为。”

“我已经说了，她要弄死你，应该不会比弄死一只蚂蚁困难太多。”

“哦，是吗……可我倒不这么认为。”应江湖面带轻挑，对此有些不以为意，经过这连番算计，他自认为他老大的老大都不可能轻易弄死他，何况是别人。

“你不相信？”

应江湖没有接这个问题，反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一夜风雨失败了吗？”

宁溪微挑起眉，没有说话。

应江湖看着她，平静说道：“因为他们不够能忍，他们以为杀了西门缜，止戈山便指日可破了，所以他们入侵止戈山的行为失败了，制造止戈流内乱的计划也失败了，他们太急于求成了，所以当你们这些暗桩一个个跳出来时，一夜风雨的计划便破局了。”

宁溪问道：“所以你想表达什么？”

“我想说的是，我与一夜风雨不同，但我没有确认西门纤纤的底牌之前，我不会轻易动作，而我一旦动作，就要一击必中，所以在没弄清楚这个名为千落的能为之前，我不会对她下手。”

宁溪沉默了很久，感慨道：“不得不说，是我之前太小看你了，陆三阴也太小看你了。”

应江湖看着她的眼睛，问道：“所以你的决定是？”

宁溪迎着他的目光，说道：“我会给陆三阴守墓七日，七日之内，只要能你打败千落，我就和你走。”

林风疏落，衣袂微摆，发丝轻轻飘起。

除了秋风过林的声音，一片安静。

不知什么时候，西风千里踏着落叶而来，打破了这片宁静。

应江湖回头看到西风千里，忽然笑了起来，说道：“七日已经太多了。”

西风千里微怔，以为这是对自己说的，有些不解。

应江湖越过他，朝着后山走去。

西风千里恍过神来，快步跟了上去。

听着远去的脚步声，宁溪忽然长长出了口气，也不知是叹息，还是松了口气。

她看着陆三阴的坟墓，苦笑道：“陆三阴啊陆三阴，你死了倒是轻松了，但我有多大压力，你知道吗？”

### 第七十五章起西风而至千里

百里山高三百余丈，前山蜿蜒曲折，绵延而上，后山则不同，崖下一片赤壁，如刀削斧壁，鬼斧神工，浑然天成。

站在百里山最高处，可望尽周遭百里风景，故名百里山。

如今应江湖就站在了最高的地方，望着那片风景，看了很长时间。

他的身旁，有一槐树，高六七米，左右分叉，树丫纵横，呈人字形。

在秋叶落尽之时，枝干更为疏落，就连树皮上的褶皱也清晰可见。

从远处看去，这棵槐树就像站在高处眺望风景的老者，老者阅尽世态，看遍风霜，故而这棵树名叫——百里老人。

黄昏时候，百里溪的雾刚刚升起，将浓未浓，这时满天落暇洒下，百里之内，暮霭微沉，楚天一片，将那种看尽沧桑之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时有白鹤飞起，破云而飞，又境添了几分仙意缭绕之气，观者无不叹为观止，故而被列为百里山两大奇景之一。

然而观者赞叹之余，却又感叹美中不足，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直至数年前，一位画师路过，将此景致画在纸上，大家才恍然大悟。

槐树四五米外有一个分叉，左右两分，其间各有一个树洞，有婴儿的拳头大小，远远看去，就像一双眼哐。

哦，原来这位老人缺少了一双眼睛。

应江湖歪着头，看了许久。

这样的风景，他已经看了无数遍，但现在他决定多看一会，因为过一会，就是不一样的风景了。

西风千里站在一旁，仰着头，看着这棵槐树，由于他戴着斗笠，根本看不清的他面具，也不知现在是怎样的情绪。

他的手里捧着一个金盒，这只金盒极为精致，是炼金锋亲自打造的，代表了他的心意。

应江湖忽然说道：“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西风千里点点头，将金盒递给了应江湖。

应江湖看着金盒沉默了会，然后打开了金盒。

金盒里面有两个方形的水晶体，水晶里各放着一只眼珠。

应江湖与风雨千里各取了一个水晶球，相继掠到树上，把水晶放到了左右两边的树洞上。

放好之后，两人落到树下，又看了一会，应江湖很是满意，笑道：“窥尽百里之目，果然只能阅尽沧桑之眼方能匹配，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

西风千里感慨似地笑了一声，说道：“毕竟是杀尽百里之人的眼睛。”

若非历尽沧桑之人，怎会有阅尽世情之眼，这样的眼睛，百里之内只有一双。

仇百里者杀百里。

这双正是仇百里的眼睛。

在执行那个任务之前，仇百里好似预知了自己的死亡，将一切都告诉了应江湖，并托付了自己的遗愿，于死之前，他担心应江湖不执行，又向狄败青托付了一遍。

西风千里把这只眼睛挖了出来，放入水晶体之中，用药水浸泡，使其永不腐烂。

看着这双眼睛，应江湖又想起了他托付自己遗愿时的话来。

“在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放在百里山最高的那棵树上，我要亲眼看到百里城，乃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

他犹记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仇百里脸上没有任何情绪，甚至连声调的变化都没有，那时应江湖就明白，仇百里对这个世界，恨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眼中只有毁灭。

西风千里忽然问道：“这个世界真的会毁灭吗？”

应江湖想了想，说道：“当一个受尽体制煎熬的人，站到这个体制之上的时候，他想不会是改变这个体制，而会比压迫他的人更加变本加厉，这就是毁灭。”

西风千里很明白他的意思，这种方式毁灭的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当正义不存，就会出现更多的仇百里，一生一百，一百生一万，生生不息，直至摧毁整个世界的正义，然后这个世界就毁灭了。

西风千里感慨说道：“这是双怎样的眼睛，才能将人性看得如此透彻，又是怎么阴暗，才会想到这种毁灭的方式。”

应江湖说道：“老大的老大曾经说过，有一种人，他的双眼看到的只有黑暗，只有人性最恶意的想法，所以无论他经历什么，他的人生都不会有光明的一面，而仇老五就属于这种——能够看到恶魔的人。”

西风千里沉默了很长时间，心中感慨万千，诸多往事涌上心来，最终却又想到了仇百里那句话。

他看了看对面的止戈山，又看看应江湖，说道：“我记得仇老五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出身时纯洁无暇的生命，到了最后都活成了穷凶极恶的模样？”

应江湖知道他在想什么，笑了笑，说道：“想到青思阁的事情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止戈山的罪恶都源于止戈流，但止戈流解散之后，青思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恶心，依然令人发怵。”

西风千里嘲弄似地笑了两声，说道：“想想青思阁百年世门，圣人眼泪所化的圣池，都洗不尽人心的恶俗，这人性真是最恐怖之物。”

应江湖看着他，问道：“西门缜止戈二十年，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种下的无数的罪恶，你觉得是对是错？”

“如果那些人死在了那个时代，在那时看起来确实是凄凉血腥的事情，但也斩断了罪恶的种子，也不会有如今这些恶心的情况，我想就算是西门缜自己，也分不清楚吧，只是……”

说到这里西风千里沉默了很长时间，说道：“只是可惜了宁咛，竟为了那种人而死。”

应江湖调侃道：“所以说我们干掉了陆三阴，也是为民除害，毕竟按照仇老五的理论，最终他都会变成穷凶极恶的模样。”

西风千里闻言大笑起来，问道：“那你呢？”

应江湖大笑道：“我本来就是恶人了啊！”

西风千里想到刚才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说道：“从止戈流，到青思阁，再到仇老五，我仍想不到那个关键是什么？”

那个关键，指的自然是变得穷凶极恶的关键。

应江湖说道：“我记得老大的老大说过，人在少年时的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慢慢变得邪恶。”

西风千里愣了愣，眼睛突然明亮了起来，多年来一直有个问题困惑于心，而这句话正好捅破了这层窗户层。

西风千里说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止戈流的理念，不旦束缚了止戈流众的自由与复仇之心，更是压制了青思阁一代人竞逐天下的野心，所以一切慢慢的变质了。”

应江湖呲牙，得意洋洋地笑道：“有道理吧，我老大的老大说的。”

西风千里连说声了三声佩服，然后揖手为礼，朝远方作了三揖，说道：“如果能见上一面，当真死而无憾。”

应江湖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有机会的，等了结这边的事情，我带你一起回山，老大的老大也很欣赏你这样的人。”

西风千里自嘲笑道：“我这把老骨头，哪有什么值得这样的人杰欣赏的地方？”

应江湖说道：“你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很了解老大的老大，他欣赏向前看的人。”

西风千里听着也是十分欢喜，问道：“他是个怎样的人？”

应江湖皱起眉头，这实在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于是他认真起了很长时间，才说道：“他这个人很难形容，总之他对很多事都不在乎，不在乎是非，不在乎善恶，只在乎他所在乎的，但他究竟在乎什么，我也不清楚，老大多少应该清楚一些。”

西风千里沉默片刻，只想到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人——怪物。

他又想到那个清楚怪物的人，问道：“那你的老大呢？他又是个怎样的人？”

这个问题对应江湖来说，完全不用思考，说道：“老大是唯一一个敢与老大的老大掀桌子的人。”

西风千里听着，心中只有佩服，敢和怪物掀桌子，必然也是怪物。

“他为什么要掀桌子？”

应江湖说道：“因为老大的老大，给他安排了一项他十分不爽的工作，也就是你平常看到我做的，老大不高兴，自然要掀桌子。”

西风千里想了想，应江湖平常做的事，就是坐在大门口发呆，俗称看门。

想到这里，西风千里不禁咽了口唾沫，心想应江湖在这领导百里七人众，雄据一方，他的老大却只是个看门的，那他要是过去，还有什么存在感，是不是洗厕所，倒垃圾这种适合老年人的工作？

应江湖虽然没看到他的脸，但也知道他误会了，忙解释道：“这都是当年入世大局被人砸场子惹出来的祸事，据说当时老大的老大极为震怒，所以才会让武力大头老大去看门，以防再次被踢馆。”

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意思。

应江湖忽然叹了口气，说道：“老大除了掀桌之外，每天都在问候那个人的姥姥，要是这次我找不到那个人，老大的老大收不收拾我不知道，但老大一定会把我吊起来三天三夜。”

西风千里除了感叹这个组织变态之外，更是好奇那搅局的人是何方神圣，问道：“你现在有没有方向？”

应江湖神情沮丧地道：“本来以为是陆三阴，不过这家伙竟然这么容易就死了，真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西风千里进言道：“你们这一辈中出名的并不多，最出名的莫过于西子湖畔一战成名的左丘明，为什么不找他试试？”

应江湖摇头说道：“他成名之后，老大悄悄跑下去，看了一眼，说不是他。”

西风千里说道：“传说中，左丘明还有三大敌手，难道都不是吗？”

应江湖摸头下巴，说道：“这个么，倒没试过，但问题是除了左丘明，谁知道那三个阿猫阿狗是谁？我总不能一个个的问吧。”

西风千里说道：“其中一个就是淳于心的小侄吗？”

应江湖顿时来了兴致，说道：“这事有点意思唉，有空你给你打听打听，这小子在哪。”

“乐意之致。”

西风千里应承下这件事，起身告辞。

应江湖知道他这雷厉风行的性格，铁定就是办事了，忙劝道：“别急啊，老二我打了一天一夜的麻降，你也一天一夜没睡觉了，先好好睡一觉先，有事明天再处理。”

西风千里没想到还有这种关怀，不禁怔了一下，揖手为礼，然后转身继续前行。

### 第七十六章山贼王列传

西风千里走后，应江湖躺到崖边的青石山上，叼着根野草，一边望着远处的风景，一边回忆人生。

每局三省吾身，是老大的老大的要求。

海棠花之局结束，是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在这一局中，对方一死一失踪一重伤两中毒，而百里七人众中两死一失踪，更失去了可爱的山贼小宝，这么一算来，怎么感觉己方的损失更大些？

想到这里，应江湖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事还得赖那只大凶燕，季海棠原来已经跨过心魔，成为了可用之人，可恶的大凶燕居然季海棠一脚踹进火海里去，老大的老大说的果然正确，世家子弟总会有些恶劣的习性，自我感觉太过良好，容易坏事情。

所幸海棠花之果已经结出，并且被燕悲欢带走，局势应该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海棠花之局算是勉勉强强，但这一年的山贼经历，该如何向上面两们老大交待？

是写一篇心得体会，还是写一本山贼王日志？

应江湖忽然想来那位无良的书生来，脑中灵光一闪，翻起身来，拍着大腿叫道：“是啊，可以写一本山贼王列传。”

说做就做，应江湖当即叫来个小弟，给他准备纸笔。

过一会儿，纸笔送到，应江湖便在青石上写了起来。

等待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不能写得太长，毕竟老大没这耐心，而且最讨厌那书生，要是知道他学那书生写小说，非得把他揍成猪头不可。

应江湖自语道：“所以一定要先得简短，其次自己的功绩要写清楚，最好分章节来写，这样比较清晰。”

构思了很久之后，应江湖提笔写道：

第一章：向全世界宣告，我是要成为山贼王的男人

我叫应江湖，在此向世界宣告，我应江湖是要成为山贼王的男人。

现在的百里山，我说了算，以后的百里城，也是我说的算。

山贼王可不是普通的山贼，打家劫舍不是我的目标，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不是我的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已经招募了七名成员，人称百里七人众。

如今，我们正为着封王百里的目标努力着。

这一天，我看到一个妹子，遭了，是心动的感觉。

……

……

这就算是第一章了，觉得应该过得去，毕竟把志向，手段，目标都写清楚了。

唯一有问题的是最后一句，万一老大的老大觉得我工作时间谈恋爱怎么样？

想到这里，应江湖显得有些惶恐，说删掉吧，又可惜了与小媳妇的这次相逢。

那怎么办呢？

应江湖忽然灵机又是一动，提笔在后面补了一句字——注：我爱上的妹子姓宁。

“额，这样看起来就可以了，我真是天才……那么下一章。”

应江湖翻开新的一页，这样写道：

第二章：封王百里

“窃钩者诛 窃钩者侯，山贼山的最高理念不是抢一人，而是抢一城，所以我建立了封王百里的理念，我要让百里山视线所及处，都要向百里山上贡，而相应的我对给他们提供保护。”

所谓封王百里，就是百里城只有一个王，那就是我应江湖

封王百里约法三章：

1. 我们不抢劫，不杀人放火，不奸淫掳掠，但你要给我交保护费，当然，我可以保证今后也只能我一个人在收保护费，那些乱收费的人，我会清理。

2.打架的，斗殴的，聚众赌博的，一切照旧，但要以后先来百里山报备，不然你会很惨，我保证。

3.百里城以后以我为首，也只能以我为首，不服就来约架啊！

……

……

第三章：递上的挑战书，谁才是百里城的霸主

根据封王百里第三条百里城只有一个老大原则，不过为了确定谁是百里城的老大，还是有必要进行一波有道德有素质的约架，

我应江湖做事一向讲究礼数周全，也不趁人之危，知道你们昨夜受了打击也不偷袭你们，今天太阳落山后，百里七人众七人在山脚等你，应江湖拜谒西门纤纤。

……

……

第四章：百里七人众的四个问题

这一天，我们在百里溪与青思阁掌门进行了一次钓鱼比赛，先掉到的人，可以向对方提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针对的是一个扛大刀的家伙，我问他五年前在干什么，他说在山里砍柴……额，这个应该不是我想找的人。

仇老五的问题是，青思阁认为止戈流打乱了他们宁静的生活，所以他们将驱逐止戈流视为正义；止戈流认为止戈令束缚了他们这一生，所以他们摆脱止戈令的束缚视为正义，那么究竟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对方是这样说的：这世界本身就是残酷的，每个人都站正义的立场上做着邪恶的事情，然后指责别人的不正义。身处其中的我们是救不了那么多人的，所以你不必那么苛求自己要去拯救每一个人，你甚至可以转身离开，只要做着你认为正确的事就行了。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叫狄败青，来自佛国，是个挺有意思的家伙，所以我差点叫山贼小宝捅死了他。

顺带一提，他的师弟竟然是我们的老七山贼小宝，更离奇的是，山贼小宝竟然是传说中的至佛转世，我估计两位老大可能会有兴趣，所以山贼小宝还活着。

西风老二的问题则是，为了止戈流这样一群充满了恶臭的人去努力，甚至是牺牲，值得吗？

对方的回答是，对于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值不值得，只有该不该为。

额……这个回答和戏台上的正义使者，没有什么新意，所以名字就不提了。

……

……

第五章：谁家少年足风流

今天跟金锋老四去山上练习搭讪，发现现在的妹子，但凡有半张逼脸的，都觉得自己值一房一车。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怎么会有如此扭曲的价值观？

作为百里城唯一的王--山贼王，我对妹子和二代男进行了一顿爱的教育。

随便吟诗一首，是吟诗，不是淫诗，毕竟我是个正经的媳妇脸的男人。

青青河边草，上去就一脚，死了烧柱香，不死再一脚。

……

……

第六章：宿命之战

今天天气很早，乌云密布，阳光明媚，是个比武抬亲的好日子，我运用农夫三拳打败了大表哥的王八拳，成功晋级。

然而我差点取了一个男人，我很丢脸，真的。

耍我的人是我亲爱的大表哥，好吧，从现在起他不是我大表哥，而是我的头号敌人。

我算是搞明白了，陆三阴那家伙在单身客栈跟我搞事情，是因为他想为西门纤纤解散止戈流争取时间。

虽然我这人不记仇，有仇就当天报了，但是明日才是朔夜，所以暂时先打一圈麻降吧！

我应江湖对天立誓，三天之内杀不了陆三阴，我应江湖当场自尽。

……

……

第七章：朔夜的海棠花

今夜是朔夜，铺陈若久的海棠花之局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仇老五战死了，额……这是个不好的消息。

仇百里者杀百里，仇老五是能够看到恶魔的男人，死了真是可惜，但他一心求死，我也没有办法。

山贼小宝的至佛之血果然厉害，作为精心挑选的第九十九个诅咒者，他让海棠花顺利开花。

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个人选了，我唯一比较担心的是，时至此时，季海棠仍然没有跨过心魔，不过我和他的另一面沟通时，他倒是保证了海棠花会顺利结果。

我从单身客栈出来的时候，季府的大火还没有熄灭，于是前去看下，燕悲欢顺利带走了海棠之果，季海棠却葬身在火海之中，真是可惜，不过听到最后他顺利跨过了心魔，看清了自己。

……

……

第八章：剑指青思

海棠花之局落幕，接下来就是我与陆三阴之间的个人恩怨了，同时我也想确认他终究是不是当然搅局的那个人，于是安排了青思阁这一局，如果他能逃过这一局，那有很大的机会就是他。

可惜的是，他死了……

……

……

第九章：谁堪与敌？

海棠花之局，青思阁之役相继落幕，止戈流解散，青思阁重创，陆三阴一方一死一失踪一重伤两重毒，唯一的威胁就是一夜风雨了，躲在暗自捅刀的人，真是无趣的对手。

那么现在谁会成为我的下一个对手呢？

是小媳妇所说的千落吗？

另外想找的那个人还是没有找到，西风老二说可以找左丘明的三大敌手试一试，目前有一个目标了，淳于心的小侄……

写到这里，应江湖觉得写不下去了，其实也没啥好写的了，于是他收起笔，将书放到青石上，让秋阳晒干墨迹。

应江湖抬头看了看天，看到阳头已经西斜，才发现自己已经定了很久了。

夕阳西下，百里溪开始起雾，不时有白鹤山下飞起，天边云起云落，宛若变幻的时局。

应江湖躺在青石上，缓缓闭上了眼睛，于是那些云，那时时局都不见了。

他安心睡了个好觉。

毕竟现在最该忙碌的应该不是自己。

### 第七十七章阿漂哥豪杰物语之山贼小宝

应江湖觉得现在忙碌的应该是他新的对手千落，因为除了重伤的狄败青，还有西门纤纤的血毒等着处理。

然而现在千落并不忙，真正忙碌的人是阿漂哥与盛飞羽。

阿漂哥说，金钱是支持这个世界运转的能源，所以他现在正被金钱支配着。

从止戈山下来后，千落来到单身客栈，接管了陆三阴遗留的一切。

韩大小姐没有来，但是她的钱来了。

所以事情变得简单多了，千落以重金聘请阿漂哥全权处理西门纤纤的海棠花血毒，所以他现在正忙得不亦乐乎。

千落之所以放手给阿漂哥处理，是因为她来到客栈时，看到西门纤纤的身边放着一口透明的冰剑，这口剑震住了西门纤纤的血毒。

据盛飞羽所说，这口剑是太曾祖父留下的，有制冷的功能，所以平常都被阿漂哥放到厨房时保持物品的新鲜度。

狄败青已经醒了过来，伤口虽然很多，但总之死不了。

或许是应江湖留手，又或许是至佛之血的特殊性，山贼小宝一睡醒来就没事了。

他醒来后看到千落正在处理狄败青腹部的伤口，好奇问道：“为虾米小宝会在这里？为虾米你也在这里？为虾米你那里会有个伤口？为虾米伤口要流血……”

狄败青当时就忍不下去了，忍痛站起来，一巴掌把他拍到墙上，然后又指着他大骂道：“你这小混蛋，还记得自己是佛国的吗？”

山贼小宝被撞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把盛飞羽端给众人的葡萄酒一饮而尽。

几杯酒下肚，山贼小宝瞬间换了个人，呆萌属性瞬间荡然无存，一股痞子气涌上来，大声叫道：“谁叫我是佛国的，明明佛国是我的。”

啪的一声响。

山贼小宝又被拍到了墙上。

或许是葡萄酒酒意浅的缘故，等到山贼小宝再次站起来时，那股痞子气又消失了，一脸呆呆地望着狄败青，问道：“为虾米你要打小宝？为虾米你又要打小宝？”

狄败青气得伤口裂开，差点吐出一口老血，千落赶紧把他扶回床上，说道：“你打他有什么用？”

狄败青说道：“可能是打开的方式不正确，重新打一次就好了。”

阿漂哥见锋插针，立即打起广告来，说道：“他这是中了人格催眠与人格迁移两种术法，唤醒的媒介很明显是酒而不是打，刚才的葡萄酒度数太低，所以一下就又变回去了，如果你再次唤醒他，我店有上好的名酒，可供选择，店大不欺客，价格优惠……”

阿漂哥忽然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柴桑正用一种不可描述的眼睛看着他，这让他有些尴尬，心想莫不是爱上我了？那可不成，于是赶紧问道：“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柴桑缓缓地伸出大拇指，赞叹道：“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挺不要脸的，直到我今天看到了你，我才发现我的脸皮简直薄如纸啊，佩服佩服。”

阿漂哥眯着眼盯着他，缓缓翻了个白眼，叫道：“老子凭脸皮挣钱，靠口才吃饭，自立根生，艰苦奋斗，这有什么值得丢脸的，你告诉我？”

柴桑一时语塞，竟找不出话反驳他。

千落为避免气氛更为尴尬，插口说道：“老板你既然知道小宝所中之术，那应该知晓解法，不知能否帮小宝解了这术。”

阿漂哥瞬间来了神气，说道：“那是自然，我阿漂哥有什么不能的，只要价格到位，一切好商量。”

千落笑了笑，缓缓伸出一根手指，意思是一万块。

阿漂哥正要点头，盛飞羽赶紧把他拽了出去，在门口低声说道：“你真的会解法？”

阿漂哥很正直地摇摇头。

盛飞羽问道：“那你答应啥？”

阿漂哥看着她，说道：“这不是还有你吗？”

“我？”盛飞羽叫了一声，但立即捂住了嘴，说道：“我也不会啊？”

阿漂哥说道：“我相信你，就当是为了……”

说当这里，阿漂哥没有继续说下去，微微一笑，拍拍她的金发，回到房间里和千落达成了交易。

盛飞羽愣在那里，脑补着阿漂哥未说完的话，心想难道是为了爱情？

“啊……”

盛飞羽一时脑热，瞬间红起脸来，气都粗了几分。

这时阿漂哥回来把她拉了进去，看到她的脸红了，问道：“飞羽，你的脸怎么红了？”

盛飞羽更为娇羞，说了声讨厌。

阿漂哥一脸茫然，心想我要说的是就当时是为了送你回家，你丫的想哪里了？

看到这画面，柴桑摇了摇头，低声感慨道：“鲜花插牛粪，花不嫌臭，牛粪倒嫌弃起来了。”

狄败青深以为的点了点头。

山贼小宝天真单纯，不懂这些反应，问道：“为虾米你们说的小宝都不懂？”

阿漂哥说道：“因为你有病，而且需要尽快接受治疗。”

山贼小宝问道：“为虾米小宝有病？为虾米小宝要接受治疗？”

阿漂哥迅速捂住了他的嘴，然后对千落说道：“为了治疗正常进行，我要把他带去。”

狄败青对此完全没有意见，挥手示意快带走。

千落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叹了口气。

阿漂哥于是带走小宝，带到盛飞羽的房间，对小宝说道：“你要是不问为什么，乖乖坐着不乱动，今晚我请你六块钱的麻辣烫。”

山贼小宝想了想，伸出了一个手指，意思是再加一只烧鸡。

阿漂哥明白他的意思，说道：“给你来两只。”

山贼小宝立即忙不迭地点点头。

于是阿漂哥松开了手，对盛飞羽说道：“现在可以开始了。”

盛飞羽一脸茫然，问道：“怎么开始？我又不会？”

阿漂哥皱起眉头，刚才他就是预料到这种情况，才把山贼小宝带到这房间来的，

他想了想，问道道：“你知道怎么催眠吗？”

盛飞羽点点头，说道：“这个简单。”

阿漂哥笑道：“那把他再催眠一次，说不定说好了，总之试试再说。”

盛飞羽将信将疑，但一想到为了爱情，立即豁了出去。

她把山贼小宝坐到一根靠椅上，吩咐他别乱动，然后找了一个铜钱，系上细线，放到山贼小宝面前晃来晃去。

过一会，山贼小宝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地状态。

盛飞羽估摸着应该成功了，于是看了阿漂哥一眼。

阿漂哥摸摸飞羽的头，表示做得不错，然后对山贼小宝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

山贼小宝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阿漂哥，说道：“我本是大山深处的一根板蓝根。”

一片安静过后，啪的一声响。

愤怒的阿漂哥也将山贼小宝拍到了墙上。

山贼小宝醒了过来，捂着脸问道：“为虾米要打小宝？”

阿漂哥瞪了他一眼，说道：“还想吃麻辣烫就回来坐来，而且不许问为虾米？”

山贼小宝为了一顿六块钱的麻辣烫而折腰，放弃了所有的不满，乖乖回到位置上坐好。

阿漂哥认真想了想，决定再他一点催化剂，于是搞来了一杯中度酒，让山贼小宝喝下，然后盛飞羽重新催眠。

又过了一会，山贼小宝再度进入那种迷迷糊糊地状态。

盛飞羽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

“这个嘛，我想想啊……”

山贼小宝忽然盘坐起来，摸着下巴认真地回想。

阿漂哥与盛飞羽愣住了，心想难道真的成功了？

山贼小宝忽然痞气十足地叫道：“我想起来了，那个臭书生把我骗到一个山洞里，说有什么武功秘籍，小学僧我到了那里，只看到一部种葵花的宝典，去他佛二大爷的，佛国吃了这么多年的素，还想让我种葵花来吃？”

阿漂哥像看狮一样的看着山贼小宝，确定这就是酒后那个版本的山贼小宝。

山贼小宝被他看得有些生气，问道：“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阿漂哥也觉得有些尴尬，咳嗽了声，问道：“那后来呢？”

山贼小宝粗声粗气地说道：“小学僧当然不高兴啊，就去找那个臭书生理论，然后他又跟我说，坠崖不死，必遇白胡子老头，然后学得绝世武功，迎娶白富美，过上幸福的生活。”

阿漂哥问道：“然后你就听他的跳下去了？”

山贼小宝点点，说道：“当然啊，学得绝世武功，迎娶白富美唉。”

盛飞羽问道：“到底是绝世武功吸引了你，还是白富美吸引了你，让你这么义无反顾的跳了下去？”

山贼小宝想都不想，直接道：“当然是白富美啊。”

盛飞羽用一种看色狼的表情看着他，感慨道：“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好色，长大了还得了。”

山贼小宝摇摇头，说道：“主要是白富美富啊，娶了白富美，那我不就可以天天吃鸡，多么大的诱惑啊，总多在佛国吸收萝卜好吧，我又不是兔子。”

盛飞羽：……

山贼小宝的咕哝倒是引起了阿漂哥的兴趣，问道：“这些是不是一个一幅很欠打的穷酸书生告诉你的？”

“哇，你也知道他，原来他知名度这么高的！”山贼小宝点头如捣蒜，心想既然连阿漂哥都听说过，那应该不是骗人的了。

阿漂哥一脸嫌弃，山贼小宝却视而不见，反而像打了鸡血一般地嚷嚷道：“那根据设定，跳崖不死应该遇到白胡子老头了啊，然后学到绝世武功，重出江湖，打败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 第七十八章阿漂哥豪杰物语之三分和尚

阿漂哥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他，心想那个穷酸书生的话你也信，真是活该没摔死你。

山贼小宝这时半睡半醒，还以为自己是刚刚跳崖起来，于是左顾右盼，寻找着白胡子老头的踪影，确认阿漂哥与盛飞羽两人后，不禁陷入了沉思，然后恍然大悟。

“啊，我明白了，说明我这设定更加奇特，我遇到的不是白胡子老头，而是没胡子老头……”

阿漂哥没差点喷出来，山贼小宝却激动地跪地便拜，说道：“啊，没胡子老头师父，收我做徒弟，教我绝世武功吧！”

“等等，先停一下。”阿漂哥及时叫停。

山贼小宝停下磕头的动作，看着阿漂哥问道：“怎么了没胡子老头师父？”

阿漂哥满脸黑线，说道：“咱们先把这称呼换一换，没胡子老头子，那他妈不是太监吗？”

山贼小宝亦以为然，便问道：“那我该叫你什么？”

阿漂哥摸了摸下巴，心想既然这么多人关注他，那用说不定还能他来讹一笔，遂道：“绝世武功是有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诚意。”

山贼小宝很乖巧地点点头，说道：“有的有的，都从山崖上路跳下来了，还能没有诚意吗？”

听到这话，阿漂哥不禁愣了一下，心想真他妈有道理。

山贼小宝问道：“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

山贼小宝见他没反应，不禁有些怀疑，弱弱地问道：“你不会当我三岁小孩骗我的吧？我告诉你，我已经八岁了。”

“你放屁……”

阿漂哥表示绝不能接受来自八岁小孩的轻视，便打肿脸充胖子，故作高深地道：“老实告诉你，天下间还没有人见到真正的阿漂哥。”

山贼小宝立即被他的气势唬到了，说道：“那快教我吧，大哥。”

阿漂哥从他上下左右打量了一遍，怎么看都是那种好忽悠的类型，问道：“你是要学五两银子一本的呢，还是十两银子一本的，还是一千两银子一本的？”

山贼小宝有些吃惊地问道：“啊，还要钱啊？”

“废话，绝世高手不用吃饭啊？”

“你说的也对。”山贼小宝摸了摸身上，发现一分没有，弱弱地道：“我身上没有钱。”

“没钱学个屁啊？”阿漂哥一脸嫌弃。

山贼小宝问道：“那怎么才能学啊？”

阿漂哥故作为难，思考了半天，说道：“要不给你记账？”

山贼小宝心想这没亏啊，大不了到时候跑路，于是很愉快的点了点头。

阿漂哥从怀中掏出账本，写道：“阿漂哥授山贼小宝鹿人甲绝世武功一部，学费五千块，陆三阴代付，签字人：……”

山贼小宝看着账本愣了半天，满脸困惑，问道：“山贼小宝鹿人甲是谁啊？”

阿漂哥与盛飞羽怔了一怔，才想起来山贼小宝是应江湖给他取的名字，这时他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一段。

阿漂哥将无耻发挥到底，将骗就骗，说道：“山贼小宝就是你。”

山贼小宝摸着光头想了想，叫道：“不对啊，我叫三分和尚，佛国第十一山第七寺的三分和尚。”

阿漂哥才不管他原来叫什么，怎么叫，有些不耐烦了，说道：“山贼小宝是你的小号，快学赶紧签。”

山贼小宝见他有些生气，要撕账本的样子，赶紧抢回来画了押。

阿漂哥对此表示很满意，意味深长的摸了摸山贼小宝的头，一幅孺子可教的表情。

忽悠一下五千两，试想谁不满意？

“那么我们开始吧！”

山贼小宝有些跃跃欲试，开始幻想着自己拥有绝世武功的画面，那岂不是天天吃鸡？山贼小宝这样想着。

阿漂哥把账本交给盛飞羽，转而开始忽悠山贼小宝，问道：“在教你之前，我得先了解一下你的背景，根基什么的。”

在佛国的时候，山贼小宝就听过一些桥段，比如说要传绝世武功都有什么功力尽失，尽废武功的桥段，但他才八岁屁的根基都没有，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介绍道：“我叫山贼小宝，来自佛国第十一山第七寺第二院旁听，今岁八岁，没有什么根基，功夫也都是一些简单的扎马而已，要废武功或者根基什么的都随意。”

阿漂哥从看白痴的眼神变成了看活宝的眼神，楞了半晌才问道：“你们佛国不教武功的吗？”

山贼小宝理解他的错愕，说道：“大哥，你是不知道我们佛国有多大，因为地大人多，所以阶级特别分明，像我年纪小，被划分为小学僧这一级，在上面还有中学僧，大学僧，研究僧，最后到博士僧，像我们小学僧级别只教扎马，不教招式的。”

阿漂哥好奇地问道：“那什么级别才可以学招式？”

山贼小宝解释道：“中学僧吧，等年纪到了十二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中学僧的入学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学一些基本的佛国武功了，再往上学到的武功级别就越高。”

阿漂哥问道：“不是听说还有俗家弟子吗？那个又算什么级别？”

“我们佛国是没有俗家弟子这个说法的，我们那统称借读僧，借读僧是不算在这些级别里的，他们不用考试，也不用剃度，也管习武，师成后下山，所以就叫借读僧，我师兄就是个借读僧，所以他有头发，而我没有。”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好骗……哦好办了。”

阿漂哥笃定这小子啥好不会，那就好骗了。

“嗯嗯，快开始吧，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看到山贼小宝一脸期待的样子，阿漂哥有些不忍心告诉他残酷的事实，但招式又还没想好怎么忽悠，于是决定先跟他扯扯理论，消磨一下时间，随便想一好。

“在此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先让了解一下理解知识。”

“啊，还要学理论啊？我怕烦理论了。”

山贼小宝瞬间就想到了期末考试不及格的画面，那简直就是噩梦。

阿漂哥就欣赏这种学渣，笑着安慰道：“别担心又不是真的考试，只是要你知道武学的本质是什么而已，没那么恐怖的。”

山贼小宝摸了摸心跳，放下心来。

“我且问你，武功的本质是不是人和人打架？”

“对对对，而打架的本质就是要干倒对方。”

“那我再问你，干倒对方有几种方式呢？”

山贼小宝想了想，答道：“用拳头，用刀，用剑，用枪，用棍子，用飞镖……这些都可以。”

阿漂哥点点头，说道：“这些归根究底都是用本身的力气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对方，天下间的武学由此而衍化，虽然两境派别万千，但都是逃不开这两种方式，这就是武学的本质。”

山贼小宝深以为然，短短数言，便把师父没解释清楚的问题解释清楚了，阿漂哥一定就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绝世高手。

“因为本身的脆弱，所以要借助刀剑，借助外物，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敢放剑放远一点，因为没了剑他们就是菜鸟一坨，这就是现在武功的局限，所以我要教你的就是突破这种局限，不借助外物，便可杀人于无形的绝世神功。”

山贼小宝一听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问道：“这种武功叫什么名字？”

阿漂哥一脸鄙薄地看着他问道：“这种绝世武功怎么可以留下名字呢？庸俗。”

山贼小宝恍然大悟，一拍脑袋，深深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羞愧，同时用仰望而期待的眼神他。

阿漂哥一本正经地道：“听着啊，我这部武功的原理从口中吐出高速的气流体，从而达到极大的杀途性。”

“意思和吐痰差不多？”

山贼小宝一语中的，戳破了事实，阿漂哥立马解释道：“这种高速的气流体可不是普通的唾沫了吧，真正学会了，那可是一个唾沫一个钉的事啊！”

“哇，这么厉害的吗？”山贼小宝已经预见到十步杀一人的可能性了，说道：“大哥，快示范给我看，我要马上学。”

阿漂哥顿时有些呆住，他本想开口让他自己研究，却不想在自己开口之前，他就让自己示范了，没得办法，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看好了啊！”

阿漂哥深吸了一口气，朝斜前方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山贼小宝想学习他的口型，稍稍上前一凑，然后……

然后那口唾沫就到了他的脸上。

阿漂哥一脸尴尬，山贼小宝抹掉脸上的唾沫，表示一两次的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不然怎么能突然绝世武功的难度，示意他继续。

十分钟后，山贼小宝脸上不再是一口唾沫……

而是一脸唾沫……

盛飞羽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提醒道：“是不是趁这时候，先去交差收钱。”

阿漂哥这才想到这事来，深恨自己险些忘了这等大事，还是飞羽靠谱。

山贼小宝不知他为何中断，问道：“怎么不教了？”

阿漂哥站起身来，咳嗽了声，郑重说道：“今天就示范到这，先带你去见过人，改天你再继续练习，重要的是领会精神，不断练习。”

山贼小宝虽不明白，但被阿漂哥半推半就地推到狄败青众人的房间，然后看到了狄败青。

山贼小宝愣了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跑，但一看到狄败青腹部的伤口，立即扑了上去，问道：“师兄啊，是哪个天杀的捅了你这一刀啊？”

山贼小宝抱着狄败青的大腿，哭得声泪俱下，完全没注意到狄败青看着个脸。

“啊，师兄啊，你告诉我，我帮你报仇……”

“还不就是你这畜生。”狄败青实在忍不下去了，一巴掌把他从窗子里拍飞出去。

盛飞羽叫到窗外一声巨响，听着都感觉疼，同时松了口气，说道：“看你们这沟通方式，应该是这个版本的小宝没错了。”

### 第七十九章阿漂哥豪杰物语之韩大小姐

阿漂哥亦以为地点了点头，准备伸手要钱。

这时候窗外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骂街声。

“是哪个天杀的乱掉垃圾，砸掉了我的爱车。”

千落拧着眉头，白了狄败青一眼，心想好死不死，又惹到韩大小姐了。

狄败青一脸白目，假装没有听到。

阿漂哥问道：“这如狼似虎的声音是谁？”

千落说道：“有钱人。”

阿漂哥瞬间就跑到窗子边朝下看去，只见一辆挂着宫灯的马车车顶被撞出个人型的窟窿，这马车十分华丽，上面贴金挂银，被秋阳照耀着，好不刺眼。

然后他听到山贼小宝唔唔叫喊了几声，确认山贼小宝没有被摔死，这才放下心来，心想我的一万块没有飞走。

这时候，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站在车边朝上看来，正好看到了阿漂哥，便以为他是那个丢垃圾的人，破口大骂道：“你这人有没有素质，不知道高空抛垃圾很危险吗？”

阿漂哥知道这事铁定说不清，立即把头收了回去。

韩大小姐更是生气，本欲再骂，车内的山贼小宝却叫了起来。

“你才是垃圾。”

山贼小宝说着从车里爬了出来，十分恼火地看着韩大小姐。

韩大小姐愣了愣，终于想到了他的身份，问道：“你就是小狄的师弟，那个失足的小山贼？”

山贼小宝更为恼火，骂道：“你才失足勒，我叫三分和尚，来自佛国第十一山第七寺。”

韩大小姐用失足二字在自己的身上联想了一下，立即想到了失足妇女，火冒三丈，上前抽他大嘴巴子。

山贼小宝被打了几次，早有防备，提前跳下车来，比划了几下王八拳，威胁道：“你别过来哦，我会绝世武功的，不用动手都可以干掉你。”

韩大小姐哈哈大笑，说道：“不用动手就能干掉我，那你比划什么？”

山贼小宝愣了一下，也觉得有些尴尬，说道：“用拳头是吓吓你，要是不用拳头你就死了。”

韩大小姐朝他招招手，说道：“来来来，求你用绝世武功弄死了。”

山贼小宝说道：“去你佛二大爷的，小学僧活了这么多年，就没听过这个贱的要求，要不是我是个和尚，真想成全你。”

韩大小姐说道：“求弄死，求成全。”

山贼小宝大怒，心想我步步退让，对方却不会知难而退，那正好用她试一试刚才的绝世武功，于是深吸了一口气，张大了嘴。

便在这里，阿漂哥忽然冲出来，捂住了他的嘴。

韩大小姐看到阿漂哥，认定他就是把山贼小宝丢下来的人，骂道：“你这个没文化的家伙，乱丢垃圾，砸坏了我的车，还不赔车。”

山贼小宝叫到自己又被形容为垃圾，十分生气，但嘴被捂着，只好唔唔唔地抗议。

阿漂哥打量了韩大小姐一番，说道：“我说这位小姐，我看你穿得富丽堂皇的，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拿他丢你了？我告诉你，我先警告你哦，碰瓷之前先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再问问我是谁？”

韩大小姐抬头看了一眼韩大老板的招牌，然后问道：“韩大老板啊，怎么了？”

“哇，知道韩大老板的地还敢嚣张？你知道我是谁吗？”

韩大小姐摇摇头，“不知道。”

阿漂哥一脸得瑟地道：“我阿漂哥就是这间连锁客栈分店的主管。”

韩大小姐呵呵一笑，说道：“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阿漂哥摇摇头，“不知道。”

“我就是韩家独女，你刚才说的韩大老板是我哥。”

“啥？你就是韩家那个败家女？”

阿漂哥有些难以置信，转头看了看山贼小宝，山贼小宝点头如捣蒜的同时，韩大小姐不满地道：“你才是败家女，本小姐正版正宗的韩家独女。”

得到确认后阿漂哥一改脸色，笑眯眯地道：“哇，原来是大小姐，来来来，到客栈里坐，我正好有些点跟你请教一下。”

韩大小姐一脸看他不起的眼神，心想真要替三哥管教一下他的员工，于是一脸傲气地随他走回了客栈。

那个赶车的人看到韩大小姐走了，但把马车赶回客栈后面休整。

阿漂哥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只肥羊，热情地端茶送水，先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在她虚荣心高度膨胀地吆五喝六时，阿漂哥默默地递出一本账本。

韩大小姐以为是客栈的经营账目，作为大小姐，她觉得有必要过目一下，虽然不懂，但还是有必要指点一下。

然而阿漂哥一翻开账目，韩大小姐霎时就惊呆了。

“陆三阴向阿漂哥借钱五万阮民币，还款十万阮民币，由有钱人韩大小姐代还，详细见下页，签字人：陆三阴、阿漂哥。”

韩大小姐愣了愣，确认是陆三阴的签名。

阿漂哥弱弱地问道：“这是私人账目，清楚明白？”

韩大小姐木然地点点头，白纸黑字，亲笔签名，想不明白都不行。

“那么付钱吧！”阿漂哥伸手要钱。

韩大小姐瞪着陆三阴的字迹，一言不发，她想的是，陆三阴你这混蛋，你他妈人都死了，还要留下一大笔账给我。

阿漂哥把她的心理活动理解为拿不出钱，顿时脸色就变了。

“我说大小姐，你不会没钱吧？”

韩大小姐怒道：“你才没钱呢？”

“那有钱还钱吧！”阿漂哥再次伸手要钱的小手。

“记账，挂我哥头上去，你自己跟他拿。”

“那可不行，我阿漂哥有一说一，该找谁要就找谁要。”

“就这几分钱，我还会赖你不成？”

“这可不是几分钱，这是十万块。”

“唉，我说你一个给我哥打工的，怎么这么嚣张呢？”

“我可不是打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韩大小姐冷笑道：“一个代理店长，还不是打工的？”

阿漂哥默默取出另一份协议摆到韩大小姐手上，这上面写的则是，阿漂哥帮韩大老板经营百里城客栈，属于合作而非从属关系，所得利润五五分成。

韩大小姐再度目瞪狗呆，这是他哥的字迹，也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想我哥是不是做生意做傻了？

“要是没钱的话，你可以找账房支，反正你们是亲兄妹。”

韩大小姐手里有钱，但还是赶路回家，于是叫来账房，准备支十万阮民币给他。

阿漂哥在帝建议道：“建议你支五千块。”

韩大小姐瞪了他一眼，问道：“为什么？”

阿漂哥默默地把山贼小宝写的欠条那一页翻开，上面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阿漂哥授山贼小宝鹿人甲绝世武功一部，学费五千块，陆三阴代付，签字人：三分和尚”

这次韩大小姐不再目瞪狗呆，而是一幅吃人的朝山贼小宝看去，说道：“凭什么我要替付钱？”

阿漂哥一本正经地纠正道：“是陆三阴帮他付的，你只是在帮陆三阴还债。”

韩大小姐叫道：“还不是我出现，这有什么区别？”

阿漂哥立即用一种穷酸的眼神看她，说道：“你不会是付不起吧，要不我叫钱百万公子来帮你付？他现在就在客栈里。”

韩大小姐一听就疯了，心想哪能啊，怎么能在那只臭肥猪面前失了面子，说道：“要我付也可以，不过我怎么他能教你绝世武功？万一是假的，我不是上当了。”

还不等阿漂哥辩解，山贼小宝立即跳出来抗议，说道：“你别先说哦，大哥的教的武功超凡脱俗，比我师兄的那几招小刀乱挥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

韩大小姐摇头道：“我不信。”

山贼小宝问道：“啊，为什么不信？”

韩大小姐说道：“除非你练给我看。”

山贼小宝自信满满，跃跃欲试，说道：“好……”

阿漂哥心想这哪成，立即叫停，说道：“等等，先把钱付了，再练不迟。”

韩大小姐只好付钱，阿漂哥收了点，揣进兜里，赶紧闪人。

在韩大小姐的强烈要求之下，山贼小宝开始演练阿漂哥教给他的绝世武功。

山贼小宝吸气酝酿了一会，然后吐出气来，说道：“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呢！”

韩大以为他只是需要鼓励，于是鼓励道：“没事，失败了也没关系。”

“好吧……”

山贼小宝再度吸气，聚气，喷出。

然后一口唾沫，喷到了韩大小姐……

……

……

韩大小姐当时就懵逼了，楞了一会，然后看着山贼小宝问道：“你叫你展示武功，你朝我吐唾沫做什么？”

山贼小宝认真地解释道：“是啊，这就是绝世神功啊！”

“这是神功？”

韩大小姐的声音显得有些崩溃，眼中透露着一幅要掐死他的凶光。

“都说了我还没有练成，你非要看，我有什么办法？”山贼小宝表示很委屈。

韩大小姐看着他一脸呆萌与认真，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

“臭骗钱的死阿漂无良奸商臭不要脸……”

声嘶力竭的咆哮的声音震荡了整个客栈，正要跑路的阿漂哥吓得一脚把楼梯板踩出一大个洞，回头看去她的还在骂。

韩大小姐骂人的连贯性简直达到了完全不用标点符号的地步，阿漂哥对此深感佩服，愤力的拔出脚，离开了事发现场。

这时候，韩大小姐已经提着钱，砍了上来，阿漂哥赶紧把钱交给盛飞羽，自己跑到狄败青他们那房间躲了寻求庇护。

韩大小姐一路追杀而来，左挑右砍。

阿漂哥则以千落等人为人体屏障，不断闪避。

柴桑怕她砍到西门纤纤，忙上前制止，说道：“要砍出去砍，一会伤到纤纤怎么办？”

韩大小姐现在十分不爽柴桑，看到他跳出来，更是恼火，冷冷笑道：“那杀了陆三阴又怎么样？”

柴桑愣了愣，走到西门纤纤床前，不再理她。

韩大小姐把剑丢到地上，跺脚叫道：“你们都欺负我，我要回家。”

千落本想多加劝阻，但又知晓韩大小姐对于自己心怀不满，只好默不作声，希望她大小姐脾气自动散去。

韩大小姐见众人完全不理会自己，更为生气，说道：“我说我要回家，你们没听到吗？”

狄败青抬头看了她一眼，说道：“那……慢走？”

韩大小姐愣了愣，想不到柴桑也就罢了，想不到狄败青也说出这种话来，转身便要离开。

这时候，房间里走来一个带刀的男子，看到这场面，感觉气氛有些怪，所以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

韩大小姐看到那男子，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帮手，说道：“小楚，我们走。”

那叫小楚的男子有些不解，问道：“走哪里？”

韩大小姐特意提高了声音，说道：“当然是回江北。”

小楚看了千落一眼，看出她没有离开的意思，问道：“就我们两个？”

韩大小姐点头说道：“就我们两个。”

小楚想了想，说道：“那你要加钱。”

“什么？”韩大小姐感觉全世界都在和自己作对，十分委屈，尖声叫了起来，说道：“你这不是坐地起价的奸商行径吗？”

小楚挑起眉头，说道：“我楚星河是赏金猎人，奸商二字似乎和我有关系不大吧。”

韩大小姐问道：“赏金猎人就可以坐地起价？”

楚星河知道她误会了自己，认真解释道：“千落姑娘不走，后面的路程危险系数就增加了一倍不止，根据前面的追杀经历，你觉得我一个人能保你到江北？”

韩大小姐问道：“那加钱就可以了？”

楚星河说道：“当然啊，加钱了我就可以再请人了。”

韩大小姐觉得还挺道理，问道：“那你要请谁？”

楚星河说道：“先把价格给谈妥了，我再告诉你。”

韩大小姐说道：“那你要加多少？”

楚星河说道：“我这是按身手算钱，这个人名气太大，起码得翻一倍，你要同意我就告诉你。”

韩大小姐心想也是为自身安全着想，一咬牙点头认了，说道：“一倍就一倍。”

楚星河笑道：“不愧是世家小姐，就是爽快。”

韩大小姐说道：“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他是谁了吧！”

楚星河说道：“我的好兄弟，淳于家少子，左丘明三大敌手淳于谦。”

### 第八十章左丘明三大敌手

在过去的两境战争中，诞生了很多强者，比如说七脉守护者，又比如说六道奇人。如果再往上追溯到上上个时代，还有四大尊者，三教传人，两境之主。

这些响亮的名号，代表着纵横在各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留下了无数的传说，无数的惊叹，比如说失觉魔人一夜三千杀，夜郎剑客一剑北上，纵横千里无敌手，直逼剑阁山。

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传奇，然后在上一代的七脉守护者争夺战后的两个十年间，整个两境陷入了一片沉寂，再也没有出现玉面刀郎那般惊艳的刀者，也没有出现如夜郎剑客一般无敌同辈的剑客。

没有英雄的时代太寂寞了，这样的沉寂太让人遗憾了，在人们无数们夜晚扼腕长叹之后，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左丘明。

三年前，道境道子左丘明以剑拜谒道境守护者端木飞云，西子湖畔一战持平，进而轰动天下，划破了这沉寂的二十年。

从那之后，人们将左丘明称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他的出现代表了这沉寂的二十年的终结，他就像划破旧时代的光芒，耀眼而灿烂，最后重要的是，这道光芒不是孤立的。

这是源引自左丘明的自述，原话是这样的。

“我是对手的，在遇到淳于家少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只有两大敌手，在我遇到了淳于家少子之后，我知道我的敌手又多了一名，所以我认为这光芒不是孤立的。”

左丘明那句话里，没有指明前两个敌手是谁，但却指明了淳于家少子在这之后的另一敌手，从此左丘明三大敌手的声名不胫而走，进而驰名两境。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听说淳于家少子的名声，在但此之后，人人都知道了，七脉守护者之一的淳于家少子名叫淳于谦，他是左丘明三大敌手，但一经打听，人们又说他的修为平平，远比不上他的兄长淳于琼。

据说左丘明与淳于谦并没有交手，而是直观臆断，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无数同龄人上门挑战，但淳于谦都避而不战，最后甚至离开了淳于家，不知所踪。

在百里城的一座荒山里，有一座孤坟，在这孤坟前盘坐着一个神情寥落的中年人，端着一碗酒，凝视着坟墓默默无言，好似在等待着什么人。

这个人就是止戈流主各派的代表人物淳于心，而这荒草孤坟中埋葬的人，就是他死于两境战争中的大嫂，也就是当代淳于家当代家主的妻子。

那一年，两境战争如火如荼，他的二哥趁着家主投身两境战争里，掀起内乱，争夺家主之位，他的大嫂带着只有十余的他还是前生产的淳于谦连夜逃走。

他二哥派人一路追杀，终于追到了百里城附近，大嫂气空力尽，力战而亡，而后止戈流流主西门缜赶到，他遂以止戈令为条件，让西门缜保下淳于谦。

后来淳于家内乱结束，他大哥也成为七脉守护者中的北境守护者，西门缜将年幼的淳于谦交还给淳于家主，而他则作为条件留下了止戈流。

二十年时间过去了，他已从少年步入了中年，而这坟头的荒草，也以经历了数度枯荣，若非他每年都来打理，只怕已经难以涉足了。

而他坐在这里，不是感叹岁月的蹉跎，也不是在愤恨二哥的无情，毕竟作为失败者，他二哥已经付出了灭家的代价。

他在等待着淳于家的少子，他的小侄淳于谦。

他是他的小叔，他是他的小侄。

作为战乱的共同经历者，他们这对叔侄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们约定一年一见，数年来未曾中断。

直到三年前，柳浪说了那一句，原本在两境默默无名的淳于谦，突然就成了左丘明三大敌手，在那之后他就没有见过他的小侄。

这三年来，每当祭日到来，他提着贡品来到这里，都会看到坟头的荒草已经被清理干净，供品也都整齐的摆在坟前，只是他的小侄再也没有出现。

他知道淳于谦在躲避他，或者更准确的说，淳于谦在躲避淳于家的所有人，甚至是躲避两境的任何人。

故而人们觉得淳于谦只是一个名不符实的无能者，因为承担不了外界的压力而逃避，但他知道他的小侄逃避的，不是外界的虚名，而是上一代的宿命。

“小叔，多年未见了。”

一个文质彬彬的俊秀少年出现在他的身后，一手还提着供品和一坛酒，另一手握着一口窄而直的兵器，因为被黑布包着，也不知具体是什么。

淳于心回过头来，带着不属于中年人的跳脱微笑，朝淳于谦举了举酒碗，然后一干而尽。

“哟，现在不躲着你小叔了啊！”

淳于谦尴尬的摸了摸头，显得有些傻里傻气的。

“听说西门缜前辈身亡，止戈流解散，想到昔年大恩，便想在祭拜娘亲之后，去止戈山祭拜一下西门前辈。”

他的音质轻而温，但每个字都吐得十分清晰，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淳于心想到西门缜的死，不禁叹了口气，然后将碗中的杯一饮而尽。

“如今纤纤中毒陷危，止戈山易主，我想已经不欢迎你了，祭拜之事，还是等日后纤纤带掌青思阁再说吧！”

淳于谦来此途中，也打听了一些止戈山的事情，大致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加上昔年与小叔在此论道，对于止戈流与青思阁的恩怨，他也是清楚的，如今小叔说日后再去，那便是去不得了，也不禁叹了口气。

淳于心见他有些失神，在旁提醒道：“别傻楞着了，还不给你娘亲上亲和供品。”

“哦，好的。”

淳于谦晃过神来，把那兵器靠在墓碑前，然后摆上供品，上香磕头。

“娘亲，谦儿来看你了，你在那边过得好吗？”

“我想好是好，但看到你今年没有带你的小女友来，估计有点不开心。”

淳于心在旁取笑，淳于谦面色微红，但神情仍是平静，说道：“孤星阁有些麻烦事，阿月赶回去帮世伯了，但她有叫我问候您。”

淳于心闻言有些脸色有些消沉，感叹道：“西门大哥身亡，止戈流解体，孤星阁有麻烦，大哥也来信说淳于家诸事缠身，这一桩桩一件件，好似约定好了似的，看来各平沉寂得太久，有人坐不住，要拿你们这三大七守护者家族开刀了。”

淳于谦道：“阿月来信说，日前南境少子司马轶借道孤星阁进入苗疆，想来是要请巫教那位传奇，夜郎剑客北上了。”

孤星阁位于南疆巫教入口，其阁主钟离楚是七脉守护者中的南疆守护者，淳于谦口中的阿月，乃是孤星阁阁主钟离楚独女，名唤钟离月，与淳于谦青梅竹马，相爱至今，两脉家主都默许了这一门婚事。

淳于心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道：“七脉守护者相继出事，六道奇人出山在即，乱世将至子，谦儿你准备好了吗？”

淳于谦不语，盘膝坐下，坐到小叔的对面，打开了自己带来的酒，倒到前面两个碗中，碰了一下淳于心的酒碗，默然一饮而尽。

淳于心知道他在喝闷酒，也端起酒，一饮而尽，借着酒劲劝导他。

“我知道你在逃避与你大哥的对立，但止戈流的例子已经摆在前眼，流主方死，止戈山随即内乱，青思阁与止戈流火拼，如今她又中毒垂危，这一切都是未能握紧权力的结果，前车在前，你想要重蹈覆辙吗？”

“我无心权力，大哥长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将来一定是比我更好的家主。”

淳于心看着他问道：“那你现在在逃避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你大哥是更好的家主，那你为什么不留下辅佐他？”

淳于谦闻言楞住，他不知道如何接这句话，因为这正是他的心结所在。

“或许在左丘明未说出那一句话之前，你可以装作本事平平，作一个默默无名的辅佐者，但左丘明三大敌手之名传出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哪里再如何温顺，看在你大哥眼里，也不过是在等待时机罢了，如果你不是察觉到这一点，试问你怎么会离家出走？”

淳于谦握紧了拳头，显得很愤怒，用冰冷地语调说道：“左丘明，就因为他的一句话，摧毁了我们两兄弟的情感。”

淳于心叹了口气，平静地道：“谦儿，你要认清现实，真正摧毁你们兄弟感情的不是左丘明，而是权心的欲望，左丘明只是将这局面推到台面上来的人而已。”

“但他凭什么？就凭他是同代第一人？”

“是的，因为他是同代第一人，他是你们这一代所有的人仰望的人，所以他只是一句三大敌手，便压过了你大哥多年积攒的声名……”

淳于心又倒了碗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强者的命运本就是相互交织的，哪怕没有他那句话，也会有另一个强者把这件事推上台面。”

淳于心按着他的肩膀，无比认真地道：“因为你也是强者，即便你再怎么隐藏自己的光芒，终有一天，这光芒也会自己透出来的，因为这光芒太耀眼了。”

淳于谦沉默着，显得有些失神。

“比如说有一天，你的父亲不在了，你大哥当上了家主，强者袭来，他抵挡不住？这时候你还能隐藏自己的光芒吗？”

淳于谦听着，低着头，显得更加沉默。

“又比如说，有一天你的阿月遭难了，你会为了隐藏自己的光芒而不是救他吗？”

淳于谦抬起头来，摇了摇头，这种问题是无需回答的。

“有谁规定强的人一定要当掌权？”

淳于心笑了笑，觉得淳于谦这问题显得有些孩子气了。

“弱者掌权，于内无法服众，于外无法震慑强者，内必反之，外必攻之。和睦相处，连和平时代都做不到，何况是这乱世？弱肉强食，才是这世界的真理。”

淳于谦无言反驳，只能默然喝闷酒。

淳于心说道：“以前我也觉得逃避或许是不错的解决方法，但我经历了止戈流的命运，以及目睹了纤纤的改变之后，我放弃了这种天真的想法……在这场剧变之前，可以说纤纤是一个比你更加的眷恋权位的人，但在她目睹青思阁与止戈流争夺权力的争执的时候，毅然站了出来，如果不是她，止戈流在一夜风雨入侵那一夜就已经覆灭了。”

淳于心见小侄没反应，又继续说道：“我看得出来，她虽然握住了权力，但她的内心实际是犹疑的，就在她犹疑的时候，止戈流与青思阁内乱了，因为她握不紧这权力，所以权力反噬了她，流主的名声也差点毁于一旦。而在她选择放下权利，解散止戈流之后，百里七人众仍然不放过她，这也是她现在为什么躺在告别单身客栈的原因。”

淳于心看着淳谦的眼睛，说道：“所以说，有些人注定与权力纠缠在一起，无论你在争夺权力，或者是掌握了权力却无法握紧，还是已经放弃了权力，权力都会来伤害你，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握紧权力，这些事对纤纤来说如此，对你而言也是一样。”

淳于谦听完只是叹息，然后喝酒，至于听进了几分，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淳于心对此也无可奈何。

### 第八十一章阿漂哥豪杰物语之淳于谦

淳于心见他无心这个话题，也不再纠缠，问道：“谦儿，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淳于谦摇摇头，他素知小叔个性疏懒，好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我这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光都耗在了止戈山上，但我最大的遗憾却不是看不到北冥的极光，也不是尝不到苗疆的佳酿，而是错过了一个时代。”

“如果我再年轻十岁，我也一定会步入这两境风云，与所谓的当代第一人左丘明一争高下。”

“我们那个时代被称为沉寂的两个十年，你可知道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无数个日夜辗转反侧，想的无一不是像左丘明这样，一剑划破这沉寂的时代。”

淳于心望着天边的滚滚红云，无限感慨。

“人生是不会回流的洪水，这样的时代错过了便错过了，不会再重头。”

淳于心看着他的眼睛，说道：“而你正值年少，我多么想让我的青春没有绽放的出花火，在你的身上绽放，我多么希望你替我照亮这个时代。”

眼中似有醉意，却又满怀沧桑，似在追念这逝去的时代。

夕阳光彩，遍洒行山，昏黄的光照在正值的淳于心身上，却隐隐有了英雄迟暮的感觉。

这世上的人千千万万，但对人生的追求却是大同小异的，很多人想把自己最光芒万丈的一面留下少年时代。

或者是因为年少，可以轻狂。

或者是因为年少，可以不用顾及和选择立场。

或者是因为年少，可以尝试无数的可能。

但这些可能发生在年少时的无数种可能，对于淳于心来说，都只止戈山上无数次的日升月落。

淳于谦看着自己的小叔，突然发现今天是第一次了解小叔，以前在他眼中那个落拓潇洒，好似什么都不在乎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那或者只是一种失落之后的假象。

止戈流的意义是温柔而残酷而的，那是一种用自由去交换生命的选择，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止戈流对西门缜那种恩大反成仇的转变不是没有依据的。

哪怕是关在笼中的鸟儿，也有向往自由的权利，又何况是人呢？

虽然同样是笼中的鸟，淳于心与农应群又是不同，农应群那些人至少还是展翅高飞过，看到过这天地的广阔的，而淳于心则在准备高飞之前，被关入了笼中。

淳于谦的内心则为自责，若不是淳于心的自我牺牲，成为笼中鸟的便是他，那关于他的很多事情都不对发生了，比如说遇到师父，比如说遇到阿月。

淳于心好似知道自己的情绪感染了小侄，于是趁热打铁，准备说服他。

“谦儿，没有谁应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的，对于我如此，对于你大哥也一样，不要因为顾及别人而刻意隐藏自己的光芒，放弃自己高飞的机会。”

“小叔，你让我再想想。”

淳于心见他的态度有了转变，也不再进逼，一改消沉的模样，恢复平常云淡风轻的样子，于是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你是想让你的阿月帮你再想想吧！”

淳于谦闻言脸色转红，不好意思的挠了闹头。

“那位姑娘，别躲在树子后面了，出来吧！”

淳于心这时注意到了躲在前方林子里的韩大小姐。

“嘿，好久不见啦小谦……”

被发现的韩大小姐大大咧咧的从树后走了出来，手里还提着一些供品，一脸笑容。

淳于谦小时候与韩大小姐有过数面之缘，但也有好些年没见了，故而一时没认出来，只是觉得有些面熟。

淳于谦在旁笑道：“哟，原来小侄你女生缘这么好，追你的妹子都跑到这深山野林来了。”

韩大小姐正色道：“这位小叔，话不可能乱说，我韩家生意遍布两境，你这话传出来，会对我家生意只怕要损失少千八百万。”

见她把底给透了出来，淳于谦赶紧接话，以掩饰自己并没有认出她的尴尬，拱手道：“的确好久不见了，韩大小姐。”

“你是压根没认出我吧？”

哪知韩大小姐一眼看破，场面顿显尴尬，只好摸着头尬笑。

韩大小姐没有理她，自顾自地把供品摆到坟前，鞠躬上香，说了些祭奠的客套话。

“韩大小姐，你怎么到跑到这百里城来了？”

无论在哪个时代，名门贵族之间，相互走动是很平常的事，故而他很早就认识这个天下第一败家女，韩大小姐除了傲娇和虚荣一点，其它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也不会以势凌人，还是比较好相处的一个人。

“唉……还不是我的土豪老爹叫我去北境收租，结果租没收到，一路被人砍到这里……”

韩大小姐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叙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其中不乏夸张虚假的成分，说完之后，又叹了口气。

淳于谦看着她，心想所以这和你跑这来有什么关系？

这时候，韩大小姐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一阵表情酝酿之后，直切主题。

“所以，你保护我回家吧！”

“姑娘你可直耿直啊，哈哈！”

淳于谦还没有反应过来，淳于心便拍着大腿笑了起来。

“这位小叔叔，能不能不要笑得这么猥琐？”

她在来这之前，早就把这里的事情都打听清楚了，所以一看到这中年男人便知道是淳于谦的小叔。

韩大小姐插着腰，气鼓鼓地盯着淳于心说道：“还有话题都被你打断了？”

淳于心感觉有些镇不住这大大咧咧的女孩，只好说道：“那……那你继续……继续。”

韩大小姐满载着胜利的喜悦，转身对淳于谦说道：“怎么样啊，小谦？”

“这个么……不好意思啊大小姐，可能真的有点不大方便。”

淳于谦显得有些为难，支支吾吾的，韩大小姐见状立时抛出重金诱惑。

“多少钱都没问题哦！”

淳于谦躬身致歉，正色道：“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是真的没办法送你回来。”

金钱诱惑失效，韩大小姐立即开启装可怜模式，拽着淳于谦的袖子，一幅泪眼汪汪地感觉。

“你看我这穿金戴银的出行，铁定走不到半里路就被人劫财了。”

淳于心看她这演技，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忍不住插口道：“你可以扮成乞丐，然后……”

韩大小姐一瞬间转头，阴着脸看着他，一个眼神就把他要说的话瞪了回去。

转头又是一幅可怜巴巴的表情，看着淳于谦的袖子说道：“劫财倒了没什么，万一人家要劫色，你看我这如花似玉的……”

“噗……”

当时淳于心正在喝酒，听到这里忍不住一口喷出来。

“大叔，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

韩大小姐也忍不住了，转身拽着他的衣领使劲摇来摇去，淳于心怎么辩解她也不放手。

淳于谦道：“大小姐，实在不好意思，你的事情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韩大小姐闻言，立即放手，任淳于心摔了一地。

“不会啦，你怎么会无能为力呢？你可是左丘明三大敌手……”

“大小姐……”

一听到左丘明三个字，淳于谦条件反射般地有些愤怒，下意识地喝断了她，韩大小姐被他这么一喝，立时就楞住了，显得有些惶恐。

“不好意思，我失态了，不过你回去吧，这事我真的帮不了你。”

淳于谦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但也同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对不起，打扰了。”

韩大小姐见他这般坚决，料想自己准备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大招估计也派不上用场了，转身负气离开。

淳于谦看着她失落的背影，也感觉有些可怜，但自己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叹息。

淳于心知道他拒绝的理由，以照韩大小姐的身价，此去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万一遇到强敌，那淳于谦将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于是也拍拍他以示宽慰，

韩大小姐负气走回去，只好找路边的野草撒气，一时不知道用棍子打断多少野草，踢飞多少石头，才回到她的马车旁。

不久之前，在单身客栈里，楚星河报淳于谦的名号，要求韩大小姐价格翻一翻，她一听是自己从小就认识的淳于谦，当即表示一分钱不加，自己来找淳于谦，想通过自己的交情让他送自己回家，不曾想却碰了一鼻子灰。

“嗨，这位有钱的小姐姐，现在愿意加价了吗？”

楚星河不知从哪冒出来，坐在她系马车的树上，老神在在的朝着她微笑。

看到楚星河这表情，韩大小姐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伙在幸灾乐祸，冷冷地道：“我们青梅竹马的交情都说不动他，你又有什么本事？”

楚星河露出阿漂哥一样的无耻嘴脸，说道：“青梅未必竹马，这时候只有兄弟才能忽然兄弟。”

韩大小姐左思右想，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总不能回去回千落认怂吧，那不如打死她，遂道：“好了好了，答应你了，你说吧，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楚星河朝她招了招手，韩大小姐凑上前去。

“我之前和他沟通过了，明天下午呢，我要跟他去孤星阁，从百里山后山那独木桥下过，和你回家的方向是一致的，咱们两个偶遇，他虽然不带你，但路那么大，走同一个方向总不碍着他吧，你先搭我们一阵，然后准备到分路的时候，你来个假摔什么的……”

楚星河看着韩大小姐问道：“假摔会吧？”

“会会。”

韩大小姐点点头，论装可怜她自认自己排第二，没有敢排第一。

“那就没问题了，假摔扭脚装可怜，为了装起来更形象生动，千万不要带人，这样他才没理由抛下你。”

韩大小姐还有一点不明白，问道：“为什么是下午走啊，早上走不是更好吗？”

楚星河解释道：“根据我的精密计算，下午从这里出发，走到孤星阁与江州岔路的时候，正好天黑，那么君子的他忍心让你孤身上路吗？”

韩大小姐对这套作战方案甚为满意，赞道：“嗯，有道理。”

楚星河说道：“价格只翻了一倍，就得了一位左丘明级数的人保护，你这钱花得值吧！”

韩大小姐点头说道：“嗯嗯，值。”

### 第八十二章崖边的死战

第二天，当千落诸人还在为西门纤纤的解药四处奔波的时候，韩大小姐只身离开了百里城。

她中午就出发，把马车赶到林子里，等待淳于谦的到来。

黄昏的时候，淳于谦与楚星河两人出现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只是楚星河笑得比较奔放，淳于谦笑得比较含蓄，咧咧嘴就表示笑了。

韩大小姐为了不让他发现，先把马车赶到林子深处，等他们过去后，才驾着马车随后赶上。

淳于谦走到百里山后山下面那条路时，听到马蹄声响，回头看来，就看到了韩大小姐自驾马车的落魄身影。

“哟，这么巧啊，小谦。”

韩大小姐果然十足的演技派，把这次的偶遇演绎到了极致，楚星河都想不到她的完成度这么高，心中暗自佩服，不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淳于谦总感觉怪怪的，好像有哪里不对劲，问道：“你怎么自己驾车？”

“自己的车当然要自己驾！”

韩大小姐咧嘴笑着，一幅女强人的姿态，一开始不能有装可怜的意思，这是昨天说拟定好的。

“小谦，你这是要去哪啊？”

淳于谦答道：“嗯，我们要去孤星阁。”

韩大小姐假装想了想，说道：“哦，好像是在前面岔路的样子，看来我们有一段顺路啊，要不要我带你一程啊？”

“那不就很感谢咯！”

淳于谦还没有开口，楚星河便一屁股坐了上去。

“喂，你谁啊？干吗上我的车？”

韩大小姐假装不认识他，十分恼火，动手去推他。

“正所谓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我看你跟小谦关系那么好，作为他的兄弟，坐一下你马车怎么了？”

楚星河发挥自己不要脸的潜力，死活不下车，韩大小姐推了一会表示推不动，然后把缰绳交到他手里。

“要坐车，你就来赶车。”

楚星河接过缰绳，保证道：“没问题，赶车这种小事，我来就行了，你到车里休息去。”

韩大小姐顺势钻进车里，从车帘处偷偷观察淳于谦。

楚星河把车赶到淳于谦身旁，拍拍他说道：“兄弟，上来吧，有车干嘛不做？顺一段路多舒服啊！”

“那就麻烦大小姐了。”

淳于谦一看这架式还能咋滴，楚星河都坐上去了，再把人家拉下来，那多不好意思，况且人家韩大小姐也没要求上了车就得送她回家。

韩大小姐在车内乐开了花，心想我看你一会好意思不送不？她假装客气了一番，然后相互寒暄客套，比如一会在哪下车啊，你是孤星阁是不是去提亲啊什么的。

楚星河驾着马车走了一会，来到了百里山下连接对面的索桥那里，此处名唤凌云渡。

这一端竖着两根铁柱，铁柱连着两根巨大的铁索，为了减轻铁柱的负担，铁索末端还挂着七八条小的铁链，铁链地另一端则绑在附近的树上。

铁索吊着下面的木板，木板是很厚的桉树铺成，为了防止人从桥上跌下，铁索的木板之间由铁丝网围着。

铁索桥之下是百里溪下流的瀑布，水雾茫茫看不清下面，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两匹马看到这样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吁着气，看样子也是感觉到危险，不敢上前。

楚星河站下车，想看看这车的宽度能不能过得去，于是折了根树枝，丈量了下车宽和桥宽。

“应该能过得去，但韩大小姐最好下来走路，以免被掀翻下去。”

韩大小姐跳下车一看，差点没吓晕过去。

“妈耶，这么高啊……咦，那边好像有个人走过来了！”

楚星河朝桥那边看去，茫茫水气中，有个少年剑客走了过来。

“看来是有人要来收过桥费了，大小姐退一边去。”

韩大小姐闻言后退，淳于谦也拉着马车后退几步，楚星河站在桥附近，摸着刀作好了应敌的准备。

“嘿，小哥，你谁啊？”

那少年从桥上走到崖边，却没有理会楚星河，而是走到淳于谦前面。

“在下一剑倾城，以剑挑战左丘明三大敌手淳于谦。”

淳于谦看着他没有什么表示，被无视了的楚星河绕了过来，说道：“一剑倾城哦，你家长没教会你先来后到吗？想打架找我啊，我来陪你。”

一剑倾城完全不将他放在眼内，说道：“你算什么东西，我凭什么跟你打？”

楚星河倒也不生气，笑道：“那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我兄弟为什么要跟你打？”

“我打败了七脉守护者西门缜。”

“年轻人，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吧，打死和打败是一回事吗？”

“不打败怎么打死？”

“打败那是凭本事，打死就说不定咯，下毒暗杀偷袭，每一样都可以打死，听说你跟人家西门缜的女儿打了半天都没打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怀疑你暗杀西门缜的嫌疑有点大哦。”

“等我证明了我有打败左丘明三大敌手的实力，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楚星河横刀拦在前面，说道：“小朋友，老实告诉你，我就是给我兄弟挡招的，要想挑战他，先过我这关吧，要是连我都打不过，你直接滚回家吃屎吧！”

楚星河见惯了这些挑战者，他知道要对付这些年少轻狂的二五仔，就是要先把他激怒。

“哟吼，要打起来了。”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上空突然传来应江湖的幸灾乐祸的声音，诸人抬眼看去，惊见不可置信的一幕。

一个夹克虫状的铁车，竟然从他们头上缓缓滑了下来，车上装着的正是应江湖与西风千里，楚星河并不认识这几个强盗，所以更好奇他们是怎么下来的。

淳于谦眼尖，看到两根长绳系在旁边一根大树的两边，铁皮车顶上有两个制动轴承，看样子应该是用来制动的。

应江湖这突发其想虽然想法不错，但显得没有经过精密设计，制动轴承有些失灵，夹克虫一头撞在了树上，把两人撞的七晕八素的。

本来很拉风的一次出场，经过这一点小小的意外，显得有些狼狈，应江湖除了暗骂金锋老四技术不精外，还决定找回自己的面子。

应江湖走到场间，瞟了众人一眼，说道：“我是山贼王应江湖，为了符合观众的期待，其他就不介绍了，直接打吧！”

西风千里却是站着不动，看着对面四人，心想是要打一剑倾城，还是要打淳于谦三人，于是问道：“打谁啊？”

应江湖想了想，对面只说道：“要是你有不打女人的道德包袱，那就打那个碍事的赏金游侠。”

西风千里闻言，拔剑朝王百里冲了过去，不由分说，便是一阵猛攻。

应江湖对一剑倾城说道：“一剑仔，这个局做给你了，你就别废话了，赶紧打吧！”

一剑倾城虽不明白对方用意，但碍事的楚星河已经被牵制住，自己要趁此时机挑战淳于谦了，他上前走了一步，拔出剑来，说道：“一剑倾城，第七十场剑斗，请赐教了。”

一剑倾城提剑便攻，逼战淳于谦。

无心于战的淳于谦，以守为主，手中兵器挥划腾挪间，旨在退敌，无意强攻。

一剑倾城见状更怒，剑式更奇更快，招招皆欲致其于死地，淳于谦顿陷危境。

“小谦，还手啊！”看到淳于谦落于下风，险象环生，韩大小姐在旁焦急大喊起来。

不过淳于谦好似没有听到他的呼喊，仍然紧守方寸之间，战局顿时陷入一种危机平衡之中。

应江湖看到淳于谦紧守方圆，手中被黑布包裹的兵器迟迟不愿出鞘，没有出手的意思，心知要想激发他的战斗意志，只有伤害他想保护的人，于是提着金戟朝韩大小姐走去。

韩大小姐吓了一跳，蹭蹭蹭地往后退，说道：“喂喂喂，不会吧，你们连女人也要打？要不要脸啊？”

应江湖也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绅士，于是说道：“不好意思啊姑娘，做一天山贼，抢一天的劫，你这么好看，体谅一下我们这么作山贼的好不好？”

韩大小姐尖声叫道：“体谅个鬼啊，体谅你们我就凉了。”

应江湖说道：“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帮你啊！”

韩大小姐觉得有些道理，叫道：“小谦，快来救我啊，我要被劫财被劫色了，我要被非礼了，被先奸后杀了，呜呜……”

“姑娘别这么夸张好不好？我们没有劫色啊，只是砍人而已啊！”

“啊，你们还想先杀后奸吗？变态……”

应江湖一脸黑线，着实是佩服这姑娘的脑洞，说道：“你的脑洞再扩大下去，我们百里七人众的名声就毁了。”

他一个纵步冲到前面，抓住她的手，假装要先卸掉一条胳膊，好逼淳于谦发挥实力。

韩大小姐见他扬起的明晃晃的金戟，正缓缓朝自己的胳膊砍去，吓得魂不附体。

“小谦……这个变态要砍我的手啦……”

淳于谦见状自然不能不救，奋力一击，隔开一剑倾城的剑，转身就朝应江湖扑来，格住下落刀锋的同时，一脚踢向扣住韩大小姐手腕的关节，应江湖这才脱手而退。

“可恶，竟然不出全力，还敢背对着我，找死吗？”

虽然救出韩大小姐，但也露出空门，背对着一剑倾城，致使一剑倾城怒上加怒。

“既然不愿接一剑倾城之招，那就死在一剑倾城招下吧！”

怒不可遏的一剑倾城施展倾城之招，要一击把两人穿过透心凉。

淳于谦回头看到剑锋时，已在三寸之距，仇百里也封死了其他生路，躲闪已是不及。

这时候，一道身影高高飞起，挡住了渐渐西垂的夕阳，然后快速落下，挡在那口急速而来的剑与淳于谦之间。

一剑贯体同时，剑锋也被带偏半分，贯身而出的剑锋在淳于谦手中的黑布那里划开一道口子，刀身露了出来。

一泼呕红，溅洒在淳于谦的脸上，那是从楚星河口中吐出的血。

“楚大哥，你干嘛啊？为什么要替我挡这一剑啊？”

看着一身凄惨的楚星河，淳于谦内心愧疚难当。

楚星河忍着痛，笑兮兮地道：“作哥哥的保护弟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淳于谦闻言楞着。

一剑倾城拔出了剑，楚星河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嚎，捂着伤口双膝跪倒在淳于谦身上。

“楚大哥。”见他后背伤口处，鲜血不断流了出来，淳于谦连忙伸手去捂。

楚星河按着淳于谦的肩膀，惨笑道：“好兄弟，不好意思，这次是我把你拖下水了。”

### 第八十三章倾城剑，淳于刀

应江湖走上前来，淡淡地道：“恕我直言，现在不是疗伤和煽情的时候吧？不然的话，下一位受伤的可能就是这些美丽的姑娘咯！”

淳于谦木然地站起来，视线从一剑倾城诸人扫过，眼神从悲伤到犹豫，再从犹豫到坚定，最后又被得空洞无物。

淳于谦淡漠地问道：“为什么要步步进逼？”

一剑倾城剑锋斜指着他，说道：“施展你作为左丘明三大敌手的实力，不然就看看你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你面前死去吧！”

“哈——”

淳于谦嘲弄似地笑笑，也不知在笑自己，还是笑一剑倾城。

“剑，倾城。”

一剑倾城凝意起剑，蓄万钧之势，要一击诛敌。

“你们要淳于谦，就给你淳于谦啦！”

面对进逼而来的名招一剑倾城，淳于谦手中的刀终于首度出鞘了。

这那一口薄而直的柳叶刀，纯白色系，刀身仅为普通剑身的一半左右。

淳于谦抽刀，扬刀，平直地向前一划，便斩中一剑倾城的剑身。

下一刻， 淳于谦的刀身竟然从一剑倾城的剑身上穿过。

所有人都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唯一清醒的是一剑倾城，回式收剑，抡剑朝淳于谦胸前斜斩而来。

淳于谦依旧是木然的挥刀，砍在其剑身三分之二处。

只是简单的一击，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也看不出任何威力，仿佛只是机械式的反应。

“哐膛——”

一声剑折的声音入耳，随即一剑倾城的剑身断为三截， 这一刀去势未止，斩断一剑倾城的之后，还在一剑倾城身上留下一道斜长的血口。

两截断剑飞出，插到旁边的树上，旁边的地上，还插着根铁丝状的东西。

这时候人们明白，为什么淳于谦那一刀能穿过剑身，为什么不是一刀两断？

淳于谦那一刀击中其剑身的同时，从中间削掉了一截，致使其剑身空了一部分，故而穿了过去，然后他一刀竖斩被削掉一截铁那个位置，所以一刀三断。

一剑倾城看着手中仅剩的半截断剑，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想到了左丘明，想到了那个人。

这就是淳于谦的实力，这就是左丘明的实力，这就是他的实力。

淳于谦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剑倾城，淡漠问道：“还要打吗？”

一剑倾城缓缓抬起头来，淳于谦脸的上情绪淡漠得令人心生厌恶，就像那个人看自己一般。自己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挑战了这么多人，只为了在他面前证明自己，可现在没有与他齐名的人，一击剑败了么？

不，他不甘心，绝不甘心。

一剑倾城扬起断剑，指着淳于谦，说道：“你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倾城之剑。”

淳于谦看了断剑一眼，说道：“持着断剑的你，不是我的对手。”

一剑倾城十分厌恶这种表情，说道：“你们这些所谓的左丘明三大敌手同样令人作呕。”

淳于谦转身对韩大小姐说道：“大小姐，帮忙照顾一下楚大哥。”

“好的，正好我这有药。”

韩大小姐从车上取来止血的药膏，半蹲下来，涂到楚星河后背。

淳于谦稍稍放下心来，朝前走了几步，把楚星河和韩大小姐挡在了后面，他心知楚星河伤重，有意速决，遂道：“既然要打，就动手吧！”

“倾城剑，落日。”

一剑倾城一声厉喝，剑挥而身动，高高飞起之后，宛若落日急坠而下，向着淳于谦砸来。

淳于谦并没有打算硬接这一剑，滑身左移三步，刀身一偏朝他剑身斩去。

有了一刀削一截铁的前车之鉴，一剑倾城自然不会硬抗这一刀，剑身反向以剑刃接刀刃，欲成刀剑齐断之局。

在刀剑接触的一瞬间，淳于谦看似平直的一刀，却发出了抖动的力量，就好像锯子一般，他不是一击硬撼剑刃，而是高速锯着一剑倾城仅剩的半截剑刃。

仅仅一击，却好遭到了无数次的摩擦，把他的剑刃一点一点磨出缺口，然后缺口被拉长，然后他的刀断掉。

这看似漫长的过程，实际发生的时间仅为一瞬，呈现在众人眼中的，只有一幕画面。

刀剑撞在一起了，一剑倾城的断剑再次断了。

一剑倾城平平落地，看着只剩下剑柄的剑，眼中写满了惋惜与不甘的情绪。

众人同时注意到，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隐隐有些神采飞扬的感觉。

因为这一招，他没有败，只是剑断了。

淳于谦看着他的剑，赞叹道：“剑，是倾城的剑。”

这里的剑，指的不是一剑倾城手上的剑，而是这部剑招。

一剑倾城把剑柄丢到地上，说道：“如果不是这口剑，我便能证明我有打败西门缜，打败左丘明三大敌手的实力。”

应江湖微微一笑，看了西风千里一眼。

西风千里一声冷笑，准备将自己的剑抛给一剑倾城。

便在这时。

一口飞剑，从后方飞出，插在一剑倾城的面前。

西风千里与应江湖皆是一愣，回头看去，只见李占山带着数十名青思阁长老弟子匆匆赶到。

李占山走到一剑倾城与淳于谦中间，义正辞严地道：“三年前左丘明与端木家主战成平手，我们掌门与端木家主同为七脉守护者，而淳于公子是左丘明三大敌手，今日你若堂堂正正地战胜淳于公子，我们青思阁从此不再追究掌门之仇。”

一剑倾城拔出地上的剑，评估此剑的厚度与材质。

应江湖忽然笑了起来，调侃说道：“啧啧啧，老李，你怎么忽然成了形象大使了？”

李占山愤愤地瞪了他一眼，说道：“你想打断这场战斗？”

应江湖心想这你话题转移得好，算你赢，说道：“不敢不敢，一切听李大长老主持。”

李占山没有与他纠缠，看着一剑倾城，问道：“怎么样？”

一剑倾城认为是口还不错的剑，应该可堪一战，看着淳于谦，说道：“如果淳于公子愿全力应战，又有何不可。”

所有的目光都落到了淳于谦身上。

他显得有些沉默，不知该不该进行下去。

这时候，那个赶车的人忽然来到了韩大小姐身旁。

韩大小姐有些惊讶，问道：“先生你怎么来了？”

那赶车的人有些嘲弄地道：“这种事情我怎么能不来。”

韩大小姐知道他的身份，问道：“那你打算做什么？”

那人凑到韩大小姐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

韩大小姐听怔，有些生气，心想原来一切都在千落的算计之中，但现在显然不是生气的时候，起身走到淳于谦身旁，也轻轻说了几句。

淳于谦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应江湖问西风千里道：“你猜他们在说什么？”

西风千里置若罔闻，盯着那赶车的人有些失神，对方也戴着斗笠，看不清其面容，显得有些神秘。

淳于谦想了很久之后，觉得今日一战，自己的实力将不可能再保留了，与其如此，不如报了昔年西门缜相救之恩。

他看着一剑倾城，说道：“要战也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一剑倾城微愣，问道：“什么条件？”

淳于谦说道：“昔年我母亲带着我与小叔流落到百里城，被西门前辈救下，而他日前横死在你手中，诸多谜团未清，你既一心与我一战，那你若战败，便将当日之事说清楚。”

一剑倾城想了想，说道：“可以。”

淳于谦见条件达成，示意韩大小姐退开，自己也退了半丈。

一剑倾城也退了半丈，使中间空出三丈之地来。

气氛忽然沉寂。

“倾城剑，雨流星。”

一剑倾城扬长剑，落秋光，身移影幻，夕阳中忽然出现数十余道剑影，如流星急坠，刺向淳于谦。

淳于谦首露凝重之色，抽身急退，他看得极为清楚，在这一瞬之间，一剑倾城完成十六次挥剑，这是意在克制自己锯齿刀的斩击。

一退一进，刀与剑锵锵交击，刀光迸散，在夕阳在交织出无数刀影，千光扰目。

有些站的位置不好的人，被耀得睁不开眼，待到他们再次睁眼时，已至最终之剑。

剑过十五而未取，第十六剑就是胜负之招。

对于一剑倾城而言，这是赌上尊严的一战，绝不能输，一剑倾城疑心豁命一决，放弃防守，直刺其心脏，欲以生死逼败淳于谦。

淳于谦知他心思，却是毫不退让，柳叶刀取中直刺，一剑一刀一正一反，以绝对平行的线条刺向对方心脏。

所有人都摒住了呼息，双方都已经放弃了防守，竭尽全力刺向对方，所以无论谁先刺到对方，也无法避开对方攻势了，最终双方都会倒下，这是同归于尽之招。

平行的刀剑，并行无碍，相互无阻，双双刺入对方的胸膛，是最终的结局。

忽然间，这对平行的刀剑突然产生了一股力道，改变了原有的行剑轨迹。

刀行无阻，剑却偏了半分。

半分之差，胜负已分。

柳叶刀贯体而入，刺在了他心脏下方三寸地方，最终被肋骨挡住。

剑止人亦停，一剑倾城，败。

### 第八十四章人，却不是倾城的人

刀口在夕阳下滴着殷红的鲜血，然而一剑倾城脸上却连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他看着淳于谦笑了起来，但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四周一片安静。

连风都不再吹起。

忽然间，铿的一声剑响，打碎了一地沉寂。

人们转眼看去，却是一剑倾城的剑断了。

一剑倾城看到了众人的目光，这些目光对这场战斗充满了赞叹，同时还有一种别的情绪。

情绪就是无言的声音。

没有人怀疑这个战果，人们都觉得一剑倾城该败，淳于谦当胜。

一剑倾城读懂了这些情绪所要表达的声音，怒不可遏，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候，应江湖忽然笑了起来，感慨说道：“哈，原来是这个意思，杀人诛心只用了一句话，参差一子那个老贼心思可真坏。”

诸人愣了愣，有的明白了，他指的那参差一子的那句评语。

人，不是倾城的人，剑，却是剑倾城的剑。

有的却没有明白，按照之前的解读，这句话说的是，陌上人非如玉，剑技却是倾城无双，所以他们不能明白应江湖说的是什么意思。

赶车的人说道：“这话话反过来说就清楚了，剑，是倾城的剑，人，却不是倾城的人。”

所有人豁然开朗，心想原来是这个意思。

剑，是倾城的剑，指的是这部剑招是倾城无双。

这一点，就连与之对战的淳于谦也承认了这一点。

若非倾城之人，岂是创出倾城剑招？

倾城的人，指的不是陌上人如玉，而是风华绝代，

人，却不是倾城的人，指的不是陌上人非如玉，指他不是创出倾城剑招的倾城之人。

世人皆知，在一剑倾城出现之前，没有所谓的倾城剑招，而在他杀了七脉守护者西门缜之后，这部剑招像长了翅膀一般驰名了两境，人们都以为他是这部剑招的创招者。

然而，人们没想到的是，参差一子这句话里竟藏了这么深的机锋，六道奇人果然名不虚传。

既然他不是这部剑招的创招都，那创出这部倾城剑招的倾城之人又是谁？

一剑倾城果然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所谓左丘明三大敌手一样的恶心。

难道指的那倾城之人亦是左丘明三大敌手之一？

人们看着一剑倾城，因为只有他知晓这个答案。

这些目光在一剑倾城看来，在轻视，是侮辱，是愤恨，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了，到头来却是为自己的阴影打了个广告，心高气傲的一剑倾城岂能接受这个现，陷入疯狂之态，抡着手中的断剑再朝淳于谦刺来

淳于谦依然是机械般的轻轻一扬刀，斩中了那最后断剑。

这一次剑没有断，而是被震得脱手而出，刀势依旧去而未止。

大家都明白，这一刀下去，可就不是留一剑血口那么简单了——这是要死人的。

大家又都不明白，既然这一刀会死人，淳于谦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的。

在那电光火石的生死刹那，一道身影飞掠而至，挡下了那必杀的一击。

这时候，大家又都明白了，淳于谦这一刀，是为了逼出这个人。

救下一剑倾城的人并不是应江湖，而是一个面似枯木的黑袍人，看样子应该四五十岁的样子。

这个人应该不是那个倾城之人，因为他用的是一口刀。

不是倾城之人，又是何人？难道是说出那句评语的参差一子？

人们交头接耳，低耳议论，猜测着来人的身份。

赶车的人没有理会这些骚动，而是从怀中取出封信，交给了韩大小姐。

韩大小姐拆开看完后，有些恼火，心想千落这是拿她当枪使了，她看着赶车的人，愤愤说道：“为什么要我来说，先生你不是更好？”

赶车的人叹了口气，说道：“我不适合。”

韩大小姐翻起白眼，心想你不适合，谁适合？

抱怨归抱怨，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她走到淳于谦身旁，对一剑倾城说道：“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该履行刚才答应小谦的事，把当日的事情说清楚，当日你究竟是怎样杀了西门缜前辈的？”

一剑倾城没有反应过来，黑袍人伸出一只手搭在一剑倾城手上，准备带他离开。

然而这时候，赶车的人已经挡住了去路。

韩大小姐走上前来，说道：“如果这件事不说清楚，纵然你带着他离开了，也会被人追杀到底，前辈你可想清楚了。”

黑袍人抬头看了青思阁一思，冷冷一笑，未曾将之放在眼内。

青思阁很是愤怒，在李占山的指挥下迅速散开，围住两人。

韩大小姐取出一块令牌，说道：“我想前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不是青思阁，而是北境的百人必杀名单。”

黑袍人微怔，韩大小姐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如果你们今日逃走，那他就会出现在那份名单之中。”

黑袍人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收了刀，他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去对抗那份名单，在他的印象中，只有一个人逃出了那份名单的制裁。

韩大小姐见黑袍人选择妥协，遂对还在失神的一剑倾城说道：“我说白公子，你该不会这么一直装傻下去吧？”

一剑倾城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抬头看着韩大小姐，眼中写满了震撼。

其他人亦是一怔，纷纷朝着韩大小姐看来。

众所周知，一剑倾城只是一个名号，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如今韩大小姐突兀地报出这么一个名号，岂能让人不震撼。

黑袍人目光炙热地盯着韩大小姐，问道：“你还知道什么？”

韩大小姐就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神采飞扬说道：“我还知道前辈你姓西，叫西……西什么来着？”

她本想好好装个逼，却不想把人名字给搞忘了，又不好意思打开千落那封信，机智的她想出一条计策，一本正经地道：“为了保持前辈的隐私，我就不说下去了，前辈你懂我的意思就行！”

黑袍人用沉默，默认了这个事实。

黑袍人明白她的意思，但青思阁的那些人却不明白，很是鄙夷地看着她，搞得气氛有些尴尬。

西风千里想了想，想到一个人来，他以为应江湖不知道，转脸过去，打算提醒应江湖。

应江湖忽然说道：“原来他就是老大的老大所说的那个叛徒。”

西风千里怔住了，不止是黑袍人的水深，想不到应江湖这潭水更深。

韩大小姐见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黑袍人身上，觉得有些偏题，于是咳嗽了声，重新拉回正题，说道：“白公子，我手上有一封信是从止戈山上的孤坟里挖出来，是写给你的，看来你是不想看了。”

一剑倾城缓缓抬起头来，看着韩大小姐的眼睛，说道：“西门缜是我杀的。”

李占山冷冷一笑，说道：“凭你这点功夫，能杀得了我掌门师兄，谁信啊？”

听到这句话，青思阁一片谩骂之声涌了过来，都是和李占山一样的想法。

“我信啊！”

青思阁众愣住了，喧嚣安静了下来，目光再次聚集到韩大小姐身上。

韩大小姐觉得极为惬意，十分笃定地道：“人当然是一剑倾城杀的。”

李占山十分恼火，这和发信叫他带人来到此处的初衷严重不符，为此他不惜与云无双翻脸，现在这边却又十分笃定地说西门缜是一剑倾城杀的，顿时感到又受了欺骗，怒道：“人是他杀的，你们还问个屁？”

应江湖注意到，李占山的用词是你们，而不是你，便知道李占山来此决不是为了西门缜的仇，遂对西风千里说道：“老二，看来这局不简单啊！”

西风千里沉默了会，说道：“要不你先撤？”

应江湖微怔，问道：“你不走？”

西风千里说道：“我想知道最后的真相，但又感觉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所以你还是先走吧！”

应江湖摇头说道：“那哪能啊，现在百里七人众就剩你我还有那个不管事的金锋仔了，我可不能把你丢在这。”

西风千里听着颇为感动，却是更加担心，更要相劝。

应江湖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吃瓜的不嫌瓜大，这有什么好走的？”

西风千里知道自己劝不了他，便不再说话。

这时候，青思阁质疑的声音渐渐没了。

韩大小姐说道：“西门前辈身上除了一剑倾城那一击致命的一招外，别无其他伤痕，所以一剑倾城杀了西门缜前辈是客观确定的结果，但问题是怎么杀的？”

人们觉得十分有理，便不再出言干涉，由得韩大小姐问下去。

韩大小姐看着一剑倾城的眼睛，说道：“过程是什么，请你解说清楚。”

一剑倾城见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隐瞒了，如实说道：“我和他的决战，比原来的时间晚了半个时辰。”

韩大小姐问道：“为什么？”

一剑倾城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急于赶回止戈山，并且想毁了战约，我自然不然，便和他打了起来，并用刚才的倾城剑招，杀了他。”

韩大小姐问道：“是刚才你和小谦对决的那最后一招？”

一剑倾城点点头。

“原来如此啊！”

诸人一脸茫然，原来是怎样，事实又是怎样？韩大小姐懂了，但他们都没有懂，就连一剑倾城也没有懂。

韩大小姐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一剑倾城，冷冷说道：“你真是个卑鄙的人。”

### 第八十五章残破的真相

一剑倾城十分恼怒，今日承受了战败的耻辱，承受了诸人的质疑，他不愿再承受韩大小姐这番侮辱。

他带着怒火，迎上韩大小姐的目光，怒道：“我凭本事杀了他，这有什么卑鄙的？”

韩大小姐忽然笑了起来，说道：“你当然是凭本事杀了他，只是你杀死的西门缜，是已经气空力尽，没有力气再去接你那一剑的西门缜。”

一片沉默。

在沉默之后，则是更大的震撼，没有人再去质疑或否认一剑倾城杀了西门缜这个事实，即便再愚蠢的人，也嗅到了这件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黑袍人说道：“这是一个完事的杀人计划，小白只是糊涂，成了那口杀死西门缜的刀。”

很多人不明白他说这话的用意，但韩大小姐等数人却是明白的，他这是想给一剑倾城脱罪，就这场决战而言，一剑倾城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真正致西门缜于死地的是那背后的阴谋，只要一剑倾城没有介入到那阴谋之中，他就没有担罪的理由。

这是一场剑决，胜生败死，哪怕你的状态不全，那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韩大小姐说道：“问题是他真正没有介入到那阴谋之中吗？”

黑袍人看着一剑倾城，问道：“小白，当日事情还没有其他异状？”

作为一剑倾城的守护者，但对于此事，他也不清楚，他是听到一剑倾城杀了西门缜之后，才匆匆赶来的。

一剑倾城自然也不愿为别人担罪，说道：“那天我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父亲不旦死于西门缜之手，将他如野狗般被葬在荒郊野外，谋夺了他留给我的遗物，并告诉我要知道全部真相，便将战约延后一个时辰。我赶到后，质问西门缜这件事，他没有回答，并急于脱走，于是我便和他打了起来，然后杀了他。”

韩大小姐说道：“所以你不问缘由，不问前因后果，便杀了自己父亲的恩人？”

“恩人？呵呵……”

一剑倾城觉得这两个字极为讽刺，冷笑起来，说道：“止戈流止戈二十余年，每一个接受止戈令的人都活了下来，凭什么我的父亲死了？”

韩大小姐取出另一封信，说道：“这是从你父亲的坟中挖出来的遗书，记得了你的父亲白云子当年被雨楼追杀，逃至百里城，被西门缜前辈救下，直到他死的一切原因，你自己瞧瞧吧！”

说着她把那封信，甩给了一剑倾城，一剑倾城拆开后先让黑袍人看了会，确认是他父亲的笔迹之后才开始读信。

“帝国年纪五十年，吾白云子遭雨楼八百士追杀，逃至百里山，接受西门缜庇护，是夜，雨楼八百士悍然进攻止戈山，当时青思阁弟子不知所何尽数被外派，止戈山宛若空城，本无必胜之理，岂料青云十三阶上忽起剑阵，尽灭来敌，入侵止戈山的雨楼八百士无一生还。”

“雨楼八百士溃败之后，西门缜一战封神，威震两境，吾挂念下落不明的妻儿与好友，欲向西门缜辞别，却无意中听闻西门缜与两境之主等人商议成立止戈流。”

“以自由换取性命，即是止戈令承诺，吾思妻儿与好友下落未明，怎么一生困在止戈山上，便要逃走，却不被其妻宁咛发现，吾以为她要阻止吾离开，推了她一把，致使怀有身孕的她，撞在树上，吾亦趁乱逃走。”

“当吾安顿好妻儿之后，西门缜成立止戈流，成为七脉守护者之一，同时听闻其妻宁咛身亡的消息，便回止戈山上探知情况。当吾回到止戈山时，方知当日吾那一推，动了胎气，使其提前早产，最终为保其女，难产而亡。”

“吾因一时之私，当恩人之妻陷入死地，吾使其幼女失其母，唯有让吾子失父以偿罪愆……”

读信的过程的，一剑倾城脸色渐转难看，握信之手也变得颤抖起来，看到此处，再难抑制情绪，无力再读下去，仰天长啸一声，跌坐在地，神色悲呛，口中反反复复念着那一句——吾使其幼女失其母，唯有让吾子失父以偿罪愆。

韩大小姐转向一剑倾城，嘲讽说道：“纤纤一家非但不是你的仇人，而是你们白家亏欠了纤纤一家，令尊封中嘱咐再莫生悲剧，你却把令尊恩人杀了，还得意洋洋的向天下炫耀，你这一家也是够敦厚善良的。”

听完这话，一剑倾城沉默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韩大小姐的话再如何刻薄、嘲弄，但是不争的事实。

一剑倾城缓缓抬起手，看完了最后一段话。

“死后葬于荒郊，不得立碑，罪人白云子绝笔。若后人寻至，以此为证，莫再衍生悲剧。”

最后六个字极为刺眼，勾起了一剑倾城诸多往事，其父死后，其母郁郁而终，他成了失父失母之人，其兄一心淫侵剑道，对他不管不顾，数年前创出倾城剑招，并和左丘明一场大战，成为左丘明第一个认可的对手。

黑袍人对他虽然颇多照顾，但行踪神秘，神龙首尾，好似在避讳着什么。

所以在他成为的岁月之中，起初是他跟着兄长练剑，然后兄长绝代之才，即便无人指点，进境亦是惊人，渐渐地他只能看着兄长的阴影练剑，最后成了在兄长的阴影下练剑。

为了摆脱兄长的阴影，他拿着倾城剑招下山，四处挑战，为的就是在不断的实战中提升自己，超越兄长，从那阴影中摆脱出来。

倾城剑招威力无穷，使他纵横无匹，无意中被参差一子看到，于是有了那一句评价。

人，不是倾城的人，剑，却是倾城的剑。

他知晓其间深意，更是羞愤，发愤涂墙，一路向西，不断挑战高手，在半月前来到了百里城中，并向西门缜下了挑战书。

然而在战约抵定之后，却意外得知了自己父亲死在止戈山的消息，他怒极恨极，不让西门缜脱走，并以倾城剑招杀了西门缜，他以为是为父报仇，却不料是以怨报德。

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说道：“西门缜若是于心无愧，为什么不把这封信交给我母亲，使他郁郁而终？”

韩大小姐冷笑一声，说道：“你的父亲又不是什么出名的人物，你让西门前辈上哪里找寻你这一家人？再者说了，人家妻子新丧，我好友纤纤当时嗷嗷待哺，止戈流又刚刚成立，西门前辈哪里忙得过来，于是只好将信与你父一同下葬。”

一剑倾城默默无言，眼睛里满是痛苦，身形微摇，竟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

应江湖说道：“你们别顾着自己看啊，要是不念出来让大家听听，我们可是要抢了。”

青思阁众纷纷附和。

一剑倾城认为这是私人事件，说道：“这是我家私事，凭什么要让你们知道？”

应江湖说道：“你的私事弄死了百里城上任扛把子西门缜，现在就是我们百里城所有人的事了。”

韩大小姐说道：“我这里还有手抄版，你要是不念我就让应江湖这老流氓念了。”

应江湖叫到韩大小姐说自己是老流氓，也不生气，说道：“对对对，让我来念。”

一剑倾城怒极恨极，犹豫不决。

韩大小姐嘲讽说道：“别扯出一幅苦瓜脸，搞得自己像受害者一样，给谁看啊！”

一剑倾城羞红了脸，简直都了杀人的冲动。

黑袍人仰天长叹一声，说道：“罢了罢了，一切皆因我而起，我来念吧！”

他接过一剑倾城的遗书，从头念了一遍了。

诸人听完后，各自震撼，想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青云十三剑那个剑阵，比如说当时与除了两境之主，还有谁参与了那场会谈……

震撼之后，青思阁众站在道德的至高点谴责一剑倾城一番后，明晃晃的刀剑拔了出来，誓要为前掌门报仇血恨。

黑袍人护犊心切，挡在一剑倾城身前，说道：“小白只是一个无辜的受骗者，如果诸位非要为难，便冲我来好了。”

韩大小姐还未开口，应江湖便抢着问道：“杀人的是他，你凭什么替他承担？”

黑袍人说道：“因为我是这一切的源头，所有的悲剧都是因我而起。”

应江湖看着他，问道：“那么你是谁？”

黑袍人正要开口。

赶车的人却阻止道：“你可要想清楚，这件事说出来，你将面临的是什么？”

黑袍人淡漠一笑，说道：“躲躲藏藏这么多年，害得好友一家家破人亡，现在又怎能让故人之子替我承担。”

赶车的人知他心意已决，不再劝阻。

黑袍人上前一步，说道：“我姓西，叫西公拒，出自你们所谓的七脉中的禁忌一脉。”

诸人无不震撼，烈雨刀狂西公拒，刀狂剑痴中的刀狂，拥有奇特的姓氏。

如诸人所熟知的那样，所谓的七脉守护者，实际上是只有六脉的，而剩下的一脉，被人们称之为禁忌的一脉，据说西公拒便出自那里。

西公拒说道：“当年的雨楼八百士，企图以起解开这百年的历史断层，却致力于成为那禁忌的一脉的守护者，我因此遭到雨楼的追杀，好友白云子扮成我的模样，逃至百里城，上了止戈山，才有了后来一连串的悲剧，所以青思阁与西门纤纤若要寻仇，便找我好了，莫在为难小白了。”

青思阁众扬刀高喝道：“杀人偿命，既然他捅了最后一刀，你们两今日谁也不能离开。”

西公拒心知一剑倾城身受重伤，若他坐以待毙，一剑倾城也要死在此处，无奈只能拔刀，准备带他杀出去。

然而这并不是赶车的人想要看到的场面，但示意韩大小姐去制止。

韩大小姐走到人前，满眼鄙夷地看着青思阁众，冷笑道：“这件事情问题与否，只有纤纤能决定，现在她躺在客栈里危在旦夕，你们不去关心，倒是会跑来这里捡换功名，我看你们青思阁改名叫捡漏功名阁好了。”

青思阁众又羞又怒，不知如何反驳，也不知该不该动手，纷纷朝李占山看去，自刚才开始，他一直保持着沉默，现在人们自然需要他的命令。

李占山于是走上前去，问的却不是人们想问的问题。

他从怀中抽出一张画像，在一剑倾城面前张开，问道：“你们那些仇不仇的事我不管，你只要告诉我，那日你遇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

一剑倾城看了会，点点头。

青思阁众无比震撼，因为那画像上的是赫然正是现今的青思阁第一人，与西门缜同列青思双壁的云无双。

### 第八十六章和平的代价

应江湖忽然大笑起来，拍着西风千里后背，说道：“我说老李怎么这么汲汲营营，原来是为了扳倒云无双。”

应江湖一语中的，所有人都明白了李占山的心思。

上代青思阁六大弟子，双壁四杰，死的死，失踪的失踪，现在唯一能与他争夺掌门的，便只有云无双了。

然而纵然云无双失踪了二十年，但威望依旧远在李占山之上，要想当上青思阁掌门，他只有扳倒云无双，所以当得到消息后，他悄悄带着一帮支持他的人来到了此处，为的就是此时此刻。

西风千里冷笑一声，感慨说道：“哈，真是一盘人性大餐。”

李占山说道：“我之所为，皆是正义，有什么好笑的。”

便在这时，后方传来一阵掌声，诸人皆是一怔，纷纷转头望去。

云无双缓缓走了过来，说道：“李师弟就是和平的使者，正义的化者。”

看到云无双，李占山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确认他是只身到来后，放下心来，厉声喝道：“云无双，你还敢来？”

云无双微笑说道：“你不来你怎么治我的罪？”

李占山冷静下来，也不怕他了，说道：“这么说你是承认谋杀掌门了？”

云无双嘲弄说道：“李师弟你身为执法堂长老，说话可要讲证据啊，说我杀了掌门，你凭什么？就凭这小子见过我？”

李占山也知单凭一剑倾城的指控有些单薄，便将目光投向了韩大小姐，因为他刚才接到的飞书说的是配合这位小姐，她会揭开云无双的阴谋。

其他的目光在李占山之后，也纷纷投来。

韩大小姐虽然喜欢这种众所瞩目的场合，但好死不死，她竟是忘了信上是如何说的了，于是赶紧溜到赶车人身后，把那封信重新看了一遍。

看完后，她从赶车的人身后冒出来，看到气氛有些尴尬，咳嗽了两声，上前一步，看着云无双，说道：“你在一剑倾城到来之前，与他一场激战，并且不惜以自己重伤为代价，把西门前辈耗到气空力竭的地步，证据就是你带伤投宿到我家的单身客栈，这是千万人看到的事实，这个你没办法抵赖吧！”

云无双微微挑眉，没有否认，也无法否认。

韩大小姐继续说道：“在那一战之后，你应该说了些刺激他的他，比如说如果太阳落日之前，便要了纤纤的性命，或者与一夜风雨进攻止戈山。西门前辈才急于返回止戈山，然而就在这时候，本是挑战而来的一剑倾城，却意外得知自己的父亲如野狗般被葬在荒郊野外，愤怒之下，不理会西门前辈因赶回止戈山而变更剑期的要求，所以一场单纯的剑斗就变成突围与阻杀的生死对决，早已气空力尽却急于赶回止戈山的西门前辈便顺理成章的死在一剑倾城剑下了。”

李占山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朝着云无双看去，想看他如何辩解。

云无双完全没有辩解的意思，坦然说道：“额，你说的不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李占山义正辞严地道：“作为六大嫡传弟子之首，谋杀掌门，你该当何罪？”

云无双神情平静，调侃说道：“额，离开青思阁二十年，好多规矩已经忘了，但想来应该是个死罪。”

李占山拔出剑来，指着他说道：“你知道就好。”

云无双忽然看向他，问道：“光明正义的李师弟这是要跟我一对一的决斗，为掌门报仇？”

李占山自然不敢，于是只好动员青思阁众，说道：“来人啊。”

青思阁众长老与弟子纷纷拔出剑来，站到李占山身后，以壮其声势。

李占山想到自己经历数次波折，每次都在接近成功的时候，迎来惨重的失败，但他屡败屡战，辗转各大势力之间，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这一次，他没有急于动手，而是深吸了口气，确认不会有任何意外了，才扬剑高呼道：“把云无双这个叛徒就地处决。”

青思阁众长老纷纷高声呼应，然后从背后把李占山给捅了。

一瞬之间，七口剑同时刺穿了他。

世界忽然安静了。

李占山惨叫的声音虽然很轻很轻，却清楚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韩大小姐怔住了，淳于谦怔住了，楚星河怔住了，赶车的人怔住了，应江湖与西风千里也怔住了。

青思阁的年轻弟子们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长老义愤填膺的扬起剑，最终刺向的却是李占山。

云无双脸上露出一抹灿烂而冷漠的笑容，嘲弄说道：“李师弟，你又输了。”

李占山缓缓转脸朝着他身上的长老看去，问道：“为什么？”

一个长老淡淡地道：“因为你太弱了。”

李占山说道：“可是他杀了掌门。”

那长老说道：“那又如何呢？你不是也想摧毁掌门的名声。”

鲜血从他口中不断流出，那些刺穿他的剑尖，也不断有鲜血滴下。

只要那些剑抽出，他很快就会死。

李占山笑了，落寞而凄然，因为这一次，他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云无双缓缓朝他走来，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带着对他的嘲弄。

他扬起剑，想至少砍他一下，但剑立即被他夹住。

“李师弟，有一个消息，我没让大家告诉你。两境使者来信了，宣布二十年前西门缜与两境之主签定的《百里城不战之约》作废，这意味着，和平结束了，今后的两境锋火将会波及百里城。”

云无双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大家都必须为将来做好打量，跟着你，他们只有当应江湖儿皇帝的命，但跟着我，他们却可以竞逐天下。”

李占山愣了下，手中的剑掉到了地上。

云无双笑了笑，吩咐不要将这些剑抽出来，让李占山多活一会。

没有人违反云无双的命令，对他绝对的遵从。

应江湖忽然问道：“西风老二，你注意到他们的眼神没有？”

西风千里点点头，说道：“自从听到竞逐天下四字之后，他们的眼神变得炙热起来了。”

应江湖感慨说道：“他们这是要弥补少年时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

所有的人都变得了应江湖与西风千里的对话。

韩大小姐沉默了，赶车的人沉默了，西公拒沉默了，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淳于谦没有沉默，因为他是真正的君子。

他的目光从青思阁长老身上一一扫过，充满了不解，问道：“为了竞逐天下，连是非都颠倒了吗？连同门也可以杀害吗？”

青思阁长老也沉默了，对面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面对身后一群目瞪口呆的后辈，他们实在说不出肯定的答案。

李占山感慨道：“青思阁本就是这样的。”

云无双笑了笑，说道：“那夜你要摧毁西门缜名声的时候，我也没看到你有什么对同门的慈悲之心，成王败寇，所以师弟你就不要有这么多感慨了。”

李占山凄然一笑，细细想来，却是如此。

他张嘴说话的时间，血流得更多了。

云无双伸出手，接了一把血他占山流出的血，又用那些在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接了一把血，将两捧血捧到淳于谦身前，说道：“淳于公子，看到这两捧血了吗？”

淳于谦愣了愣，不明白他的意思。

云无双将自己的血倒入李占山的血液之中，立时出现了两种血液相互排斥的情况，说道：“这两捧血是不相容的。”

淳于谦似是懂了，又似没懂。

云无双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比起亲兄弟而言，师兄弟难道不是微不足道的关系吗？当年你父亲与你二叔，那是两捧相容的血，尚且可以你死我活，我们这两捧完全不相容的血，为什么不能呢？”

淳于谦彻底呆住了，淳于家的旧事，世人皆知，当然他二叔为了家主之位，掀起内乱，他的母亲为了保全他与小叔而死。

到了他这一代，为了避免不与大哥争夺家主之位，他不惜隐藏自己这一身修为，他们兄弟如此，他的父叔如此，为什么人家师兄弟不能呢？

便在这时。

云无双作了一个出人意料地动作。

趁着淳于谦失神之时，他扬起手中的血，将淳于谦的眼睛洒去。

淳于谦只感一阵刺痛，那份刺痛不断侵蚀着他双眼的光明。

“啊……”

一声惨嚎，淳于谦手中的刀掉到了地上，捂着刺痛的眼睛。

刀没有掉到地上，而是被云无双稳稳接住，随即刀锋逆转，朝着淳于谦脖子抹去。

淳于谦只感一阵光影向他袭来，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

“小谦……”

韩大小姐与楚星河同时惊叫起来，因为那口刀距淳于谦已不足三寸，似他现在的情况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了。

忽然间，淳于谦与云无双之间，出现了一抹刀光。

双刀铿然交击，云无双的刀停了下来，因为西公拒的刀横在那里。

云无双看着西公拒，没想到出手的会是他。

西公拒也看着云无双，眼中满是困惑，说道：“一代名杰，何至如此不堪？”

### 第八十七章青思阁的教义

云无双神情淡漠，说道：“失败才是不堪。”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朝其他的长老看了一眼，那些长老即刻会意，两口插在李占山身上的剑拔了出来，朝着重伤的一剑倾城砍去。

“小白。”

西公拒一声惊呼，奋力推开云无双，抢身去救。

云无双退了两步，稳住身形，即刻挥刀再斩淳于谦。

赶车的人闪电般的抓着淳于谦的向后掠退，退到韩大小姐身边时，连她一起提起，退至马车前，将两人丢了进来。

这时候，云无双的刀到了。

赶车的人，手里无刀亦无剑，但是他有一条鞭，赶马的马鞭。

那口剑距他五寸之时，那条鞭如灵蛇般腾跃而起，朝着柳叶刀缠绕而去。

刀至一寸之时，停了下来。

云无双看着赶车的人，好似想到了什么，于是没有再出手。

赶车的人歪着对楚星河，说道：“小楚，快带韩大姐和淳于公子离开。”

楚星河此时伤已无大碍，一个飞身落到车上，以刀拍马，朝着铁索桥冲过去，说道：“老哥你自己小心了。”

赶车人哈了一声，挡在铁过桥前面，对西公拒说道：“西公拒你还不走？我可不打算欠你这份情。”

西公拒愣了一下，随即带着一剑倾城抽身而退，三两步即退到铁索桥边。

赶车人侧身把路让开，西公拒看了他一眼，说道：“多谢。”

赶车人淡漠说道：“多谢不必，日后西门纤纤仍会向令侄讨个说法。”

西公拒心知此事不可避免，长叹一声，越过赶车人，朝着另一头奔去。

青思阁数名长老想闯关截人，飞剑急赶车人。

赶车的人轻轻扬鞭数次，每扬一次鞭，就有一个人飞起。

“这是……”

西风千里斗篷下，闪了一抹不可思议的情绪。

便在这时，云无双忽然暴起，以刀行剑，直刺赶车人心脏。

赶车人执鞭如剑，也朝着云无双直刺而去，形成以命搏命之势。

云无双乍然变势，却不是抽刀回防，而是抽刀斩向赶车人的斗篷。

秋光湛湛，裂风如织。

斗篷由中间撕开，落入赶车人身后的山涧。

一张明朗的中年人的脸庞露了出来，云无双看着他脸容，说道：“司空，果然是你。”

那条本应穿过他胸膛的剑鞭，不知何时停住了，云无双对此浑不在意，好似早就知道其一定会停住。

青思阁的长老惊呆了，一个失踪了二十年的人出现了，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

李占山忽然笑了起来，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若知如此，他就不做这么多事了。

西风千里笑出了声音，感慨说道：“云无双出现的时候，我就在想，司空翟会不会也忽然出现，呵呵，这世界说大太大，说小也真是小。”

司空翟，青思阁先代掌门之子，青思四杰之首，青思四杰和双壁一样之所以闻名两境，皆是因为他的缘故，因为当时他年纪最小，青思双壁之名已成，便只能名列四杰。

司空翟看着云无双，说道：“师兄，好久不见了，我一度以为你已经死了。”

“拜你二师兄所赐。”

云无双说道：“看你这样子，情况好像和我差不多。”

“我是自己离开的。”

司空翟补充说道：“因为宁师姐的死。”

云无双问道：“既然离开了，又何必回来。”

司空翟看看李占山，又看到其他青思阁长老，笑道：“若非如此，怎么会看到师兄们变成了这番模样。”

云无双默然，其他的人更不知道如何回话。

司空翟看着青思阁那些长老，问道：“平和的日子不好吗？”

有个长老说道：“好是好，就是活活得窝囊了一点。”

司空翟看着他，问道：“你有李师兄那样的本事？”

那长老摇摇头。

“李师兄比你本事大，连百里城都未曾走出去，就落了这般下场，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竞逐天下？”

司空翟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明白，二师兄是在保护你们？”

那长老脸有些热，争辩说道：“是保护还是用我们的理想换取功名？”

司空翟怔了怔，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另一名长老附和道：“他成了闻名天下的七脉守护者，实现了他的理想，而我们呢？我们的理想就该被埋葬？”

司空翟看向那长老，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

那长老被他看得有些发毛，说道：“成为天下知名剑客，哪怕比不上你们，至少也要有一个名声，难道这也不应该吗？”

司空翟问道：“那你怎么不去闯呢？”

那长老愤怒地叫道：“他用青思阁掌门的名义压着，违反则逐出青思阁，我能有什么办法？”

司空翟笑了起来，说道：“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脱离青思阁去闯呢？只要你脱离青思阁，他又有什么立场阻止你呢？连脱离青思阁都不敢，还敢去闯天下？”

那长老被问得面红耳赤，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我生在百里城，十岁入青思阁，自然不愿意舍弃青思阁，问题是他凭什么不让我们去实现理想。”又一名长老帮忙搭腔。

司空翟摇头笑道：“青思阁存在的意义是纪念那两位前贤，而不是为了竞逐天下，我离开青思阁二十年了，尚且知道青思阁的宗旨，你们天天待在青思阁居然会不记得，你想去闯天下，本就违背了青思阁的教义，那把你逐出青思阁又有什么不对的？”

这位帮腔的长老灰头土脸，连脸都不敢抬。

云无双微笑说道：“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说了，因为你们是说不过司空的。”

司空翟问道：“你认为我说的不对？”

云无双说道：“你说的都对，只是这些陈旧的教义是时候变一变了。”

司空翟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道：“你这是要把青思阁带向毁灭。”

云无双神情淡漠，说道：“那又有何不可。”

司空翟看着他，说道：“当年雨楼八百士入侵那一夜，我在山上，二师兄没有作出任何逼迫我父亲的行为，我也同样。”

云无双苦笑说道：“那我岂不是唯一一个被他迫害的人？”

司空翟微怔，说道：“你太偏激了，他没有办法，只能阻止你。”

云无双看着他，问道：“所以你也要阻止我吗？”

“青思阁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尤其是看到这样的你们之后。”

“那你的责任是什么？韩大小姐？风林火山？”

司空翟显得十分震撼，问道：“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云无双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说道：“司空，你离开吧，是毁灭还是新生，只有走到最终才知道，我会让你看到最后的结果。”

云无双说着，朝着应江湖与西风千里转了过来。

应江湖苦笑道：“看来这回轮到我们了。”

西风千里微怒说道：“早叫你走你不走。”

应江湖说道：“赶紧深吸一口气。”

西风千里有些不解，问道：“干嘛？”

应江湖说道：“跑路啊！”

“这回你跑不了了。”

云无双手一挥，应江湖身后刷刷又冒出数人来，高举着弓箭，直接断了后路，其他青思阁长老立即围上，将应江湖与西风千里团团围住。

西风千里看了眼阵势，说道：“还记得当时我们见面时我对你说的话吗？”

应江湖说道：“你说，就算我打败了西门缜也没用，青思阁一涌而上，照样能把我群殴致死，看样子被你说中了。”

西风千里说道：“早就叫你出门要带人，你不信。”

应江湖说道：“谁知道这老贼是个影帝，前天中伏的时候，看样子活不过昨天似的，今天又活蹦乱跳了。”

西风千里说道：“赶紧想办法脱身吧！”

应江湖苦笑道：“刚才没有走，我就一直在想了，除了打和投降，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西风千里说道：“还有一个办法。”

应江湖知道他说的办法，立马摇头否决，说道：“这算什么狗屁办法？”

西风千里说道：“我可不真跟你去山上。”

应江湖看着他，问道：“为什么？”

“你在那就是个看门的，我这种老年人去了岂不是只有扫厕所？”

西风千里说完不等他回应，朝着崖边的冲去，挡在他前面的青思阁长老被他一一打飞，眨眼即至铁甲夹克虫身前，朝着应江湖大喝道：“走啊，你想让我白死吗？。”

应江湖见他心意已决，只好挥戟打飞其他人，跳上铁甲夹克虫。

西风千里反手击在铁甲夹克虫机关之上，绳所立即转动起来，拉着应江湖向上冲去。

应江湖知他舍命断后，不禁热泪盈眶，跪在铁虫上，朝下叫道：“西风老二……”

青思阁长老见他护住拉动铁虫的绳所，前赴后继地冲上阻止，但一一被西风千里打飞。

“找死。”

看到这幕画面，云无双立时大怒，挥刀直取西风千里。

一瞬之间，四刀已至，西风千里挡了三刀，第四刀刺穿了他的心脏。

西风千里看着他，笑道：“不愧是青思双壁。”

“哼，装神弄鬼。”云无双抽刀上划，把斗篷斩为两段，于是西风千里的脸露了出来。

一张青思阁所有人都熟悉的脸。

### 第八十八章宛如梦幻

“平飞？”云无双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声音惊叫起来。

“平师兄……”司空翟飞身冲了过来，撞开云无双，抱着即将倒下的平飞。

平飞被他扶着，第一件事仍是护着他身后的绳所。

司空翟十分不解，问道：“平师兄，怎么是你，你怎么……”

平飞看着他，笑了起来，血也跟着涌了起来，说道：“师弟，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连脱离青思阁都不敢，还敢去闯天下？我只是在做我想作的事。”

“那也不该为了一个山贼这样啊？”

平飞向上看了眼，确认已经看不到应江湖了，这才放下心来，说道：“我的前半生活得太老实了，突然看到一个小坏小坏的男孩，有些忍不住想认他当干儿子。”

司空翟明白了他的意思，取出伤药，往他身上涂去，但根本止不住血，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

平飞说道：“师弟，不用费劲了，我知道我活不了了。”

司空翟仍不放弃，一边涂药一边说道：“师兄，你太傻了。”

平飞摸着他的脸，笑道：“师弟，其实我一直明白，当年你的不辞而别，是在为青思阁承担什么吧！”

司空翟看着他，声泪俱下，问道：“竟然你知道，为什么做这些？”

平飞忽然间热泪盈眶，说道：“因为我替你们不值啊！”

“宁师妹的死，你的离开，掌门师兄的默默承担，都是为了他们创造一个和平的生活……”

平飞看向青思阁众长老，满是嘲弄，说道：“可是他们却视之如丑寇，为了这样的人值得的吗？这样的青思阁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宁师妹死在那个当下，她是最幸福的人。”

平飞看了眼不远处的李占山，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否已经死了。

“所以我给自己取了西风千里这个名字，有情有义者，困守百里而亡，西风无情，可至千里。”

这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雨不知何时，落了下来。

李占山死去了。

云无双离开了，青思阁的长老们也跟着离开了。

青思阁的弟子们，有的跟着走了，有的没有走。

西风忽然吹起，跃过山涧，往远处吹去。

西风无情，是否真的可至千里？

司空翟抱着平飞在雨中逐渐冰冷身体，随风望向了西风吹去的方向。

……

……

天空中真的聚集了好多黑云，而且越聚越多，把夕阳都遮住了，看起来是要下雨了。

应江湖看着黑云片刻，想到了算命的先生常说的那句话——我观你印堂发黑，黑云罩顶，必有血光之灾。

现在黑云罩着的正是他。

所以血劫指是什么？

云无双等人既然能够经过前山伏杀他，那后山就真的安全吗？

青思阁能趁势袭击他，那一夜风雨为什么不能？

应江湖重新开始思考问题，在陆三阴死后，他认为已经没有敌手，他便停止了思考，所以才有了今日了遭遇。若非西风千里的大义断后，现在他已经死了。

在他思考的时候，渐渐接近了后山的山崖。

他抬头看了片刻，那里一片安静。

距离山崖四丈的时候，应江湖跳出了铁甲虫，抓住了山壁间的一棵松树，向着山崖爬去，同时注意着铁甲虫的状况。

铁甲虫在山崖露头之刻，无数箭矢，纷纷如雨，朝着铁甲虫射去。

伏在山壁上的应江湖，倒吸了一口凉气，要是自己在那上面，现在已经成马蜂窝了。

埋伏在山崖上的一夜风雨杀手见一波箭雨下去，竟没有惨叫声，心知不对，把铁甲虫放下来一看，竟是空的，诸人吃了一惊。

便在此时，应江湖忽然从崖下跃起，将那几个查看铁甲虫的杀手把下山崖，然后向前急冲而去，杀手们反应未急，纷纷被他打飞冲散。

眼前就要杀出一生路，乍然间，林中亮起了一抹刀光。

这一刀又重又急，而且封死了所有去路。

应江湖只能停下来，横戟硬挡。

刀戟相交，两道力量相互冲击，应江湖与来人各自震退。

应江湖稳住身形，看着忽然出现的红色身影，只见他身披红甲，刀刻麒麟，正是一夜风雨的领袖林重红。

“我以为一夜风雨只会出现在晚上。”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落寞，语气加重，唇角微微上扬，出现了一抹嘲弄的笑意。

一夜风雨既现，那百里山想必已经遭到血洗了。

林重红半身站在阴影里，显得有些神秘，听到应江湖的话后，他缓缓抬起了头，看了看天色，说道：“你已经有一只脚踏进这片夜色里了。”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来，带着深秋的寒意，沁入骨髓。

应江湖看了一眼落雨的天空，半有夕阳半有雨，感觉美极了。

夕阳将落，夜色已生，无边风雨潇潇而落，正是一夜风雨降临之时。

其他杀人纷纷而至，将应江湖层层围住。

秋雨从上空茫茫而落，夕阳在西山缈缈如烟，这一卷夕阳秋雨图，却在此时多了一丝血意。

应江湖横着金戟，指着红甲人林时雨，说道：“当夜西门纤纤踏进风雨之中，尚有生途，何况我还有一只脚在风雨之外。”

林时雨有些微恼，当夜的失败让他在雨宫三百士中颜面无存，如今被应江湖刻意提起，自是恼怒，更中杀意更盛，说道：“你不会是第二个西门……”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应江湖手上的乍然变长，瞬息之间，戟刃已在喉侧。

挥刀已是不及，林时雨仓皇向左边树后扑倒。

夺的一声响。

金戟插在了前方的枫树上。

众杀手还未反应过来，站在原地的应江湖乍然飞起，被金戟拖着向前飞去。

在他飞起之时，金戟铁丝节节收缩，最后戟刃和戟身又合在了一处。

应江湖脚尖在枫树上点了一下，金戟拔了出来，随即向山下逃去。

红甲人林重人从枫树上转了出来，看着应江湖逃走的方向冷冷说道：“追……”

众杀手如梦初醒，朝前追去。

应江湖在自己的地盘上逃亡，看着秋雨洗刷着沿路百里山弟兄的尸与血，以及被破坏的机关遗骸，他的心中充满了悲愤和绝望。

“应江湖，你的末路到了。”

林风雨忽然出现，横剑拦住了他的去路，用一种游戏性的目光看着穷途末路的应江湖。

应江湖凄然笑说道：“想不到把我逼到这一步的是你这遭老头。”

林风雨乃是当年雨楼的幸存者之一，此时人已至暮年，但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叫自己老头，说道：“你会失败是因为你没有理解我们这些老人是多么我可怕。”

应江湖哑然失笑，感慨道：“是啊，这点我承认不如你，我还有大半的人生等着去消遣，谁有空理解胡子花白老光棍？”

“可惜你永远没有机会慢慢老去了。”

林风雨突然发狠，抡长剑朝云无双攻来，他用是一种极为霸烈的剑法。

应江湖见状不敢轻忽，运起十成力要一击将之逼退。

林风雨被他逼退数步，而应江湖则趁机跃过了他。

眼看他就要逃离，林风雨以激将法嘲讽道：“百里七人众首领就知道逃命？”

“过两天回来，老子再教你做人。”

应江湖反嘲讽了一句，头也不回地朝山下跑了。

这时候红甲人追至，看到应江湖逃跑的方向，不禁冷笑起来，说道：“且不说他是否能通过山下的埋伏，就算通过了，也会也云无双的青思阁众撞上，应江湖死路矣。”

应江湖一路横杀，从山顶杀至山腰，正要往山下突围而去，忽然间想到宁溪来。

她扬言要给陆三阴守墓七日，现在一夜风雨攻陷百里山，那她会不会有事？

“遭了，小媳妇还在给臭小子守墓。”

想到宁溪，应江湖立时心急如焚，心想若是青思阁攻至，凭着她与西门纤纤的关系，她还不至于出事，但现在入侵的是一夜风雨，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应江湖一跺脚，转身折小路往陆三阴的墓地处寻找宁溪。

随后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越多，每个人都默默地注视着应江湖走向自己的终点。

应江湖知道自己终点已近，心有的压力反而渐渐放了下来，要死自然要死得从容一点。

生当做豪杰，死亦为鬼雄。

应江湖缓缓地走着，从怀中掏出自己的著作，翻过第六章后的空白，用断剑划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在第七章写道：

人间二十春秋，与天相比，不过渺小一物。

惜英雄霸业，宛如梦幻。

应江湖命绝于此。

他将写他的书揣入怀中，朝葬着陆三阴的梧桐树走去。

梧桐树下的不是宁溪。

雨茫茫而下，梧桐树下的人一袭青衣，撑着油纸伞，凝望着树上的刻字，怅然若失，形成一幅素雅的水墨意境。

### 第八十九章曾在江南见青衣

青色的倩影，站在孤坟前，望着那株梧桐，嘴唇轻启，将往事一一诉说。

“那年我初见你时，也是这样落雨的黄昏，你一身沥血，自雨中而来，停在梧桐身下，仰头凝望雨中的梧桐，却好似没有看到同在梧桐树下的我。”

“我以为你要在梧桐树下避雨，便把伞向你挪了挪。”

“你却说，你挡住我的雨了。”

“我笑笑，只好把伞拿开。”

“你看树的表情，木然而专注，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悲凉。”

“那时，我不识你，你不识我，不好相问。”

“及至第二次见你时，是在剿灭三山七水二十一寨一役中，你站在三月的光华里，一剑败了方山五雄，风光正盛。”

“再后来，我知道了你，你叫陆三阴；你亦知道了我，我叫叶青诗。”

“在这棵梧桐树下，我们成了好友，那种一眼认定，性命相陪的好友。”

“你不言的离开，我知道我们只是辗转在各自的宿命，终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逢。”

“如今，我终于见到了你……的坟墓。”

应江湖来到的时候，听到了最后的三句话，心想要知道这堆人有这么多暗藏的助力，就不与他们与敌了。

应江湖哑然失笑，却也已显得坦然，这起码也说明，他败得并不冤。

撑着油纸伞的女子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看着应江湖问道：“你就是应江湖？”

应江湖也看着这青衣落落女子，不禁有些失神。

她的惊艳并非来自本身美得惊心动魄面容，而是一股独特的气质，不像千落那般盛气凌人，隐隐在有一种弱弱可欺的感觉，但你一旦产生这种想法之后，又发现对方高不可攀。

青衣少年仿佛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当你怀着善意看她时，她是明艳动人的，当你用着恶意去揣度她时，你会不自觉的看到自己内心的罪恶，进而不敢与之直视。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凝视着你。

这大概就是这青衣女子给他的感觉，他用点头回答了青衣女子的问话，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叶青诗淡漠地道：“呵，我还以为是个提得起兴致的敌手，原来只是个穷途末路的丧家犬。”

应江湖指着陆三阴的坟墓说道：“失败的人和死去的人一样，是没有话语权的。”

叶青诗的目光陡然凌厉起来，问道：“你这是在挑衅我吗？”

应江湖苦笑道：“困兽犹斗。”

叶青诗说道：“看来你很清楚自己的处理。”

应江湖说道：“那是当然，宁溪呢？”

叶青诗问道：“你找她做什么？”

应江湖说道：“这不是明知故问，这里刀光剑影，当然是带她离开啊！”

“你现在还有余力管其他人吗？”

林时雨倏然出现，介入了这场谈话，一夜风雨的杀手也渐渐向四周靠拢。

听到人声嘈杂，宁溪从枫林中钻了过来，径直从应江湖身边跑过，看都没看他一眼，站到了叶青诗身后。

应江湖有些生气，说道：“喂，怎样讲我也是专程折回来救你的，若是不然，我此刻已经到山下了，你这样岂不是让我很伤心。”

宁溪回头看他一眼，说道：“哦，那你应该要感谢我才是。”

应江湖有些不解，问道：“什么意思？”

宁溪说道：“我刚从那边过来，看到云无双带着青思阁众上山来了，若你没有回头，那你现在应该已经被乱刀砍死了。”

应江湖倒吸口凉气，感慨说道：“我不负你，天不负我，上天果然不会亏待有情有义的人。”

宁溪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说道：“白痴。”

叶青诗看着被雨淋得有些落魄，却仍是不减无赖的应江湖，忽然想起陆三阴来，单就这方面而言，他们两人的确有些像。

她的目光转向林时雨，然后指着应江湖说道：“这个人，我今天保下了。”

在场的诸人，包括应江湖，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个极为好笑的说法，她要在这诸多高手之中，保下应江湖。

“哈，你凭什么？”

叶青诗在诸人惊讶与哗然过后，才淡淡地道：“凭我手中的剑。”

一夜风雨众杀手立时就火了，提着刀剑朝那青衣女子奔去，管她是男是女，上一个这么藐视青思阁的坟头草没有一丈，也有八尺了。

便在此时。

剑光不知从何而起，诸人只感眼前一晃，冲在最前面的死了。

众杀手愣了一下，步子立时一滞。

诸人惊愕之际，剑光再起，一锋划界，在诸人前方划出一道深痕，顺带着扬起了地上的积水。

叶青诗看着前方那条界线，剑轻轻扬，淡漠说道：“越过此界，便是此剑。”

众杀手止步界前，朝着林时雨望去。

林时雨静静看着她。

冷凝着眉，刀紧紧而握，却是未曾轻动，也未敢轻劫。

直到第二道剑光起时，他才看清了，她的剑锋只出了一寸。

面对一夜风雨，她的剑锋只出一寸。

这是何等的狂妄？

忽然间，他想起一个人来。

二十多年前，夜郎剑客走出苗疆，一剑北上，同代之剑者竟无一人能使其剑锋出鞘。

“没有能轻视一夜风雨。”

林时雨身后，一道身影乍然掠起，飞身越界，赫然正是林风雨。

在风雨中抽剑，斩断风雨而至。

叶青诗只是轻轻伞上抛，然后抽剑。

一剑青光湛湛，如浮光掠影，无迹可循。

青光只在一瞬，性命已入黄泉。

青色的油纸伞又落到了她的手里，她的剑也已经入鞘。

秋雨潇潇而落，点滴不曾沾身。

所有人都惊呆了，她只出了一剑，林风雨就这样倒在了风雨之中。

那可是一夜风雨四大高手之一。

就连云无双这个的用剑好手，若是未曾亲见，也绝不敢相信这样的景象。

恰巧林风雨倒下的时候，云无双赶到了，正好瞥成了这一幕。

在那一刻，他想起了他们那一代剑客共同的噩梦——夜郎剑客。

应江湖忽然笑了起来，说道：“看来诸位今日杀不了我了，那便等待我的报复吧！”

林时雨与云无双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应江湖心机深沉，若非他这次自大不作防备，不可能将他逼到这个地步，若是今日纵虎归山，一夜风雨与青思阁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事情到了这一步，云无双怎么可能甘心放手。

“若她再强，也只是一人之力，妄想阻挡我们众多高手？”

叶青诗看着他，反问道：“谁说我们就两个人？”

林时雨心有怯意，下意识的朝枫林深处望去，因为他很觉得里面有一双目光盯着这里。

云无双左右打量，不见任何人影，底气大增，说道：“别自欺欺人了，哪里来的援兵。”

叶青诗歪头去问宁溪，说道：“小溪，我们的援兵在哪里？”

宁溪指着青思阁众长老，说道：“可不就是这些。”

云无双投来了个要杀人的眼神，说道：“小丫头你这是在自找死路。”

宁溪取出一封书信，说道：“我这有封你们掌门写的信，等我念完这封信，谁死可就说不定了。”

众长老皆是一愣，目光齐齐盯着那封信，心思各是杂然。

“青思阁以记念百年前两位先贤为理念，保百里平安，而非竞逐天下，云无双勾结一夜风雨，谋杀掌门，则即日起逐出青思阁。盖因受其蛊惑之长老弟子人数众多，若诸位及时醒悟，将之擒拿，则既往不咎，若是执意从之，我将视之为敌，全力诛之，青思阁第五代掌门西门纤纤书。”

众长老完全怔住了，或是惶恐，或是存疑。

“诸位拿去验证，上面有纤纤亲笔，以及你们青思阁掌门印信，看完之后请大家作出正确的抉择，毕竟这是攸关性命的事情。”宁溪说着将书信甩给一位长老。

青思阁众长老相互传阅，脸上皆是惶惶不安的表情。

有些长老还在传阅，云无双乍然出剑，将它砍成碎片，威胁说道：“这的确是攸关性命的事情，大家可要好好选择。”

青思阁长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我愿全力追随云师兄。”

“我等为云师兄赴汤蹈火，再创青思阁辉煌。”

……

一人表态，其他人纷纷附和响应。

看到这场面，宁溪不禁摇了摇头，说道：“青诗，看来他们这是铁了心一条道走到黑了。”

叶青诗叹息一声，正要说些什么。

这时候，天空突然放晴了，云渐渐散去了。

夕阳还有一角挂在西山，从那里射出一道光柱，照着叶青诗。

她站在光柱里，看了西边一眼，说道：“不过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一言惊醒梦中人，光柱外的林时雨与云无双对视了一眼，想到了相同的事，同时惊呼起来：“遭了，她们在拖时间。”

青思阁围堵淳于谦，一夜风雨举派进攻百里山，这时候的西门纤纤最应该做什么？

愿意跟随云无双的长老们都出来了，只有陶长老等顽固派守着，要是西门纤纤复出，重掌止戈山岂非轻而易举？

想到这里，两人再也顾不得应江湖，转身朝着止戈山奔去。

无论是应江湖，还是西门纤纤，都只是过程，他们最终且唯一的目标，从来都是青云十三阶上的剑阵。

### 第九十章掘墓者

看到一夜风雨与青思阁诸人走了，应江湖一屁股坐到地上，把金剑插在一旁，伸手在旁边因下雨而积水的小水荡里，洗了把脸。

应江湖深吸了口气，望向西山的最后的晚霞，然后一声长叹。

叶青诗看着他说道：“你倒是一幅轻松自在的样子。”

应江湖淡漠地笑了笑，说道：“想来应该是死不了了，那为什么不开心一点？”

叶青诗看着他问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乐观的想法？”

应江湖道：“如果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你又何必救下我。”

叶青诗看着应江湖的眼神出现一抹欣赏的情绪，大难过后，能这么快速的想通这一点，这份心境确实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陆三阴之所以着了他的道，看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来你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笨。”

“我本来就是个聪明人。”

“那聪明的你，怎么会败到如此地步呢？”

“自陆三阴死后，我变得娇纵狂妄了，以至于出门都不带帮手了。”

叶青诗忽然笑了起来，说道：“我想你还不清楚你的对手是个什么的人。”

应江湖抬起头来，看着她，等待着下一句。

叶青诗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千落不是你收起了狂妄便能打倒的人。”

应江湖沉默了很长时间。

在这段沉默的时间里，他想清楚了关联所有事件的四封信，第一封让李占山与云无双反目，第二封让韩大小姐成了解局专家，第三封揭开了沉埋的真相，第四封……他暂时想不通是做什么的。

就因为这四封信，李占山死了，百里山灭了，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出意外的话西门纤纤将重新掌握青思阁，布下这局的人，什么也没有实，她可能还坐在客栈里喝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是何等可怕的智慧。

这样的人是他收起狂妄与傲然便能打败的吗？

他感慨说道：“真是一群怪物。”

宁溪看着他的眼睛，问道：“现在你还觉得你能带走我？”

应江湖哑然失笑，低着了头。

千落看着他，嘲弄说道：“如果聪明可以学习，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应江湖是个极为骄傲的少年，向来不接受除了他那两位老大之外的嘲弄，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无话可说。

他看着叶青诗，问道：“你救下我的目的是什么？”

叶青诗说道：“我替你给柴桑下了一封战书，你要是死了，可就没人赴这战约了。”

应江湖十分困惑，问道：“为什么？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叶青诗忽然一声轻笑，豁然转身去，静静看着止戈山的方向，眼睛微微眯起，眼中有着说不清的复杂情绪，说道：“一个是布局杀陆三阴的人，一个是杀了陆三阴的人，你们的决斗一定很精彩。”

夜色降临，寒风渐劲，吹起她的青衣，飘飘而舞，似是乘风而去，又似坠入那片黑暗之中。

应江湖看着她渐渐被黑暗吞噬背影，所有的困惑都解开了，不禁有些感慨，情仇真是世间最有趣的东西，可以让知至反目，可以让敌人联手。

他缓缓站起身来，说道：“我答应你，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看一眼我这些妄死的小弟，换一身衣服，吃一顿饱饭，洗一下洗水澡，恢复一下体力。”

叶青诗说道：“随你的意，我想你也跑不了。”

应江湖笑了笑，准备离开，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说道：“虽然西风老二没有开口，但我知道他一直想要解解药去解西门纤纤的血变之毒，一命换一换，他既代我而死，那我将解药送你们也无妨，解药就便在我那边的门槛下，想要自己去取好了。”

说完这句话，他找个了下火把，点燃之后，向着枫林深处走去。

一场秋雨，便得山路十分泥泞。

应江湖的脚步有些沉重，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因为他的狂妄与傲慢，死了一山的人。

深风吹起，夜雾凄迷，他的身影显得有些凄凉，孤单。

他在一具尸体面前蹲了下来，这具尸体睁着眼睛，脖子上有一道剑痕，看样子是一剑封咽，然后死不瞑目。

应江湖看着尸体沉默了会，在他眉间画了个十字，说道：“我这人从来不记仇，有仇我当天就报了，不要等到明天，更不要等到下辈子，止戈山方向，全灭。”

这时候，林间忽起动静。

应江湖站起身来，朝着发声处走去，只见一人仓皇而逃，背后一人提刀追赶。

被追赶的那人瞎了一目，缺了一耳，废了一臂，伤了一腿，正是一夜风雨中专业躲在黑暗中捅刀的林夜雨，

应江湖认得林夜雨，也认得追赶他的人。

那晚一夜风雨入侵止戈山，柴桑发狂连斩数人，有一个杀手被吓得坐倒在地，指认柴桑就是灭了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人，搞得一夜风雨军心大乱，一夜风雨撤退后，那人被视为叛徒而被追杀，追杀他的人正是现在被他追杀的林夜雨。

如今林夜雨成了半废之人，也不敢再回组织，反倒成了那人的猎物。

应江湖目睹了林夜雨被杀的过程，谈不上多血腥，手起刀起，一刀致命。

他从林中走了出去，对杀人者说道：“想不到连你都有报仇的一天，果然是风水轮流转。”

那人有些害怕，警惕地向后退去，同时说道：“他要杀我，我便杀他，你难道还要为他报仇不成？”

应江湖摇摇头，说道：“你别紧张，我跟你没仇没怨，和他不亲不熟，没有为他报仇的立场。”

那人仍不松懈，问道：“那你想做什么？”

应江湖说道：“如果我记得没错，那个叫柴桑的小子应该是你的仇人。”

那人目光忽然间充满了杀意，更眼瞳深处却更多的是恐惧，声音有些颤抖，说道：“当然，他杀了我四位兄长，死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应江湖说道：“我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死后有灵魂，更不相信下辈子，况且这辈子都报不了的仇，凭什么认为下辈子都就报得了？”

那人愣了愣，说道：“但我不是他的对手。”

应江湖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所以你需要跟我合作。”

……

……

应江湖离开了很长时间，叶青诗走到找药很久没有回来，宁溪一个人守在陆三阴的坟前。

四下一片漆黑，雾似浅还深，冷风不时吹起，显得有些诡异，宁溪忽然害怕起来，左右打量着四周。

忽然间，一个阴森森的黑影出现陆三阴墓前。

“啊，鬼啊……”

宁雨寒吓得剑都掉到了地上，一个踉跄差点瘫坐到地上。

“胆子这么小，还要给人守墓，小姑娘你也是一朵奇葩吧，叫什么名字来着？”

那黑影的声音带着笑意，但听得出来是活人的味道，而且应该是位上了年纪的人，宁溪仔细确认了这点。

“你是谁？你来这做什么？”

确认是活人之后，宁溪突然就不怕了，于是赶紧捡了起来。

黑衣人见她突然就不怕了，显得有些意外，问道：“你怎么就突然不怕了？”

宁溪这耿直的回答道：“本来这山上，就我一个人陪着一堆鬼，现在两个人了，大家都是人，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黑衣人觉得这小姑娘挺有意思，开始认真打量宁溪，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宁溪也看清了这人长相，头发有些花白，有些杂乱，目光深邃幽暗或者说阴暗，脸上有皱纹，长着五十岁男人该有的短直胡须，从各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个活人，说道：“宁溪。”

“宁……宁家？小姑娘是宁氏族人？”黑衣人摸着胡子，看着宁溪显得有些好奇起来。

“哇，我们宁家这么出名的吗？我都不知道唉！”宁溪显得有些惊奇。

黑衣人显得更为惊奇，问道：“怎么，小姑娘你不知道吗？”

“这个么……”宁溪也摸着下巴想了会儿，然后缓缓地道：“我连一个族人都不认识，我怎么会知道呢？咦，对了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宁溪一连串的反问，把黑衣人逗乐了，忍不住笑了起来，反问道：“你觉得我是谁？”

宁溪认真地想了想，从他这身黑色，又显得有些脏的衣服上看，如果再加一把铁撬什么的，那就完全的符合盗墓贼的特点了。

“啊，你就是盗墓贼”宁溪指着他惊叫起来。

“盗墓贼么？”黑衣人微怔，纠正道：“我觉得盗墓贼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哪里不正确？”

“确切的说，我应该是个掘墓者。”

“那不都是挖坟盗宝的，哪有什么区别？”宁溪觉得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我挖坟是不错，但不是盗物，而是取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其次他所以会料中，是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来取回我自己东西。

“怎么可能，那穷光蛋身无长物，怎么可能有你的东西？”

“他的身上的剑胎就是我的东西。”

宁溪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事情显然有些不大妙，照如今的局面看来，陆三阴要她帮忙守墓应该不是突发其想。

这家伙虽然有时候，话爱说半句，既然他叫自己这么做，那必有深意，但现在的问题她显然不是这黑衣人的对手，如果他早就知道这家伙要来，为什么还要叫自己来守墓？

“陆三阴你这混蛋，死了都不放过我。”

宁溪口上虽然骂着，但已经跑到了墓前，虽然知道眼前的对手不可战胜，但还是毅然朝他拔出了剑。

“我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我不会让你破坏他的坟墓的，你别过来啊！”

黑衣人显得有些惊奇，没想到她竟有朝自己拔剑的勇气，好奇问道：“你是打不过我的。”

“打不过又怎么样？”宁溪呼吸有些急促，额头流出汗珠，但拔剑的手并没有抖。

黑衣人看着她，问道：“既然知道打不过，为什么还要打？”

宁溪说道：“打不过还敢打，那就是极了不起的事，既然是极了不起的事，那就一定要做。”

黑衣人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娘说，姓宁本身就是件极了不起的事，既然我的出身极了不起，那我自然也要做极了不起的事。”

听到这句话，黑衣人沉默了很久，然后想到了很多事，很多人，他那位曾经的好友，也曾以微薄的力量，做到了很多远超自身能力之外的事情。

且不说做成与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他曾经的好友如此，这个小姑娘也如此。

那位天下第一，挑战了一个时代。

他曾经的好友，挑战了一个传承。

而这个小姑娘，挑战了自己。

然而巧的是，他们都姓宁。

“宁家果然是了不起的一族，佩服。”

黑衣人的这句佩服是真心实意的，这三者虽然有大小之别，但勇气大小之分的，如果没有向死而生的勇气，是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的。

“既然知道佩服，那不如你放弃好了，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黑衣人看着宁溪的眼睛问道：“小姑娘你说话一向就是这么耿直的吗？”

“哦，虽然他们都说我是负责吐槽的，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现在我也只是实话实说。”

黑衣人拍掌笑道：“好一句实话实说，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宁溪没有理会他的这些夸赞，反而显得有些不满，问道：“说的这么多，到底打不打啊？这样拿着剑，手很酸的。”

这也是话大实话，黑衣人越来越欣赏他了，摇了摇手，说道：“不打了。”

宁溪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很是怀疑地问道：“真的？”

黑衣人认真地道：“真的。”

宁溪收了剑，对他说道：“那你赶紧离开吧！”

“等我取到我的东西，我自然会离开。”

“那还不是要打。”宁溪感觉遭到了戏弄，又抬起剑，一幅誓不退让的样子。

黑衣人看到她认真的样子，觉得有些可爱，笑笑道：“其实你没有拦我的必要？”

“为什么？”

“陆三阴是个聪明的人，他既然知道我会来挖坟，又知道你打不过我，为什么还要叫你来守墓呢？”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

“所以打开了坟墓之后，你就知道了，万一他诈尸了呢？”

宁溪想了想，虽然还是想不出关键，但还是觉得这件事很诡异，从那家伙莫名死在青思圣池时，她就觉得很诡异，要想解开这一切，那也只有开棺。

“那你动手吧，但动作小一点，别趁机鞭尸。”

黑衣人点点头，于是宁溪让开，黑衣人上前，提掌，聚气，一掌立劈，立时在地面劈出一道裂缝，连棺材板露了出来。

“哇，棺材板按不住了。”宁溪指着抖动的棺材板惊叫起来。

黑衣人凌空一抓，棺材板翻了一圈，朝他飞了过来，立在他身前，宁溪看到后，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上面写着：

“你这老畜生，连死人都不放过。”

### 第九十一章陆三阴，参上

夜色是昏暗的，宁溪没有看清黑衣人脸上细微的表情，但从轮廓看来，大致应该是板着脸的，那双深沉的眼凝视着棺材板上的字迹，闪过一丝情绪。

宁溪看到他的手轻轻动了动，然后棺材盖碎成了无数块，宁溪心中暗自庆幸，心想幸好刚才没有和这老畜生动手。

咦，不对，我怎么也想成老畜生了？

宁溪感觉自己的思绪突然被带歪了，没差点笑出来，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现在最好是闭嘴的，所以她捂住了嘴，这个至少能保证不笑出声来。

碎裂的棺材落下之后，眼前的视线一片澄明，宁溪看到了棺材的轮廓，但还是看不清里面的样子。

黑衣人取出一个火折子，随手一甩，就稳稳地落到了棺材沿上，借着这幽暗而摇曳的微光，两人看清了棺材里的人。

棺材里的尸体，翘着二郎腿，平躺在并不宽敞的棺材里， 双手交叉垫着后脑勺，好似在睡觉，但两人都没有看到他的脸。

一本打开的书盖在他的脸上，所以只看到了书的封面，上面的字迹潦草，分不清写的是什么，但封面上的两个人倒是挺惹人注意的，因为画风实在太清奇了。

看到这画风，宁溪忍不住感叹道：“哇，灵魂画手啊！”

憨声从棺材里传了出来，落入黑衣人耳中，格外刺耳。

黑衣人阴着个脸，冷冷地盯着棺材里的陆三阴，说道：“小子，挺能睡啊！”

一只手抽了出来，从脑后抬到脸上，把那本书取了下去，然后揉了揉眼，缓缓睁开，看到了面色有些苍白的黑衣人。

“原来是你这只老猴。”

陆三阴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慵懒地打了个哈欠，缓缓坐了起来，朝旁边的宁溪打了个招呼。

“宁姑娘，早安。”

“早你大爷啊，现在是晚上好吗？”

陆三阴好似显得有些后知后觉，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光，想到了那夜寥落的晨星，叹息了声，说道：“哦，那晚上好！”

“好你大爷啊！”宁溪冲上去，一脚踩进棺材里，揪着他的衣领使劲摇，质问道：“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我当猴耍是不是？你这混蛋……”

“停停停，脖子都要被你摇断了。”

“断了活该。”

宁溪推开了他，陆三阴很顾形象地整理了衣领，叹了口气。

“死了你又在那哭，活过来，你又揍我，恕我直言，你这是暗恋我的表现啊，宁姑娘。”

宁溪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骂道：“我呸，少不要脸了。”

陆三阴笑笑着把书揣到怀里，缓缓站了起来，伸手去摸宁溪的头，宁溪嫌手赃，赶紧捂着鼻子退到一旁，说道：“哇，我说什么味这么臭，原来是你这一身坟土的味道。”

“真的吗？”陆三阴抬起袖子来嗅了嗅，果然闻到了那种味道，尴尬地朝宁溪笑了笑。

“叹，认识你，算我倒霉。”

宁溪一幅认命脸，转身朝小屋走去，准备给他打一盆水。

黑衣人看着用一种阴沉的眼神盯着陆三阴，问道：“做了这么多操作，就是为了引我出来？”

“不只是要引你出来。”

陆三阴的神色变得认真起来，连黑衣人都感到了一丝压力，他问道：“更是要杀你。”

“就凭你？”黑衣人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少年人，话不要讲太大，会呛死人的。”

“你想要杀谁呢？”

一个清妙的声音乍然在他身后响起，黑衣人转身看去，看到了剑意满身的叶青诗，不由得警惕起来，纵是他一身修为，也不敢轻视眼前这女子。

陆三阴歪着头，微笑地打了个招呼。

“好久不见啊，叶姑娘。”

“嗯，是好久不见。”

叶青诗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有些冰冷，加上一路从止戈山奔来的怨气，吓得陆三阴急急转过头去。

气氛忽然安静，一方是肃杀，一方微怒。

“现在……是什么情况？”

宁雨寒端着水盆走出来，感觉到了异样的情绪。

叶青诗的目光转朝宁溪扫来，微着薄怒。

宁溪也吓了一跳，忙解释道：“姐，我也是刚知道的。”

叶青诗沉默着点了点头，走上前来从宁溪手上端走，或者说抢走了那盆水，然后走到陆三阴身后，高高举起，从头泼了下去。

深秋的水，寒入骨髓，陆三阴冷得一阵哆嗦，忍不住甩了一下头上的水，却不小心甩到了旁边的叶青诗身上，叶青诗立即投来一个眼神，吓得他动都不敢动了。

“怎么样，凉快吧？”

陆三阴点了点头，然后偷瞟了她一眼，赶紧又摇了摇头。

叶青诗的眼神变得更加凌厉，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所以到底是凉快还是不凉快。”

看到这画面，宁溪知道陆三阴这下惨了。

黑衣人嘴扬轻扬，完全一幅吃瓜群众的表情，很好奇陆三阴该怎样收场。

然而下一刻，他呆住了。

宁溪也呆住了。

叶青诗更是呆住了。

因为陆三阴所做的事情，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陆三阴突然歪头朝叶青诗肩膀靠了过去，头搭在她的肩膀上，手也搭在她的肩膀上，手指指着黑衣人，叫道：“青诗姐姐，前几天我差点被这只老猴打死。”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凄婉，语调哀怨，表情委屈。

好一幅小媳妇的撒娇卖萌的嘴脸。

好一个厚颜无耻的人。

宁溪捂着脸，说道：“拜托，要点脸行？还有外人在看唉。”

“哦，不好意思。”陆三阴赶紧立了起来，觉得有些尴尬。

黑衣人摆手说道：“没事，你们可以当我这个外人不存在，继续你们的表演。”

叶青诗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感觉脸有些热，所幸天太黑的缘故，没人看到她红了脸。

她的情绪一时间有些翻覆，但很快就被怒火代替了，陆三阴搭在她肩头的时候，她已经清晰的感觉得到，陆三阴气息紊乱，确实是受了很重的内伤，她看着黑衣人，说道：“这里正好有个坑，前辈请吧。”

黑衣人脸色微沉，他很明显的感觉得到，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而且叶青诗已经开始握剑。

宁溪有些不明所以，但敏锐如她，瞬间就知道要打起来，也搭在了剑柄上。

陆三阴长袖飘动，有什么东西从袖子里落了出来，被他握住。

黑衣人注意到陆三阴的动作，看了他一眼，他的袖子太长，根本看不清，但这长度应该和剑胎差不多，说道：“你们这是要联手欺负我这个普通的老年人吗？”

陆三阴微眯着眼，说道：“哦，半只脚跨入巨头的老年人，还真是普通。”

宁溪怔住了，叶青诗怔住了，他们虽然对黑衣人身份存疑，修为难测，却谁也没有敢往巨头上面那想。

天下之内，知气而不知用气者，十之有八。用气者十之有二，进可王百里，退可守护一方，谓之天王。

能用气而不能使气出体，十之有八。使气出体者，世之寥寥，皆有裂土封疆之能，割据一方，不足奇也，谓之巨头。

宁溪十分生气，冲上去揪着陆三阴的衣领，质问道：“你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是如此恐怖的人物，还叫我来给你守墓，你是想我死吗？”

陆三阴拍拍她的肩膀，说道：“阿宁仔，稍安勿躁，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叫你守墓，想通之后，好好抓住机会。”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情平静，目光带光，似有深意。

宁溪愣了愣，缓缓松开手来。

叶青诗看了眼被黑衣人一掌破坏的坟土，更加确认了对方的能耐，说道：“天下强者虽多，但因为体内之气难溢之故，所以绝大多数都被拦在天王这一列，能破天王入巨头者，凤毛麟角而已，上一代中，除了六道奇人，我不作他想，你是哪一个？”

二十年之前，正值第三次两境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涌现了无数耀眼的少年英雄，诸如现今的七脉守护者，皆是成名于那时。

这些人中，以六人为最，他们分别是夜郎剑客，玉面刀郎，诸葛神英，参差一子，失觉魔人与栖木道人。

这所以称为奇人，因为他们在两境留下了诸多传奇事迹，这些事迹在常人看到，任何一件被会人视之为奇迹。

夜郎剑客自苗疆北上，剑不出鞘便败尽当代剑客。

失觉魔人一夜三千杀。

栖木道人一人挑战了三途河的一个传承。

诸葛神英一怒连战两境之主。

面刀郎倾倒当代红颜。

差一子与两境之主对弈七日，被两境之主称为晚生十年的敌手。

黑衣人看着陆三阴，问道：“你认为我是谁呢？”

“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陆三阴说道：“一年前，有人给一个少年落了一句评语，然后这个少年开始剑挑天下，一年之后，他在百里城遇到了西门缜。”

这句话说完的时候，陆三阴的目光落到了黑衣人身上。

夜色一漆黑，几只火把横七竖八的插在地上，火光摇曳在风中，仿佛时刻都要被风吹灭。

然后两团异样的光却忽然明亮了起来，那是黑衣人的眼睛。

宁溪看着黑衣人眼中的那团火，想到了那句话。

人，不是倾城的人；剑，却是倾城的剑。

这句话说的是一剑倾城。

说这句话的人则是参差一子。

六道奇人中的参差一子。

### 第九十二章世路纵横，参差一子

夜风轻轻吹起，扑打在宁溪脸上，她感觉有些寒冷，脑子也清醒了许多，想到了一些事情。

为了寻找失落的亲人，她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离奇的说法。

其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蝴蝶扇一下翅膀，大洋彼岸就会形成一场风景。

以前她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这种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但是现在动摇了，因为此时发生了相似的事件。

一年前参差一子随意说了一句评语，一年后七脉守护者死了一人。

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但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性的，他们之间隐隐有一条轨迹。

一剑倾城挑战天下以来，一共经历了六十多场战斗，且无一例外他都赢了，为什么他不往北走，不向东行，偏偏要往百里城来？

如果说要找左丘明，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道域？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前行的轨迹，甚至所有的对手都是被刻意安排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引到百里城来。

宁溪此时还不清楚，此岸的蝴蝶扇动翅膀和彼岸的风暴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但她却明白了，那句评语与西门缜的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这个关联是一连串层层密密的算计，这就是所谓的布局。

布下这一局的人，名叫参差一子。

宁溪转眼看着黑衣人，心中满是疑问。

世路纵横，参差一子。

那是何等的人杰，怎么看都和这个落拓平凡的中年人极不相衬。

参差一子抬头看了眼星空，叹了口气，说道：“参差者，胜负之数，参一子则多，差一子则少，参差一子即为世局。”

叶青诗明白他的意思，有些事情多一子嫌多，少一子又嫌少，那句话如果不是从参差一子口中说出，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痕迹，也是这个局唯一的破绽，为了掩去这个破绽，一剑倾城的剑挑天下的路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蜿蜒的曲线，然而这个破绽，还是被陆三阴抓住了。

陆三阴说道：“可叹那一剑倾城，以为自己走的是夜郎剑客剑挑天下的路线，却不料只是你们这些智者手中的提线木偶。”

参差一子收起高垂的目光，朝陆三阴看去，问道：“纵然如此，你也只能确定布局的是参差一子，又如何确实我就是参差一子呢？”

陆三阴迎着他的目光看去，说道：“那夜止戈山上的那一掌，是你打的吧。”

宁溪愣了一下，想起那时的情景来，林时雨诸人困住柴桑，准备下杀手之际，柴桑朝四周撩了一嗓子，然后有人出了一掌，打飞了林夜雨，然后一夜风雨撤退。

事后所有人都在猜测，打出那一掌的是谁，但都没有找出头绪，现在陆三阴忽然指认参差一子，而观参差一子的表情，似没有否认的意思。

她问道：“依据呢？”

陆三阴解释道：“修武之初为炼技，穷人体之极而气生，气盈周身而力源源不绝，气溢体外而成掌风剑气，入巨头之列，当夜那一掌隔空打飞了林夜雨，这样的修为至少到了气将溢未溢的境界，这样的人物，世间凡谁？”

说到这里，陆三阴看向参差一子，说道：“而就在那之前的前两日，你这只老猴跟我在百里山边境的荒山中抢夺剑胎，所以从时间上推断，他最有可能，这就是你的第二个破绽。”

参差一子摇了摇头，说道：“这一局的破绽只有一个。”

陆三阴问道：“怎么说？”

参差一子解释道：“西门缜的死，使得西门纤纤站到暴风雨的中央，而你为了她竟不惜使这百年剑胎提前出世，我没有办法才出手阻止，所以说这个局唯一的破绽是你和西门纤纤的关系，但这种事情谁又能预料。”

陆三阴点点头，说道：“你这么说也对。”

参差一子忽然叹了口气，说道：“小子，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

陆三阴问道：“哦，为什么这么说？”

参差一子用极为惋惜地语气说道：“难道有一个让我看得上眼的后辈，就这样杀了岂不是很可惜？但我暂时还不想这么快浮上台面，所以我真的很为难啊。”

他说完这句话，就看到叶青诗的手已经放到了剑柄处，随时准备拔剑。

陆三阴则一派从容自然，说道：“要是这个的话，你倒是不用感到太为难。”

参差一子问道：“为什么？”

陆三阴看着他的眼睛，非常认真地说道：“因为我也想杀了你。”

听着这话，场间气氛再次为之一凝。

黑衣人看了看宁溪，又看了叶青诗，眼中带着一抹嘲弄的情绪，问道：“所以你想用这样的阵容来杀我？”

宁溪不用说，肯定没有达到守护级别，而这青衣女子，剑意内敛，一剑斩了林风雨，应该和陆三阴差不多的水平，这样的阵容确实不足以威胁到他。

陆三阴偏着头，看了一眼黑衣人身后的夜色，说道：“如果你嫌少的话，那再加他一个如何？”

黑衣人转身，看到了一抹白衣的少年，提着剑缓缓自黑暗中走出。

宁溪看到这个人，不由得呼吸一窒，心想他什么时候来的。

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一抹阴沉的情绪，纵然是他，也不得不警惕起来。

陆三阴开启神棍解说模式，说道：“容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二五仔叫赵缜……”

白衣少年白了他一眼，说道：“不用你这二五仔介绍，夏雨击荷追杀了我这么长时间，作为雨楼的策师，怎么可能认不得我。”

听到策师这个称呼，陆三阴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雨楼三百士以百为数，分为三个分支，分别是一夜风雨，七彩虹，夏雨击荷，这三支各有任务，互不干涉，他们的上级只有两个，一个是雨楼之主，另一个就是雨楼策师。

雨楼之主是谁，没有人知道，更不要说那位神秘的策师了。

叶青诗有些感慨，说道：“想不到一代奇人，竟如沦为帝国的爪牙。”

参差一子静静看着头上的星河，无声微笑。

那笑容里有说不出的嘲弄。

“谁叫我比两境之主晚生了十年呢？”

听到这句话，叶青诗诸人想到了另一句话。

参差一子是两境之主晚生了十年之敌。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他早生十年，那帝国之内，就不是两分天下，而是三足鼎立。

十年的差距，两境之主完成了所有势力的划分，统合了所有战力，再加上十年的境界差距，就注定了只能是六道奇人中闲散的智者，而不是两境之主那样以苍生为棋的博弈者。

要想取得与之博弈的筹码，参差一子只能将手伸向帝国，所以他成了雨楼策师。

陆三阴看着叶青诗，说道：“我开始有些明白他为什么要杀西门前辈了。”

叶青诗点了点，过去的三次两境战争，第一次两境之主成了一方雄方，第二次开始两分天下，第三次战争结束之后，成立了七脉守护者，从此二十年无大战。

持久的和平使得两境的势力越发稳固，所以在过去的十年，没有听过什么出名的人物，他也没有机会扩充自己地实力。

所以他要斩杀七脉守护者，崩毁七脉守护者的理念，重新挑起两境之战，两虎相争，时局混乱，他才有从中渔利的机会。

参差一子看着陆三阴，说道：“和平是英雄的坟场，若是两境战争爆发，以你的修为和智计，至少也是一方雄主，我这是在制造对你有利的时局。”

陆三阴说道：“我没有竞逐天下的野心，更厌恶玩弄人心算计，你所谓的时局我兴趣不大，我现在唯一想的时局，就是杀你。”

参差一子问道：“你觉得成功的机率有多大？”

陆三阴坦然说道：“超过七成会两败俱伤。”

参差一子说道：“看起来你的胜算并不高。”

陆三阴说道：“所以我们赢了。”

参差一子有些不解，问道：“打不死你，就算你赢了？”

陆三阴看着他的眼睛，说道：“你已经等不起另一个十年了。”

参差一子沉默了很长时间，脸上的从容消失了，陆三阴这是在威胁他。

如果现在陆三阴四人开战，赵缜能逃得过夏雨击荷长久的追杀，叶青诗一剑就斩了林风雨，再加上陆三阴，纵然他将四人都杀了，他至少也要养伤三年。

三年之后，时局再定，要想再掀风雨，又是等另一个十年了。

他比两境之主晚生了十年，他虽有心争势，但天下已定，为此他等了两个十年，如今他已步入中年，现在的他已经能感觉得到身体的衰老，他真的等不起另一个十年了。

陆三阴转脸看着宁溪，问道：“好友，你的问题想好了吗？”

他的问题是，既然陆三阴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是如此恐怖的人物，那为什么还要叫她来守墓？

宁溪点了点头，在知道他是参差一子的时候，她就想通了。

参差一子乃是当世三大智者之一，洞察世事，简直就是本活字典，而且与她所找的人有旧，又是雨楼策师，应该知晓罗青邪的下落。

宁溪朝参差一子走了一步，问道：“我想知道栖木道人的下落？”

参差一子愣了愣，想不到会是这个问题，但想起对方的姓名，又觉得也是该然，但随即又皱起眉来，问道：“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回答你？”

宁溪确实不知道，于是转眼看向陆三阴，意思是这事是你叫我问的，你得负责。

陆三阴说道：“你可以把这看作一场交易。”

参差一子问道：“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陆三阴看着止戈山方向，平静说道：“我会让一夜风雨都死在止戈山。”

### 第九十三章百年剑阵

百里溪的夜雾腾起的时候，一夜风雨与云无双率领的青思阁众，对止戈山展开了进攻。

这是一夜风雨第二次入侵，他们怀着恨火，誓要洗刷昔日战败的耻辱。

青思阁众心情很复杂，带着一夜风雨入侵自己的宗门，总有一种汉奸的感觉。

陶长老带着忠于青思阁理念的长老，在山道入口对他们展开了一场阻击战。

这场阻击是针对那些背离了青思阁理念的长老的，由狄败青排布，西门纤纤下令，陶奕之长老执行。在保证本阁长老弟子生命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陶长老进行了最大程度的阻击。

西门纤纤的命令是一夜风雨尽数放他过去，那些背离者能阻则阻，不必强求。

云无双横剑在前，没有人上前阻止他的脚步，他也不相信有人敢阻止他。他是上代大弟子，青思阁壁，除了青思四杰之外，没有能挡得下他三招，若是在盛怒之下，一招都挡不下。

现在的云无双，就很愤怒，而且很焦急，他们本来已经将司空翟团团围住，将由于陶长老诸人的突然杀出，使得司空翟得以脱身，往青云十三阶方向逃去了。

他是青思阁如今硕果仅存的长老，没有人比他更为知悉青思阁的历史。

青思阁成立近乎百年，他在青思阁也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听过所谓剑阵说法。

然而二十年前，止戈山上剑阵起，笼罩整个止戈山，一举诛灭了雨宫八百士那样庞大的组织，若非雨宫覆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相信的。

百年以来，青思阁也遭遇无数次入侵，为什么只有那一次出现了剑阵？

针对这个问题，参差一子跟他推演了很多遍，唯一的可能就是宁咛。

宁咛与栖木道人同样，出身那个神秘的宁家。

据传，宁家是百年前流传下来一族，拥有极为恐怖的血脉，是解开这百年断层的关键。

对于这个说法，从在四十年前，求名道主宁剑缺成为两境第一强者后，便没有人再怀疑。

青思阁是为了记念百年前两位前贤而建立的，取两人之名，一青一思，故名青思阁。而宁咛是百年家第一个宁家人，在她存在止戈山的时代，出现了那个剑阵。

在那之后，宁咛如雨飘落，如花凋零，消失在历史之中。

白云子的遗书记载，雨宫崩溃后，他想逃离止戈山，被宁咛撞见，误以为其要阻止，于是把她推撞到树上，导致宁咛早产，最后难产而亡。

云无双没有怀疑这份记载，但问题是宁咛出身宁氏一族，年纪轻轻便名列青思四杰之一，就算当年他要战胜宁咛，也要到百招之外，她岂是一般弱女子？纵然有孕在身，又岂会让人一推便倒？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那之前她经过了极大的损耗。

在那之前，自然就是雨宫的入侵，然后青云十三阶上剑阵起，然后雨宫覆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宁咛究竟做了什么，激活了沉寂百年的剑阵？

参差一子无次数的推演，都指向同一件事——宁咛以已身鲜血献祭青思池。

传说中圣人的眼泪化成的圣池，传说中拥有恐怖力量的宁族血脉，两者相遇后，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规则变化，于是传说中的剑阵就诞生了。

三年前，参差一子想通了这一点，一年前，参差一子认为两境风云将变，于是布下了这一局。

他们特意选在西门纤纤回到止戈山的时候杀掉西门缜，而且没有急着出面执掌青思阁，让青思阁与止戈流争权，并让一夜风雨入侵止戈流，为的就是验证西门纤纤的能力。

事实上西门纤纤的表现果然让他们失望，充满验证了她身负的宁族血脉的恐怖，这让他们更加坚信西门纤纤的鲜血能够激活剑阵。

后来应江湖布计杀掉西门纤纤身边的助力，他们随势沉潜，直到西门纤纤倒下之后，他才现身接管青思阁，此后的算计，杀李占山，平百里山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

只要他们擒住应江湖，逼他交出血变之毒的解药，解了她的血毒，让她的血脉恢复，便可以用她献祭青思池，夺得百年剑阵了。

然而这时候，叶青诗出现了，擒拿应江湖失败，解药也由司空翟送给西门纤纤，这意味着那一路前去捉拿西门纤纤的人马也失败了，如果不能在司空翟与西门纤纤碰头之前截住他，那一切都将失败。

他们本来在止戈山下截住了司空翟，但由于陶长老等人的协助，司空翟得走脱身，就在片刻之前，司空翟已经上了青云十三阶。

云无双与林时雨两方人马，全数聚集在青云十三阶下，云无双松了口气，因为纵然有解药在手，血毒也非一时能解，他们还有时间擒住西门纤纤。

考虑到青思阁可能被西门纤纤策反的风险，他让青思阁长老守在青云十三阶下，自己与林时雨带着一夜风雨上了青云十三阶。

今夜的雾很浓，完全笼罩了止戈山。

青思池畔，梧桐疏落，十余盏青灯驱散了四周的黑暗。

不断有雾气自青思池中腾溢而出，使得池中一片朦胧。

隐约中，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坐在青思池中央。

云无双与林时雨紧握着刀剑，缓缓朝青思池畔走去，确认了池中的人就是西门纤纤。

西门纤纤盘膝坐在深秋寒池中，紧闭着眼，身上冒着腾腾雾气，给人一种飘逸诡谲的感觉。

云无双与林时雨对望了一眼，目光幽幽淡淡，眼中有说不清的情绪。

忽然间，西门纤纤睁开眼来，于是乎，那片朦胧的水池里，仿佛亮起了两颗明亮的星星。

“擒住她。”

没有任何的犹豫，云无双与林时雨同时出手，因为那双看着他们的眼睛充满了杀意。

云无双执刀如剑，越水而上，划破迷雾，朝着她的手臂斩去。

有秋风，起毫末，有剑光，起青萍。

这是来自西门纤纤的复仇之剑。

那一剑自水中划出，却没有扬起水花，出水之后，破其剑势，反扑其身。

挡不住，那得能退，这一退，直接退到了地上。

林时雨的麒麟刀比云无双慢了半分，因为非是越水而上，而是腾空而起。

居高临下，纵天一击，这是搏命之招，因为他已经感知到了危险。

西门纤纤击退云无双之后，剑势已尽，再也没有余力接下这一刀。

这时候，青思池忽然亮起两盏宫灯，幽暗的灯光，照着一道朦胧的身影。

那人站在竹筏之上，向上轻轻挥了一剑。

那口剑轻灵古朴，剑上有五个音孔。

空气中响起了一阵剑吟，宛若乐调，那是秋风流过她剑孔的声音。

秋水中扬剑的身影，半身笼罩在夜雾之中，紫色的宫装，在秋风下摇摆出各种姿态，轻空飘逸，宛若谪仙。

刀剑相击，没有发出激烈的金属碰撞声，也没有竹筏下沉拍把水花的声音。

只有一声悠长的剑吟，宛若轻奏曲调，醉人心脾。

惊天动地的一刀，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甚至连水花都不曾扬起。

一夜风雨的杀手惊呆了，云无双也怔住了，那些狂暴的力量哪里去了？

传说中西陆宫有一种绝学，能够吸引相击的力量，并且反击回去。

林时雨很清楚，这和西陵宫的秘术截然不同，因为刀剑相交的有一刻，那股力量忽然间就消失，他那看似狂暴的一刀，实际上就像一根野草击在了那口剑上，所以当然不会有任何的交击声响，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水花被扬起。

这紫衣少女怎会有如此恐怖的修为？

林时雨还来不急惊诧，就发生了更恐怖的事情。

西门纤纤将青渊剑插入水中，朗声说道：“剑阵，起。”

时间仿佛停滞了一刻。

在那一刻间，青思池中的百余杀手脸上出现了无数的情绪，那些情绪都和惊恐有关，因为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剑前所未有的剑意，瞬间笼罩了青云十三阶。

水泡不断从青思池中腾起，那是四溢的剑意，剑意自池底而生，凝水而成剑型，或如一寸匕首，或如三尺长剑，有着不同的颜色，五彩缤纷，自青思池中不断飞出，无边无际，无穷无极，直至笼罩整个止戈山。

林时雨首当其冲，被无数的水形剑意穿体而过，然后被带起，落到了青思池畔。

剩下的只有逃亡，只是青云十三阶上的一夜风雨，谁也没有这场剑劫。

这夜的止戈山，落了一场雨。

那是一场剑雨，更是一场剑劫。

剑意震荡方圆数十里，百里之剑皆有感应，铮铮而鸣。

“嗯，这是？”

打铁铺内，炼金锋正在以黄金铸剑，忽然打铁铺内的剑如受感召，掉到了地上，剑锋朝着百里山方向，剑吟不止。

炼金锋停了下来，抬头朝着止戈山看去，缭绕其间的雾气数刻之间尽数散去，于是他看到了一阵五阵缤纷的剑雨。

剑炉内响起了一声清澈的笑声，练金锋放下了铁锤，拿起了羽扇，走出了剑炉，朝着止戈山走去。

百里城的人都看到了那一场盛景。

“爷爷，止戈山上在放烟花。”

某间院落内，一个小童忽然指着止戈山惊叫起来，打断了正在给他讲故事的爷爷。

老者看了片刻，干裂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色彩，沧桑的眼睛，忽然老泪纵横起来。

“爷爷，你怎么哭了？”小童不解地看着他。

老者摸着小童的头，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孩子，这不是烟花，而是止戈山的剑阵。”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百年剑阵？”

“孩子，你或许生在了一个不和平的年代，但只有这个剑阵再出，今后无论两境风雨如何飘摇，你都可以在百里城中安乐一生了。”

小童懵懵懂懂，继续看着止戈山上的剑雨，感慨说道：“真美啊。”

“终于来了。”

单身客栈之中，狄败青看着止戈山上盘旋的万剑，显得有些兴奋。

忽然间，腰间的两口紫金小刀脱鞘而出，绕着他盘旋飞舞，好似在呼应那边的剑意一般。

“怎么会有些感应？”

狄败青微微挑眉，这两口刀是佛国圣器，一口名为止戈之刃，一口名为杀戮之刀，一者为不杀，一者为开杀，但为何这两口刀会呼应止戈山的剑阵，难道是因为止戈之刃缘故？

另一个房间里，阿漂哥与盛飞羽正在数钱，那口透明的冰剑放在一旁。

忽然间，剑意涌起，笼罩了整个房间，两人惊诧地看去。

只见冰剑竟自己脱鞘而出，斩断了窗棂的穿闩，朝着止戈山飞去。

窗子被风吹开，撞到墙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秋风涌了进来，把桌子上的软民币吹得满天飞舞。

阿漂哥有些恼火，走到窗前准备关上窗子，然后他看到了那个绚丽的剑阵，眼睛陡然明亮了起来，仿佛有一团火焰在他眼中燃烧。

“唉，我曾祖父的剑。”盛飞羽看到剑飞起，有些焦急地叫了起来，准备去追。

阿漂哥伸手拦住了她。

盛飞羽愣了愣，但没有去追，因为她看到了阿漂哥那双明亮的眼睛。

“飞羽，去收拾东西，天亮之前离开这里。”

盛飞羽问道：“那你呢？”

“我去止戈山看看能不能薅最后一把羊毛，随意把你曾祖父的剑给捡回来，你收拾好后，到止戈山来找我，不要惊动其他人。”

说完这句话，阿漂哥离开了单身客栈，朝着止戈走去。

### 第九十四章刀戟最终战

剑阵飞起的时候，应江湖站在青思阁的墓地上，抬头看了会。

柴桑站在他对方，也抬头看了一会。

剑阵落下的时候，他对柴桑说道：“姓柴的，那边已经结束了，该我们了，赶紧开始吧！”

柴桑冷冷一笑，柴刀横邪，说道：“那就来吧，我想砍你很久了。”

“商业互吹什么的就省下了，吃你大爷一戟。”

喝声惊碎暗夜，往着四击扩散，足下的里落叶，忽然向下方塌了下去，露出一个深深的脚印。

应江湖暴掠而起，化作一道残影乍现，向着柴桑而去。

柴桑身不动，柴刀斜扬而上。

轰的一声巨响！

应江湖从上空猛扑而下，刀戟相遇，宛若陨石击中地面，逼压的气流，使得柴桑足下落叶呼啸而起，向着四周散去。

柴桑只感足尖一沉，立足之地下沉了一寸，左膝弯了半分。

下沉一寸，僵持一瞬。

两只目光一高一低，冷冷对峙，眼中尽是战意，尽是杀意。

“给我起。”

柴桑一声暴喝，弯曲的膝盖缓缓伸直，刀势再起，也向上推去。

夜色里出现了一道道花火，如绽放的烟花，一闪而没，那是刀与剑摩擦的火花。

应江湖立于空中，戟势已穷，立时被反推而飞起，形成一道孤线轨迹，落在数丈之外。

落地之后，向后退了数步，以戟支地，方才站稳。

应江湖立住身形，骂道：“妈的，这头蛮牛。”

“砍树刀法，横式。”

一退一进，柴桑完全不给他任何回气的空间，刀随声至，斩向他的腹部。

应江湖仓皇用戟身一挡，蓄力未足，又向后退了数步，一个踉跄，若非后面有一棵树，他已经摔倒。

“砍树刀法，斜剔。”

喝声又起，柴刀从下而上，如剔树的逆枝，斜剔而上。

“妈的，又来。”

应江湖俯身向前就地一滚，躲过了剔逆树之招。

那棵树代他受了这一刀，竟被斜剔而断，压在落叶之上，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树倒在两人之间，给应江湖争取了一点缓冲的时间。

由于早前那一场雨的缘故，地面还未干，落叶还有些湿。

应江湖虽然站了起来，但身上沾了一些泥水与落叶，显得有些狼狈，这让他十分恼火，忿忿地向金戟身上吐了两口唾沫，叫道：“他妈的，这就是要比力气咯，那来啊。”

“不用你提醒。”

柴桑横刀再进，应江湖下盘立稳，亦应戟而来。

刀戟再次相遇。

这次是五五之数，没有谁占到明显的上风。

相持片刻，刀戟分开。

然后再次相遇。

如此交击了十数次后，双方分开，各自退了半丈，气喘如牛，汗水打湿了衣衫。

握着刀戟的手，各自张合数下，没有立即发起攻击。

应江湖低头，看着被的发麻的手掌，已经麿出了血泡。

夜风忽起，一阵碎屑从金戟上脱落下来，落到他的手掌上，在黑暗中闪着金光。

应江湖眉头微微挑起，心想幸好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这支戟只是镀金而非真金，要是真让金锋仔打成真的金戟，那现在他已经不知道被砍成几节了。

应江湖抬起头来，望向对面的柴桑，发现他的手掌已经不在张合，他有些震惊，想不到这家伙的恢复得这么快，如果不拖点时间，恢复一下，迟早要歇菜。

他问道：“我一向不喜欢和你这种人打架，知道为什么吗？”

柴桑知道他想拖延，但第一次遇到能与自己力对力拼了二十几刀的人，他决定给对方一点时间，问道：“为什么？”

应江湖严肃说道：“因为和你这种人打架，只是单纯的力拼力，既不高雅，也不华丽，实在配不上我山贼王的风格。”

柴桑看着他认真问道：“那什么才配得上你的风格？”

应江湖指了指，青云十三阶方向，说道：“刚才那种飞来飞去，五彩缤纷，带有特效的那种，高贵又华丽，那样的我最喜欢。”

柴桑就笑喷了，虽然他很想忍，但实在没忍住，说道：“恕我直言，那你会死得更快。”

应江湖认真地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也就没有反驳。

“不过，没有差别，反正你都要死。”

柴桑神情忽然变冷，扬刀再进，从上立劈而下。

应江湖足尖一踏，向后遁去，落到一块新立的墓碑上。

“给我滚下来。”

柴桑一刀砍空，一刀再起。

应江湖再次后退，落到坟墓之上。

这时候，柴桑的第二刀，直接把墓碑劈成了两半。

应江湖摸了摸心口，有些惊魂未定，说道：“我又没欠你钱，你这是对我有多大的仇恨值？”

“你他妈的给纤纤下毒，老子就要杀了你。”

柴桑暴掠而起，第三刀朝着坟头落下，应江湖退走之后，那直接被劈出一道半米深的裂痕。

他跳到另一个坟头上，叫道：“那也不至于连死人的墓碑你都不放过吧，小心鬼跳出来咬你哦。”

“有本事你别躲人家坟头上啊。”

“老子就不，你咬我啊。”

“我去你老姥姥的。”

柴桑大怒，一刀接一刀的砍来，应江湖则从一个坟头跳到另一个坟头，不到一会，青思阁那些新建的坟头就都被两人给祸害完了。

柴桑累得气踹吁吁，终于停了下来，朝着四周看去，到处都是凌乱的坟头，有的断了碑，有的坟头被削了半截，有的被劈得棺材都露了出来。

应江湖见祸害得差不多了，特意数了数，不多不少，一共二十四个，也就是当日西门纤纤带上山来解了止戈流之危的二十五勇士中的就义者。

应江湖神情忽然微凛，眼睛变得明亮，指着柴桑，义正辞严地说道：“好了，为了给这些死去的英雄报仇，我正式向你发出挑战，有本事你别跑啊。”

未等柴桑说话，应江湖人已掠起，戟已扬起，向柴桑奔去。

“来得好，五刀不斩你，我就不叫柴桑。”

这句话说完，刀戟再相遇，然后分开。

应江湖退了一丈，柴桑退了一丈半，连砍了数十刀的柴桑边屈一筹。

柴桑一声冷哼，愤力再起，两道身影再次相遇，刀戟再次交击，然后又分开。

这一次，双方各退两丈，呈五五之势。

两人各自又后退了两丈，深吸了口气，手掌张合了数次，都准备这一击打破僵局。

夜风骤起，两人足下一阵凌乱，化成两道残影，相向奔去。

胜负的变局，发生在两人相距一丈的时候。

柴桑准备跃起，然而应江湖的金戟刀刃突然向前射出，一左一右，朝着柴桑疾射而来。

他反转刀刃，巨大的刀身正好把他脖子完全护住了，戟刃带着铁丝缠住了他的刀身。

柴桑屈足下弯，身子向后仰去，借着数丈的冲势和雨后落叶的湿滑，向前滑去。

这时候的应江湖已经伸直了双手，袖中的冷箭对准了柴桑。

咻咻咻，数声连珠箭响。

十数只短箭在距离柴桑不足一丈的地方朝他射来。

柴桑冷眉一肃，立起身来，并且从柴刀巨的刀柄里抽出一口剑来。

他不会用剑，这口剑握在手上，被他当刀使。

他的刀法就是砍树刀法，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砍。

他砍过无数的树，也曾有过一刀不慎，树子连枝带叶向他倒来的情况。

柴桑的处理方法，仍然是那个字——砍。

如果是狄败青或许陆三阴，一定快刀快箭砍向所有人短箭。

但是他是柴桑，他只会用刀，而且是重刀。

哪怕是再轻灵的快剑，他也只会斩出一剑。

那一剑他自剑柄下方抽出，沿着心脏那一条直线向上斩去，所有射向要害的短箭尽数被他斩落，同时他也中了几箭。

斩其树，断其枝，哪怕片叶沾身，那又如何？

箭落刀势未穷，那剑沿着那条轨迹逆斩而上。

应江湖急以戟身护在胸前。

一声清脆的剑鸣，金戟应声而断。

那口剑便应江湖心脏下侧一直延伸到右肩，划出了一长长的轨迹。

鲜红的血沿着那条轨迹喷出，也成了一条血色的轨迹，飞溅到柴桑身上，成了一条血线。

长剑脱手而出，插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发出夺地一声响。

柴桑望着的应江湖身上那道血线，估计了下伤口的深度。

剑入三寸，血溅如虹，应该没有活下来的可能。

应江湖好似知道自己的情况，所以连伤口都不曾看一眼。

他看着柴桑的后方，忽然笑了起来。

他在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成了一条直线，就像一口剑。

剑上杀着杀人的异光。

柴桑惊讶回头，然后看到一口剑已经到了他三寸之距，并以再快的速度，朝他的咽喉刺过来。

刺出这一剑的人，正是当夜在被他吓瘫的那名杀手。

他来自三山七水二十一寨。

为了报复而来。

百里山上，穷途末路的应江湖看到他在追杀失去战力的林夜雨，于是现在的局面。

这是避无可避的一剑。

这才是应江湖真正的杀招。

剑鸣已止，夜风忽静。

时间仿佛停滞了。

一滴冷汗从柴桑侧额滴落。

若是有刀，他尚可一搏，只是现在剑已脱手，而且肩中两箭。

柴桑一生孤傲，爱冒险，爱战斗，死亡于他，何其遥远。

想不到，就这样降临了。

眉头从不轻皱的柴桑，轻轻叹息了。

### 第九十五章第七步棋

剑阵起的时候，参差一子看着止戈山。

剑阵落的时候，参差一子看向了陆三阴

参差一子看着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眼里却充满了赞赏，说道：“这是你的第几步棋了？”

陆三阴说道：“一共走了七步，现在正是第七步。”

参差一子微微挑眉，他很好奇这七步究竟是什么。

陆三阴没有给他解答，但是宁溪开口了。

她说道：“定势，破军，知敌，解连环，平百里，清浊流，息风雨。”

这是陆三阴之前告诉他的，那时候她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局势走到这一步，她已经清楚了。

定势是稳定止戈山的局势，破军是打退一夜风雨，知敌是了解敌人的目标，解连环是解散止戈流，平百里是平定百里山，清浊流是清除青思阁中异端份子，那第七步棋就是对针一夜风雨的了。

陆三阴跟她解说这个局的时候，才走到了第二步，现在已经是第七步了。

参差一子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三个字。

“了不起。”

他是绝代智者，为了杀西门缜，夺剑阵，他准备了一年，然而在不到七日的时候，陆三阴诸人这解了此局。

尤其是最后一步，万剑诛风雨，至少可以再让百里城止戈二十年。

陆三阴嘴角微微上扬，神情傲然，说道：“你的评价安在一剑倾城身上就好了，别乱安到我身上，会死人的。”

他究竟是个意气满身的少年，遇到别人夸赞的时候，依然会忍不住骄傲，止不住害羞。

宁溪上前一步，说道：“现在是我的问题了。”

参差一子看着她，问道：“你想知道什么？”

宁溪说道：“前辈是否知道栖木道人的下落？”

参差一子愣了愣，想不到会是这个问题，但想起对方的姓名，又觉得也是该然，但随即又皱起眉来。

宁溪看到他沉默，有些焦急，问道：“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参差一子想了想，说道：“我确实不知道，不过你可以从风林炎山着手，说不定能查到相送线索。”

“多谢。”

宁溪点了点头，勉强能够接受这个答案，随即又问道：“罗青邪去了哪里？”

参差一子说道：“这个问题超纲了，我不能回答你。”

宁溪问道：“怎么就超纲了？”

参差一子解释道：“涉及雨楼的计划，自然就超纲了，不过我可以确保他和那个小女孩暂时是安全的。”

陆三阴笑了起来，说道：“你会在乎？”

参差一子问道：“你知道我在乎什么？”

陆三阴说道：“你不止是要引爆两境战争，同时也想削减帝国战力。”

参差一子看着陆三阴，眼中除了赞赏之外，多了一抹杀意。

“或许我该冒着十年有风险除掉你。”

陆三阴迎着他的目光，说道：“那么请吧。”

参差一子问道：“你好像很有自信。”

陆三阴看了止戈山一眼，目光落回参差一子身上，这时候他的目光已经锐利成一口剑了。

“止戈山上灭风雨，百里山上杀参差，这才是真正的第七步棋。”

参差一子没有说话，气已经凝在了双掌之上。

忽然安静了下来。

林风静静的吹着，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

赵缜向前走了一步，手已经握在了剑柄之上。

叶青诗站到宁溪身前，把她护在身后。

宁溪对此没有意见，彼此实力差距太过，这一场战斗她插不上手，如果非要强上，很可能参差一子攻击的目标，反而会拖累整个战局，顺势脱了几步。

参差一子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感慨说道：“不得不说，左丘明开启了一个了不起的时代。”

他说这句话是有依据的，叶青诗一剑斩了林风雨，赵缜被夏雨击荷追杀三年而无恙，当时夺剑胎时，陆三阴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毫无疑问，这三个人都到了守护者这个级别。

技穷而气生，退可守一方，进可王百里。

这里的技指武者修行方向，可是剑，刀，掌，穷是指穷尽，技穷就是穷究人体之极，身与技达到了人体的第一个极限，这就是守护者级别，两境称之为天王。

同时对上三个实力未见底的天王级高手，纵然是他也不敢说有完全的把握，而叶青诗的那个动作，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战斗的变数和弱点，这是有战斗智慧的表现。

陆三阴没有对他的感慨有什么多余的想法，已经开始计算如何战斗了。

参差一子问道：“我搞不清楚，你对埋我怎么这么汲汲营营。”

陆三阴认真说道：“因为你动了不该动的人。”

参差一子愣了愣，一声轻笑，感慨道：“冲冠一怒为红颜，果然是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喜欢做的事。”

这话说得有些调侃，陆三阴有些恼火，说道：“你打是不打，不打的话剑胎可就真的归我了。”

参差一子忽然笑了起来，然后卸掉了所有气劲。

“你是一个说慌者。”

宁溪不明所已，摸了摸头，朝陆三阴看去，但陆三阴没有说话，眉头微微挑起。

参差一子看着他的长袖，问道：“剑胎真的在你身上吗？”

陆三阴眉头皱得很深，袖子微微动了动。

参差一子看着止戈山方向，说道：“你的骗局我已经看清了。”

一口长剑从陆三阴的袖子里露了出来。

“那就不是阻你十年，而是请你入土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陆三阴剑意满身，自己也成了一口剑。

叶青诗剑起青光以应，在夜色里闪过了一抹青光。

她整个人也变得热血起来，看着参差一子问道：“你见过陆三阴用剑吗？”

参差一子微怔，想起那夜夺剑胎的事情来。

那时他只握剑，未曾拔剑。

因为他知道当今拔剑，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赵缜紧握着剑柄。

叶青诗剑已出三寸。

宁溪拔出剑来，双手握着剑柄，每个毛孔尽数立起，感受风的起处，纵然不能入战，也决不能给参差一子袭击自己的机会。

青萍之末，陆三阴并不是只传给了西门纤纤。

风起青萍之刻，便是剑起之时。

便在此时。

参差一子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

狂傲的笑声，带着强大的气息，向四周扩散而去，四周的空气似要碎了。

无数枫叶离枝而去，这在没有风的夜色狂乱飞舞。

这些枫叶顶着住无数次的秋风肆虐，却没有抵住这狂傲的气息。

陆三阴三人紧握着剑，等待着参差一子出手。

然而并没有。

一阵狂乱之后，那可怕的气息渐渐消弥。

参差一子散尽了气息，双手掌缓缓收回，看着陆三阴的眼睛，问道：“你的剑阵还能再开第一次吗？”

陆三阴微怔，然后面露仓皇之色，他的心乱了，与其这是个问题，不如说提醒。

“什么意思？”陆三阴问道。

“你们还是小看了应江湖。”

参差一子转身看着四周的夜色，说道：“我来这里的时候，看到这座山上的尸体都消失了。”

一片寂静。

静到陆三阴已经能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冷汗忽然冒起，然后落下，无声入土。

“青诗，这里交给你了。”

说完这句话，陆三阴豁然转身，准备朝止戈山而去。

参差一子笑了起来，问道：“你就不怕我对他们动手？”

陆三阴回头看他一眼，说道：“那你将见识有幸见识当代女剑神叶青诗的华丽的剑技。”

参差一子微怔，朝着叶青诗看去，发现她已经剑意满身。

宁溪叫住了陆三阴，提醒说道：“应江湖在后山绑了一条长绳，可以直达止戈山。”

“嗯，小心。”

陆三阴再次转向，朝着百里山后山奔去。

浓浓的夜色，掩去了他的身影。

……

……

柴桑以为自己要死了。

应江湖也以为他要死了。

然而那口剑刺破他的皮肤之后，却忽然停了下来。

那品剑抵着他的咽喉，看着他问道：“姓柴的，想起我是谁了吗？”

柴桑没有回答，他觉得这是个多余的问题。

应江湖捂着伤口说道：“别跟他废话，在我死之前，赶紧捅死他。”

柴桑苦笑着，又叹了口气。

那人有些失望，也叹了口气，然后扬起了剑。

柴桑却忽然笑了起来。

“你好啊，影帝。”

空气忽然沉默了。

时间仿佛也停滞了一下。

那口剑忽然放了下来。

应江湖愣住了。

那个人忽然大笑起来。

“记住，我又救了你一次。”

这句话里，着重强调了一个又字。

柴桑沉默了一会，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应江湖愣了愣，这个与柴桑有着深仇在恨的人，为又什么又救了柴桑一次？

究竟在什么时候？明明那夜止戈山，柴桑还让他遭了这么大的耻辱。

是了，那夜的止戈山上……

应江湖忽然灵光闪过，想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那夜青云十三阶前，柴桑连斩了两名一夜风雨杀手，然后这名来自三山七水二十一寨的杀手随即指认了柴桑，于是一夜风雨军心溃散，然后撤走。

世间怎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如果他对柴桑的恨真到了焚山煮海的地步，为什么早不指认，晚不指认，偏偏在一夜风雨军心最容易动乱的时候指认？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是一伙的。

应江湖忽然想到一个失踪的人来，问道：“你是七分道士？”

那人笑笑不说话，撕下了人皮面具，果然是七分道士。

“为什么？”

应江湖看着七分道士，说道：“既然你没有被老二弄死，那也完全没有必要玩这一出了，我想不通。”

七分道士笑道：“扮季海棠失败，被你戏弄了一次，千落那边又不需要我解毒，闲来无事做，所以便把这条账还给你，不然你死了，我没就这机会了。”

“真是无聊，不过你这睚眦必报的性格还真像我。”

应江湖气血已经不畅通，鲜血不断流出，他仰头看了看上的繁星，说道：“我应江湖这人从不记仇，不会把仇留到明日，再不要说下辈子。”

说完这句话，他仰面倒下，倒在了半湿地落叶里。

### 第九十六章百鬼夜行

青云十三阶之上，剑阵起，而万剑生。

万剑落下，不但一夜风雨成了一夜风雨，那些背离青思阁的长老弟子亦遭屠戮，死伤过半。

在止戈山上仓皇逃命，恐怖的绝望的叫喊响彻了整个止戈山。

西门纤纤在青云十三阶之上听到这些叫喊，唯有一声长叹。

她无法控制剑阵范围，所以派遣陶长老等人在山下阻拦，然而这些长老们当时想的只有竞逐天下，杀上山时个个奋勇如神，陶长老只好带人退走。

岂料数刻之间，青思池上万剑横生，如暴雨般刺射而下，反应不及者，当场毙命。

其余人吓得肝胆俱裂，所幸此次剑阵范围没有笼罩整个止戈山，运气好的逃得一条性命。

这时的他们只有逃命之念，哪里还有什么宏图霸业，竞逐天下。

诸人逃到山角时，见剑阵已经消失，松了口气，横七坚八的倒在地上休息，随便清点人数，此时的人数，已不足攻上山时的一半了。

云无双没有从青云十三阶上下来，料想多半是死了。

长老们绝望了，夺权失败，失去首领，一夜风雨也覆灭在止戈上，天下之大，又有何处能让他们安身？

当年的剑阵，灭了入侵止戈山的雨宫八百士半数人员。时隔二十年，剑阵再起，却是指向了他们。

什么竞逐天下，宏图霸业，在生死之前，竟是如此渺小。

认清了现实的人们，有的搓手长叹，有的望着止戈山，热泪盈眶，有的以头抢地懊悔自己的作为，有的仰天长啸，有的默然怀念先掌门，有的站起身来，走到百里溪洗脸。

便在此时。

噗通一声巨响。

有什么东西从高处落入百里溪中，水花飞溅，打了他一脸。

那人惊吓过度，向前扑入百里溪中。

刺骨的寒意，使他迅速清醒过来，抓着石头准备离开百里溪，却无意中抓到了一人的手臂，他本能的看过来，看到一个人豁然从水中立起。

那人断了一臂，脑袋缺了半边，脑肉露了出来，干涸的血水被溪水冲涮后流下，脑水不断溢出，按照常理来说，应该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生命特征。

然而这个的一个人竟然从百里溪中，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用仅余的一只眼睛左右张望。

这是位极为年轻的长老，平日里以胆大著称，参与了一夜风雨屠灭百里山的一役，但现在他完全呆住了。

他努力告诉自己，这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又是一连串的噗通声响，不断有水花溅起，不断有人从百里溪中站起来。

冰冷的溪水，震天的响声不停地击打着他的梦境。

很快，他的梦碎了。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黄昏时被他杀死的一个百里山强盗，从百里溪中站了起来。

“啊，鬼啊……”

一声惊天撕吼，压过了所有落水的声音。

青思阁的长老们闻讯而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十数个本应死在百里山一役的强盗，赫然出现在百里溪中，有的断手，有的断脚，有的断了半边脑袋，有的肚子空了，每一幕都是触目惊心。

而那长洗脸的长老，被他杀掉的那名强盗，咬断了喉咙。

众人不知道的是，他不是被咬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青思阁众呆住了，但是上空仍不断有人落下，如下饺子一般，落入百里溪中，然后站起来，狰狞的眼珠半露出来，打量着四周，动作非常缓慢，看起来有些呆滞。

“丧……丧尸。”

一位见识广博的长老，想到了一些传说，说出了一个诸人极为陌生的名词。

其他人惊愕的看着他，有的身体僵直，有的被吓倒在地上。

这时候，一个完整的丧尸从百里溪中站了起来，孔洞的目光看向了众人，仰天发出一声嘶吼。

那些呆滞的丧尸受到感召，猛地朝青思阁众扑来。

“快跑……”

那长广博的长老一声惊呼，呼吁众人逃走，但为时已晚，那些吓瘫在地上的，那些身体僵直的，反应不急，被这些丧尸一涌而上，撕咬至死。

百里溪边，一阵哀嚎，宛若人间炼狱。

逃得性命的匆匆往止戈山上逃去，丧尸也狂奔起来，朝着止戈山追去。

这些丧尸很多虽然残缺，但跑起来绝不比青思阁众慢，有的甚至跳到树上，宛若灵猫，简直超出了人体极限。

反观青思阁众长老，刚刚止戈山上逃下来，又要往上跑去，气力未复，跑不一会，便被丧尸追上。

这一夜对他们来说是残酷的，刚经历了百年一遇的绝世剑阵，又经历了传说中的百鬼夜行。

活下来的人，想法都是相同的，现在这种情况，只有西门纤纤能够救他们。

而在刚才，他们还想杀了西门纤纤。

……

……

应江湖倒在了青思阁陵园中。

柴桑与七分道士想着他最后的那句话，有些耿耿于怀。

这时候，墓园忽然传来异响。

两人惊愕地看去，只见一块棺材板飞起，一只手缓缓从坟墓中伸出，随即一颗头从坟墓中伸了出来。

那颗头颅失去了所有水分，但没有腐烂，成了一个干瘪的僵尸头。

两人的目光随着这只丧尸升起而移动，看着他立起，走出棺材，走到自己的墓碑前。

“这……”

七分道士的脸色变得极为精彩，微怔说道。

柴桑微微张嘴，盯着对岸那只丧尸，惊道：“不会吧？”

又有异响传来，不断有丧尸从墓地里爬出来。

不远的落叶林中，柴桑与七分道士看着这幕画面，明白了很多事情。

刚才与柴桑的战斗，应江湖跳到坟上，不是单纯地为了消耗柴桑的体力，而是为了让这些丧尸顺利出来。

想到这里柴桑低头看了应江湖一眼，后背发凉，心想真是个可怕的敌人。

七分道士想到了更深处，看了看他们爬出来的坟墓，数了数丧尸的数量，不多不少，正好二十四个。

一夜风雨入侵那一夜，西门纤纤带着青思阁二十五勇士勇闯百里山，解了止戈流之围，那二十五人成了青思阁与止戈流共同的英雄。

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十人，除了陶长老之外，都不同程的受了伤，然后在西门纤纤的建议下，接受了季海棠的医治。

而在第二夜，青思阁与止戈流内乱，那些存活下来的英雄，全部死于海棠花的诅咒。

这一切罪魁祸首，就是季海棠。

“原来海棠花之局，还没有结束。”

七分道士曾以为季海棠死后，一切都结束了，想不到血变之后，竟然成了丧尸。

柴桑忽然揪着七分道士的衣领，叫道：“都是你这混蛋，没事不去研究解药，跑来这扮什么无间道。”

七分道士一把将他推开，说道：“你他妈当道爷我是神啊，海棠花那可是生死人肉百骨的不世奇药，你当是街上的狗皮膏药？没过三五月怎么可能配得出解药。”

柴桑愣了愣，虽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还是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睛看了才一眼，才悻悻地松开了手。

两人在相互争执的时候，那些丧尸开始注意到了他们，缓缓朝他们走来。

柴桑看着七分道士，问道：“现在要怎么办？”

七分道士下意识地答道：“我问我，我问谁去？”

柴桑立时翻脸，大怒叫道：“他们既是丧尸，又是中毒者，而你既是道士，又是药师，道士降妖，药师解毒，不问你问谁？”

七分道士想要反驳，但他说的实在太有道理，任他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反驳。

他低着头，摸着下巴认真想了想。

“有了。”七分道士忽然一拍掌，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

“怎么弄？”柴桑问道。

七分道士把柴桑的刀拖过来，交给柴桑，说道：“拿好了，他们过来，你就用你的砍树刀法砍他，把头砍掉应该就没事了。”

断首而亡，柴桑也觉得极有道理，于是握上了刀，但下意识地又觉得哪里不对，问道：“那你……”

他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因为七分道士已经跑到了数丈之外，并且朝着更远的地方跑去。

“你大爷的。”

柴桑刚骂了一句，那群丧尸却已经猛然扑了上来，柴桑挥刀砍了一只，拍飞几只，转身跟着七分道士的方向逃去。

柴桑这脚力甚是惊人，落后了数丈，很快便跟了上来，与七分道士并排跑着。

他还未骂人，七分道士看他追上，边跑边问道：“你不去挡住他们追上来做什么？”

如果不是忙着逃命，如果不是换贴的交情，他绝对会暴揍他一顿，甚至挥刀斩了他。

他相信事后绝对没有人找他算账。

我一个重伤的拼命断后，让你个屁事没有的人逃走？

这他妈是有多么高尚的情操？

“你可以再无耻这点吗？”柴桑一边跑一边叫道。

“哪里无耻了。”

七分道士回头看了后面的丧尸一眼，那速度也不含糊，已经追到了一丈之内。

柴桑说完的同时，拍飞了一个丧尸，继续狂奔，骂道：“大家朋友这么多年，要死也要拉你陪葬。”

七分道士义正辞严地指责道：“我救了你两次，你救我一次怎么了？”

柴桑决定不再说话了。

因为他发现这个人已经无耻到了一种境界。

而且他的无耻是那种令人无话可说，无法反驳，而且听起来好有道理的无耻。

这种无耻有一种更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贱。

### 第九十七章今夜星光璀璨

陆三阴来到后山的时候，正好看到最后一个丧尸从后山的断壁跳下去。

白夜茫茫，他没有看到落入百里溪的情景，过了一会，只听到一声模糊的落水声。

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赶紧四周寻找应江湖留下的横渡两山的绳子。

找了一会，他在枫林中看到一条粗大的草绳横在上空，直指对面的止戈山而去，但夜色漆黑，他只能看到眼前的一片，另一段隐在隐在黑暗之中。

见到此情景，纵然是他胆大包天，也不禁倒吸了口凉气，毕竟从这草绳横渡到止戈山，若是稍有不慎，便会落到数百丈下的百里溪中，不说粉身，但碎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应江湖能做的，我没理由做不到，拼了。”

陆三阴一咬牙，一跃而起，双手抓着草绳，向前吊去。

他的双臂一左一右，吊了半天，已感双臂发麻，手掌尽是汗珠，渐渐无力了。

忽然一阵山风吹来，吹得绳子左摇右摆，加上手上汗珠，使得单手滑落险些就要落了下去。

陆三阴吓了一个激灵，单手用力，肩间用力，双足反扣而上，双手双脚抱着绳子只到山风吹过，绳子停止摆荡。

陆三阴倒吊在草绳上，看着满天的繁星，心想虽然姿势丑了点，便还是这种安全些。

山吹过后，他终于松了口气，挥动手臂去擦额头的汗珠。

然而就在他挥动手臂之时，怀间的那本书从怀中滑落，掉下山谷。

那是阿漂哥借给他的，写的是某个时代某两个人想着改变世界的事，待在坟墓的日子，他看了一半，觉得颇为有趣，如今就这样掉了下去。

“唉，我还没看完呢。”

陆三阴急伸手去抓，但没有抓住，无可奈何，他只得叹了口气。

“算了，还是赶紧过去吧！”

他正要放脚悬空，让双手吊着，以一种优雅的姿态过去。

但是此时，山风再次吹来，吓得他又双手双脚抱住绳子。

这下他彻底想明白了，管他什么优雅还是难看，还是命要紧，反正也没人看到。

他觉得这是个正当而且合理的理由，便心安理得的像一只倒挂的蜘蛛沿着绳子向前爬去。

不得不说，这种倒挂的姿势虽然丑，但速度贼快，不一会儿，他已经能看到地面了。

陆三阴松开手脚，落到地面，准备看下自己在什么地方，于是点亮火折子。

漆黑的暗夜，忽然亮起了一丝光明。

他还未来得及看清，潜藏在林中的丧尸看到光明，猛地朝他扑来。

陆三阴急把藏在袖子里的长剑抽出来应对，一抹金光闪过。

然后那丧尸一口把那金钱给咬弯了。

这世界有没有安静陆三阴不知道，但他的世界彻底安静了。

“果然是金锋仔铸的剑，硬不起来啊！”

陆三阴丢了金剑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大骂炼金锋。

他一路往山上狂奔，沿途看到不少青思阁长老的尸体，尽数被撕咬致死。

青思阁这些长老或许状态不全，但也是练了二十几年的剑，在这些丧尸面前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陆三阴虽然震憾，却没有感觉太意外，从追着他的这只丧尸的状态来看，这些百里山的强盗死后反而得到了全方面的加成，无论是力道还是速度，皆不可同日而语，若非如此，也不可能被应江湖当作杀手锏。

那丧尸越追越快，陆三阴只得越跑越快，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能看到前面的丧尸群了。

青云十三阶隐隐而现，青思阁的长老们看到生机在前，准备冲上青思池。

便在此时。

柴桑与七分道士带着另一波丧尸冲了过来，而在另一边，自止戈流坟墓中爬出一丧尸亦同时来到了。

三波丧尸骤然相遇，相互冲撞，阻断了青思阁长老们进入青思阁的道路，丧尸看到生人，猛扑而上。

青云十三阶下，瞬间一片愁云惨雾，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宛若炼狱。

柴桑与七分道士抢先一步登上青云十三阶，回头看时，已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

柴桑看得有些呆了，竟然立着不劫。

“死道士免死贫道，再说了，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七分道士比较冷静，拽着他上了青云十三阶。

陆三阴看到了这个可怖的情景，也有些发呆，倒不是因为对这些长老有多大的同情，而是颇为感慨。

当时排除剑阵之时，便考虑到剑阵的无差别攻击性，所以千落才安排了陶长老等人阻挡这些长老入山，并且限制了剑阵的范围，不想这些长老逃过了剑阵的攻击，却没有逃过百里山的强盗们化身的丧尸。

陆三阴一声长叹，这又怪得了谁？这些长老在跟随一夜风雨屠戮百里山之时，可有过半点仁慈？他们冲上山想杀纤纤夺剑阵之时，可有过半点仁慈？

在他迟疑瞬间，那头丧尸一跃而起，猛地朝他扑来。

陆三阴他担心丧尸身怀异毒，怕被感染，不敢与他正面接触，赶紧向后遁了数步，跃上树梢，想借此躲避丧尸攻击。

不料这些丧尸生猛异常，在树上的动作比他还要灵敏，宛如灵猴附身，腾挪攀跃，无一不精，无论他逃到哪棵树上，那丧尸便随后而至。

他本想逃入青思池中，但前方的丧尸完全阻断了进入青思池的道路，他又手无寸铁，连背后这只丧尸都应付不过来，怎么可能突破前面丧尸的重重阻拦。

就在他焦急之时，忽然感到头上一阵意，接着听到有破风呼啸之声传来。

陆三阴惊愕抬头，看到了盛飞羽那口冰剑在他头上盘旋。陆三阴喜出望外，飞身跃起，抓住 剑柄，猛地朝那丧尸砍去。

丧尸急用手掌去抓，剑锋断掌斩头，剑入半寸。

一股寒意骤然而起，从剑锋上散溢出来，凝气成冰，瞬间将那丧尸包住。

陆三阴随即抽剑而退，落到地上。

此时丧尸也落到地上，一阵冰裂之声，那丧尸如冰裂开，然后化作无数冰晶散于天地。

陆三阴看着那口剑无比震惊，心想世间竟有如此神器。

过了一会，他从震惊中恍过神来，霎时大喜，提剑杀入丧尸群中。

剑锋上寒气四溢，触之既结冰，然后化成结晶，消失天地。

丧尸们对此深为忌惮，纷纷给他让出一条路来。

陆三阴也不恋战，闯入青云十三阶之上。

此时的青思池，已经被数十只丧尸包围了，千落乘在竹筏，立于池中，正在苦思。

西门纤纤，七分道士与司空翟守在青思池畔，阻挡丧尸进入青思池中。

梧桐灯影摇曳，照着那些丧尸干裂可怖的面容，落入西门纤纤眼中。

这些身影既陌生，又是熟悉，这个丧尸中多半都是当夜跟她闯山的青思阁弟子，对于他们的死，她一直耿耿于怀，如今隔世再见，西门纤纤内心满是自责。

心有内疚，挥剑满是迟疑，而这些丧尸来势汹汹，又有药物可成，此消彼涨，西门纤纤尽落下风，节节败逼，忽然足下踩空，向后一仰，险些跌入水中。

西门纤纤稳住身形，却见一只丧尸朝她狂奔而来，似要将她扑入水里，血盆大口张开，上面尽是凝结的血块，

“啊……”

西门纤纤觉得极为恶心，险些吐了出来，不由得闭上眼睛，挥剑向前刺去。

暴乱忽然停了下来，丧尸不再嘶吼，前方一片寒意。

西门纤纤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闭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按理说来，刚才刺了这么多剑，都没效果，没道理乱刺一剑消停了。

她不敢睁眼去看，于是又刺了一剑。

一剑落下，传来一声怒骂声。

“你这是要刺死我？”

西门纤纤觉得有些熟悉，便睁开眼来，然后看到了那具丧尸化作冰晶散于天地，看到了梧桐灯下，一道青衣独立，带着怒意看着她。

“陆三阴。”西门纤纤惊叫起来。

陆三阴低着看着他的剑，于是她的目光也垂下，看到自己的剑，距他只有半寸。

西门纤纤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收了剑，傻笑着装着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

陆三阴愣了愣，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青思池中忽然响起了千落的声音。

“陆三阴，你这玩意我解不了，你自己来吧！”

陆三阴心知事情紧张，对西门纤纤说道：“别愣着了，死后不能入土，那才叫悲哀，为了你的同门，用力砍吧！”

说完这句话，陆三阴飞身而起，往着青思池上的竹筏而去。

青思池上，有薄雾腾起，一片朦胧。

竹筏之上，两盏宫灯，一袭紫衣，在夜风中轻轻舞动。

陆三阴觉得这是幅极美的画面，直到他看到了柴桑。

柴桑盘膝坐在主筏之上，似在养伤。

陆三阴脑中顿时浮现三个大字——煞风景。

“柴桑，你身后有丧尸。”

陆三阴从空中落下，同时对着柴桑大吼道。

柴桑惊诧回头，只看到一夜色和朗朗星空，哪里有什么丧尸。

“给我滚下去。”

这时候，陆三阴的脚已经踹到了他的脸上。

新仇旧恨，尽在一脚，柴桑反应不及，翻身滚入水中。

柴桑挣扎了会，浮出水面，朝着陆三阴大骂道：“陆瘪三，你大爷的。”

前仇已报，陆三阴显为快意，笑笑道：“要么你来召唤剑阵，要么滚到岸上抵抗丧尸。”

柴桑愤愤不已，冷哼一声，向着岸边游走。

陆三阴看到他的样子极为狼狈，忍不住哈哈大笑。

千落捂着脸，说道：“真受不了你。”

陆三阴赶紧赔笑道：“千落大人别生气，别生气。”

千落叹了口气，说道：“赶紧做事。”

陆三阴说道：“你去帮他们抵挡一下，把纤纤换过来。”

千落点点头，飞身掠到青思池畔。

陆三阴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想我家千落大人连背影都这么潇洒。

西门纤纤落到了竹筏上，看他有些发呆，问道：“你叫我来做啥啊？”

陆三阴恍过神来，说道：“召唤剑阵啊。”

西门纤纤弱弱地问道：“怎么召唤啊？”

陆三阴大怒，说道：“你家的剑阵，我怎么知道？”

西门纤纤摸了摸头，老实说道：“那我不会啊！”

陆三阴瞪了她一眼，说道：“那刚才的剑阵是怎么冒出来的？”

西门纤纤如实说道：“我就胡乱把剑往水里一插，它就出来了。”

陆三阴说道：“那你不会再试一下？”

“好吧。”

西门纤纤有些无奈，按照刚才的姿势把青渊剑插入水中，吼道：“剑阵，起。”

然而，毫无反应。

西门纤纤抬起头来，向他看去，自己都觉得有些尴尬。

陆三阴想了一会，一本正经地道：“一定是召唤的姿势不对，要不你换个角落再试一试？”

西门纤纤深吸了口气，换了个方向，又试了一次，但仍然毫无反应。

陆三阴坐了下来，把那水寒气四溢的剑插入水中，在剑的周围立即凝成冰来，说道：“这个插剑，让我来，你站起来再招唤试试。”

“喔。”西门纤纤很是无奈地站起来，摆了几个姿势，继续召唤。

“止戈流剑阵，起。”

“青思池剑阵，起。”

“百年剑阵，起。”

……

时间点滴消逝，然后水面仍无反应，一丝剑意都没有。

“喂，你们两个别玩啦，要死人了。”七分道士咆哮起来。

“激动个屁，你行你来啊。”陆三阴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西门纤纤停了下来，显得十分气馁，弱弱地问道：“这样真的行吗？”

陆三阴鼓励道：“应该是打开的方式不对，把姿势摆得夸张一点，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

西门纤纤问道：“那要怎么打开？”

陆三阴认真地想了想，忽然灵光一闪，对她说道：“你记得戏台上的那些人是怎么召唤的吗？”

西门纤纤回忆了下人生，想到了戏台上演她老爹召唤剑阵的情景来，然后点了点头。

陆三阴十分笃定地说道：“你就照那样试试。”

西门纤纤觉得有些为难，但在他的目光注视之下，无可奈何的站了起来。

今夜星空极美，星光璀璨。

她深吸了口气，缓缓扬剑抬天，对着满天星辰，大吼道：“苍天啊，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是西门纤纤。”

忽然安静了下来，前方奋力抵抗丧尸的四人，听到这一句呐喊，相继转过头来。

西门纤纤觉得有些尴尬，低头朝陆三阴望去。

陆三阴忍住想笑的冲动，投给她一个赞扬的眼神，说道：“很好，就是这样。”

西门纤纤咋咋舌，说道：“可是这个姿势好羞耻。”

陆三阴义正辞严地指责道：“命重要还是羞耻重要？”

西门纤纤微怔，不知道怎么反驳。

陆三阴说道：“用你的青渊剑放一点血到青思池，然后凝结剑意。”

西门纤纤微怔，但陆三阴自己却用冰剑在自己手上划了条血痕，鲜血从冰剑上滑落，落入水中，水面起了异样。

西门纤纤见状，用青渊剑在手掌上划了一条血痕，插剑入水中。

一口剑胎自水底飞出，落到陆三阴手上，陆三阴让剑胎染血，再放入水中，水面再起波纹。

陆三阴看着西门纤纤，说道：“可以召唤了。”

西门纤纤站起身来，扬剑指天，喝道：“剑阵，起。”

片刻的沉寂之后，青渊剑忽然剑吟不止，自西门纤纤手中脱出，落入水面之中。

此时的水面，结了一层冰，冰上散溢着热雾。

剑胎与那口冰剑半没入水中，在青渊剑落下之后，成了三角之势。

陆三阴急朝千落大喝道：“千落到竹筏上来，七分退到竹筏之后。”

千落立时反应过来，掠回竹筏之上。

柴桑挥刀断了一截树枝，打入水中，在竹筏后的水中立下一个支点，与七分道士和司空翟三人跳到那截树枝上。

水面忽然沸腾起来，源源不绝的剑意自水中而起，穿过冰面，化成了无数的冰剑，冲天而起，然后落下。

一场剑雨，再度笼罩了止戈山。

这场剑雨，没有刚才的缤纷华丽，而且都是有形的冰剑，而且比刚才的范围更大。

青思池畔的丧尸避无可避，被冰剑插体而过，结成冰人，随即又被后面的冰剑插中，冰晶裂开，灰化于天地。

那场剑雨落下之后，落了一场雪。

雪不是自云上而落，而是那万千冰晶所成。

顶上的苍穹，星光依旧璀璨。

### 第九十八章阿漂哥的背影

参差一子看着止戈山上的剑阵，忽然连笑三声。

叶青诗感受了到极大的压力，凝眉横剑，因为他的笑声中散发着一股可怖的气息。

宁雨寒双手，紧握着剑，不敢有丝毫大意。

赵缜冷哼了一声，长剑拔了出来。

然而笑声落尽，那股气息消失了。

参差一子转过身来，对赵缜说道：“你是夏雨击荷的责任，要是我出手，他们就没事做了。”

赵缜又冷哼了一声，说道：“说得你稳赢一样。”

参差一子淡然一笑，转而对宁溪说道：“替我转告陆三阴，剑胎先暂时放在他那里，不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因为我的第二局已经开始了。”

宁溪有些不明所已，不知道他说的第二局是什么。

参差一子转身，双袖轻轻一拂，走向在百里山的夜色里。

“你的第二局，是丰都魔子吧！”叶青诗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说道。

参差一子微怔，停了下来，说道：“怎讲？”

叶青诗神色淡然，说道：“我听小溪讲过，罗青邪的实力和陆三阴在伯仲之间，如他这般人物，又怎取不下燕悲欢的性命？”

参差一子转身向她望来，神情淡漠。

叶青诗说道：“一剑倾城既然都能千里一杀，那罗青邪为什么不能？”

参差一子眼中有一丝光亮，似是杀意，又似流光溢彩，说道：“你知道什么？”

叶青诗神色依然淡然，完全没有被他的气势所影响，平静说道：“子川末，芦苇香，芦鸦一刃，燕山云泣，魔子殇。芦鸦道人斩燕云山的事，并非是只有你知道的秘密。”

参差一子沉默了会，问道：“那你想表达什么？”

叶青诗看着他的眼睛，坚定说道：“这一局我代陆三阴接下了，为了小溪，我为救出罗青邪。”

“那我就静等你的表现了。”

参差一子拂袖转身，似有怒意，没入夜色之中。

……

……

阿漂哥离开百里城，来到止戈山的时候，下了第二场剑雨。

通往青云十三阶的道路被阻断，他便向着青思阁的墓陵而去，然后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应江湖，以及站在他身旁的炼金锋。

炼金锋看着应江湖的尸体，神情有些寥落，看到阿漂哥后，感慨说道：“都说我们是百里城的三大神棍，三足鼎立，现在三足缺一，忽然有些兔死狐悲。”

阿漂哥觉得兔死狐悲这个词用得不好，心想老子才不是狐，而且我一点也不悲伤。

炼金锋看到他完全不为所动，而且一幅老神在在的样子，问道：“难道你不感到悲伤？”

阿漂哥负手走到应江湖尸体前，仔细打量了一番后，踹了他两脚，说道：“别装死了，天气这凉，躺在地上不觉得冷吗？”

应江湖豁然立了起来，瞪着阿漂哥，说道：“我演得这么努力，就是想骗金锋仔几滴眼泪，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炼金锋愣了愣，问道：“为何要骗在下的眼泪？”

应江湖忽然跳起来，大骂说道：“你这注孤生的金锋仔，你说说你自加入百里七人众以来，你都做了些什么？”

炼金锋想了想，说道：“拿金子，铸剑。”

“原来你还知道啊，现在百里山都被人灭了，你丫的还在打铁……”

“什么？百里山都灭了？”炼金锋惊叫起来，打断他应江湖的话，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应江湖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他，说道：“你不知道百里山被灭了，那你来这做什么？”

炼金锋诚实说道：“我铸金剑的道路遇到了瓶颈，恰巧看到这里起了剑阵，心想和青渊剑有关，所以想带回去研究研究……”

应江湖完全不想再理他，转过头去看着阿漂哥，问道：“他那一剑砍得这么深，我演得这么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阿漂哥解释道：“你的身上有一股牛皮味，如果我猜得没错，你身上应该裹着一张牛皮，所以这一剑虽然深，但那张牛皮挡下他大部分的攻击，你最多也就破了层皮而已。”

“我靠。”应江湖惊叫起来，眼中横生无恨敬意，说道：“你这人简直目光如炬啊！”

阿漂哥点点头，说道：“好说好说。”

“那没事来这做什么？”应江湖忽然想到阿漂哥不介入争斗，应该没有来这边的理由。

阿漂哥眯眼一笑，说道：“当然是为你们服务啊。”

应江湖知道这人贼精，无利不起早，这般盯上自己，俨然是把自己看作一只肥牛了，极为不爽地道：“我没什么要你服务的，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阿漂哥问道：“难道你就不想，给他们写什么告别信之类的？”

应江湖微怔，叫道：“妈的，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阿漂哥从怀中掏出纸笔，递了过去，应江湖伸手去接，阿漂哥忽然收手，说道：“纸笔墨一千块，送信九千块，我这人就这样，不二价。”

应江湖跳了起来，叫道：“老子当强盗的都没你这么黑。”

阿漂哥问道：“纸笔墨没算你贵了？”

应江湖想了想，人家专程从百里城带过来，一千块的确不算贵，于是摇了摇头，随即说道：“纸笔墨不贵，但这邮差费也太贵了吧！”

阿漂哥解释道：“你想啊，他们看到你的信，肯定会问你去了哪里吧，你作为我的客户，我自然不会泄漏你的行踪，那他们万一对我严刑拷打呢？我这是冒着生命去送信啊，很便宜了老应。难道你觉得我的性命不值九千块软民币？”

应江湖想了想，说道：“按照现在的物价，和三头猪差不多，好像也差不多啊。”

阿漂哥闻言微怔，然后大怒：“你他妈才和三头猪差不多。”

应江湖咋咋舌，心想难不成是四头猪？他本想把这句话说出口，但他知道如果说出来，阿漂哥铁定按照四头猪的价格收费了，说不定还会要得更贵些。

要是他要价太高，就只有找金锋仔去送信了，刚才才吵过架，他自然不愿意为了三四头猪的钱向他低头，否则的头他的尊严就和阿漂哥的性命一样，只值三四头猪了，于是他默默地不说话，接过了纸笔墨，坐下来写信。

炼金锋没有注意到两人的对话，他在思考如何取得青渊剑，正面借肯定是不行的，毕竟是敌对的立场，所以他现在有些苦恼。

阿漂哥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苦恼，心想看来这最后一把羊毛是要薅在金锋仔身上了。

“金锋仔，明人不说暗话，五万块软民币，我给你取来青渊剑如何？”

炼金锋愣了下，觉得太贵了，摇头说道：“钱都给你了，我怎么买金子铸剑？”

阿漂哥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说道：“那要不我给你取拿，你到我的船上当船匠。”

炼金锋知道阿漂哥有征服大海的理想，但自己也有自己的理想啊，说道：“我在你的船上怎么铸剑啊？”

阿漂哥没有招揽到这个人才叹了口气，然后又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说道：“那要不这样，你给我两万，然后把你的铸剑炉抵押给我。”

炼金锋皱起眉头来，说道：“铸剑炉都没了，我还怎么铸剑。”

阿漂哥问道：“你把青思阁的名剑给抢了，你觉得你还能在百里城铸剑？”

炼金锋用屁股想都觉得不可能了，既然要跑路，那还要这铸剑炉何用？

“好就这么办。”

阿漂哥现场收钱收地契，用一种很赞赏的目光看着炼金锋，说道：“觉悟这么高，将来必成大器。”

应江湖的信也写好了，起身将信交到阿漂哥手上。

阿漂哥接过信，然后伸手要钱。

应江湖也很爽快，撕开衣服，扯掉那层牛皮，给了从钱包里取了一万块给他。

这时候，剑阵消失了，雪落了起来。

阿漂哥看时间差不多了，便拉着炼金锋朝青云十三阶走去。

应江湖颇为失落，对着两人的背影叫道：“好歹也是奇名的三条神棍啊，没人送送我吗？”

炼金锋背对着他摇了摇羽扇，说道：“慢走，还有正事，就不送了。”

应江湖叹了口气，心想真是世态炎凉啊！

阿漂哥的声音忽然响起。

“老应，记得帮我向你们老大问好。”

应江湖怔了一下，转眼看去，只见阿漂哥一手搭着炼金锋，一手轻摇算是向他告别。

那身影很快淹没在夜色之中。

风，轻轻而吹，雪，飘飘而落。

应江湖看着他的背影，沉默了很长时间，忽然想到一个人来。

……

……

青云十三阶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

道路有些滑，阿漂哥走得比较谨慎，同时也比较感慨，回头看了眼青云十三阶下的空地，那里满地的雪灰。

炼金锋站在雪中，看着满地的雪，想到这是百里山的山贼冰封后所化，心中说不出的滋味，长长叹了口气。

阿漂哥走上青云十三阶，看到了更厚的雪。

青思阁，止戈流，一夜风雨，百里山众，无论是先死的，后死的，都被第二场剑阵冰封后灰化，散落在此。

想到这些人生前恩怨纠缠，死后化为雪晶相互交融，分不清谁是谁的，阿漂哥也是颇为感怀，心想与人斗真是件无聊的事。

梧桐灯影寥落，夜色半昏半明，青思池已经被冰封住，好似在阻止那些雪落入池中。

千落盘膝而坐，玉指时起时落，轻击剑锋，剑上音孔铮铮而鸣，成了一曲剑歌。

陆三阴心有所感，解下腰间竹笛，与剑和鸣，为这些逝去的亡魂送行。

满天风雨纷落，剑笛随风轻吟，一地凄凉哀伤。

七分道士看着满天风雪。

柴桑看着千落。

西门纤纤看着陆三阴。

司空翟轻轻叹息。

曲尽意未散，仍是一片凄凉寂寞之中。

直到阿漂哥缓步踏上，踏碎一地凄凉。

听到声响，陆三阴望了过来。

阿漂哥站在梧桐灯下，也望向了他。

“哦豁，你这只瘪三没死啊！”

他用一种惊叹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只是他的脸上和眼睛里却一丝惊讶的神情也没有，好似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陆三阴不喜欢他的眼神，像是什么都被他看穿了一样，有些不喜，便给他找茬，说道：“你没事别人家的禁地吗？”

阿漂哥反驳道：“又不是你家的禁地，主人都没开口，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陆三阴看向西门纤纤，西门纤纤假装没有看到，毕竟阿漂哥也算救了她的性命，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陆三阴问道：“那你来做什么？”

阿漂哥指着插在冰面上的冰剑，说道：“我家飞羽的剑落到这里，我过来取不行吗？”

陆三阴说道：“一口一个你家飞羽，你问一声这剑，它会答应吗？”

阿漂哥挑眉说道：“一口破剑，又不会说话……”

他话未说完，那剑豁然腾飞而起，在他头上拍了三下，然后高飞在其头上盘旋不已，好似在似威一般。

阿漂哥有些恼火，跳起来想抓住他，但跳了几下，都没有够得着。

陆三阴看着哈哈大笑，说道：“你家的剑好像并不给你面子啊！”

阿漂哥也觉得极为丢脸，于是想找回这个面子，咳嗽了声，提高了声音说道：“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陆三阴飞身落到他身边，问道：“怎么赌？”

阿漂哥指着冰剑，说道：“我只要一句话，它就给我乖乖下来。”

陆三阴心中一千个不信，这剑真能听他的，说道：“赌就赌。”

阿漂哥阴险的一笑，缓缓抬头，对那剑说了一句话，然后那口剑瞬间就落了下来。

他是这样说的：“你要是不老实下来，信不信我不取你曾孙女。”

陆三阴：……

目瞪口呆都不足以形容陆三阴当时的表情。

西门纤纤怔住了，柴桑怔住了，七分道士怔住了，就是最为淡然的千落也都呆住了，在她的印象中，并不是有见过这种厚颜无耻的人，但真的没有见过成功了的案例。

阿漂哥神情傲然，拍了拍陆三阴，说道：“别以为呆住了，就可以不给钱。”

陆三阴掏出身上的钱，数了数，一共只有二块八毛五，说道：“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阿漂哥一眼就看清了有多少钱，所以用一种看穷逼的眼神看着他。

陆三阴极为恼火，说道：“老子的五万块，还不都是进了你这混蛋的腰包？”

阿漂哥想想也对，便不再与他计较，从怀中取出应江湖的信，递给陆三阴，说道：“这是应江湖让我交给你的。”

“什么，应江湖没死？”

柴桑与七分道士立时都同时惊呼出来，尤其是柴桑，他知道自己那一剑砍得有多深，那家伙命大到这种地步？

陆三阴不知道柴桑和应江湖决斗的结果，所以没有太大的反应，拆开信看去。

“陆三阴，当你看这封信的时候，说明你还活着，也说明我已经走了。写这封信给你是要告诉你，介于剧情需求，老大我可能要退隐几百章了（注：并不是害怕你们哦），退场是为了更好的得出，下次时候的必然天地翻覆，还有老大我的老大，或者还有我老大的老大，所以今日的离开不是永别，而是为了将来掀起更大的风暴，下一次和你对弈的人，就不是我了，而是我的两位老大，颤栗吧，众生，哈哈哈哈。山贼王应江湖敬上。”

陆三阴阅完信，沉默了一会，然后笑了起来，应江湖活着，让他格外兴奋，因为应江湖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对手。

柴桑掠到他身边，抢走了信件，与七分道士在一旁读了起来。

陆三阴忽然想起自己把阿漂哥的书给丢了，怕他问起来，赶紧下了逐客令，说道：“剑也拿到了，信也送完了，你不走是要留下来吃饭吗？”

阿漂哥看着他，眼珠左右转动。

陆三阴以为他猜到了自己丢了书，如在盘算如何要价，顿时显得极为紧张，准备开溜。

阿漂哥忽然朝他伸出一只手，说道：“我要出海了，有没有兴趣成为我的船员。”

陆三阴微怔，然后摇头，说道：“没有，半点都没有。”

阿漂哥说道：“等我海上成王，你就是王副了，这是建立在我比较欣赏你的基础上，我才邀请你的。”

陆三阴立即想到了应江湖，一个山贼王已经够让我受的了，再来个水贼王，那他的人生岂不是要崩溃掉？于是断然摇头，说道：“我对成为水贼王的王副没有什么兴趣。”

对于陆三阴的拒绝，阿漂哥并不意外，但是还是想挽留一下，万一促成了陆三阴和飞羽，那他的人生可就解脱了。

他劝道：“与天斗其乐无穷，海上冒险是件多么有趣美妙的事情，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

陆三阴断然摇头，说道：“和你一起混任何美妙的事，都会充满铜臭味，所以完全不用考虑。”

他指着满地的晶莹的雪灰，说道：“与人斗最终的下场就是这样，落地成灰，你不可能一直赢下去。而你之所以能看破别人的布局，是因为你敢往坏处想，当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你不敢往坏处想的人时，你就会输。”

陆三阴看着满地晶莹的雪灰沉默了片刻，说道：“或许吧，只是我还有一个必需去追究的课题，所以我不能离开。”

阿漂哥问道：“什么课题？”

陆三阴说道：“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阿漂哥闻言一声轻笑，说道：“那你慢慢探索吧，我阿漂哥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再见，哦不，不再见，这个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两境我漂哥已经受够了，两境尽是纷争，海外才是桃源。”

千落走到梧桐灯下，看着阿漂哥的背影，忽然问道：“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背影有一丝耐人寻味？”

陆三阴看了看阿漂哥的背影，又看了看千落，说道：“好像有那么一点，但是我说不出来。”

千落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直到阿漂哥的背影消失，说道：“如果他会武功，一定深不可测。”

听着这话，陆三阴沉默很了长时间

风雪忽然更大了，掩去了阿漂哥留下的足迹。

### 第九十九章三人行，必拍黑砖

炼金锋看到阿漂哥提着口剑从青云十三阶上走下来，赶紧迎了上去，却发现自己青渊剑。

“青渊剑呢？”

阿漂哥叹了口气，说道：“你的送剑童子不在上面。”

炼金锋立时，有些恼火，说道：“这就是你阿漂哥的做事风格？”

阿漂哥没有理会他，而是左右看了看，好似在找寻着什么。

这时候，山贼小宝跑来了，阿漂哥笑了起来，说道：“你的送剑童子来了。”

炼金锋有些不明所已，阿漂哥没跟他解释，朝山贼小宝招了招手。

山贼小宝看到阿漂哥，显得极为兴奋，三步并作两步走，跑了过来，抬头看着阿漂哥，问道：“漂哥，你怎么也在这里？”

这时的山贼小宝有些憨态可掬，又有几分痞子性，看样子是山贼小宝与三分和尚的综合版。

阿漂哥说道：“小宝，漂哥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所以特地来跟你告别。”

山贼小宝闻言有些感动，有些伤心，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漂哥摸摸山贼小宝的头，安慰道：“小宝不用伤心，以后有缘的话还会再见的，我对你的神功要好好练。”

山贼小宝有些气馁，说道：“我练了很长天，还是没有进步啊！”

阿漂哥说道：“这部神功不是速成型的，我再教你一部速成的好了。”

山贼小宝喜出望外，叫道：“真的吗？什么神功？”

阿漂哥扬起手中的剑，对着山贼小宝的头，问道：“我这一剑下去，你会怎样？”

山贼小宝想了想，说道：“我会死。”

阿漂哥点点头，然后折了一根被冰封住的树枝，对着他的头，问道：“那我这一棒下去呢？”

山贼小宝说道：“它会断。”

阿漂哥用一种赞许的目光看着山贼小宝，说道：“说得不错，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山贼小宝摸摸头，问道：“漂哥你要教我的神功和这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阿漂哥一本正经地道：“我要教你的神功只有两招，叫解金手和炼金手，解解金手能把剑变成树枝，炼金手能把树枝变成剑，凭你的聪明才智，应该知道有什么用了吧？”

山贼小宝把这两种异术在脑中构想了一下，惊叹道：“当别人用剑砍我时，我可以将他变成树枝，所以对方无论用什么兵器都不可能伤到我，而我却可以花草树木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变成剑攻击对方，简直就是万物皆剑啊！”

阿漂哥没想到山贼小宝连万物皆剑这种名词都用上了，心想你这小东西也太会配合我的表演了吧，说道：“现在我给你演示一遍，你看好了。”

山贼小宝闻言点头如捣蒜，睁大了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幕。

“现在先教你解金手。”

阿漂哥掉点了树枝，一手横握冰剑，一手凝成剑指，朝着冰剑隔空点了三下，喝道：“解金手，解。”

剑光忽然一闪，一抹白光亮起，山贼小宝只感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不可视物。

白光散去之后，山贼小宝眨了眨眼，看到阿漂哥手上的冰剑已经成了一截结冰的树枝。

山贼小宝茫然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只看到白光一闪，没看清。”

阿漂哥认真解释道：“这就是此招的另一个厉害之处，不但将对方的剑变成树枝，还能欺敌。”

山贼小宝喜出望外，赞叹道：“果然绝世神功。”

阿漂哥见他已经深信不疑，说道：“现在我再用炼金手将它变回来，你看好了。”

“嗯嗯。”

山贼小宝这次擦亮了眼睛，发誓不再错过任何一幕。

阿漂哥深吸了口气，右手朝着树枝凌空虚点数下，喝道：“炼金手，变。”

又是一抹白光，灿如神华，山贼小宝什么也看不见，定眼看时，那树枝已经变回了冰剑。

“了不起了不起，我要学。”

山贼小宝叹为观止，伸手去拿阿漂哥的剑，准备自己试一下。

阿漂哥忽然把剑收了回来，显得有些为难，说道：“小宝，我现在急着赶路，不听把剑借给你试。”

山贼小宝有些沮丧，问道：“那我要怎么炼啊？”

阿漂哥想了想，说道：“不如这样，你去上面把青渊剑取来，我再教你一次，你慢慢地练习，也不耽误我赶路。”

山贼小宝觉得这样的做法最好不过，说道：“那漂哥你等我一下，我这就去借剑。”

说完这句话，山贼小宝转身往青云十三阶跑去。

阿漂哥在后面喊道：“记住，是青渊剑啊！”

“知道了。”

山贼小宝应了一声，蹿如飞猴，片刻便到了青思池。

西门纤纤等人这时站在池边的梧桐树下，因为她的母亲宁咛就埋在了那棵树下。

山贼小宝在西门纤纤面前刹住了车，抬头说道：“纤纤姐，借你的青渊剑我用一下。”

西门纤纤问道：“你要青渊剑做什么？”

山贼小宝随口捏了一个理由，说道：“我看到山下有一只山鸡，借你的剑打一下山鸡。”

不待西门纤纤回应，山贼小宝从她手上拔走了剑，转身便跑，同时说道：“过一会就还给你，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个惊喜。”

西门纤纤有些无奈，叹了口气，但也没有多想。

山贼小宝一溜烟又回到了阿漂哥身边，说道：“漂哥，我回来了，再教我一次。”

阿漂哥收敛自己有些发光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解说道：“握着剑，然后集中精神，凝结神识，用指尖发出自己的意志，向剑锋点去。”

山贼小宝照他说的，试了几下，都没有效果，茫然抬头，说道：“漂哥，不行啊！”

阿漂哥摸着剑锋，想了一会，说道：“你是初学阶段，可能要念一些法诀辅助。”

山贼小宝问道：“什么法诀？”

阿漂哥说道：“什么都可以，你以前是当和尚的，总应该学过一些吧！”

山贼小宝想了一下，果然想起一个，便开始操作。

只见他一手握剑，一手捻剑指，口念法诀。

“天灵灵，地灵灵，佛二大爷快显灵，解金手，变。”

法诀念完，剑指映凌空指下，一道白光倏然而起，灿烂夺目。

睁眼时，他手中的青渊剑已经变成了一截树枝。

“哈啊，成功啦。”

山贼小宝见神功已成，一跃三丈高，脸上满是喜悦之情。

阿漂哥拍拍他的头，说道：“不愧是小宝，悟性真高，相信点金手多练几次，也不在话下了。”

“那是自然。”山贼小宝志得意满，开始练习点金手，想把树枝变回去。

阿漂哥说道：“时间不早了，小宝你慢慢练，我就先走了。”

“漂哥你慢走。”

山贼小宝此时热血沸腾，敷衍性地朝阿漂哥摆了摆手，算是告别。

阿漂哥朝炼金锋使了个眼色，两人默默地朝山下走去，确认走出山贼小宝的视线之后，阿漂哥立即发足狂奔，直到山脚两人累得实在喘不过气了才停了下来。

阿漂哥坐在地上缓了好久，才缓过来，从袖子里抽出剑来，交给炼金锋。

炼金锋接过剑，确认是青渊剑无疑，问道：“刚才你是怎么做到的？”

在阿漂哥操作的过程中，他和山贼小宝一样，全神贯注，但竟然没有看出任何的破绽，更不知他是如何掉包的。

阿漂哥眯眼一笑，说道：“商业机密。”

炼金锋知道这家伙铁定是不会告诉他的，便不再追问，转而将目光转移到了青渊剑上。

“阿漂，你回来了？情况怎样？”

盛飞羽背着几个包袱，出现在两人面前，手中还拿着只剑鞘。

阿漂哥扬了扬冰剑，说道：“最后一把羊毛薅到了，你曾祖父的剑也捡回来了，你收拾好没有？”

盛飞羽抖了抖身上的大包小包，说道：“都在这里了。”

阿漂哥将剑插回剑鞘，给她分担了几个包袱，问道：“没有惊动城里的人吧？”

盛飞羽点点头，说道：“这个自然没有。”

阿漂哥转身对炼金锋说道：“金锋仔，我要走了，我劝你也赶紧跑路，不然那几个家伙追上来，有你好受的。”

炼金锋闻言朝他作揖告辞，朝西南方向走去。

阿漂哥回头看了止戈山一会，然后转身离开。

陆三阴诸人从青思池上下来，看到山贼小宝对着一根树枝使劲比划，口中还念念有词。

“你在做什么？”陆三阴问道。

“练漂哥教我的绝世神功，解金手和点金手。”

山贼小宝专注于练习点金手，没空理会他，很敷衍地回了句。

听到阿漂哥三个字，陆三阴立时起了疑心，想起他刚才匆匆拿走青渊剑，觉得有些不对，问道：“青渊剑呢？”

山贼小宝指着手中的树枝，说道：“不就是这里咯。”

陆三阴抢过树枝，问道：“你说这是青渊剑？”

山贼小宝十分认真地道：“是啊，被我的解金手变成树枝了，我正努力把他变回来。”

陆三阴沉下脸好，问道：“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山贼小宝说道：“是啊，点金手和解金手可厉害了，我告诉你……”

“真是好大的惊喜。”

“是吧，你也觉得厉害了吧！”

“厉害你大爷啊……”

陆三阴一巴掌把山贼小宝拍到了树上。

西门纤纤诸人起身朝山下追去，但夜色茫茫，哪里还有阿漂哥的人影？

那夜的止戈山，落了一夜的雪。

第二日，太阳依旧升起，晴空万里无云，秋阳旷照，白雪渐渐消融。

陶长老领着仅存的长老弟子回到了止戈山，西门纤纤安排他们去收敛安葬百里溪到山道处没有雪化的尸体。

对此没有人有异议，昨夜止戈山上一夜起了两次剑阵，尽诛一夜风雨与百里山的丧尸，西门纤纤完成了连他父亲都不没有完成的事。当这件事传遍两境，百里城未来二十年的和平不是空谈。

看到百里溪附近那些被丧尸咬死叛离的青思阁长老，青思阁众更加理解竞逐天下了下场，深感和平才是王道。

青思阁陵园被翻开的坟墓被重合安葬，西门纤纤命人从兵器库中取出那二十四勇士的兵器放入棺中，身体已经灰化天地，所以她捧了二十四捧雪泥一起葬入棺中。

司空翟没有在青思阁停留，黎明时便离开了百里城，去寻找韩大小姐了。

没有人知道阿漂哥去了哪里，他就是一只踏过雪地的雪鸦，风雪过后，连足迹都被掩盖了。

炼金锋也一去无踪，青渊剑就此下落不明。

狄败青将山贼小宝吊在单身客栈门前，整个过程中，山贼小宝口中念念有词，仍然没有放弃两种神功的修炼。

七分道士则在给千落治眼睛。

西门纤纤站在青思阁陵园前发呆了很长时间。

柴桑不放心她，一直守在身旁。

听闻司空翟离开，宁溪急追十里，终于在铁索桥附近截住了他，问了关于栖木道人的消息，但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答案，为此她伤心了一阵，赵缜陪她在百里城走了一圈。

叶青诗没有离开百里山，她爬到了那棵梧桐灯上，发现那里有个隐秘的树洞，直通树根，而陆三阴就葬在树下，由此她知道了陆三阴为什么没有被憋死。

这时候，陆三阴来了，朝树上的她笑了笑。

叶青诗有些生气，跳下树来，质问道：“所以你们什么都知道，就我一个人是傻子？”

陆三阴说道：“你以为被埋在土里很好受吗？要是知道你会来，我才不会绕山绕水。”

叶青诗更为恼火，说道：“意思还要怪我咯？”

陆三阴忽然说道：“我看你不要叫青诗了，换一个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

叶青诗微怔，问道：“叫什么？”

“姗姗。”

“为什么？”

“因为姗姗来迟啊！”

陆三阴忽然笑了起来，他的笑容很清澈，有些迷人，还有些贱，总之就是让叶青诗难以怪罪。

叶青诗叹了口气，感慨说道：“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你。”

陆三阴说道：“那回去吧，我是来叫你回去吃饭的。”

叶青诗看了看天色，点了点头，离开了百里山。

一路上两人谈了彼此的经历，来到单身客栈的时候，陆三阴说到了七分道士正在给千落眼睛。

叶青诗怔了下，问道：“她的眼睛怎么了？”

陆三阴说道：“好像是保护韩大小姐的时候，受了暗算，朔夜的时候看不清楚，不过经过七分道士的医治已经好很多了。”

听完这句话，叶青诗沉默了很长时间。

陆三阴见她有些失神，问道：“你怎么了？”

叶青诗说道：“只是忽然想起，我的眼睛最近好像也有些问题，看来要找七分道士看看。”

陆三阴问道：“你的眼睛怎么了？”

“这个以后再说吧！”

叶青诗不想纠缠这个问题，转而说道：“你是不是忘了了什么？”

陆三阴也好像觉得忘了什么事，停下来认真想了想。

西门纤纤和柴桑出现在另一头，陆三阴看到了她，忽然惊叫起来，说道：“我想起来了，今天是纤纤的生日。”

叶青诗忽然什么话都不说了，转身走进了客栈。

陆三阴有些茫然，心想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这样了。

宁溪和赵缜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宁溪摇摇头，感叹道：“你这个注孤生啊！”

陆三阴更加茫然，想问她为什么，但宁溪已经进了客栈。

赵缜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说道：“人家说的是帮你挡了一夜参差一子，你却是今日是纤纤生日，你这人没救了。”

赵缜叹息一声，走进了客栈。

陆三阴摸着头，低声自语道：“今天是纤纤生日啊！”

西门纤纤走了过来，看着他沉默了好久时间，眼中有些挣扎。

陆三阴更是不解，心想这一个个都怎么了，正要开口问为什么，西门纤纤已经开了口。

“我看到一剑倾城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陆三阴愣了下，转身走进单身客栈的厨房。

柴桑不知何时，已经在了里面，正在拆灶台的砖。

“人在哪里？”

“那天决斗的地方。”

陆三阴不再说话，把一个装着白菜的麻袋腾了出来，拎着麻袋朝着广场走去。

宁溪，叶青诗，赵缜三人坐在客栈里等开饭，看到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厨房，不一会后，两人提着黑砖与麻袋走了出来。

宁溪正在喝茶，直接把嘴里的茶水喷出来，叫道：“我靠，这是要……”

赵缜站了起来，说道：“走走，有热闹看了。”

走出客栈，陆三阴走了小巷子，柴桑走拉着西门纤纤跟了上去。

一剑倾城站在那日与西门纤纤决斗的广场上，看着偏西的日头有些失神。

此时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真相，所谓的六十七胜，只是别人操弄的结果，一剑倾城自己都觉得讽刺。

他想到止戈山向西门纤纤道歉，但始终迈不出那一步，开不了那个口。

“现在道歉人家也不会接受吧！”

一剑倾城叹了口气，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便在此时。

眼前忽然一黑，陆三阴的麻袋已经套到了他脑袋上。

柴桑随即跟上，一块黑砖拍在他后脑勺上，直把他拍倒在地。

西门纤纤最后接力，跳到他身上一阵狂踹猛踢，一边踹一边骂。

“你这个二五仔，叫你捅死我老爹，我叫你捅，我叫你捅……”

西公拒听到叫声，提刀准备来救，却被千落拦住了去路。

千落看着他，说道：“前辈，这是唯一不死人的方式。”

西公拒闻言沉默了很久，然后放下了刀。

千落朝他作了一揖，说道：“晚辈千落，另有一事请教。”

西公拒想了想，说道：“换个地方说吧！”

千落点头，跟着他离开。

西门纤纤的报复持续了一段时间，不光是她在踢，柴桑和陆三阴也不断的下黑足。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钱百万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看到了套在一剑倾城上的麻袋，看到了柴桑手上的黑砖，看到了西门纤纤踢起人来不要命的认真劲，回想起了三年前自己被套麻袋的经历，不禁大叫起来。

“当年阴我的原来是你们……”

他还未说完，站在他后面的赵缜就给了他一脚，直接把他踢到西门纤纤三人脚下。

西门纤纤眼睛一横，然后对他和一剑倾城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

“开盘了开盘了。”

七分道士和山贼小宝搬来了一张桌子，吆呼着赌谁被踹得多。

一群看客迅速涌了上来，说道：“一剑倾城都被踹了这么多脚了，这还怎么赌？”

七分道士解释道：“刚才的不算，从现在开始，我们赌他们三个人谁踹得最多，谁踹得最少，不支持单买，只支持二串一，三串一，要下注的快来啊！”

看客们觉得这个可以赌，纷纷掏出钱来，七分道士叫山贼小宝一一收下，自己则挥笔记账。

“额，这是什么鬼？”

山贼小宝拿着一张纸票停了下来，虽然他见识不足，但也知道这不是软民币的面值。

给出这份纸票的人说道：“这是阿漂哥发行的债券，小朋友你可能不知道，总之是钱就行了。”

七分道士停下笔来，拿着纸票看了会，看向那人，问道：“我这个大人也不知道啊！”

那人解释道：“季海棠不是搞了一个海棠花的诅咒，搞得水源受了污染，于是阿漂哥和新来的神医七分道士筹钱研究新药，等新药研究出来，卖出去有了利润，我这张债券就可以得到翻倍的收益，现在手头紧，抵押给你了，面值一千块。”

七分道士一听奇了，心想我他妈怎么不知道我在研究新药？

那人看他有些迟疑，说道：“这是有钱百万公子担保过的，放心不会骗你的。”

七分道士说道：“阿漂哥没有跟我说过这事啊？”

那人愣了下，其他的看客也愣了下，他们中有极大部分人都买了阿漂哥的债券。

“啊，你就是七分道士。”

“对对对，你今天没穿道衣，我差点没认出来。”

“那个药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

七分道士不说话了，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但他隐约感觉到阿漂哥临走前给他埋了一个大坑，他准备丢下山贼小宝，悄悄开溜。

这时候，另一边传来叫喊。

“不好啦，阿漂哥带着他的小姨子跑路啦。”

一语掀起千层浪，诸人呆住了，随即看到了作好姿势开溜的七分道士。

“别让七分道士也跑了。”

也不知是谁吼了这么一句，其他人全部醒悟了过来，朝着七分道士围去。

“救命啊。”

七分道士大吼一声，提着山贼小宝一跃三丈高，跳出人群外围，跑到赵缜背后，说道：“你们别过来哦，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诸人愣了一下，然后一涌而上，于是本来两个人的逃亡，立时变成了四个人。

宁溪一边跑一边叫道：“为什么连我也追？”

狄败青刚从城外散步回来，悠然地走在大街上，然后莫名地也被卷进这场追杀中。

叶青诗在单身客栈的窗子边，看到了这场景，抹了一把冷汗，暗自庆幸自己下去凑热闹。

西门纤纤打得脚酸手疼，气也消了，才想到刚才附近好像人声嘈杂，转眼看去，却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她正奇怪人都跑哪去了，忽然人潮就涌了过来，然后五人的逃亡队伍，立即壮大到八人。

他们一直跑到了止戈山脚，后面的追债者仍然穷追不舍。

西门纤纤忽然心生一计，指天大叫道：“止戈流剑阵，起。”

诸人也知道来到了止戈山地盘，想起昨夜的两次剑阵，有些害怕，不由得停了下来。

陆三阴扮作追债群众，吆喝道：“钱哪有命要紧，跑啊。”

诸人反应了过来，转身反向跑去。

八人心知这些家伙一家会折返回来，于是渡过百里溪，跑到百里山去避债。

所有人散去后，百里溪畔走来了一个落拓的书生，他背着一个书匣，上面除了数本书外，还横插着一口剑。

那书生走到林间翻了一会，翻出陆三阴昨夜掉的那本书来。

“这些人真是不懂欣赏。”

他拍掉书上沾着的落叶，反手放入书匣之中，转身离开了止戈山。

### 第一百章他们都是那么耀眼的人

陆三阴诸人来到百里山的时候，天色已暮，百里溪的浅雾渐渐弥漫而上，散落在林中，夕阳微暖的光线，照耀在枫林中的浅雾上，点点斑斑，成了无数飘散的红色流萤。

半山殷红半山雾。

正是当年他们初上百里山时看到的景象。

一株梧桐，伫立在枫林中，显得有一丝孤独，却没有任何的单调。

梧桐上的字刻，早已斑驳，难以辨识。

夕阳斜斜从枫叶疏落处照来，把陆三阴诸人的影子拖的很长。

西门纤纤爬到了梧桐树上，亲自确认了一下那个树洞。

陆三阴望着那株梧桐，想起了那年初上百里山的景象来。

那一年的千落，就是站在这棵树后的红雾中，微扬着头，望着远处的夕阳，不知在想些什么。

当她低下头来，看到西门纤纤在练剑时，唇角轻扬，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

然后她开始弹琴。

他记得她弹的是曾经沧海，她练的是青萍之末。

狄败青好像在喝酒。

赵缜孤独地靠着树，忽然间他的目光缓缓抬起，不知看到了什么。

宁溪的目光也随之抬起，因为她的目光里只有他。

叶青诗在做什么？他好像忘了。

是了，那一年，她来迟了。

叶青诗来了，一如往夕，姗姗来迟。

只是这次来迟的不止是她，还有千落。

千落如往昔一样，站在红雾中看了一眼夕阳。

叶青诗伸手朝雾中抓了抓，不知是想抓住红雾，还是想抓住往昔的时光。

山贼小宝坐到应江湖曾经坐着的门槛上，双手托着下巴，深深叹了口气。

他们在这里往昔的时光，没有他。

他在这里往昔的时光，也没有他们，有的是百里七人众，有的是应江湖。

从各种层面上来说，百里七人众都他都是不错的，就算最后以他为局算计狄败青，但也没有真的上致他于死地。

如今，他们都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离开了。

山贼小宝怅然说道：“老大，仇老五，金锋老四，为虾米都没有跟小宝道别呢？”

仇老五三个字触动了狄败青，于是他提了一坛酒和一个碗，朝后山走来。

夕阳已经半落入了西山，头上的繁星开始崭露峥嵘，东边的群山渐渐昏暗了下去，百里溪的雾气腾起，缥缈其间，不时有白鹤腾起，落入云落不知处。

崖畔有一棵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摆。

树上有一双眼睛，看向云端深处，似要看尽这百里沧桑。

这双眼睛，阅尽人间冷暖，而它的主人，看到了最深的黑暗，然后他开始质疑这个世界。

为什么出身时无暇的生命，到了最后都活成了穷凶极恶的模样？

他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然后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报复这个世界，于是有了那句话——仇百里者杀百里。

狄败青看着这双眼睛，沉默了不知多少时间。

太阳落入了山后，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去。

狄败青倒了一碗酒，高高举起，洒向崖下。

“此酒，祭祀苍天。”

他又倒了一碗，洒向大地。

“此酒，祭祀那些死在你刀下的亡灵，愿你们得以安息。”

他丢掉了碗，把酒坛轻轻举起，抬着看着那双眼睛。

“这最后的酒，祭祀于你，也愿你得到安息。”

他将整个酒坛朝槐树摔起，一声碎裂声响，酒坛碎成无数块，酒顺着槐树，洒入地面。

狄败青沉默了一会，坚定说道：“你想看到的世界，不会实现。”

夜风忽起，树枝轻摇，好似是回应这句话一般。

狄败青一声轻笑，转身离开。

回到山腰的时候，篝火已经燃起，七分道士正在烤全羊，山贼小宝看得口水垂涎欲滴，伸出恶罪的小手，然后被七分道士用棍子拍了一棒，悻悻地收了回去。

千落正在弹琴，陆三阴吹笛合奏。

叶青诗正也宁溪闲聊，赵缜与柴桑正在比试，西门纤纤在一旁鼓劲呐喊。

利用裁判的便利，不时给柴桑吹两下黑哨，搞得柴桑十分恼火，然后他两就吵了起来，搞得赵缜十分尴尬。

狄败青心想这两人真是幼稚，多大了吵架还用头顶来顶去，于是拍了拍赵缜，两人坐到篝火旁边，拆开两坛酒喝了起来。

曲落笛音尽，肉熟酒半酣，柴桑和西门纤纤一个抓着一个的脸，僵持难下。

千落与陆三阴无奈的叹了口气，上前把两人拆分开来，拽回到篝火边坐下。

陆三阴一本正经教训道：“纤纤，你好歹也是一派掌门，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西门纤纤有些生气，说道：“凭什么只说我？”

陆三阴问道：“狗咬了你，难道你也要咬回去？”

西门纤纤还没反应过来，柴桑立时大怒着叫道：“你说谁是……”

狄败青迅捷而精准地朝他嘴里塞了一只羊腿，千落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要安抚，山贼小宝却抢先开了口。

山贼小宝喝了几口酒，恢复了几分三分和尚的痞性，义正辞严盯着训斥道：“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大小伙子了，打架还像小孩似的撕来撕去，幼不幼稚？”

柴桑愣了一下，西门纤纤默默地不说话。

山贼小宝很是得意，转口叼了一块肉，说道：“就不能像我一样成熟点？”

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宁溪把悄悄凑到狄败青耳边，感慨道：“我开始有些明白那个书生为什么要把你师弟变成山贼小宝了。”

狄败青觉得有些尴尬，尬笑道：“大……大概吧！”

千落站了起来，结束了尴尬的气氛，说道：“今天是纤纤二十年生日，咱们应该敬她一杯。”

于是大家倒喝，高高举杯，祝贺道：“生日快乐。”

西门纤纤说了谢谢，大家又开始说祝词。

转了一圈，最后到了山贼小宝。

山贼小宝老神在在地道：“以后要像我一样成熟点，嗯成熟点……”

狄败青一巴掌把他拍进了土里，说道：“不用在意他。”

西门纤纤很是感动，端着碗酒，站了起来，感慨说道：“在那天之前，我还不知道，人真的能像狂风里的残云一样，变幻莫测的！短短数日时间里，我失去了老爹，几次生死徘徊，阅尽人心冷暖。”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顿了顿，声音有些颤抖，眼角隐有泪光，说道：“诸位好友，总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出现，更帮我排解万难，令我大仇得报，西门纤纤在此感谢诸位好友。”

说完全这话，她双手端酒，向诸人揖手行礼，然后一饮而尽。

千落扶着纤纤，安慰说道：“大家都是好朋友，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陆三阴摆手说话道：“是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要是太感动的话，给我洗三个月的脚就好了。”

柴桑很鄙视地看了陆三阴一眼，说道：“这个瘪三要求真过分，像我就务实多了，跟应江湖打架肩膀有些酸，伤是工伤，给我揉两个月的肩就行了。”

狄败青想了想，说道：“我没他两那么过分，给我买一个月的早餐就行好了。”

七分道士大声痛斥三人，然后说道：“你们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礼的要求，哪像我两袖清风，高风亮节，只要帮我把阿漂哥搞出的那堆债券给还了就好了。”

宁溪弱张地问道：“有多少？”

七分道士想了想，说道：“也就一百多万吧！”

西门纤纤挤出笑容，说道：“这个……的确不多。”

山贼小宝趁势起义，想浑水摸鱼，说道：“给我买半个月的烧鸡。”

诸人的目光纷纷朝他看了过来，山贼小宝有些紧张，说道：“那七天好了……哦不三天……一天，一天总行了吧？”

狄败青把一踢肉塞到他嘴里，说道：“好了，请不你要说话，安心吃肉，不要再破坏气氛了，听到了没有？”

山贼小宝心想破坏气氛的不是你们吗？但狄败青目光严厉，他不敢多说什么，只好吃肉。

叶青诗忽然说道：“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大家不要说些没正经的话了，说些有意义的吧！”

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实在找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题。

陆三阴忽然站了起来，说道：“其实有件事实，瞒着诸位好友很久了。”

叶青诗问道：“什么事情？”

陆三阴摸了摸头，有些羞涩地道：“其实我不叫陆三阴。”

宁溪白了他一眼，心想这声好友你也好意思叫出来？问道：“那你叫啥？”

陆三阴悄悄瞥了西门纤纤一眼，说道：“我叫陆压，陆压道君的陆压，请诸位好友以后多多指教。”

西门纤纤暗自窃笑，想起青思池那夜的时候来，心想原来他说的是真的，我竟是第一个知晓他真名的人，不禁笑了起来。

七分道士掏了掏耳朵，挑眉看着狄败青，问道：“啥鸦来着？”

狄败青认真想了起，用一很极不确实地语气说道：“不大清楚，可能是天上飞的，也可能在水里游，但总之是长着羽毛的没错了。”

宁溪十分认真的纠正道：“不对不对，应该是那种长着羽毛的，不会游泳的，只能在地上趴趴趴走的。”

千落问道：“那是种什么鸭？”

柴桑说道：“被我一脚踢到水里，然后沉底了，所以应该是旱鸭吧！”

山贼小宝眼睛忽然一亮，转溜溜地看了过来，问道：“可以吃吗？”

陆三阴大怒，叫道：“妈的，别用这种看食物地眼神看着我，信不信我抢了你的肉。”

山贼小宝默默地闭了嘴。

千落一本正经地道：“好了，别鸦来鸭去了，人本来就不怎么样的，我们就不要剥夺人家最后一点生存的理由了，结束这个话题吧。”

陆三阴看着她的眼睛，问道：“千落大人，您确定您给的，不是致命的一击吗？”

千落问道：“有吗？我说的是实话呀。”

陆三阴决定不再说话，举酒以敬苍天，一饮而下。

叶青诗看他被一个名字折磨地不成人像，决定帮帮他，于是再次转了话题，问道：“纤纤，关于青思阁，你有什么打算？”

西门纤纤有些沮丧，说道：“仅剩那几十号人了，我想就算有啥打算也打算不起来了。”

柴桑建议道：“你可以考虑扩招啊！”

西门纤纤觉得是个好主意，目光溜溜的打起转来，说道：“要不把你们招进来算了。”

陆三阴问道：“这算是外聘员工吗？”

西门纤纤说道：“也可以这么说啦。”

七分道士问道：“待遇怎样，逢年过节有没有红包？”

西门纤纤笑道：“有啦有啦。”

狄败青摸着下巴，说道：“职位合适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西门纤纤认真想了想，说道：“我是掌门，千落是左军师，青诗是右军师，柴桑是执刀左护法，陆压是执剑右护法，小狄是军马总指挥，七分做老本行药师，小溪任情报主任。”

前面几人安排都比较顺畅，剩下山贼小宝和赵缜让西门纤纤犯了难。

山贼小宝急不可奈地问道：“那我是啥呀？”

陆三阴说道：“你就做个吉祥物就行了。”

山贼小宝问道：“吉祥物是做什么的？”

陆三阴说道：“就是没有屁用，就知道吃的，有需要的时候出来买个萌就行了。”

山贼小宝听到吃就已经没了意见了，西门纤纤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开心就好。”

狄败青捡了坛酒，一只羊腿跳到梧桐树上。

西门纤纤有些犹豫地看着赵缜，对于不怎么熟的赵缜，她有些开不了口。

赵缜说道：“别，我没打算加入你们。”

西门纤纤有些尴尬。

宁溪解围说道：“不如做个外聘剑客好了。”

赵缜问道：“什么叫外聘剑客？”

陆三阴解释道：“就是临时工的意思，需要的时候出来顶一下，出事的时候出来背锅，感觉这个最适合你。”

赵缜大怒，说道：“什么叫这个最适合我？”

陆三阴说道：“一个被夏雨击荷追得到处砍的家伙，哪有这么多要求？”

赵缜更为恼怒，淡漠说道：“他们要杀我，那我杀回去好了。”

陆三阴说道：“不求大爷去帮忙，不怕被人打得认不着爹？”

赵缜像看白痴一样地看着他，冷冷一笑道：“笑话，我会需求你这个蠢货帮忙？”

“你说谁是蠢货？”

两人开始吵架，然后扭打起来，滚在地上，西门纤纤默默地看着，往日就属陆三阴和赵缜关系最好，她们也不好插手。

山贼小宝啃了口羊肉，心想大人打架真是幼稚，不是撕来撕去，就是滚来滚去，就不能像我一样成熟点？

“去你大爷的。”

扭打在地上的赵缜忽然一脚踹在陆三阴肚子上，踹出一道落孤，落到狄败青坐着的树干上。

陆三阴反应极快，稳住身形，看到狄败青在吃羊腿，猜测应该好吃，便抢过来咬了一大口。

这时候，赵缜迎面跳了过来，陆三阴见状还羊腿塞回主败青手里，飞身跳开。

于是赵缜落在了狄败青旁边，大概觉得有些口渴，抢了狄败青的酒坛喝了一口，又还给他，然后朝陆三阴扑去。

“你大爷的。”

狄败青愣了片刻，大怒着举着酒坛朝赵缜砸去。

赵缜见他来势汹汹，跳到柴桑身前，待他酒坛砸下，立即翻身躲开。

于是那一个酒坛拍在了柴桑头上，碎成了无数块，酒流了一身。

柴桑有些头昏，反应过来，怒道：“你大爷的。”然后朝着狄败青扑去。

于是原本两个男人的撕打，成了四个男人的战斗。

梦雨寒捂额头，感慨道：“有时候真是受不了他们几个。”

西门纤纤亦说道：“突然觉得认识他们好丢脸，尤其是陆压。”

叶青诗微笑说道：“这一点的瑕疵怎么才掩盖得了他们的光芒呢？”

千落表示认可，说道：“是啊，他们都是那么耀眼的人，这点瑕疵反而显得他们更真实了。”

叶青诗说道：“他们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却很像。”

西门纤纤看着她，问道：“什么呢？”

千落说道：“他们都是那种狂傲到骨子里的人。”

叶青诗时一步的解释道：“就像赵昊那一句，既然她们要杀我，那我杀回去好了，他说的杀，就是杀死。”

千落看向柴桑，说道：“就像柴桑说的，你是柴桑的小妹，而我是柴桑，你要杀她，我便杀你，他说的杀也是杀死。”

宁溪看着狄败青，说道：“如果是小狄，他会说，我不知道杀不杀得死，但我尽力去做，他说的尽力，是竭尽全力，是豁出性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既然大家都给了自己的评价，西门纤纤自然不能免俗。

她看着陆三阴，沉默了会，说道：“他一定会说，反正有他们三个在那卖命，那我睡觉好了。”

叶青诗笑了笑，说道：“我也这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他那个人实在太懒。”

千落摇了摇头，说道：“我倒认为，如果是陆压的话，他可能什么都不会说，事后他会提着人头走过来，挠挠头，语带羞涩的问，我是不是杀错人了。”

西门纤纤沉默了很长时间，此时的她并不认同千落对陆压的评价，直到丰都山上看到站在浓郁的夜色里的陆压，那一次她终于相信了，千落才是那个真正了解陆压的人。

千落的目光又回到了仍在打斗的四个人身上。

这一天，四个惊艳的女子对着四个耀眼的少年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而这些话在多年之后，分别得到了印证。

第一卷完。